拉康研讨班 · 第十期

焦虑

L'angoisse

1962—1963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期研讨班《焦虑》（L'angoisse，1962—1963）共25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angoiss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Anxiety；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2年11月14日 6
第2课 · 1962年11月21日 33
第3课 · 1962年11月28日 54
第4课 · 1962年12月5日 83
第5课 · 1962年12月12日 107
第6课 · 1962年12月19日 132
第7课 · 1963年1月9日 159
第8课 · 1963年1月16日 190
第9课 · 1963年1月23日 222
第10课 · 1963年1月30日 256
第11课 · 1963年2月20日 286
第12课 · 1963年2月27日 308
第13课 · 1963年3月6日 341
第14课 · 1963年3月13日 366
第15课 · 1963年3月20日 390
第16课 · 1963年3月27日 413
第17课 · 1963年5月8日 441
第18课 · 1963年5月15日 481
第19课 · 1963年5月22日 507
第20课 · 1963年5月29日 531

第21课 · 1963年6月5日 550
第22课 · 1963年6月12日 574
第23课 · 1963年6月19日 602
第24课 · 1963年6月26日 627
第25课 · 1963年7月3日 652

第1课 · 1962年11月14日

今年，我要给你们讲焦虑。

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一个同我一点也不疏远的人，前几天却让我看出，他对于我选择这个题目颇感惊讶；在他看来，这个题目似乎不会提供多么丰富的材料。

我必须说，要向他证明恰恰相反，我不会费什么力气。在这个题目向我们提出的成堆问题中，我必须作出选择，而且必须严加取舍。因此，我今天一开始就要把你们扔进这堆问题里。

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让我觉得，它仍然带着某种从未枯竭的天真痕迹；因为这等于相信，事情出自一种选择：仿佛我每年就这样挑出一个自以为有趣的题目，继续玩某种胡扯的游戏——人们会这么说……不！

我想，你们会看到：焦虑恰恰是一个会合点，我此前话语中涉及的一切都在那里等着你们；若干术语也在那里彼此相待，而直到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结或许还没有充分显现在你们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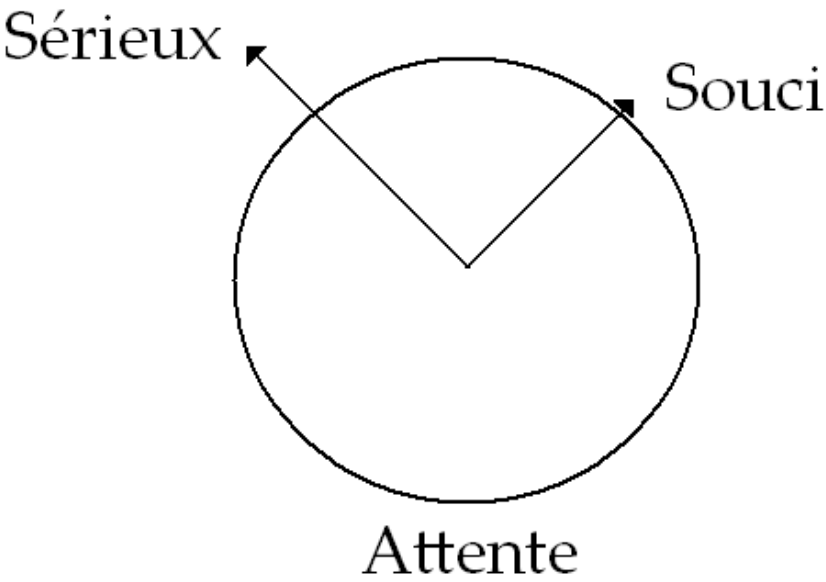
你们会在焦虑这片场地上看到：当这些术语联结得更紧密时，每一个都会更加准确地取得自己的位置。我说“更加准确”，是因为最近，在我们学会一次所谓“外省”会议[注1]上谈到幻想时，我得以看出：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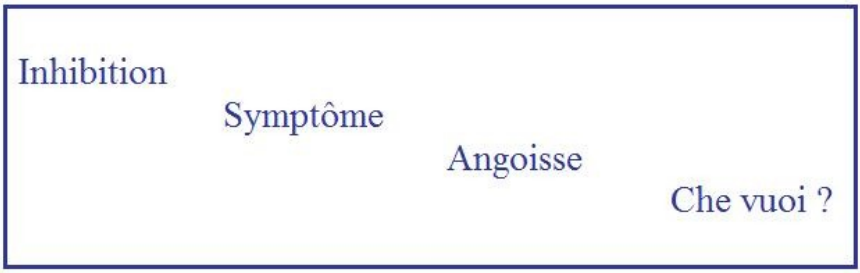
们的头脑中，某种东西……关于这个名为幻想的如此根本的结构……确实已经取得了自己的位置。

> [注1] 1962年10月以幻想为主题的“外省会议”。参见 Robert Pujols：Approche théorique du fantasme，载 La psychanalyse 第8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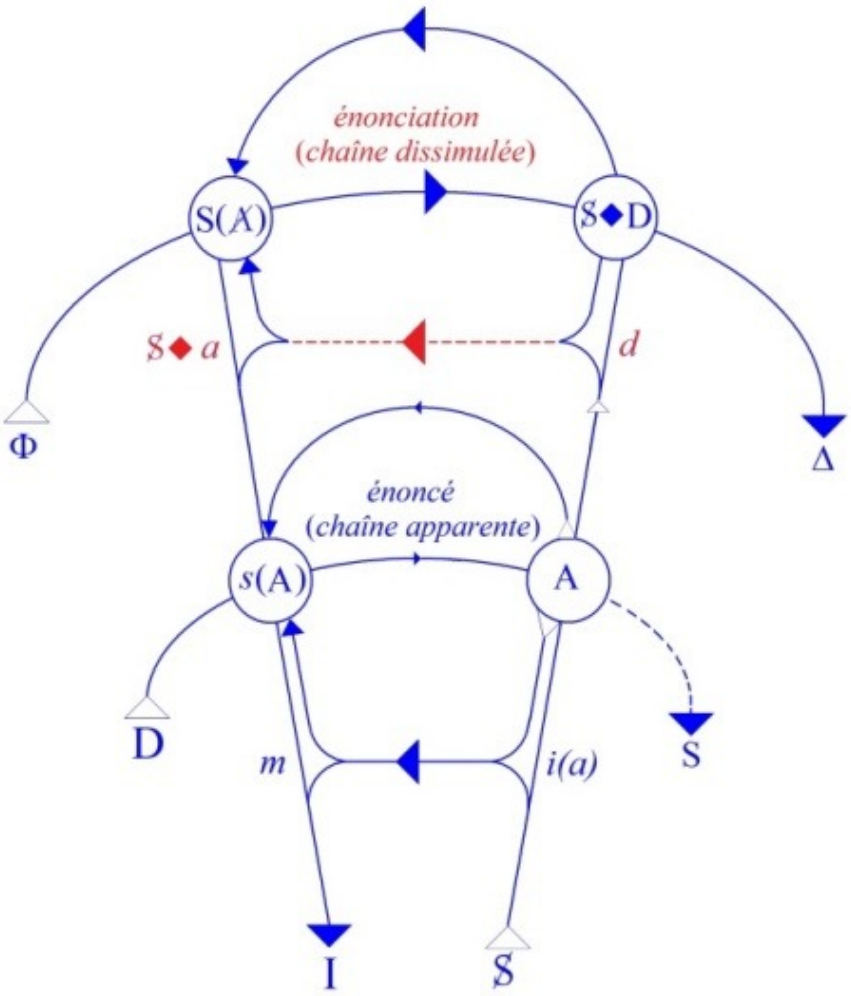
你们会看到，焦虑的位置离幻想的位置并不远，因为两者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位置。

我已经在黑板上写了……不过说到底，黑板也不大……几个作为路标或备忘的小能指；也许没有写下所有我本来想写的，但我们终究也不宜滥用图式化。你们待会儿会看到这些东西变得清楚。它们组成两组：这一组和那一组；后一组我还会补全。





右边是这幅图：



我这么久以来一直为拿它来烦扰你们而道歉；不过，我仍然有必要再提醒你们注意它应当在你们眼中唤起的结构，因为我想，它作为路标的价值会越来越有效。它的形状——也许你们从未看出——宛如一只焦虑之梨；这一点此刻在这里被提起，也许并非偶然。

另一方面，去年谈到我用去大量篇幅的那片小拓扑曲面［交叉帽］时，有些人或许在心中联想到胚胎叶片的某些折叠形态，乃至大脑皮层的层次；可是，对于这幅图既呈双侧分布、又由定向互通关系联结起来的布局，却从来没有人由此想到过太阳神经丛。

我当然不是要在这里把其中的秘密交给你们；不过，这项奇特的小小同源关系也许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外在，值得在一场关于焦虑的话语开头得到提醒。

焦虑……

我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提方才引入话语时的那项想法，也就是我们学会里一位同我亲近的人所作的想法：

……焦虑似乎并不是令你们窒息的东西——我是说，作为精神分析家而言。

可是，如果可以这么说，按照事情本身的逻辑，也就是按照你们同患者的关系，说它本来应当令你们窒息，并不算言过其实。

毕竟，感受主体能够承受多少焦虑，正是每时每刻考验你们的东西。因此必须设想，至少对于你们当中那些受过技术训练的人，这件事最终已经进入了你们最不为自己察觉的调节之中——必须承认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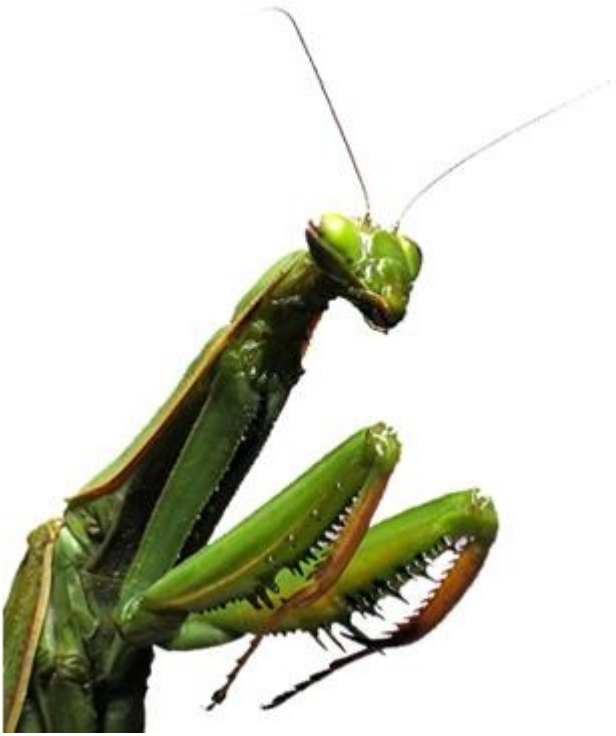
不排除这种情况——谢天谢地！——只要分析家原本就有相应倾向……我是说，拥有成为分析家的非常良好的禀赋……那么，当他开始执业、最初几次同躺在长榻上的患者发生关系时，会感到某种焦虑。

不过，我们还应由此触及焦虑的传递问题。你们似乎如此善于调节这种焦虑、在自己身上缓冲它，以至于它能够引导你们；那么，它同患者的焦虑是同一种焦虑吗？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暂时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也许不会开放太久。但它值得从一开始就被打开——如果我们必须借助那些根本环节才能给出有效回答，因而至少还得等待片刻，走过我将向你们提出的这些间距与迂回；对于我的听众而言，这些迂回也并非完全无法预见。

因为，如果你们还记得，恰恰在另外一系列所谓“外省”会议之后——它们远没有使我同样满意——，我去年曾在话语中以一种嵌入、插入语和预告的形式，认为自己有必要提醒你们，并预先提出一个公式，向你们指出焦虑同大他者的欲望之间的根本关系。

我给当时不在场的人重述那则寓言、辩护故事和有趣意象——我曾认为有必要把它暂时竖立在你们面前：我自己戴着“三兄弟洞穴巫师”所披戴的动物面具，想象自己站在你们面前，面对另一只动物——这回是真动物，而且为配合场景，假定它硕大无朋——也就是一只螳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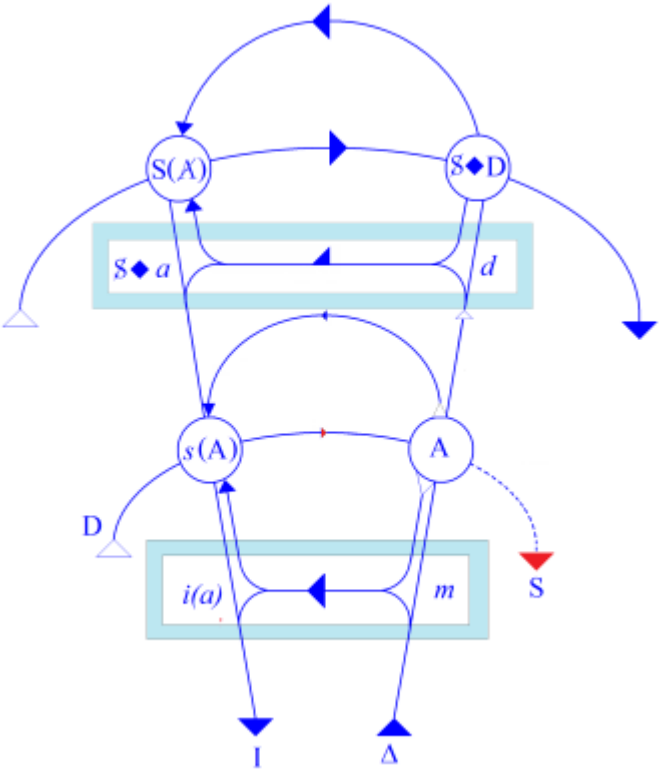


而且，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戴的是哪一种面具，你们很容易想见，我有些理由不能感到安心：万一这副面具碰巧会让我的伴侣误认我的身份，那可怎么办？我又加上这一点，把事情强调得再清楚不过：在昆虫眼球这面谜一般的镜子中，我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这个隐喻今天仍保有全部价值。正因为如此，在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些能指中央，你们会看到我很久以前引入的那个问题：它是图式两层之间的铰链，因为这两层构造了主体同能指的关系；在我看来，对于主体性而言，弗洛伊德学说所引入的“Che vuoi？”“你想要什么？”正是理解这一点的钥匙。

把这把钥匙再向里推进一点，让它运作起来，你们便得到：“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法语的“me”允许一种歧义：它可以是间接宾语，也可以是直接宾语。问题不只在于“他向我要什么？”，还悬置着某种直接涉及自我的东西；它不是“他想要我成为什么样？”，而是“对于自我的这个位置，他想要什么？”。这个位置悬置在两层之间：

- $d _\rightarrow S \lozenge a$；
- 以及 $m _\rightarrow i(a)$。这两个回返点分别标示特有的效应与距离；在我们此刻将要推进的一切开端处，这项距离都必须得到构造。正是它使欲望同自恋性认同的关系既彼此同源，又截然有别。



正是在如此紧密联结这两层的辩证运动中，我们将看到焦虑的功能进入。并不是说焦虑本身就是这场运动的动力；而是说，在它显现的各个时刻，焦虑成为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辨认方向的东西。

因此，当我提出你们作为分析家同焦虑的关系时，这个问题恰恰又悬置着另一个问题：你们在顾全谁？无疑是在顾全他人，却也同样是在顾全你们自己。这两种顾全即使彼此重叠，也不应被混为一谈。这甚至是我的话语最终将向你们提出的目标之一。

此刻，我先引入这一方法提示：我们必须从这项焦虑研究中取得的教益，在于看出焦虑从哪一个特许点涌现。我们要依照一幅焦虑的日晷图志[注2]来塑造这项研究；它把我们直接带到一片地势上，也就是由一个个术语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地势。这项结构性尝试被压缩到了极致，而我认为自己有必要以它为你们引导我们的论述。

> [注2] Horographie：制造日晷的技艺。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怎样同焦虑打交道，尝试看清你们是怎样做到的，就已经会使我们前进一步。而我自己若不以某种方式安排焦虑，也无法把它引入；这里也许有一处暗礁：我不能太快把它安排妥当。这也不是说，我的目标必须通过某种心理剧式游戏，把你们抛（jeter）进焦虑——这里又有我已经围绕 jeter 中那个“je（我）”玩过的文字游戏。[注]

> [注] 拉康把法语动词 jeter（抛、扔）在声音上拆出 je（我），借此把“我”的投射同“被抛入焦虑”叠合起来。

大家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把“我”投射进一场焦虑引论的做法，成了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抱负——就这样称呼它吧。从克尔凯郭尔开始，可以援引的名字并不少：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以及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都占有同样的位置，也不都同样可供我们使用。

不过，在这场论述开头，我要说：在这种哲学中……

只要看到，从最先被我列举、堪称这一路思想之宗师的那个人开始，这种哲学已经无可争议地发生了某种降格……

……我便觉得，这种哲学带着——可以说——某种它自己并未认识到的急迫；带着——可以说——相对于一个参照点的某种失措，而同一时期的思想运动正把自己限定在这个参照点上：对历史的参照。存在主义反思正是从相对于这个参照点的失措——取这个词的词源意义[注3]——中产生并骤然加速。

> [注3] Désarroi（失措）：词源与历史。1475年以前，désaroy 意为"混乱"（Chastelain，Chronique，Kervyn de Lettenhove 编，第II卷，第370页第27行）；1558年以前开始有比喻义"困扰、不确定"。它是 desarreier 的逆生词（参见 arroi）；后者又由 desreer"使偏离方向、使迷失、置于混乱"通过后缀替换形成，并出自 conreer。参见 corroyer。（《法语宝库》）

可以说——借小汉斯的恐怖症对象来作比方——"思想之马"一度想象自己正牵引历史的马车，却突然扬起前蹄、发狂、跌倒，继而大闹一场（Krawallmachen）；这仍然把我们带回小汉斯，他借此给出了自己那份心爱恐惧的一个意象。

我所谓的急迫运动，恰恰就是这个词的坏意义，也就是失措的意义。正因如此，在我们方才同所有人一样以存在主义一词标出的那条思想谱系中，这远不是最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最后到来的那一位——而且绝非最不伟大的一位——萨特先生，正竭力把这匹马重新扶起；不只让它重新站稳四蹄，还要把它重新套进历史的车辕。正是在这一点的作用下，萨特先生[注4]才如此关注、如此反复追问严肃的功能。

> [注4]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1976年。

还有一个人没有被我列进这一系列。既然我只是在开头顺手触及这片背景……

那些观察我们的哲学家，看到我们已经走到这里，正在问：

“分析家们能达到我们处理焦虑时所达到的高度吗？”

……还有海德格尔[注5]。

> [注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6年。另见 Emmanuel Martineau 法译本：《存在与时间》，非卖品。

当然，方才我对“抛（jeter）”这个词所作的双关，最接近的正是海德格尔，正是他所说的原初被抛状态。

直呼其名，就是“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正是沿着这条进路，在他那断裂的话语中，把我们带到他此刻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谜样追问……

……而我认为，这条路并不真正经过焦虑。

海德格尔问题的切身参照已经由他命名：它是根本性的，属于“全体”，属于“常人（on）”，属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全体性；它就是“操心”。当然，以此而言，它同“操心”本身一样，不可能同我们毫无关系。

既然我已经请来萨特和海德格尔两位见证人，我也不妨再请来第三位；因为我相信，让他代表此刻也正在观察自己将说些什么的在场者，并不失其身份——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的意思是，单从最近几

个小时里我获得的、关于我所谓等待的种种见证来看，此刻所谈的并不只有我们自己的等待；所以，我确实收到了这些等待的见证。

可是，昨晚有一份文章送到了我手中……

我曾请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注6]把文章交给我，甚至请他就他自己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给我指引……

……我告诉过他，自己要等到这份文章送来，才开始今天的论述。它以这种方式多少算是及时送到了，哪怕此后我还没能读它；同样，毕竟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及时回应你们的等待。这种动向本身是否具有引发焦虑的性质？

> [注6] 安德烈·格林：《论野性思维》（Sur la pensée sauvage）。

我没有询问这里所说的那个人；但就我而言，我不这样认为。即使这种等待完全可能让我承受某种重压，我仍然可以回答：根据经验，我相信，使焦虑自行涌现的并不是这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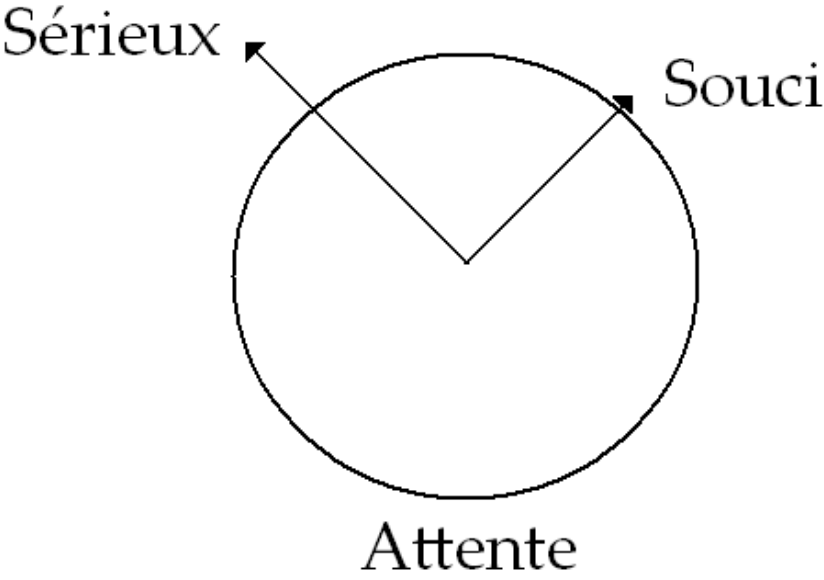
我甚至要说，情况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坚持向你们提供最后这个如此切近、以至于可能令你们觉得成问题的参照，是为了指出：从一开始，我的问题就是要把你们放在什么位置、要把焦虑放在什么距离上，才能向你们谈论它——既不立刻把它收进柜子，也不让它停留在模糊状态。要把焦虑放在什么距离上？

哎呀，我的天：当然是恰当的距离。我是说，那种绝不会让我们同任何人靠得太近的距离；恰恰就是我借方才那些参照唤起的熟悉距离：

- 我同那位在最后关头把文章送来的交谈者之间的距离；
- 以及我同自己之间的距离，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冒险展开关于焦虑的话语。

我们将尝试挽着焦虑的手臂前行。这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唐突。相信我，它会让我们真正停留在那段晦暗距离上；正是这段距离，把我们同最亲近的人分开。

那么，在这份“操心”、这份“严肃”和这场等待之间，你们会以为我想这样把焦虑圈定、卡住吗？那就想错了。如果我在这三个词中央画了一个小圆圈，箭头向外散开：



那是为了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到那里寻找焦虑，很快就会看到，即便那只鸟曾经在那里，此刻也早已飞走了。不能到中央去找它。抑制、症状与焦虑——这就是弗洛伊德[注7]关于这个问题所阐发之最后成果，在分析家面前显现并留下印记时所用的标题和口号。

> [注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今天我不会进入《抑制、症状与焦虑》这篇文本。因为你们从开头已经看出，我决心今天“不带安全网”工作；而在任何题目上，弗洛伊德话语这张网都不像在这里一样，几乎会给我们一种归根到底是虚假的安全感。

因为，等到我们进入这篇文本时，你们会看到关于焦虑必须看出的东西：这里没有安全网。因为一旦涉及焦虑，可以说，每一个网眼都只有在让焦虑所在的空洞保持敞开时才有意义。谢天谢地，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话语中，人们什么都谈了，唯独没有谈焦虑。这是否意味着焦虑无法被谈论？

不带安全网工作，会让人想到走钢丝者。我只拿标题当钢索：

抑制，

症状，

焦虑。可以说，理解会一下子看出：这三个词并不处在同一层次。它们异质杂陈；正因如此，我才把它们分三行、错开来写。要让它们运作起来，让人能够把它们理解成一个系列，确实必须像我在这里写下的那样，把它们看成一条斜线；这意味着必须填补空格。

我不会花时间向你们证明这个一目了然的差异：若要定位这三个词，它们各自作为语境、作为周边的术语完全不同，所以三个词的结构也并不相同。

从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来说，抑制处于运动的维度中。何况，弗洛伊德……

我不会进入文本……

……不过你们对此还记得足够多，能够看出：他引入这个词时，不可能不谈到移动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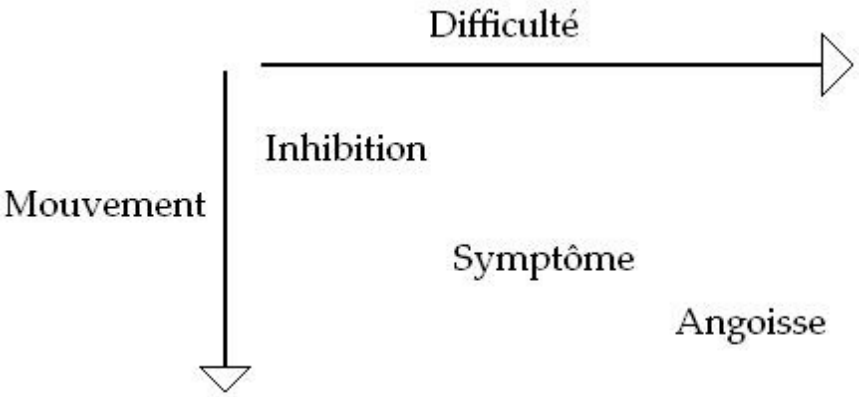
我所说的运动还有更宽泛的意义。任何功能中都存在运动，即使它不是移动功能，至少也以隐喻方式存在；而在抑制中，所涉及的是运动的停止。

“停止”是否意味着，“抑制”只应向我们提示这一点？你们也很容易反驳说，还可以是“制动”。为什么不呢？我同意！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写下……

在一张应当使我们能够区分有关维度的矩阵中——对于一个我们如此熟悉的概念来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下：

- 一条轴上的“困难”概念；
- 另一条坐标轴上我称为“运动”的概念。



正是这一步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因为它也会让我们重新落回地面，落到未被学术词汇、未被我们总能应付自如的观念乃至概念遮蔽的地面上。

我们为什么不用“阻碍（empêcher）”这个词？问题终究正在这里。我们的主体受到抑制：当他们向我们谈自己的抑制、当我们在科学会议上讨论这些抑制时，他们每天都在受到阻碍：

- 受到阻碍，是一种症状；
- 受到抑制，则是一种被摆进博物馆的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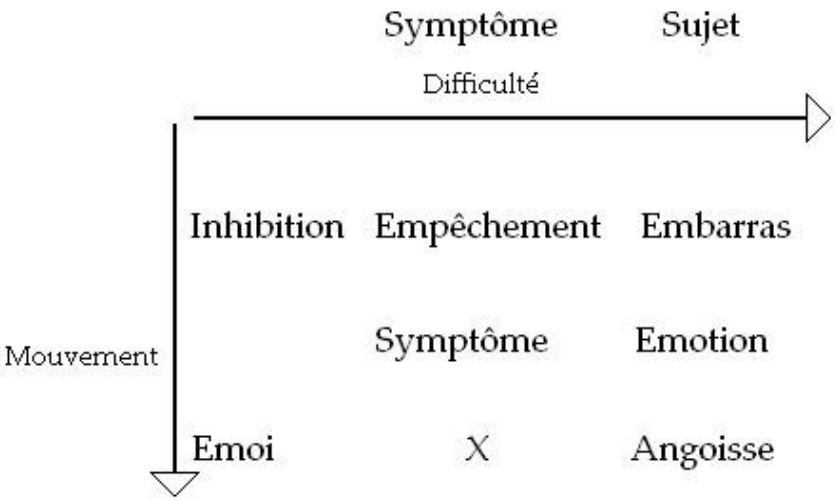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看看“受到阻碍”是什么意思……

请注意，这丝毫不意味着迷信词源；词源对我有用时，我才使用它……

……不过，impedicare 确实意为落入陷阱。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维度同某种闯入其中、并且造成阻碍的他物发生关系……

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使我们靠近正在寻找的东西，即以“焦虑”这一形式和名称发生的东西……

……受到阻碍的并不是作为参照项的功能，也不是变得困难的运动，而是主体。



如果我在这里写上“阻碍”，你们会看到，我处在症状这一栏。我要立即指出一个我们当然还会被引向更充分阐发的问题：这个陷阱就是自恋性捕获。

我想，对于自恋性捕获，你们已经不再只掌握一点入门知识。我的意思是，你们还记得我最后就此阐发的东西：自恋性捕获为能够投注到对象上的东西引入了一条十分精确的界限。那份残余、断裂，正是未能获得投注之物；严格说来，它为我们将在另一个象征层面称为阉割的能指性环节提供支撑与材料。

由此发生的阻碍同这样一个循环相连：主体正以同一场运动向享乐前进，也就是朝着离自己最远的东西前进，却遇到了近在咫尺的这道内在断裂。为什么？因为他在途中让自己的形象、镜像捕获了自己。这就是陷阱。

不过，我们还要尝试走得更远，因为这里仍然只处于症状层面。就主体而言，应当把哪一个词带到第三栏？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抑制”一词的意义——抑制、阻碍——，那么，我向你们提出的第三个词仍然旨在把你们带回切身经验的地面，带回问题那可笑的严肃性：我向你们提出“窘迫（embarras）”这个漂亮的词。

它对我们格外宝贵，因为今天词源学简直让我称心如意！如果你们注意到，就会看出风显然正吹向我这一边：

- 窘迫（embarras）恰恰就是披上横杠（barre）的主体S；
- imbaricare 的词源严格说来最直接地指向横杠本身；
- 而且，这也正是所谓“窘迫”最直接切身经验的意象。

当你们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找不到任何可以躲到后面作为壁垒的东西时，所涉及的正是横杠的经验。而这道横杠可以采取不止一种形式：如果我得到的消息准确，那么许多方言中都有一些奇特参照，例如法语的 embarrassé、西班牙语的 embarazada……

这里没有西班牙人吗？那太遗憾了……

……因为有人向我保证，无须诉诸方言，embarazada 在西班牙语中就是“怀孕的女人”。这是横杠处在其位置上的另一种极富意义的形式。

关于困难的维度就说到这里；它最终抵达焦虑的一种轻微形式，也就是窘迫。

在另一个维度，即运动的维度中，当我们向下走近症状时，会看到哪些词逐渐成形？首先是情绪。情绪……

请原谅我继续信赖迄今一直如此眷顾我的词源学……

……事实上，从词源上说，情绪（émotion）指向运动。

不过，我们要稍加推动，把戈尔德施泰因的意义[注8]放进去：

> [注8] 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机体的结构》，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

- “抛出”，从运动路线中“向外（ex）”抛出：运动发生瓦解；
- 也就是所谓“灾变性”反应。

指出它应当被放在什么位置，对你们很有用。因为终究有些人曾告诉我们：焦虑就是这个，就是“灾变性反应”。

我当然认为两者并非毫无关系。有什么会同焦虑毫无关系呢？问题恰恰在于弄清，焦虑真正位于哪里。

例如，人们竟然能够……

而且人们这样做时毫无顾忌……

……用同一个“灾变性反应”来指称歇斯底里发作本身，或在另一些情况下指称愤怒。这已经足以证明，它无法区分、标定和指出焦虑位于哪里。

让我们再走一步。我们仍同焦虑保持着同样恭敬的距离——只差两个刻度。不过，在运动的维度中，有没有某种东西能在焦虑这一层更准

确地同它对应？我要直呼其名；为了你们，我把它长久保留至今，像一颗糖果。也许我曾转瞬提到过它，但只有格外善于攫取的耳朵才可能把它留下：这个词就是“慌乱（émoi）”。

在这里，词源学以一种简直不可思议的方式眷顾我。它让我心满意足！所以，等我先把它带给我的一切告诉你们以后，我还会毫不犹豫地继续滥用它。无论如何，我们开始吧。

布洛赫与冯·瓦尔特堡两位先生所谓“语言感”——我明确请你们查阅他们写的相应词条——……

如果这同我眼下要说的话重复，我很抱歉；何况它还重复得格外彻底，因为我要说的就是逐字引文。我在哪里找到自己的东西，就从哪里取来，谁不高兴也无妨……

……两位先生说，语言感已经把这个词同正确的词，也就是同émouvoir（使激动）联系起来。可你们不要弄错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真正懂得怎样使用它的人来说，慌乱（émoi）同情绪（émotion）毫无关系。

无论如何，请记住——我说快一点——esmayer 这个词，以及在它之前的 esmais，甚至严格说来的 esmoi……

如果你们想知道，esmais 早在13世纪就已经有文献证明……

……用两位作者的话说，这些词直到16世纪才“取得胜利”。

Esmayer 意为使慌乱、使惊恐，也意为自己陷入慌乱。这个词确实仍在方言中使用，并把我们引向通俗拉丁语 exmagare，意为使某人失去权能、失去力量。

这个通俗拉丁语形式嫁接了一条西日耳曼语词根；重构后是 magan。其实根本无须重构，因为在古高地德语和哥特语中，它就以同一形式存在；只要你们懂德语，就能把它同德语 mögen 和英语 may 联系起来。我希望意大利语里还有 smagare 这个词。并不怎么使用吗?

按照布洛赫与冯 · 瓦尔特堡[注9]的说法——总之，如果相信他们——，它意为泄气。所以仍然存有一点疑问。这里没有葡萄牙人，我也就听不到异议；异议不是针对我的主张，而是针对布洛赫与冯 · 瓦尔特堡，因为他们还引出 esmagar，据说这个词意为压碎。在得到新资料以前，我会把这一点保留下来，因为它对后文大有意义。普罗旺斯语的部分我就略过了……

> [注9] Oscar Bloch、Walther von Wartburg：《法语词源词典》，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

无论如何，把 Triebregung 译成“驱力性慌乱（émoi pulsionnel）”，已经公认是一种完全不当的译法；它的不当，恰好就在情绪同慌乱之间的全部距离中：

- 慌乱是困扰，是力量的跌落；
- Regung 则是激发，是对失序、甚至对骚动的召唤。

我还要用这项词源考察作为壁垒，告诉你们：直到某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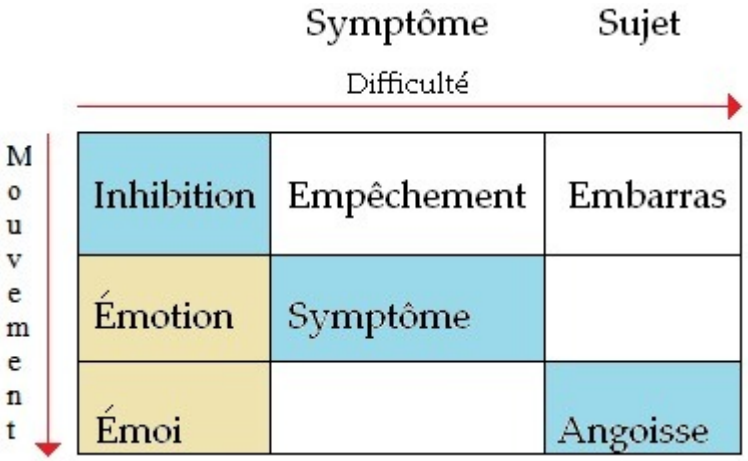
大致就是布洛赫与冯 · 瓦尔特堡所谓“émoi 的胜利”发生的时期……

……émeute（骚动）一词原本恰恰也具有“情绪”的意义，直到大约17世纪才取得“民众运动”的意义。

这一切是为了让你们充分感到：这里所唤起的细微差异乃至语言版本，旨在引导我们接近某种东西。如果我们想用“慌乱”界定第三个位置，使它朝向“抑制”所意指的方向；如果我们尝试让它同“焦虑”会合，那么“慌乱”“困扰”“陷入慌乱”本身便向我们指出另一项参照。它可以说同“窘迫”处于同一层次，却并不朝向同一侧面：

- 慌乱就是“陷入慌乱”，是运动维度中最深的一点；
- 窘迫则是所达到的困难之极点。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抵达焦虑？这张小表中的格子正是要向你们表明：我们绝不这样主张。



我们已经填上：

- 情绪、慌乱，也就是这里的两个格子；
- 阻碍、窘迫，也就是那里的两个格子。

还剩下这个格子和那个格子，都是空的。怎样填上它们？这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会暂时把它当作一个谜题留给你们。应当在这两个格子里填上什么？这对于焦虑的操作具有极大意义。

关于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三元组的这段小小开场白已经确立；现在，谈论焦虑的场地已经清理出来。我是说，经过这些提示，我们在学说上重新回到了经验本身的层面。

让我们尝试把它安置在一个概念框架中。焦虑是什么？我们已经排除了它是一种情绪。为了引入它，我要说：它是一种情感。

有些人追随我的话语所激起的亲近或反感，常常被表象捕获；他们无疑以为，比起其他东西，我对情感不那么感兴趣。这完全荒谬。我曾在某些场合尝试说明情感不是什么：

- 它不是在直接性中被给予的存在；
- 也不是处于某种原始形态的主体；
- 总而言之，它绝不是原发病理性的（protopathique）[注10]。

[注10] Protopathique 损害：产生后续一切损害的原发损害。（Littré）

我偶尔对情感所作的评论并不意指别的东西。恰恰因此，它同主体——即便取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具有紧密的结构关系；我希望下次能以不可磨灭的方式向你们阐明这一点。

反过来，我就情感说过的是：它并未受到压抑……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同我说的一样……

……情感脱离了系泊，随波漂流。人们会在它遭到移置、发狂、颠倒和代谢之后重新找到它；但它没有受到压抑。

受到压抑的是那些把情感系住的能指。情感同能指的这种关系，需要整整一年的情感理论才能处理。我曾有一次让你们看出我是怎样理解它的：当时我谈的是愤怒[注11]。

> [注11] S6《欲望及其解释》，1959年1月14日课：“人们突然发现，小木钉插不进小孔里！”
>
> S7《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60年1月20日课：“换言之，愤怒本质上同一个公式相连；我愿借用佩吉在一个幽默场合说过的话：‘就是小木钉对不上小孔的时候。’”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我曾告诉你们，愤怒就是主体身上在“小木钉插不进小孔”时发生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当人们在大他者的层面、在能指的层面……

也就是说，始终多少在信念与诚信的层面……

……不按游戏规则行事。这就是激起愤怒的东西。

为了在今天结束时给你们留下一件可以琢磨的东西，我只作一个简单评论。亚里士多德[注12]在哪里把激情处理得最好？我想，总有一些人已经知道：就在《修辞学》第二卷。关于激情最好的论述，被置于修辞学的参照、罗网和网络中。这并非偶然：那正是网。

> [注12]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巴黎：美文出版社，第2卷，2003年。

正因如此，我在尝试向你们提供最初那些语言路标时，才谈到网。我没有采取教条式道路，先用一种一般情感理论为我要告诉你们的焦虑内容铺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心理学家，而是精神分析家！我不是向你们展开一种直接的、逻辑的心理学，不是在谈那种人们称为“心灵”的“非实在的现实”[注]；我展开的是一种配得上一个名称的实践：情欲学。

> [注] 原文 réalité irréelle 在词形上让 réalité（现实）与 irréelle（非实在的、非现实的）彼此回响。这里译作“非实在的现实”，是为了保留这一悖论，同时避免把 réalité 同拉康的 le Réel（实在界）混为一谈。

这里所涉及的是欲望；而那种情感……

它也许在促使我们让它所包含的一切普遍后果显现出来，而不是在情感理论上作一般论述……

……就是焦虑。

我们必须站在焦虑的锋刃上；我希望下次能沿着这道锋刃，把你们带得更远。

第2课 · 1962年11月21日

今天，在继续把关于焦虑的话语再向前推进一点时，我完全有理由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在这里，什么是教学？

我们能够对教学形成的观念，终究必定受到某种影响：

- 如果我们在这里原则上都是——至少大多数都是——分析家；
- 如果我面对由你们构成的听众讲话时，分析经验被假定为我的根本参照，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可以说，分析家是一个解释者。

他在一个如此根本的时刻上运作；我已经从若干不同题目出发，反复向你们强调过这个时刻。我们暂且让这些题目保持未定，把它们汇集到一句“人们原先不知道”中。相对于这种“人们原先不知道”，分析家被认为知道某种东西。为什么不干脆承认，他还知道其中一部分呢？

问题不是要知道“他能不能把它教出来”——这个问题至少还为时过早……

我们可以说，像这里这样的一个场所以及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这里所扮演角色的存在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裁断了这个问题；裁断得好也罢、坏也罢，总之已经裁断……

……问题是要知道：“把它教出来是什么意思？”

把它教出来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恰恰由于有待教授之物本身，不仅必须把它教给不知道的人，而且……

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这里都处于同样境地……

……鉴于所涉及的东西，还必须把它教给不可能知道的人。

请仔细看清这种悬空落在何处。如果分析教学没有这种悬空，这场研讨班本身便可以被设想成沿着例如督导中发生之事的路线延伸：你们把自己所知道、所可能知道的东西带来；而我只介入其中，提供类似于解释的东西，也就是作出一项增添。借助这项增添，某种东西显现出来，赋予你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以意义，并且在闪光中显出可以在知识界限之外把握的东西。

正是由于在分析这项阐发工作中存在一种知识……

我们宁可称它是共同体性的，而不是集体性的……

……在那些拥有分析经验的人，也就是分析家中间，某种知识得以构成；相对于它，人们可以设想某种汇集工作，而这为像这里所进行的教学能够占据的位置提供了理由。

如果你们愿意，正是由于分析经验分泌出了一整套名为“分析理论”的文献，我才常常很不情愿地不得不在这里给它留下如此多的篇幅。不过，也正是这套文献以某种方式要求我去做某件必须超出这种汇集的事情；

确切地说，就是借助这种对“分析理论”的汇集，使我们重新靠近构成其来源的东西，也就是经验。

这里出现了一项歧义。它并不只来自这里有几个非分析家混在我们中间——这没有太大妨碍；因为分析家来到这里时，同样带着未必具有

分析性质的立场、姿态与期待。何况，他们早已充分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制约：在分析内部形成的理论中，各种各样的参照被引入进来，数量远比初看起来更多；例如，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分析之外的”或“心理学化的”参照。

因此，仅仅由于我面对的是这种材料……

它既是我的听众材料，也是我的教学对象……

……我就会被引向一切教学沟通赖以建立的共同经验。换言之，我无法停留在方才所谓纯粹的“解释性”位置，而必须转向一种范围更广的沟通位置：进入“使人理解”的场地，诉诸你们身上一种远远超出严格分析经验的经验。

这一点值得提醒，因为在最宽泛意义的心理学中，“使人理解”始终是真正的绊脚石。

这里并不是要特别强调某种一度显得颇为新颖的观点——例如布隆代尔《病态意识》[注1]一书所提出的观点：理解存在界限。我们不要想象自己理解患者所谓真实、真切的切身经验。对我们重要的并不是界限问题。在我要向你们谈焦虑的时候，当然必须指出：这正是被悬置的问题之一。

> [注1] 夏尔·布隆代尔：《病态意识：普通精神病理学论稿》，巴黎：F. Alcan出版社，1914年。

我们能谈论焦虑吗？当我们把以下这些东西都归到“焦虑”这一标题下时，我们凭什么谈论它：

- 我们跟随克尔凯郭尔[注2]引导的一场沉思而可能进入的这种焦虑；

> [注2] 克尔凯郭尔：《焦虑的概念》，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0年。

- 某个时刻可能攫住我们的这种焦虑；作为一种多少可以在精神病理学上定位的经验之主体，它可能超乎常态，甚至坦率说就是病理性的；

- 我们面对神经症者时所处理的焦虑，也就是我们经验的日常材料；

- 以及我们能够描述并定位于一种对我们更为边缘的经验——例如倒错者、乃至精神病者的经验——之开端的焦虑。

这些可以分别定位的经验之间，具有一种表面上的同质性和共同基质；这是否会危险地诱使我们，对自己能够承担多少由它指向的经验作出过度预设——例如倒错者或精神病者的经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能以共同参照的身份穿越这片场域的标题，都会带来同样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最好不要让任何人过分相信自己能够理解什么。正是在这里，那些能指要素才取得重要性：我竭力通过书写使它们尽可能不带可理解的内容；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我用来维持必要层次的手段，使理解不至于骗人，同时又让我们正在进入的那些具有不同意指的术语保持可定位。

尤其是，当问题涉及——我上次已经引入——一种情感时，我没有拒绝这个分类要素：焦虑是一种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从教师的观点来

看，“焦虑是一种情感”这一主题向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进路；我想，可以相当简略地……

也就是确实把它们合计起来……

……把这些进路归入三个标题。第一个就是目录法：关于情感，不只要穷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要穷尽人们在构成这个范畴时曾想用它表达什么。

这个术语无疑使我们处于“教授关于教学本身之事”的位置，而且采取最宽泛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势必要把分析内部已经教授的东西，同外部以最宽意义的范畴形式带给我们的东西连接起来。

为什么不呢？外部确实给我们带来过范围很广的贡献。你们将看到，为了取一个会进入我们关注场域的中间参照，就今年占据我们注意力的东西而言——如果焦虑确实如我所说，是这个核心对象——，我丝毫不拒绝把它放进情感目录，放进人们提出的各种情感理论之中。

那么，让我们从这道断口的某个中点来处理问题；直呼其名，就是托马斯·阿奎那[注3]的层面。关于情感的一项区分，他那里有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项区分不是他发明的，它把情感分成欲求性和愤怒性。他还依照经院辩论的公式——命题、反驳、回答——展开了一场很长的讨论，权衡两个范畴中何者相对于另一个更为首要，并说明他怎样裁断、为什么如此裁断。

> [注3] 托马斯·阿奎那：《争议问题》第四卷：《论灵魂》，巴黎：L'Harmattan出版社，2003年。

他的结论是：尽管有些表象或参照似乎并非如此，愤怒性始终在某处插入欲求性的链条；因而欲求性相对于它更为首要。这不会对我们毫无用处。事实上，只要这套理论不是最终完全悬系于一个“至善”的假定……

你们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此有很大异议……

……它对我们而言会非常可接受。我们将看到自己可以保留什么，它为我们照亮了什么。

仅仅由于我们能够……请你们回头查阅这些内容，我会在适当时候给出参照：我们无疑能在那里找到大量材料，滋养自己的反思。悖论性地说，其中可用的材料比我们在现代、近期的阐发中找到的更多……

让我们直呼其名：19世纪……

……也就是一种自称具有更多实验性的心理学——这种自称无疑并不完全有理。

不过，这条道路也有一个缺点：它把我们推向情感分类的范畴。经验向我们证明，在这个方向上过分放任，最终只会使我们……

哪怕我们围绕自己的经验，把它集中安放在方才已经画线强调的理论部分……

……陷入明显的死胡同。一个非常漂亮的例证，是《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53年第34卷第3期的一篇文章；戴维·拉帕波特先生[注4]在那里尝试提出一种“情感的精神分析理论”。

> [注4] David Rapaport：On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Affe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第34卷第3期，1953年。

这篇文章真正堪称典范，因为它得出的盘点结果实在令人沮丧，而作者落笔时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掩饰这一点。

也就是说：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作者给文章起了这样的标题，本来终究会让我们期待，从中能够产生分析家关于情感的某种新颖、原创的想法；可是他最后也只是在严格的分析理论内部，列出这个词曾被使用的各种意义，然后发现：即使在理论内部，这些意义也彼此不可还原：

- 第一种意义，把情感设想成在实体上构成驱力的释放；
- 第二种意义仍在同一理论内部，甚至据称来自弗洛伊德文本本身：情感不过是张力在各个阶段——通常是相互冲突的阶段——的伴随标记；情感是这种张力发生变化时的标记，是张力变化的标记；
- 第三种意义同样被标明在弗洛伊德理论本身中不可还原：情感在严格的局部论参照中，构成自我层面上的信号，指示某种发生在别处的东西，也就是从别处而来的危险。

最近进入分析讨论的作者仍在争辩，分别主张这三种意义中的每一种都具有首要地位；是什么让这些彼此分歧的主张有理由继续存在？结果是，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这位作者也无法告诉我们更多东

西。这终究充分表明，所谓“目录法”不能不被一种深刻的绝境标记，甚至带有一种极为特殊的不育性。

同这种方法相区别，还有另一种方法……

请原谅我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讨论一个却又极具前提意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否合宜。我引入它并非无缘无故；等谈到焦虑时，你们会看出来……

……为了同前一个词取得语音上的呼应，我把这项方法称为“类比法”；它会引导我们辨别所谓不同“层次”。

我曾在一本今天不再具体引述的著作中，看到这种汇集尝试：不同章节依次从所谓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以及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culturally，也就是文化上——来构想焦虑；仿佛只要在据称彼此独立的层次上揭示若干类比位置，就能够做出某种事情，而不只是从中提出另一类东西——这回不再是我方才所谓“分类”，而是一种“类型”。

大家都知道，这种方法会通向所谓人类学。在我们看来，人类学比我们可能踏上的任何道路都包含更多预设，而且这些预设最为冒险。

这种方法所抵达的东西……

无论它怎样带有折衷主义印记……

……始终并且必然是我们在日常词汇中所谓的“荣格主义”；我们使用这个名称和标题，并不表示曾经占据如此显赫位置的某个人。

就焦虑问题而言，这条路必然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核心的主题；它绝对必然会抵达这套核心论题。也就是说，它离经验中真正涉及的东西十分遥远。

经验把我们引向第三条道路；我会把它置于一种功能的标记和标题之下，把这种功能称为钥匙：

- 钥匙就是打开某物、并为了打开而运作的东西；
- 钥匙就是能指功能本身应当依照其运作或不运作的形式。

我宣布并区分这个维度，甚至敢于引入它，作为我们可以信赖的东西；使这项做法成为正当的，并不是任何自负。我想，有一个参照会对你们——尤其是在场那些以教学为职业的人——具有足够说服力：这个维度同一切教学，无论是否属于分析，都绝对具有共同本性。因为我要说——而且是由我来说；不管这会让某些人因我的教学而受到怎样的冲击，我仍然要说——：不存在任何一种教学，不以我所谓“简洁性理想”为参照。

方才已经有一件事足以构成反对某条道路的理由：当我们分析家走进论述情感的文本，想弄清自己究竟怎样思考时，简直“连母猫也找不到自己的小猫”——彻底理不清头绪。这里有某种令人深感不满的东西；无论以什么名义，我们都理应满足某种简明还原的理想。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科学已经做了这么久……

因为这些思考涉及远不止我们的经验，涉及比我们的场域广阔得多的场域……

……人们为什么要求尽可能简洁？为什么实在会是简单的？有什么甚至能让我们设想片刻，事情会是这样？

什么也没有。唯一的根据，是我去年教学的整个前半段在这里强调过的那项主体性开端（initium）：只有从一个能指最初得到引入开始，才可能设想主体本身的出现；这个能指是最简单的能指，名为一元特征。一元特征先于主体。“太初有言”意味着：“太初有一元特征。”

一切可以教授的东西，都必须保留这项极度简洁的开端留下的烙印；在我们看来，只有它能够为简洁性理想提供理由。Simplex，特征的单一性——无论实在愿不愿意，我们都会把它引入实在。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它确实进入了；而且它在我们以前就已经进入，因为所有这些主体从一开始正是沿着这条道路……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终究一直彼此对话；他们作为主体这一条件意味着，在他们同实在之间存在这片能指场域，而他们必须设法同这个条件打交道……

……他们已经借助这个一元特征装置把自己构成为主体。如果我们的场域就是主体的场域，那么，我们怎么会惊讶于自己在其中重新找到这个印记？

在分析中，有某种东西先于我们能够阐发或理解的一切；我把它称为“大他者的临场”，大写A。不存在自我分析，即使有人想象自己在自我分析，大他者——大写A——也在那里。

我提醒这一点，是为了把我所说、所指出、已经开始向你们指出之物的意义重新带回简洁。我曾告诉你们……其实我所说的要远得多：焦

虑是一种特定关系。直到现在，我只把它形象化；上次我提醒过那个意象，重新画出我在“巨型螳螂”面前的临场——极其谦卑而窘迫的临场。因而，当我告诉你们这同大他者的欲望有关时，其实已经说出了更多东西。

这个大他者……

在我们知道当我陷入焦虑时，自己同其欲望的关系是什么意思以前……

……我先把这个大他者放在这里。为了靠近它的欲望，哎呀，我会采取自己已经开辟的道路。我曾告诉你们：“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重新作一次语法分析，例如我在最近那些“外省会议”上所作的分析……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坚持要让那篇文本最终完整地送到我这里，以便适时传播……也就是分析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相信，那些一直参加我的研讨班的人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要素，能够充分定位它。

在某个人[注5]的笔下……

> [注5] 指安德烈·格林评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的文章。

他正是我今年开课时、也就是上次提到的那篇短文的作者。那篇文章在当天早晨交到我手中，题目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处理的问题：在列

维-斯特劳斯[注6]所处的结构主义层面，把所谓“辩证理性”悬置起来……

> [注6]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巴黎：Plon出版社，1962年（或 Pocket 第2号，1990年）。

……为了理清这场辩论、进入它的迂回并从分析观点解开它的乱线，这个人当然援引了我对幻想作为欲望支撑所作的论述；但在我看来，当我谈到“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时，他没有对我所说的东西给予足够注意。

证据是，他以为只须提醒读者这是一个黑格尔公式，就可以到此为止。不过，我想，如果真有一个人没有损害《精神现象学》带给我们的东西，那就是我自己。

然而，如果有一个要点必须说明：正是在这里，我标示了我们相对于黑格尔的差异，以及——如果你们愿意使用这个词——“进步”，但我更愿意称之为“跳跃”，那么它恰恰涉及欲望的这项功能。

鉴于我今年必须覆盖的场域，我无法同你们逐步重读黑格尔文本。我这里所指的那位作者——我希望他的文章能够发表——对黑格尔就此所说的东西显出相当切实的了解。我甚至不会在那段确实极具原创性的论述上追随他；他很懂得怎样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那段文字。

不过，鉴于所有听众对黑格尔参照已经拥有——我想——最普通层次上的知识，为了让你们体会这里所涉及的东西，我要立即说明：在黑格尔那里，就我的欲望依赖于作为欲望者的大他者而言，我最确定、最明确地面对的是作为意识的大他者。

大他者就是看见我的那个；这同我的欲望有什么关系，你们已经知道，也已隐约看出足够多的东西，不过我待会儿还会回来讨论。此刻，我先作大块的对立：大他者就是看见我的那个；而我的欲望正是在这个层面受到牵涉。你们可以看到，按照黑格尔开启《精神现象学》[注7]时奠定的基础，仅此一个层面就已经发动了他所谓"纯粹威望"层面上的斗争。

> [注7] G.W.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巴黎：Aubier Montaigne出版社，1941年。

对于拉康——如果你们允许这样说，因为拉康是一位分析家——而言，大他者在那里是一种被构成为如此的无意识性；它之所以牵涉我的欲望，是由于它所缺失而又不知道的东西。我正是在它所缺失而又不知道的东西这一层面，以最为强烈的方式受到牵涉；因为要找到我自己所缺失的欲望对象，我没有别的迂回道路。

因此，对我来说，如果我的欲望只纯粹参照任何一个对象，它不仅不可能获得通路，甚至不可能得到支撑；除非把它同由S表达的这项东西配对、联结起来，也就是同对大他者本身的这种必然依赖联结起来。

当然，这个大他者正是多年以来我不断训练你们每时每刻都要同小写的他者——我的同类——区别开来的那个。它是作为能指场所的大他者。它当然也包括我的同类，但不只包括同类；因为它还是一个场所本身，我开头向你们谈过的"单一差异"秩序就在那里得到建立。

现在，我是否要引入写在这里右边的那些公式……

1) $d(a) : d(A) < a$

2) d(a) < i(a) : d(**A**)

3) d(x) : d(**A**) < x

4) d(0) < 0 : d(**A**)

d(a) : 0 > d(0)

鉴于我开头已经说过的东西，我远远不敢声称这些公式会立刻把它们的机巧交给你们。今天我仍像上次那样，请你们把它们抄下来；这正是我今年把东西写在黑板上的原因。你们以后会看到它们怎样运作。

[1] d(a) : d(A) < a

因此，黑格尔意义上的"对欲望的欲望"，就是欲望另一个欲望回应主体的召唤：它是对一个欲望者的欲望。这个作为大他者的欲望者为什么需要主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而黑格尔对此阐述得最明确——，主体需要它，是为了得到大他者的承认，从它那里获得承认。

这是什么意思？大他者本身将建立某种东西：对象小a，它恰恰就是在进行欲望之物的层面所涉及的东西。全部绝境都在这里：我要求得到大他者的承认，于是被承认为一个"对象"；因为大他者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一种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因而除了暴力以外，不再可能有任何中介。我得到了自己所欲望的东西：我成了对象；可是，我无法承受自己作为对象，无法承受自己以我唯一能够获得的承认方式得到承认。因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两种意识之间都必须分出胜负。

拉康或分析意义上的"对欲望的欲望"，则是"大他者的欲望"，原则上更向某种中介敞开——至少初看起来如此。因为你们会看到，在黑板上

这个公式本身的能指中：[2] d(a) < i(a) : d(**A**)，我会在穿过——我是说，违逆——你们可能期待之物的方向上走得相当远。

我写道：它之所以是欲望，是因为支撑这项欲望的意象；所以这里是一个关系：

- d(a)；

- 同我写下、并毫不犹豫写成 i(a) 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恰恰因为它同我通常用来指称镜像的记号产生歧义［i'(a)：m］，我才这样写。我们还不知道它在何时、怎样以及为什么可能成为镜像；但它无疑是一个意象。它不是镜像！它属于意象的秩序：它就是幻想，而我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把镜像的这个记号覆盖到幻想上。

所以我说，这项欲望之所以是欲望，是因为支撑它的意象等价于……

正因如此，方才写在这里的冒号［:］——[1] d(a) : d(A) < a——又出现在这里：[2] d(a) < i(a) : d(**A**)……

……也就是等价于大他者的欲望。不过，这里的大他者以 **A** 为标记，因为它是在以缺失为自身特征的那个点上的大他者。

另外两个公式［3和4］——因为其实只有两个——先是这个：

- [3] d(x) : d(**A**) < x

然后是：

- [4] d(0) < 0 : d(**A**)　d(a) : 0 > d(0)［**A** 中的欲望，是把(a)作为"剩余"来欲望：d(**A**) ≡ d(a)］

后一个公式——这里被一道大括号括在一起——只是用两种方式书写同一件事：先朝一个方向，然后沿着回文式方向折返；不是吗？先这样［$_{\rightarrow}$］，再这样返回［$_{\leftarrow}$］。

第三行写出的就是这一切。

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来得及解释最后两个公式。不过，你们现在就要知道，它们分别是为了：

- 第一个：[3] d(x) : d(A) < x，旨在突显：焦虑是赋予黑格尔公式以真理的东西。

也就是说，尽管黑格尔公式是片面的、错误的，而且使《精神现象学》的整个出发点都处于悬空状态……

我已经反复指出：这项出发点过分狭窄地集中于想象界，由此产生的倒错会延伸得非常远，甚至进入政治领域。说奴隶的受奴役状态孕育着直至绝对知识的全部未来，固然非常漂亮；可在政治上，这意味着直到时间终结，奴隶仍将是奴隶。人们终究有必要偶尔把难听的实话说出来！

……不过，黑格尔公式的真理确实存在，而给出这项真理的恰恰是克尔凯郭尔。这里第一行所表达的并非别的东西；我想，下次会加以评论。

第二个公式：[4] d(0) < 0 : d(A)

d(A) : 0 > d(0)

我们将看到，这不是黑格尔的真理，而是焦虑的真理；只有参照第二行，也就是参照分析层面上的欲望公式，才能把握焦虑的真理。

今天分别以前，我只想指出几项评论。你们在两个公式中看到显现出来的东西是：

- 在黑格尔的公式中：[1] d(a) : d(A) < a；
- 也在我的公式中：[2] d(a) < i(a) : d(**A**)……两个公式的第一项中，无论这显得多么悖论，都是一个对象a……

对了，既然想到这里——我方才写它时就想到了——，你们应当读作0的符号不是字母O。我立刻告诉你们，以免弄错：它是零，要读作“零”……

……好，我接着说：进行欲望的是一个对象a。

如果说两者存在差异，那么黑格尔的欲望概念同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概念也具有某种共同之处：在某一时刻——它恰恰是黑格尔“自我意识”进程中不可接受的绝境点——，受到欲望影响的是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在成为这个对象时，主体在其中无可挽回地带上有限性的印记；正是这个对象受到欲望的影响。

我在你们面前提出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同黑格尔理论具有共同之处；不过，我们的分析层面并不要求自我意识的透明性……

这当然构成一项困难，却不足以让我们原路退回，也不会迫使我们同大他者投入“殊死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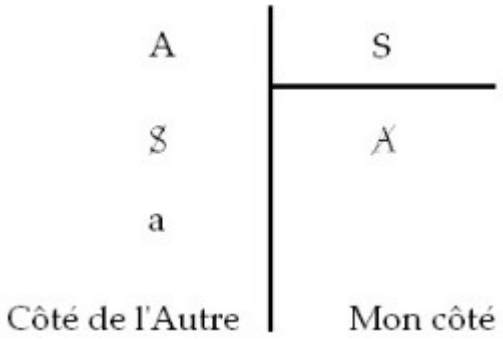
……由于无意识的存在，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受到欲望影响的对象。

我们是无意识的主体；正是由于如此带着有限性印记，我们的缺失才可能成为欲望，成为有限的欲望。这种有限的欲望表面上没有明确界限，因为缺失总是分有某种空洞，可以用若干方式填充。不过……我们作为分析家非常清楚，我们并不能用无数种方式填充它。我们将看到为什么，也会看到究竟有哪些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欲望的无限性这一古典的、道德家的——与其说是神学的——维度，完全应当得到削减。因为这种虚假的无限性只依赖一件事；能指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整数理论——幸而让我们能够把它形象化。这种虚假的无限性，同整数定义中名为递归的那种转喻相连。它无非就是那条法则：我相信，去年我们谈到重复性的 1 时，已经强有力地强调过这条法则。

可是，我们的经验向我们证明……我会在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不同场域中，明确而分别地阐发这一点：神经症者、倒错者，乃至精神病者……这个 1 并没有穷尽大他者的功能；而能指要素的连续序列——它们彼此有别、相继出现——归根到底正可以还原成这个 1。这就是我在这里表达的东西……

- 从这个作为能指场所的原初大他者出发；
- 从那个尚不存在、必须在其中被能指决定并取得位置的S出发……通过这两栏的形式来表达；你们知道，可以在这两栏之下写出除法运算。主体相对于大他者、依赖大他者，把自己写成一个商；在大他者的场域中，主体被能指的一元特征标记。



不过，可以说，主体并没有因此把大他者切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个余数，即除法意义上的剩余。这个余数、这个最终的他者、这个无理数——归根到底证明并且唯一担保大他者之他异性的东西——就是对象小a。

正因如此，S和a这两项……

- 被能指横杠标记的主体；
- 以及作为大他者受到如此"条件化"以后留下之剩余的对象小a……两者都在同一边，都处于横杠的对象一侧，也就是两者都处于大他者一侧。

作为我欲望支撑的幻想［S ◊ a］，整体都处于大他者一侧：S和a。此刻处于我这一侧的，恰恰是把我构成为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 A，即我无法抵达的大他者。我要在这里把你们带得更远吗？不，因为时间不够了。

不过，为了不在这个对后续过于封闭的点上离开你们——接下来将有一场辩证运动插入其中；你们会看到，我必须向你们解释的下一步，是我在这件事中、也就是在幻想的存续中投入了什么——，我要借一项经验提醒来形象化自己将要提出的东西。我的天，按照弗洛伊德而不是我的说法，那项经验最令你们感兴趣；它就是爱的经验，而这个提醒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想请你们注意：在我们这套关于欲望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理论目前所处之处，你们已经拥有理解以下一点的钥匙：

同黑格尔视角可能带给你们的希望相反……

……征服他者的方式并不是……

唉，伴侣中的一方却实在太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爱你，即使你不愿意。”

不要以为黑格尔没有察觉自己学说的这项延伸。有一条极其、极其宝贵的小注，指出他本来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整场辩证运动从这里经过。他还在同一条注释中说，自己没有采取这条道路，是因为它在他看来不够严肃。他说得多么正确！［笑声］你们亲自试试看，然后告诉我它是否成功！

不过，还有另一个公式。如果它没有更好地证明自己的效力，也许只因为它无法被明确说出；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得到表达。这个公式是：“我欲望你，即使我不知道这一点。”只要它——无论怎样无法明确说出——成功地在某处让人听见，我向你们保证，它便无可抵挡。为什么？我不会把它当谜语留给你们。

如果这句话可以被说出，我会借此说什么？我告诉他者：我无疑并不知道自己在欲望他——永远不知道——，却把他当作我自己也不认识的欲望对象。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对欲望的构想，我把他认同为——我把正在听我说话的你认同为——你自己所缺失的对象。

换言之，我为了抵达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得不经过这一回路；而我恰恰借此替他实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正是这样，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我采取这条迂回道路，他者本身……

请注意，他在这里是我爱的对象……

……便必然落入我的罗网。

我就把这张秘方留给你们，并对你们说：“下次再见。”

第3课 · 1962年11月28日

你们会注意到，我总是乐于在我们的对话中抓住一点当下之事。归根到底，只有当下发生的东西；正因如此，要生活在所谓反思的世界中才如此困难。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多少事情发生。我有时会这样专程去看一看，某处是不是冒出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尖端……我很少得到奖赏。所以，一旦有人向我提出问题，而且是严肃的问题，你们不会怪我借机发挥吧。

因此，我继续同前两次研讨班中已经提到过两次的那个人对话；问题涉及我上次所标明的以下差异：

- 黑格尔对欲望的构想和阐发；
- 以及我的构想。

有人催促我进一步谈谈他们逐字称为“我的话语自身必须完成的一项超越”的东西，也就是在“镜像阶段”同所谓“罗马报告”[注1]之间，更精确地阐发：

> [注1] 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第237页。另见雅克·拉康：《其他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2001年，《罗马讲话》（E.L.P.），第133页。

- 镜像；
- 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还要加上一点：这里似乎仍有某种间隙。不过，我的交谈者也察觉到，使用间隙、切口或分裂这些词，也许本身就是预期的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如果采取这个形式，可能显得是在回避或省略——事实上也确会如此。正因如此，我今天非常愿意尝试回应他；何况，我们此刻正严格走在今年必须向你们描述焦虑的道路上。

焦虑会使我们能够重新经过——我说“重新经过”——人们如此要求我作出的阐发。我说“重新经过”，是因为：

- 近几年一直跟随我的人；
- 乃至那些未必在这里始终勤勉，却读过我所写之物的人，都早已拥有不止一些要素，足以填补这道切口、这道间隙，并让它运作起来。你们会从我开头作出的几项提醒中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不认为自己曾经教授过的东西分成两个时期：

- 一个以镜像阶段为中心、指向想象界一侧某种东西的时期；
- 然后，在我们历史中由“罗马报告”标出的那个时刻，我突然发现了能指。

有一篇文章，我想如今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不过所有优秀的精神病学图书馆都有收藏。它发表在《精神病学演进》上，题为《论心理因果性》[注2]……如果我没记错，这场讲话把我们带回战后不久的1946年……我请那些关心这里向我提出之问题的人查阅它；他们会在那里

看到一些东西，证明我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紧密编织起来，而不是直到今天才这样做。

> [注2] 雅克·拉康：《文集》，同上，第151页；或第1卷第150页。

事实上，如果那场讲话之后出现了一段相当长的沉默，你们也不必太过惊讶。从那时至今，人们走过了很长的路，才为这场话语打开若干双耳朵；不过，不要以为当……

如果你们感兴趣，请重读《论心理因果性》……

……不要以为我发表这些言论时，很容易找到听得进去的耳朵。

事实上，那场讲话在博纳瓦尔发表；后来博纳瓦尔又有过一次较近的聚会，有些人从中已经看出我们走过的道路。请你们知道，最初那场讲话引起的反应颇为惊人。我们在分析圈子里使用“矛盾情感”这个含蓄的词；它最恰当地刻画了我当时记录到的反应。

既然有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找我，我就觉得指出下面一点并非全无用处：在某个时刻……

你们当中有些人当时已经成长到足以记得……

……那是在战后，人们曾期待某种更新运动；如今有人把我带回那个时期，我就无法不突然记起……

……有些人从个人角度看，肯定不是最不愿意听取当时那场十分新颖话语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所谓左翼、甚至极左翼的位置——直呼其名，就是共产党人。可偏偏在这个场合，他们格外显示出一种反应方式、风尚与风格；我不得不用一个日常词来标明它……

尽管在使用它以前，本来应当停下来想一想；这个词对它最初指称的人很不公平，不过它最终取得了一项毫不含混的意义。以后也许还会回到它；这里我只按礼貌的意义使用……

……这个词就是法利赛主义。

我要说，在精神病学圈子这小小一杯水中，共产主义的法利赛主义在这个场合充分发挥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法国见它发挥的那种功能：确保一整套或好或坏的习惯延续下去，让某种既定秩序在其中找到舒适与安全。

总之，我不得不作证：正是由于他们格外有所保留，我才在当时明白，我的话语还要很久才能被人听见。由此才有那段沉默，以及我投入的努力：只致力于让这场话语进入最有可能凭自身经验听懂它的圈子，也就是分析圈子。后来的种种经历就不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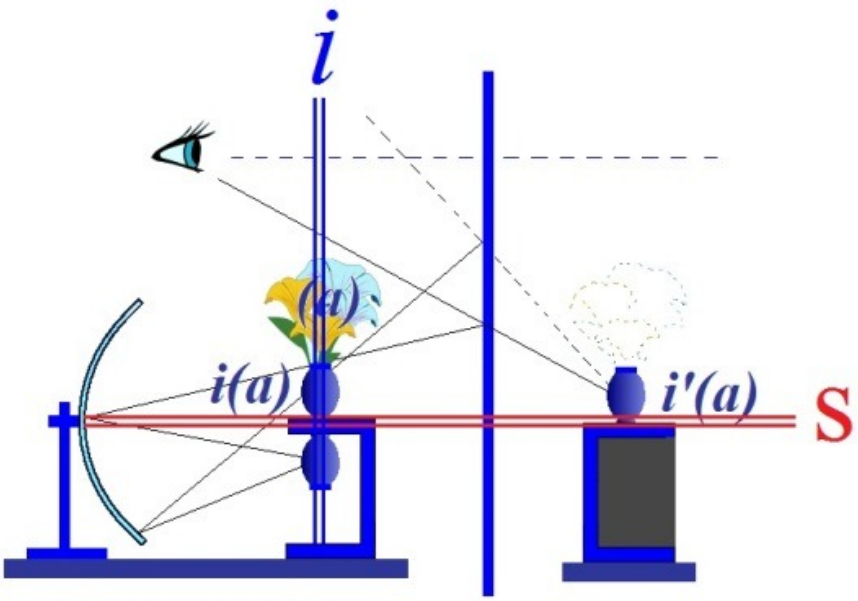
不过，如果这些话能促使你们重读《论心理因果性》，你们就会看到……

尤其是在听过我今天要说的东西以后……

……当时已经存在一幅经纬；我的交谈者不无理由地区分出来的两个视角，都被写入其中。

这两个视角，在这里由两条彩色线标出：

- 蓝色的竖线；
- 红色的横线；这里分别用想象界的 i 和象征界的S来指称。



有许多方式可以提醒你们：在我向你们论证的东西中，主体同小他者的环节，以及主体同大他者的环节，并不各自分离地生存。提醒方式不止一种。我要借若干已经得到照亮、在我的话语中被标为根本之点的时刻来提醒你们。

请注意，你们在黑板其他线条上看见的这幅图——你们会看到我把有关要素安置进去——，正是我在评论达尼埃尔·拉加什的鲁瓦约蒙报告时认为有必要发表的一幅图式[注3]。

> [注3] 《文集》，第647页；或第2卷第124页。

这幅图所阐发的东西同我们的题目关系极为紧密，也就是以下两者的依赖功能……

我沿用达尼埃尔·拉加什报告中的说法，也沿用自己此前在这里作过的一场讲话——早在研讨班第二年……

……我分别称之为“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两者。是的……

所以，让我们回想镜像关系怎样被嵌入、怎样取得自己的位置、怎样依赖于这一事实：主体在大他者的场所构成自身；它在同能指的关系中，由大他者的标记构成。

单看镜像阶段论证所从出的那个示例性小意象就已经如此：在所谓“欢欣”的时刻，儿童在自己的镜像中把自己承担为一个作为整体运作之物。我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复提醒你们：有一种运动同这个时刻具有根本关系——小孩在这项最初的镜中认出经验中刚刚把握了自己，随即转向抱着他、支撑他、托住他并站在他身后的成人……

他转身的动作如此频繁——我甚至要说始终都会发生——，我想每个人都可能记得这个动作……

……他转向抱着他的那个人，转向在那里代表大他者的成人，仿佛要请大他者对儿童在此刻把握到的东西表示同意……

我们努力承担儿童的经验内容；在镜像阶段中，我们重构这个时刻的意义，把它联系到头部这场章动……

……儿童转回去又回到镜像，仿佛在请求成人核准这幅图像的价值。

当然，这只是我提醒你们的一个迹象；不过，它说明以下两者具有最初的联结：

- 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
- 与这里一如既往记作 i(a) 的镜像功能之出现。

可是，我们应当止步于此吗？我的交谈者受我之托写了一份文章，讨论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特别提出的论点；他还在考虑怎样抵挡它，乃至对此有所怀疑。你们会看到，那本书同我们今年必须谈论的东西具有真正……

方才我已经援引当下之事……

……紧密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必须在这里带来某种东西，标示运用精神分析理性所构成的这种进展；它恰恰要回应这处空洼、这道裂口，而你们当中不止一人眼下仍停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以下对立：

- 他所谓的分析理性；
- 与辩证理性[注4]。

> [注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同上，参见第9章《历史与辩证法》，第324页。

确实，我今天走到这里时要提出的引导性评论，正想围绕这项对立，在当前这个时刻最终把它建立起来。

弗洛伊德思想中由《梦的解析》完成的开创性一步，我从中提取并强调了什么？不正是这一点……

我再次提醒你们，我曾经强调过它……

……弗洛伊德谈到梦时，首先把无意识引入为一个他称作 ein anderer Schauplatz——“另一个场景”——的场所。

从一开始，从无意识功能登场之初，“场景”这个词和这项功能就作为根本之物被引入其中。

那么，我确实认为，这是我们所谓理性的一种构成方式，也是我们为了辨明其结构而寻找的道路的一种构成方式。

为了让你们听懂我要说的东西，我们暂且这样说……

我们还得回来讨论，因为我们尚不知道“第一时刻”是什么意思……

……“第一时刻”就是：世界存在。

我们再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倾向于赋予首要地位的分析理性，处理的就是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它在赋予其首要地位的同时，也赋予这个世界一种归根到底颇为奇特的同质性。正是这一点冲击并困扰了你们当中最清醒的人；他们不可能不指出、不辨明：这里包含着对某种“原初唯物主义”的回返。因为在这场话语中，“最终而言”，结构本身的运作、组合系统……

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对它作出了如此有力的阐发……

……只会同大脑结构本身、乃至物质结构重新会合；按照18世纪所谓唯物主义的形式，它只不过是后者的复本，甚至还不是衬里。

我很清楚，这只是一种我们能够把握的“极限视角”；不过，这个视角值得把握，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清楚、明确的阐述。

可是，场景的维度，以及它同观众所在之处——无论那个场所属于尘世还是宇宙——的分隔，恰恰把一项根本区分形象化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在这个场所中，事物……

哪怕是世界之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都依照能指法则得到言说、登上场景；而我们绝不能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法则同世界法则同质。

话语的存在，以及我们作为主体被牵涉其中的事实，显然远远先于科学的出现。列维-斯特劳斯为了使他所谓“巫术”的话语同“科学”的话语同质化而作出的努力——从其绝望的一面看，终究令人惊叹——确实给人以非凡启发；不过，他片刻也不能把它推到让人产生以下幻觉的地步：仿佛这里没有一个时间、一道切口和一项差异。我待会儿会强调自己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必须就此说什么。

因此，第一时刻：“世界”。

第二时刻：“场景”，我们让这个“世界”登上这个场景。这就是历史的维度。历史始终具有这种登台演出的性质。

正是在这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尤其是他回应让-保罗 · 萨特的那一章——面对萨特为了实现我上次所谓“把历史重新套进车辕”而作出的最后阐发。

这里限制了历史运作的范围，并提醒我们：

- 历史时间有别于宇宙时间；
- 日期本身会突然取得另一种价值，例如“12月2日”或“雾月18日”；
- 这里涉及的日历，不同于你们每天撕下一页的那本日历。

证据在于，这些日期对你们具有另一种重量、另一种意义；只要有必要，人们会在日历上的任何另一天重新唤起它们，仿佛它们给那一天赋予自己的印记、特征，以及差异或重复的风格。

于是，可以说，一旦“场景”占据上风，整个世界便被搬上其中；我们就可以同笛卡尔一样说：“在世界的舞台上，我走上前来——正如他所做的——larvatus，也就是戴着面具。”[注5]从这里开始，人们可以追问“世界”应归功于什么……

> [注5] 勒内 · 笛卡尔：《私人思考》序言：“正要登上世界的舞台时，［……］我戴着面具走上前来。”拉丁文：sic ego, hoc mundi theatrum conscensurus, in quo hactenus spectator exstiti, larvatus prodeo。（Adam 与 Tannery 编，Vrin出版社，第X卷，第213页。）

我们起初十分天真地称为“世界”的东西……

……世界应把什么归功于从“场景”上重新降落给它的东西。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称为“世界”的一切，其一层层叠加、积累起来的残余……

它们丝毫不顾彼此矛盾……

……文化作为世界传递给我们的东西，是否就是一个堆垛、一座相继出现之世界的残骸仓库？这些世界即使互不相容，却仍在每个人内部相处得极好。我们的特殊经验场域使我们能够衡量这项结构的强制力与深度；在强迫症神经症者那里尤其如此。弗洛伊德早已注意到，这些“宇宙模式”［“世界”的模式］能够以一种表面看来最不让主体提出异议的方式共存，尽管初看和初次检查便显出最彻底的异质性。

总之，一旦我们援引“场景”，质疑“世界”是什么、质疑实在中的宇宙性，就再正当不过：我们自以为面对的“世界”，是否只是在“场景”巡回演出时从“场景”而来之物的累积残余？

这项提醒会把我们引向第三项评论、第三个时刻；我将把它作为此前话语的一部分提醒你们。也许这次还要特别坚持，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时刻”；当时我没有足够时间加以强调。

既然我们谈到“场景”，就知道戏剧在神话的运作中占据什么功能；而神话使我们分析家能够思考。

我要把你们带回《哈姆雷特》，带回那个已经引起许多作者提问的关键点；尤其是兰克[注6]，考虑到他阐发这个问题时为时甚早，他写下了一篇各方面都……

[注6] 奥托·兰克：《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表演》（Das “Schauspiel” in Hamlet）：对作品之分析与动力学理解的一项贡献，载《Imago》，1915年。

……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文章：他把注意力引向场景的功能，引向“场景”。

哈姆雷特做了什么……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作为舞台人物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让演员们把什么带上舞台？无疑就是“捕鼠器”；他告诉我们，自己将借此抓住国王的良心。

不过，除了那里发生的一些极其奇怪的事情，尤其还有以下一点；当时……

也就是我曾经如此长篇地向你们谈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注7]……

[注7] 1958—1959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1959年3月4日至4月29日及5月27日各课。

……我没有把你们带入这一点，因为它会使我们转向一套归根到底更“哈姆雷特式”……

你们知道这套文献确实存在，而且多得足以贴满这些墙壁……

……却不那么具有精神分析性质的文献。那里发生了极其奇怪的事，包括这一点：演员尚未开始说台词以前，场景先以序幕方式得到默剧表演；可是，这似乎没有使国王多么不安，尽管据称属于他那项罪行的动作就在眼前被演成了哑剧。

反过来，却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若干台词之后，关键时刻登场；一个名叫卢西安纳斯或卢西亚诺的人物，对两个角色中代表国王的那一位——戏中国王——实施了罪行。尽管这个戏中国王已经通过台词明确保证了自己在某个维度上是国王，扮演其伴侣和妻子的角色也已经出现，情势已经充分建立；可从这个时刻起，哈姆雷特却真正失控，陷入一场激动危机。

所有研究过这场戏的作者都注意到，这个人物的装束恰恰……

- 不是有待捕捉的国王的装束；
- 而是哈姆雷特本人的装束。文本还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戏中国王的兄弟；他同戏中国王的关系，并不对应悲剧中那个杀人之后占有王后格特鲁德的篡位者同国王的关系，反而对应哈姆雷特同篡位者的关系：他是戏中国王的侄子。

所以，哈姆雷特最终让人在舞台上演出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实施那项罪行。

这个人物的欲望……

由于我曾尝试向你们阐发的那些理由……

……无法活跃起来，去完成父亲幽灵的意志；于是，他尝试赋予某种东西以形体。有待取得形体的东西要经过他的形象——这里真正是他的镜像——；这并不是他在完成复仇情境中的形象，而是他首先亲自承担那项后来必须复仇之罪行的形象。

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这还不够！无论他多么受到攫取……

在这种幻灯效果以后，从他的言语、风格以及演员们通常让这个时刻活跃起来的方式中，都可以看出……

……一场真正的小型躁狂性激动发作。可就在下一刻，敌人已经落到他手边时，他却只能说出所有听众历来都只能感到是一种躲闪的话，把自己藏到一个借口后面：他确实是在一个过分神圣的时刻抓到敌人……

国王正在祈祷……

……如果这时击杀国王，就会让他直接升入天堂；因此，哈姆雷特无法下定决心。

我不会停下来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因为必须继续前进。今天我想推进得足够远，并请你们注意：在这次失败旁边，我当时曾有力阐发另一个时刻，并向你们展示了它的全部意义。那是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认同得以发生的时刻……

我称之为“同奥菲利娅的认同”……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受害者、自杀者的狂怒灵魂显然被作为牺牲献给父亲的亡魂……

因为正是在父亲被杀以后，她才垮下去、屈服。不过，这也向我们显示了人们历来对某些死亡方式之后果的信念：她的葬礼仪式无法完全履行，她喊出的复仇因而没有得到丝毫平息……

……就在哈姆雷特发现这个曾被自己忽略、误识的对象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时，我们看到莎士比亚赤裸裸地让以下东西运作：

- 这种同对象的认同；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它是哀悼功能的主要动力；
- 弗洛伊德为哀悼给出的这种——我要说——毫不留情的定义；
- 他在献给亡者的泪水背后指出的这种反面；
- 不愿从失去之人的现实中记起任何东西，只愿记起他留下的种种惋惜；这项事实背后所含的责难底色。

何等惊人的残酷！它恰好提醒我们：集体实践仍然懂得维持的一些更原始的纪念方式具有其正当性。

我们为什么不为“他曾经存在过”而欣喜？我们以为农民们用宴饮淹没了一种先在的麻木；其实，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另一件事：让那个曾经存在的人获得他理应享有的那份朴素荣耀——他曾在我们中间，单纯是一个活人。

弗洛伊德以各种消极形式指出了这种同哀悼对象的认同；不过，不要忘记：

- 如果它存在，它也有自己的积极阶段；
- 我在这里所谓“女性灵魂的狂怒”进入哈姆雷特以后，赋予他力量，使他从此成为一个接受一切的梦游者——甚至包括在决斗中，像我

已经充分强调的那样，替自己的敌人、国王本人承担赌注和战局，对抗他的镜像拉厄耳忒斯。

从这里开始，事情会自行得到安排……而他归根到底只须准确地去做不应当做的事……就会被带向自己必须完成的事情，也就是……

唯一条件是，他自己必须先受到致命伤……

……杀死国王。

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想象性认同之间的距离与差异：

- 对 (a) 的认同：i'(a)，也就是"舞台上的舞台"出现时交给我们的镜像；

- 另一种更为神秘的认同——不过它的谜已经开始在那里得到展开——，即同某种别的东西认同：同对象、同欲望对象本身认同；莎士比亚的阐发毫不含混地把它指称为欲望对象。

正是作为欲望对象，它此前一直受到忽略；也正是在它作为对象消失之际，它才经由认同重新被带上舞台。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回溯性维度，也就是未完成过去时的维度……

法语以一种歧义方式使用这个时态；我在你们面前反复说"他原先不知道"时，力量正来自这里。这意味着："难道在最后一刻，他没有知道吗？他差一点就要知道了。"拉丁语以 desiderium 表示欲望，并非毫无理由；这项欲望对象正涉及这种回溯性承认……

……"那个原先在场的对象"：哈姆雷特正是沿这条道路回到自己命运的尖点，回到可以说他的"哈姆雷特功能"、他的哈姆雷特式完成。

正是在这里，对我们此前话语的第三项参照向我们表明，追问应当落在哪里。你们早已知道，这是我从多个角度不断重新提出的同一个追问：对象作为欲望对象的地位。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巫术功能和神话功能所说的一切都具有价值，条件是我们知道：这里涉及同一个具有欲望对象地位的对象之关系……

我承认，这项地位尚未确立，因为今年的目标正是经由焦虑的进路推动它……

……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应把这个欲望对象同认识论所定义的对象混淆。后者是某种得到科学定义的对象之出现，是我们科学之对象的出现；它由一项特定发现——发现能指运作本身的效力——十分明确地界定。

我们的科学特有的东西……

我是说，两百年来存在于我们中间的科学……

……让方才所谓“对象的宇宙论性质”问题保持开放：是否存在一个宇宙，并不确定；我们的科学之所以取得进展，正在于它放弃了保存任何宇宙性的、使对象宇宙化的预设。

我们会重新遇到这个根本参照点。它如此根本，以至于人们不免惊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以现代形式恢复了现实之宇宙论性质的某种恒定、永续与永恒，却没有给每个人带来本应由此产生的那种安全、安宁与伊壁鸠鲁式平静。

问题是：只有精神分析家对此不满意，还是所有人都不满意？尽管还拿不出证据，我仍主张一定是所有人。

必须说明为什么：

- 为什么人们不乐于看到图腾主义突然被抽空了它的——为了让你们理解，我姑且粗略称作——“激情性”内容；
- 为什么人们不乐于看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因为无法再追溯得更远——世界就已经秩序井然到这种程度，以致一切都只是这套秩序表面毫无意义的小小涟漪；
- 换言之，为什么我们如此想要保留焦虑的维度。

这里必定有一个理由，因为在以下两者之间，我们要寻找的迂回和通道已经在这里得到指示：

- 回到一种得到保证的宇宙论；
- 另一方面，维持一种我们同样并不那么留恋、却又确有其全部功能的历史悲情。我们寻找的这条道路，恰恰必须经过对焦虑功能的研究。

正因如此，我才要在这里向你们重提一些术语；它们表明以下两种关系究竟怎样打结：

- 镜像关系；
- 与同大他者的关系。

在那篇文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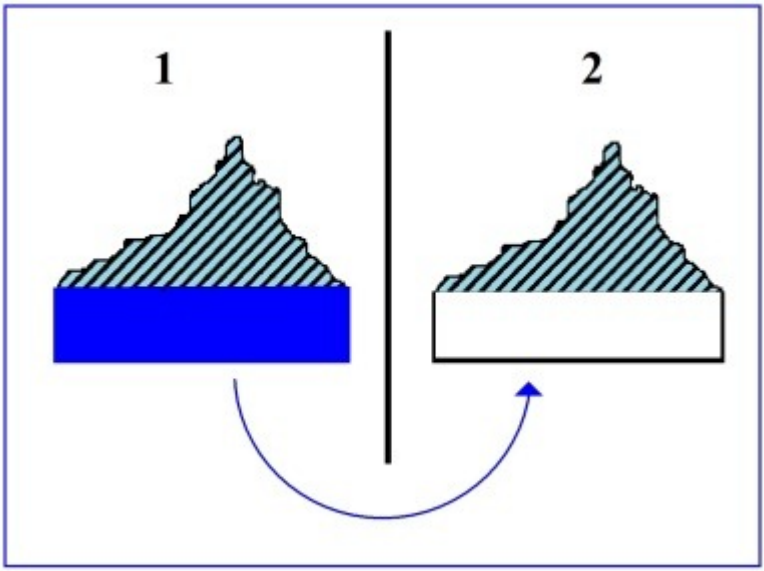
我请你们查阅它，因为不会在这里从头重做……

……那个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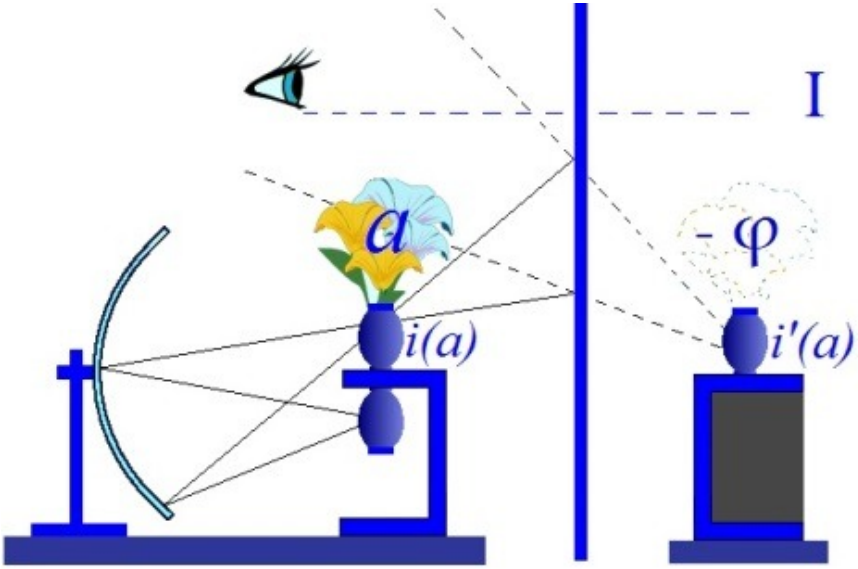
也就是我为了让人理解问题所在而设计的小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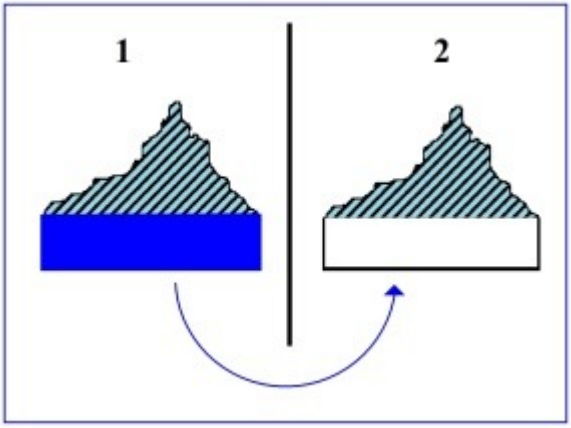
……这个装置旨在提醒我们：我在“欲望……”研讨班结尾曾经强调，镜像投注的功能必须被设想为处在弗洛伊德所引入的自恋辩证法内部。

对镜像的这种投注，是想象性关系的一个根本时刻；其根本性在于它具有一条界限：并非全部力比多投注都会经过镜像，还有一个“余数”。



我已经尝试过——而且我希望相当成功——让你们理解：我们怎样并且为什么能够在整场辩证运动中，以一种核心、枢纽式形态来刻画这个“余数”。下次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并比迄今为止更加充分地向你们展示这项功能为何具有特许地位——我说的是，以阳具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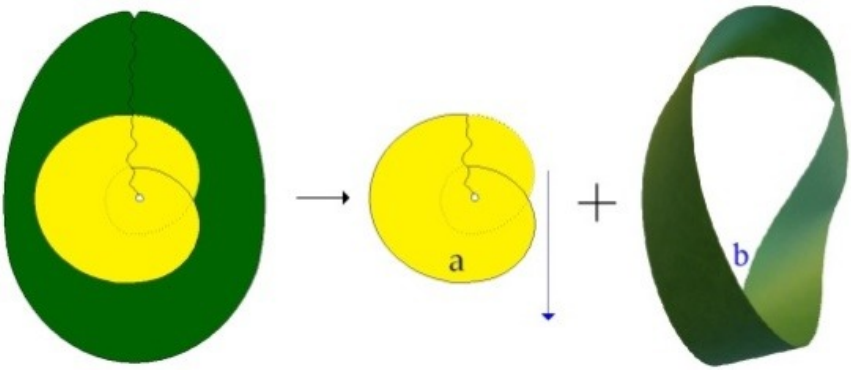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在一切想象性定位中，阳具都会以缺失、以（-φ）的形式出现。

只要我所谓的实像［i(a)］在这里实现，主体材料中的身体意象便构成并作为严格的想象性之物——即力比多化之物——运作；而阳具则以负项、以一处空白出现。阳具无疑是一份可供运作的储备：

- 它不仅没有在想象界层面得到再现；
- 而且受到圈定——直说吧——从镜像中被“切除”。

去年，我尝试围绕交叉帽向你们阐发的一切，旨在为这场辩证运动添加一个铰钉。拓扑学是一片含混领域：它把想象界的材料削薄到极致，在某种跨空间上运作；归根到底，一切都让我们想到，这个空间由纯粹的能指环节构成，却又仍然让我们能够把握几个直观要素。支撑这些要素的，正是交叉帽这幅古怪却极富表现力的图像；我在你们面前操作了一个多月，为的是让你们理解：在这样定义的一片曲面——就是那一片，这里不再重述——上，切割怎样能够建立两个不同的片段：

- 一个可以拥有镜像；
- 另一个则在字面上没有镜像。



这份“储备”、这份力比多储备，在想象上无法把握，却同一个——谢天谢地——仍然完全可以把握的器官相连；它是那个为了满足欲望，终究必须不时投入行动的工具，也就是阳具。问题在于这个（-φ）同 (a) 之构成的关系；而 (a) 是：

- 这个余数、这份剩余、这个对象；它的地位逃出了由镜像派生的对象地位，逃出了先验感性论的法则；
- 这个对象的地位对我们而言如此难以阐发，以至于分析理论的一切混乱都由此进入；
- 这个对象a，我们才刚开始阐明其构成性特征，如今把它提上议程；
- 只要弗洛伊德谈到焦虑时提及对象，涉及的到处都是这个对象a。

歧义来自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在镜像领域内想象这个对象。这里恰恰要建立——而且我们会建立、能够建立——另一种可以说是意象化的方式；这个对象将在其中得到界定。

只要你们愿意跟随我——也就是一步一步地跟随——，我们就会做到这一点。在我所说的那篇文章中，我让这场辩证运动从哪里出发？

从一个S出发：

- 作为可能性的主体；
- 主体，因为一旦言说，就必须谈到主体；
- 主体，古典主体构想向我们提供了它的模型，唯一条件是把它限定在这一事实：它说话；而它一旦说话，某种事情便发生。

如果主体开始说话，一元特征便投入运作。这个出发点构成原初认同：人能够说1和1，再一个1，再一个1；而我们始终必须从一个1出发。正是从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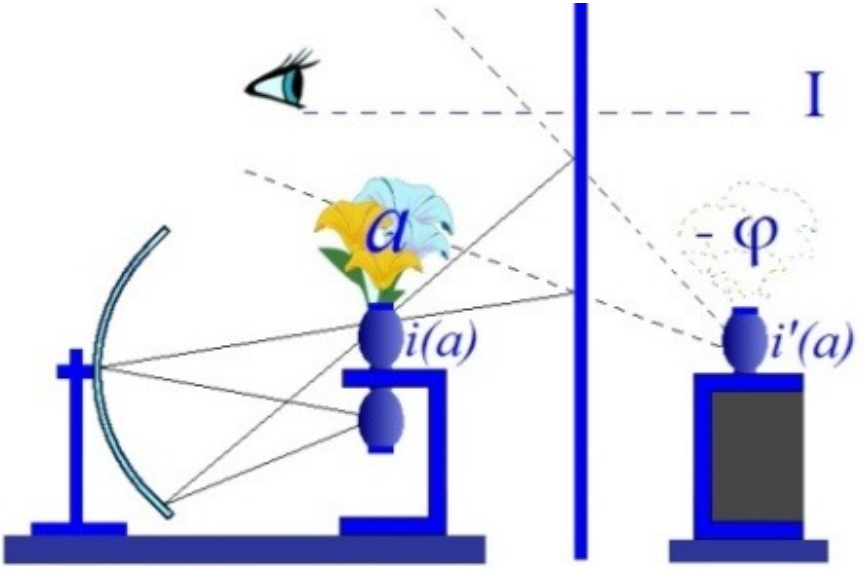
那篇文章中的图式把它画了出来……

……所谓 i(a) 的统一体本身才可能得到认出。

这个 i(a) 在镜像经验中被给予；可是，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这项镜像经验由大他者认证，因而处于这里的 i'(a) 层面。请回想我的图式……

我无法在这里重新告诉你们那个有趣的小物理实验；我曾借它把问题形象化……

……i'(a) 在其中是一幅实像［i(a)］的虚像。在这幅虚像［i'(a)］的层面，这里［在花瓶颈中］什么也没有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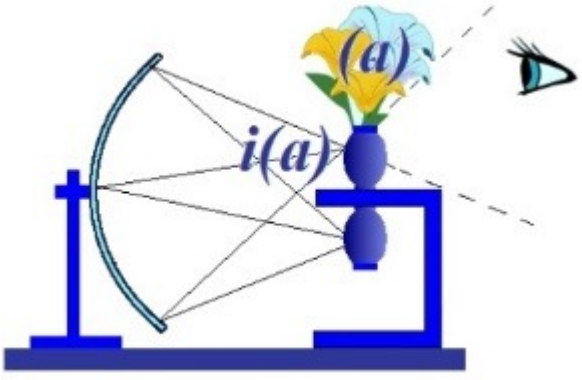


我写下（-φ），因为下次我们必须把它带到这里：

- （-φ）在那里并不比在这里更可见、更可感，也不更能被呈现；
- （-φ）没有进入想象界。

我们所谈的那项原则性、开创性命运，那个时刻——我坚持使用这个词——就在这里：欲望处在我向你们给出的幻想关系S ◊ a中。关于这一点要等到下次我才能阐发：S、菱形符号◊——我们很快还会以另一种方式读出它的意义——以及（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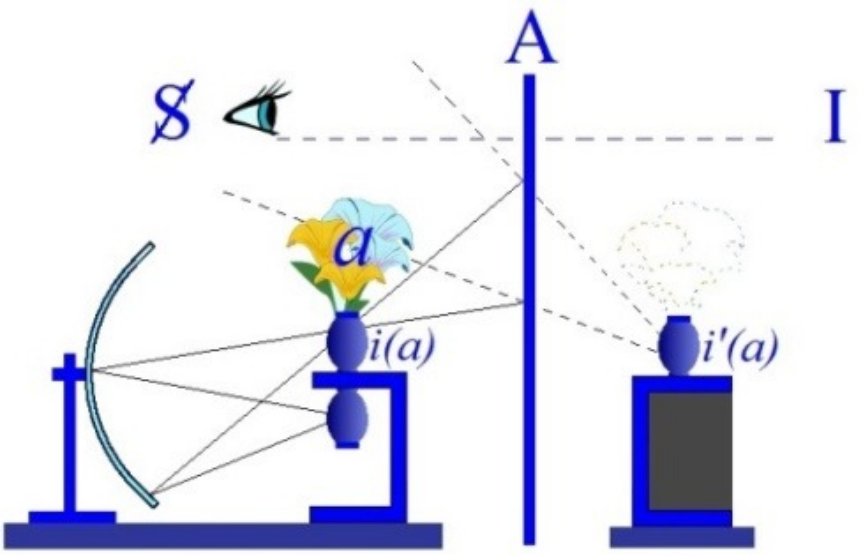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只有主体能够实在地——而不是通过大他者的中介——处在 I 的位置上，它才会同原初镜像［实像：i(a)］颈部中有待把握的东西发生关系，也就是同自己的欲望对象发生关系：



这两个支柱［i(a) 与 (a)］是欲望功能的支撑。如果欲望存在，并支撑人在其人的存在中，那是由于：

- 这项关系可以通过某种迂回抵达；
- 某些人为装置使我们能够进入构成幻想的想象性关系。

可是，这绝不可能以实际有效的方式发生。



人面对的始终只是我的图式中由这个花瓶代表之物的意象［实像：i(a)］——不管你们是否知道。

球面镜的幻象在这里的实像层面产生一幅实像［i(a)］；人拥有它的虚像［i'(a)］，而它的颈部空无一物：作为幻想中欲望支撑的 (a)，在那幅为人构成其欲望意象的东西中不可见。

因此，(a) 在别处、在这一边临场……

正如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可以说，它离人太近，因而无法被看见……

……这正是欲望的开端；意象 i'(a) 由此取得它的威望。

可是，人越靠近、圈定、抚摸他以为是自己欲望对象的东西，事实上便越是偏离它、迷失方向；因为他在这条道路上为了接近对象所做的

一切，总会让这项欲望对象中代表镜像的东西取得越来越充实的形体。

他越向前，就越想在自己的欲望对象中保存、维持……

请仔细听我说……

……保护镜像这个原初花瓶完好无损的一面；而他越是投入这条道路……

人们常常不恰当地称之为“对象关系臻于完善的道路”……

……他受到的诱骗就越深。

焦虑构成于这样的时刻：某种东西、某种机制，让一个东西在这里的 i’(a) 位置上显现……

为了让你们理解，我姑且把这个位置称为“自然的”……

……也就是对应欲望对象 (a) 所占之处的位置；而当我说“某种东西”时，请理解为随便任何东西！

从现在到下次，请你们借我给出的这项引论，花点功夫重读关于 Unheimlich 的文章[注8]。我从未听见有人评论这篇文章——从来、从来没有——，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人察觉：它是处理焦虑问题时绝对不可或缺的铰钉。

> [注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Das Unheimliche》，1919年；法译《令人不安的陌异》，载《应用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Idées丛书，1976年。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如同我借诙谐语处理无意识一样，今年我会借 Unheimlich 处理焦虑。Unheimlich 就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东西。而本应处在这个位置上的……

相关知识卡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正因如此，我今天就把它写给你们……

……是（-φ），是提醒我们以下两点的某种东西：

- 一切都从想象性阉割出发；
- 缺失没有意象——而且当然如此！

所以，一旦那里显现某种东西，可以说，就是缺失本身开始缺失。你们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尖刻机锋，一个完全符合我那种人所共知的贡戈拉式风格的奇想（concetti）。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好吧，我才不在乎！

我只请你们注意：朝着异常的方向，可以发生许多事情；让我们焦虑的并不是异常本身。可是，如果一切规范突然开始缺失……

也就是使某物成为异常的东西、构成缺失的东西；因为规范同缺失观念彼此相关……

……如果它突然不再缺失……

相信我，试着把这一点应用到许多事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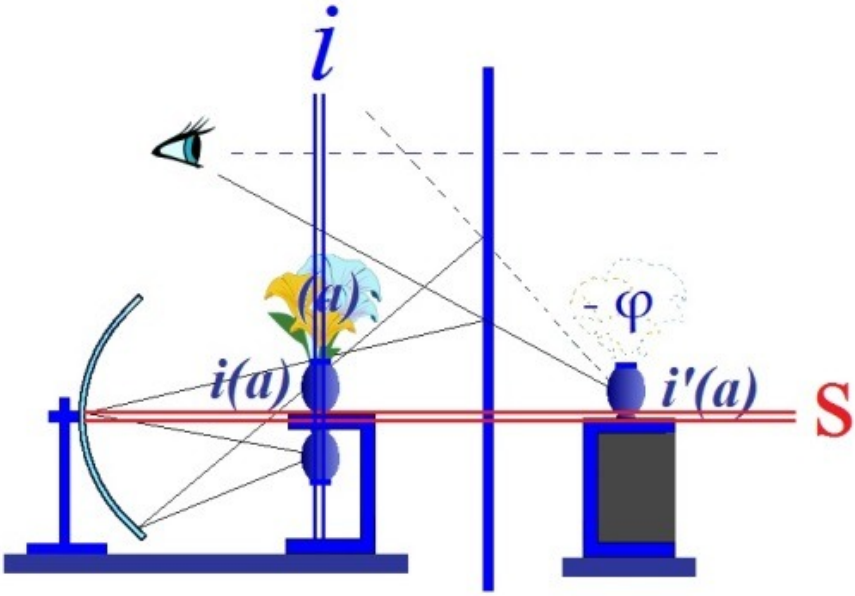
……正是在那一刻，焦虑开始了。

因此，从现在起，我允许你们同我一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章，即《抑制、症状与焦虑》；我们为了作出最初勾勒，已经从它出发。

有了这把钥匙，你们就能看出：弗洛伊德笔下“对象丧失”一词应当取得什么真实意义。

我会在下次从这里重新开始，并希望赋予我们今年这项研究以真正意义。

第4课 · 1962年12月5日



我再次把这幅图、这幅图式画在黑板上。上次我同你们一起借它开始阐发我们的对象，也就是：经由焦虑——我是说，经由焦虑现象，也经由我将教你们标定为焦虑自身的位置——，深入探究分析经验中的对象功能。

我先简短告诉你们：不久以后会有一篇文章发表。它来自我两年多以前，即1960年9月21日在鲁瓦约蒙一次黑格尔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我费了些功夫把它整理成文。当时我选择处理的题目是：《弗洛伊德无意识中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注1]。

> [注1]《文集》，第793页（或第2卷第273页）。

我要告诉那些已经熟悉我教学的人：我想，他们会在那里找到关于我们共同所谓“图式”之构造阶段、使用方式和运作方式的全部所需内容。

这篇文章由圣日耳曼大道173号的一个中心出版；鲁瓦约蒙的全部工作都由这个中心负责出版。我想，它很快会同那次会议上的其他发言一起结集问世。那些发言并不都特别具有分析性质；我再说一遍，那次会议以黑格尔主义为中心。

这件事今天恰好来到它的位置上；因为对我们而言，“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共同构成一个框架，包围着我们现在必须更加深入地进入的这些对象功能。

在这方面，尤其对于那些初次来到这里的人，我想自己绝不会再遇到一种令我至今仍记得的、必须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反应。当时，这篇题为……

我已经告诉你们，它发表于鲁瓦约蒙会议……

……的文章所受到的反应，令我吃惊地来自一些我原以为更经得起不同寻常之物的哲学家。这篇文章恰恰旨在他们面前极为深入地重新质疑对象的功能，尤其是欲望对象的功能；可是它最终给他们留下一种印象。除了采用他们自己的形容，我无法用别的方式刻画这种印象：像一场噩梦，甚至像某种恶魔主义产生的奇谈怪论。

可是，在一种我所谓“现代的”经验中，一切难道不都已经……

我指的经验处于所谓“技术时代”对对象把握造成深刻改变的层面；并不是我第一个这样称呼这个时代……

……难道它不已经让我们想到：关于对象的话语必然要经过复杂关系，只能穿过深深的曲折，才让我们抵达对象？

例如，我们得到了一种极能刻画当前经验的对象模块，难道不能这样说……

我谈的是最外部的经验，不是分析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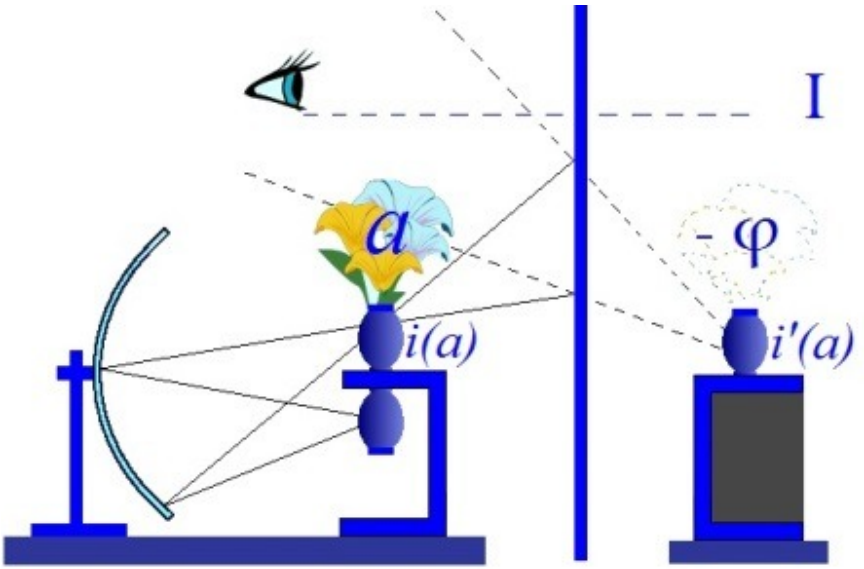
……这种对象模型就叫“备用零件”。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对于我们同对象之关系的一切心智性追问，它难道没有带来一个极为新颖的维度？

因为说到底，什么是备用零件？

它可能被用于某个正在运行的型号；可那个型号也可能变得过时，不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续产。脱离这种可能用途以后，备用零件怎样存续？它会变成什么？“备用零件”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同对象之间的谜样关系轮廓，当作今天的引论，用来提醒自己：事情并非徒然复杂；面对我刚刚重画的这种图式——上次已经引入——，我们既无须惊讶，也不必僵硬抵抗。它所带来的结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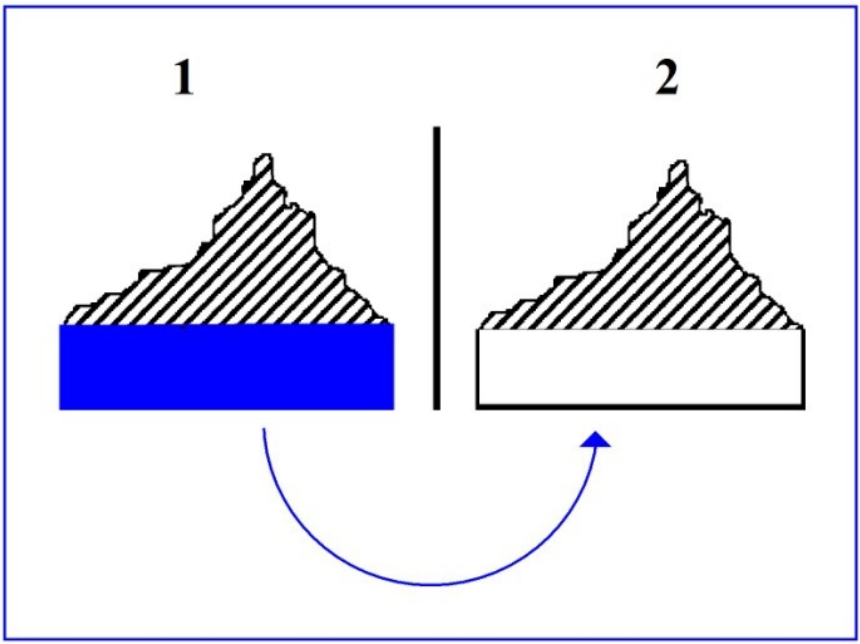
- 在大他者中、在大他者的场所、经大他者认证的位置上，只勾勒出一幅关于我们自身的反射意象［i'(a)］；它早已成问题，甚至具有欺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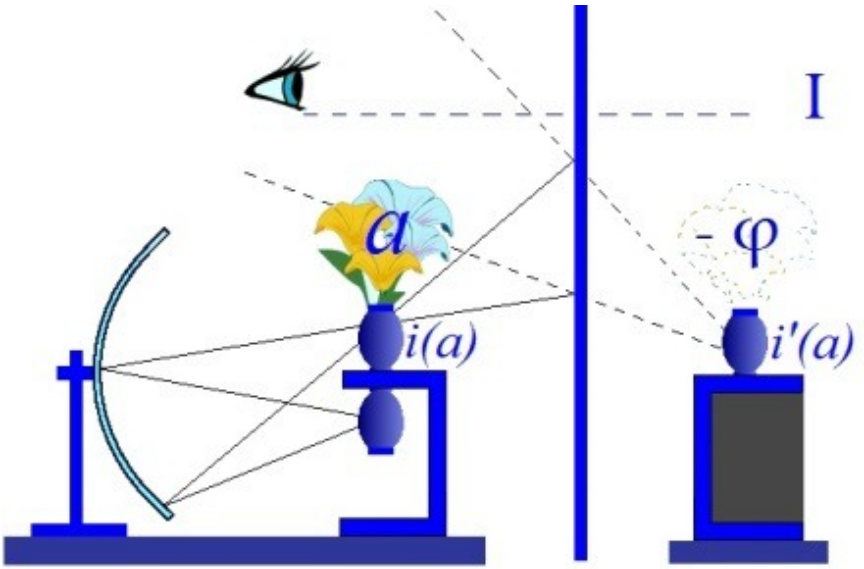
- 相对于这幅图像，还有一个位置；它以缺失为特征，因为受到召唤的东西无法在那里显现。这幅图像本身的捕获功能，正从深处受这个位置定向并发生极化；

- 欲望不只在那里受到遮蔽，而且在本质上同一项不在场发生关系；［i'(a)］中出现某物的可能性，由别处的一项临场［隐藏的花瓶］控制。这项临场在最近处控制着它，却在其所在之处无法被主体把握。我在这里标出了对象的 (a)，也就是构成我们问题的对象、在幻想中履行其功能的对象。

在某物可能显现的位置上，我上次把这个符号（-φ）写进括号；它向你们表明，这里必定勾勒出一种关系：

- 同力比多“储备”的关系；
- 同那种不发生投射之物的关系；
- 同那种不在镜像层面获得投注之物的关系。





这是因为它仍然在深处以不可还原的方式受到投注：

- 在自身身体的层面；
- 在原初自恋的层面；
- 在所谓“自身性欲”的层面；
- 在一种自闭式享乐的层面。这份享乐归根到底仍在那里赋予活力，随时准备赋予某样东西以活力；后者会作为工具介入同他者的关系。这个他者从我的同类形象出发构成；它会在性伴侣身上勾勒自己的形态与规范，也就是身体意象的诱惑功能。

所以，你们看到一种关系在这里建立起来。我上次告诉过你们，可能在这个由（-φ）标出的地方发出信号的，就是焦虑，是同大他者发生

关系的阉割焦虑。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正是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问题。

让我们立即说……

你们看到，我会直奔结点……

……关于这项主体结构、关于我们分析家必须阐发的这场欲望辩证法，我们知道的一切全新、原创之物，是通过……

通过什么？沿哪条道路？

……通过神经症者的经验学到的。

弗洛伊德告诉了我们什么？他阐发这项经验时抵达的最后一项，也就是他向我们指出的终点、阻挡他的界限、对他而言无法逾越的一项，就是阉割焦虑。

这是什么意思？它真的无法逾越吗？分析辩证法在阉割焦虑前的这种停顿意味着什么？即使只看我使用的图式化方式，你们难道还没有看见我打算把你们带往的道路逐渐显现？这条路从更好地阐发一项经验事实开始，也就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神经症者被阉割焦虑阻挡”。

我向你们提出的开口在于：我在这里向你们论证的辩证运动，使我们能够阐发——构成神经症者最终绝境的，并不是阉割焦虑本身。因为阉割形式本身、具有想象性结构的阉割，在这里已经完成：

- 它在接近同类那幅力比多化意象时完成［以-φ形式］；
- 它在某种想象性戏剧的某个时刻发生的断裂层面完成。正因如此，所谓“创伤性”场景中的偶发事件才如此重要；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道想象性断裂可以有各种变化、各种可能异常；它们已经在材料中指示出某种可供另一项功能使用的东西。哪一项功能？正是这另一项功能赋予阉割一词以完整意义。

神经症者退缩面对的并不是阉割：

- 而是把自己的阉割变成大他者——大写A——所缺失之物；
- 是把自己的阉割变成某种积极之物，作为大他者这项功能的担保。

这个大他者隐没在意义无限延宕的相互指引中；主体在其中不再把自己看成别的，只看成命运——但这命运没有终点，消失在故事的汪洋中……

而故事若不是一场巨大的虚构，又是什么？

……如果不是某处存在着享乐，还有什么能保证主体同这个意义宇宙之间的关系？

主体只能借助一个能指作出这项保证，而这个能指必然缺失。主体受到召唤，要用我们所谓“自身阉割”的符号，为这个缺失的位置提供补充。

把自身阉割奉献给大他者的这项担保——神经症者正是在这里停住。他停下来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分析：正是分析把他带到这场会面。归根到底，阉割无非就是阉割得到解释的时刻。

今天早晨的话语中，我也许比自己原先打算的走得更快。

不过，你们也由此看到，这里也许存在一种通过的可能。当然，要探索这种可能，我们只能退回到想象性阉割运作的那个位置；正如我方才向你们指出的，它严格说来正是在那里充分构成所谓“阉割情结”。

因此，我们今年对焦虑的全部具体探索，正要在质疑这个“阉割情结”的层面，研究这些可能通道。

这种通过是可能的；它之所以更可能，是因为人们早已在许多场合跨过那里。对焦虑现象学的研究，会让我们说明怎样以及为什么。

我们按照最低限度的定义，把焦虑视为“信号”。这个定义虽然位于弗洛伊德思想发展终点，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他放弃最初立场——把焦虑视为能量代谢产物——的结果；它既不是放弃，也不是新近征服，因为就在弗洛伊德把焦虑视为力比多转化的时期，已经有迹象表明焦虑可以充当信号。

借助文本，我很容易在行进途中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今年关于焦虑，我有太多东西必须同你们一起提出来，不能在这些文本解释上停滞太久。

我已经告诉你们，焦虑同一切可能在这个位置［i’(a)］显现的东西相关。一个现象为我们保证了这一点；正因为人们太少关注它，才始终无法为我们经验场域中焦虑的一切功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统一表述。这个现象就是 Unheimlich。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上次我请你们查阅弗洛伊德的文本……

理由仍然相同：我没有时间同你们重新逐字拼读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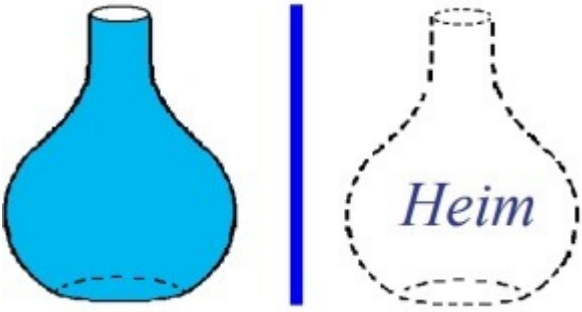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立刻去读了；我为此感谢他们。

哪怕只是草草阅读，首先映入你们眼中的，就是弗洛伊德赋予语言分析的重要地位。如果这一点不是在各处都已经如此鲜明，那么单凭这篇文本，就足以证明我在评论弗洛伊德时为何赋予能指功能以优先地位。

你们阅读弗洛伊德如何引入 Unheimlich 概念、如何查阅词典考察这个词时，第二件映入眼中的事情是：Unheimlich 的定义就是成为 heimlich。

处在 heim 最核心之点的东西，就是 unheim。而且，他根本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事情为什么如此；因为只须阅读词典，这一点便显而易见，所以他也不再停留。他同今天的我一样，必须继续前进。

那么，为了我们的约定、语言的清晰以及后续讨论，我们把上次标出的这个位置直呼其名：这就叫 heim：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只要这个词在人类经验中具有意义，这里就是“人的家”。你们可以让“家”这个词带上任意共鸣，包括占星术共鸣。人在位于大他者中的一点［i’(a)］找到自己的家；它超出构成我们的那幅［实］像［i(a)］，而这个位置［i’(a)］代表我们所在的不在场。

如果它——这种事确会发生——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貌，也就是那项使这个位置成为不在场的“别处临场”，它便成为整场游戏的女王：它攫取支撑自己的意象，而镜像变成替身的意象，并带来根本性的陌异……

用一些通过同黑格尔术语对立而取得意义的词来说：

……它让我们作为对象显现，向我们揭示主体并不自主。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弗洛伊德在处于这种经验核心的霍夫曼文本中指出了一切例子：《沙人》[注2]及其骇人故事。在那里，主体面对一种意象形态，从一次捕

获反弹到另一次捕获；这幅意象严格说来把我在这里向你们提供的极度简化图式物质化。

> [注2]　恩斯特·特奥多尔·威廉·霍夫曼：《沙人》，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2005年；《魔鬼的灵液》，巴黎：Phébus出版社，2005年。

可是，故事中的人偶——主人公隔着巫师的窗户窥视她，巫师正围绕她进行某种我也说不清的魔法操作——严格说来就是这幅意象；而使它完整起来的东西，在故事形式中同它绝对有别，也就是眼睛。这里涉及的眼睛只能是故事主人公自己的眼睛。有人想要夺走他的这只眼睛；这个主题提供了贯穿整个故事的解释线索。

弗洛伊德以某种不加整理的方式把这项参照交给我们；这显出某种说不清的窘迫。因为犁头第一次切入这条揭示主体结构的道路。

他说：

> “去读《魔鬼的灵液》。
>
> 我甚至无法告诉你们，它有多么完整，同一种机制的一切可能形式在其中多么齐备；Unheimlich　这项功能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形，都在那里得到了展现。”

他显然没有继续进去，仿佛被这部短小小说实有的繁茂压倒。它的版本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不过，多亏在场某个我仍不知道是谁的人，我竟然找到了一本……我要感谢你，或者感谢那位有关人士……它就在这个讲台上。事实上，手边有不止一本确实很有用。

在这一点上，heim　不只显示出你们一直知道的东西——欲望显露为大他者的欲望，在这里就是大他者中的欲望；我要说，我的欲望进入那

个洞穴（antre），在那里，它以我所是之对象的形式，从亘古以来就在等待我。它把我放逐出自己的主体性，自行“解消”这项主体性所系于的一切能指。

当然，这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也许它只发生在霍夫曼的故事里。在《魔鬼的灵液》中，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沿着那条漫长而又如此曲折的真理每转一个弯，人们都能从弗洛伊德的一项注释[注3]中体会到：读者多少会在其中迷路；甚至这种“迷失其中”本身就是有待激活的迷宫功能的一部分。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令人不安的陌异》，第182—183页注。

不过，很清楚的是：为了通过每一个弯道，主体只有不断以自己的某个替身取代自己，才能到达自己的欲望。

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虚构场域为我们的 Unheimlich 经验赋予了根本维度，这并非毫无理由。在现实中，它太过短暂；虚构能把它显示得更好，甚至以更稳定的方式产生它，因为阐发得更加充分。

这是一种理想点，却对我们极其宝贵，因为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能看出幻想的功能。这种可能性在《魔鬼的灵液》之类作品中被反复阐发到令人厌倦，在许多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定位；它是虚构的一项主要效应。可以说，在实际存在的有效进程中，这项效应始终停留在幻想状态。

如此把握的幻想是什么？不就是……

我们已经隐约料到的东西……

……一个愿望，一个 Wunsch；而且同所有愿望一样，颇为天真。

为了用相当幽默的方式表达，我要说：S欲望 (a)，即幻想公式S ◊ a，可以从这个视角译成：

“愿大他者在我所是的这个对象面前昏厥、神魂颠倒——我要说——但要扣除我看见自己的那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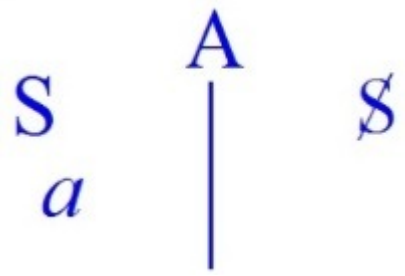
现在，我必须先以这样一种断言方式提出一些东西，之后你们才会看到它怎样运作。为了立即照亮我的灯笼，我告诉你们：我用两种方式书写了S同 (a) 的关系……

我把 (a) 相对于A的反射功能、相对于镜子A安置在不同位置……

……这两种方式，恰好对应倒错者与神经症者的幻想中各项术语的分布方式。

在倒错者那里，可以说——为了粗略表达，让你们理解——事情各在其位：

- (a) 就在它所在之处；你们知道，主体在那里看不到它；
- S也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倒错主体即使始终不知道这套机制怎样运作，也仍忠实地把自己献给大他者的享乐。

不过，如果没有神经症者，我们对此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东西；对神经症者而言，幻想的运作完全不同。因此，神经症者同时：

- 由于他对幻想的使用，在结构上向你们揭示幻想；
- 可是，借他对幻想的使用、通过他的这种使用，他又把你们当傻瓜耍，就像把所有人当傻瓜耍一样。

因为，正如我将向你们解释的，他为了非常特殊的目的使用这项幻想。我此前曾以另一种方式向你们表达这一点：人们以为自己在神经症下面察觉到的倒错，正是我眼下向你们解释的东西——整场幻想都被安置在大他者的场所，并支撑于某种一旦实际遇到、确实会显现为倒错的东西。

神经症者拥有倒错幻想；正因如此，分析家长期以来一直绞尽脑汁追问：“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人们终究看得很清楚：

- 两者不是同一回事；
- 它们并不以相同方式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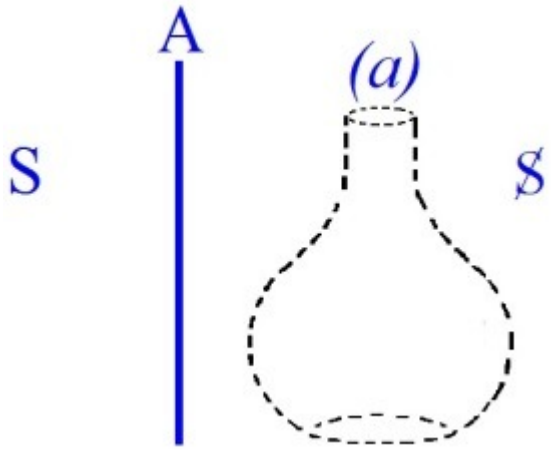
由此才产生混乱，问题也不断增殖。例如：一个倒错是否真的是倒错？换言之，它会不会碰巧像神经症者的幻想那样运作？这个问题又把另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倒错幻想对神经症者究竟有什么用？

因为终究有一件事……

从我方才在你们面前确立的幻想功能位置出发……

……必须首先说出：神经症者使用并组织这项幻想时，确实有某种属于 (a) 秩序的东西在 heim 位置上显现，也就是在我向你们指出的、焦虑显现之处的那幅意象上方。

可是，有一件事情格外惊人：这恰恰是最能帮助他防御焦虑、遮盖焦虑的东西。



因此，有……

当然，只有从我不得不先以极端形式提出的预设出发，才能设想这一点；不过，同一切新话语一样，你们必须在它闭合的时刻评判它，看它是否覆盖经验的运作——我想，你们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神经症者让自己在幻想中成为的这个对象a，我要说，大致就像给兔子穿绑腿一样不合身。

正因如此，神经症者从来无法用自己的幻想做出多少事情。它之所以能成功防御焦虑，恰恰因为那是一个假造的（a）。

我很久以前就借“美女屠夫的梦”向你们说明这项功能。“美女屠夫”当然喜欢鱼子酱，可她偏偏不要；她不要，是因为那很可能会让她那个粗野强壮的丈夫过分高兴——丈夫能把鱼子酱连同其余饭菜一起大口吞下，这点东西根本拦不住他。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美女屠夫感兴趣的当然绝不是给丈夫喂鱼子酱；因为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他终究还会在后面添上一整套菜单，这个屠夫胃口很大……美女屠夫唯一关心的是：丈夫去欲求那一点被她保留起来的微不足道之物。

当对象是歇斯底里者时，这个公式非常清楚；今天请你们相信我，它适用于一切神经症者。这个在他们幻想中运作、帮助他们防御焦虑的对象a，同一切表象相反，也是他们用来钩住他者的诱饵。谢天谢地，精神分析正得益于此。

有一位叫安娜·O.的人，对歇斯底里游戏的操纵方式颇有了解；她把自己的全部小故事、全部幻想交给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两位先生，他们就像水里的小鱼一样猛冲进去。在《癔症研究》某一页——我也不记得了，大概第271页——，弗洛伊德惊叹：安娜·O.身上竟然没有丝毫防御。她就这样把整套把戏全部交出来，根本不必穷追猛打，就能拿到全部材料。

显然，他面对的是歇斯底里运作的一种慷慨形式。

正因如此，你们知道，布洛伊尔才狠狠领教了它：面对这份了不得的诱饵，他连那一点微不足道之物也吞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它吐出来。此后他再也不去碰它。

幸好弗洛伊德是神经症者。他既聪明又勇敢，懂得利用自己在欲望面前的焦虑……

这份焦虑处于他对那个不可能的女人——弗洛伊德夫人——保持荒唐依恋的根源；而且那个女人最终还埋葬了他……

……他懂得利用这份焦虑，把东西投射到自己对这个幻想对象保持忠诚的X光屏幕上；并且不眨一下眼睛，片刻也不退缩，就在那里认出了应当做什么：理解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并坦然承认安娜·O.完全就是在瞄准他——弗洛伊德本人。

不过，他显然比另一个人——我是说布洛伊尔——更难被钓到。正因如此，我们才经由幻想进入分析机制，并进入转移的合理使用。

也许正是这一点会让我们走出下一步，察觉什么构成神经症者与其他人的界限。这是一次新的跳跃；请你们留意我们怎样通过，因为同其他跳跃一样，我们以后还必须给出理由。

在神经症者那里，在这个已经发生移置的对象 (a) 层面实际运作的东西，已经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充分解释：他能够把 (a) 的功能转运到大他者之中。

神经症者在幻想中如此欺骗性地使用对象，背后的现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名称：索求。神经症者所寻找的真正对象是一项索求；他想让人向他索求，想让人恳求他。他唯一不想做的，就是付出代价。

这是一项粗浅经验。分析家无疑没有从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得到足够启发，以致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在这里重新滑下道德主义的肥皂斜坡，推导出一种流传于最古老道德—宗教说教中的幻想，也就是奉献性幻想。

他们当然已经察觉：由于他什么也不愿给，这同他在接受方面的困难也有某种关系。我告诉过你们，他希望别人恳求自己，却不愿付出代价。那么，只要他愿意给点东西，事情就会运作。

不过，这些分析家……

这些“生殖器成熟的雄辩家”，仿佛那里就是赠予的场所……

……没有察觉：必须教神经症者给出的，是他无法想象的那样东西；是“无”，恰恰就是他的焦虑。

这把我们带回今天的出发点，也就是阉割焦虑构成的阻挡。神经症者不会给出自己的焦虑。我们以后会知道得更多：会知道为什么。

事情确实就是这样；整场分析进程、整条分析链，都在于让他至少给出焦虑的等价物——先开始给出一点自己的症状。正因如此，弗洛伊德才说，分析从让症状形成一种可处理形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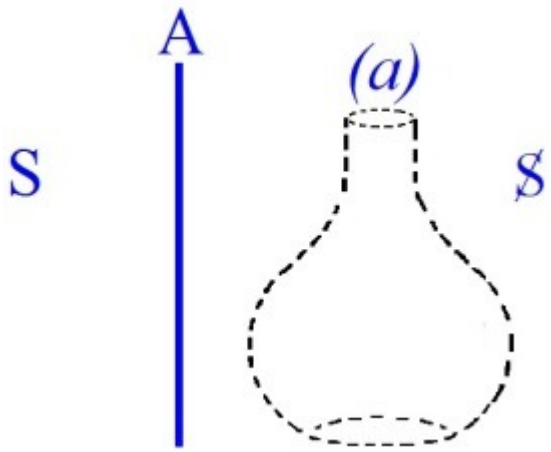
我们确实处在有关位置［A］，并且——哎呀——竭力让他落入自己的陷阱。面对任何人，都不可能采用别的方式。他归根到底向你们作出

一项欺骗性提议？那就接受！由此，我们进入一场游戏；他正借这场游戏召唤索求。

他希望你们向他索求某种东西。由于你们什么也不向他索求……

这就是最初进入分析时的情形……

……他开始调制自己的索求：他的各项索求来到这里，来到 heim 的位置。



而且——顺便告诉你们——除了这幅图式几乎自行阐发的东西以外，我看不出人们迄今怎样为“挫折—攻击—退行”的辩证法提供正当理由；除非诉诸一种粗浅而虚假的可理解性。你们让在这里得到阐发的索求得不到回答，结果产生了什么？会产生所谓攻击吗？

除了分析以外，你们在哪里看到过攻击出现？也许是在某些所谓“团体心理治疗”实践中——我们曾在某处听说过它们。

反过来，攻击性的维度会投入运作，重新质疑它按自身性质所瞄准的东西，也就是同镜像的关系。主体向这幅图像耗尽自己的愤怒时，各项索求才接连出现；在历史意义上，它们总是走向一项更为原初的索求，退行本身也由此得到调制。

我们现在抵达的要点，迄今同样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主体为何会沿这条退行道路，被带到一个我们又不得不在历史上定位为进展性的时刻？

有人面对这项悖论——怎样会通过回溯到口腔阶段，反而释放出阳具关系——，便尝试让我们相信：退行以后，必须沿相反方向把整条道路再走上去。这完全违背经验：人们从未见过一场分析……

无论它在退行进程中被设想得多么成功……

……重新经过相反的各个阶段；如果这里涉及的是某种发生学重构，这本来会是必要的。

恰恰相反，只有当索求的一切形式都被耗尽到底、一直刮到碗底、直到索求D_0时，我们才在底部看到阉割关系显现。阉割作为同界限的关系，被写在索求这场退行循环上。索求领域一旦耗尽，它便立即在后面赤裸地显现出来。这正是必须从拓扑上理解的东西。

今天我无法把事情再推进很远；不过，最后仍要作一项评论。它同我上次讲话结尾的评论会合，会把你们的反思带向一个方向，帮助你们走出我刚刚标出的下一步。

这里我仍不会停留于徒劳的迂回，而要直取池塘中央。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或者看起来告诉我们——，焦虑是对失去对象作出的“信号反应”。他列举了：

- 出生时失去包围胎儿的子宫环境；
- 可能失去作为对象的母亲；
- 失去阴茎；
- 失去对象之爱；
- 以及失去超我之爱。

上次，为了先把你们引上一条有待把握的根本道路，我告诉过你们什么？焦虑不是缺失的信号，而是某种你们必须在这项双重层次上设法构想之物的信号：缺失赖以支撑的东西发生失效。

请重新查看弗洛伊德这张清单；我在终点处把它截住了，可以说在半空中截住。你们难道不知道，引起焦虑的不是对所谓母亲乳房的怀念，而是它迫近，是一切宣告某种东西来临、让我们隐约看出自己将重新进入其中的东西。

什么引起焦虑？

同人们所说的相反，不是“母亲在场—不在场”的节律或交替。证据是，儿童会乐于反复更新这场“在场—不在场”游戏：不在场的可能性，正是在场的安全保障。

对儿童来说，最令人焦虑的是：他赖以建立自身的那项关系——使他产生欲望的缺失关系——恰恰在缺失不再可能时受到最严重扰乱。母亲始终缠在他背后，尤其不断替他擦屁股；这就是不会发生失效的索求之模型。

到了更高层次、下一个时刻，也就是所谓“失去阴茎”的时刻，涉及的是什么？在小汉斯恐怖症开端，我们看到了什么？人们曾经以一个并未瞄准中心的方式强调……

据称，焦虑同母亲禁止手淫实践有关……

……可是，儿童实际体验和感知到的，是母亲的欲望在场并作用于他。

在同欲望对象的关系中，焦虑一般是什么？这里的经验教给我们的，不正是：它是一种诱惑；不是对象的丧失，反而是以下东西的临场——对象根本不缺！

再走到下一阶段，也就是超我之爱的阶段；它据称会把一切安放在所谓失败的道路上。这又意味着什么？无非是：人所恐惧的是成功，始终是“它并不缺”。

今天，我把你们留在这个要点上；它旨在扭转一项完全建立在难以识别欲望对象之上的混乱。对象难以识别，并不意味着它不在那里。它就在场，而且功能具有决定性。

至于焦虑，请把我今天所说的仍然只视为初步进路。下次我们就会进入对它之精确位置的说明；这个位置处于你们在今天话语中看见逐渐成形的三个主题之间：

- 一是大他者的享乐；
- 二是大他者的索求；
- 第三个只有最敏锐的耳朵才可能听见：在解释中显现的这种欲望；分析家在治疗中的介入本身，就是它最典范、也最谜样的形式。长久以来，它使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在欲望这项根本经济中，我所谓的分析家的欲望这一特许欲望代表什么？

第5课 · 1962年12月12日

人们看见过、读到过，以后还会看见、还会读到：精神分析的某种教学形式……

特别是这里进行的这种教学……

……据称比另一种尝试同更加具体、科学或实验性经验连接起来的教学更具哲学性质。使用哪个词并不重要。

人们会说，这不是我的错：精神分析在理论层面质疑求知欲望，因而在自己的话语中自行置于知识时刻的这一边、置于知识以前。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这种质疑是正当的；它为我们的话语赋予了一种可以说是哲学的色彩。

何况，在这方面，分析的发明者本人已经走在我前面。据我所知，他确实处于一种直接经验的层面，也就是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尤其是那些从弗洛伊德以来得到更严格命名的神经症者。

不过，如果欲望的位置、它挖出自身的方式，不是在我们治疗位置的每一个时刻都通过所有问题中最具体的一个向我们呈现，那么，这终

究不足以成为理由，让我们在认识论质疑中停留得比适当时间更久。这个问题是：

- 不让自己走入歧途；
- 不作出错误回应；
- 不答非所问；
- 至少承认我们追求着某个并不十分清楚的目标。

我记得，自己曾经引起某一类“同行”的愤怒……

这些人有时懂得躲在某种善意的夸张后面，也不知道是为了让谁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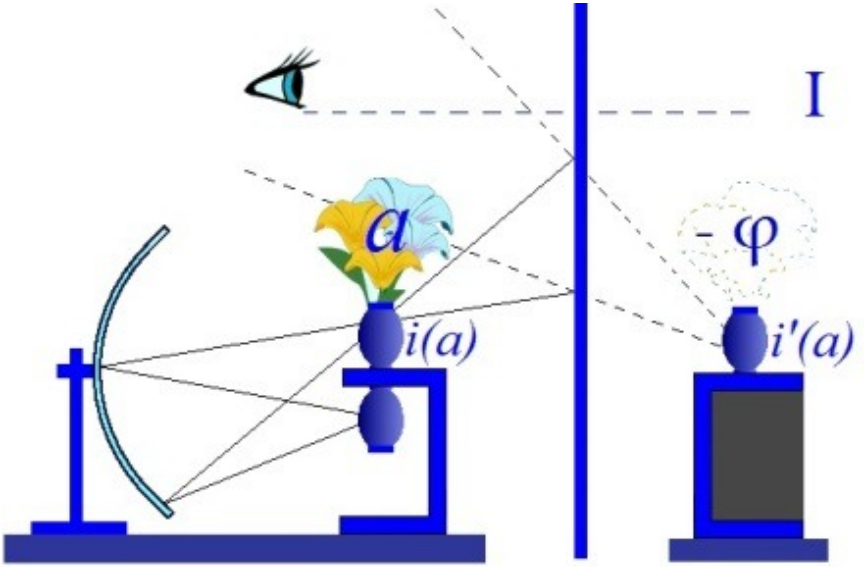
……我说，在分析中，治愈可以说“作为额外所得”到来，这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愤怒。有人从中看出了某种对我们负责照料之人、对受苦之人的轻蔑。可我当时谈的是方法论观点……

毫无疑问，改善主体的位置既是我们的正当理由，也是我们的职责；不过我主张，在我们所处的场域中，没有什么比“治愈”概念更摇摆不定。一场分析最后使男患者或女患者加入某个第三会，这算“治愈”吗？即使主体的症状已经好转，而且依靠重新获得的某种信仰和秩序，明确保留对我们带他走过之道路的意见——在他眼中，这些道路从此变成了倒错之路，而我们却借它们使他进入天国。这样的事确会发生！

正因如此，当我的话语提醒人们：在我们的经验内部，一切问题都可以被提出；而我们必须在其中保留一条线索，至少向自己保证，我们没有在自身工具——也就是真理层面——上弄虚作假；我丝毫不认为这会使自己偏离我们的经验，反而正是紧贴经验。

当然，这需要一种不只必须严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不是穷尽性的，谁能做到？——但确实多少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探索。

面对焦虑这样的题目，要在我今年的这种话语中汇集对分析家而言必须具有功能性、而且我们每时每刻都不应忘记的一切，并不容易。我们已经在这幅小图上把所关心的东西标在这里：



括号中的（-φ）眼下占据的位置，就是焦虑的位置。我已把它标为构成某种空洞的位置；只有当某物可能在这里显现、并使我们在这项空洞的结构性功能上迷失方向时，焦虑才会在那里出现。

可以说，这项拓扑之作用的标志——更准确地说是迹象——，只有当你们能从一切严肃研究焦虑现象的进路中重新找到确认时，才具有价值；无论那些研究采取什么预设。

即使这些预设在我们看来过于狭窄，必须被安置在我们这项根本经验内部，某种东西仍确实在某个层面得到了把握。即使焦虑现象相对于我们的经验显得受限、扭曲和不足，我们至少仍要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如此。无论人们此前在什么层面提出对焦虑的追问，我们都必须收集起来。今天，我只能指出这件事，当然无法作出总盘点……

那需要整整一年的研讨班……

……无法总结若干类追问所带来的一切；无论有理还是无理，例如人们把它们称为：

- “焦虑问题的客观进路”；
- “焦虑问题的实验进路”……

当然，如果我没有从一开始就给你们标出瞄准线和支撑点，我们只会在这些答案中迷路。这些支撑点片刻也不能放弃，否则就无法保证不缩减我们的对象，也无法察觉以最根本、最基础方式制约对象的东西。

正因如此，上次我的话语才最终可以说用三个参照点把它圈定起来……

当然，我只是开始引入它们……

……在这三个点上，大他者的维度无疑始终占据支配地位，也就是：

- 大他者的索求；
- 大他者的享乐；
- 以及一种得到充分模态化、却仍然作为问号存在的形式：大他者的欲望。因为正是这项欲望回应我们的追问——我是说，回应分析家的追问，回应作为一项介入因素的分析家。

我们不会去做自己责备所有其他人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把自己从所追问的经验文本中省略掉。我们必须在这里为焦虑提出一个公式；这种焦虑：

- 会回应我们；
- 是我们所引发的；
- 我们有时同它具有一种决定性关系。

我们在大他者这个维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有效位置，条件恰恰是我们懂得不去缩减它。正因如此，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不得缩减这个维度？

我想让你们感到：人们迄今尝试圈定、收紧焦虑现象的一切方式，都不缺少大他者的维度。经过我带领你们进行、也许甚至已经让你们习惯的这番心智练习，某些人从例如以下事实中取得的那种夸张、空洞

的成功和虚假胜利，只能让你们觉得徒劳：据说，同分析思想“恰恰相反”……

这里究竟“相反”在哪里？

……人们可以在实验室、在实验台上让动物产生“神经症”。

这些神经症——巴甫洛夫实验室，也就是巴甫洛夫本人及其追随者有时加以强调的神经症——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人们告诉我们：在一系列实验中，实验者制约动物的某种所谓“反射”，也就是某个机体装置的一种加引号的“自然”反应，并把它同据称属于完全不同领域的一种刺激或激发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某种让这些条件反应彼此会合的方式，我们会得到什么？冲突效应！

我们已经在机体反应中获得、制约和训练出来的东西，会被置于必须同时以两种相反方式回应的位置；可以说，由此产生某种机体性困惑。

再走远一点，我们甚至要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得到的是反应可能性的某种耗竭，是这些反应被导向别处以后产生的更根本失序；它以更为根本的方式牵涉通常受到影响的反应场域，而后者正是某项事物的客观翻译。从更一般的视角，人们可能把这项事物解释为由某种所谓“本能性”反应方式界定。

总之，实验最终抵达一点：它向某项功能提出的要求……

人们近来在其他文化区域以“应激（stress）”一词对此作出理论化[注1]……

……可能通向一种超过功能本身的亏损；它影响整个装置，以一种超出功能反应领域的方式改变装置；而它造成的持久痕迹，多少近于一种损害性亏损。

> [注1] 汉斯·塞利：《生命的应激》，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2年。

在这片实验性追问的光谱中，严格说来究竟在哪里显现出某种让我们想起神经症反应之所谓焦虑形式的东西？指出这一点无疑十分重要。

不过，以这种方式提出实验问题，似乎始终省略了某种东西。实验报告者无疑不可能因这种省略受到责备，因为省略构成了实验本身。

可是，任何人只要必须把这种经验同我们的经验——也就是同说话主体一起发生的经验——相互靠近，就不可能不考虑以下一点；我提醒你们这个维度的重要性正在这里：无论实验所询问的动物机体相对于说话主体多么原始……

而在巴甫洛夫实验中，这种机体是狗，远远不能说原始，也不远离我们的机体……

……大他者——大写A——的维度已经在实验中临场。

很久以前，在我们一次“科学会议”上，有人报告了一些现象，我就曾介入讨论……

今天不会再回到那里……

……谈到实验性神经症的创造时，我提醒那位报告研究的人：在实验的某些时刻，他本人作为一个人类角色临场，围绕动物操纵若干东西；这一点必须受到质疑、计算在内。

只要知道狗怎样对待那个被称为或不被称为“主人”的人，就知道大他者的维度对狗而言无论如何都算数。不过，即便它不是狗，而是一只蚂蚱或水蛭，只要存在一套仪器装置，大他者的维度就在场。

你们会说：如果它是一只蚂蚱或水蛭，承受实验的机体根本不知道大他者的这个维度。我完全同意；正因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一切努力都在向你们论证：在我们这个主体的层面……

这个我们正在学习怎样操作、怎样确定的主体，也就是我们所是的主体……

……同样有一整片场域；对于构成这片场域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

我曾请你们把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称为被假定知情的主体；它是一项骗人的假定。把自我意识视为构成认识主体的东西，是一种幻觉，是错误的来源。

把主体假定为在自身认识活动中透明的维度，只有在一个特定对象投入运作以后才开始；镜像阶段尝试圈定的正是这个对象：自身身体的意象。主体欢欣地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个使作为主体的他对自己透明的对象。

这项幻觉从根本上构成意识幻觉本身；它被扩展到一切知识，理由是：从此以后，知识对象会按照同镜像关系的形象得到建构和塑造。

知识对象恰恰因此是不充分的。即使没有精神分析，我们也会从以下一点知道这个对象不充分：有些时刻，对象的显现把我们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这个维度值得……

因为它在经验中得到给予……

……作为经验中原初的维度本身被单独抽取出来；它正是陌异的维度。某种东西绝不能被把握成让一个对自身知识透明的主体站在它对面。

面对这种新事物，主体在字面上摇晃起来；主体同一切知识效应之间据称原初的关系，都被重新质疑。某种东西在对象场域中涌现；它以一种不可还原的结构化为问题，以一种得到体验的未知之涌现为问题。这并不是只有分析家才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它在经验中得到给予，所以终究必须尝试解释：儿童为什么怕黑。不过，人们同时又发现，他们并不始终怕黑。

于是，人们开始做心理学；这些所谓实验者恰恰进入一套套理论：这是一种遗传的、祖传的、原初的反应，是一种思维的效应……

因为人们似乎始终必须保留“思维”这个词……

……是一种结构不同于逻辑、理性思维的思维；接着人们建构、发明——正是在这里，人们开始做哲学。

不过，我们会在这场对话必须接受评判的场地本身，等待那些有时要同我们继续对话的人；也就是看我们能否以一种较少假设性的方式说明它。

我交给你们的这个形式是可以设想的；它在于察觉：如果在一个对象的构成中……

这个对象同最初的进路方式相关，而该进路从认出我们自己的形态开始……

……如果这项本身有限的知识，遗漏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那份原初投注中的某种东西——这份投注由我们作为身体而存在的事实给予——，那么，说正是身体这份未被“意象化”的余数、剩余经由某种迂回来到这里，难道不既合理又可以检验吗……

如果我们懂得怎样标定这条迂回……

……它来到为缺失预留的位置［（-φ）］，以我们所关心的方式显现；而且，因为它不具有镜像性质，从此就变得无法定位。某些参照点的失效，确实是焦虑的一个维度。

在这里，我们不会同例如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注2]处理这个现象的方式发生分歧。

> [注2] 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机体的结构》，同上。

他谈论焦虑时，确实说得非常中肯。

在损害现象的整套现象学中，戈尔德施泰因沿着这项令我们感兴趣的经验追踪前行；它怎样得到阐发？不正是从一项先行评论出发：机体在一切关系效应中都作为整体运作：

- 我们的头部发生倾斜时，没有一块肌肉不受到牵涉；
- 对一种情境的一切反应，都牵涉整个机体的回应。

如果跟随他，我们会看到两个彼此紧密交织的术语涌现：

- “灾变性反应”；
- 以及在它的现象中、在这项灾变性反应场域内部，对焦虑现象本身的定位。

请你们查阅那些文本……

它们已经译成法语，很容易找到……

……查阅戈尔德施泰因的分析，并在其中定位：

- 这些表述有多么接近我们的表述；
- 如果更明确地以我们的表述为依据，它们又会获得多少清晰度。

因为，只要用我带给你们的这把钥匙跟随那些文本，你们每时每刻都会看到失序反应的差异：主体借这种反应回应自己的无能，回应自己面对一种本身无法克服的情境——当然，在具体场合中，是由于他的亏损。

归根到底，这同没有亏损的主体面对一种无助状态（Hilflosigkeit）、一种无法克服的危险情境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不陌生。

焦虑反应本身要发生，始终需要两个条件。你们可以在所举的具体案例中看到：

- 第一，亏损效应必须足够有限，主体才能在自己接受的考验中把它圈定；由于这条界限，洞口、空缺本身会在客观场域中显现。缺失以积极形式涌现，正是焦虑的来源。

- 不过，还有不可省略的第二个条件：焦虑是在一项索求的作用下产生；考验得到组织，是因为主体面对着戈尔德施泰因或实验室里的某个人，后者让他接受一项安排好的测试。

“缺失的场域”与“在这片场域中提出的问题”：绝不能省略这两项；只要知道到哪里、在何时寻找，就必然会找到它们。

如有必要，为了跳到完全不同的秩序，我要在这里提到最强烈的一种经验。它不是重构出来的祖传经验，不是被抛进据称我们已经逃离的远古黑暗；一种必然性把我们同那些时代联结起来，它始终是当下的，却很奇怪地已经很少被我们谈论：这就是噩梦。

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分析家如此缺少对噩梦的兴趣。

我在这里引入噩梦，是因为今年终究必须花一段时间停留在它上面；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也会告诉你们到哪里寻找材料。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一套最出色的文献；尽管它已遭遗忘，你们仍应当查阅琼斯[注3]关于噩梦的著作——一本内容无比丰富的书。

> [注3] 欧内斯特·琼斯：On the Nightmare，伦敦：Hoggarth Press；法译《噩梦》，巴黎：Payot出版社，2002年。

我要提醒你们根本现象学；它片刻也没有想到要省略主要维度：严格说来，噩梦中的焦虑被体验为大他者的享乐。噩梦的相关物是梦魇或女妖，也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以异在享乐的全部晦暗重量压在你们胸口，以自己的享乐碾压你们。

那么，为了沿这条主要路径进入噩梦主题将交给我们的东西，首先显现的是……

它显现在神话中，也显现在噩梦——实际体验到的噩梦——的现象学中……

……这个以享乐重量压迫主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提问的存在；严格说来，它在问题本身完整展开的维度中显现并铺展开来，这个维度就叫“谜”。

斯芬克斯——不要忘记，它在神话中登场，先于俄狄浦斯的整场戏剧——既是噩梦形象，同时也是提问形象。我们还要回来讨论。

这个问题［谜］为我所谓“索求的维度”提供了最原初的形式。你们将看到，我们通常赋予索求的那种据称“本能性”要求的意义，只是它的一个缩减形式。

因此，我们自己又被带回一个问题：必须再次追问，一种按照“主体”一词的日常意义可以称为前主体性的经验，同“问题”这个术语有何关系？这里的问题采取最封闭的形式，采取一个把自己呈现为晦暗之物的能指形式；这就是谜本身的位置。

这把我们带回一些我认为已经得到充分阐发的术语。我的意思是，你们可以随时借它们把我逼回自己墙脚，援引已经确立的定义，并通过实际使用检验它们：

- 我曾在某个转折处告诉你们，能指是一道痕迹，但却是被抹除的痕迹；
- 我曾在另一个转折处告诉你们，能指同符号的区别在于：符号为某人代表某物；
- 我还告诉你们，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点。当前涉及的是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同某个丧失对象的焦虑关系；不过，那个对象肯定并没有对所有人都丧失。我们究竟会在哪里重新找到它？你们会看到，我会向你们展示。

因为，只须忘记某样东西，当然不足以让它不再继续在那里；它只是在一个我们不再懂得认出它的地方。为了找回它，应当重谈“痕迹”这个题目。为了提供一些能激起你们研究兴趣的术语，我要立即就我们最常见的经验给出两次闪现。

以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难道不显而易见吗？

- 我正在尝试为你们勾画的东西；
- 与最宽意义上的歇斯底里症状现象学。

不要忘记，不只有“小型歇斯底里症状”，还有“大型症状”：感觉缺失、瘫痪、暗点、视野缩窄。焦虑之所以不在歇斯底里中显现，恰恰是由于这些缺失没有得到认识。

不过，还有某种东西很少受到察觉；我想甚至可以说，你们几乎没有让它发挥作用。它可以解释强迫症者的大部分行为。我也许还没有充分解释这把钥匙，因为还得经过很长的迂回才能把你们带回这里；不过，我先把这个术语放在我们道路的终点，哪怕只是为了使你们对这条路感兴趣。

强迫症者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对待能指：

- 他怀疑能指；
- 他擦拭、抹除、揉搓能指，把它碾成碎屑；
- 他像麦克白夫人面对那道该诅咒的血迹一样对待能指……强迫症者沿着一条无疑没有出口、目标却毫不含糊的道路运作：他恰恰力图在能指之下重新找到符号。

Ungeschehen machen，让历史的铭写变得仿佛从未发生。事情确实这样发生过，但不能确定。不能确定，因为那不过是能指、不过是故事，因而不过是一套把戏。在这点上，强迫症者是对的：他抓住了某种东西，想回到起源、回到更早的阶段，也就是符号阶段；现在，我要尝试带你们沿相反方向走过这条路。

我今天从实验动物谈起，并非没有理由。毕竟，不是只有实验室里才有动物；我们可以打开门，看看动物自己怎样处理痕迹。

抹除痕迹、对痕迹进行操作，并非只有人才会。人们看到动物抹除自己的痕迹，甚至看到一些复杂行为：把若干痕迹埋起来，例如排泄物；猫这样做，人所共知。

动物行为的一部分，在于借助一系列为其周围世界（Umwelt）——即环境——打上标点并划定界限的痕迹，构造这片场域。这就是所谓领地的构成。

- 河马用排泄物这样做，也用某些腺体的分泌物；如果我没记错，这些腺体位于它们的肛周。

- 鹿会用角摩擦某些树木的树皮；这同样具有标定痕迹的作用。我不想在这里展开现代动物学能够就此教给你们的无限多样性。我关心的，是自己必须就所要表达的东西向你们说什么：也就是痕迹的抹除。

我告诉你们，动物会抹除自己的痕迹，也会制造假痕迹。它因此制造了能指吗？有一件事动物不会做：它不会制造假痕迹，为了让我们以为这些痕迹是假的。可以说，它不会制造虚假地为假的痕迹。这种行为我不会说本质上属于人，却恰恰本质上具有能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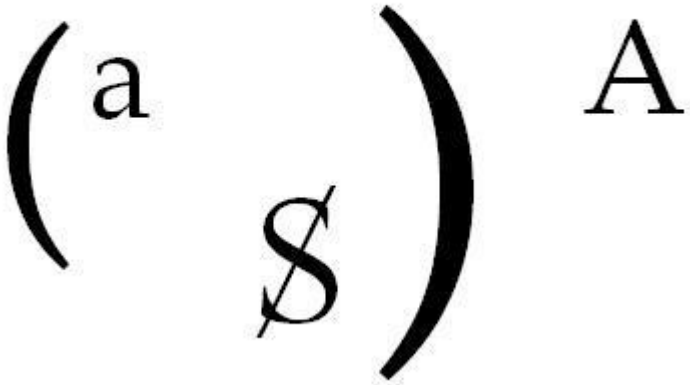
界限就在这里。请听清楚：有些痕迹是为了让人相信它们是假的而制造，却仍是我真实经过时留下的痕迹。所以我说：

- 当一道痕迹被制造出来，为的是让人把它当成假痕迹时，主体就在那里得到呈现；
- 我们在那里知道，存在着一个说话主体本身；
- 我们也在那里知道，存在着作为原因的主体。

原因概念本身没有别的支撑。后来，我们尝试把它扩展到宇宙；但原初的原因，就是这样一道痕迹本身的原因：它把自己呈现为空缺，想让人把它当成一道假痕迹。

这是什么意思？它不可分割地意味着：主体在那里诞生时，指向什么？它指向我姑且称为大他者之理性最根本的形式。因为这项行为没有其他可能作用，只能在大他者的场所、在一条能指链中取得自己的位置。这些能指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同一起源；但对于已经变成能指性痕迹的痕迹而言，它们构成唯一可能的参照项。

因此，你们在这里把握到：在起源处，滋养能指涌现的是一个目标——让大他者、让实在的大他者不知道。“他原先不知道”植根于“他不应当知道”。能指无疑揭示主体，却通过抹除主体的痕迹来揭示。



因此存在：

- 首先，一个 (a)：狩猎对象；
- 以及一个A；
- 能指出生以后，主体S在两者之间显现，却带着横杠，作为“不被知道的东西”本身显现。此后对主体的一切定位，都建立在必须从这种原初“不被知道”中重新夺回自身之上。

所以，请在这里听出某种已经让你们看到真正根本关系的东西：这个有待重新夺回自身存在的主体，同 (a)、同狩猎对象的这项组合，怎样同主体作为“不被知道之物”的最初显现发生关系。“无意识”、unbewußt 正意味着这一点。哲学传统把意识的 bewußt 同绝对知识混淆，从而为

这种说法提供了理由；但它对我们仍然不够，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同意识并不重合，而弗洛伊德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这片被界定为意识场域的场域，其存在究竟可能来自哪里？

归根到底，我可以在这里主张：按照既有方式阐发的镜像阶段，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的开端。因为我很清楚，它可能让某些受过笛卡尔式沉思训练的心灵多么不满。

我想，今年我们能够再走一步，让你们把握：所谓意识系统的实在起源、原初对象位于哪里。因为，只有当我们终于知道意识本身依附于一个可以分离、在结构中得到特定化的对象时，我们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驳倒意识视角。

方才，我向你们指出了神经症在这场辩证运动中的位置；我不打算让你们长久悬置，也不打算不立刻回到这里。如果你们已经抓住能指本身涌现之问题的要害，就能立即理解：谈到神经症中发生的事情时，我们面对怎样一条滑坡。

我的意思是，神经症者的索求以及分析辩证法陷入的一切陷阱，都源于一件事：人们没有认出这项索求中根本的虚假成分。

焦虑的存在同这一点相连：一切索求——哪怕最古老、最原始的索求——相对于其中保存欲望位置的东西，始终含有某种诱骗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这项虚假索求给出一种填满式回答，会带有令人焦虑的一面。

正因如此，有一种母亲……

不久以前，我还在一位患者的话语中看到这种母亲涌现……

……直到某个年龄，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孩子……

还能说得更确切吗？

……她对这项索求只给出了一项虚假回答，真正答非所问的回答。因为，如果索求由于能指之所是而具有我告诉你们的这种结构，就不能“逐字照收”这项索求。

儿童向母亲索求临场，旨在为自己构造“在场—不在场”的关系；原初的 fort-da 游戏为这项关系提供结构，也构成最初的掌控练习。

可是，某种必须得到保留的空洞一旦被完全填满——它同索求的肯定或否定内容都毫无关系——，显现焦虑的扰乱便在那里涌现。

为了把握这一点、看清其后果，我想，我们的代数在这里为你们提供了现成工具。如果索求在此不当地来到被偷换掉的东西——(a)、对象——的位置，那么，只要使用我的代数，你们就能理解为什么……

什么是代数？它无非是一种极其简单的东西，旨在让我们以机械方式操作某种非常复杂的东西，而无须理解它；事情这样反而好得多。数学历来如此：代数只须构造正确。如果我曾教你们把驱力写成S切割［S　◊］……我们还会回到这道切割；方才你们已经开始形成某种观念：有待切断的是猎人的冲势。S切割D［S ◊ D］，即对索求的切割；如果我正是这样教你们书写驱力，它首先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是在神经症者那里描述驱力：因为在神经症者那里，幻想S ◊ a以一种特许方式呈现为S◊D。

换言之，正是神经症者幻想结构中的一项诱骗，使人们得以走出名为驱力的第一步。弗洛伊德始终毫无游移地把它称为 Trieb，也就是某种：

- 在德国哲学思想中具有自身历史的东西；
- 绝对不能同“本能”一词混淆的东西。

即便如此，直到最近，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仍在《标准版》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中看到，德文原文的 Bedürfnis 被译成“instinctual need”。

如果愿意，为什么不干脆把 Bedürfnis 译成 need？这是从日耳曼语译入英语的好译法。为什么要添加原文完全没有的 instinctual，并仅凭这个词就歪曲整句话的意义？

什么使人立刻把握到驱力同本能毫无关系？我并不反对界定某种可以称为“本能”的东西。人们通常也这样说；比如，为什么不把生物摄取食物的需要称为本能？

可是，既然这里涉及口腔驱力，把性感性一词应用于所谓口腔驱力，难道没有立即把我们带到这个问题前？

为什么只涉及嘴？既然方才谈到了巴甫洛夫的狗，为什么不包括胃液分泌？甚至，如果仔细看，为什么在某个年龄以前更确切地只涉及嘴唇，而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则涉及荷马所谓“牙齿的围墙”？

我们难道没有立即在这里找到……

从严格说来对“本能”的最初分析进路开始……

……我向你们谈过的那条断裂线吗？它对由同大他者的镜像关系建立的这场辩证运动至关重要。我原以为今天已经给你们带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参照——方才却没有在纸堆里找到；下次我会给你们——，那里明确写道：

> “语言与劳动，是主体把自己的内部转移到外部之处。”
>
> [“语言与劳动是外化；个人在其中不再保有自身，也不再在自身内部拥有自身，而是让内部完全走到自身以外，把它交给某种大他者的支配。”] [注4]

[注4] G.W.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Hyppolite 译，巴黎：Aubier-Montaigne 出版社，1941年，第1卷第259页。另参 Alain Cugno：《劳动被埋藏的意义》，载 Projets 第291期，2006年3月1日。

这句话本身非常清楚：这种英语所谓 inside-out，真正唤起翻转手套的隐喻。不过，我之所以把一项丧失的观念同这个参照连接起来，是因为有某样东西没有经历这种翻转；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份既不可翻转、也不能在这个阐发领域中被意指化的剩余留下。

我们不会惊讶于看到对象的这些形式以所谓“部分的”形式显现。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致我们按它的切割形式为它命名；例如，我们不得不让同口腔驱力相关的对象以这种形式介入：母亲的乳头。不过，不应忘记它的最初现象学是一个“dummy”，也就是呈现出人工性质的东西。

正因如此，它可以被任何奶瓶取代；奶瓶在口腔驱力的经济中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如果有人想援引生物学……

当然，对需要的参照非常根本，绝不是要拒绝它……

……却是为了察觉：怎样一项最原初的结构差异事实上在其中引入断裂、切口，并立即引入能指辩证法。

这里有什么会让一种我所谓“最自然不过的”构想无法理解吗？能指的维度是什么？如果你们愿意，它就是一只动物在追逐自己的对象时，被某种东西攫住，以至于对对象的追逐必然把它带到另一片痕迹场域；从此，这场追逐本身只取得引导性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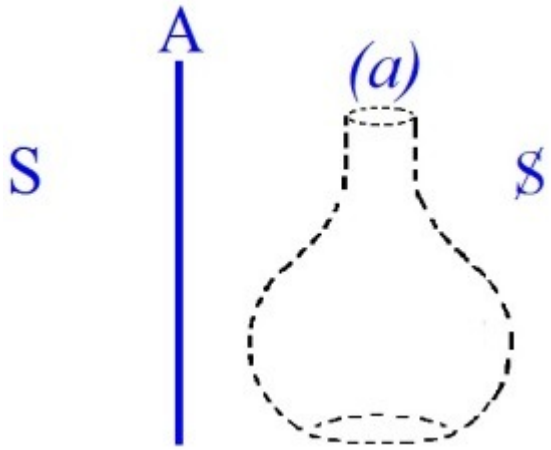
幻想，即S同 (a) 的关系 [S ◊ a]，在这里取得主体进入某种东西的能指价值；后者会把主体带进一条名为命运的意义无限链条。不过，命运的最终动力可能无限地逃离主体：真正必须找回的，恰恰是出发点——主体怎样进入这件能指之事。

那么，显然值得认出：最初的对象，也就是驱力结构中得到定位的对象，怎样运作。它们是：

- 方才已经说过的这只被切断的乳房；
- 后来，当向母亲的索求反转为母亲的索求时，则是另一种对象。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出它为何享有特权；这个对象名为粪块（scybale），同所谓性感带也有关系。不过，必须看清：这里同样由于它被一条界限同自身所触及的一整套功能系统分开，而那个系统远为广阔。在排泄功能中，为什么是肛门？不正是因为它被确定为括约肌，帮助切割一个在那里失去的对象？这里的对象就是粪块；它所能代表的不只是人们所谓赠礼，还包括同我们正在寻找其性质的这个对象发生认同。正是这一点赋予它价值与重音。

我在这里说的东西反对什么？无非是恰恰为分析理论不是昨天、而是前天的发展中以“对象关系”名义赋予它的可能功能提供理由。

不过，如果把它看成被分析者世界的一种模型，认为成熟过程会使一种据称完整、真实的反应逐渐恢复，就会把一切都歪曲。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一份废弃物；它指示唯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位置——一个空洞的位置。我会向你们展示，另一些你们不知道怎样安置的对象会来到这里。



今天，只须暂时保留这个空洞的位置。既然我们的计划难免会唤起焦虑的存在论、乃至存在主义理论，请你们想一想：现代存在视角的至少一位先驱帕斯卡尔之所以令我们着迷，绝非偶然；究竟为什么着迷，人们并不太清楚，因为按照科学理论家的说法，他什么都错过了，至少错过了无穷小微积分——据说他距离发现它只有一步之遥。

我倒认为，他根本不在乎［笑声］；因为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正因如此，即使我们当中绝对不信教的人，今天仍会受到帕斯卡尔触动……

……作为一个合格的詹森主义者，帕斯卡尔关心的是欲望。

正因如此——悄悄告诉你们——他才在多姆山上进行真空实验。自然是否厌恶真空，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一切学者都厌恶欲望。

这个真空在理论上已经完全不再令我们感兴趣，对我们几乎不再具有意义。我们知道，即使在真空中，仍会产生结、充实物、波包以及任何你们想说的东西。不过，对帕斯卡尔来说，正因为此前即使不是自然，至少一切思想都厌恶某处可能存在空洞，这一点才呈现给我们的注意；问题是，我们是否也不时向这种厌恶让步。

第6课 · 1962年12月19日

因此，我在这里向你们唤起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如果允许我借用一个近几年来颇受时事青睐的词，我倒宁愿说这是“洗脑”。

我的意思是：凭借一种方法，教你们辨认——在恰当的位置辨认——你们经验中呈现的东西。当然，我自称要做的事情是否有效，只能由经验来检验。

有时有人会反对：我的教学现场还有一些正在接受我分析的人。不过，同我并存的这两种关系是否正当……

- 一种关系中，人们听我说；
- 另一种关系中，人们让自己被我听见；它只能从内部来判断，而且要看我在这里教给你们的东西，实际上能否让每个人更容易……

我也指同我一起工作的人……

……通达对自身道路的辨认。

当然，这里存在某个外部控制止步的界限；不过，如果我们能看到同时处在这两个位置的人至少学会更好地阅读，那肯定不是坏迹象。

我刚才说“洗脑”。就我而言，我把自己交给这种检验：在受我分析者的话语中，我辨认出的不只是书里已有的东西。反过来，就他们而言，他们也应当懂得在经过书本时辨认书里实际写着什么。

在这里，我只能为近期这样一个小小的迹象感到欣慰。它恰恰来自一位受我分析者之口：他没有错过一本最近才译成法语的书中的一个特征——译得多么迟！——即费伦茨的一部著作，原题为 Versuch einer Genitaltheorie，准确说来是《生殖性理论研究》，而不是这里把它冲淡成的《性生活的起源》[注1]。这本书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不安；我早已指出……

> [注1] Sandor Ferenczi：《Thalassa，性生活起源的精神分析》，Payot出版社，2002年。

对那些懂得倾听的人而言……

……它偶尔可能带有谵妄的成分；但作者把自己极其丰富的经验带入其中，仍在曲折行文中沉淀出不止一项对我们弥足珍贵的特征。

我确信作者本人并没有充分突出这个特征的分量，因为他的研究旨在就其对象得出一种过于和谐、过于总体化的观念，也就是以“生殖性的实现”为目标。

我顺便给你们引一段，他这样说：

> “我们刚刚勾勒出其大体轮廓的男性——”他说的确实是男人，是男性，“——生殖性欲的发展，在女性那里却遭遇——”人们把它译成“——一种颇为意外的中断”。”
>
> [“Die soeben kursorisch geschilderte Ausbildung der Genital-Sexualität beim Manne erfährt beim Weiblichen Wesen eine meist ziemlich unvermittelte Unterbrechung.”（Versuch einer Genitaltheorie，第33页）]

这个翻译完全不当，因为德文说的是“eine meist ziemlich unvermittelte Unterbrechung”：一种中断；其中 meist 意为“差不多总是”或“多数时候”，而 unvermittelt 则是说它没有中介。因此，它并不属于费伦茨所谓“双重混合（amphimixie）”的过程；后者归根结底，只是我们所谓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不妨称作辩证进步——的一种自然化形式。这或许不是费伦茨在精神上加以标举的术语，却确实推动着他的整个构造。

他所指出的恰恰是：unvermittelt……

也就是说，它处在这个过程的侧面；

别忘了，目标是找到“生殖和谐”的合题……

……所以，这里把它不当地译成“颇为意外”；它更确切地说是“陷入僵局”，而不是［……］，是“处在中介进程之外”。

“这种中断，”他说——这里只是强化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东西——“首先以性感性从阴蒂（女性阴茎）移置到阴道腔为特征。然而，分析经验迫使我们假定：在女性那里，不仅阴道，身体的其他部位也能以癔症的方式被生殖器化；尤其是乳头及其周围区域。”［2002年版，第82页］

> ［“Sie ist vor Allem gekennzeichnet durch die Verlegung der Erogeneität von der Klitoris (dem weiblichen Penis) auf den Hohlraum der Vagina. Psychoanalytische Erfahrungen drängen uns aber die Annahme auf, dass bei der Frau nicht nur die Vagina, sondern auch andere Körperteile nach Art der Hysterie genitalisiert

warden, so vor allem die Brustwarze und ihre Umgebung.”（Versuch einer Genitaltheorie，第34页）]

你们知道，在癔症中还有许多其他区域！而这里的翻译同样……

没有真正紧贴这里作为材料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生涩而珍贵的质地……

……翻译把它“拼读”得含混黏腻：原文根本不是“癔症也为此作证”，德文说的是“nach Art der Hysterie”，即“以癔症的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对一个已经在这里或别处学会倾听的人来说，它难道不是说：阴道本身在生殖关系中开始发挥功能，是一种同其他任何癔症机制严格等价的机制？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惊讶？从我们的图式出发，欲望功能中的空位已经让你们准备好辨认这样一个悖论：享乐的处所、它的家，通常、乃至自然地恰好被安置在一个器官中；而你们依据经验与解剖—生理研究都极其确定地知道……

……这个器官没有感觉；它甚至不可能苏醒为敏感的，因为它是“去神经化的”。享乐的最后处所，生殖享乐的处所，正位于这样一个地方……这终究不是什么秘密：可以把滚烫的水大量灌进去……

……温度高到任何其他黏膜都不可能在不引发当下、即时的感觉反应的情况下承受。

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说，在进入一种所谓成熟的历时性神话以前，我们完全有理由先辨认这些相关性。那种神话把性功能在生殖功能中

的抵达、完成与实现——它无疑是必要的终点——说成一种成熟过程，说成此前一切部分倾向汇聚、综合的场所。

如果我们不仅承认欲望某个功能点上必须有这一空位，而且看到正是在那里，自然本身、生理学本身找到了最有利的功能点，我们的位置就清楚多了。这样，我们也摆脱了悖论的重压；正是这种重压，使我们围绕所谓“阴道享乐”想象出如此多的神话式构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它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指示的；你们若还记得……

那些参加过阿姆斯特丹大会[注2]的人还会记得……

……大会开幕时，我曾指出某样东西：由于缺乏装置，缺乏我正在这里尝试为你们阐明其关节的结构性登记，它甚至无法……

> [注2] 1960年9月5日至9日。参见《文集》第725页，或第2卷第203页。

在那次大会上，许多有价值的事情都得到表达……

……真正作为这样的东西被阐明和定位。

不过，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何其珍贵！围绕应当在所谓神经症阶梯中赋予癔症的位置，存在种种悖论；尤其有一种含混：由于它同癔症机制之间存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类比……

我在这里为你们指出其中的核心部件、主要部件……

……我们便被引向把癔症放进一条历时性阶梯，视为“最先进的神经症”，因为它最接近生殖性的完成；在这种历时性构想中，我们必须把

它放在儿童成熟的终点。可临床恰恰反过来向我们表明：在神经症阶梯中，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最原初的神经症：

- 例如，强迫症的种种构造明确建立在它之上；
- 总之，癔症同精神病本身、同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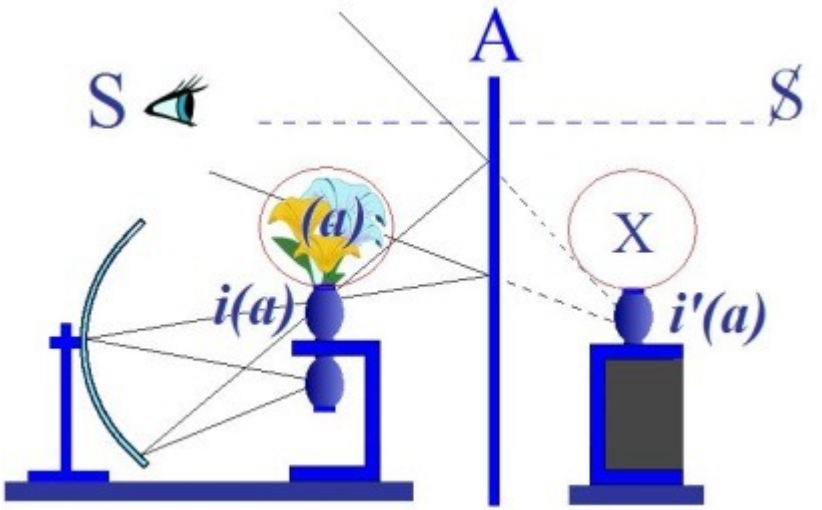
只有一件事能让我们不再永远摇摆……

不再随着我们当天报告的需要与观察、当天必须采取的视角，而把癔症时而放在所谓演化“阶段”的末尾，时而放在开端……

……那就是首先把它关联于居于支配地位的东西，即结构，亦即欲望的共时结构。

这要求我们在作为欲望本身之构成的结构中，分离出使我向你们标示这个位置的东西：空白的位置、空洞的位置。它始终发挥着根本功能；而这一功能在生殖关系已经完成的终极结构中得到最显著的呈现，既证实了我们的方法有充分根据，也开启一种更清楚的视野，使我们得以清理出应当如何定位严格说来属于生殖性现象的东西。

当然，我们无法直接看见它，因为要抵达那里必须绕道；这条迂回道路就是焦虑，因此今年我们才来到这里。现在正值年末，我们话语的第一阶段也告结束；此刻要明确告诉你们的是：焦虑具有一种结构。在最初这些讲谈中，我如何向你们宣布、引入并处理它，其中至关重要而活跃的部分，应当在这幅图里寻找：



我是说，这幅图所带来的那些鲜明棱角，必须在其全部特定性质中把握。甚至可以说，在我从话语开端起不断于黑板上重复的这种速记式形式中，它还没有充分显示这一点：应当强调，线条［A］是一个从侧面看到的东西，它是一面镜子。

镜子不会无限延伸，它有边界。若你们回到这幅图所出自的文章[注3]，就会想起我提到了镜子的这些边界。人可以从镜面空间中某个定位好的点，在镜中看见某样东西；但主体在那里无法统觉到这个点本身。

> [注3] J. Lacan：《评注……》，载《文集》第647—684页，或第2卷第124—162页。

换言之，即使镜子帮助我看见原本看不见的东西，我也未必能在镜中看见自己的眼睛。关于焦虑的这一结构，首先应当提出的，正是你们

在揭示它的临床观察中总会忘记的东西：你们被镜中内容迷住，忘了镜子的边界，也忘了焦虑是被框起来的。

那些听过我在“外省研讨日”［1962年10月］上围绕幻想所作发言的人……

那次发言已经过去两个月又一个星期，我仍在等人把文本交给我……

……或许记得我使用了什么隐喻：一幅画被放进一扇窗户的画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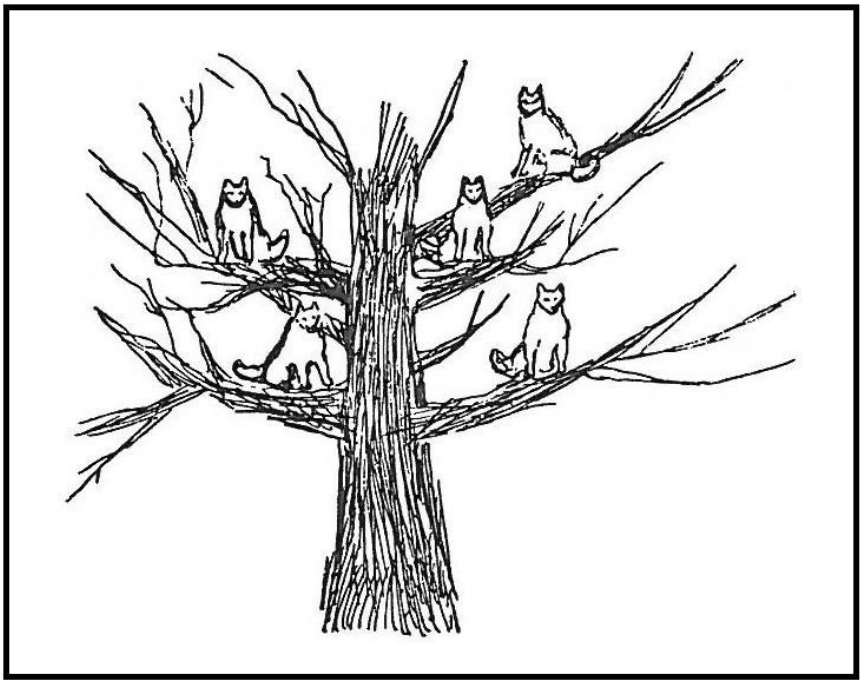
如果目的是更好地观看画布上的内容，这种技巧无疑荒谬；但我也解释过，所涉及的恰恰不是这一点，而是……

无论画布上所绘之物多么迷人……

……都不要看见透过窗户本会看见的东西。

分析史上这个奠基性的梦——狼人的梦——向你们显示了什么？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如同偶尔会明确发生的那样，幻想的一种纯粹而图式化的形式在梦中出现。

狼人反复出现的梦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因为它是结构被揭露的纯粹幻想；弗洛伊德选择它来组织这项观察。对我们来说，这项观察仍未被穷尽、且不可穷尽，只因为它从头到尾根本上涉及幻想同实在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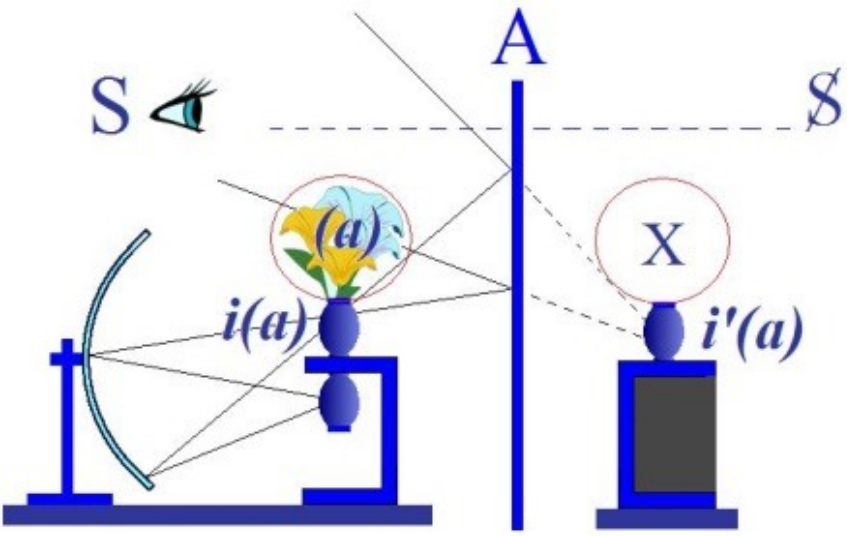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个梦里看见什么？一扇窗户突然洞开——这两个词都明确出现了：人隔着玻璃看见幻想；随着窗户打开，幻想被框了起来。

在它以外，你们将辨认出……

当然，前提是你们懂得察觉……

……在形形色色的形式下，你们会辨认出这一结构，它正是你们在我图式的镜子里看到的东西。



总有两条横杠：一边是或多或少展开的支撑，另一边是被支撑的东西：

- 树枝上有那些狼；
- 在某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画中……我只须随手翻开任何一本汇编，就能一铲一铲地捞到……有时也有一棵树，例如在枝梢上……

我先举博邦在最近一次安特卫普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表达现象的报告为例……

……树枝末梢有什么？对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它所扮演的角色，正如狼在狼人这个边缘病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是能指。

正是在树枝之外，这位精神分裂症女性写下她的秘密公式：“Io sono sempre vistɑ”，也就是她此前从未能说出的：“我总是被看见。”

这里我还得停下来让你们看到，在意大利语和法语中，vista 都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过去分词，也意为“视野 / 景观”，并带有主观与客观两种含义：

- 观看的功能；
- 以及成为一幅景色这一事实，如同人们所说的“风景图”，也就是明信片上被摄取为对象的景色。[注]

> [注] 原文在 la vue（观看、视力）与 une vue, la vue du paysage（一幅景色、风景图）之间转换同一个 vue 的词义。中文无法用同一个词自然保留这层转换，正文因而分别译作“观看”与“景色”。

我当然还会回到这一切。今天我在这里仅想强调：恐怖、可疑、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们在法语中用这些词尽力翻译那个精妙的 unheimlich……

……通过一扇扇小窗呈现；对我们而言，焦虑的场域正是被“框起来”才得到定位的。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于是，你们重新找到我用来引入讨论的东西：舞台同世界的关系。每当 unheimlich 现象登场，你们总会遇到“突然”“一下子”这样的说法。

“舞台”在它自身的维度中呈现。我们当然知道，在它以外应当揭示的……

相关知识卡 Unheimlich：本应空缺的位置显现某物

- 是“世界”中不能说出的东西；
- 是我们总在帷幕升起时等待的东西；
- 是焦虑那短暂而迅速消逝的时刻。我们来到剧场，并不只是把屁股安置在一张或贵或便宜的椅子上；焦虑从不缺席于这个维度：那是开场“三击”的时刻，是帷幕拉开的时刻。若没有焦虑这一迅速被省略的引入时间，接下来被规定为悲剧或喜剧的东西甚至不可能获得其价值。

“不能说出的东西”：在这里，各种语言所提供的资源并不相同。所涉及的不是 können［能够］……

当然，就物质层面而言，许多东西都可以说……

……而是另一种“能够”：dürfen［获准］。把它译成“被允许”或“不被允许”并不准确，因为 dürfen 指向一个更为原初的维度。正因为“man darf nicht”——“这不被允许”——所以“man kann”——人仍会能够做；正是在这里，强行突破和松弛的维度开始起作用，严格说来构成了戏剧行动。

对焦虑之框定的这些细微差别，再怎么停留也不为过。你们会不会说，我这样是在把焦虑拉回等待、准备、警戒状态，拉回一种已经属于防御的反应：“不管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接住”？没错，那是

Erwartung，是把敌对者构成为敌对者，是越过无助状态（Hilflosigkeit）之后的第一项求助。

相关知识卡 Hilflosigkeit：原初无助与绝对无所依凭

可是，焦虑是另一回事。等待的确可以连同其他方式一起用来框住焦虑，但归根结底并不需要等待：框架始终已经在那里！

相关知识卡 Hilflosigkeit：原初无助与绝对无所依凭

焦虑是另一回事。焦虑，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出现了早已在场、更加贴近、就在家中（Heim）的东西。你们会说，是客人（hôte）吗？

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这个意外出现的陌生客人，同 unheimlich 中遇到的东西完全有关。不过，仅仅这样称呼它还不够，因为这个法语词这一次恰好清楚地向你们指出：

- 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客人，早已受到等待的充分加工；
- 这个客人已经进入了敌对者，即我从那里开始讨论等待的敌对者；
- 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客人并不是 heimlich，并非家中的居住者；他是被驯服、安抚并接纳的敌对者。

属于 heim、属于 Geheimnis［秘密］的东西从未经过这些迂回；归根结底，它从未经过辨认的网络与筛网。它一直是 unheimlich：与其说它不宜居（inhabitable），不如说它不居于其中（inhabitant）；与其说它不寻常（inhabituel），不如说它无人居住（inhabité）。

焦虑现象，正是 heimlich 在框架中的这一涌现；所以说“焦虑没有对象”是错误的。焦虑拥有一种不同于任何经过准备和结构化的把握的对象。由什么来结构化？

由切割、沟槽、一元特征以及“就是这个”［能指］构成的网格。它总是在运作中，可以说，把它们的唇闭合起来……

我说的是这一切割的一片或两片唇……

……它们对主体变成一封密封的信，以便……

正如我上次向你们解释的……

……把主体装进密封信封，转寄到另一些“痕迹”那里。［意义、意涵的生产；嵌入能指链］

能指把世界变成一张痕迹之网，从而使人可以从一个循环通向另一个循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上次告诉你们的：能指生成一个世界，即“言说主体的世界”；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那里可以“欺骗”。

焦虑就是这个切割本身……

没有它，能指在实在中的在场、运作、进入及其刻出的沟槽便不可思议……

……这个切割敞开，让某样东西显现。当我现在对你们说“意外之物”时，你们会听得更清楚：来访、消息，以及“预感（pressentiment）”一词表达得如此贴切的东西。它不仅是对某物的感觉，也是感觉的“前（pré）”，是某种感觉诞生以前的东西。

从某种名为焦虑的东西出发，一切转辙都成为可能。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等待的东西；焦虑真正的质料就是“不欺骗的东西”，就是“不容怀疑的东西”。

别被表象抓住：在临床上，焦虑同以下东西之间的联系当然可能显得很清楚……

- 怀疑；
- 犹豫；
- 以及强迫症患者所谓的矛盾游戏；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焦虑不是怀疑，焦虑是怀疑的原因。

我说的是怀疑的“原因”。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在这里指出：如果在……

经历数十年乃至数世纪的批判性把握以后……

……因果性功能仍然维持下来，那正因为它位于反驳它的地方以外。如果有一个维度让我们必须寻找原因功能的真实作用、真实分量，以及它之所以维持的意义，那正是焦虑敞开的这个方向。

因此我告诉你们，怀疑只用来对抗焦虑；怀疑耗费的全部努力，恰恰都针对诱饵。因为需要回避的，是焦虑之中那种可怖的确定性。

我想你们会在这里打断我，提醒我不止一次用格言式形式提出过的话：一切人类活动都在确定性中展开，或者说它生成确定性；更一般地说，确定性的参照根本上就是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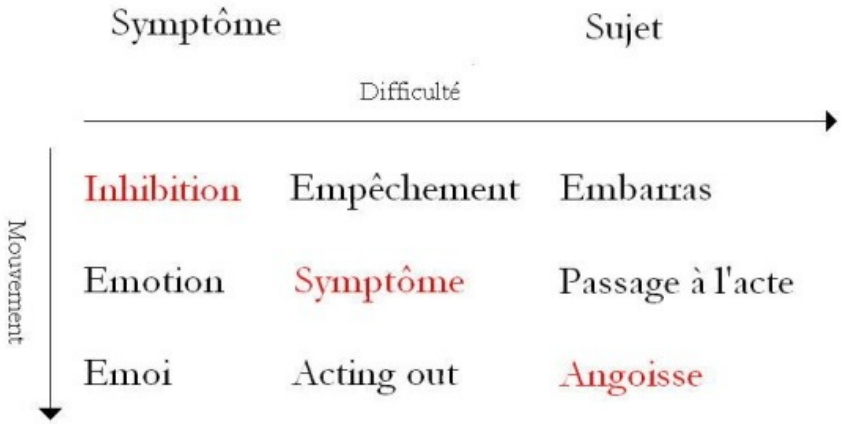
那么，没错，当然如此！

这恰好使我现在能够引入焦虑同行动本身的根本关系：行动或许正是从焦虑那里借来它的确定性：

- 行动，就是从焦虑中夺取其确定性；
- 行动，就是实施一次焦虑的转移。

[（此段未录音）]

在这里，请允许我提出下面这一点——学期末的话语或许走得有些快：这就是去填补，或者几乎填补我在第一次研讨班的表格中留给你们的空格。你们应该还记得，它是这样排列的：



“抑制”“症状”“焦虑”“阻止”；我随后又用“窘迫”“情绪”与此处的“慌乱”补充了它。我曾问：这里有什么？两样东西：“付诸行动（passage à l’acte）”与“行动化（acting-out）”。我说的是几乎填完，因为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为什么付诸行动在这个位置，而行动化在另一个位置。

不过，我仍会让你们在这条路上向前一步，请你们注意同今晨主题联系最紧密的一组对立。它已经隐含、甚至已经明确表达在我第一次引入这些术语时；现在我要强调其位置，即：

- “窘迫”中的过多；

- 同我曾经为你们指出的“慌乱”中的过少相对……

我希望你们还记得那段词源学评论，至少当时在场的人记得……

……我曾强调“慌乱”的意义。“慌乱”根本上唤起的是一种能力的缺失：esmayer，就是在需要之中经验到你所缺少的东西。

这两个术语之间的联系，对我们的主题至关重要，因为它突出了其中的含混：

-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过多”，那么你并不缺它；

- 如果它后来又缺了，为什么还说它在别处使你窘迫？

这里要小心，别向最讨人喜欢的幻觉屈服。我们亲自着手处理焦虑，究竟想要什么？所有“科学地”讨论焦虑的人又想要什么？

天哪，我在开端不得不、也必须向你们提出某样构成“世界”所必需的东西；正是在这里，它显示出自己并非徒劳，而你们也能检验它。

因为现在谈的恰好是焦虑，这一点看得更清楚。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

想要“科学地”谈论焦虑，就是表明它是什么？一场巨大的骗局！人们没有察觉，我们的话语所征服的一切范围，最终总是在表明：那是一场巨大的骗局。

用思想掌握现象：

- 总是要表明怎样以一种欺骗性的方式重新制造它；
- 就是能够复制它；
- 也就是说，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能指。

什么的能指？主体在复制它时可以篡改账簿；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倘若我所教的是真的，能指就是主体在世界进程中留下的痕迹。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还能拿焦虑继续这场游戏，那就必然会错失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便提出：焦虑是关切我们的东西，是从这场游戏中逃脱的东西。因此，在把握以下关系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

- “窘迫”同过多的能指之间的关系；
- “缺失”同过少的能指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们还没有自行说明这项关系，我来给它一个例证。当然，若没有分析，我便无法谈论它；但分析在第一个转角就遇到了它。以阳具为例：小汉斯——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个逻辑学家——提出了这个等式：“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有阳具。”

我当然假定，我面对的是听过我讲解小汉斯分析的人。他们应该还记得：去年讨论所谓“全称肯定命题”时，我曾特意强调我想借此让你们看到的意义，即所谓全称的“肯定命题”，其意义只在于：从不可能出发界定实在。

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不拥有阳具，是不可能的。如你们所见，这把逻辑置于一种根本上岌岌可危的功能中：它判处实在永远在不可能中绊倒。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把握实在，只能从一次绊倒走向另一次绊倒。比如：如果有些生命——妈妈——没有阳具，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生命：焦虑。

下一步还得迈出去。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说：连那些没有阳具的人，也拥有阳具。

所以，我们总体上坚持的是下面这个说法：

- 那些没有阳具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会拥有阳具；
- 正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阳具……

我们这些心理学家会把它称为“非现实的”；它不过是一个能指的阳具……

……他们才会是活着的。

于是，从一次绊倒到另一次绊倒，得到推进的——我不敢说是知识，但肯定是理解。

我忍不住想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发现。这是偶然——好的偶然：人们所谓偶然，其实多么不偶然——在本周末才让我从一本英语俚语词典里为你们找到的。天哪……我花了这么久才碰上它，而英语真是一门美丽的语言。

这里有谁知道，早在十五世纪……

英语俚语就有一个奇妙的说法，有时可以把：

- 例如“I understand you perfectly［我完全理解你］”；
- 换成“I understumble”吗？

也就是说……我把它写出来，因为语音或许使你们错过了其中的细微差别……它正是我刚才向你们解释的东西：

- 不是“我听懂了你”，不是 I understand 所表达的“我理解你”；
- 而是某种无法译成法语的东西。这个俚语词的全部妙处就在著名的 stumble，它恰恰意指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绊倒。

“我理解你”提醒我们：理解总是磕磕绊绊地在误解中前进。即使经验的质地如古典心理学所教的那样，由现实与非现实组成——为什么不呢？——我们又怎能不由此想起：这向我们指示了怎样去投射严格说来属于弗洛伊德式征服的东西？

它明确说的是：如果人在现实中受非现实折磨，那么期望摆脱它完全徒劳，因为弗洛伊德式征服中真正令人不安的恰恰是：在非现实之中，折磨人的正是实在。

哲学家告诉我们，他的“操心”，即海德格尔所说的“Sorge”……

当然，这下我们可真是前进了一大步！……

……难道这就是最终术语吗？在忙碌、说话、开始干活以前，操心已经被预设。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难道看不出，自己已经处在一门“操心的艺术”的层面？人显然是某种涉及自身、名为操心之物的大生产者。可我宁愿从一本既神圣、又最为亵渎的书中认识它，这本书叫《传道书》[注4]。

> [注4] 参见 André Neher：《关于〈Qohélet〉的笔记》（《传道书》），Minuit出版社，1999年。

我想以后还会引用它。这个“Ecclésiaste［传道书］”——你们知道，是《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翻译[注5]——译自 תלהק［Qohéleth］。这是只在此处使用一次的孤见词，源于 להק［Qahâl］，即“集会”。תלהק［Qohéleth］则同时是一种抽象而阴性的形式；严格说来，它与其说是“传道者”，不如说是“使人聚集的德性”“召集者”，如果愿意，也就是ἐκκλησία［ecclesia］。

> [注5] “七十士译本”指全部《圣经》经书（《旧约》）的古希腊文译本。

这本我称为既神圣又最世俗的书，究竟告诉、教给我们什么？哲学家读它时也免不了绊倒，居然从中读出某种——我忘了是什么，我真的读到过——“伊壁鸠鲁式”回声！谈《传道书》时说“伊壁鸠鲁式”，我们倒来谈谈看！

我当然知道，伊壁鸠鲁早已无法像他原本设想的那样安抚我们。但若说《传道书》哪怕有一刻可能产生同样效果，那真是连书都从未翻开过！

“上帝要求我享乐。”……《圣经》原文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上帝之言。

即使对你们而言这不是上帝之言，我想你们也已经注意到：犹太人的上帝同柏拉图的上帝完全不同。哪怕基督教历史曾认为，谈到犹太人的上帝时，必须到柏拉图的上帝身边为自己找一条小小的精神病式逃路，现在也该想起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异：

- 亚里士多德那个“作为宇宙推动者的上帝”；
- 柏拉图那个“作为至善的上帝”——一种谵妄式构想；
- 以及“犹太人的上帝”：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同之说话、会向你要求某样东西的上帝；在《传道书》中，他命令你：“Jouis！——享乐吧！”
-

这可真是登峰造极！因为奉命享乐［笑声］，毕竟会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如果焦虑有一个源头、一个起源，它大概就在这附近。

面对“Jouis！［享乐吧！］”，我只能回答一句：“J’ouïs！［我听见了！］”当然如此！但我并不会因此就轻易享乐。对我们来说，那个“言说的上帝”正是在这种鲜明性、原创性、维度与临在秩序中行动；他明确告诉我们：“他就是他所是。”

趁他就在我触手可及之处，我要进入他的索求场域；你们会看到，这同我们的主题非常接近。现在正是时机，引入我当然并非昨天才注意到的一点：在上帝向他那个被拣选、享有特权的民族提出的索求中，有一些极其明确；这位上帝似乎不必预知我的研讨班，也能把条款规定清楚。

其中一项名为“割礼”。他命令我们享乐，而且还给出使用说明：他明确规定索求，把对象剥离出来。

我想，和我一样，你们早就不可能不看到：所谓把割礼关联于阉割，其中存在何等非同寻常的混乱、含混与类比式唤起。两者当然有关系，因为它们都同焦虑的对象有关。

可是，说割礼是我们所谓阉割及其情结的原因……

或者以任何方式成为它的代表或类似物……

……都是严重错误。

这恰恰是没有走出症状，也就是说，没有走出某个受过割礼的主体可能在以下两者之间建立的混淆：

- 他的标记；
- 以及其神经症中可能同阉割情结相关的东西。

归根结底，没有什么比割礼更不具有阉割性了。

割礼做得好时确实很整洁；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结果反倒颇为优雅。

我向你们保证，相比那些来自大希腊地区的性器——我是说男性性器［原文如此］——古董商因为我是分析家，便用一车又一车把它们送到我家；我的秘书必要时就在院子里把它们退回去［笑声］……相比这些性器，我不得不说：包茎总是以一种格外恶心、我都不敢称之为审美的方式受到强调。从审美角度看，割礼实践中毕竟有某种卫生而爽利的东西。

况且，即使那些继续重复分析著作中流传的混淆的人，多数也早已把握到一个功能上同样根本的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能指的方式减少所谓双性型的含混。

波德莱尔在某处说："我既是伤口，也是刀。"[注6]

> [注6] Charles Baudelaire：《恶之花》，第83首《自惩者》（L'Héautontimorouménos）。

那么，为什么要把既是刺矛、又是鞘套视为正常状态？割礼所具有的这种仪式性关注，显然可能在角色划分方面产生某种有益作用。

你们会清楚感觉到，这些评论并非离题。它们恰好开启一个问题，使前面的解释不再显得只是某种仪式上的任性，而是符合我教你们在索求中看见的东西：对对象的圈定、切割的功能——此处正好可以这样说——以及这一划定区域的功能。

在这里，上帝索求一件奉献物；他先圈定对象，再准确地把它剥离出来。此后，即使那些聚为群体并通过这一传统标志互相辨认的人，在经验中并未看到自己同焦虑的关系因此降低——或许远非如此！——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这里所提到的人中，有一位……

我绝不是要在听众中点出任何人……

……有一天在私人便笺中称我为“最后一位基督教卡巴拉学者”。

你们放心，即使我有时会在严格说来属于能指计算的研究上稍作停留，我的希伯来数字释义法（gématrie）[注7]也不会迷失在自己的计算中。它绝不会让我把膀胱错认成知识的灯笼；反倒是，如果这盏灯原来是一盏暗灯［原文如此］，我偶尔会在那里认出自己的膀胱。

> [注7] Gematria（גימטריה）一词源于意为“几何学”的希腊词。它是《希伯来圣经》特有的一种释经法：通过加总字母与句子的数值来解释经文。它建立在希伯来数字系统之上；同其他古代地中海文明一样，该系统以字母书写数字。Gematria、Temura 与 Notarikon 是字母组合智慧（hokmat ha-zeruf）用来解读《托拉》的三种方法。

我因为在弗洛伊德之后到来，便比他更直接地询问他的上帝：“Che vuoi？——你想从我这里要什么？”换言之：欲望同律法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始终被哲学传统省略，但弗洛伊德已经作答；你们靠这个答案活着，即使像所有人一样还没有察觉。答案是：它们是同一回事！

或许，我所教的、我的教学把你们引向的东西，已经在文本中存在，只是被俄狄浦斯神话遮蔽了；那就是：欲望与律法……

它们看似处在反题关系中……

……实际上只是同一道屏障，阻断我们通往物。

不管愿不愿意（nolens volens），一旦欲望，我就踏上律法之路。因此，弗洛伊德把律法的起源关联于那晦暗而不可把握的“父亲的欲望”。可是，这一发现以及整个分析研究把我们带回的是：不要忽略诱饵背后的真实。

无论别人是否规范我的对象，只要我还在欲望，我就对自己欲望的东西一无所知。随后，某个对象偶尔会在所有其他对象中出现，而我确实不知道它为何在那里。

一方面，有一种对象，我后来才知道它遮盖我的焦虑；不过我不否认，这还得由别人向我解释：那就是恐怖症对象。此前我只知道自己脑子里装着它，至多知道我怕它、而且曾经怕过。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对象，我实在无法说明为何偏偏欲望它；比如我这个并不讨厌姑娘的人，为什么却更爱一只小鞋。一边是狼，另一边是牧羊女。

关于焦虑的最初这些讲谈，就在这里结束；我也将在这里同你们告别。

除了上帝令人焦虑的命令，还有别的东西值得听见：还有狄安娜的狩猎。在我特意选定的弗洛伊德百年诞辰［1956年］之际，我曾告诉你们，它是弗洛伊德探索的道路[注8]；还有……

> [注8] 参见《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401页或第1卷第398页，以及结语：“狄安娜会按照那些猎犬的价值认出它们……”

关于焦虑，我同你们约在下个学期继续……

……还有“围猎之狼的终场号角”。

马格利特



第7课 · 1963年1月9日

在精神分析导论的第32讲[注1]中，也就是被译成法语《精神分析新论……》的那组“新讲演”里，弗洛伊德明确说：这里要引入的东西绝不具有纯粹思辨的性质。

> [注1] S. Freud：《精神分析新论》，Anne Bermann 译，Gallimard出版社，1984年；“新讲演”第4讲《焦虑与驱力生活》。把1916年《精神分析导论》此前28讲算在内，这是第32讲；其法译本由 S. Jankélévitch 医生于1921年译出，巴黎：Payot出版社，1965年。

然而，人们却给了我们一段难以理解的法语，你们可以自行判断：“不过，真正涉及的只能是构想。”——句号！——“事实上，问题在于找到恰当的抽象观念，把它们应用于观察的原始材料，就会给后者带来秩序与清晰。”[注2] 我刚才指出的地方，德文并没有句号，这句话也毫无谜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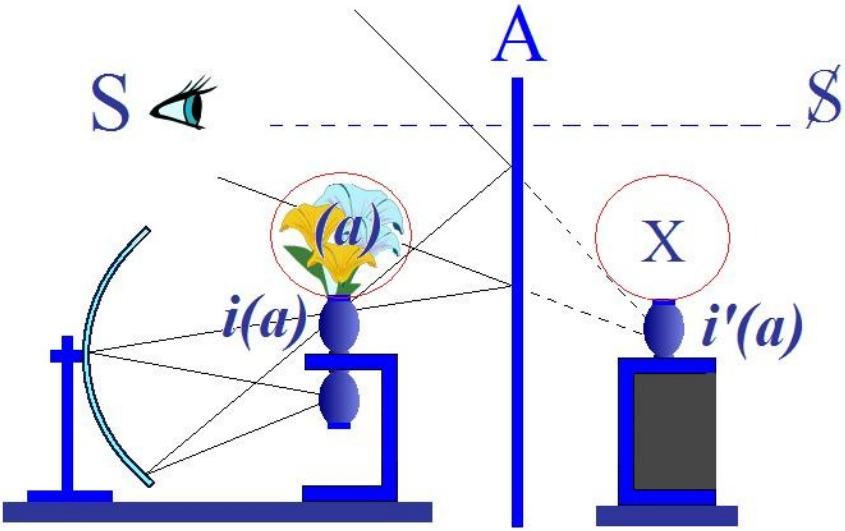
> [注2] S. Freud：《精神分析新讲演》，Anne Berman 译，1936年，第4讲《焦虑与驱力生活》开篇：“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们关于焦虑与精神生活根本驱力的构想已经发展并发生改变，你们不会十分惊讶。你们也不会惊讶地得知，这些新材料都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我有意使用‘构想’一词。没有什么任务比我们的更艰难；并不是因为观察数量不足——恰恰是最频繁、最普通的现象向我们提出待解之谜——也不是因为这里涉及抽象思辨，后者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可是，真正涉及的只能是构想。事实上，问题在于找到恰当的抽象观念，把它们应用于观察的原始材料，就会给后者带来秩序与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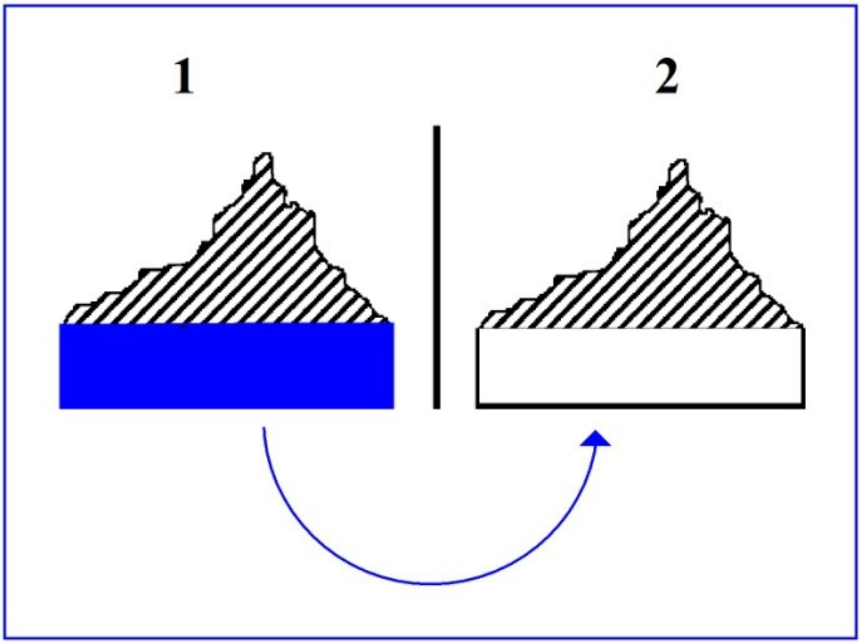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问题在于——sondern es handelt sich wirklich”，不是“真的”，而是“实际上涉及‘构想’”，逗号——也就是说，我指的是Vorstellungen，即正确的抽象表象；问题在于把它们 einzuführen：引

入，让这些构想显露出来。把它们应用于 Rohstoff［原材料］，即观察（Beobachtung）的粗糙质料，就会让秩序与透明性从中产生。

［Sondern es handelt sich wirklich um Auffassungen, d. h. darum, die richtigen abstrakten Vorstellungen einzuführen, deren Anwendung auf den Rohstoff der Beobachtung Ordnung und Durchsichtigkeit in ihm entstehen läßt.］

把弗洛伊德的翻译这样珍贵的事情交给候客厅里的女士们，显然总是令人遗憾。我们这些年来在这里努力的，正是这项工作、这个纲领；因此，今天在焦虑这条道路上，我们必须明确某样东西的地位。我一开始就用下面的方式标示它：





- 用字母 (a) 标示；你们看到它高踞于瓶子的轮廓上方。这个瓶子为我们象征着力比多的自恋性容器；
- 通过大他者这面镜子，它能够同自己的像［i'(a)］建立关系；
- 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一种相通的摆动；弗洛伊德把它称为自身身体的力比多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可逆性。

在这份可逆力比多从 i(a) 到 i'(a) 的经济性摆动中，有某样东西——我们不说它逃脱了，而说它以一种介入方式发挥作用；其扰乱方式正是我们今年研究的东西。这一对象a介入最耀眼的显现、它发出的信号，就是焦虑。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对象只是焦虑的反面，只在同焦虑相关时才介入、才发挥作用。弗洛伊德已经教导我们，焦虑相对于某样东西发挥信号功能。我说，它是一个信号，同主体的关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

这个主体只能在某种“渐隐（fading）”的摇摆中进入这项关系；把主体写成被划杠的 S，正是对此的标示……

……所涉及的是摇摆时刻的主体，同这个具有最一般意义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焦虑是这项关系某些时刻的信号。今天我们将努力进一步向你们展示这一点。显然，这要求我们在定位上再走一步，更精确地说明所谓对象a。我的意思是，我们恰恰用 (a) 来标记这个对象。

请注意，这个代数记号［字母 (a)］具有功能：它像一根线，让我们在这个对象显现的各种情形中辨认出它的同一性。

它之所以写成代数符号 (a)，恰好是为了纯粹定位其同一性。我们已经提出：用一个词、一个能指来定位，总是而且只能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能指本身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留在其引入所诱发的意义之外。“善”这个词即使生成“善”的意义，本身也并不善，远非如此，因为它同时也生成恶。

同样，把这个 (a) 称为对象，你们看，也只是一种隐喻用法，因为这个词恰恰借自“主体—对象”关系，而“对象”一词正是在该关系中构成的。它无疑适合标示客观性的一般功能；可是，我们用 (a) 谈论的这个对

象，恰恰外在于客观性的任何可能定义。我并不打算谈科学领域中的客观性发生了什么；我是在一般意义上谈我们的科学。

你们知道，自康德以来，客观性遭遇过一些不幸；所有这些不幸都源于：人们想在这个对象内部给某些“自明性”留下太大空间，尤其是先验感性论领域的自明性。

人们曾把空间维度同时间维度的独立与分离视为自明；可在科学对象的阐发中，经受检验时，它撞上了某样被极不恰当地称为“科学理性的危机”的东西［参见量子物理学］。

简言之，人们不得不付出全部努力，才察觉到：在物理学的某个层次上，空间与时间这两个维度登记再也不能被当作相互独立的变量。

令人惊讶的是，这似乎给某些人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察觉问题恰恰要求诉诸对象的地位，它便不值得让我们停留太久：

- 在经验的构成与转译中，把象征界的准确位置还给它；
- 不要把想象界冒险地外推到象征界中。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时间”……

在某个层次上，人们可以提出问题，把它非现实化为“第四维”……

……它同直觉中似乎构成实在的一种不可逾越冲撞的时间毫无关系；后者向我们每个人显现，而把它视为自明……

视为某种可以在象征界中转译成独立变量的东西……

……从一开始就是范畴错误。

你们知道，在物理学的某个极限处，身体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会说，这下我们来到了自己的领地。正因为经验从一开始没有被赋予正确地位，我们才有话可说。

我们有话可说，因为我们的经验提出并确立：

- 任何直觉；
- 任何透明性；
- 任何 Durchsichtigkeit——借用弗洛伊德的词——只要纯粹建立在意识直觉之上，就不能被视为原初、有效，也不能成为任何先验感性论的起点。理由很简单：主体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穷尽地安置在意识中，因为主体首先而且原初地是无意识的。

我要补充：主体之所以首先而且原初地是无意识的，是因为在它构成为主体时，我们必须首先而且原初地承认：某种能指的作用先于这一构成。问题在于能指进入实在，并考察主体如何由此诞生。

难道这意味着，我们仿佛面对一种圣灵降临：一群长着翅膀的能指出现，在实在中自行打出一个个洞，其中又冒出一个作为主体的洞？我想，在我引入实在界、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划分时[注3]，没有人会认为我有这种意图。

> [注3] 1953年7月8日 S.I.R. 讲演：《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今天的问题恰恰是要弄清：

- 首先有什么；
- 究竟是什么使这个能指得以具身化。

使它得以具身化的是……

当然，就是让我们在此彼此呈现给对方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

不过，这个身体也不能用先验感性论的纯粹而简单的范畴来把握。总之，它不能像笛卡尔那样，在“广延”领域中得到构成。

对于这里所说的身体，我们必须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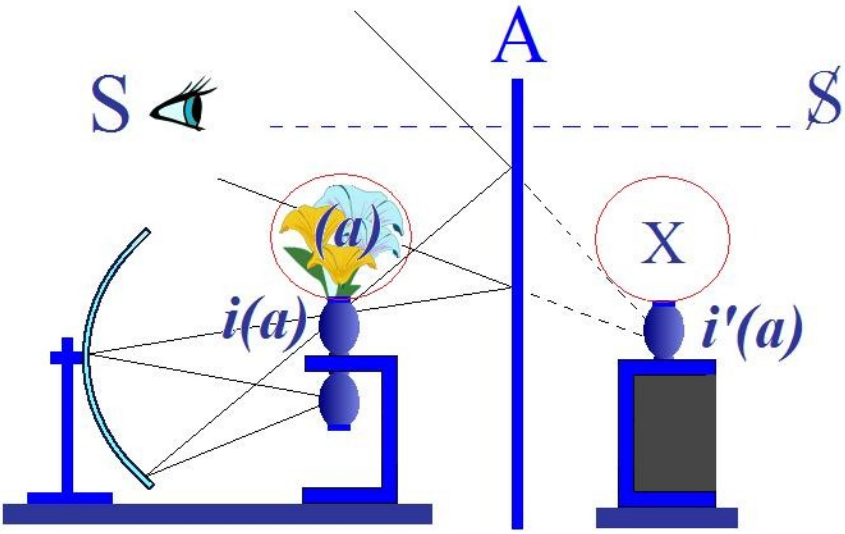
- 镜子并没有纯粹而简单地把身体交给我们；
- 即使在镜子经验中，也可能有一个时刻：这幅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的镜像发生变化。面前自己的身形、脸孔和双眼让我们自身凝视的维度涌现，于是图像的价值开始改变；尤其当镜中出现的这个凝视开始不再注视我们自己时，那就是 initium aura，即一种陌异感的“曙光”，焦虑之门由此敞开。

从镜像过渡到逃离我的替身，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某样东西。我认为，借助我们对 (a) 之功能的阐明，可以展示它在整个现象场域中的普遍性、功能与在场；这个功能远远超出刚才那个奇异时刻中显现的东西。我只想借其最广为人知、同时又在强度上最隐微的性质，在这里把它定位出来。

这种对象转化是怎样发生的？

- 一个可以安置、定位和交换的对象；
- 怎样变成一种私有、不可交流却又居于支配地位的对象，成为我们在幻想中的相关项？蜕变、转化与揭示的时刻究竟在哪里？

我认为，沿着我在此前几年为你们准备的某些道路、某些迂回，这一点不仅可以得到标示，而且可以得到解释。



我今天画在黑板上的这个小图式，能够给出某些“构想”（Auffassungen）、某些“正确”（richtig）的表象，使那种总是……

或多或少晦暗不明的……

……诉诸直觉与经验的做法，获得某种 Durchsichtigkeit，某种透明性。换言之，它为我们重新构成一种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经验的先验感性论。

因此，你们可以从我的话语中确信：人们通常传授的有关焦虑的说法——它并非出自弗洛伊德的整个话语，而只出自其中一部分——即“焦虑没有对象”，恰恰是我要纠正的东西。

我特意把它写在这里——为什么不把它也算作一种小小的……

“它并非没有对象。”［24分14秒］

焦虑同一个对象的关系，必须准确地悬置在这个公式上。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焦虑的对象。

在这个“并非没有”中，你们会认出我后来用来描述主体同阳具之关系的公式：“他并非没有它。”这种“并非没有”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人们知道那是什么对象。当我说“他并非没有资源”“他并非没有计谋”时，恰恰是说他的资源至少对我而言并不清楚，他的计谋也非同寻常。

甚至从语言上说，“没有”（sans，拉丁文 sine）一词的引入……

同 haud 的并置有深刻关联：haud sine，“并非没有”……

……它形成某种条件性联结，在一种交替中把存在同拥有连起来：他不在那里却并非没有它；而在别处，在他所在之处，它又看不见。

这难道不正是阳具的社会学功能吗？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大写层面，即 Φ 的层面来把握它；在那里，它体现主体在交换、甚至社会交换中最具异化性的功能。

主体在其中奔忙，被还原为阳具的携带者。正是这一点，使阉割对于一种社会化的性欲而言成为必要；在那里存在……

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提醒我们的……

……当然有禁令，但首先还有偏好。

这才是弗洛伊德在结构中围绕并藏在女人交换之下运转的东西的真正秘密与真相：阳具要去填充她们。然而，不能让人看出问题出在阳具；一旦被看见，就会有焦虑。

我可以从这里接入不止一条轨道。显然，这个参照立即把我们带到阉割情结。那么，天哪，我们为什么不走进去？

正如我曾多次向你们提醒的，“情结”中的阉割并不是一次真的阉割。人人都知道，也都隐约察觉，却奇怪地不在这里停留。这一点毕竟很有意思。

正在发生的事情中，这个图像——这个幻想——应当被安置在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哪里？它是凶猛战争实践中众所周知的去势吗？比起制造太监，这肯定更接近。

这里唤起的当然是阴茎的残割，而且按照精神分析不同时期的说法，父亲或母亲的幻想性威胁也是如此：“你再这样，我们就把它割掉。”

切割的重音必须具有全部重要性，我们才能把割礼实践纳入考察。上次你们已经看到，我对它作了一些不妨称为预防性的说明：割礼的心理效应远非单义，而注意到这一点的也不只有我。

近来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项工作无疑值得注意……

即 Nunberg 关于割礼同双性性关系的研究[注4]……

……它提醒我们，许多作者在他以前已经提出：割礼的目的既是通过分离男性性来强化男人身上的男性项，也是要引发……

> [注4] H. Nunberg：《割礼与双性性问题》，《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8卷，1947年。

至少从令人焦虑的作用来看……

……所谓"阉割情结"的效果。

不过，正是切割的这种作用、关系与共同分母，使我们能把割礼手术——德文 Beschneidung，希伯来文 ערל［arel］[注5]——带进阉割的场域。

> [注5] Arel 意为未受割礼者，源自 arelah，即包皮。

这里是否有一点点东西，已经能让我们在阉割焦虑的功能上再走一步？

我们缺少的术语就在这里："我要把它割掉。"那位被称为具有阉割性的妈妈说。那么，割掉之后，它在哪里？就是小汉斯观察中所谓的 Wiwimacher［撒尿器］。

假定我们的经验一直让这项威胁呈现，而它真的实现了，那么它就会处在普通对象、可交换对象的操作场域中：落在把它割下来的母亲手里。情境中的陌异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的主体常常会做一些梦，梦里他们把对象拿在手中：

- 或者某种坏疽使它脱落；
- 或者梦里的某个伴侣实施了切割手术；
- 或者由于某种意外；这些情形又分别带有浓淡不一的陌异与焦虑。

梦格外令人不安的性质，恰好向我们定位了对象突然过渡的重要性：它过渡到海德格尔所谓的 Zuhandenheit［上手状态］，过渡到它在普通对象领域中的可操持性。

由此产生的困惑……

以及向可操持之物、器具一侧的整个过渡……

……在小汉斯观察中也由一个梦向我们标示：它引入“水管工”，后者要把它旋下来再旋上去，使整个讨论从……

- eingewurzelt，即它是否牢牢扎根于身体；
- 转入可以拆卸的场域与登记。

这个时刻、这个现象学转折，同某样东西会合，使我们能够标示这两类对象在地位上的对立。

当我开始陈述……

在对象场域的一般建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

……镜像阶段之功能时，我经过了什么？

我经过第一次认同的层面……

主体在其总体性中原初地误认自己……

……认同于自己的镜像。

随后，在主体同想象性小他者、同类的关系中建立一种传递主义式参照，使它始终难以同小他者的同一性分开。是什么在其中引入中介？一个共同的对象，即竞争对象；其地位从“归属”观念是否成立出发：它属于你，还是属于我。

在这个场域中，有两类对象：

- 可以分享的对象；
- 无法分享的对象。

当我仍看到无法分享的对象同其他完全建立在竞争之上的对象一起，在分享领域中流通时——这种竞争既是对抗，也是默契——它们就成为可以估价的对象、交换对象。

可是还有另一些对象……我把阳具放在首位，当然是因为从阉割事实来看，它最为显赫……但你们知道，还有你们熟悉的其他对象：阳具最著名的等价物、在它以前的粪块与乳头。

或许还有一些你们不那么熟悉……

尽管它们在分析文献中完全清晰可读，而我们会尝试把它们标示出来……

……当这些对象获得自由……

当它们出现在本不该进入的领域、即分享的领域，因而可以被辨认时……

……焦虑向我们发出信号，提示其地位的特殊性。

这些对象先于普通对象、可交流对象与社会化对象之地位的构成；(a)所涉及的正是它们。

我们会为这些对象命名，并列出清单；这份清单无疑并不穷尽——不过也许会，至少希望如此。刚才我已经说出三个：阳具、粪块、乳头。

我会说，初步列这份清单时只差两个；它们总体对应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标出的五种丧失形式——loss、Verlust——也就是信号出现的主要时刻。

在进一步进入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回到转辙器的另一条支线；刚才你们看见我在两条路之间作选择。我要在那里提出一项评论；我想，它的旁支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

分析研究中是否表现出一种奇怪而且意味深长的匮乏？它同我已经指出的匮乏截然不同：我们没有推动女性性欲的生理学问题前进一步；如今，在男性阳痿问题上，我们可以责备自己犯了同样错误。

归根结底，在性交男性一侧那个各规范阶段都能清楚定位的过程中，我们仍只会援引任何一本生理学书里都能找到的东西：先是勃起过程，继而是性高潮。

最后，我们满足于援引刺激—反应回路，仿佛以下两者的同源性可以接受：

- 性高潮的释放；
- 同这个回路在任何行动过程中的运动部分。

当然，我们并没有完全停在那里；即使在弗洛伊德那里也远非如此。归根结底，问题正是由他提出的：

- 为什么在性快感中，这个回路不像其他地方一样采取最短路径，回到最低兴奋水平？
- 为什么存在 Vorlust，即所谓“前快感”，而它恰恰在于把这个最低水平尽可能抬高？

至于性高潮的介入：同准备活动规范性相连的水平上升，从哪一刻开始中断？

- 如果要为这里谈到的事情提供一种生理学表象，我们是否以任何方式给出了介入之物的图式、机制？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 Abfuhrinnervationen，即支持释放开始运作的神经支配回路？

- 我们是否把它区分、标示并分离出来？它显然必须同此前起作用的东西区分开，因为此前的功能恰好是：在刺激上升到某个水平以前，这个过程不走向释放。

因此，这是快乐功能的一次运作，它趋向自身的边界，也就是痛苦的涌现。

那么，这个反馈从哪里来？没有人想到要告诉我们。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是我，而是那些向我们一点点滴滤分析学说的人，按理应该告诉我们大他者必然在那里介入。

既然人们告诉我们，正常生殖功能同奉献性相连，就必须设想：礼物的功能本身如何在交媾的 hic et nunc［此时此地］介入！无论如何，这很值得关注：要么这个说法有效，要么无效；而大他者的功能必然以某种方式介入。况且，我们相当一部分思考涉及所谓“爱欲对象的选择”；分析经验的重要部分也位于爱欲生活的扰乱之中。在这项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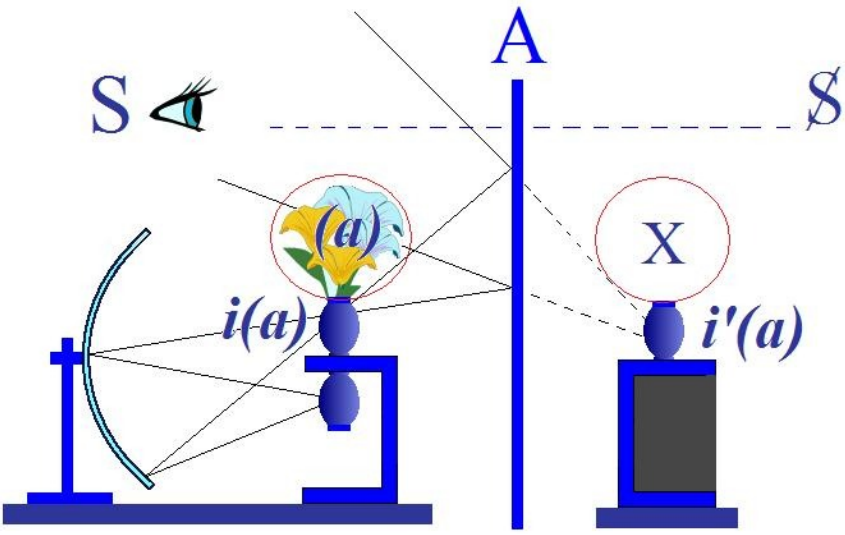
里，对原初对象——母亲——的参照被视为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并确定下面这个具有筛选作用的事实应当安置在哪里：

- 对某些人而言，结果是他们只有同妓女在一起时，才能在性高潮方面发挥功能；
- 对另一些人而言，则要同在另一登记中选出的主体在一起。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同妓女的关系几乎直接啮合于对母亲的参照。在另一些情形中，Liebesleben［爱欲生活］的败坏与降格则关联于以下对立：

- 母亲这一项；弗洛伊德唤起她同主体的一类特定关系；
- 以及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她成为支撑，成为阳具对象的等价物。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这张图、这个我又一次画在黑板上方的图式，使我们能够标示我要说的东西。

机制、关节是否在对象吸引力的层面产生？对象是否为我们披上这种glamor、这种令人欲望的光辉、这种色彩……

据说汉语正是用“色”来标示性……

……从而使对象在兴奋层面变得具有刺激性？

这种偏好性的色彩怎样会同样位于信号层面——而这也可能是焦虑的层面？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i'(a)］。接下来就要问为什么！我立刻指出它，好让你们看到我将走向哪里：这要通过原初性感投注的接线，也就是这里作为 (a) 既在场又隐藏的东西。

或者，爱欲对象选择中发挥筛选作用的要素在这里［A］产生，即框定的层面：由 Einschränkung、由这种收窄来框定。弗洛伊德把它直接关联于自我的机制，即兴趣场域的这种限制；它恰恰按照某类对象同母亲的关系把它排除在外。你们看到，这两个机制位于这条链的两端；链条从抑制开始，在焦虑处结束，而我在今年初给你们的表格中用对角线标出了它。



在抑制与焦虑之间，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机制，并准确设想两者怎样从上到下介入全部性显现。我要补充：我说“从上到下”时，也包括我们经验中所谓的“移情”。

最近我听人提到：自从有过某项研究[注6]以后，我们这个学会里的人就很懂移情了……

> [注6] D. Lagache：《移情问题》，载《移情及其他精神分析研究》，《著作集》第3卷（1952—1956），巴黎：PUF出版社，1980年。

那项研究完成于我们这个学会成立以前……

……至于移情，我只知道此后还有一项真正完成的工作：就是我在这里同你们一起用整整一年进行的研讨[注7]。我在那里说了许多东西，采用的形式肯定最为适当，也就是部分遮蔽的形式。

> [注7] Jacques Lacan：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巴黎：Seuil出版社，2001年。

不过，在我方才提到的早先那项移情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同“重复的需要”与“需要的重复”之对立同样“天才”的划分！你们看，通过文字游戏来标示一些并非毫无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我独有的特权。

可是我认为，对移情的参照……

如果仅仅把它限制在重复效果、再现效果上……

……就非常值得扩展。因为共时性维度可能……

由于一味强调历史要素、强调无论如何属于体验重复的要素……

……可能遗漏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完整维度，而它恰恰是：

- 能够显现的东西；
- 包含并潜伏在分析家的位置中的东西；在规定这个位置的空间里，正安置着这一部分对象的功能。谈到移情时……

如果你们还记得……

……我曾用一个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隐喻来标示它：一只手伸向木柴［受分析者伸向分析家］；在碰到木柴、木柴将要燃起的一刻，火焰

中出现另一只手，伸向第一只手[注8]。［分析家伸向受分析者："传递灯火"］

> [注8] Jacques Lacan：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1961年3月1日课。

研究柏拉图《会饮》时，我也用阿尔西比亚德话语中名为 ἄγαλμα（agalma）的功能来标示同一件事。

我认为，在分析关系、移情关系中，关于部分对象功能的这项共时性参照并不充分；这应当被放在一份卷宗开启的根部。这份卷宗涉及一个让我既感到惊讶……

又并不惊讶，至少并不意外的领域……

……它一直留在阴影里：性功能的若干跛行。这些跛行可以被看作分布在某个名为"分析后结果"的场域中。

我认为，把分析家的功能分析为部分对象场域的空间，正是弗洛伊德在《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一文中，从分析角度把我们挡住的地方。如果从下面这个观念出发：弗洛伊德的界限在于……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从他的全部观察中都能重新看到……

……没有统觉到受分析者与分析家在共时性关系中，有什么严格说来需要围绕部分对象的功能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如果你们愿意，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这正是他在朵拉、在"女性同性恋病例"那位女性身上的干预为何失败的动力。尤其会看出：弗洛伊德为什么在阉割焦虑中向我们标示

他所谓“分析的界限”；恰恰因为对他的受分析者而言，他仍是这个部分对象的所在地与处所。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如果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分析让男人和女人都仍不满足：男人停在严格说来属于男性的所谓“阉割情结”领域；

- 女人则停在“Penisneid［阴茎羡妒］”上；
- 那么，这并不是绝对界限。

它是有限分析同弗洛伊德一起停下的界限；也是那条无限逼近的平行线——即渐近线——继续追随的界限。弗洛伊德[注9]所谓不定的、无界限的分析——而不是无限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样东西……

> [注9] S. Freud：《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载《结果、观念与问题》第2卷，巴黎：PUF出版社，2001年。

我至少可以提出它如何能够被分析的问题……

……不是“没有得到分析”，而是只被部分揭示；这个界限正建立在那里。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说的、带来的东西，必须被视为完全超出我们经验已经画出的界限与草图。归根结底，只须参照法国工作领域里近期而熟悉的研究：一位分析家[注10]在构成其著作的那些年中，尤其让自己对强迫症患者的全部分析围绕阴茎羡妒运转。

> [注10] M. Bouvet：《对象关系》，巴黎：PUF出版社，2006年。

此前几年里，我多少次在你们面前评论并批判这些观察，用我们当时掌握的东西说明我认为它们在哪里绊倒！

走到目前这个解释点，我现在可以更精确地表述问题以及我当时想说的东西。细读那些观察，我们看到的无非是：用解释来填满我所标示的场域。分析家占据大他者的位置；作者就在大他者的层面解释阳具功能，并用口交幻想——尤其是关于分析家阴茎的幻想——覆盖这个位置。

这项指示非常清楚：问题确实已经被看到。请允许我说，这并非偶然——我是说，同我今天正在你们面前展开的东西相比并非偶然。不过，我要指出，这只是一条迂回，而且并不充分；因为用来进行分析的这个幻想——它不可能穷尽问题——实际上只是同强迫症患者的一种症状性幻想会合。

为说明我的意思，我要引用文献中一个真正典范性的参照：鼠人那个著名的夜间举动。他让自己在镜子前勃起以后，便打开通向门厅的平台门，迎接他想象中的亡父幽灵，把自己性器当下的状态呈现在幽灵眼前。

因此，如果只在对分析家进行口交的幻想层面分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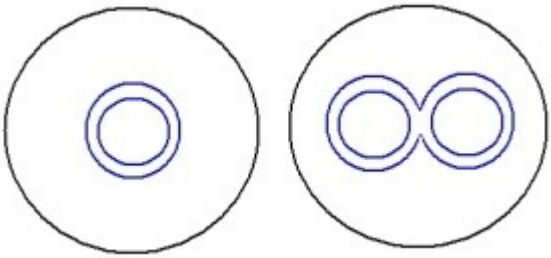
那位作者［Bouvet］把这个幻想同他所谓“靠近的技术”、同距离关系紧密相连；他认为距离对强迫症结构至关重要而且根本，尤其关涉强迫症同精神病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做只是允许、甚至鼓励主体在鼠人式幻想关系中承担那个大他者的角色。这个大他者在这里的临在方式恰恰由死亡构

成；它是观看的大他者。作者甚至把主体推得稍远一点——我会说只是在幻想上稍远一点，也就是口交。

显然，这最后一点、最后一项，只对那些能够凭借实践把这些评论的分量准确放到其位置上的人说。

最后，我要指出下次将继续前进的道路，并说明黑板右下角这两幅图的意义：



第一幅——或许一眼看不出来——画的是一只带瓶颈的瓶子。我把瓶颈的孔朝向你们，以便明确标出：对我重要的是边缘。第二幅是这个瓶颈与边缘可能发生的转化。

从这里出发，你们会看到：去年我为何长时间坚持围绕认同功能作拓扑学思考。我已经明确说过，那是在欲望层面，也就是弗洛伊德关于认同的文章所标出的第三种类型；他在癔症中找到它的主要例子。

这就是这些拓扑学思考的作用与分量。

我告诉过你们，我之所以让你们在交叉帽上停留那么久，是为了让你们可以直观设想以下区分：

- 我们所谈的对象：(a)；
- 以及从镜像关系出发创造、构造的对象，即同镜像相关的普通对象。

为了简便，我想只须用非常简单的说法提醒你们，因为此前的工作已经完成。

镜像同它所代表的东西有何区别？右边变成左边，左边也变成右边。

换言之，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观念……

相信弗洛伊德的论断，哪怕是最格言式的论断，通常都会得到回报……

……“自我不仅是一个表面，而且是一个表面的投射”，那么问题就必须用纯粹表面的拓扑学术语来提出。

相对于镜像所复现的东西，它恰好是从右手套变成左手套；只要在一个简单表面上把手套翻过来，就能做到。请记得，我谈论手套与兜帽并非始于昨天；Ella Sharpe 所讲的整个梦，大部分正围绕这个模型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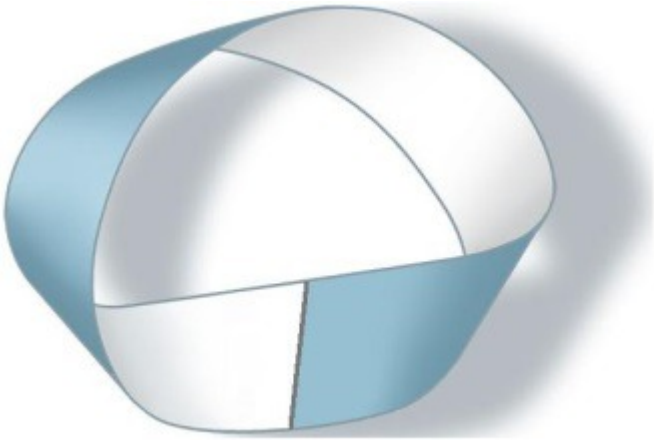
现在，请用我已经教你们认识的东西来试验……

至于还不认识它的人，我希望并不多……

……也就是莫比乌斯带。它是这样一种东西……

我为尚未听说过的人再讲一遍……

……任意取一条带子，剪开以后，把其中一端旋转半圈，再同另一端接合，就很容易得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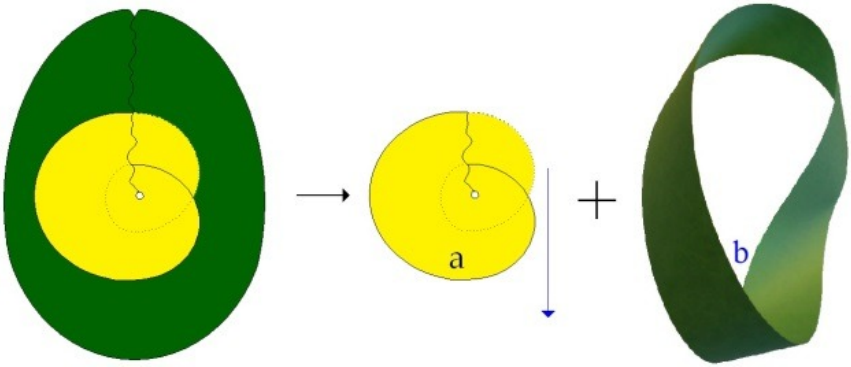
这样便得到一条莫比乌斯带：一只蚂蚁在上面行走，可以从看似一面的一侧走到另一侧，而无须越过边缘；换言之，这是只有一个面的表面。

只有一个面的表面无法被翻转。如果你们真的动手做一条莫比乌斯带，就会看到它有两种做法，取决于方才所说的半圈向右转还是向左转；两条带子不能彼此重合。但是，如果把其中一条翻回自身，它仍始终同自身相同：这就是我所谓“没有镜像”。

另一方面，你们知道我曾告诉过你们：在交叉帽上进行一条截面、一项切割……

这项切割唯一的条件，是在把交叉帽的孔点包围进去以后重新接合自身……

……当你们这样分离出交叉帽的一部分时，会留下一条莫比乌斯带［b］；剩余部分则在这里［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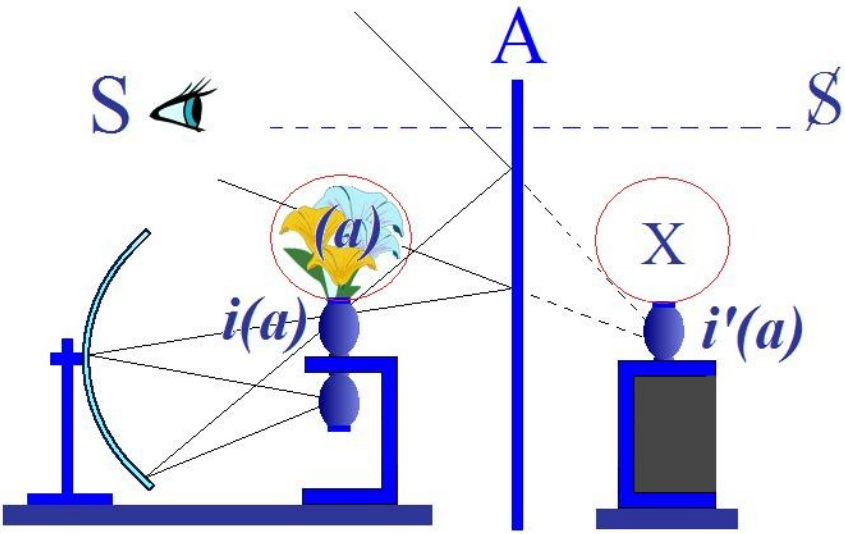
我为你们把它做了出来，现在传下去。它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因为请允许我告诉你们：这里［a］就是 (a)。我像递圣饼一样把它交给你们［笑声］，以后你们会用到；(a) 就是这样做成的。

无论发生的是何种切割，(a) 都是这样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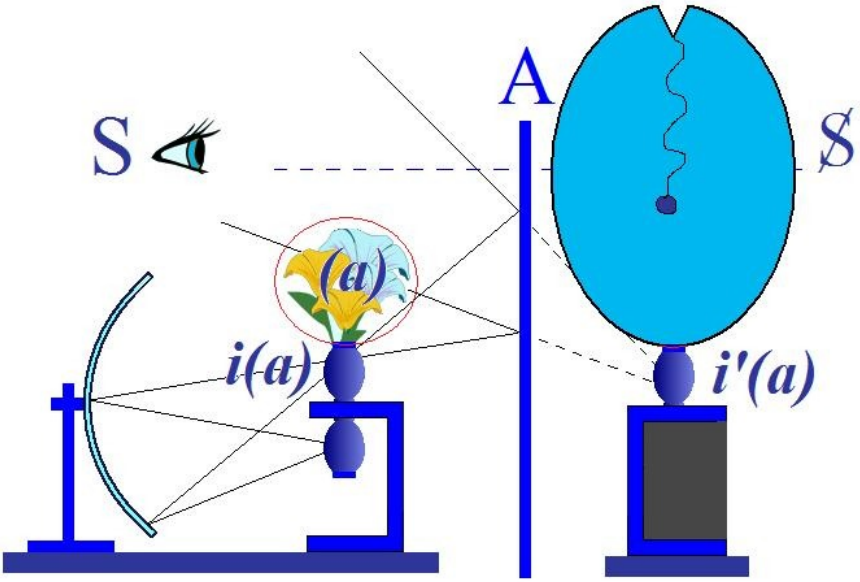
- 无论是脐带的切断；
- 割礼的切割；
- 还是另外一些我们以后要标示的切割；无论切割为何，切割以后都会留下：
- 某种可以同莫比乌斯带相比的东西；
- 某种没有镜像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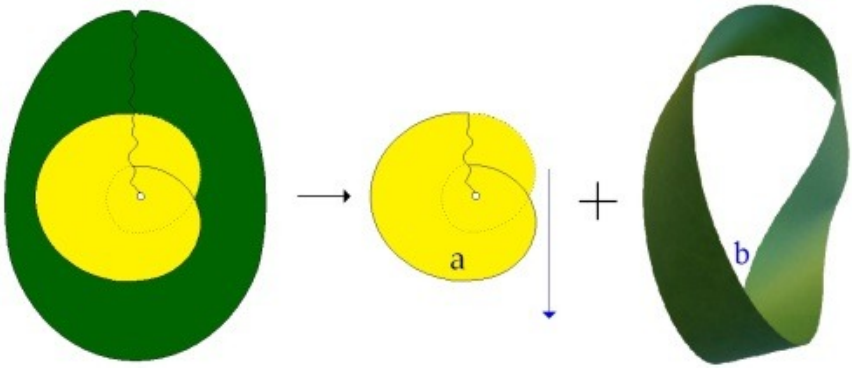
现在请看清我想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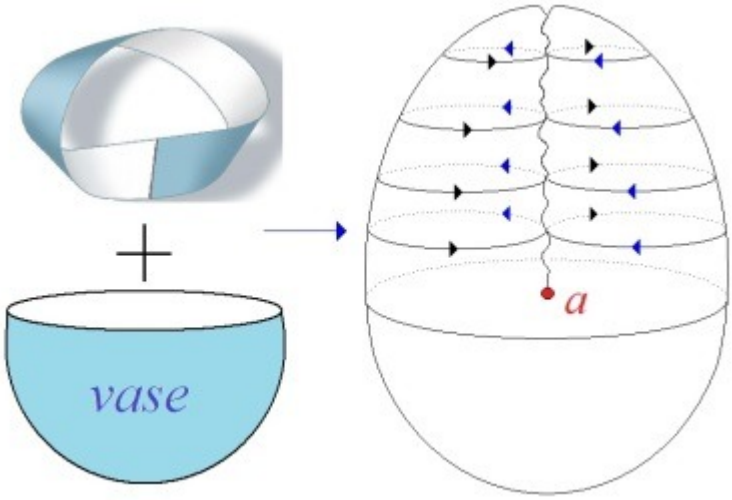
第一时刻：这里［i(a)］的瓶子……



……拥有镜像［i'(a)］，即理想自我；它构成普通对象的整个世界。







再以交叉帽的形式给它添上 (a)，并从交叉帽中分离出我刚才交到你们手里的对象小a。同 i'(a) 邻接的剩余［b］就会留下，也就是一条莫比乌斯带。换言之，我在这里这样表示它：从瓶子边缘上相对的两点出发，拉出一个像莫比乌斯带那样接合自身的表面。从这一刻起，整只瓶子就变成莫比乌斯带，因为一只蚂蚁沿外侧行走，可以毫不困难地进入内侧［而不遇到边缘］。

镜像变成替身那幅陌异而侵入性的图像；这也就是莫泊桑生命末期逐渐发生的事情：起初，他在镜中不再看见自己；或者，他在房间里瞥见某样背对自己的东西，立刻知道它同这个幽灵并非毫无关系；当幽灵转身时，他看见那就是自己。

(a)　进入实在世界——其实只是返回那里——时，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请观察问题所在。假定有某样东西长成这样，你们或许觉得奇怪而荒诞。但请看：如果我们暂时退出视觉场域的运作——不是变成盲人，只须闭上一会儿眼，摸索着沿这只变形瓶子的边缘移动——它同另一只瓶子一样，只有一个孔，因为只有一条边缘；它看上去像有两个。只要稍有阅读经验，就会知道“一”与“二”的这种含混在阳具显现时十分常见。

在梦的场域——而且不只在梦里——当性器出现、却显然没有实在的阳具时，阳具通常会以两个阳具的形式显现。

今天讲到这里就够了。

第8课 · 1963年1月16日

今天，我想就我教你们用对象a来标示的东西讲若干事项。上次我围绕焦虑提出的格言——“焦虑并非没有对象”——正把我们引向这个对象a。

因此，对象a今年来到我们主题的中心。如果它确实被纳入我以“焦虑”为题的框架，正是因为只有通过焦虑这条迂回道路，才有可能谈论它；这也意味着：焦虑是它唯一的主体性翻译。

不过，来到这里的这个 (a) 早已被引入，并在把它带到你们面前的道路上，于别处预先宣布了自身。它在幻想公式 S ◊ a 中宣布自己：S 对 (a) 的欲望；这是作为欲望支撑的幻想公式。

所以，我的第一点将是回顾、阐明并再添一项精确说明……

对听过我讲课的人来说，它当然不难获得；

不过，今天把它强调出来似乎也并非无用……

……我的第一点……

我希望今天能讲到第四点……

……在于精确说明对象的这项功能，即我们从分析上把它界定为“欲望对象”。

这里存在一个源于所谓主体主义视角的幻象：我是说，在构成我们的经验时，把全部重音都放在主体结构上。

现代哲学传统把这条阐发路线推到了极端，不妨说推到胡塞尔附近[注1]；它分离出意向性功能。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在如何称呼“欲望对象”的问题上受困于一场误解。

[注1] Husserl：《笛卡尔式沉思》，Vrin出版社，2000年。

能否像下面这样设想欲望对象：人们教导我们，没有任何 noèse［意向活动］[注2]，没有任何关于某物的思想，不转向某样东西；唯有围绕这一点，唯心主义才能重新找到通向实在的道路。

[注2]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noèse 是思考活动本身，noème 则是这一思想的对象。

欲望也是如此吗？对每个人耳朵里那个需要直观的层次，我会这样问：“欲望对象是在前面吗？”

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这个幻象；它使分析中一切试图朝所谓“对象关系”方向前进的东西都陷入贫瘠。为了纠正它，我已经走过许多道路[注3]。现在，我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强化这项纠正。今天无法把它展开到应有程度；我希望把这套表述留给一项以后能通过其他途径抵达你们的工作[注4]。

[注3] 参见1956—1957年研讨班《对象关系》。

[注4] 参见《康德同萨德》，《Critique》第191期，1963年4月；或《文集》第765页（第2卷第243页）。

对大多数耳朵来说，只须听到我今天用来强调刚才那一点的几个概括性公式，我想就足够了。你们知道，在认识论进展中，把“原因”概念

分离出来造成了多少困难。原因概念只有经历一连串还原，直到被削减为最纤细、最含混的功能，才能在最广义上可称为我们的物理学的发展中维持下来。

另一方面很清楚：无论怎样还原它，这个概念不妨称为“心智的”功能都无法消除。即使它被削减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阴影，我们仍清楚感到，某样东西……

说它仅凭诉诸直观而持续存在，还远远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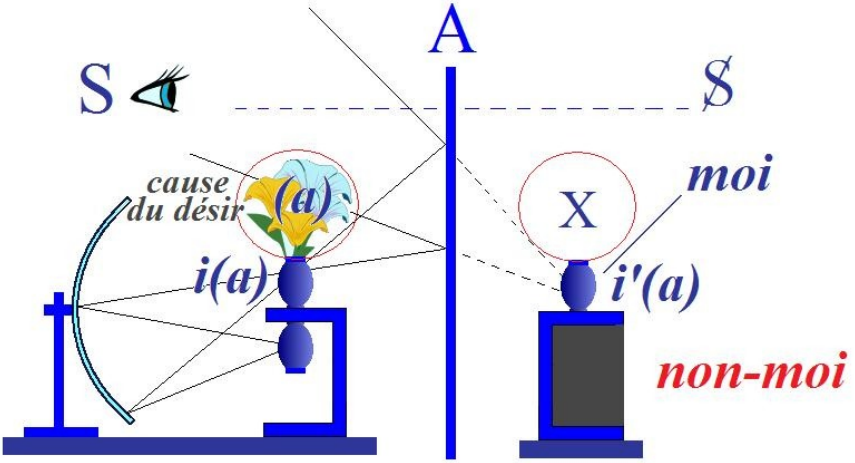
……仍停留在原因功能的周围。

我主张：我们可以从分析经验出发重新检视它，而一部由我们的科学揭示出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可以由此写成。

我几乎不敢说这是“引入它”，因为归根结底，我将要表述的仍只是话语事实，几乎没有锚定在这场辩证运动中。所以，为固定我们的目标，我先说清想让你们听见什么：对象、对象a，这个对象……

- 不能安置在任何类似于意向活动之意向性的东西中；
- 它不是欲望的意向性；我们必须把这个对象设想为欲望的原因。

借用刚才的隐喻：对象在欲望后面。



正是从这个对象a那里涌现出一个维度；主体理论对它的遗漏、省略与回避，导致此前以知识理论、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协调体系都不充分。

对象的这项功能要求一种新的结构拓扑；它已经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清晰可感，尤其在有关驱力的表述中。

如果你们想从文本上核查，只须回到《精神分析导论》第32讲[注5]，也就是所谓"新"系列 Vorlesungen 中、我上次引用的那一讲。

> [注5] S. Freud：《精神分析新讲演》，Anne Bermann 译，Gallimard出版社，1984年；"新讲演"第4讲《焦虑与驱力生活》。把此前《精神分析导论》的28讲算在内，这是第32讲。

很清楚，"Ziel，驱力的目标"同 Objekt［对象］之间的区分，完全不同于思想最初呈现的情况：目标与对象并不处在同一位置。

在我标出的那一讲里，弗洛伊德的表述使用了极其醒目的词。第一个是 eingeschoben［插入］：对象滑入其中，从某处经过……

同一个词也用在标示移置的 Verschiebung 中……

……对象的根本功能，就是某样在严格属于我们的把握层次上躲开的东西；弗洛伊德把它明确标示在那里。

另一方面，在这一层次上，两个术语明确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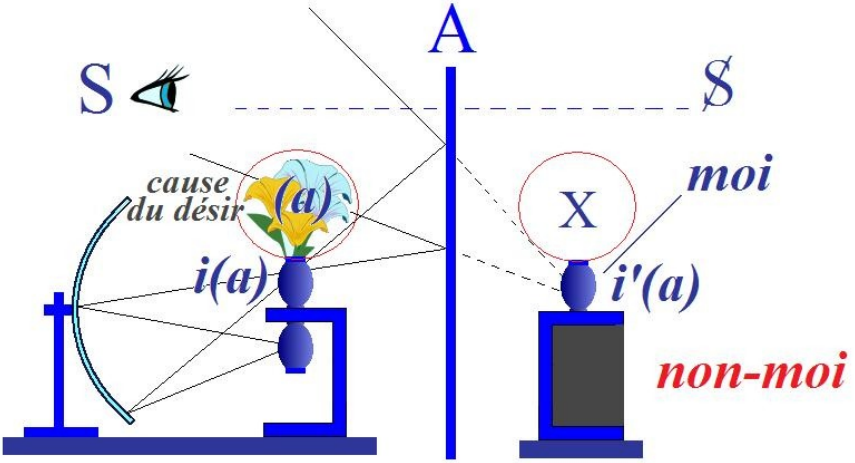
- äußeres：外部、外在；
- inneres：内部、内在。

弗洛伊德明确说：

- 对象当然应当安置在 äußeres，即外部；
- 另一方面，只有当倾向抵达某种必须被看作处于身体 Inneres、即内部的东西时，它的满足才会实现；它在那里找到自己的 Befriedigung，即满足。

这也在告诉你们：我向你们引入的拓扑功能，使我们可以清楚表述为解决这条死路、这个谜题而应当引入的东西：

- “某种内在化以前的外部”这一观念；
- 这个外部位于此处［(a)］，先于主体在大他者的位置通过镜像形式把握自己；正是镜像形式为主体引入自我与非我的区分。



原因属于这个外部，属于一切内在化以前的对象位置……

如果你们愿意重新思考原因概念……

……我告诉你们，它属于这里。

我立刻用最容易让你们耳朵听懂的方式加以说明，因为我已经说过，今天不会去做形而上学。

为了给它一个图像，我并非偶然要使用恋物本身；在那里，对象作为欲望之原因的维度得到揭示。被欲望的并不是“小鞋”、乳房或任何被你们当作恋物化身的东西；相反，恋物引发欲望，欲望再去能够攀附的地方攀附。穿小鞋的并不绝对必须是那个女人；小鞋只须在她附近。

甚至不必由她携带乳房，乳房可以只在脑袋里。但人人都知道：对恋物者来说，恋物必须在那里；它是支撑欲望的条件。

这里我顺便指出一个词。我想它在德语中不常用，而我们法语里含混的译法让它完全溜走：讨论焦虑时，弗洛伊德指出焦虑同“Libidohaushalt”的关系。

我们面对的这个词介于：

- Aushaltung，它会指向某种中断或解除；
- 与 Inhalt，即内容之间。

它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力比多的维持。总之，我今天向你们谈的这种同对象的关系，已经在这里得到指示；它使我们能够综合焦虑的信号功能，以及焦虑同某种可以称为力比多维持中的中断之物的关系。

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今天准备在你们面前推进的要点之一。

我假定，借助恋物这个参照，我已经让你们充分听懂了把对象视为欲望对象的两种可能视角之间存在何等巨大差别；也精确说明了为什么我把 (a) 放在前面，让它具有一种根本的先行性……

我稍后会进一步说明，随后全部话语也会越来越深入地说明。不过，我现在就想让你们听清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正是在你们的心智习惯告诉你们应当寻找主体的地方，在某样不由自主地显现为主体的东西那里；例如，在弗洛伊德标示“倾向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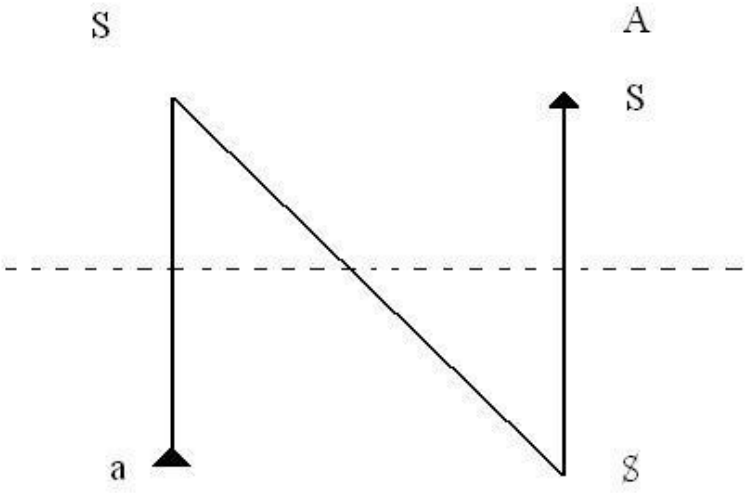
的位置；总之，就在你们的话语把某样东西表述为“你们”、就在你们说“我”的地方——严格说来，在无意识层面，那里安置的是 (a)。

在这一层次上，你们就是作为对象的 (a)；人人都知道，这正是不可容忍的东西，而且不只是话语本身无法容忍——话语终究会把它泄露出来。

我立刻用一项评论来说明它；这项评论旨在对你们习惯把所谓施虐受虐功能留置其中的窠臼造成一些移置、甚至撼动。仿佛这里只涉及某种内在攻击性及其可逆性的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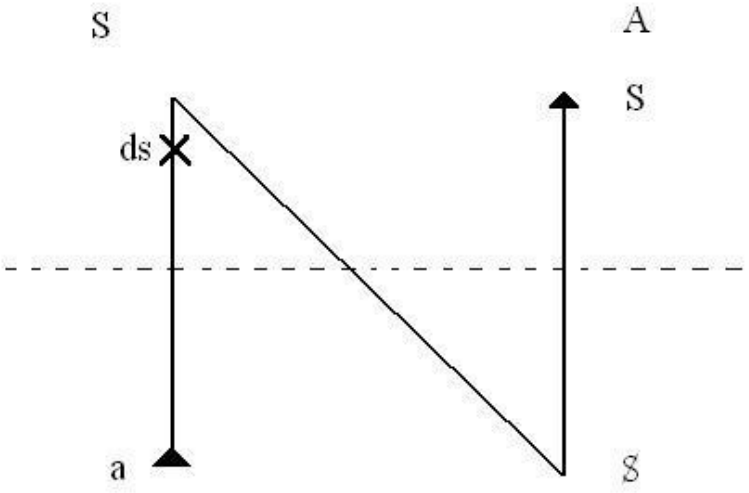
恰恰只有进入它们的主体结构，差异性特征才会显现；其中最根本的一项，就是我现在要指出的东西。

如果可以把施虐用一个四顶点公式表示——它只是图表所组织的同一组区分的缩略图式——就像我在这里标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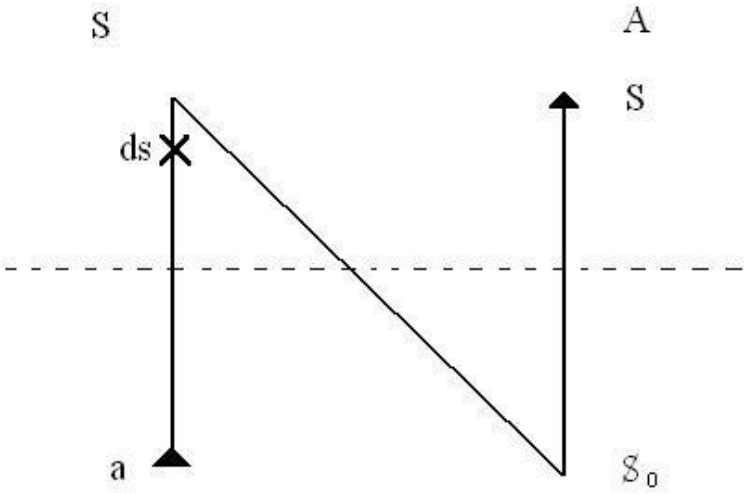
这里是大他者 A 一侧，那里不妨说是主体 S 一侧，是仍未构成的“我”。这个主体正是我们的经验必须质询、修订的；我们只知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同主体的传统公式重合，即同它在一切对象关系中可以达到的所谓穷尽性重合。

如果这里［x］有某样名为施虐欲望［ds］的东西……



……连同它包含的全部谜团，那么只有依据它根本上试图在小他者那里引入的裂分与分离，才能阐明并表述它。它把不可容忍之物强加给小他者，一直推到一个准确而充分的极限：在那里，小他者身上显现出主体存在同其所承受之物之间的分裂与裂口——他会在身体中受苦。

问题如此根本地涉及这项区分、分裂和裂口，并要求我们质询它，以至于施虐意图所寻求的与其说是小他者的痛苦，不如说是他的焦虑。



就在这里：我阐明、标示并写下这个小记号 S_0。我想，在今年第二课围绕焦虑引入的最初公式中，我曾教你们把它读作不是字母 O、而是零：小他者的焦虑，以及他相对于这份焦虑作为主体的根本存在，正是施虐欲望懂得让它震动的东西。

正因如此，在从前的一次研讨班中，我毫不犹豫地把它的结构关联于康德所阐述的纯粹实践理性、严格说来的道德意志之运作条件；总之，也就是在那里安置同纯粹道德善发生关系的唯一可能点。

请原谅我回顾得这样简略。参加过那场比较的人会记得；没能参加的人不久后应该会看到我在《闺房哲学》序言中重新处理的内容，而当时正是围绕这篇文本组织了那项比较。

今天重要、也是我唯一想增添新特征的，是下面一点：施虐欲望的特点，严格说来在于它不知道，在完成自己的行动与仪式时……

因为这里严格涉及一类具有全部仪式结构的人类行动……

……它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而它所寻找的，严格说来就是实现自身，让自身显现出来……

向谁显现？反正对它自己而言，这项揭示只会保持迟钝……

……让自己显现为纯粹对象、黑色恋物。

施虐欲望的显现最终就归结为这一点，因为作为其施动者的人趋向某种实现。

同样，只要唤起萨德的形象，你们就会察觉：经由一种随时代进程发生的实体转化，经由后世对其形象的想象性阐发，从中显露并留下的恰恰是一种形式；这并非偶然……

Man Ray 有一天为他制作想象肖像时，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形式……

……一具石化的形式。

你们知道，受虐者的位置完全不同。对他来说，把自己具身化为对象是公开宣称的目标：

- 无论是把自己变成桌下的狗；
- 还是变成合同里处置的一件商品、一个 item，同其他投入市场的对象一起被转让、出售；总之，他认同于我所谓普通对象、交换对

象。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寻求那个不可能：把握自己之所是；像所有人一样，他是一个 (a)。

至于这种始终不可能的辨认为何让他如此着迷，他的分析中许多特殊条件当然可以揭示这一点。

不过，在能够理解这些特殊条件以前，我们必须先建立某些最具结构性的连接；现在就尝试这样做。

请听清：我并没有简单地说受虐者实现了自己的对象认同。同施虐者一样，这项认同只在舞台上显现。可是，即使在舞台上，施虐者也看不见自己；他只看见剩余。

受虐者同样有某样东西看不见；我们稍后或许会看到是什么。不过，这使我可以立即引入几个公式。第一个是：在我今天所阐述的意义上，把自己辨认为自身欲望的对象，总是受虐性的。

这个公式的价值，在于让你们切身感到其中的困难。因为使用我们那具小“木偶”很方便：只须说，如果存在受虐，就因为超我十分凶恶。

例如，我们当然知道在受虐内部作出一切必要区分：

- 性感受虐；
- 女性受虐；
- 道德受虐。

可是，仅仅陈述这项分类，就有点像我说：“这里有这个玻璃杯，有基督教信仰，还有华尔街下跌。”

这毕竟让我们有点不满足。倘若“受虐”一词能够取得意义，就应该找到一个稍微更统一的公式。如果我们说超我是受虐的原因，倒也不会离开这个令人满意的直觉太远——但我们此前已经说过，对象是欲望的原因——于是便会看到：超我参与、至少分享了我今天引入的这个作为原因的对象之功能。

为了让你们感到这有多么真实，我将进入这些对象的清单与系列；我们必须在你们面前将其展开，用这个位置所能容纳、而且可以列举的全部内容来说明它。

我没有一开始就列出它们，是免得你们看到内容以后失去方向，以为它们就是你们在分析中向来遇到的同一批东西。事实并非如此！

你们以为自己知道母乳或粪块的功能；至于阳具，你们很清楚自己心中还留下多少晦暗。而当涉及紧接着出现的对象时……

我还是先交给你们，让好奇心有点东西可吃：也就是眼睛本身……

……到那里，你们就彻底不知道了。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而且有充分理由——接近这里涉及的对象。归根结底，若没有它就没有焦虑，那么它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对象。所以要小心，因为它会咬人。

眼下，这也给我一个机会，说明我在什么意义上曾说……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一位听众［Safouan？］的注意……

……两课以前我说过：欲望与律法是同一回事。之所以如此、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如此，是因为欲望与律法有共同的对象。

所以，不能仅仅用这个说法安慰自己：二者互为墙的两面，或互为正反面。这把困难看得太轻了。

为直奔让你们感觉这一点的关键，我会说：使精神分析得以起步的中心神话——俄狄浦斯神话——价值正在于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而不是别的。

俄狄浦斯神话所说的无非是：

- 起初，欲望、父亲的欲望与律法是同一回事；
- 律法同欲望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只有律法的功能为欲望划出道路；
- 作为对母亲的欲望、欲望母亲的欲望，同律法功能完全相同：正因为律法禁止母亲，它才强令你欲望她；母亲本身终究并不是最可欲的对象。

如果一切都围绕对母亲的欲望组织，如果由此规定人们必须偏好的女人——问题正是这个——应当不同于母亲，那么：

- 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一项命令进入欲望结构本身，并把自己强加其中；总之，人“奉命”欲望；
- 整个俄狄浦斯神话又意味着什么？无非是父亲的欲望造就了律法。

在这个视角中，受虐取得了如下价值与功能：它显现……

而且清楚显现——对受虐者而言，这是它唯一的价值……

……欲望与律法重新汇合的时刻。

因为受虐者意图使之显现的……

我要补充："在他的小舞台上"，因为绝不能忘记这个维度……

……是大他者的欲望在那里制定律法的某种东西。

我们立即看到其中一项效果：受虐者本人以我所谓下面这种功能显现：

- 弃置物的功能；
- 即我们所谈的这个对象、这个 (a) 以废弃物的外观显现：被扔给狗、扔进垃圾、扔进垃圾桶，成为普通对象中因无处可放而遭丢弃的废物。

这是 (a) 在倒错中得到说明时可以显现的一个面向。它绝没有穷尽我们只能通过绕行来圈定的东西，即 (a) 的功能。

不过，既然我采用并引入受虐这条迂回道路，我们就必须借助另一些定位来安置 (a) 的这项功能。

你们已经在受虐层面看到一项定位。我要提醒你们，首先必须把下面这个事实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相关功能：父亲欲望与律法相结合的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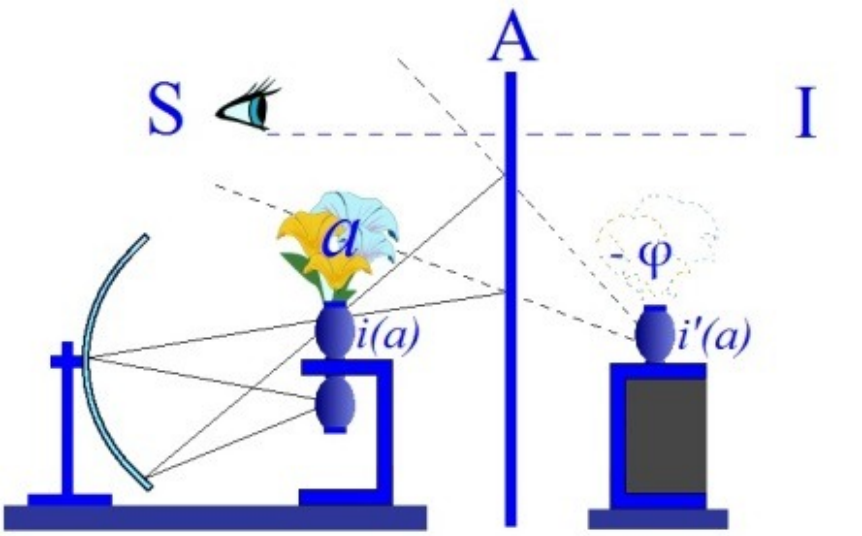
性，其中心效果就是“阉割情结”；律法在父亲被杀以后，通过父亲欲望那场神秘的蜕变与突变诞生。

无论在分析思想史中，还是在我们能够设想的最确定联系中，其后果总之都是阉割情结。因此，你们已经在我的图式里看到：(a) 缺失的同一个位置上出现了 -φ 记号。

所以，今天的第一点，我向你们谈的是对象作为欲望的原因。

第二点，我告诉你们：“把自己辨认为自身欲望的对象，总是受虐性的。”围绕这一点，我向你们指出了超我以某种作用方式向我们显现的轮廓，也指出在这个对象a的位置上以 -φ 形式发生之事的某种“贬值的”特殊性。

现在来到第三点：对象a作为缺失显现的可能性。它在结构上就具有这种可能性；这幅图式、这个旨在让你们熟悉它的图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断呈现在你们面前并受到回顾，目的就是让你们设想它。



在我们的分析主体层面，在“作为身体持续存在之物的来源”层面——这个身体可以说部分地向我们隐瞒自己的意志——对象a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岩石”，是力比多最后而不可还原的储备。每当弗洛伊德遇到它，看见他的文本以如此令人动容的方式逐点勾勒它的轮廓，实在令人感慨。

今天结束以前，我会告诉你们应当到哪里重新确认这一信念。

这个小　(a)　本身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在它“如果可能”得到辨认的层面……因为我刚才当然告诉过你们，把自己辨认为自身欲望的对象，总是受虐性的……“如果可能”：受虐者只在舞台上这样做。

你们将看到，当他无法继续留在舞台上时，会发生什么。不过，尽管舞台延伸得很远，甚至深入梦的领域，我们并非始终都在舞台上。只

要“不在舞台上”，停在其内侧并试图从大他者那里读出问题，我们在那里［-φ］找到的就只有缺失。

对象同其必要缺失的这项联结与协调，就发生在主体于大他者的位置构成之处……

也就是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甚至在“被压抑者的回归”能够显现的东西以外；它构成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构成不可还原的匿名之物——既然我们正在谈它，就不能绝对称之为不可知……

……正是在那里，得到结构与位置的，是我分析移情时以 ἄγαλμα［agalma］一词向你们提出的东西[注6]。

> [注6] 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1961年2月1日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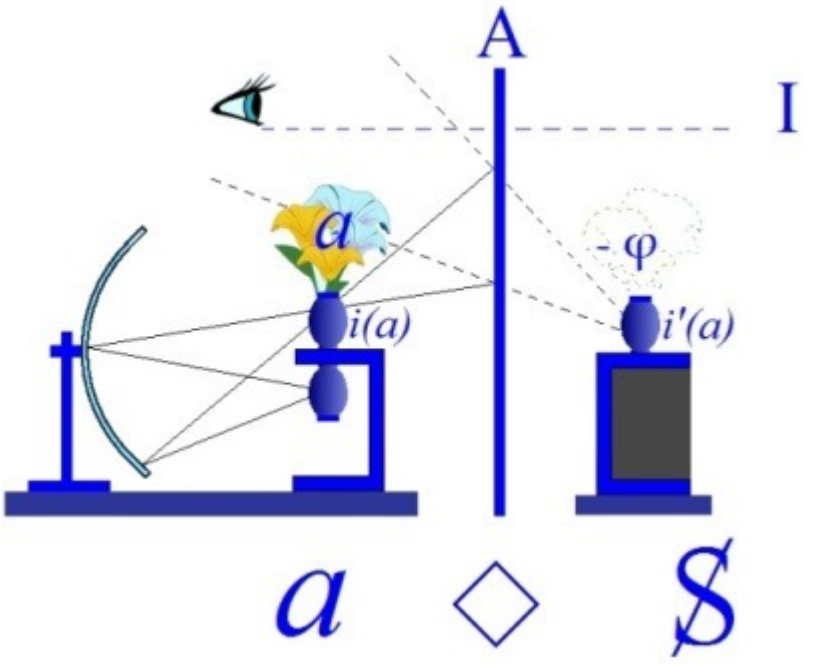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个空位本身成为目标，移情那个始终——而且有充分理由——或多或少遭忽视的维度才得以建立与构成。

这个位置可以被图像中物质化的某样东西圈定：某条边缘、某个开口、某道裂口；镜像的构成在那里显示出自己的界限。那里正是焦虑选定的处所。

在这扇打开的窗户中，这项边缘现象于某些特殊场合标出了辨认世界的界限与幻象，也就是我所谓“舞台”的界限与幻象。

它同这条边缘、这个框架、这道裂口相连；图式至少在两处说明了它：

- 这里的镜子边缘；
- 以及这个小记号 ◊。焦虑的处所就在这里；你们应当始终把它记作一个信号，提示我们应当在中间寻找什么。



我请你们回去参阅弗洛伊德的文本[注7]；它越读越令人震惊[注8]。文本有两面：新手首先会注意到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弱点与不足；与此同

时，弗洛伊德碰壁的一切又以极深的方式揭示，他当时已经何等贴近、已经在怎样环绕我们试图绘出的这个场域。

> [注7] Sigmund Freud：《一个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发生》，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PUF出版社，1999年。

> [注8] 参见1956—1957年研讨班《对象关系》，1957年1月9日、16日、23日课。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当然，你们首先应当熟悉朵拉的文本[注9]。对听过我讲《会饮》的人来说，它可以唤起讨论移情时总被省略的另一个维度：移情不只是再现一个旧日情境、行动、态度或创伤，也不只是重复它；始终还有另一条坐标。谈到苏格拉底的分析性干预时，我曾强调这条坐标；在我所举的病例中，它明确就是：一份在实在中当下存在的爱。

> [注9] Sigmund Freud：《一例癔症分析的片段》（1905），即朵拉病例，载《五个精神分析病例》，同前。

如果不知道移情也是这份爱的后果，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移情：

- 正是围绕这份当下存在的爱……

分析家应当在分析过程中记住：爱以不同方式当下存在；至少在它清晰可见时要记得……

- 移情的中心问题按照这份不妨称为实在的爱而建立；主体围绕 ἄγαλμα［agalma］提出的问题，即：他所缺少的东西。因为他正是用这份缺失去爱。我一直对你们反复念叨“爱就是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并非毫无理由。

这甚至就是阉割情结的原则：要拥有阳具、能够使用它，就恰恰不能是阳具。一旦回到看起来“自己就是阳具”的条件——因为人也确实会是阳具……

对男人来说，这毫无疑问；

至于女人，我们会再说她通过什么作用被引向成为阳具……

……那么，事情始终非常危险。

结束以前，我只请你们仔细重读这篇完全讨论弗洛伊德同其女患者之关系的文本。请记得，这个女孩的分析显示：她之所以转向同性恋，根本上围绕家中一次同出生相关的神秘失望——她家里出现了一个小孩。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凭借一种绝妙的类比学眼光，弗洛伊德察觉了这个女孩对一位名声可疑的女人炫示的爱中包含什么；他告诉我们，女孩对待这个女人的方式根本上是男性式的。

如果我们只照字面读这里——天哪——所谓“男性气概”，我们如此习惯于不知所云地谈它，甚至没有察觉：弗洛伊德要强调的，正是我以各种方式向你们呈现的东西；我曾突出所谓“骑士之爱”的功能。

她的举止像一个为贵妇承受一切的骑士，满足于最微薄、最无实质的恩惠，甚至宁愿只得到这些恩惠；而且最终：

- 她的爱欲对象越是走向所谓回报的反面；
- 她就越高估、越抬高这个对象，赋予其卓越尊严。

当公共舆论显然无法不让她看到爱人的举止极其可疑时，这项颂扬的维度只会再增添一个补充并强化它的目标：拯救她。

弗洛伊德极好地强调了这一切。你们也知道，这个女孩为何被带去咨询：这段关系公开进行，甚至公然挑战全城舆论；一天……

弗洛伊德立刻看出，这种作风具有挑衅 X 的意味；X 是她家中的某个人，很快且十分确定地显露为她的父亲……

……一次相遇终结了这段关系。

女孩陪着爱人，在去父亲办公室的路上迎面遇见父亲；父亲向她投去愤怒的一瞥。

随后，场面发展得非常快：那个女人……

对她而言，这段冒险无疑只是某种相当含混的消遣；她显然已经开始厌倦，也不愿让自己陷入大麻烦……

……便告诉女孩：事情已经够久了，从此到此为止；不要再像每天那样给她送数不清的鲜花，也不要再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女孩随即从一个地方翻了下去……

你们记得，我曾有一段时间细查维也纳地图，以便充分说明小汉斯病例；今天我不会再具体告诉你们，这个地方很可能像佩雷尔大道旁仍能看到的地形……

……那是一道小壕沟，沟底铺着一条现在已经停运的小铁路。女孩就是从那里翻落，niederkommt：让自己坠下。

围绕这个 niederkommen 有好几件事要说。我在这里引入它，是因为不能仅仅提醒人们：这个词同分娩意义上的 niederkommen 类似，就以为穷尽了这项行动的意义。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每当主体突然同他作为 (a) 的所是发生关系时，这个 niederkommen 都至关重要。忧郁症主体如此倾向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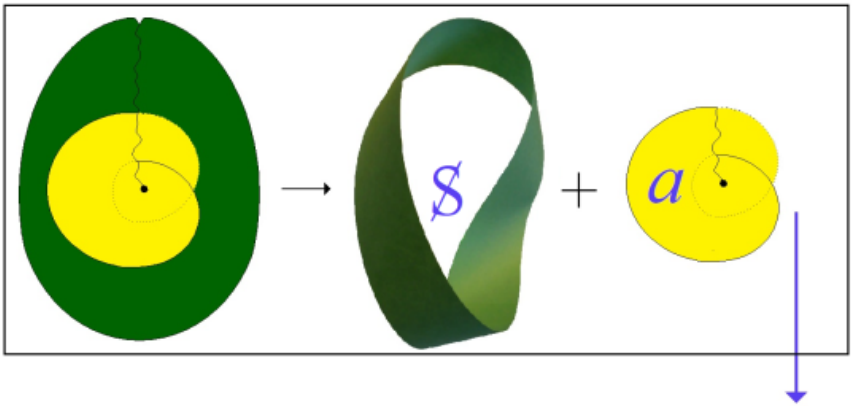
而且总以令人困惑的闪电般速度完成……

……从窗户翻出去，并非毫无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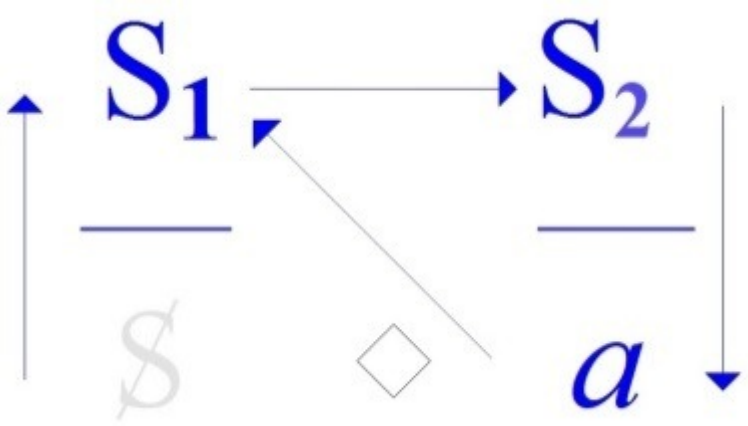
窗户提醒我们舞台与“世界”之间的界限，也向我们指出这项行动的意义：主体可以说借此返回自己感觉所处的那项根本排除；就在同一时刻，一个主体的绝对性中结合了……

只有我们这些分析家才能对它有所构想……

……这项欲望与律法的结合。



参见：



这正是“莱斯博斯女骑士”与她那个不妨称为“卡列宁式对象”的一对，在同父亲相遇时发生的事情。

因为仅仅说父亲投去愤怒的一瞥，不足以理解付诸行动怎样发生。这里有某样东西关乎关系的根基与结构本身。

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简短地说吧；我相信你们已经受到充分准备，能够听懂。这个女孩依恋父亲，却因弟弟——如果我没记错——出生而失望；这份失望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那么，她要做什么？

她要处理自己作为女人的阉割，就像骑士对待贵妇那样：骑士恰恰把牺牲自己的男性特权献给贵妇，使贵妇成为某样东西的支撑；在一种倒置关系中，这个东西同牺牲本身相连，也就是把大他者场域中所缺的东西——最高保证——放到缺失的位置上：

- 律法确实就是父亲的欲望；
- 人可以对此确信，确信存在父亲的“荣光”，存在绝对阳具［Φ］。

怨恨与报复无疑对这个女孩同父亲的关系起决定作用。怨恨与报复说的是：“这条父亲的律法、这个至高阳具，我把它放在这里。她就是我的贵妇；既然我不能成为你顺从的妻子与对象，我就成为那个支撑者：由我自身的不足、由遭拒绝的东西，创造出这项理想化关系。”

别忘了：女孩已经停止、放弃对自身自恋的培养，放弃护理、打扮与美貌，转而成为侍奉贵妇的骑士。

正因为这一切在那次简单相遇中来到父亲凝视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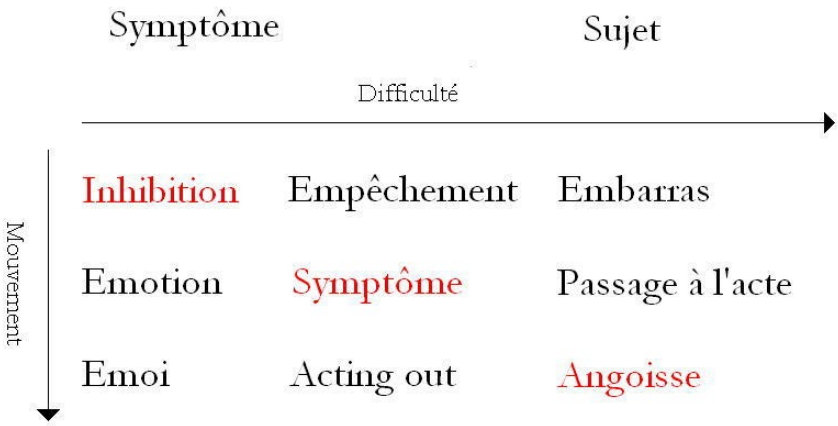
对父亲而言，整个场面……已经获得主体的全部赞同……

……就在这个场面来到父亲的凝视之下时，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为……

参照我给你们的第一张焦虑坐标表……

……“最高窘迫”；而情绪——回到那张表，你们会看到准确坐标——由于突然无法面对朋友为她造成的场面，也叠加在窘迫上。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严格说来所谓“付诸行动”的两项根本条件……

这里我是在回应某个人：他请我提前一点讲讲“行动化”同它的区分；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作为付诸行动的两项条件都已经实现。

此刻来到主体身上的，是她同自己被还原成的这个小 (a) 发生绝对认同。父亲的这份欲望……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她的全部举止都建立在它之上……

……同父亲凝视中呈现的律法对峙；这使她感到自己被彻底认同，同时被拒斥、被作为弃置物逐出舞台。只有“任其坠落”“让自己坠落”才能实现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今天没有时间继续指出这条路通向哪里。弗洛伊德在讨论哀悼时有一句著名论断：主体认同于对象，而感受哀悼者的某种报复施加在这个对象上；这项论断并不充分。

我们之所以哀悼，并感受哀悼带来的贬值效果，是因为我们所哀悼的对象曾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变成——或者说我们曾把它变成——自身阉割的支撑。

阉割反过来落到我们身上；只要我们在根本上被带回阉割的位置，就会看见自己的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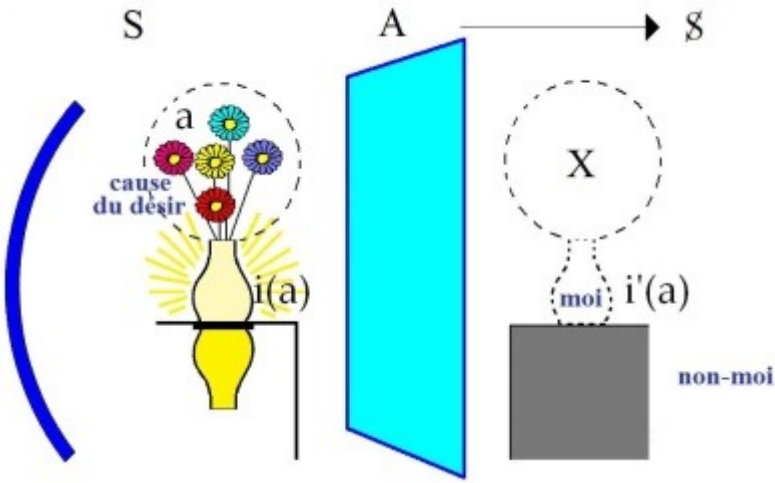
你们清楚感觉到时间紧迫，我在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指示。不过，有两件事明确表明问题正在于此。第一，弗洛伊德感觉到：无论女患者在分析中取得多么显眼的进展，都可以说像“水流过鸭毛”一样从她身上滑过。

第二，他用一切可能的坐标，明确标出小 (a) 在大他者镜中的这个位置。当然，他没有我这套拓扑的要素，但表达得不能更清楚，因为他在这里说：

“使我停下、让我碰壁的，是某种类似催眠中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催眠中发生什么？

主体可以从大他者的镜中读出这个虚线小瓶层面的一切，读出一切可以镜像化的东西：分析向那里推进！



镜子、玻璃瓶塞乃至催眠师的凝视，并非毫无理由地成为催眠工具。而催眠中唯一看不见的，恰恰是玻璃瓶塞本身，也看不见作为催眠原因的催眠师凝视。催眠的原因不会在催眠的后果中交出自身。

另一个参照是强迫症患者的怀疑。他的根本怀疑指向什么，以至于强迫症患者的分析可以极为顺利地延续许久？强迫症患者的治疗始终是分析家与受分析者之间一段真正的“蜜月”，只因为处在中心位置的东西。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标出，强迫症患者在心里进行的是哪种话语：

“这个人确实很好，告诉我世上最美妙的事情；麻烦只在于，我并不完全相信。”

强迫症患者的怀疑之所以居于中心，是因为它在这里［-φ］。在“年轻女同性恋者”的病例中，所涉及的东西恰好应当启发我们：阳具本身在(a) 的位置受到某种抬升。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正是在这里……

我说得有些顾虑，因为这篇文本本身已经明亮得如此美妙。我不必再向你们列举它的其他性质，但请不要把下面的内容当作后来人们让我们听惯了的陈词滥调……

……弗洛伊德正是在发现问题所在的过程中，用下面几点结束全文：

- 区分决定同性恋的体质要素与历史要素——具体是哪些并不重要；
- 把 Objektwahl［对象选择］本身分离出来，视为分析的专属场域，并指出它包含独有的机制。

一切确实都围绕主体同 (a) 的关系运转。

悖论在于……

它接近我上次指出的那个点：弗洛伊德在那里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即怎样在阉割情结的层面操作……

……这个［悖论］被写在病例报告中的下述事实标出。让我惊讶的是，分析家们竟没有普遍对此感到惊讶：这场分析的结尾，是弗洛伊德任她坠落（laisse tomber）。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至于朵拉——我会回到这个病例——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一切远非笨拙；甚至可以说，即使朵拉的分析没有进行到底，弗洛伊德却一直看到了底。

可是这里，小（a）、对象的功能如此占据支配地位，甚至通过一次付诸行动进入了实在；而弗洛伊德对这次行动的象征性关系理解得如此透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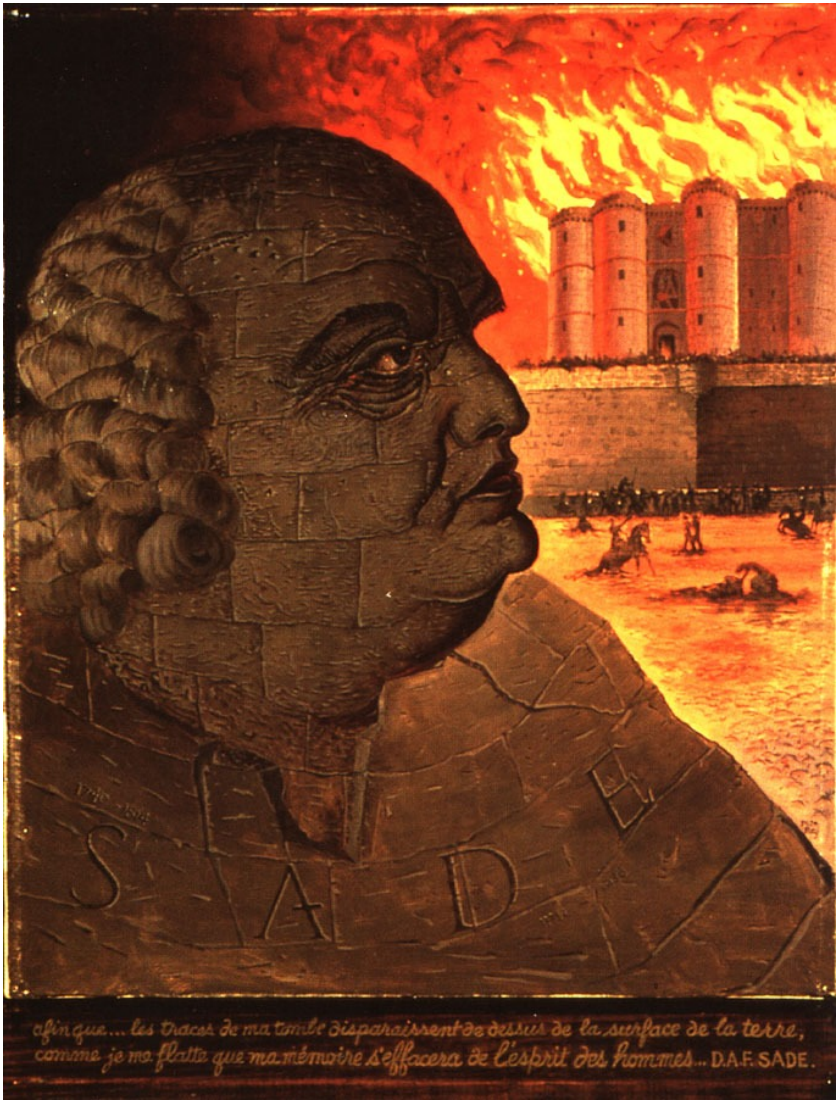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却认输："我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他对自己说；于是把她转交给一位女同事。是他主动"任她坠落 / 把她放弃（la laisser tomber）"。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我就把你们留在这个说法上，让你们自行思考；你们清楚感觉到，这一切正在瞄准分析中处理移情的一项根本参照。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Man Ray 所作萨德想象肖像


SADE
afin que... les traces de ma tombe disparaissent de dessus de la surface de la terre,
comme je me flatte que ma mémoire s'effacera de l'esprit des hommes... D.A.F. S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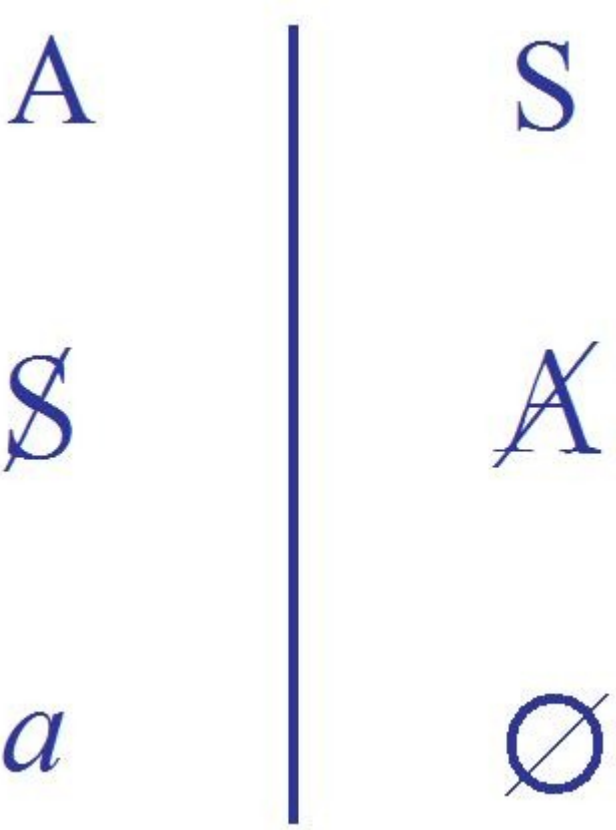
第9课 · 1963年1月23日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我标示为小 (a) 的东西。为了维持主轴，换言之，不让我的解释本身给你们提供偏离的机会，我先回顾它同主体的关系。

不过，今天必须说明并强调的是它同我们所谓大他者、即以 A 标记的大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将看到，关键在于理解：正是从这个大他者那里……

- 它取得自己的分离状态；
- 它在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中构成为余数。

因此，我重新画出了这幅同除法装置相对应的图式。



- 右上方是主体。只要我们的辩证运动从能指功能出发，这个假设性的主体 S 就处在辩证运动的起点；它在大他者的位置构成，被能指标记，从而成为我们的经验唯一能够抵达的主体。

- 反过来，它又把大他者的全部存在悬挂在一份缺失的保证上：被划杠的大他者。

- 可是，这项操作留下一份余数，就是 (a)。

上次，我借一个例子在你们面前开启、让某样东西涌现……

那不是唯一例子，因为“女性同性恋病例”背后还隐约显出朵拉病例……

……我让它作为主体同 (a) 之关系的一项结构特征在你们面前涌现……

这是一项根本可能性，是一项可以说普遍涉及 (a) 的关系；因为你们会在每个层次上始终重新找到它。我会说，它是 (a) 最具特征性的内涵，因为它恰好同余数功能相连……

……我把它称为……

这个词借自弗洛伊德的词汇和文本；在女性同性恋病例中，正是一次付诸行动把她带到弗洛伊德那里……

……“任其坠落（laisser-tomber）”，即 niederkommen lassen。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你们大概记得，我最后作了这样一项评论：奇怪的是，就这个病例而言，弗洛伊德本人正用这种方式回应一项完全典范性的困难。在弗洛伊德向我们见证的全部行动、举止与经验中，这次“任其坠落”独一无二；同时，它在文本里又如此明显、如此挑衅，以至于某些读者几乎反而看不见它。

正如上次所指出的，“任其坠落”是付诸行动的根本相关项。还要问：在付诸行动中，是从哪一侧看见这个任其坠落？恰恰从主体一侧。

如果愿意，付诸行动在幻想中位于主体一侧；在那里，主体呈现为被横杠最大限度抹除的东西。就在最大的“窘迫”时刻，再加上作为运动失序的情绪这一行为性成分，主体可以说“纵身冲下”，从自己所在之处、从舞台的位置纵身冲下……

主体只有在舞台上，作为根本上被历史化的主体，才能维持自己的主体地位……

……它从那里根本性地翻出舞台。这就是付诸行动本身的结构。

女性同性恋病例中的女人越过一道小护栏，跳进维也纳那条半地下小电车经过的沟渠。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朵拉则在窘迫达到顶点的时刻……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正如我很久以前就提醒你们的，K 先生那句设下陷阱的话使她陷入窘迫；这个笨拙的陷阱是：“我的妻子对我什么也不是。”……

……她付诸行动：“一记耳光”。

这记耳光在此只能表达最彻底的含混：她爱的是 K 先生，还是 K 太太？耳光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不过，这样一记耳光属于命运中的一类迹象、一类关键时刻；我们会看到，它以转辙器的价值在一份命运中代代回弹。

正是“逃离舞台”这个方向，让我们能够辨认……

而且你们将看到，使我们能够把它同完全不同的“行动化”区分开……

……付诸行动自身的价值。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还要我再举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吗？谁会想到否认所谓离家出走属于这个标签？主体——总是或多或少被放在儿童式位置——投入其中；离家出走对他而言是什么？无非是走出舞台，流浪到纯粹世界之中；主体出发去寻找、去遭遇某样处处遭拒的东西。

他去当所谓的“见习水手（mousse）”……

当然，他还会回来；这也可能成为让自己“出风头（se faire mousser）”的机会……

……而出发本身，正是从“舞台”通往“世界”的过渡。

谈到［世界］，在焦虑话语的最初阶段，我为你们提出下面两个登记之间的根本区分，实在非常有用：

- “世界”：实在在其中拥挤而来的地方；
- “大他者的舞台”：人在那里必须构成为主体，作为言语的承担者取得位置；可是，无论这份言语把自己设定得多么真实，主体也只能在一种虚构结构中承担它。

我会谈到……

首先告诉你们，这份余数本身如何以最具特征性的方式彰显其价值；……我今天首先要…… 我指的是，在进一步讨论焦虑功能以前 ……向你们谈行动化。

在你们看来，这或许即使不令人惊讶，也仍是一次迂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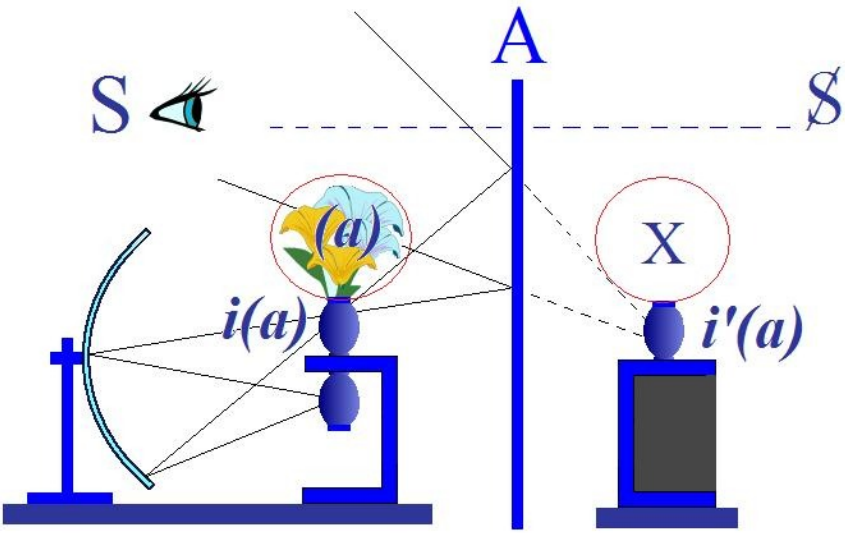
又一次迂回，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在一场有关焦虑的话语中，我竟然长篇讨论某样乍看更像回避焦虑的东西。

不过请注意，你们在这里重新遇到的只是我话语开端已经点出的一项根本质询：在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焦虑是否是一种如此绝对的交流方式，以至于人们可以问，焦虑会不会严格说来正是主体与大他者所共有的东西。

我在这里先放一枚以后再取回的小标记、一块白石。它是一项既极为困难、又必须保留的特征：任何有关焦虑的话语都不能忽略某些动物具有焦虑这一事实。

归根结底，这首先提出什么？提出的是：为什么对于动物的某种感觉——或许是唯一一种——我们能够如此确信？因为在动物身上遇到焦虑时，我们唯独无法怀疑它；我们在那里以外在形式重新找到我已经指出的焦虑特征：它是不欺骗的东西。



我已经画出今天希望走完的路线；现在先围绕 (a) 回顾几项评论。我们正在通过它同大他者、大写 A 的关系向它走近。

从我此前所说已经指明的一点出发：焦虑……

你们看它开始在这幅速记式反映问题的图式中露头；若它因此显得略为粗略，还请原谅……

……按照弗洛伊德最后的思想，我们看到焦虑是自我中的一个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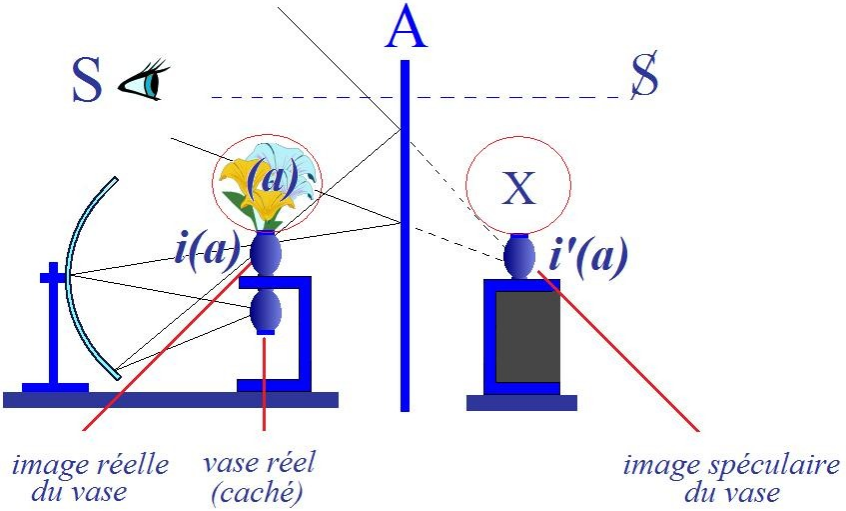
既然焦虑是自我中的信号，它就应当位于图式中理想自我［i'(a)］的位置附近。如果它确实在某处，我想自己已经充分提示你们：它必定在这里［X］，是自我想象场域的一项边缘现象。“边缘”一词有弗洛伊德本人的断言作为根据：自我是一个表面；他甚至还说，是一个表面的投射。我在适当时候已经回顾过这一点。

那么，不妨说它是一种色彩……

以后有机会时，我会说明为何隐喻性地使用“色彩”一词……

……它产生在镜面本身［i'(a)］的边缘；镜面作为镜面，是实在表面的倒置。别忘了，这里的 i(a) 是一幅实像，我们称它为理想自我；自我正是凭借这个功能，通过一系列认同而构成。认同于什么？某些对象！弗洛伊德在 《自我与本我》[注1] 中以这些对象为线索，根本上提出认同与爱的含混。你们知道，他强调了这个问题，也让它继续困扰自己。

> [注1] S. Freud：《自我与本我》，载《精神分析论文集》，Payot出版社，1968年，第177页。



因此，我们自己也只能借助一些公式来接近这种含混；这些公式考验我们话语中自身主体性的地位——我是说学术或教学话语。它由我很

久以前就在恰当位置向你们强调的“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关系标示[注2]。

> [注2] 参见1956—1957年研讨班《对象关系》。

这个 (a)，认同的对象……

只须在弗洛伊德著作的突出之处抓一个标记：例如，哀悼根本上以认同为原则……

……这个作为认同对象的 (a)，之所以同时也是爱的对象 (a)，只因为这个 (a) 使“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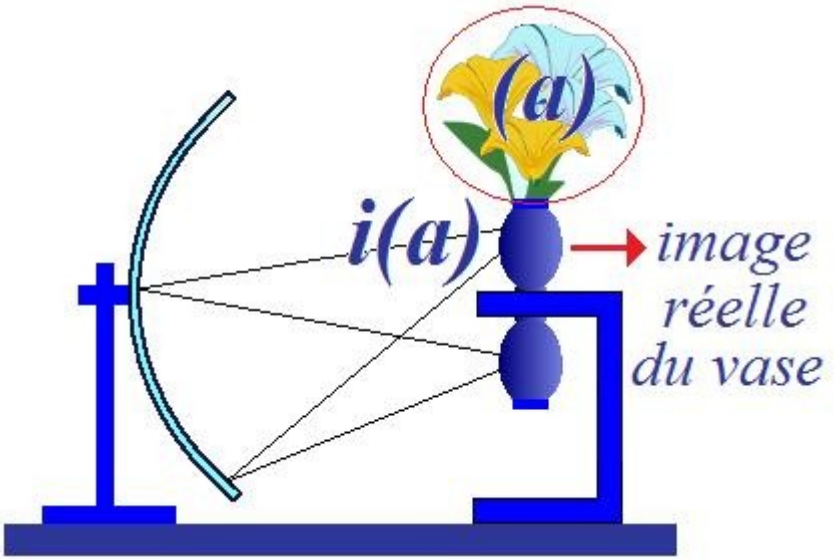
使用中世纪与传统术语……

……从 ἐρωμένος［erômenos，被爱者］的位置上被隐喻性地拔出，让他通过把自己呈现为可爱之人而成为爱者；它把他变成 ἔρών［erôn，爱者］，即缺失主体。正因此，他才在爱中真正构成；这可以说给了他爱的工具。我们又回到了同一点：人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爱，正是因此才成为爱者。

这个 (a) 在我们的话语中之所以叫 (a)，不仅因为我们前几天说明的代数同一性功能；我还可以幽默地说，因为它是“人不再拥有（n’a plus）的东西”。所以，人可以沿回归道路以认同的形式重新找到它，也就是成为这个不再拥有的 (a)。

这恰好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精确说明认同与爱的关系时，把回归一词放在这个点上。

可在这项回归中，(a)　仍保持其所是：一件工具。人正是用自己的所是，才可以说去拥有或不拥有。



借助这里构成的实像［i(a)］：当它作为 i(a) 涌现时，人会或不会在这个图像的瓶颈中收纳仍以多个对象a形式存在的东西……

在我的图式里，它们由是否被收纳进构造的真花表示；这项构造借助底部的凹面镜，凹面镜象征某样不妨说应当在大脑皮层结构中重新找到的东西，即人同自身身体图像发生某种关系的基础……

……也就是这个身体能够构成的各种对象。

在　i(a)　有机会构成的时刻，原初身体的碎片会被或不会被收纳、把握。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在镜像阶段以前，后来成为 i(a) 的东西已经存在于一片小 (a) 的混乱之中；此时还谈不上拥有或不拥有它们。

所谓“自体性欲”的真正、最深意义正与此相应：可以说，人从头到尾都缺少自身。

人所缺少的不是人们不当地说的外部世界，而是自身。

某些人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辨认、遇到的身体碎裂幻想，其可能性就在这里。不过，看到这个幻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被描绘出来，并不足以让这些人断定它的决定机制。

因此，我也曾指出一项近期研究的价值；它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决定机制之坐标，完全不声称穷尽这种决定机制，只严格标记其中一个特征，别无更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谈到孩子在自己腹中时是什么，只把他表述为一具或方便、或碍事的身体，也就是把 (a) 主体化为纯粹实在。

再观察一下 i(a) 涌现以前的时刻与状态：在那里，还没有从全部小 (a) 中区分出这幅实像；相对于它，小 (a) 后来会或不会成为人拥有或没有的那份余数。

好，请注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焦虑是一项边缘现象，是自我边界上针对不应在此处［X］出现之物的信号——作为 (a) 的余数受到大写 A 之大他者的厌弃。那么，反思的运动、经验的向导与轨道为何竟把分析家们引向……

先是 Rank，继而在这一点上还有弗洛伊德……

……在这个镜像前、自体性欲前的层次，在这个出生层次上寻找焦虑的起源？那里谁会想到……

在整个分析界，没有人想到……

……谈自我的构成？

这里有某样东西证明：焦虑的确可以被界定为信号，界定为自我构成以后自我中的边缘现象；但这项界定肯定并不穷尽焦虑。

这一点在伴随焦虑的一个最著名现象中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称这些现象为……

从分析上理解它们时肯定含混；各种说法彼此分歧，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里……

……恰恰同自我结构本身最为相反的现象，即人格解体现象。

这提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怎样真实地安置人格解体。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在法国学派一位或多位作者[注3]特有的定位中占据重要位置；我已经引用过他们。

> [注3] 这里影射 Maurice Bouvet。

我想，不难辨认这些定位同我在此展开之物的关系；也就是说，可以推测它们同我此前给出的若干草图并非毫无联系。

这里的距离观念几乎可以感觉到；我一直指出，这项距离必然同镜子的存在相关。正是镜子赋予主体远离自身的距离，而大他者的维度就是为主体提供这项距离的。

不过，不能因此断定任何“靠近”能够解决由这项距离的必要性产生的任何困难。换言之，精神病中的对象即使可以说具有侵入性，也并非

这一点使它们危及自我；这些对象本身的结构使它们不适合被“自我化”。

我已经试图借助一些参照让你们把握这一点……

如果愿意，可以称之为隐喻，但我认为它走得更远……

……这些拓扑学参照，在某些对象的结构中引入一种不可镜像化形式的可能性。

不妨说，从现象学上看，人格解体开始于……

用某样看似不言自明的东西把句子说完……

……无法辨认镜像。

人人都知道，这在临床上何等明显：主体常常正是因为无法在镜中认出自己……

或在某种类似情境中……

……开始被人格解体式摇摆攫住。

不过，我们应当比这个只给出事实的公式阐述得更精确。正因为镜中所见令人焦虑，它才无法被提议给大他者来辨认；于是……

请回到我标作镜子经验之特征的一个时刻；它是理想自我在大他者空间中构成的典范……

……主体同镜像建立的关系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无法按照我曾描述为常见的动作，把头转向身后的那个他者、见证人、成年人，用微笑同他交流自己的欢欣表现，交流某种使自己同镜像相通的东西。

另一种关系建立起来，它把主体囚禁得太深，以至于无法作出这个动作。在这里，纯粹二元关系剥夺……

临床医生曾在精神病中标出这份被剥夺关系的感觉……

……剥夺主体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

这种镜像化是奇数的，或者像英语所说是“odd”：不成对、脱离对称。它就是莫泊桑的 Horla，是空间之外，因为空间就是可以重叠的维度。［未发生倒置的镜像］

走到这里，我是否应该停下来，讨论同出生焦虑相连的这场分离、切割意味着什么？那里仍有某种不精确之物持续存在，引发种种混淆。

说实话，时间不足，我只能作出指示；以后会回到这里。不过请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对焦虑现象的结构化必须保留极大的谨慎。

所以，只须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认为方便之处在于：在出生焦虑层面构成了一整组运动，主要是血管运动与呼吸运动；他称之为“真实的组合”。这组运动随后会被移用到信号功能中，如同癔症发作的构成方式；他说，癔症发作本身也是一些运动的再现，而这些运动从某些情绪时刻的表达中继承下来。

这当然完全无法设想，恰恰因为在开端不可能把这种复杂性安置在同自我的关系中，使它后来能够用作自我信号；除非通过我们必须在 i(a) 同 (a) 关系中寻找的结构性东西。

可是，让我们得以开始构想这项关系的原初而特征性的分离，并不是同母亲分离。这里涉及的切割，不是孩子同母亲之间的切割。

孩子原初栖居母体的方式，提出了哺乳动物的卵同母体身体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你们知道，相对于母体，卵的一面是异物、寄生物；它以绒毛膜的绒毛状根部嵌入专门接纳它的器官——子宫——并同子宫黏膜形成某种交错。

我们感兴趣的切割在若干临床可辨认现象中留下印记，因此无法回避。感谢上帝，它远比“孩子出生、坠入世界时同母亲分离”这种切割更令人满意。它同什么分离？同自身的包膜。

我只须请你们翻阅任何一本近百年来的胚胎学书，就能理解：若要完整认识作为镜像前整体的 i(a)，必须把包膜视为身体的构成要素。

包膜从卵本身分化出来。你们会非常惊奇地看到它的分化方式，正好说明……经过去年围绕交叉帽的研究，我相信你们可以轻易在胚胎学章节有关包膜的图中，看到“内部处于外部”的各种形式显现：胎儿漂浮在外部体腔中，自身又被羊膜包裹；羊膜腔再被一层外胚层包裹，其朝外的一面同内胚层连续。

简言之，胚胎同其包膜发生切割时所分离之物，同交叉帽上分离出来、我曾反复强调的某个神秘 (a) 之间的类比清晰可感。

如果以后还要重新找到它，我想今天已经作了充分指示。

所以，今天还要完成我围绕行动化向你们预告的事情：它指示 (a) 同 A 的这项根本关系。

同付诸行动相反，一切行动化都带着某些使我们能够把它分离出来的特征。行动化同这个 (a) 之间深刻而必要的关系，正是我想牵着你们的手把你们带进去的地方，不让你们坠落［原文如此］。

还请在临床定位中观察："牵着手，以免任其坠落"对主体同某样东西的一类关系何等根本。当你们遇见这种情况，就完全可以把那样东西标示为主体的一个 (a)。

这会造成一种十分常见、却并不因此更容易处理的结合，因为这里所说的 (a) 对主体来说，也可能是最令人难受的超我。

有一类母亲，我们并非毫无道理地称为"阳具女人"，尽管常常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建议你们谨慎使用这个标签。

但若有一个人告诉你们：一个对象对她越珍贵，她就越会莫名其妙地受到可怕诱惑，不去阻止这个对象坠落；仿佛期待这场灾难带来某种奇迹。而她最爱的孩子，恰好就是有一天被她莫名其妙失手摔落的那个……

希腊悲剧中的这一点没有逃过 Giraudoux 的敏锐目光[注4]：厄勒克特拉对克吕泰涅斯特拉最深的怨恨，正是母亲有一天让她从臂弯中滑落……

……那么，是的，你们可以把她认定为此处应当称作“阳具母亲”的人。无疑还有其他方式，但这一种在我看来最少欺骗性。

> [注4] Jean Giraudoux：《厄勒克特拉》，载《戏剧全集》，巴黎：Gallimard出版社，七星文库，1982年。

现在进入行动化。

在女性同性恋病例中，如果自杀企图是一次付诸行动，那么同那位名声可疑、被提升到至高对象功能的贵妇之间的整个事件，就是一场行动化。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如果朵拉的一记耳光是付诸行动，那么弗洛伊德立即以极敏锐眼光发现的、朵拉在 K 夫妇家中全部悖论性行为，就是一场行动化。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行动化根本上是主体行为中某样展示自身的东西。一切行动化面向大他者的示范性重音，都必须得到强调。

相关知识卡 分析行动、acting-out与“回应无意识” ·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在女性同性恋病例中，弗洛伊德反复强调：这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的公开行为越显得骇人听闻，这位年轻女同性恋者的举止就越加强。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可是，展示出来的东西……

我们一步一步向前……

……根本上把自己展示为别的东西，展示为不同于它所是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没有人怀疑它是“别的东西”！在年轻女同性恋者的病例中，弗洛伊德还是说出了“它”的所是：“她曾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如果你们满足于这句话，那是因为要求不高；这个孩子同母性需要毫无关系。正因如此，我方才才坚持至少要指出孩子同母亲关系的问题；这项关系……

与分析思想的整个滑移相反，……我们应当把它安置……

相对于无意识欲望阐明所形成的主流……

……放在一种不妨称为侧向的关系中。

在母亲同孩子的正常关系中……

至少就其经济作用能够让我们把握的层面而言……

……存在某种充实、圆满、封闭而恰好如此完整的东西。妊娠阶段的这种完整，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特殊的处理，才能把它纳入考察，看到它的作用如何应用于 i(a) 同 (a) 的切割关系。

归根结底，只须凭借移情经验，知道受分析女性会在分析的什么时刻怀孕、怀孕对她们有什么用，我们就完全明白：那始终是一道返回最深层自恋的壁垒。不过，先放下这一点。

这位年轻女同性恋者想要这个孩子，确实是把它当成另一种东西。感谢上帝，这个“东西”也没有逃过弗洛伊德：她想把孩子作为阳具来拥有；也就是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最充分的表述，把它作为某样东西的替代物、代用品。于是它完全落入我们关于切割与缺失的辩证运动：作为坠落物的 (a)、作为缺失的 (a)。

这使她在欲望实现失败以后，可以既以另一种方式、又以同样方式实现欲望：她成为 ἐρών［erôn，爱者］。

换言之，她把自己放在自己没有的东西——阳具——中；而为了清楚展示自己拥有它，她把它给出去。这确实是一种极具示范性的方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她像一位侍奉贵妇的骑士、像一个男人那样对待大写 D 的贵妇，也就是能够为她牺牲自己所拥有之物——阳具——的人。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那么，把以下两个术语结合起来：

- 展示与示范；
- 以及欲望。欲望的本质与在场，你们看到，在于它像我所说那样把自己展示为别的东西；不过，恰恰通过展示为别的东西，它也指明了自身。

所以，我们会说：在行动化中，欲望为了把自己确立为真理，走上一条道路；它无疑只能以奇特方式在那里实现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我们在此前工作中已经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并不属于欲望的本性。如果还记得这个根本公式——“欲望虽已得到表述，却不可被清楚说出”——我们就不会对眼前的现象如此惊讶。我还给了你们一节新的链环：如果我在这里标示的对象正是上次所谓作为欲望原因的对象，那么欲望已经“对象性地”得到表述。

行动化根本上就是展示。它无疑带着遮蔽，但只对作为主体的我们遮蔽——只要它说话，只要它可能显得真实。它本身并不遮蔽；相反，清晰可见到了极点，正因此又在某个登记中不可见。它展示的是自身原因：这份余数、这次坠落、事件中掉出来的东西，正是展示内容的核心。

这里的主体［S］可以说“在其虚构结构中被大他者化”；在它同永远无法彻底证实的大他者［A］之间，涌现的是这份余数 (a)，即“一磅肉”。这意味着……

我想你们知道我引用的是什么[注5]……

……人可以任意借贷来填补欲望与忧郁的孔洞；但那个熟悉账目平衡的犹太人就在那里，最后要求“一磅肉”。

> [注5] William Shakespeare：《威尼斯商人》，Flammarion出版社，双语戏剧丛书，1999年。

你们会在一切行动化中始终重新找到这个特征。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请回想我有时会写下的东西：在《治疗的方向》报告[注6]中，我谈到 Ernst Kris 关于剽窃病例的观察。

> [注6] 《文集》第598页，或第2卷第75页。

Ernst Kris 走在某条我们以后或许会命名的道路上，想用真理来还原患者：他无可辩驳地向对方证明，他并没有剽窃；Kris 读过他的书，那本书确实原创，反而是别人抄了他。

主体无法反驳，可他根本不在乎！离开以后，他去做什么？你们知道……

我想这里毕竟有一些人，甚至多数人，偶尔会读我写的东西……

……他去大吃新鲜脑髓！

我在这里不是要回顾病例机制；而是在教你们辨认一场行动化，以及它的意义——我向你们标示为小 (a) 或“一磅肉”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患者用新鲜脑髓向 Ernst Kris 发出信号：

“您说的都是真的，只是没有触及问题；新鲜脑髓仍在那里。为了清楚展示给您看，我出去就会去吃，下次会谈时再告诉您。”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我要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走得再慢也不过分。你们会问：“这有什么新颖之处？”……

“你们会问”……好吧，问题和回答都是我自己说！……

……我会说：希望你们不会这样问；但如果我强调得还不够，你们仍可能说：

“行动化以及对这份未知欲望的示范，有什么新颖之处？症状不也一样吗？行动化也是把自己展示为别的东西的症状；证据就是它必须得到解释。”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好，那就把话说清楚！你们知道，症状不能被直接解释；它需要移情，也就是引入大他者。你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把握……

那么你们会说：

“对呀，这不正是您所说的行动化吗？”

不！我要告诉你们：必须得到解释，并不根本属于症状的本性；同你们可能以为的相反，症状并不像行动化那样召唤解释。

还必须明确说：行动化召唤解释；而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解释是否可能。我会向你们表明：可能！但无论在实践还是分析理论中，这个问题都悬而未定。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 分析行动、acting-out与“回应无意识”

在症状的情形中，解释显然可能，却须加入某些附加条件，即移情已经建立。

从本性上说，症状不像行动化那样召唤解释。人们太常忘记：我们在症状中发现、分析在那里发现的是：

- 症状在本质上不是向大他者发出的召唤，也不是展示给大他者看的东西；
- 症状在本性上就是享乐。别忘了，它无疑是一份被塞住的享乐，即 untergebliebene Befriedigung［被扣留的满足］。症状不像行动化那样需要你；它自给自足。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它属于我教你们同欲望区分开的享乐秩序；也就是说，它越过善的屏障，走向物……

参见我的伦理学研讨班[注7]……

> [注7] 参见1959—1960年研讨班《伦理学》，1月20日、3月30日课。

……也就是越过快乐原则；因此，这份享乐可以转译成 Unlust［不快］。

这一切不仅不是我发明的，甚至也不是我首先阐明的；弗洛伊德用的正是这些词。还没有听过这个德文词的人请记住：Unlust 就是不快。

现在回到行动化。同症状不同，行动化是移情的开端，是野生移情。你们大概知道，并不需要分析才会发生移情：

- 没有分析的移情，就是行动化；
- 没有分析的行动化，就是移情。

因此，围绕移情的组织必须提出一项问题……

我指由我们组织，即移情的 Handlung［行动 / 处理］……

……一种提问方式是：

- 怎样驯服野生移情；
- 怎样把野象引进围栏［参见1953—19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
- 怎样把马带进圆场，让它在驯马场里绕圈。

从这个角度提出移情问题会很有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追问怎样处理行动化。对不久后需要研究行动化的人，我推荐《Psychoanalytic Quarterly》中的 Phillis Greenacre 文章《行动化的一般问题》[注8]，载1950年第19卷第4期，并不难找。

> [注8] Phillis Greenacre：《行动化的一般问题》，载《“焦虑”研讨班伴读》，A.F.I.出版社，1998年。

这篇文章从多方面看都很有趣；至少它让我想起一段记忆：约十年前，我们已经接待过几位“调查员”。Phillis Greenacre 就在其中，她让我观察到一次漂亮的行动化：她在我眼前狂热地摩挲一个采贻贝的小渔妇……

那是我收藏的一件日本根付［netsuké］，至今还留有痕迹——我是说这件物品［笑声］。我得说，这促成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笑声］。

那场［交谈］比我同 Lampl de Groot 夫人的一次交谈好得多；后者被各种付诸行动切断，例如她跳得几乎够到天花板。

因此，这篇《行动化的一般问题》包含若干非常中肯的评论；不过读者会看到，如果用我正在你们面前勾勒的原初线条来照亮它们，收获会更大。

所以，问题是怎样处理行动化。她说有三种办法：

- 解释它；
- 禁止它；
- 强化自我。

至于解释它，她并不抱太大幻想……

Phillis Greenacre 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女性……

……按照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解释行动化可以说注定收效甚微，哪怕只因为行动化本来就是做给解释看的。

仔细观察，大多数时候都会发现，主体完全知道自己在行动化中所做的，是把自己交给你的解释。可是，无论你解释出什么，重要的都不是意义，而是余数。所以，至少在这条路上，如果不增添别的东西，就是一条死路。停下来逐一检视这些假设，非常有意思。

禁止它自然令人发笑；甚至作者本人也笑着说："许多事情都可以做，但告诉主体'不许行动化！'毕竟很难。"况且，没有人真会这样想。

不过说到这里，仍可观察到分析中始终存在的预先禁令：显然，许多做法就是为了避免会谈中发生行动化；这是很清楚的。人们还告诉受分析者，分析期间不要作出关乎人生的重大决定。为什么要这样做？

总之，这是个事实：凡是“我们能施加影响的地方”，都同某种可以称为危险的东西相关，无论危险指向主体还是分析家。

事实上，分析中禁止的东西远比人们想象得多。要说明我刚才说的——人们禁止危险之物——可以说：根本上，因为我们是医生，也因为我们是好人，正如某人所说，我们不希望前来托付于我们的患者“弄疼自己”。

最了不起的是，我们还真做到了。能够［注意到？1小时22分32秒］行动化，无论如何说明我们阻止了许多行动化。Greenacre 夫人所谓让真正的移情更牢固地建立，指的就是这个吗？

我想在这里指出分析中一个不为人见的侧面：它的意外保险、疾病保险一面。因为很有趣的是……

至少从分析家取得所谓“经验”以后开始——也就是他在自己的态度中大多并不知道的全部东西……

……分析期间短期疾病变得何等少见；一场分析稍微持续久一点，感冒、流感之类就会消退，甚至长期疾病也如此。

总之，如果社会中有更多人接受分析，我想社会保险与人寿保险都应该按人口中的分析比例调整费率！反过来，一旦发生意外……

我说的意外不只是行动化……

……患者和周围的人都会照例把它归咎于分析；仿佛从本性上就应归咎于分析。

他们是对的：那是一场行动化，所以面向大他者。既然正在分析，就面向分析家。如果他占据了这个位置，那只能由他承担；他毕竟负有自己接受占据的这个位置所带来的责任。

这些问题或许能照亮我谈“分析家的欲望”、并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时的意思。我不会在那个使问题失衡的疑问上停留，即我们怎样驯服移情；你们已经看到，我正说这并不简单。我也不会停下来讨论我始终反对的办法：强化自我。

那些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自己也承认——不只十几年，而是已经几十年，如今人们开始少谈了——它只能意味着文献中公开说出的东西：把主体带向认同；

- 不是认同于大他者中作为理想自我反映的这幅图像；
- 而是认同于分析家的自我。其结果就是 Balint 描述的终结性危机[注9]：他把它描述为这样一种分析结尾真正躁狂性的危机。它代表什么？恰恰是始终完全未被触及的 (a) 起而反抗。

> [注9] M. Balint：《原初之爱与精神分析技术》之《分析的终结》，Payot出版社，2001年。

现在回到弗洛伊德和女性同性恋病例。围绕它，我们已经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记述；因为弗洛伊德一方面告诉我们：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很清楚，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发生了所谓移情。”

另一方面，他同时又说——就在那时、就在这个病例中，我告诉你们，他的位置上显出某种盲点——他说：

“不过，绝不能在‘没有移情’这项假设上停留哪怕一刻。那会完全误认移情关系的实情。”

在弗洛伊德围绕女性同性恋病例的话语中，我们看到这句话得到明确表述。不过仍然是弗洛伊德：有一天，他面对一个女患者……

事情就是这样得到表述的……

……她在梦里对他撒谎，弗洛伊德正这样描述病例。关于女性同性恋的这篇话语中最珍贵的 ἄγαλμα［agalma］，就在于弗洛伊德面对这一点愕然停顿片刻。他也自问自答，说：

“那么，你们会问：无意识也会撒谎吗？”

你们知道，这位患者每天的梦都标志着她朝自己“命定的”性别取得更大进展。弗洛伊德一个字也不信，而且有充分理由：同一个患者一边向他讲梦，一边又说：

“当然，这会让我能够结婚，同时也让我更能自由地同女人交往。”

所以，她自己告诉他自己在撒谎。弗洛伊德也毫不怀疑；这里恰好没有任何表面上的移情关系。他停在哪里？

“那么，这个我们习惯视为最深处、视为真正真理的无意识，也能欺骗我们吗？”

他的全部争辩都围绕这项 Zutrauen、这份应当给予的信任运转：“我们还能保留它吗？”他说。

当然可以！他用一个极具特征的句子肯定这一点；它如此省略而凝缩，几乎带着我所谓言语绊倒的性质。所涉及的是……你们可以重读那个句子，我今天没有带来，下次会引用，非常美……它始终围绕下面这一点打结：

“这个无意识始终值得信任。”他告诉我们：“梦的话语不同于无意识；它由一个来自无意识的欲望制成。”

不过，他也同时承认了下述事实，尽管没有走到亲自表述出来：

“那么，她的确欲望着某样来自无意识的东西，正是这个欲望通过这些谎言得到表达。”

她亲口告诉他，自己的梦在撒谎。弗洛伊德停下的地方，是一切症状性谎言的问题。看看孩子的谎言是什么：主体通过撒谎想说什么。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奇怪的是，面对所有齿轮在这里卡死，弗洛伊德却“任其坠落”；他不去关注恰好使齿轮卡住的东西，也就是废料、这份小小余数——令一切停下、也正是问题所在的东西。

他没有看见自己因何窘迫……无意识的可信受到威胁，使他产生情绪——他确实表现出来了……于是他付诸行动。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这个点就是：

- 弗洛伊德拒绝在自己热爱的真理中看到原初的“虚构结构”；
- 他没有充分思考我最近谈幻想时围绕埃庇米尼得悖论向你们强调的东西：即“我在撒谎”完全可以成立。因为撒谎的是欲望；欲望在确立自身为欲望的一刻，把主体交给这项逻辑消除，而哲学家看到“我在撒谎”的矛盾时便停在那里。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不过，弗洛伊德在那里错过的东西，我们知道：

- 是他话语中缺少的东西；
- 是始终以问题形态留在他那里的一句话：“女人想要什么？”

弗洛伊德思想在某样东西面前绊倒；我们暂时可以称它为……

别把我的话说成女人本身就是撒谎者；而是女性性躲开了，某样东西通过这条迂回从弗洛伊德那里掉落……

……用《易经》的词，就是这种流动的柔顺。弗洛伊德曾险些被它闷死：就在他同未婚妻交换最终誓言的当天夜里，她同一个不知哪来的表兄出去散步……

我记不清了，也没再查传记[注10]，姑且称作“不知哪来的表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是人们所谓“前途有保证”的纨绔青年之一——也就是根本没有前途……

……不久以后，他发现她曾同此人出去走了一小圈。

> [注10] E. Jone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巴黎：PUF出版社，三卷，2006年。

盲点就在这里：弗洛伊德要求女人把一切都告诉他。好吧，她做了：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清扫烟囱（Chimney-sweeping）。

烟囱确实清扫了一阵，人们在那里一点也不无聊；重要的是一起待在同一根烟囱里。

问题是，一起出来以后……

你们知道，我在一篇文章末尾回顾过这个借自《塔木德》的问题[注11]……

……两个人一起从烟囱里出来，“谁会去把脸洗干净？”嗯……

> [注11] J. Lacan：《纪念 Ernest Jones——论其象征主义理论》，《文集》第697页，或第2卷第175页。

我建议你们重读这篇文章，而且不只这一篇，也重读我写的《弗洛伊德之物》[注12]。

> [注12] J. Lacan：《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401页。

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之物》在那里得到标示——我敢说还带着某种重音：就是我指出的这位狄安娜，她显示这场狩猎怎样继续下去。

《弗洛伊德之物》就是弗洛伊德“任其坠落”的东西；可是，仍是它带领……

以我们所有人为形式……

……整支狩猎队在他死后继续追逐。

下次我们继续这场追逐。



根付（采贻贝的渔妇）



狄安娜

第10课 · 1963年1月30日

人们始终教导我们：焦虑是没有对象的恐惧。老调！在我们已经提出另一种话语的这里，大可以这样说。这首曲子无论多么科学，都很像孩子用来安慰自己的歌。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事实上，我向你们陈述的公式是：“焦虑并非没有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沿着通向其他一切对象的同一条道路抵达这个对象。

说出这句话时，我曾强调：如果以为一种同科学话语其他部分同源、相似的话语能够象征化这个对象，使我们同它进入符号关系，那么这仍只是摆脱焦虑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很快会围绕这个关系回过头来。

焦虑维持这种“并非没有对象”的关系，条件是保留一点：这并不是、也不能像谈其他对象那样说出它究竟是什么对象。换言之，焦虑以最强的可交流性重音，把我们带进缺失功能；对我们的场域而言，这项功能是根本性的。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同缺失的关系对一切逻辑的构成如此根本，以至于可以说：逻辑史就是它成功掩盖缺失的历史。若赋予“口误 / 失败行动”这个词积极意义，逻辑由此就同一场巨大的“失败行动”相近。

因此，你们总会看到我沿一条道路回到这些逻辑悖论。它们旨在提示我们某些道路与入口；凭借一种特定风格，我们可以把这场失败行动“做成功”：不辜负缺失。

所以，我今天打算再次用一个故事引入话语。它当然只是一则寓言；严格说来，你们不能以任何类比为根据，从中找到支撑缺失情境的东西。不过，它有助于重新开启这个维度。每逢我每周把你们重新拉回来以前，任何话语——甚至分析文献自身的话语——都会让你们必然重新落入一条窠臼：好像我们的经验中某样东西会闭合，好像它无论标出怎样一道裂口来称呼缺失，总能找到某种由话语加以填补的东西。

那么，讲一个小故事；这是我最先想到的，当然还可以有别的。我这里只想快一点，好吗？我曾大体告诉你们：缺失只在某个时间中存在；在实在中，只有通过象征界才能把握缺失。只有在图书馆的层面，人们才能说：“这里某一册书不在它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已经由象征界进入实在所指定。

我在这里所说的这项缺失，很容易由符号填补：符号标示位置、标示不在场，让不在那里的东西呈现出来。不过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那册书，第一页写着……

就像我本周买到的一本书；正是它启发了这个小故事……

……第一页注明：“从某号到某号的四幅版画缺失。”

这是否意味着，按照“双重否定”的功能，因为这册书本身不在其位置，四幅版画的缺失就被解除，版画便重新出现？

显然完全不是。你们或许觉得这有点“傻”，但我要提醒：这就是逻辑的全部问题——用欧拉图式的直观术语说，就是被包含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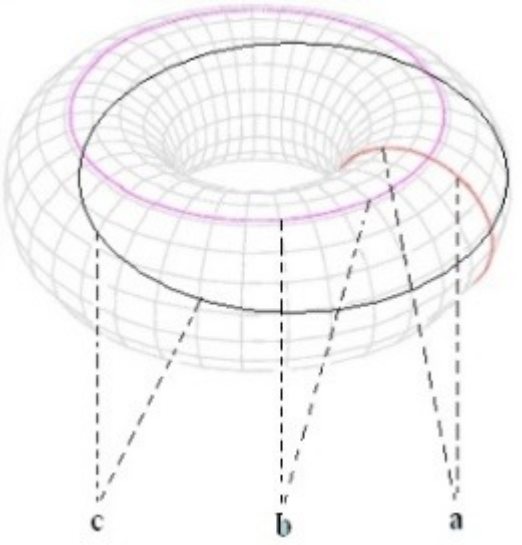
它的位置是什么？属中的科、种中的个体，平面圆圈内部究竟由什么构成孔洞？去年我让你们学了那么多拓扑学，正是为了提示：孔洞的功能并非单义。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在这种思路中，总会以各种隐喻形式引入所谓“平面化”的东西；它总是指向某样东西——简单平面作为直观表面的根本支撑这一隐含前提。

可是，同表面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只须向你们引入圆环、环面，你们就已经看到：只要阐发这个看似最容易想象的表面，并真正把它当成表面，就会看到孔洞功能在其中产生惊人的分化。

我要再次提醒应当怎样理解它。既然问题确实在于弄清一个孔怎样被填满、补上，你们会看到：画在环面上的并非每一个圆都能收缩，直到只剩那个逐渐消失的界限——一个点——继而消失。

有些孔当然可以这样操作。只要按下面的方式画圆［a］——我画图只因无法以别的方式表达——或者按这两种方式［b、c］画，就会看到：它们无法归零；某些结构不允许孔洞得到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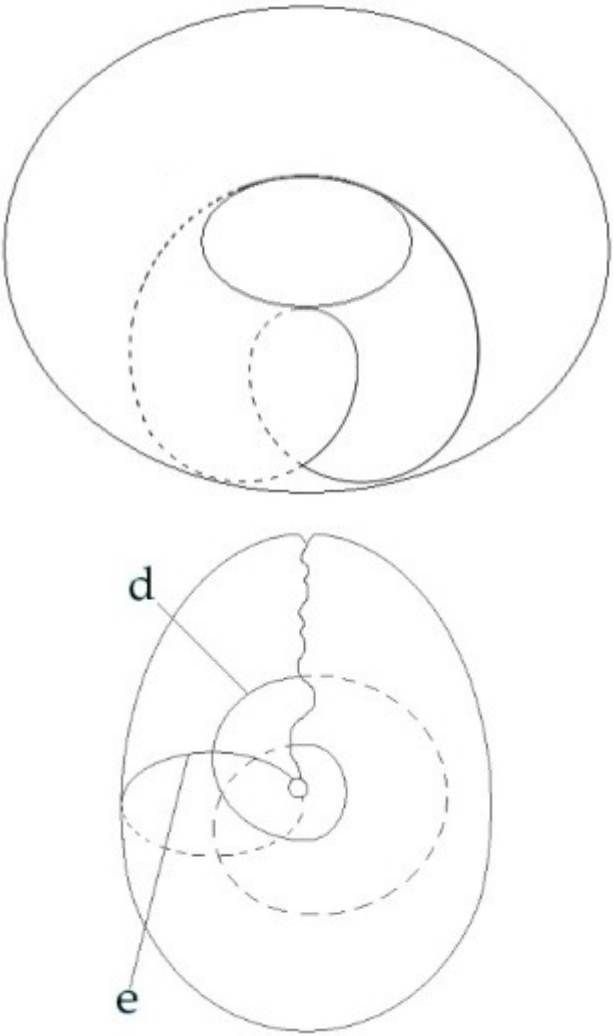


我去年向你们展示的交叉帽，其本质在于：表面上看，无论在其表面画出什么切割——我不再展开，请你们自己试验——我们似乎都不会遇到这种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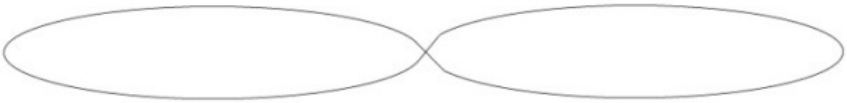
- 无论把切割画成这样：这是环面上那条同时参与另外两类圆、把方才最先画出的两种圆结合于自身的切割，在交叉帽［d］层面的对应形式；

- 还是在交叉帽上这样画［d］；或把切割画成这样［e］，经过去年我提醒你们注意的那个特殊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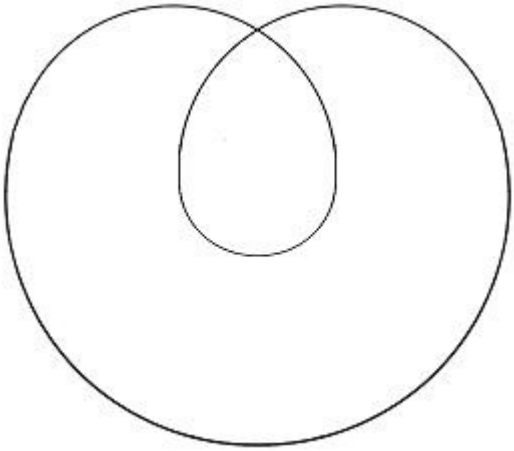
-



……你们总会得到某样表面上能够缩减到最小表面的东西；不过，我已经提醒过，无论切割属于哪种形式，最后总会留下某样无法用同心缩减来象征的东西，而只能不可还原地写成这种形式：



或者下面这个相同的形式；必须把它同我刚才所谓的同心点化区分开：



正是在这一点上，交叉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进路，使我们接近一种不可还原的缺失类型之可能性。缺失是根本的；它根本地存在于主体性的构成本身——分析经验正这样向我们呈现主体性。

如果你们愿意，我想用下面这个公式来陈述：

“一旦它被知道，一旦有关实在的某样东西进入知识，就会有某样东西丧失；而接近这项丧失之物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把它设想成一块身体。”

这就是分析经验以这种晦暗而强有力的形式交给我们的真理；它把真理的这项不可还原性质引入此后一切有关我们处境之任何可设想形式的反思。

必须说，这个点包含足够多的无法承受之物，使我们不断试图绕过它。这件事无疑有两面：

- 我们恰恰在这番努力中愈发勾勒它的轮廓；
- 而我们越接近这个轮廓，就越会因这份缺失所代表的结构而受到诱惑，忘记它。

由此得出另一项真理：可以说，我们经验的整个转折建立在下述事实之上——同大他者的关系……

大他者是一切象征化可能性与话语处所所在之处……

……触及一项结构缺陷。而我们必须再迈一步，设想自己在那里触及的正是使这项同大他者的关系成为可能之物，也就是能指得以存在的涌现之源。

能指得以存在的涌现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法被意指化。这就是我所谓“能指缺失”这个点的含义。

最近，一位确实相当懂我意思的人回应并问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指的是一切能指某种想象性材料——词的形式、汉字的形式——即每个能指都必须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具有直观支撑这一不可还原事实？

恰恰不是！这当然是这里最容易出现的诱惑，但这项缺失所涉及的并不是它。为了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我会回到已经给过、现在应当派上用场的定义。我曾说：

“凡是缺失，都属于象征秩序；但剥夺却是某种实在之物。”

我们此刻谈的是某种实在之物。当我试图向你们重新呈现这个决定性而总遭遗忘的点时——它不仅在分析经验的理论中、也在实践中被遗忘——我的话语围绕的是一项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显现的剥夺；这是一项实在的剥夺，因而无法被还原。

只须把它标示出来，就能解除它吗？如果我们从科学上圈定它——这完全可以设想——只须研究分析文献就行；我稍后会给你们一个样本。

起初只能这样做：我随手拿起《International Journal》的第一期，就会向你们展示，几乎无论在何处都能重新找到问题。无论文章谈焦虑、行动化，还是谈——我稍后要提到的文章就用这个标题——“R”……并非只有我用字母……即分析家在分析情境中的“总体回应（The Total Response）”。作者 Margaret Little[注1]，我们并不陌生；我在研讨班第二年谈过她。

> [注1] 参见 Margaret Little：《反移情及患者对此的回应》（1951），第91页；以及《“R”：分析家对患者需要的总体回应》（1956），第129页，均载《1962—1963年“焦虑”研讨班伴读》，同前。

我们会在其中看到这个问题被集中提出，并能界定：

- 剥夺安置在哪里；
- 它显然滑向哪里；以及当她试图更紧密地把握某类患者向她提出的问题时，它怎样滑动。

可是，还原、剥夺、象征化及其阐明并不会解除缺失。我们首先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哪怕只是为了理解这份缺失的一种显现面貌与方式。我已经告诉你们：剥夺是某种实在之物。

显然，女人没有阴茎。可是，如果不把阴茎象征化为“拥有或不拥有”的根本要素，她对这项剥夺就一无所知。

缺失本身是象征性的：S。［象征秩序中“不在其位置”的东西］阉割即（-φ）在分析过程中显现，只因为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它当然早在分析以前就已经构成——是根本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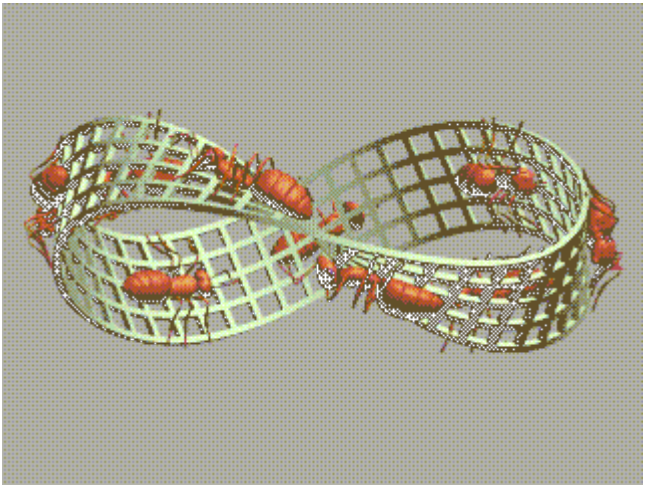
我告诉过你们，阉割是象征性的，即它关联于某种缺失现象。在象征化层面，也就是同大他者的关系中——主体必须在分析话语里构成自身——缺失的一种可能显现形式是（-φ）：这个想象性支撑只是原初缺失的一种可能翻译，是我们面对的主体“在世存在”中铭刻的结构缺陷之一种翻译。

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完全可以、也完全应当问：为什么分析经验只被带到某个点，不再越过它？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下述最终术语可以受到质疑：

- 男人的阉割情结；
- 或女人的 Penisneid［阴茎羡妒］。

它们未必是最终的。正因如此，按照原初结构设想这项缺失功能，才是接近我们经验本质的一条道路。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回到它，以免错失缺失。

再讲一个寓言：一只昆虫在莫比乌斯带表面行走……我想已经讲得够多，你们应当立刻知道我的意思……如果它能表象何谓表面，它随时可能相信，在自己行走面的反面，还有一个从未探索过的面；它可能相信这个反面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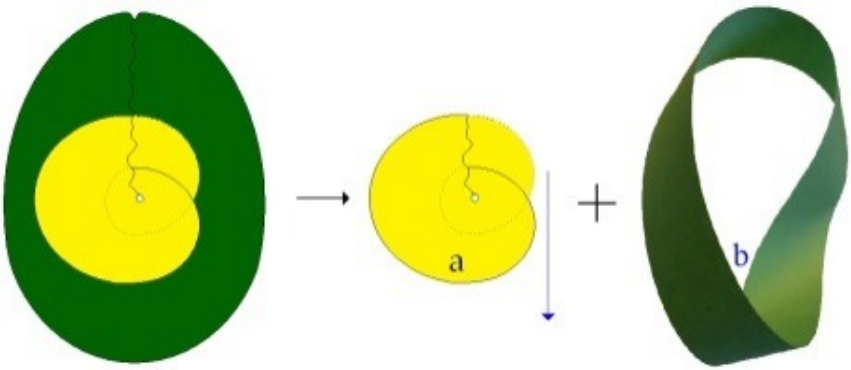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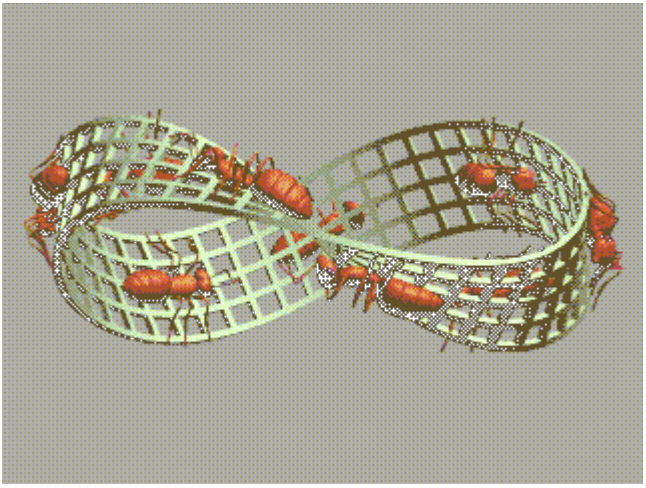
你们知道，事实上没有反面。昆虫不知情地探索着不是两个面，而是唯一存在的面；但每一刻确实又都有一个反面。

要察觉自己已经走到反面，它缺少的是那一小块缺失之物。交叉帽的这种切法为你们画出了它；我有一天还把它做成实物，交到你们手里。

这是在这里围绕某一点走出的一次短路式转弯；它沿最短路径把昆虫带回前一刻所在之点的反面。在当前情形中，这块小小缺失物就是(a)。难道我们用这种典范形式描述它，问题就解决了吗?

完全没有！因为恰恰是它缺失，才构成昆虫行走其中的世界的全部现实。





内部小八字确实不可还原；这是一项符号无法补足的缺失。

所以，它首先不是一项不在场——符号可以弥补不在场。它也不是取消或否认，因为取消与否认都是由符号允许我们引入实在的关系构成的形式，也就是不在场的界定。取消与否认试图拆除能指中使我们远离起源、远离结构缺陷的东西，企图重新抵达其符号功能。强迫症患者正为此竭尽全力、耗尽自己。

因此，取消与否认瞄准这个缺失点，却无法抵达它；因为正如弗洛伊德解释的，它们只是把能指功能应用于自身，从而让它加倍：我越说它不在那里，它就越在那里……

那块“思想性的”或非思想性的血迹……

- 无论是令麦克白夫人精疲力竭的血迹；
- 还是洛特雷阿蒙用“思想性的”一词标示的血迹，都无法擦除。因为能指的本性恰恰在于：努力擦除一条痕迹。人越想擦掉它以重新找回痕迹，痕迹就越作为能指坚持存在。

由此可见，在同作为欲望原因显现的 (a) 发生关系时，我们面对的始终是一组含混的问题。

的确，把它写进我们那幅必须不断更新的图式时，小 (a) 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可以用两种方式显现。

我们能够借助焦虑功能把两者连接起来，因为无论焦虑在哪里发生，它都是这两种显现的信号；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分析文献围绕焦虑告诉我们的东西。

请看，把分析话语的以下两面并置起来何等奇怪：

- 一方面，焦虑是最主要、最根本的防御；围绕它的话语又必须分成两项参照。一项指向实在：焦虑是对最原初危险、对不可克服的 Hilflosigkeit［无助状态］、对进入世界时绝对困厄的回应；

相关知识卡 Hilflosigkeit：原初无助与绝对无所依凭

- 另一方面，自我以后又能把它重新用作轻微得多的危险的信号。Jones 在某处[注2]谈到这些危险……

> [注2] Ernest Jones：《梦魇》，同前。

相关知识卡 Hilflosigkeit：原初无助与绝对无所依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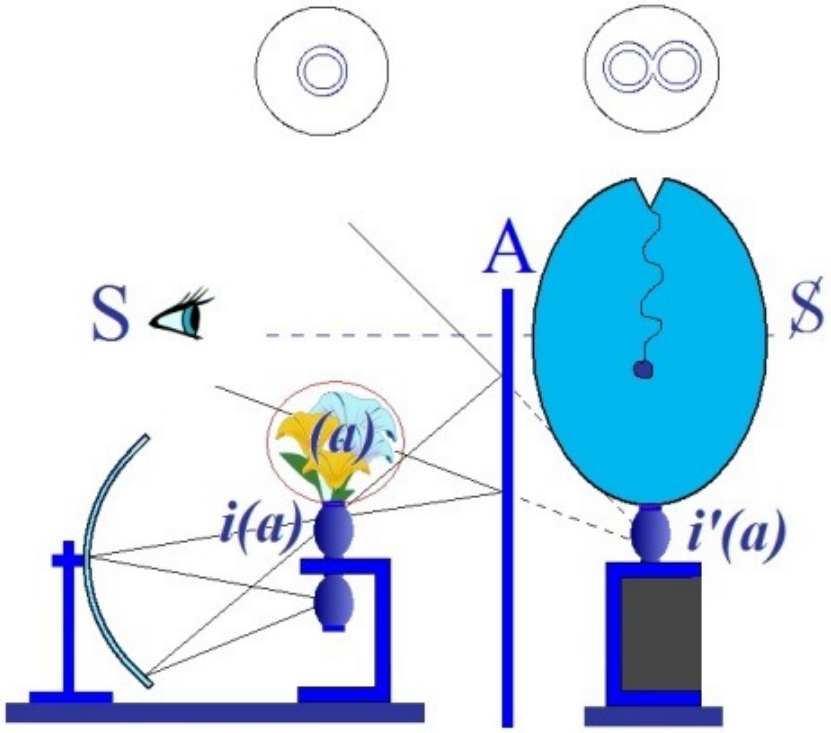
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一种分寸与判断；而分析话语谈所谓本我、Ça、Es 的威胁时，常常极度缺少这种分寸……

……Jones 只把它称为“buried desire”，一个被掩埋的欲望。

正如他指出的：一个被掩埋欲望的回归终究真有那么危险吗？它值得调动焦虑这样一个重大、终极而最后的信号吗——而为解释这个信号，我们竟必须诉诸最绝对的生命危险？这个悖论稍后又会重现，因为分析话语无不先把焦虑变成一切防御的最终本体，随后又谈起针对焦虑的防御。

于是，这件提醒我们危险的有用工具，反倒成了我们必须防御的对象；人们由此解释精神病理学场域中的各种反应、构造与形成物。

这里难道没有一个要求重新表述问题的悖论吗？防御不是针对焦虑，而是针对焦虑作为信号所指向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防御焦虑，而在某种缺失；不过，我们知道缺失具有不同而可界定的结构。



简单边缘上的缺失，即同自恋图像关系中的缺失，不同于我所说的双重边缘上的缺失；后者关联于推进得更远的切割，关涉 (a) 本身。只要 (a) 出现、显现，我们就在移情处理的某个层面不得不、也能够且应当面对它。

在这里，我想会比别处更清楚地看到："缺少处理"不是"处理缺失"[注3]。每当一场有关我们作为大他者同受分析者之关系的话语推进得足够远，你们都会发现必须定位的问题：我们同这个 (a) 应当是什么关系？

> [注3] 参见 D. Lagache《移情问题》中"重复的需要"与"需要的重复"，同前。

分析经验自身始终把主体送回某种不同于其任何显现的东西；这项持续而深刻的质疑，其裂口显而易见。

"移情不会是……"正如我的一位患者不久前对我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只是移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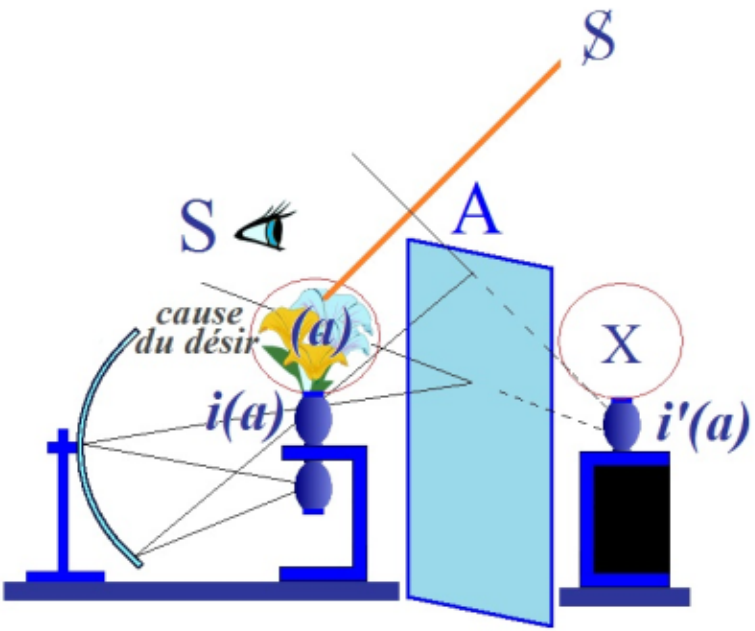
"只不过（ne que）"的功能："这只不过是移情"……

它是"他只须（Il n'a qu'à）这样做"的反面；这种动词形式会自行变位，但并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人们会在自发话语中看到"他只曾须（Il n'a qu'avait）"这种说法自然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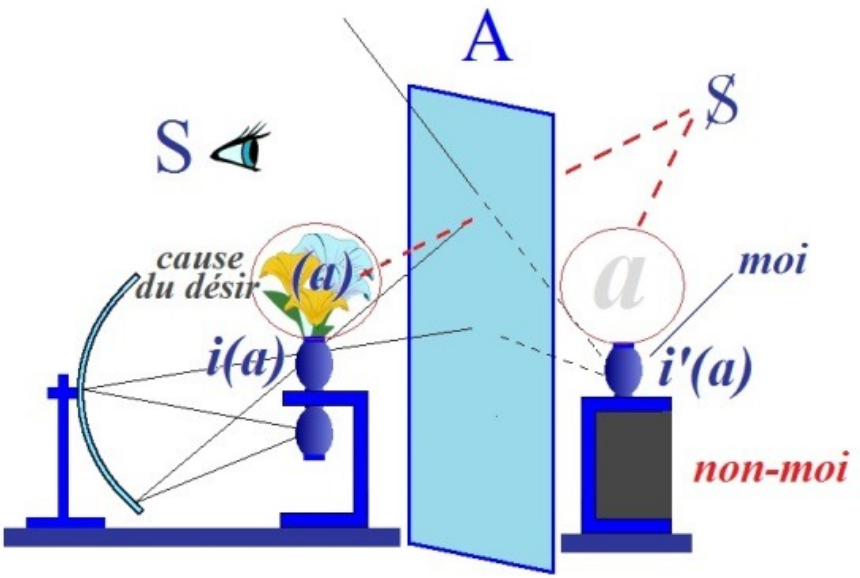
……它也是人们向我们解释的另一面：英雄般的分析家承担着重任与负担，必须内化这个 (a)，把"好对象"或"坏对象"作为内在对象收进自身；全部创造性据说由此涌现，使分析家能够为主体恢复通往世界的道路。

两件事都真实，却没有得到连接；恰恰因为没有连接，它们才被混淆。混淆以后，人们便无法清楚说出怎样处理围绕 (a) 运转的这项移情关系。

我曾指出主体相对于这个 (a) 的位置，以及主体欲望本身的构成；这已经充分解释了问题。简略说来，如果涉及倒错者或精神病患者，幻想关系 $S \lozenge a$ 会这样建立：



为了处理移情关系，我们确实必须把这里涉及的 (a) 像一具异物那样接纳进自身；这是一场我们作为患者承受的合并。这个 (a) 就是对向我们说话的主体而言完全陌生的对象，因为它是主体缺失的原因。



在神经症中，位置不同；正如我告诉你们的，这里出现了某样把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功能区分开的东西。他的幻想中有某样东西［a］以 (a) 的形式显现，但它只是看似如此。

它之所以只是看似如此，因为这个小 (a) 无法镜像化，不能亲自出现在这里，只能由一个替代物出现。只有在这里，经典移情分析对一切真实性的深刻质疑才适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原因在那里。我们始终面对那个不在舞台上的小 (a)；它每一刻都只想登上舞台，引入自己的话语，哪怕把持续留在舞台上的人搅得一团糟，并说：“悲剧到此为止！”甚至说：“喜剧到此为止！”——虽然后者稍微好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戏剧……这个埃阿斯为什么要让自己“忧心如焚”？归根结底，他不过杀光了一群羊；这反而是好事，毕竟比杀光所有希腊人轻得多。既然没有消灭所有希腊人，他所受的羞辱反而更小；而且人人知道，他之所以做出这场可笑表演，是因为密涅瓦向他施了咒。

喜剧不那么容易驱除。人人知道，它更欢快；即使驱除它，舞台上的事情也完全可以继续。人们重新唱起“山羊脚”之歌[注4]，回到从开端以来真正涉及的故事：欲望的起源。

> [注4] 参见柏拉图《克拉底鲁》，Flammarion出版社，1998年，408c—d。苏格拉底说：“话语真实的部分平滑、神圣，居于上方诸神那里；虚假部分则居于下方、大多数人那里，粗糙而悲剧，因为神话与谎言多数存在于悲剧生活中……因此，那位暗示一切、让一切始终流通者，应恰当地称为牧羊神潘；他作为赫尔墨斯之子具有双重本性：上面平滑，下面粗糙而形似山羊。潘确实是话语，或话语的兄弟，因为他是赫尔墨斯之子；兄弟彼此相似，并不奇怪。好了，好先生，我再说一遍：别再谈诸神了！”

所以，悲剧的结局、名称与称谓本身都带着山羊与萨堤尔的参照；一组三部曲的最后总会为萨堤尔剧保留位置。跳上舞台的山羊，就是行动化。我所说的行动化，同现代剧场追求的方向相反：不是演员走下观众席，而是观众登上舞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因此，像 Margaret Little 这样的人……

她只是我从其他人中随手抽出的一个，就像蒙住眼睛，把刀横插书页作占卜……

……Margaret Little 在《分析家对患者需要的总体回应》一文——1957年5月至8月，第38卷第3—4期——中继续一场话语；我在研讨班某个时刻已经讨论过它，而当时这篇文章尚未发表。

当时在场的人会记得我围绕她某种焦虑的话语所作评论；她既陷在其中，又试图围绕反移情控制它[注5]。

> [注5]　参见1953—19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Seuil出版社，1975年；以及 Margaret Little《反移情及患者对此的回应》（1951）。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他们大概也记得，我并没有停在问题最初的表象，即一次错误解释的效果。有一天，一位患者刚做完一场广播回来，主题恰好也是分析家感兴趣的——我们大致能猜到事情发生在怎样的环境中——分析家对他说：

“你昨天讲得很好，可我看你今天非常消沉。你一定是害怕侵入我的领域、伤害到我。”

两年后，又一个周年到来，主体才察觉：他的悲伤同那场广播唤醒的丧母哀痛有关。母亲刚去世不久；他说，她无法看到儿子取得成功，暂时被提升到明星位置。

Margaret Little 接手了这位分析家的患者；她震惊地发现，原分析家的解释实际上只是在解释分析家自己无意识中发生的事：他确实对患者的成功很不高兴。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然而，真正的问题完全在别处。不能只谈哀悼，甚至不能只看到哀悼的重复——主体当时哀悼母亲，两年后又哀悼分析家——而应察觉哀悼功能本身涉及什么，从而把弗洛伊德所谓“认同于丧失对象”再推进一步。

这并不足以界定哀悼。

我们只会为某个能够让自己说“我曾是他的缺失”的人哀悼。我们为那些自己曾善待或亏待、却“不知道”自己对其发挥着占据其缺失位置之功能的人哀悼。

我们在爱中根本上给出的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当这个“我们没有的东西”返回到我们身上时，当然会发生回归；同时也揭示：我们在代表那份缺失时，怎样辜负了那个人。

不过，由于对缺失的误认不可还原，这项误认只是反转过来：我们原本发挥着成为对方之缺失的功能，如今却以为可以把它译成“我们让他失望了 / 他缺少了我们”；然而，正因为我们是他的缺失，才对他珍贵而不可或缺。

如果可能，我请你们把这一点以及其他若干参照放进 Margaret Little 的文章中定位。这是她反思的后续阶段，肯定深化了很多，却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它确实没有改善。

那项问题重重的反移情定义完全没有推进；我要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应感谢她，因为一旦推进，她必定会在逻辑上走入错误。

你们会看到，她只愿意考察“分析家的总体回应”，也就是一切：

- 她作为分析家在那里这一事实；
- 某些属于她这个分析家的东西——文中举出的例子——可以从她自身无意识中逃脱；
- 同任何生命一样，她在分析过程中体验到各种情感；
- 最后，她虽没有这样说，但问题确实在此：她既是大他者，就处在我上次告诉你们的位置，即从一开始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她打算以这个类别——用她的话说，以自己分析家位置那个“庞大的总体”——在我们面前作答，诚实回答自己怎样设想分析家的回应。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她将采取同经典表述最为相反的立场——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分析家远非置身局外；相反，从原则上就必须假定自己完全卷入其中，有时实际把自己视为负有责任。无论如何，当患者因分析中发生的事情把她召到法庭作证时，她绝不会拒绝出庭回答！

我不是说这种态度无法维持；我要说：

- 唤起它、把分析家功能置于这个视角中，在你们看来肯定新颖而且问题重重；

- 分析家的情感——我指全部情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要求作出说明；不仅要在分析家自己的法庭上说明，这一点人人会同意，甚至要向主体说明。分析家面对任何同自己共同投入分析事业的主体时，所体验全部情感的分量，可能不仅需要被援引，甚至会被提升为某种并非解释、而是坦白的东西。这样便走上一条道路；Ferenczi 最初把坦白引入分析时，经典分析家对此提出过最强烈的保留。

作者当然把自己的患者分成三类。她似乎接受最广泛的病例范围，于是有：

- 一方面是精神病。她不得不承认，哪怕只因有时必须住院，她也必须把一部分责任转交给其他支撑；

- 还有神经症。她告诉我们，在神经症中，我们同样卸下的大部分责任，被放到主体肩上；这显示出非凡的清醒；

- 两者之间则是她界定的第三类主体：“性格神经症”或“反应性人格”，随你们怎样叫；也就是 Alexander 仍称为“neurotic character”的东西。简言之，一切问题重重的分类模仿都围绕它展开；可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类主体，而是一片关系区域：我在此将其界定为行动化。

她接下来展开的病例正涉及这一点。这个主体来找她，是因为做出一些被归入偷窃癖的行动；不过整整一年，她对这些偷窃只字不提。在分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承受分析家持续而猛烈的火力：最反复的当下移情解释。按照当前普遍采用的道路，人们认为分析进行到某个时刻起，就必须在整个过程中不断把移情吸干、擦净。

可分析家无论把解释阐发得多么精细、多么多样，没有一项哪怕一瞬间擦到主体的防御……

我就要在这里结束。如果有人愿意在我们约定的日期帮个忙，详细报告这个病例，完成我无法在你们面前做的工作——因为它太长，而我还有别的东西要说——你们就会从全部细节中看到我正在提出的这些评论何等切中要害。

她告诉我们，分析直到有一天才开始动起来：患者来到时哭得脸都肿了。她哭的是某个人在那个早已随父母离开的国家——当时的德国、纳粹德国——去世。这个人在所有照料过她童年的人中并无其他显著之处，只是她父母的一位朋友；不过，她同这位朋友的关系无疑不同于同父母的关系，因为事实上，她从未为任何人如此哀悼。

面对这场猛烈而意外的反应，我们的分析家怎样回应？当然还是像往常一样解释。她不断变换解释，想看看哪一种有效。经典解释包括：

- 哀悼是一种报复对象的需要；
- 哀悼或许指向她这个分析家；
- 患者借自己哀悼之人形成的屏幕，把对分析家的全部责备带给分析家。

什么都不起作用……

直到分析家在主体面前坦白——你们会看到，文本对此写得非常鲜明——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看到她这个样子，她这个分析家自己也感到难过，某样很小的东西才开始触发。

我们的分析家立即由此推断：正是这份情感中积极、实在而鲜活的东西，让分析运动起来。整篇文本已经充分见证了这一点，无论所选主体、风格还是展开次序，都让我们能够说，问题在于……

它确实触及主体，为主体发挥作用，使她严格说来能够在同分析家的关系中移情那场哀悼中的反应，即显现出：曾有一个人，自己可以成为她的缺失……

……分析家的干预使她在分析家身上看到的，正是名为焦虑的东西。

正因为我们处在某样标示分析中缺失位置之物的边界，这次插入、这次不妨称为嫁接、压条繁殖……

在病例观察中，你们会看到，这个女性主体同父母的全部关系都被界定为：她在任何方面都无法把自己把握为一份缺失……

……如今才找到一处得以敞开的地方。

这项解释——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病例描述说，主体在这里张开双臂、放开自己——并不是作为积极情感而产生作用，而是以一种非自愿方式，引入了这里正在受到质询、而且在分析的任何一点——哪怕终点——都必须继续受到质询的东西：切割功能。

随后分析的两个决定性转折，使你们能够定位、标示这一点。第一个时刻，分析家以意识形态、生命、实在或任何你们愿意说的东西为名鼓起勇气，作出一次极为特殊的干预；相对于我所谓情感主义视角，它应当被定位为决定性的。一天，主体不断重讲自己围绕金钱的争执——如果我记得没错，是同母亲的争执，她没完没了地回到那里——分析家直截了当地说："听着！别再说了，因为我简直听不下去！你让我睡着了。"

第二次……

我不是把这当作技术典范［笑声］；我请你们阅读病例，追踪一位显然经验丰富而又炽烈追求真实性的分析家所面对的问题……

……第二次涉及分析家所谓"诊室装潢"的一些小改动。按照同事们诊室的平均装潢来看，那大概很漂亮［笑声］。Margaret Little 已经整天被患者的评论纠缠："这很好……那很糟……这棕色恶心……这绿色棒极了……"到了当天快结束时，我们这位患者又来了，而且用比其他人稍微更具攻击性的语气重复同一套。分析家原话是："听着，我完全不

在乎你怎么想。”必须说，患者像第一次那样深受震动、目瞪口呆。沉默后，她突然高声赞叹：“您刚才做的太棒了！”

这场分析后续的进展我略去不谈。我只想指出：这是一个有利病例，如果愿意，也可以说选自特别适合这组问题的场域。引入切割功能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决定性解释中，分析家实质上对她说：“你简直像玻璃瓶塞一样，你把我弄睡着了！”另一次则把她原原本本放回自己的位置：“你愿意怎样看我的装潢、我的诊室都行，我才不在乎！”正是这样，某样决定性的东西在这里涉及的移情关系中被调动起来。

这使我们能够标示这个主体的问题。她的问题之一，是始终无法为自己敬仰的父亲形成哪怕一点哀悼感。不过，病例中的故事表明，她同父亲关系中得到强调的正是：她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都无法为父亲代表某样可能从任何角度构成其缺失的东西。

她同父亲一次散步中，围绕一根小木棍发生了非常意味深长的场面。患者自己以看似相当自然的方式强调：这根木棍是阴茎的鲜明象征；父亲却毫无评论地把小棍扔进水中。

这个故事不是《花落莺啼春》[注6]。至于母亲——她同偷窃的决定机制最直接相关——无疑从未把孩子当成自身延伸、家具、工具以外的东西，有时还是威胁与勒索工具；却从未把她当成某样能够相对于母亲自身欲望、相对于主体欲望建立因果关系的东西。

> [注6] Serge Bourguignon 1962年电影。前飞行员 Pierre 因在远东遭遇空难而失忆；独居女性 Madeleine 把全部生命与柔情献给他。一天，Pierre 送她到 Ville-d’Avray 车站时遇见十岁孤女 Françoise，女孩住在修女院。他同她交好，后来冒充父亲，每周日探望她；两人建立温柔而纯洁的默契，却很快在城中引发丑闻。

为了标示她的欲望——她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可以受到考虑，每当：

- 母亲靠近；
- 进入能够对她产生作用的诱导场域，主体就会极有规律地偷窃。同一切偷窃癖式偷窃一样，这项偷窃不具有任何特殊利益意义，只是说："我向你展示一个对象，一个由我用强力或诡计夺来的对象；它意味着某处还有另一个对象——我的对象、我的 (a)——它值得受到考虑，值得被允许暂时分离出来。"

分离、独处的功能同焦虑功能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焦虑功能的相关极；以后你们会看到。一个并非分析家的人 Étienne Gilson 在某处说："生命……存在就是主动分离的一项不间断能力。"

听过今天的话语以后，我想你们不会把这项评论同人们通常围绕挫折提出的说法混淆。这里涉及另一件事：缺失位置得以建立的边界与界限。［参见《Lituraterre》中的"滨岸"］

一场持续但形式多样的反思，将追踪这项缺失的"焦点"在临床上以各种转喻形式显现的方式；这会构成我们后续话语。

不过，我们无法不断处理它而不质询所谓"分析的目标"。围绕这一点采取的立场极具启发性。走到这里，除这篇值得日后细读的文章以外，我还想提到一篇 Szasz 关于分析治疗目标的文章《论精神分析治疗理论》。你们会看到，他主张：分析的目标由规则给出；规则乃至目标，只能把分析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否教学分析——规定为：引导患者对自己的运动采取一种科学观点；作者就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项怎样的定义？我不是问我们能否接受或拒绝它；这是一个极端立场，肯定非常特殊而专门。我不是问："我们不能接受它吗？"而是问："这个定义能教给我们什么？"

你们在这里听得已经足够多，知道我一再质疑的恰恰是科学观点同这类经验问题的关系：科学观点的目标始终是把缺失视为可以填补；而这类经验却内含对缺失本身的考虑。

尽管如此，这种观点仍值得定位；尤其把它同另一位分析家 Barbara Low 较早的文章并置时更有用。后者讨论她所谓 Entschädigungen，即分析家位置的"补偿"。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完全相反的参照：不是科学家，而是艺术家。她告诉我们，分析中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同支配艺术创作的升华相比。她对自身构想的坚定，当然也使她成为一位杰出的分析家。

有了这三篇文本——第三篇载《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第20年卷；我手头有德文原文，虽很难得，愿意提供给承担报告的人——我们能否决定，在2月20日，也就是我外出后可能、但并不确定回来的日子，请两三个人来处理它们？我刚才已经询问这里的两位；他们可以按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分工：一人报告、一人批评或评论，或者像合唱队一样交替处理两篇彼此对立的报告。必要时再加入第三个人负责第三篇文章。这样，他们就不会让讲台空太久；如果我不在，就代我主持；如果我回来，我就在听众席中。问题就是准确处理我方才谈到的三篇文章。

我想刚才已经得到两人的同意；他们分别是 Granoff 与 Perrier。

所以，我们2月20日在这里会面，听取他们报告；也就是整整三周以后。随后，我会在27日继续自己的陈述。

第11课 · 1963年2月20日

Perrier Granoff（2）

Wladimir Granoff（1）

我们稍微讨论过该用什么方式向你们讲这些内容；何况还遇到一个实际困难：怎样切分，怎样把它分成几篇文章或几个短小部分。

最后，我们没有确定任何计划。由于缺少书目材料，对这些文章的熟悉程度也不一样；我们于是认为，唯一真正能做的，就是在你们面前讨论——我们两个人彼此讨论，把你们多少当作见证人。

至于从哪里看、怎样处理，考虑到是拉康请我们这样做，而且带着特定用意——即考察这些文章同他此刻教我们的东西有什么如英语所说 relevant 或 irrelevant［相关或不相关］[注1]——这最终看来是最合乎逻辑的道路。

> [注1] 即“相关”或“不相关”。

也就是说，既然他向我们谈的是他所构想的分析，那么书目中几乎所有文章——只要选得好——当然都同他处理的问题相关。有些文章肯定包含更多使他敏感、也使某位作者敏感的要素，例如 Margaret Little。我们说某篇文章“好”、某篇“不那么好”时，当然先撇开它显而易见的文学品质与预备教学价值。

问题还在于：某篇文章中恰好有哪些要素，尤其以何种形式更能触动我们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文章都很出色；它们同本研讨班当前占支配地位的表述衔接得很好。

从当前的问题来看——大体说来，即人们过去、现在乃至仍在形成的各种分析构想——这些既是分析家的构想，自然会在那一小部分讨论“反移情”的文献中得到格外鲜明的呈现。这显然是一个困难，因为谈反移情时可以说事情尚未成熟；出于各种理由，人也不太愿意这样做。

然而，无论怎样表演杂技来避免用“反移情”这个栏目呈现问题，我最终发现，几乎不可避免地仍要像作者本人那样处理，至少采用这个标题。

所以，谈反移情——归根结底就是谈分析观念——时，可以把分析运动史想象成一把张开一百八十度的圆规所扫过的场域。

若把最初立场——我不称它们为弗洛伊德立场，因为这一点我探索得还不够，但至少在时间上最早——视为 Barbara Low 的文章所出色代表的东西，那么扇面的另一端就是 Thomas Szasz 的尝试。它在当代尝试中即使不是最有趣，也至少是最有趣之一：论证严谨、陈述出色，作者对自己采用的标准既用心又苛刻。最后，这项尝试开出一朵处于怪物边缘的花；不过人们感觉，它只差一点点就不会是怪物，而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走完这个扇面的时间显然极为有限。

按时间顺序先看 Barbara Low 的文章。若我没记错，她在卢塞恩大会或苏黎世大会、即第七届大会上作了报告，1935年又刊于《International Journal》。顺便指出，《Zeitschrift》的德文文本同英

文文本有些细微差异；不过这一次，我想应搁置我们惯常的偏见：作者的母语是英语，没有理由优先采用德文文本。

大体看来，Low 的立场旨在把分析实践等同于一门艺术。准确说来，她的表述就是："分析家处在一个格外难以维持的位置；若不在其中引入某些满足，更确切地说，引入她所谓的心理补偿，便无法维持。"

德文是 Entschädigung，严格说来属于赔偿的秩序。这些"赔偿"当然引入损害观念；分析家无法不让它们介入，而它们来自三项根本剥夺：

- 第一项涉及自恋快感受抑制，尤其在前生殖器层面。必须指出，她写作的年代里，所谓前生殖性问题的发展还不及后来充分；
- 接着是一项对她而言几乎居于中心的重要内容：智力领域中教条式确定性受到抑制；
- 第三项，在难以承受的层面最重要：分析家的超我发生痛苦变化。

这场戏发生在哪里、在哪里上演？当然是在分析家这一代努力所指向的地方；拉康对这篇文章的同情也正在此。对 Barbara Low 而言，这一切归根结底在第二舞台上演；至少按照她的呈现，Barbara Low 围绕分析情境的最终幻想离一种平面幻想并不远。作为第二舞台，她当然援引《哈姆雷特》中"舞台上的舞台"。

按照她的看法，分析家应当采取什么位置？她先简短引用弥尔顿《失乐园》，强调建议分析家保持宁静，随后引到哈姆雷特[注2]对前来演

出的剧团所作忠告。她引用哈姆雷特的方式颇为奇怪；遗憾的是，我手边没有法文版，不知道通常怎样翻译。总之，她引用的是：

> [注2] Shakespeare：《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

- “不要太 tame……”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译；也许是“不要太怯懦”。Tame 指被驯服。

- ［听众 X］：畏缩。

畏缩。“不要太畏缩……在激情的洪流、甚至风暴——我不妨说旋涡——中，你们必须获得并保持节制。”

“节制”当然同时使我们想到气质与禁欲，尤其指向这个英文词的第一义：某种平衡。然而，她引用“Be not too tame”时，省去了全部省略号。

下一行，她作了一种倒置，因为“Be not too tame”其实出现在随后一段，而她却先引用它。这一点虽然只是旁支，却颇有意思；因为这里已经出现某样东西，后来会在我最后谈到的一位当代作者 Lucy Tower——同样是女性——那里得到完整展开。哈姆雷特在第一段、也就是尚未说“不要太畏缩”以前，为什么谈激情旋涡？

是为了说演员不应夸张，尤其不应超过 Termagant。这个人物是谁？说实话，我并不确切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受难剧中登场的一位神祇；这些戏最初从教堂内部移到外部，后来在中世纪形成职业流动剧团。这个人物见于 Chesterwoodson Plays 与 Country Plays。

他扮演什么角色？在 Chesterwoodson Plays 中，他自称“太阳不敢照耀之人”；在 Country Plays 中，他自称一切人的主人。也就是说，哈姆雷特要求演员不要在拟态中超过一个把自己呈现为具有全能的人物。无论是全能，还是不包含任何裂隙的人物，都把我们带回对整体、某种总体性的关切；它在近期一篇文章里达到顶峰。我会用“百分之百”这个栏目来谈它；Margaret Little 与 Lucy Tower 都会使用这个说法。

Margaret Little 那里当然只谈“百分之百”，具体说是百分之百的责任。Barbara Low 怎样结束自己的论述？她把分析实践等同于艺术活动。为什么？因为它具有创造性。顺便说，她处处显露自己喜欢不卖弄学问的东西。

她讨论弗洛伊德同自己作品的关系，把它描述成一份欢快的态度，把快乐传达给读者。她还列出同她气质相投的作者；当然并非随便什么人，主要是 Ferenczi。我想我们会乐意同意，她的感受方式也正是我们的感受方式。她本人写一手极其漂亮的英语；举临床例子时，她所引用的患者也相当出色——她说，此人本人就是一位颇为优秀的作家。

所以，这是创造性活动。什么使它成为可能？归根结底，如果分析活动中得到满足的事情之一是“观看”——当然这会给分析家带来种种困难，尤其是“教条式确定性受抑制”——那么她说，有一种办法可以转化这份“观看”的窘迫：不要只“观看”，而要“以之为生”（英文 living from，德文 Leben zu schöpfen）。

所以，这个 living from 是我们多种投入形式之一；说实话，它正是分析作为艺术活动具有创造性价值的动力。她在这里同 Szasz 1956年的一篇文章会合。后者谈到自由职业、尤其分析实践中获得的满足，指

出：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除了艺术活动、尤其 entertainment 即演出以外，人们通常不会在活动本身的实践中获得“满足”一词最初意义上的满足。

这使她以一种在此处看来出人意料的图像来构想这种满足、这种“以之为生”。她举的例子——更确切说，说明——是吃饭。这非常醒目，因为二十年后另一篇文章又会出现同一个例子。她说，在某人旁边各吃各的，是一回事；同某人一起共餐，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层面上，出路是一种由共同用餐产生的神秘兄弟情谊。

这份美好共餐的兄弟情谊 brotherhood，二十年后又出现在 Lucy Tower 的文章中。现在也许还不是谈它的时候，但既然临床例子浮上脑海，我就说一下：文章题为《反移情》，刊于1956年4月《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如果有时间，我会再谈几句。她给我们的临床例子是一位极其烦人的女性，辱骂她到了超过她所能忍受的程度。

“一个美好的春日早晨，我在同这位患者约定时间前二十分钟离开诊室，预约簿还摊开在桌上。”

她独自在餐厅吃了一顿美味的饭——她反复强调饭很美味——随后不紧不慢地回来。回到诊室时，秘书大概告诉她，患者盛怒之下已经离开。她于是经历了足足二十小时的强烈愤怒；本来以为患者会离开治疗，或者即使回来也会加倍辱骂，迫使她终止治疗。令她惊讶的是，患者确实试图沿这条路走，却接着说：

“坦白说，我不能怪您。”

这里发生一次非同寻常的转折；Margaret Little 的文章会给出许多这种例子。Tower　女士随后也给了三个：每次都是分析家作出一次付诸行动或行动化之后有所发现。这里显然是一场行动化：患者向她呈现的对象具有各种毒性“美德”，她随后去享用那顿美味的饭。

现在离开 Barbara Low，转到 Margaret Little 第一或第二篇文章，再转到一篇 Szasz 的文章［对 François Perrier 说］——不是你读到的那篇。在扇面另一端的 Szasz 那里，分析家不可避免的满足最终是某种他极难接受的东西。他列举若干通常的满足，时间有限，不值得逐一枚举。他自己对清单的贡献是：有一项满足或许未受作者充分注意，因为他们自己极难面对；那就是应用知识所衍生的一切，即向自己证明看得正确的可能性。

这同 Low 的距离极大。一方面，应用知识显然建立在“成为他人所需要之人”的满足上。可以这样表示两者的距离。Low 说：

“我面对受分析者的位置是好奇。我有兴趣，所以这种好奇正当。”

Szasz 的位置则是：

“我有权看，因为你由于我拥有的东西——我的知识——而需要我。”

Szasz　最后抵达的点是：对他而言，问题与其说是分析家的欲望——这丝毫不打动他——不如说，在最终推动他的政治关切中，全部问题都是分析家的权力。这种立场当然深受他工作语境、即美国语境影响。按照 Szasz 的说法，人们抗拒承认行使某种权力所带来的满足……

对他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这种权力正当，即以极端科学严谨性展开，而不是像他眼中当前培训的弊病那样不正当；他干脆把那种培训等同于间谍活动，因此目前遭所有分析出版物拒绝……

……抗拒接受这一点，是因为分析家占据父母位置；而父母既在做一项自身具有价值的事业，就不应谈任何满足。

说到这里，他颇有趣地谈起同胞对当时总统 Eisenhower 的兴趣：他花多少时间工作？多少时间玩乐？他显然必须玩，但又不能玩得太多，否则人们会说他乐在其中；他也不能工作过度，否则会累死，我们便会失去这个父母替代物。

如果一侧是这个视角，另一侧就是 Low 所呈现框架中流通的一切。怎样填满这把圆规扫过的场域？若取一个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参照，也许可以说明：

- 一端是弗洛伊德；移情在那里可以说处在一个类似于爱的等式中。这正是困难，也是反移情的困难。围绕这种秩序的事物，我们知道他对哀悼的立场，也知道他谈当代男人对象选择时的立场，即《文明及其不满》；

- 另一端则是当代分析中的某种乐观主义，在美国尤其突出；同它相关的是焦虑地位的降低、拉康反复强调的生殖器铠甲之提升，以及相应的奉献性。

无意识作为另一舞台当然不再出现；因为与此同时，美国分析集体付出强大努力，又有一个根本因素介入：二十年的自我心理学。此后我们会在 Margaret Little 那里发现它的一切；她因属于克莱因学派而以最

不卖弄、最天真的方式呈现出来，甚至影响她对某类临床材料的敏感。我想到希望以后向你们谈的胶囊：一切球形幻想此时开始浮现，取代平面幻想。

我讲快一点，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分析家面对的问题始终完全相同。改变的是什么？不是场域自开端以来的维度，而是照明，因为光束的性质真正改变了。这就是我说自我心理学介入的意思。恰恰在自我心理学全面发展、结出全部果实时，围绕反移情的讨论取得公民权。这里就不必让你们听那些冗长统计：局部主题同样扫过一百八十度扇区，从赋予反移情某种尊严，一直到把反移情纯粹视为困难之源的对立端。

Lucy Tower 格外仔细地收集这些主题。纵观这份清单和一百八十度扇面，连同此处可以展开的讽刺，会发现某种误解。反移情问题的悖论在于：它是否值得尊重？Lucy Tower 最后的立场是：它值得尊重，因为它不可避免。

另一个极端是 Spitz。为何极端？仅仅因为他在此处显得十分笃定：反移情即使“非常遗憾”“非常麻烦”，也没麻烦到哪里去，因为最终总能很好地摆脱；不过是一场小事故。我把说法稍微夸张、推远了点，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无论反移情受到承认、甚至赞美，还是遭到否认，整场讨论似乎仍是一场误解。我认为，谈怯懦或虚伪颇为虚妄；分析家在这里未必比许多其他类型的作者更虚荣、更怯懦。甚至可以说，至少从表面看，他们还少一点虚伪；因为谈到别人时，他们似乎承诺走得比非分析家稍远一点。

然而，我认为这里确实有某样东西在历史层面发挥作用。围绕反移情的解释与角色曾有一场运动，把它推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压抑的位置；当前重新为它平反的尝试正由此产生。起初，分析家与受分析者的条件大体类似——至少在“是否有过分析家”这一点上；分析超我的整个问题在此介入。除了效忠弗洛伊德，他们不觉得自己受到如此多义务约束。二三十年后，两个伙伴中的一个尚未受分析，另一个却已经受过分析。因此，在这个层面质疑反移情，无非是质疑整个事业：两个伙伴中，一个被假定已经受过分析，另一个没有。

这是在质疑分析家的行动。说“分析当然会失败，我大概有一半做砸了，人人都一样，我们互相转介……”是一回事；讨论整个事业的失败——它根本上关联于一种可以归到阉割情结秩序的辩证运动——也是一回事；分析家自己未能成为完美受分析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存在显著差异，并关联于我们正在学习的“并非没有对象”的焦虑。

在这场几乎彻底闭合的封闭中，Little 1951与1956年的两篇文章格外引人注意。一方面，她围绕总体性主题打转，也就是那卡在喉咙里的“百分之百”。另一方面，为了引入当前拉康研讨班以缺失为名展开的东西，她只剩下一项极令人无措、至少在她那里毫无武装，却确实让切割介入的说法。她说：“分析中的重大困难，是让事物维持在一种普遍的意外状态（unexpectedness）。这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一种事物可以——我会说失控也可能发生——可以发生失控、但仍以某种方式受到控制，即被接受的状态。”

1951年的文章同1956年的文章之间，短短六年便跨过很大距离。1951年，Margaret Little 的立场与她的分析仍不完整，但患者那里至少还有一种愿意逐步修通（working-through）的欲望。

如果时间充裕，我会引用自己1958年的一场讲演——1960年发表——；在一篇关于 Ferenczi 的短文末尾，我谈的恰恰只是康复意愿与欲望。我从 Ferenczi 那里讨论强烈的治愈欲望，以及分析家的欲望；Ferenczi 经由 Melanie Klein，某种意义上是 Margaret Little 的精神之父。到了1956年，Margaret Little 已走了很远：她不再谈分析不完整，而公开建议冲动与付诸行动，总之采取显然具有实验性的做法。这同 Szasz 完全相反；后者在一切论述中都坚持，绝不能脱离经典研究。我还可以讲很多有趣而好玩的事情，但最后只说：行动渗入程序，并非始终像 Margaret Little 那样公开而天真。

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近期一篇 Frederick Krapp 的文章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一种新技术；他推荐分析家在行动中作自我分析。这篇文章不比其他文章差，绝非垃圾，甚至有一点兴趣：患者讲梦时，分析家在自身激发视觉联想，跟随患者的梦。这里必须提醒：这样鞭策自己走向视觉图像，严格说来并不走向言语化。它确实更靠近行动化，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比行动化更可分析。两位作者的位置就在这里；他们并不缺少敏感，也绝不缺少谨慎，因为建议在控制条件下操纵这些东西。

他们用来支持技术、认为格外适合的临床材料，当然是患者讲梦的时候。人人知道，梦里容易出现一些“有点出格”、甚至“彻底下流”的东西。Barbara Low 尚以完全不同方式处理的东西——用当前语言说即欲望与缺失——正是在这里成为作者推荐这项完全当代技术的对象；也就是从所谓爱丁堡大会的层面处理问题。

归根结底，你们会定位到这里：我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一场讨论发生在 Gitelson 与 Paula Heimann 两位作者之间，他们说：

“当然不能让自己成为患者的好对象；我们希望 Nacht 的意思不至于如此。”

这一系列文章中的另一位作者 Nacht 以完全正当的口气声明：

“你们猜怎么着？就是如此！如果你们不懂我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但我建议的正是这个。”

如果你们能把 Margaret Little 文章中的“百分之百”以及围绕这些要点的一切讲清楚，我们就能看到：无论 Gitelson、Paula Heimann 还是 Nacht，三者没有哪个立场比另一个更应谴责、更错误。三者都有一项价值：用一种激进主义来呈现问题，让人真正感觉到，无论怎样强推，任何一位作者都无法越过自己被逼到的那个表述。

我想，按照最初的计划，应该由 François 来谈那朵花，也就是 Szasz 的文章。

François Perrier

现在听过 Granoff 对问题的概览和补充书目以后，这项计划也许并非最好。我感觉我们将回到一篇无疑有趣、但相对于本研讨班当前阐述层次以及 Granoff 今天带来的内容都更加有限的文章。

他从反移情出发。很清楚，众多研究对反移情的每一次分析，都指向有关分析场域与分析情境的某种构想。这些构想的两个对立面，正位于他所谓圆规的两极：一端是 Barbara Low 的文章；

- 另一端则是 Szasz 的文章。

这些构想显然根本上取决于怎样参照自我心理学，也取决于分析理论的整个演变。我的感觉是，今天同上次一样，我们都在围绕弗洛伊德《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一文打转，因为：

-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一些观点超出了我们能够共同重看、例如 Szasz 文章中的东西；
-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弗洛伊德谈到一切治疗努力都撞上的岩石时，最后的困难隐约显现。

因此，我们应当用这一整套视角定位当前论题。它只能从反移情出发，只因为这会唤起弗洛伊德、尤其其弟子的演变。正如 Granoff 方才所说，从其他分析家本身也已接受分析的那一天起，反移情问题就不能再不被提出；它同时会重新质疑整个结构、分析家培训的整个问题，乃至分析理论本身。

当分析家形象以儿子们的形象出现在弗洛伊德面前时，他们既要面对他的理论与实践，也要面对自己在实践中的盲目；弗洛伊德是否逃过了这项自恋性捕获，当然值得一问。阅读《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时，我们觉得弗洛伊德恰恰越过了这项自恋性捕获，回到若干东西，尤其是死亡本能；经由死亡本能问题，欲望的整个问题隐约显现。它从未在他的研究中直接处理，却始终是本研讨班所处理的东西。

另一项预备评论是：谈论这些问题时，无论被引用的作者还是拉康研讨班，往往都会寻找处在通常经验场域边界的临床病例。Margaret Little 谈一个 Aulagnier 女士稍后会向你们报告的病例，并非毫无理由；她先区分神经症、精神病与处在边界的患者——失衡者、性格障碍者——而正是后者给分析家提出最多问题。

拉康尝试为我们更好阐明焦虑理论中的对象a概念，以及当前通过焦虑理论谈移情与反移情时，同样参照这类病例。

既然已经把这些当前参照放在心中，现在来看 Szasz 的文章。我们会看到它回到分析本身、分析情境及其坐标的问题；它试图严格阐明分析场域、规则与目标。

这篇文章一方面令人钦佩，因为它确实写得极诚实、极严谨；另一方面又令人惊讶，最终带来深刻失望。人一直读到结尾，等待某样东西显示 Szasz 确实走到了开篇隐约看到的可能位置；可他突然又跌回自我心理学最恶劣的弊病。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了许多，我不想讲太久。首先，他关心怎样把分析学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希望——我们人人都有这种希望——找到人人都能同意的术语，使分析逐步变成同化学、物理学等精确科学一样或近似精确的科学。他的中心关切是说明：要界定分析情境，不能满足于近期、当代或后弗洛伊德研究的说法；

- 必须回到弗洛伊德最初的灵感，回到弗洛伊德创立的分析情境。

他会说，分析情境就是弗洛伊德发明的那个，而不是别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发明它，是因为必须同催眠与宣泄疗法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也必须同自己的医疗立场——帮助患者——保持距离，转向科学理解、understanding，而这最终是 Szasz 目标的主要对象。

他围绕这一点告诉我们一些已知内容；如果愿意，可以说读起来令人愉快。他提醒我们，把分析重新写成一份情感主义叙事，把弗洛伊德

呈现成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患者、只关心患者最佳利益的医生，是错误的。

相反，他向我们展示弗洛伊德关心理解某样构成其经验场域本身的东西。他还以相同方式强调，要把分析还原为一个精确场域，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治疗”。由此，他批评分析作为征服运动，想在未探索领土插旗；分析试图吞并精神病学问题，可能危及精神分析，使它丧失自身学科特性。

最终，为了界定分析，他不得不以国际象棋为模型。他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在《技术性著作》中已经使用这个例子，但他试图进一步推进。目标一方面是界定分析治疗规则，尤其是把分析目标界定为规则所内含之物。国际象棋的论证显然很清楚：双方同意的一整套游戏规则既决定玩法，也确立游戏的同一性。

换言之，规则内部“怎样玩”受到限制，划出若干界限；他说，分析中也会遇到这些界限。规则以内需要棋手的才华，即发明新招、进入棋局辩证运动的能力。他还说，有限分析场域中的自由由棋手才华界定；棋手越精进，可能着法的数量就越惊人。他无疑把比较推进得有点过远，而这最终恰恰界定了其立场颇为怪诞的性质。

归根结底，他把规则构成情境、目标包含并内在于规则视为事实——我们可以对此作不同解释。国际象棋的目标即擒王、将死，确实包含在规则中；他于是要考察分析目标在多大程度上也包含于游戏规则。我认为，他没有成功。不过借此，他向我们显露自身位置与欲望的整个一面：他说，若要下棋，棋手实力必须大致相当，必须能够同意一项约定，并各自投入才华。

他说，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同样如此：不能分析任何人；受分析者必须有一个坚固的自我，能同意分析规则。这样才可避免分析技术的任何败坏与钝化，而某些心理治疗式技术正会出现这些问题。他说，不会下国际象棋时，可以学西洋跳棋；这确实是一项缩减并变窄的过程。心理治疗同样可能有效，但肯定不提供严格精神分析所拥有的同一研究场域。

他开始质询、也多少在此碰壁的是：分析目标能否既包含在规则中，又尊重自由、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可以位于哪个层面。他说，这个目标是什么？于是重新唤起别处的说法：情绪成熟、人格不受阻碍的发展。他指出，围绕若干问题仍有许多分歧：

- 是否需要结构改变？
- 是否要取得人际和谐？
- 是否要追求良好交流？
- 是否要让主体成功适应社会？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听过一千遍，也常常批判它们。你们会看到，他用下面的例子界定目标：取一个优秀步枪射手与一个靶子；游戏显然在于瞄准并击中靶子。所以目标可以是靶子本身。但若这是一场游戏，目标也可以是整个情境，即尝试命中靶心。

他说，分析中也一样：目标可以是击中症状、治愈患者，也可以是情境本身；情境可以自身成为兴趣对象，也成为研究其中产生的互动性质的对象。

这里一方面隐约显出对分析家医疗立场的全面批评；他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但自己也说这些观点并不新颖，在这里无须展开。分析家的医疗目标恰恰会造成技术与学科本身的移置。他试图组织一个尽可能严格按科学建立的情境，可你们看到，他终究把两个棋手放在对称位置。

他当然说，研究对象是分析这个场域中发生的事情；这样便界定了分析家作为第三者的位置。但在场域内部，他仍把自己呈现为拥有分析家那份坚固自我，并要求一位实力匹配、自我同样坚固的伙伴。因此，当他界定分析的深层目标时，只能找到大学学习与研究生教育成果作为比较。

对他来说，分析目标就是一种不断深化的科学态度：

- 主体面对自身问题的态度；
- 主体同内部对象的关系；
- 主体同自身体验、历史与当下的关系。

他告诉我们，这种科学态度内在于分析规则本身；因为分析并非应用知识的方法——他反复强调这一点——而是不断深入地追求真实。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真实——这里是我在说——以精确科学的术语界定。

他的论述有一个特征：完全不区分主体的主体性真理、欲望的真理与应当为主体提升的客观真理。后者要引导患者不仅成功完成分析、分

析移情神经症、祛除移情诱饵，还要让他此后在自己生活中采取同一态度。

个人生活中的同一态度是什么？就是这种科学态度。此时，他不可避免地使用“对象化”一词，并把它同“移情诱饵”对立。这使他——我们会惊讶吗？——提出分析终结问题。他同意分析终结是分析情境的解体，却提醒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你们看到，对他而言，分析过程把我们带向分析的无终结性问题。这项过程就是不断变得更科学、更深入、也更对象化的研究；他把它作为患者成功、即使不是康复的钥匙。因为他最终坚持区分所谓“分析影响”与分析治疗，唤起两者相互之间的活动。

所以，他极力避免分析家面对受分析者时在活动中行使权力，极力把情境还原为严格科学规范。不过，赞扬过后再仔细分析其位置，就会发现这典型地是一个庞大的强迫症幻想。我认为，这向我们清楚显示分析可能抵达的一极。回到这篇文本提出的分析目标问题，可以看到他并未作答；即使成功祛除了许多其他标准——尤其美国精神分析中的标准——的神秘性，他所提出的标准也没有令人满意多少。

很清楚，妨碍他的是自身自我构想。他在陈述末尾终于谈到生命的有限性时也清楚显示了这一点：即使精确科学中的科学过程永不停歇，科学家永远不能说出真实的、最后的话，人仍必须面对死亡问题。

他对死亡只说了这么多，仿佛要让我们留下这个印象：他将用受分析者的自我、其科学自我来填补此刻敞开的裂口。正是在这个层面，他准确地向我们提出分析的强迫症式解决方案。这让我想起 Audouard 在学会预备教学中，为重新界定强迫症结构所作报告的一些术语。

正如 Granoff 指出的，Szasz 否认分析家从行使自身知识权力中获得满足；这显然因为对他而言，反移情正可能在这个层面发生，而这是一种极为明显的强迫症位置。借用 Audouard 的说法：强迫症患者捍卫自己知识的结构。他始终进行不断深化的研究，却停在“我思”层面；而这个“我思”已经受到拉康研讨班批判，我在这里只作提示。

我认为，Szasz 作为更严格分析情境方案所提出的，是提升某种自身即具有意指作用的结构；它是一份知识，是他的自我，因为其自我构成整个结构，而这正是强迫症患者在情境中的特点。于是，他极需一个受过分析的另我，来同自己下这盘棋。什么从这一切中逃脱、甚至未被提及？正是欲望问题。

而它是强迫症患者的欲望问题，并不会让事情更容易；今天不谈。不过可以说，Szasz 即使谈《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仍恰恰回避弗洛伊德在文末提出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撞上“岩石”时，再次唤起驱力的力量，以及那个他无法说出更多的对女性性的拒绝；他只能简单唤起女性性与女性性欲不可测的谜团。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停在那里。我以此结束，正是为了把问题带回本研讨班，带回 Piera Aulagnier 女士接下来将谈的对象a。如果回到拉康最近的术语以及他谈弗洛伊德在《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中的位置，我若没记错，他清楚告诉我们：作为 ἐρωμένος［erômenos，被爱者］的分析家，在缺少这个对象的受分析者眼中，被假定拥有它。

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个对象是固定的；正因此，对这些真理的拒绝归根结底进入一项 Spaltung［裂分］，无意识主体与 (a) 的问题可以在那里涌现。如果我理解正确，(a) 只作为丧失之物存在：从 i(a)、一个镜

像对象确立内部与外部的那一天起，一个外部才得以从象征化可能性出发创造实在；所以，作为原初对象“不可挽回地丧失的东西”，(a) 在可以镜像化的对象到来时被发现。

因此，正是在这道裂缝、切口、Spaltung 与裂口层面——它同样是弗洛伊德撞上的岩石——可以安置女性性，也可以安置若干主体的欲望问题。这些主体并非随便什么人：文章谈到狼人；你们还记得 Max Brunswig 那一段和鼻子上的小手术。它还谈到一位曾经的女患者；她多年后接受子宫切除，随即复发，而且完全无法再分析。这次子宫切除以创伤方式重新提出女性谜团、空洞与缺失的问题；一个 (a) 本可在那里涌现，可当时弗洛伊德无法准确认出或瞄准它。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东西可以如此受到调动，使欲望始终留在分析场域以外，始终留在 Szasz 提出的棋局与棋盘以外。这确实就是当下给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我通过推荐这篇文章，只是回到一项我们必须反对的参照，好让我们重新鼓起勇气，探索现在向我们提出的道路。

Wladimir Granoff

那么，在听众坚决要求下，我们不妨以身作则，采取 Margaret Little 建议的行为：先“为自己设定界限”，同时知道自己守不住——她在文章中正用这些话说，她无法守住，有时还会付诸行动。我们现在就这样做：请 Piera Aulagnier 不在今天，而在下次研讨班开头报告 Margaret Little 的文章，从而进一步压缩留给拉康的可怜份额。

这样，场景便设置在一套特定布景中：一端是邀请人思考分析对象的 Szasz；另一端是 Barbara Low，她用一个极醒目的公式问：“分析家是

否应该让自己成为患者材料的恋人（the lover）？”整个路程就在两端之间。

最后，分析关切最清楚、至少最鲜活的东西可以说躲进了反移情讨论。因为只要反移情还处在作者所谓“爱”那里，就很难在别处看到爱出现。

Margaret Little 建议“百分之百”投入、把自己交出去。尽管谱系截然不同，我认为这同 Szasz 当下立场的根本没有区别。不过她补充：“这正是最难界定的，因为应当怎样投入？”她的回答的确动人：在这里百分之百投入，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并给出某样东西。

“给出某样东西”通常应该有效，放弃权利也应如此；条件是遵守一项明确规定：分析家不能坠入爱河。在这里，她同 Barbara Low 的立场会合，但发生在反移情层面，而不是分析过程本身：只要分析家没有“falls in love”，一切应当都能顺利。无论如何，如果爱—恨两极性带来某种不可承受之物，又该怎样解开僵局？

所以，她的建议是付诸行动。这个建议来自一位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最敏锐的反移情文章大多出自 Szasz 所谓的非医生作者。不过，我不确定关键真在于他们不是医生；依我看，更重要的是她们是女性。

女性中非医生或许确实比男性多，这一点有待查明。但若在这样界定的位置上不付诸行动，就会采取另一种位置：Lucy Tower 的位置。我以她作结。围绕男性患者，她在极勇敢地讨论反移情以后，最后告诉我们：

“你们明白，治疗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患者总体上在一个具体点上迫使我顺从他的需要。”

在脚注中，她又以颇奇怪的匆忙口吻说：

“我想人人都很清楚，这没有伴随任何付诸行动；不过，我能够作为女人信任他（trust him as a woman）。”

说实话，在这片乐观气氛中，问题正在这里：应当 trust him［信任他］，还是反过来 distrust him［不信任他］？

仍然可以确定：正因为她作为女人面对男人，才同弗洛伊德式位置会合。也就是说，正如弗洛伊德《技术性著作》提醒我们的，一份真实情境、真实之爱同一份移情之爱的情境没有差别。因此，即使拒绝当前流行的“反移情神经症”名称，反移情之爱也不比普通爱情更不真实。

她的报告停在这里，并补上一笔她所理解的真实：她谈到的治疗之所以采取特定转向，是因为她上方还有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女性分析家形象，也就是极危险的母亲形象，掌握着情境缰绳。这样，弗洛伊德与 Barbara Low 用“分析家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其恋人的材料”栏目谈论的一切，便真正全都滑进作为分析之胶囊的反移情内部。

第12课 · 1963年2月27日

AULAGNIER GRANOFF LACAN

LACAN

好了，我从冬季运动中回来了。我在那里所作的思考，大部分当然仍像往常一样，是为你们服务的。不过也不全是。

因此，今年的冬季运动除了对我颇有裨益——这并不总是如此——还以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触动了我，把我带回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它们正是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化身，一种极其鲜明的物质化。这就是当代的集中营之功能：一种为富裕老年人设置的集中营。人人都知道，随着平均年龄不断提高，老龄问题在我们的文明中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这使我想起，集中营及其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中的功能，至今显然确实被完全错失了，被战争刚结束后那个愚蠢的道德化时代彻底遮蔽；人们抱着一个荒唐的想法，以为很快就能把这件事了结——我说的仍是集中营。

总之，我不再详谈那些把压下此事做成专门营生的“旅行推销员”。你们知道，其中首屈一指的有一个人还摘得了诺贝尔奖；可当他必须在一个现实问题上认真表明立场时，我们便看出，他究竟多么配得上自己那种荒诞的英雄主义[注1]。

> [注1] Albert Camus，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荒诞产生于人的呼唤同世界非理性的沉默之间的这种对峙。”见《西西弗神话》。

说这一切，是为了提醒我们：在进行这些思考的同时，我也在重读——我像刚才一样明确地说，是为你们服务——几年前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以重新确认我相信自己在那里继我们的导师 Freud 之后表述出的最根本之处，重新确认我是否以配得上有关真理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一切道德都应当从实在界一侧追索其原则和来源。

当然，还得知道这里所谓的实在界是什么。我想，对那些更确切地听过那次研讨班的人来说，道德应当从实在界一侧寻找，更具体地说，应从政治中寻找。但这可不应当促使你们到共同市场那边去找！

现在，我不仅要把发言权，而且还要把所谓"主持权"，更确切地说，把 chairman 的位置，重新交给上一次占据这个位置的人——Granoff。他要到这里来，因为他终究得作出回应：既然他为三个部分作了总引言，那么至少应当对 Aulagnier 女士说几句回应的话；她今天会把上次开启的那个环完成。

所以，Granoff 到这里来，Aulagnier 也到这里来。

Aulagnier 将向我们讲讲，她从 Margaret Little 那篇文章的研究中提取出了什么。

Piera AULAGNIER

我只想提醒你们：上一次研讨班中，Granoff 先生概述了近二十或三十年来分析家们如何处理反移情问题。他当时说——如果我没记错——从各种不同倾向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张角为 180 度的圆规——我想您是这样说的；构成这把圆规两个尖端的极端倾向，一端可以从

Thomas Szasz 的文章中提取出来，Perrier 先生已经向你们介绍过；另一端则是相反的观点，即 Margaret Little 的文章，现在轮到我来谈它。

这篇文章有理论部分，也有临床部分。当然，我并不打算对它作一番它或许当得起的、相当详尽的分析。这是一篇极其丰富的文章；我只想把文章中的某些要点在我这里引发的思考转达给你们。

首先，它的标题是什么？标题中，Margaret Little 提到她 1951 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中已经谈到这个“R”。这个符号对她来说所表示的，我想用法语可以说是：分析家对病人需要所作回应的总体。这里“需要”一词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或警觉。通常在法语中，“回应”一词会让人想到与之相对、同它相应的“问题”或“索求”。但这里完全不是这样；这里说的确实是需要。

尽管 Margaret Little 稍后自己也说，她所谓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当然很难说明，这个词也相当含混，但我认为，贯穿整篇文章显露出来的，确实是——我几乎想说——这个词在她那里的身体性侧面。

那不是 Lacan 先生教我们所理解的缺失，而是主体层面上的一种空洞、一条深渊；某种东西如同被气流吸入一般，涌入这条深渊。那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赠予”——不是作为符号的赠予，而是这样一种东西的揭露：它显现出来，也正构成文章的兴趣所在，即分析家的欲望。说过这一点后，如果我们回到那些无论对错、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要点，我首先要停留于作者为反移情一词给出的定义。

她一开始当然先说，在我们的伦理和领域中，不同作者经常使用某些同样的词来界定颇为不同的概念，这实在令人遗憾；这种遗憾我们能

够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赞同，因为它可能造成各说各话。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更重要的是，我要把她对反移情的定义读给你们听。对 Margaret Little 来说，反移情代表的是：

“……分析家身上那些受到压抑、因而截至此刻尚未被分析的要素；这些要素使他以同样的方式同病人发生联系……”

抱歉，这个法语也许不太……我是翻译过来的：

“……正如病人把原本属于其父母或童年对象的情感等等移情到分析家身上一样；也就是说，分析家会暂时地并以种种不同方式看待病人，就像他曾经看待自己的父母那样。”

这就是反移情对 Margaret Little 所代表的东西。

所以，反移情所代表的是尚未被分析之物；归根到底，对它的分析——也就是对它所引发的反应的分析——只能由分析家通过一种我称之为追溯性的解释来完成。首先必须出现一个反应，让那些尚未被分析的要素、也就是从分析家个人分析中漏掉的部分说出来——我们稍后会看到这意味着什么；然后，她才可能或不可能凭借自己是分析家而解释它、理解它的意义。

还可以补充说，由此勾勒出来的是：在治疗的某些时刻，我们面对病人时会处在与他们面对我们时完全相同的位置；也就是说，可以说，他们会承担我们自己的分析中分析家曾经承担的角色。正是作为代表父母的人物，他们在我们身上引发某些回应。稍后我们会看到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回应、Margaret Little 赋予它们什么作用，以及这在实践和临床中究竟产生什么。

接着，Margaret Little 谈到她所界定的总体回应，也就是一种既包括解释，也包括一般所谓的“行为”、感受等等的东西。我不打算停留于此。

我要停留于这个理论部分的两点：

- 一方面，是她关于责任所说的；
- 另一方面——也许最后一段最为重要——是她所说的“分析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作为一个人而显现”。我们会看到，她想以真实的人这一身份说什么。

首先看她关于责任所说的。可以说，整篇文章都是为某一类病人而写的：她称之为 borderline［边缘型］、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精神病态人格］的病人。其实，我想我们最好把他们称为精神病结构。顺便补充一句，由此可见，把精神病结构同临床精神病或症状性精神病区分开会很有益处，不过这并不重要。

谈到责任问题时，Margaret Little 先说，当然没有人强迫我们成为分析家；既然选择了做分析家，也没有人强迫我们接受某一类病人。但是，一旦接受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责任便完全承担起来：这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投入”；当然，人必须了解自己的限度，同时又可能不去遵守这些限度，等等。但归根到底，她以极大的诚实，尽其所能贴近事情本身；她所坚持的，正是我们对这类病人尤其可以称为我们的责任的东西。

到这里为止，没有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完全赞同、能够持有完全相同意见的。可是，真正使我格外感兴趣、也使我警觉的，是她说，让被分

析者意识到这份责任、意识到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是有用的。我必须说，如果我没有误解——但愿没有——Margaret Little 的意思，那么读到这里时我确实停了下来。因为 Margaret Little 对我们说了什么？她说：

“一般来说，这类病人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所负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使他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她把这样做的理由解释得相当清楚。可以说，关于辅助自我、与分析家认同等等的整个神话，在 Margaret Little 看来，构成了精神病患者治疗中的一个阶段；它应当先于另一个可以作出移情解释的阶段。你们若同意，我先把这在理论上可能引出的所有议论放到一边，只提出——或者说，再向你们提出——我问过自己的问题：我们能够，而且我要说，我们应当让病人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吗?

这份责任当然存在！它有时会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这也同样确凿！但是，阅读 Margaret Little 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对自己说：唉，要真能这样该多好；我自己也很想能够有时让病人意识到属于我的那份责任。

这并不是说病人不能、或者没有能力理解它；而是我觉得，这份重量恰恰属于我们，恰恰是我们无法同病人分担的东西。我认为，在 Margaret Little 所说的一切中，存在着某种——我只能这样说——介于诱惑和满足病人之间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应当避免的，无论面对神经症患者还是精神病患者。

这是一个当然令我感兴趣、但我的看法同 Margaret Little 相去甚远的要点。我想，稍后要谈的临床例子会让我们看到，这把她带到了哪里。

在继续之前，我想给你们写一句短语［写在黑板上］，因为它在我看来真正浓缩了整篇文章，也就是 Margaret Little 怎样界定分析家与被分析者的相遇。我要补充，连接号不是我加的，而是 Margaret Little 原文所有。于是我们来到第五段：

“‘一个有某物可匀出的人’遇见‘一个有所需要的人’。”（“person-with-something-to-spare meets person-with-needs.”）

这句话确切的意思是：“一个有东西可给的人……”

但是 to spare 在英语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是指可以拿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人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今晚我要去剧院而且独自一人，忽然有人给了我两张票，那么显然我有一张票可以给出去；这就是英语 to spare 的意思。

……“遇见一个有所需要的人，一个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 Margaret Little 界定分析相遇的方式。我认为，仅从这里出发，她构想分析的整个方式，以及围绕那个始终如此重要、又始终如此难以把握的枢轴——分析家的欲望——所展开的一切，便可以说尽显无遗。不过在回到这里以前，我们先看看 Margaret Little 在“分析家作为一个人而显现”这一层面上说了什么。

读到这里时，我对自己说，在 Lacan 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东西——而且确实很多——中，有一样对我这个分析家而言实在珍贵：他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加上引号所谓的——或者我想，他会所谓的——“现实”的东西。我想，他也许就在我这次报告——不如说摘要——之前谈到现实，并非偶然。什么叫“分析家作为一个人而显现”？

> Margaret Little 对我们说：“对于这类不能进行象征化、具有精神病结构等等的病人，分析家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人显现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它涉及两件事。第一件属于一般所谓的情感性领域：

“分析家必须能够向病人显露自己的感受，”她这样告诉我们。

但还有一件走得更远的事。你们记得，刚才我向你们界定了 Margaret Little 所谓的反移情：那是恰在此刻尚未被分析的核心，它会引发某一类言语——当然，就像任何人身上一样，无意识恰恰会说话——无论分析家以语言还是动作说出，都无关紧要。Margaret Little 把这类回应称为“to react an impulse”，即冲动性反应。她告诉我们，这些冲动性反应不仅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她当然这样补充——对病人绝对有益。我必须说……读到这里时，我已经不只是“停下来”，而是真正深感惊讶。

不过，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Margaret Little 谈到分析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显现时说：在她看来，这应当起什么作用？它应当使主体能够对分析家进行一种吸收、摄入——原文用的就是这些词，我想还有一种消化，大致所有这些词都出现了——一种规范化的、趋向正常化的吸收，而不是一种“魔法式内摄”。

我要补充，这当然发生在精神病患者身上！

- 精神病患者……我们轮流成为精神病患者进行这种内摄的场所，这当然也是如此！
- 为了能够分析他，这种内摄是必要的，这当然仍是如此！
- 可是，如果我们说，他把我们作为真实的人来内摄，同他的对象关系模式——“魔法式内摄”——是不同的东西，那么我必须说，这个差别我完全无法领会；而且我认为，这个差别根本不存在。

无论如何，回到 Margaret Little 所说的“分析家作为一个人而显现”，首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向病人显露我们的感受——她称之为我们的情感性，稍后我们还会更确切地谈情感反应——这件事何以会把现实的维度引入治疗？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我有两个理由这样问。第一个理由是——在这里我要为谈论自己致歉；但作为分析家，我唯一能够谈论的人就是自己，我看不出除了自己还能怎样谈论另一位分析家——在我看来，对任何分析家来说，他的现实从来没有比他恰恰从自己的分析家位置说话时更真实。这个分析家位置越正确，离那些“react an impulse［冲动性反应］”越远，他对自己而言就越真实。

现在，如果我们把相对于分析家的现实放到一边，转到主体、被分析者这一层面，同一个问题仍会出现。比如，你们回想一下 Perrier 先生

谈到 Szasz 先生立场时所说的：他构想分析家的方式既绝对僵硬，又相当清醒——

- 你们真的以为，这类分析家对其病人而言不是绝对真实的吗？
- 你们真的以为，这类分析家对病人而言会是一台每隔二十分钟“嗯……嗯……”两声、或者做点别的什么的机器吗？

我认为，分析家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真实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从来不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无论你作出解释还是打个喷嚏，被分析者都会依据他的移情关系来听取它。分析中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现实。治疗只在这唯一的维度中铭写；我认为，这一点永远不能忘记。

至于 Margaret Little 那里存在的那种欲望，它仿佛使人不时可以恰恰转到“另一个舞台”上；可这次又是什么舞台？是某种现实的舞台——如果仔细听她说，这现实之所以是现实，恰恰是因为它越出并外在于分析情境的参数。我认为这里确实有某种我们无法接受的东西，至少在我们的视角中如此。我并不是说事情终究不能这样看；但在我们自己的视角中，它至少看来包含一个悖论。

于是，在转入临床案例之前，我来到最后一点。它同我至今所说的一切恰好一脉相承，也就是 Margaret Little 所谓的冲动性反应。我已经说过，冲动性反应是什么？它们是这样一些反应：其动机、其直接来源，不仅是分析家的“本我”，而且可以说，是他的无意识中尚未被分析的部分。我们将不太从理论层面，而更多从那个名为“Kenton”的案例层面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在那里，我们确实能看到这类行为在实践中能够决定、能够引发什么。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临床材料

这是一个案例——呃，不，我不打算讲这个案例——我只想说，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我想毫无歧义可言的精神病结构。这场分析持续了十年……十年。Margaret Little 告诉我们，头七年里，无论以何种方式让患者承认并分析移情，都绝对不可能。可是，她肯定并非没有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说话；既然这是她自己的技术，她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我甚至要说，她给了我们两个很精彩的例子。Lacan　先生上一次在这里谈话时提到的正是这两个例子：

- 有一次，主体继一长串批评分析家诊室的人之后来到这里，并且是最后一个还在继续批评的人；Margaret Little 对她说，归根到底，她对此怎么想、是否这样想，自己根本无所谓；

- 另一次——仍在头七年期间——主体第无数次向她讲述同母亲、同金钱有关的故事，Margaret Little 对她说，所有这些终究不过是废话连篇，而事实上，她这个分析家正在竭力不让自己睡着。

如果说有什么算得上情感反应，那就是这些反应了。不过它们或许并不像 Margaret Little 所以为的那样，是分析家某种真正、真实的现实之显现——人几乎想这样说。无论如何，这些介入让事情原封不动地停在现状：被分析者当然略感震惊，她对分析家说：“啊，好吧，明白了，对不起，我以后不说了。”但事实上，事情照旧继续。它们继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七年分析之后，Margaret Little 和被分析者都认为最好中断治疗；两人同时又知道，实际上问题的根本从未得到触及。

正是在这里，Ilse 之死这一事件发生了。我不打算分析这个案例，也不打算谈哀悼、死去的这个人物等等，因为今天我试图界定或谈论的只在反移情层面。这里我要稍稍往回走：我们将从这里看到某一类解释，因而我先回到 Margaret Little 心目中界定“相遇”的那个公式。

我们能不能——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我想我们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根本无须长篇大论——真的把分析家界定为一个比别人多出某种东西的人、一个主体？我认为，只要听听 Lacan 先生的讲话，也许再参照一下我们自己作为分析家的经验，就能看出这个立场多么站不住脚。至于被分析者的需要，我不知道这里是否还需要重申需要同索求之间的全部错位，以及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的一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简单公式所铭写的，不仅是 Margaret Little 看待“相遇”的方式，而且确实是分析家的欲望、Margaret Little 的欲望：成为某种“多出某物”的主体，拥有某种可以用来喂养病人的东西——我使用这个属于口腔词汇的词并非偶然——可以用来填满她在前来分析的主体那里所看见的某种真实的空洞、某种裂隙。

由此，我们将回到——姑且只谈我提到的那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它确实是第一个使分析朝某处移动的解释；我不说它使分析朝着某种最终可由治愈收尾的积极之物前进，但它使分析开始运转、终于动了起来。它出现在 Ilse 去世之时。

Ilse 是一个人物、一个父母替代者，年纪同患者的父母相仿；患者童年时认识她，而她刚刚在德国去世，主体才获知消息。她来到分析家这里时处在悲痛、极度绝望的状态；这绝望一场接一场地持续，最终简直使 Margaret Little 惊慌失措。她告诉我们：

“我觉得，如果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to break through’［突破］、闯入其中，那么我的病人就会死去，我就会失去我的病人。她为什么会死？”她说，“有两个原因：要么她会自杀，要么她会死于‘exhausted’……”

这个词怎么说？

Lacan：精疲力竭……

“……死于精疲力竭，因为她已经无法进食，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在治疗过程的这个确切时刻，Margaret Little 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慌了。我认为，这里必须想起 Lacan 先生谈及此事时所说的：恰在此刻发生了一次移位，分析家成了什么？成了焦虑的场所！也就是说，她不仅是焦虑的场所，其焦虑的对象还恰恰是代表这个对象的患者。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就在此刻，Margaret Little 将要介入。这绝不只是像她自己以为的那样，单纯显露她的情感性；她其实是从这个“本我”、从甚至对她自己也仍属无意识的剩余出发介入。她对患者说：

- 她这个分析家确实被正在发生的事情深深触动；
- 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 而且她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看见患者处在这种状态；
- 她和患者一同受苦。总之，你们只消读一读就会看到，她所做的，确实是把主体 Frieda 确立为其焦虑的对象，确立为 (a)。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体听见这些话的方式，可以说这次恰好同分析家一样；不是说她理解了，而是她活出了这些话：

“我是你焦虑的对象。好极了，”她心想，“这很好，因为归根到底，我曾试图在父亲面前成为这个焦虑对象，却不可能；他把自己关在某种铠甲里。”

他是一个夸大狂，是一个——用 Lacan 先生的话说——根本不可能欠缺任何东西的人。

“而在母亲那里，我确实试过成为这个焦虑对象；现在，我很高兴自己事实上能够成为您的焦虑对象。”

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看到什么？主体、被分析者恰恰从这个位置作出回应：一连串回应和反应将相继出现，其目的——其唯一目的——是

引发分析家的焦虑，从而让分析家每次都以某种方式安抚她，告诉她这个被分析者正是自己焦虑的对象。

事实上，一系列极其严重的自杀性反应正是从此刻开始出现。患者遭遇一次事故却没有死，连分析家本人都十分惊讶；而且两次有邻居对她说："您知道吗，从您这里出来的那个病人肯定会把自己送掉，因为她过马路的方式简直疯了。"

- 她不仅重新开始偷窃，这一次还刻意当着一名侦探的面去偷，并迫使分析家——顺便说，面对某类病人，我们有时确实免不了开证明——不仅给她开一张证明，而且在证明中不只写道：

"从医学上说，这些偷窃行为……好吧，她对此不负责任。"

她还加上一句：

"因为这个主体是一个 reliable［可靠］的人，绝对值得信任并且内心极其诚实。"

这句话放在证明里干什么？我至今还在纳闷。无所谓！也许能在反移情层面找到答案。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继续。事实上，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 Margaret Little——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终究仍是分析家、而且临床上很可能是一个好分析家的人——事情本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被分析者曾经同母亲活出的关系，现在又同分析家活一遍；而且这一次，她依旧以最彻底的方式拒绝任何解释。

那么，事情什么时候才真正改变？它们从分析家的另一个解释开始改变，从 Margaret Little 被迫承认自己的限度之时开始改变。此刻她当然要说话，但这已经完全不是"react an impulse［冲动性反应］"，也完全

不是情感性言语；她将从自己的分析家位置说话。她的言说和解释对自己而言完全是有意识的，并将带来我们作出这类解释时有权期待或希望的回应：主体将向她赠予——可以这样说，因为无论如何，赠予更多位于他们那一侧而不是我们这一侧——将向她赠予自己的根本幻想。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这个解释是什么？就是分析家告诉她：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她这个分析家就会不得不中断治疗的那个时刻。我认为，这里应当看到“切断功能”的引入。它应当始终在分析中在场，可以说，它正是整个治疗的目标，是全部治疗围绕其旋转的枢轴。正如我刚才所说，它立刻作为回应带来了什么？主体终于——在七八年之后，我不知道确切发生在哪个时间——把自己的根本幻想告诉分析家：那个圆形、球状、完美的胶囊幻想。她之所以构筑它，恰恰因为她无法接受阉割、无法接受一个从来没有人为她象征化过的缺失。

从此刻开始，我们才可以说同 Margaret Little 一起希望——也许这希望不无道理——这场治疗会抵达那场最后的会谈。无论对神经症患者、未来的分析家还是精神病患者来说，都无关紧要；它总是同一场会谈，在那里，分析家第无数次重复……

正因如此，不是分析，而是自我分析永远不会结束；病人第一次体验到某种东西，那是他走过如此漫长道路唯一所为之物，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东西……是我们必须把他带到的那一点。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缺失的主体；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被打上了阉割的印记；而他必须能够接受的，正是分离。

［掌声］

Lacan［对 Wladimir Granoff］

您愿意作一下我刚才建议的那段简短结语吗？您原本已经准备发言，因为我读过——稍后我会说，我是在什么条件下获知上次所讲内容的——总之，我知道的已经足以让我明白，您宣布过要作结，所以您应当收尾。

Wladimir Granoff

我不记得自己宣布过要作结。不过，即使不谈作结，确实也可以说几句。显然，我的位置按其定义同您的位置不同：我不必批评一篇文章，更不必批评 Margaret Little 的分析程序或结果；我更应当试着解释整个发展进程，而 Margaret Little 和 Szasz 各自代表了这一进程的特殊结果。当然，人们可以在 Little 与 Szasz 之间看到——我也看到了，而且正是我提出了这个 180 度扇区的形象——不过还应补充，他们两人都是当代作者，属于同一时期。正因如此，他们两人都应当同反移情思考的起源相对照；这个起源显然可以追溯到 Freud，以及那些可说是承继他文思活力的早期作者。

非常简略地说，对您刚才所言稍作思考，可以把我们带向两类极为一般的考虑。一方面，它涉及整个演变，尤其涉及 Margaret Little 以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自有价值，因为你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她从中显露出一种堪称可怕的天真坦率——对这场演变所作的说明……

Piera Aulagnier：“诚实博士。”

Wladimir Granoff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因为，如果这种可怕的天真坦率同什么东西相对，那无疑是卖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你们可以清楚看到，她从那个引她进入自身思考的人——也就是 Melanie Klein——那里继承了这种坦率；它足以让卖弄学问者惊恐。同一份期刊中本来也可以找到其他代表，他们肯定不会以如此毫无理论武装的方式呈现自己或自己的著作，而会让我们读到一种可以说先验地比 Margaret Little 给我们的文章无聊得多的文献。正如 Barbara Low 早在当时——也就是三十年代前后——所强调的，有些作者在她看来并不卖弄学问；她首先列出 Freud，其次是 Ferenczi。

这段插话之后，我们可以说，把事情稍稍推远一点，并稍微借用 Szasz 的语言——至少在当时，用英语说，这并非 irrelevant［不相干］——整个演变中发生了如下事情：如果 Margaret Little，如果包括她在内的某些分析家，完全可以正当地把分析情境呈现为一个有所需要的人同一个有 something to spare［某物可匀出］的人相遇——您把它译作……

Piera Aulagnier：“他可以支配的某物。”

Wladimir Granoff

……“他可以支配的某物”。这里也许还应当补充“他可以支配的某物”这个概念。它固然是某种多出来的东西，却带着一个相当特别的细微差别：在极限处，它是备用零件。我的意思是，这个“多出来的”终究带有可互换的标记。之所以如此，并不只因为最常见的备用零件是备胎，英语叫作 a spare-wheel；还因为这个“多出来的”确实就像您举的剧

院票例子一样：售票处的一次疏忽本可以多给十张、二十张，极限处甚至给出全场的票。也就是说，在 something to spare［某物可匀出］这个层面，呈现出一种 Szasz 没有命名的效应；我们可以把它译为分析的政治化效应，或者说，是分析在城邦中诞生这一事件的远距离效应——它带来政治化，并下降到备用零件所处的某种经济维度。

与此同时，可以说，这座分析城邦的一种新伦理显然出现了。但这种新伦理的根本特征，是一种新的越轨维度的出现。这里涉及分析性的越轨；若直接把它归结为野蛮分析，未免过于匆忙。野蛮分析甚至不是对它的第一瞥；严格说来，所涉及的并非那件事，而这个越轨侧面也绝不只是一种对情境的理解性切入。

这一点在此仍极其重要，因为 Margaret Little 摆脱这种分析公民氛围的方式，字面上属于接受犯规的层次。在 Margaret Little 对既往反移情文献的全部反驳中——这些文献中的否认，最终同我上次援引的 Lucy Tower 等作者那里一样既可触知又令人动容——犯规的维度仍格外鲜明。因此，若容许我们在 Szasz 意义上牵引这些词、容许这个新词，她告诉我们的就是：必须接受犯规；正是从如此承担起来的这种接受中，当时盛行于分析公民生活中的伦理将得到更新。

换一个侧面，也就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您把她的公式揉搓得比它应得的更厉害：“分析家是否多出某种东西？”当然，这个多出来的东西也并不像乍看那样令人反感。即使它不是什么多出来的东西，这仍是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确切地说那是什么。

那个 180 度扇区再次位于此处。事实上，对当代作者而言，分析家多出什么？无论在反移情这一栏目下，还是在文献中任何一个技术栏目

下，所有列举都会给出如下几个标题：分析家多出一种知识，或者一种权力，或者一颗博大的心、一股力量；再或者，用更具盎格鲁—撒克逊特色的目录说，是一种 skill［技能］，也就是一种本领——到了这里，它同才华之间的边界显然更难划定。对于不是上一代、而是更早一代的作者，“多出来的东西”则会以另一种方式来界定，如 Barbara Low 所作的那样。

他多出什么？例如在 Barbara Low 那里，他多出一份好奇心，问题是使这份好奇心取得正当性。在 Barbara Low 那里，已经——或者仍然——可以说，他所多出来的东西同一种特殊类型的治愈欲望相去不远。但在 Barbara Low 那里，这真是治愈欲望吗？

那些作者所选择的例子、尤其最具揭示性的表述使我们看到：Freud 谈反移情时，究竟把什么当作特别棘手的困难实例？是一位令人深受触动的女病人，诉说着同样动人、最好还很美的事情。

BARBARA LOW 谈论分析家的位置时，她谈的又是什么？我上次试着强调过她的一句话：分析家是否不应当努力成为病人材料的 lover［爱人］？至于她提到的另一位作者 Ferenczi，他的著作如今已经广为人知，我们无须再回到一个正在变成陈词滥调的问题。对分析家的欲望的追问，在 Ferenczi 那里无疑也许得到了最具悲剧性的表述。

所以，关于分析家身上某种特殊东西的在场：

- 它是一种多出来的东西吗？
- 它是一种差异吗？
- 它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吗？

在当代这一代人那里，“多出来的东西”的界定同我们所谓的分析政治化密不可分——正如我试图说明的。若要在七分钟内收尾，这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说明分析界内部关于所谓“反移情”问题之思考如何演变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它也相应地说明了人们如何操作所谓的“对象关系”。

LACAN

好吧，我请 Granoff 作结，看来完全没有想错。不仅因为他替我卸下了一部分批评工作，还因为我认为，他很好地补足并由此照亮了我快速阅读他上次的引言时以为自己觉察到的东西。那篇引言——也许我的感觉并不公允，不过我说了，这只是快速阅读——让我感到有点意犹未尽。

我的意思是，他在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即专门谈 Barbara Low 的文章——时，稍稍落在了真理后面。说到底，他并没有穷尽这篇文章中所有可以提取的东西；在这里涉及的三篇文章中，它无疑远为最非凡、最值得注意的一篇。

他把我们推向、转送到关于这一主题的最现代介入形式，即 Lucy Tower 的文章；我甚至从中稍稍看到了逃避的迹象。另一方面，我也

颇为感激他，因为这篇文章如今已经被引入。出于许多原因，我自己今年本来不会引入它，但我们现在再也无法绕开它。

我们必须设法让这篇他无法摘要的 Lucy Tower 文章变得可得，至少让若干可能对它极感兴趣的人能够了解它。

我说这些，是为了按照我现在希望采取的方式，为剩下的半小时或三十五分钟定下方向。

对于我所知道的各位贡献，我不打算再多说什么。不过，我非常感谢 Perrier　昨天把他那部分所作工作的简要摘要寄给我。这个摘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件事我无须继续纠缠……我甚至没能及时拿到上次发言的一份打字记录。

无论这是偶然的结果还是组织不善，事情这样发生肯定不是我的过错，因为在整个间歇期间的工作中，我始终尽力采取所有防范措施，以免这类事故发生。因此，我给自己留些时间，也许还等待一些更好的信息，再去提及我必须指出的细节；这些发言的作者们稍等一阵也不会损失什么。

我想，对于我希望通过援引这些文章带来什么，你们大体上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这些文章乍看起来——而且事实上——都以“反移情”为中心；我甚至不声称自己能以它所应得的方式对这个主题作任何澄清。因此，我这样做，是放在我必须向你们讲述焦虑的视角中，更确切地说，是放在一般而言我的教学后续进程中，对焦虑的援引应当履行何种功能的视角中。

事实上，关于焦虑的这番论述不能再继续远离一个更精确的切入；有一个问题近来以越来越坚持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话语中，那就是分析家的欲望问题。

因为归根到底，即便最迟钝的耳朵也不可能听不出：这些作者难以切入反移情，构成障碍的正是分析家的欲望问题。

它之所以构成障碍，是因为从总体上把握它——也就是没有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加以阐发——会使这个层次上的任何介入看起来都带有一种根本性的放肆。分析理论已经发展六十年，而事情仍是如此，尽管这看来令人惊讶。

这里所涉及的人——

- 无论是 Szasz，
- 还是 Barbara Low 本人，
- 更不用说 Margaret Little，
- 而且我稍后还要说，在最新深入谈论这个主题的作者 Lucy Tower 那些惊人的坦白中——更确切地说，是她对自己经验所作的极为深刻的供认中——事情在这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所有这些作者，没有一个能够避免把事情置于欲望层面。

“反移情”一词所瞄准的，大体说来、从总体上说，就是分析家的参与。不要忘记，比分析家的投入更根本的，是你们在这些文本中看到的最极端的摇摆：从百分之百负责，到彻底把自己抽身事外。

我认为在这方面，最后一篇文章——遗憾的是，你们只得到过提示性的介绍——Lucy Tower 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指向了某种更有启发性的东西。虽然不是第一次，但它第一次以得到表述的方式，指出分析关系中分析家一侧可能发生什么：她称之为“一点小变化”，也就是分析家本人发生的一点小变化。

这种作用的相互性，我绝不是说它就是根本终点；不过，单是提到它，就足以把问题重新放回应当提出它的层面。

事实上，这里并不涉及定义，哪怕反移情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而精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只有一个缺点：它把所提出的问题完全卸除了其分量。这个定义就是：分析家从分析中作为能指接收到的东西中，凡是被他压抑的，都是反移情。除此之外，反移情什么也不是；正因如此，反移情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只有在它被带给我们的混乱状态中，它才取得自己的意义。而这个唯一的意义，正是任何作者一旦切入它、只要它确实令他感兴趣，就无法逃开的意义：分析家的欲望。

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最终连解决都还没有开始。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我的意思是，恰好直到这次研讨班为止——分析理论中从来没有对欲望究竟是什么作出精确定位。

这无疑是因为，完成这件事绝非小工程。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声称一步就能做到。例如，我引入欲望的方式，是把欲望同索求区分开来，教你们在这种区分中给欲望定位。

今年，特别是在年初，我又引入了一件新东西。我先把它作为暗示抛给你们，看看你们的回应，或者说反应；反应果然没有缺席。这件东西就是我所谓的欲望与法则的同一性。

奇怪的是，这样一件显而易见之事——因为它确实显而易见，早已铭写在分析学说最初的步伐中——竟然仍只能如此小心翼翼地引入，或者说重新引入。

所以，我今天重新回到这个层面，展示它的某些面向，甚至某些后果。

因此，欲望就是法则。

不仅因为在以俄狄浦斯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学说中，构成法则实体的显然正是对母亲的欲望；反过来，使欲望本身规范化、把它确立为欲望的，也正是那条所谓“乱伦禁令”的法则。

让我们从侧面入手，从一个界定当下这个时代中已得到呈现的词的入口入手：色情主义。我们知道，它在 Sade 那里的表现——可以说是 Sade 式的，而不是虐待狂式的——最具范例性。

欲望在这里作为享乐意志呈现，无论它从哪个侧面出现。我刚才说的是 Sade 式的侧面……

我没有说虐待狂式的……

而这对所谓受虐狂同样成立。

如果说分析经验揭示了某种东西，那就很清楚：即使在那里，即使在倒错中——欲望总之似乎把自身当作立法之物，也就是似乎成为对法则的颠覆——它事实上仍切切实实是某条法则的支撑。

如今我们对倒错者有所知道；如果说其中有一件事，那就是：从外部看来毫无节制的满足，其实是一种防御，是一条法则切切实实地被调动、被施行；这条法则恰恰在通往享乐的道路上制动、悬置并阻止。

倒错者身上的享乐意志，同任何人身上的一样，是一种注定失败的意志；它就在倒错欲望本身的施行中遇见自身的界限、自身的制动。

说到底，倒错者不知道——今天应我请求发言的一位已经极好地强调过这一点——他的活动究竟为谁的享乐服务；无论如何，它并不是为他自己的享乐服务。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定位神经症患者这一层面所涉及的东西。神经症患者具有如下特征，也正因如此，他曾是那条道路……

……是带领我们抵达这一发现的必经之地。这个发现是在道德上的决定性一步：发现欲望的真正本性。只有从注意力被引向我眼下正在你们面前明确表述的东西之时起，这决定性的一步才得以迈出。

……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是这条范例性的道路，是因为他向我们表明：为了赋予自己的欲望以地位、为了支撑自己的欲望，他必须经过对法则本身的寻求和确立。

神经症患者比任何人都更凸显这个范例性的事实：他只能依照法则来欲望。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他只能把自己的欲望维持为不满足的［癔症性］，或者不可能的［强迫症性］，才能支撑它、赋予它地位。

不过，只向你们谈癔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确实让我占了便宜；因为这会把我们走过整条道路之后仍感窘迫的东西完全排除在神经症领域之外，那就是焦虑性神经症。我希望今年通过这里已经启动的工作，使你们在那里迈出必要的一步。

因为不要忘记，Freud 正是从这里出发；而死亡——他的死亡——若说剥夺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没有让他获得充分时间回到这里。

所以，无论对焦虑这个主题来说显得多么悖谬，我们都被安置、被带回这个关键层面、这个我称为“道德法则的神话”的关键点：仿佛对道德法则的任何健全定位，都应当从主体自主性的方向寻找。

在伦理理论的历史过程中，对自主性这一观念的寻求得到越来越强的强调；这种强调已经充分表明这里涉及什么：一种防御。人们必须吞下的，是这条首要而明显的真理：道德法则是他律的[注2]。

> [注2]“他律的”（hétéronome）：受到外部因素或现象影响的；其法则和规则依赖于外在实体的。

所以我坚持这一点：道德法则来自我所谓的实在界。我所谓的实在界，在它介入之时——而且当它介入时——本质上正如 Freud 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通过删去主体来介入的；它以自身的介入决定所谓的压抑。只有从我已在你们面前表述过的共时功能出发，压抑才获得其全部意义；在第一步近似中，我让你们注意到，这个功能简单说来就是“抹去痕迹”。

这显然只是第一步近似，因为人人都恰恰知道，痕迹不会被抹去。这正构成此事的僵局；不过对你们而言它并非僵局，因为能指概念恰恰就是为此在你们面前阐发出来的。这里涉及的是：

- 不是抹去痕迹；
- 而是能指返回痕迹状态，是从痕迹到能指这一过渡的废除。我曾试图让你们感受到、向你们描述这个过渡如何由如下操作构成：把痕迹置于括号中，加以强调、划杠，也就是给痕迹作上标记。

随着实在界的介入，跃脱出去的正是这个东西。实在界把主体送回痕迹，同时也就废除了主体；因为主体只凭能指、只凭这次向能指的过渡而存在：一个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为了把握这里所涉及之物的动力……

……我们不要采用历史与记忆那个总是过于方便的视角。因为遗忘看起来太物质、太自然，人们很容易以为它自然而然；然而，一旦记忆被设定为存在，遗忘就是世上最神秘的事情。所以，我试着把你们引入一个横穿时间的维度，也就是所谓的共时维度。

……让我们考察受虐狂，也就是据说某些地方所谓的 maso；他是倒错中最令人费解、最应当悬置起来的那一个。你们会对我说，他很清楚，享乐的是他者。

所以，他仿佛就是在自身真理的白昼中现身的倒错者，会构成我刚才那句话的例外：倒错者不懂得享乐。当然，享乐的总是大他者，而这个 maso 应当知道这一点……好吧，我以后无疑还会回来谈它。不过，我现在就要强调：受虐狂同所有倒错者处于相同情形，因为有一件东

西逃脱了他。他当然相信自己所寻求的是大他者的享乐；但恰恰由于他相信这一点，他所寻求的就不是大他者的享乐。

逃脱他的东西……

……尽管这是一条感性可见的真理，确实遍地都是，人人触手可及，却从来没有在它真正的功能层面上被看见……

……就是：他所寻求的是大他者的焦虑。

这并不意味着他寻求惹恼大他者。因为若不理解“寻求大他者的焦虑”是什么意思，事情自然会被某种常识还原到这种粗陋甚至愚蠢的层面。由于无法看到背后的真理，人们当然就丢掉了这层外壳；但其中其实包含着某种更深的东西，它的公式正如我刚才对你们所说。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焦虑、信号性焦虑的理论，并作出区分；更确切地说，要看到 Lacan 的教导引入的维度对焦虑带来了什么新东西。这并不反对 Freud；暂且只把两者并列为两栏。

我们可以说，在阐发的终点，Freud 谈到在自我中产生的信号性焦虑。它关乎什么？关乎一种内部危险。这是一个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的符号：为自我代表内部危险。

要利用这个结构本身并赋予它全部意义，使之成为可能的关键转换、关键过渡，就是取消“内部”或“内部危险”这个观念。

不存在“内部危险”，理由是……

……这句话在心不在焉的耳朵听来或许很悖谬。我说“悖谬”，就像我在关于伦理学、即关于 Entwurf［纲要］拓扑学的研讨班中［1959-12-02］回到这一点时，它也曾显得悖谬一样……

……不存在“内部危险”，理由是：

- 作为神经装置的那层包膜——这里给出的是关于该装置的一种理论——没有内部，因为它只有一个表面；
- Ψ［psi］系统作为 Aufbau［构造］、作为结构、作为插置于知觉和意识之间的东西，位于另一个维度中；它就是作为能指场所的那个大他者；
- 因而，焦虑首先被引入为大他者的欲望这一层面上的特殊显现——在今年的研讨班之前，我去年就已经这样做了[注3]。

> [注3]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2 年 4 月 4 日、5 月 2 日和 6 月 27 日各次课程。

大他者的欲望以这种方式涌现时，它代表什么？信号正是在这里取得自己的价值。这个信号即使产生在一个拓扑学上可以称为自我的地方，所关乎的仍是另一个人。

如果自我是信号的场所，信号却不是为了自我而发出的。这显而易见：如果它在自我层面亮起，就是为了让主体——我们无法用别的名称称呼它——得到某件事的警告。

主体被警告的这件事是一个欲望，也就是一个不关乎任何需要的索求。它只关乎我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它把我的存在置于问题之中；我们可以说，它：

- 在原则上把我取消；
- 并不把我当作在场者来对我说话；
- 如果你们愿意，它把我当作被等待者来对我说话；
- 更有甚者，它把我当作已失去者来对我说话；
- 而为了让大他者从中找回自己，它要求我的丧失。

这就是焦虑：大他者的欲望并不像 Hegel 所以为的那样承认我——那会使问题太过容易。因为，如果它承认我，又因为它永远不会充分地承认我，我只要诉诸暴力就行。它既不承认我，也不误认我，否则仍会太容易：我总能通过斗争和暴力脱身。它从根本上质问我，在我自己的欲望之根处向我发问，把我当作 (a)、当作这个欲望的原因，而不是对象。正因为它在那里瞄准我，并处在一种先在关系、一种时间关系中，所以我无法做任何事来挣脱这种掌握，除非投身其中。

这个时间维度就是焦虑，也是分析的维度。正因为分析家的欲望在我身上唤起这种等待的维度，我才被那个构成分析效力的东西所攫住。

我倒很希望他把我看成这样或那样，希望他把我做成一个对象。Hegel 式的他者关系在这里十分方便，因为面对它，我确实拥有全部抵抗；然而，面对另一个维度，可以说相当大一部分抵抗都滑开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欲望是什么；不仅在斗争的层面，还必须在 Hegel 出于充分理由不愿去寻找它的地方，看到欲望的功能：在爱的层面。

如果你们走到那里——也许会同我一起走，因为终究，我越是思考、越是谈论，就越觉得必须用例子说明我谈到的事情——

如果你们读 Lucy Tower 的文章，就会看到两个故事、两个“男人”……战后人们在某种圈子里说“女人们”时，就是这样说话的……你们会看到她叙述的两个“男人”；而她那格外具有说明力、格外有效的叙述，讲的是两个爱情故事。

为什么有一个案例成功了，而她本人在那里受到了触动？不是她触动了对方，而是对方把她置于爱的层面。另一个案例中，对方没能做到……这不是解释的问题……因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她也说明了原因。

这应当使我们对一个事实作些思考：如果说有少数人对加引号的“反移情”讲过明智的话，那么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女人。

你们会说：Michael Balint 呢？可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篇文章是同 Alice [Balint] 一起写的。Ella Sharp、Margaret Little、Barbara Low、Lucy Tower……为什么敢于谈论这件事、而且以压倒性多数说出有意思之处的，已经可以说就是女人？

如果我们从我正在谈的侧面——欲望的功能、爱中的欲望功能——来把握，这个问题就会完全得到澄清。我想，你们已经准备好听见这一点了。它其实是从来为人熟知的真理，却始终、从未得到应有的位

置：就欲望介入爱、并且可以说构成爱的根本赌注而言，欲望并不关乎所爱的对象。

只要这条首要真理——只有围绕它，爱的有效辩证法才可能运转——在你们那里仍被归入偶然事故、爱情生活中的一种 Erniedrigung［贬抑］、一次绊住自己脚步的俄狄浦斯，那么，你们就绝对无法理解这里涉及什么，也无法理解应当如何提出分析家的欲望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

正因为必须从爱的经验出发——就像我在关于移情的研讨班那一年［1960—1961］所做的那样，以定位这个移情可以在其中铭写的拓扑——正因为必须从这里出发，我今天才把你们带回这里。

时间已经很晚；而我现在就要结束，所以我的论述无疑带上了一种中断的面貌。我刚才在最后作为公式提出的东西，也可以只被当作一次暂停、一个章节标题或一项结论，随你们怎样理解。

你们终究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绊脚石，或者随你们的便，把它当作陈词滥调。

但我打算下次就从这里继续这番论述，以确切定位焦虑的指示功能，并由此定位它随后将使我们通达什么。

第13课 · 1963年3月6日

我们将继续沿着逼近焦虑的道路前行；而我也让你们听出，焦虑本身就属于逼近这一秩序。

当然，通过我在这里提出的东西，你们已经得到足够警示：我要教给你们的是，焦虑并不是凡俗人群所以为的那回事。

不过，日后重读文本时，你们会看到，在这个根本要点上，我教给你们的东西绝非不在其中。只是它既被遮蔽，又被揭露：某些公式把它遮蔽了；这些公式也许是过分谨慎的切入方式，被包裹在自己的外衣、可以说自己的甲壳中。

最出色的作者仍让这一点显露出来，而我已经向你们强调过：焦虑并非 objektlos［无对象的］，并非没有对象。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附录 B“Ergänzung zur Angst［焦虑补遗］”中，有一句话紧接在 Freud 依循传统、把焦虑同不确定性、同 Objektlosigkeit［无对象性］联系起来之前……

……终究，我只须提醒你们整篇文章的体量，就足以说明“没有对象”这个特征无法成立……

……可就在前一句，Freud 说：

“焦虑，Angst，是 Angst vor etwas；它本质上是面对某物的焦虑。”

［B“焦虑补遗”：“焦虑这种情感显示出某些特征，对它们的研究有望带来进一步澄清。焦虑与期待之间存在一种不容错认的关系；焦虑是面对某物的焦虑。”］

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这个公式！

我认为，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对这个结构说得更多。你们已经看到，这个结构形成了一种反差：如果焦虑就是同我作为欲望原因而逼近的那个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vor［在……面前］”就构成反差——我曾把那件推动欲望、位于欲望背后的东西放在你们面前；它如何转到了前面？这里也许就是问题的一项动力。

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确强调：我们随传统一起面对的是所谓一个近乎文学性的主题、一个陈词滥调。所有依据语义构成的作者，至少一开始都会把恐惧与焦虑对立起来——即使后来他们往往又把两者拉近，甚至相互归约；最好的作者并不这样做。一开始，人们肯定倾向于强调恐惧与焦虑的对立，依据二者相对于对象的位置来区分它们。

真正可感、悖谬、同时也标示出由此所犯错误的是：人们不得不强调，恐惧倒是有一个对象。他们越过了一个确切的特征：那里存在客观危险，存在 Gefahr［危险］、危险性、Gefährdung［危险处境］、主体进入危险的情境；这些本来值得停下来考察。

什么是危险？

人们会进一步说，恐惧就其本性而言，是同危险所发出的对象相适切、相对应的，即 entsprechend［相应］。Goldstein 关于焦虑问题的文章——我们会停留于它——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就我们的主题而

言，这位作者曾逼近一些根本而极其宝贵的特征，你们会看到；可他的笔却被某个论题滑动着、拖拽着、可以说攫住了。他坚持恐惧的定向性质，然而他的主题在这里根本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因为他所谈的是焦虑。

仿佛恐惧已经由对象的定位、回应的组织、如下对立完全做好了：

- 一边是作为 Umwelt［周围世界］之物的 Entgegenstehen［迎面而立］；
- 另一边是主体中必须面对它的东西。

只需唤起一个例子还不够吗？这些命题在我的记忆中召来一个参照。我记得自己好像已经向你们指出过 Chekhov 的一篇小作品——不能把它叫作“短篇小说”——是一则札记、一种印象；它被译成“惊惧”……

我徒劳地试图弄清这篇作品的俄文标题。令人费解的是，法译本明确标出了这则札记的年份，但我的俄语听众中没有一个人能凭这个日期在 Chekhov 的版本中找到它，尽管这些版本通常按年代编排。这很奇怪，令人困惑；我不能说自己对此不失望。

……在这篇题为《惊惧》[注1]的札记中，Chekhov 记下了他自己体验过的惊惧……我想，我以前已经向你们讲过一次……有一天，他同一个赶雪橇的小伙子一起——那东西我想叫 droschka，类似这样的名字——走进一片平原。远处太阳正在落下，而且已经沉到地平线下面；他看见一座钟楼显现出来，距离足够近，可以看清细节……在钟楼极高处的一扇小窗后，他看到一束神秘、无法解释的火焰摇曳；他熟悉

那个地方，知道那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人到达，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能把它归因于某种反光。

> [注1] Anton Chekhov：《惊惧》，《作品集》第一卷，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1967 年，第 1210 页。

这里显然已经定位到某种东西。

他简短盘点了哪些理由能够或不能解释这个现象的存在；在真正排除了一切已知原因之后，他忽然被某种东西攫住。我认为，阅读这篇文本后，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叫作焦虑。他被自己也称作某个名称的东西攫住——由于我们眼下显然没有俄文原词——译者把它译成了惊惧。我想，这最符合文本；它不属于焦虑，而属于恐惧的秩序。

他害怕的并不是某种威胁他的东西，而恰恰是某种指向显现在他面前之物的未知性的东西。

他随后在同一栏目中给出的例子还有：有一天，他看到一节车厢从视野中的铁轨上驶过。听他的描述，那仿佛一节幽灵车厢，因为没有任何东西牵引它，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释它的运动。车厢高速驶过，在他面前沿铁轨拐弯。

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种显现看起来脱离了任何可以定位的决定机制；它又一次使他短时间陷入真正的惊慌失措，而这确实属于恐惧的秩序。这里同样不存在威胁，也肯定缺少焦虑的特征；因为主体既没有被紧紧攫住，也没有在其自身最内在之处受到牵涉、卷入——而这才是焦虑的特征侧面，也是我所坚持的地方。

第三个例子是他在森林中遇见一条狗。一条纯种狗；考虑到他也完全熟悉周围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解释，为什么它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

他开始构想 Faust 那条狗的神秘，也就是魔鬼接近 Faust 时采取的形态。这里的恐惧确实也是朝着未知勾勒出来的；他怕的不是一个对象，不是眼前这条狗，而是别的东西：是在狗的背后。

另一方面，人们坚持认为，恐惧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原则上具有适切性，也就是会触发逃跑；可我们同样必须强调的东西已经充分反驳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恐惧会使人瘫痪，具有抑制作用，甚至彻底打乱组织，把主体投入最不适合回应、最不适合那个目的的慌乱中——而恐惧本应被视为同这个目的相适切的主观形式。

所以，必须到别处寻找区分，寻找焦虑据以同恐惧区分开的参照。如果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焦虑并非没有对象，你们当然明白，这不只是悖论，也不是玩弄颠倒的欲望。

这个公式的形式无疑已经勾勒出一种主体化的关系；今天，我希望更深入地推进到支配它的一个层级。因为“对象”一词，我早已在这里作了准备，并赋予它一种不同于以往作者谈“恐惧的对象”时所下定义的重音。

Freud 的这个“vor etwas［面对某物］”[注2]，当然很容易立刻得到支撑，因为 Freud 在文章中以各种方式表述了它：那就是他所谓的内部危险——Gefahr 或 Gefährdung——即从内部而来的危险。

> [注2] “sie ist Angst vor etwas”：它是面对某物的焦虑。

但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们不能满足于 Gefahr 或 Gefährdung 这个危险概念。刚才，我已经指出它在外部危险上的问题性。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恐惧本身，不是焦虑，又是什么向主体发出警告，告诉他这是危险？

然而，“内部危险”一词可能具有的意义，同一个必须保存的完整结构、同我们所谓“防御”的整个秩序紧密相连，以至于我们看不见：危险的功能已经包含在“防御”这个词本身中，却并未因此得到澄清。

所以，让我们更加一步一步地追随这个结构，明确标出我们打算把那个信号特征固定、定位在哪里。Freud 最终停留于此，因为它最适合向我们这些分析家指出，能够怎样运用焦虑的功能。我试着带你们走的这条道路，瞄准的正是抵达这一点。

只有实在这个概念——我从它那不透明的功能出发，把它同能指的功能对置，你们对此已经知道——才能使我们确定方向。我们已经可以说，焦虑作为信号在其面前运作的这个“etwas［某物］”，对加上必要引号的“人”而言，属于实在中不可还原之物的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敢于向你们提出这个公式：在所有信号中，焦虑是那个不会欺骗的信号。

相关知识卡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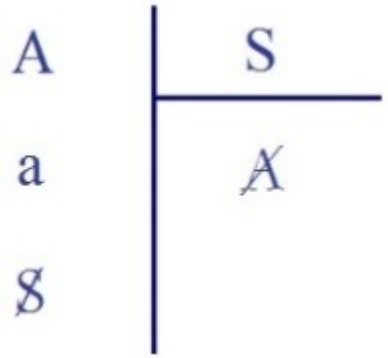
所以，它是实在的信号；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它是实在于经验中呈现自身的一种不可还原方式的信号。在眼下、在我们所到达之处，这就是我请你们紧紧抓住的向导和线索，好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这

个实在及其位置，恰好可以由算术上所谓的除法运算，借助横杠符号的支撑铭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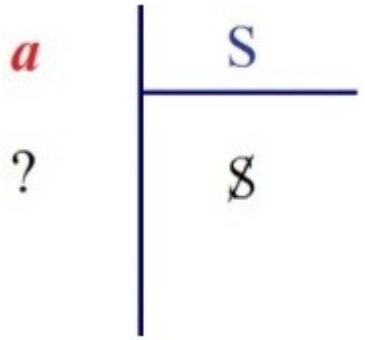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我已经教过你们怎样定位主体化过程：主体必须在大他者的场所，并在能指的原初形态下，构成自己。主体必须在大他者的场所，以那个已经在大他者中构成的能指宝库为给定条件，来构成自己。这个能指宝库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同它的关系构成了他必须安置自身的框架，对人类生命的任何降临而言，它同我们对自然 Umwelt［周围世界］所能构想的一切一样根本。于是，主体——在这个尚未存在、只有从先于自身并对自己具有构成作用的能指出发才存在的神话性层面上——进行第一次询问式运算：“在 A 中——如果你们愿意——有多少次 S？”



假设运算以某种方式进行，这里就是被这个询问标记的 A［在 A 中有多少次 S？］；那么，在作为答案的 A 与作为给定的 A［在 A 中有多少……？］之间的差异处，会出现某种作为余数、作为主体不可还原部分的东西，即 (a)。在主体于大他者场所降临的这次总体运算中，对象小a 是不可还原地剩下来的东西；它将由此取得自己的功能。



这个 (a) 同 S 的关系——(a) 恰恰代表 S 的不可还原的实在——即 S 上的 (a)［a/S］；这就闭合了除法运算。事实上，由于可以说 (a) 是某种没有公分母的东西，位于 (a) 与 S 之间的公分母之外；如果我们仍想依照约定把运算闭合起来，我们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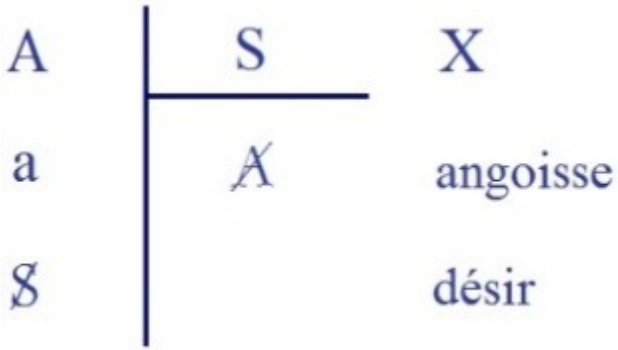
我们把：

- 余数 (a) 放在分子上；
- 除数 [S] 放在分母上；S 等价于 S 上的 (a) [S ≈ a/S] 。

所以，这个余数可以说是主体运算的落下之物。我们在这里以结构方式——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以计算类比的方式——从这个余数中认出丧失的对象；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它：

- 一方面在欲望中；
- 另一方面在焦虑中。

可以说，我们在焦虑中面对它的时刻，在逻辑上先于我们在欲望中面对它的时刻。



如果你们愿意，为了标示这次运算的三个层级，我们可以说：

- 这里有一个 X，我们只能追溯性地命名它。严格说来，它就是对大他者的切近，是主体必须安置自身的那个根本目标；我稍后会说出它的名称。

- 这里是焦虑的层面，因为它构成了 (a) 功能的出现；

- 到第三项，S 才作为欲望主体出现。

现在，为了说明并赋予我刚才表述的、无疑极端的抽象以生命，我要把你们带回图像的明证。这样做当然更加正当——

- 因为这里涉及的就是图像；

- 因为 (a) 的这个不可还原之物属于图像的秩序。

那个占有过欲望与法则之对象的人，那个享用过自己母亲的人——就叫出他的名字，Oedipus——又向前迈了一步：他看见自己做过什么。

你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该选择哪个词，该怎样说那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而我仍想使它的图像为你们涌现出来？

他看见自己做过什么，其后果是他看见——我恰恰卡在这个词前——下一刻，自己那两颗被玻璃体液撑胀的眼球落在地上：一团模糊的秽物。

因为……

该怎么说呢？……因为他把两颗眼球从眼窝里扯了出来，显然已经失明。

可是，他并非没有看见它们；他把它们如其所是地看成了终于得到揭露的对象—原因，那最后、终极的——不再是有罪的，而是越出界限的——贪欲，也就是想要知道的贪欲。传统甚至说，他从这一刻起才真正成为一个“先见者”：在 Colonus，他看得同人所能看的一样远，甚至看得如此遥远、如此超前，以至于看见了 Athens 未来的命运。

焦虑的时刻是什么？是 Oedipus 可能作出这个动作的时刻吗——他扯下眼睛，把它们作为牺牲、献礼，作为对那种使其命运得以完成的盲目状态的赎金？这就是焦虑吗？也就是说，焦虑是人自我残害的可能性吗？不是！

我借助这幅图像努力向你们确切标示的是：

一种不可能的看，正从你自己落在地上的双眼那里威胁着你。

我认为，这是你们始终能够重新找到的最可靠钥匙，无论焦虑现象以何种切入方式向你们呈现。

此外，即使我标示为焦虑所围限之物的这个局部位置如此狭窄，又如此富于表现力、如此具有挑衅性，你们也应清楚看到：这幅图像之所以在这里仿佛越出界限，并非出于我某种矫饰的选择。这不是一个离奇的选择；一旦我向你们指出，它其实相当常见。

到目前正在装饰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第一个展览去，你们会看到两幅 Zurbarán：一幅来自 Montpellier，另一幅来自别处。它们画的是——一幅我想是 Lucy，一幅是 Agatha——每个人各自……

一个把自己的双眼盛在盘里，另一个把一对乳房盛在盘里；人们称她们为“殉道者”，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见证者[注3]。

> [注3] “殉道者”（martyr）源自希腊语 μάρτυς、μάρτυρος，意为“见证者”，由此引申为“上帝的见证者、殉道者”。中世纪也有 martre 这一形式，保留在 Montmartre 一名中，即“殉道者之山”。

由此也可看出，正如我刚才对你们所说，引发焦虑的并不是那种可能性——眼球可能被剜出、乳房可能被割下。说实话，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这些基督教图像并没有格外让人难以忍受，尽管有些人出于不总是最好的理由而对它们撇嘴。Stendhal 谈到 Rome 的 San Stefano il Rotondo 时，就认为墙上的这些图像令人恶心。



诚然，在那个地方，这些图像相当缺乏艺术性，所以我必须说，人会被更直接地引向它们的意义。但 Zurbarán 呈现给我们的这些迷人女子，把这些对象放在盘中递到我们面前时，其实没有呈现任何别的东西，只呈现了某种有时能够成为我们欲望对象的东西——而我们也不

会拒绝它。我想，对我们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些图像绝不会把我们引入焦虑的秩序。若要如此，一个人必须更切身地受到牵涉，例如他是施虐狂或受虐狂。

一旦所涉及的是真正的受虐狂或真正的施虐狂——这并不等于某个具有我们标作施虐或受虐的幻想的人；这些幻想只是重现了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根本情境——

- 真正的施虐狂，就我们能够定位、协调并构造其根本条件而言；
- 真正的受虐狂也一样；通过定位和逐次排除，我们不得不把他的位置平面推进到比别人作为 Erlebnis［体验、感受］给予我们的东西更远之处。

那种 Erlebnis 同我们自己更为同质，是神经症患者的 Erlebnis；但它只是在参照、依赖、映现某种彼岸之物。后者构成倒错位置的特殊性，神经症患者以某种方式从那里取得参照和支撑，用于我们以后还会回来的那些目的。所以，让我们试着说出：我们可以推定这个施虐位置或受虐位置是什么。

对那些能真正被 Zurbarán 的 Lucy 和 Agatha 图像吸引的人来说，钥匙就在焦虑中。不过，必须去寻找它，必须知道为什么。

受虐狂——我前几天、上次已经对你们说过——处在什么位置？他的幻想向他遮蔽了什么？

是成为大他者之享乐的对象；这个大他者之享乐正是他自己的享乐意志，因为终究，正如这里已经援引过的一则幽默寓言提醒你们的，受虐狂并不一定会遇见自己的伴侣[注4]。

> [注4] 参见 Alphonse Allais：《一出十足巴黎式的戏剧》。

这个对象位置所遮蔽的，不正是他要亲自抵达并把自己安置在人形破布的功能中，成为这里向我们呈现的那块分离出来的可怜身体废料吗？

因此我说，瞄准大他者的享乐是一种幻想性的瞄准；真正寻求的是大他者对主体坠入其最终悲惨处这一根本坠落的回应，而那个回应就是焦虑。

这里所涉及的大他者在哪里？正因如此，倒错享乐中始终在场的第三项才被引入这个回路；一个表面上二元的关系所处的深层歧义，在这里重新出现。至于这种焦虑，我必须让你们感受到自己打算在哪里指示它。

我们可以说——历史中的各种特征已经把这一点充分凸显出来——如果说这种焦虑是受虐狂的盲目目标、因为他的幻想把它遮蔽了，那么，它在实在中仍是我们可以称作上帝的焦虑的东西。

为了让这里提出的东西取得形体，我需要诉诸最根本的基督教神话吗？整个基督教历险，不正投注于这样一次中心的、奠基性的尝试，并由一个人的化身开启吗？他的所有话语都仍须重新聆听；他把事情推到了焦虑的最终界限，而焦虑只有在牺牲为之设立的那一层面、即父的层面，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循环。

上帝没有灵魂。这一点十分明显。没有一位神学家曾经想过赋予他一个灵魂。然而，人同上帝之关系的视角发生彻底、根本的改变，却始于一出戏剧、一场受难：有人让自己成为了上帝的灵魂。

这里所涉及的，本质上也是要把灵魂的位置安置在这个作为余数、作为坠落对象的 (a) 层面：在我们的文化区域中，灵魂概念连同它得以出现并发挥作用的整套戏剧性仪仗，从来没有一种活的构想，不以最根本的方式伴随着这幅坠落的图像。

Kierkegaard 表述的一切，无非都参照着这些重要的结构标记。

现在请注意，我是从受虐狂开始的。这最困难，却也最能避免混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施虐狂是什么，也能看出把他仅仅做成受虐狂的翻转、反面或颠倒位置，会落入什么陷阱；除非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以相反方向着手。

在施虐狂那里，焦虑隐藏得较少。它甚至如此不加隐藏，以至于跑到幻想前景中；若加以分析，这个幻想会把受害者的焦虑作为一项绝对必要的条件。

然而，恰恰这一点应当使我们警惕。施虐狂在大他者那里寻求什么……

……因为很清楚，对他来说大他者存在；不能因为他把大他者当作对象，我们就说这里存在某种不知所谓的“不成熟”关系，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前生殖器”关系……

……大他者绝对根本。正是这一点，我在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中把 Sade 同 Kant 并置时，试图加以表述。

对大他者的这种根本质问，甚至并非偶然地模仿了道德法则的要求；这足以向我们表明，对大他者本身的参照构成他的目标。

但他在那里寻求什么？

正是在这里，那些我们可以保留、也就是经得起充分批评的文本取得了价值。当然，这种价值由某些时刻、某些迂回的奇异性标示出来；它们仿佛从既有线索中凸出，显得不谐调。

你们可以自己到《Juliette》、甚至《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寻找几个段落：其中的人物正忙着在某个选定的受害者身上满足自己的施虐贪欲，却进入一种古怪、奇异又蹊跷的出神状态。我再说一次，Sade 的文本多次指出了这种状态；它用以下确实奇怪、而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出的词来表达：

“我弄到了——”折磨者叫道，“我弄到了屄皮。”

在可以想象的轨道上，这绝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特征。它被赋予的特权、狂喜时刻和最高战利品的性质——在章节顶端高高挥舞——我认为已经充分指示出：这里所寻求的，归根到底是某种主体的反面。受害者的女性本质在此强调了“翻转的手套”这个特征，并由此赋予它意义。所涉及的是让最隐秘的东西通向外部。

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文本本身把这个时刻标示为主体完全未能洞穿的时刻，恰恰使他自己的焦虑这一特征继续被遮蔽。

总之，如果说某种东西由如下两方面唤起——

- 一方面，是我们对真正的施虐关系所能获得的一点微光；
- 另一方面，是阐释性文本展开这种幻想的形式；如果说它们向我们暗示了某种东西，那就是行动者的功能被归约为工具的性质。

可以说，除了闪现的瞬间，施虐狂始终无法看见自己行动的目标；把目标遮蔽起来的，正是其操作所具有的“工作”性质。他同样与上帝发生关系，而 Sade 的文本到处铺陈着这一点。他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邪恶至高存在的参照；无论对他还是对说话者来说，这个存在显然就是上帝。

他让自己付出极其艰难、巨大而耗竭的劳动，甚至因此错失目标，只为实现一个东西……谢天谢地！这里正好可以这样说……Sade 使我们无须亲自重构它，因为他已经如其所是地表述出来：为了实现上帝的享乐。

我想，我已经在这里向你们展示了那场遮蔽游戏：在受虐狂和施虐狂那里，焦虑与对象如何被分别带到前景；

其中一项以另一项为代价；但这些结构同时也标示并揭露出，焦虑同这个作为坠落之物的对象之间的根本纽带。

由此，它的根本功能也得以逼近，也就是它作为主体的余数、作为实在主体的决定性功能。这无疑促使我们重新考察并更加强调这些对象的现实性。

转入下面一章时，我不能不指出：这些对象的实在地位尽管已经被我们定位，却被那些自称拥有生物学参照或标记的人撇在一边，并作出糟糕的界定。

这难道不是一个机会，使人看见若干轮廓鲜明的特征，并让我尽自己所能、推着犁向前，把你们引入其中吗？

终究，既然这里所说的乳房就摆在 Saint Agatha 的盘子上，这不正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吗？很久以前人们就说过：焦虑出现于分离之中。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对象是可分离的。它们并不像蚱蜢的腿那样偶然可分离；它们之所以可分离，是因为从解剖学上说，它们已经充分具有某种贴附的性质：它们就在那里，挂着。

某些解剖部分的这种极其特殊的性质，明确标定了动物谱系的一个区段；人们并非没有理由把它恰恰称为哺乳类。我们居然意识到这个特征在严格意义上具有绝对根本的能指性，甚至颇为奇妙。因为归根到底，要标示这样一个具有许多其他同质特征的动物群，似乎还有比乳腺更具结构性的东西可供选择。

人们选择了这个特征，大概并没有错。不过，这正是一个让人看见如下事实的例子：客观化的精神本身并非不受心理功能之凸显作用的影响。为了让那些还没明白的人听懂，我会说，它受到某些特征的凸显作用影响；这种凸显并不只是有意义的，还会在我们身上诱发某些我们最深地卷入其中的意义。

胎生、卵生：这项划分确实专门用来制造混乱。所有动物都是胎生的，因为它们都产生其中有生命的卵；所有动物也都是卵生的，因为没有任何胎生动物不是先在一个卵内部完成胎生。

可是，为什么不充分重视一个同我刚才谈到的乳房真正完全类似的事实？对于要在子宫内生活一段时间的卵来说，有一种不能还原为卵自身分裂的要素，叫作胎盘。那里同样有某种贴附上去的东西。总之：

- 与其说是孩子从母亲那里吸取乳汁，不如说是乳房在吸；
- 同样，正是胎盘的存在，使孩子在母亲身体内部的位置获得寄生性着床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会在病理层面明显表现出来。

你们看得出我打算在哪里落下重音：在某个层面上，有一些要素享有特权，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双向受体（ambocepteurs）。这个乳房究竟位于哪一侧？位于吸吮者一侧，还是被吸吮之物一侧？

我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提醒你们分析理论实际上已经被带到的地方：在某些阶段中，它并非不加区别地，而是带着歧义谈论乳房或母亲；当然，它同时强调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

但把乳房称为部分对象，这就说尽一切了吗？

相关知识卡 Ex-voto：器官供物、Agalma 与部分对象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我说“双向受体”，是在强调：

- 既必须表述母亲主体同乳房的关系，也必须表述婴儿同乳房的关系；
- 对两者来说，切口并不经过同一个地方；
- 两道切口相距如此遥远，甚至会为两者留下不同的废料。对孩子而言，剪断脐带会使一种叫作胎膜的坠落物同他分离；它同孩子是同

质的，并同他的外胚层和内胚层连续。胎盘并没有太多卷入这件事。对母亲来说，切口则发生在胎盘脱落的层面；也正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蜕膜”。对象a 的这种可脱落性，正是构成其功能的东西。

当然，我说这一切，并不是要立刻让你们修订那些从匆忙扫过我所谓的分离线之后草率推导出的关系。在这些线上发生坠落，即一个 (a) 逼近时典型的 niederfallen［落下］；然而，它对主体而言比主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根本。

眼下，我只是要让你们径直航向根本之处，也就是看见这个询问被转移到了哪里：阉割的层面。

因为在阉割那里，我们同样面对一个器官。在停留于阉割威胁——也就是我所谓“可能的动作”——之前，我们能不能仿照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提出的图像，寻找是否已经有某种迹象表明：焦虑应当被安置在别处？

因为一个阳具——人们在逼近这种现象时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反复炫耀“生物学”——并不限于哺乳动物领域。

许多令人不同程度厌恶的昆虫，从蜚蠊到蟑螂，都有什么？都有刺。刺在动物谱系中延伸得极远。刺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

我今天不想讲一堂比较解剖学课，请你们查阅优秀作者，必要时我会为你们指出……

……刺是一种工具：它用来钩住。

我们对蜚蠊和蟑螂的性爱享乐一无所知［笑声］。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被剥夺了这种享乐。享乐与性结合甚至很可能始终具有最紧密的关系。可那又怎样！

我们人类的经验，以及我们可以推定同我们最相似的哺乳动物的经验，把享乐的场所同工具、刺结合起来。于是，我们把这件事视为不言自明；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甚至一切都表明，在交配工具是一根刺、一只爪，也就是一个钩挂对象——无论如何，既不会勃起也不会疲软的对象——之处……

……享乐必然同对象的功能相连。

享乐——把范围限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里的性高潮——同工具因疲软而失去战斗能力、退出运作恰好同时发生。我们完全不应当把这件事看作 Goldstein 所谓有机体 Wesenheit［本质性］中的某种东西；它值得我们认真考察。

这个同时发生，首先，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它绝不严格；其次，可以说，它不在人的事物之本性中。

事实上，在 Freud 对焦虑某一来源的最初直觉——性交中断——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正是在这种情形中，由于正在进行的操作本身，工具突然显露于其功能中，而这个功能已经从性高潮的伴随中坠落；性高潮原本被假定表示共同的满足。我暂且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

我只说一点：Freud 恰恰在性高潮上升的伴随同所谓工具的投入使用发生断离之处，把焦虑提升到其根本功能。主体可能达到射精，但这是

一次向外的射精；而焦虑恰恰由我刚才所谓装置、工具在享乐中退出运作这一事实的凸显所引发。

如果你们愿意，主体性聚焦于阳具的坠落。这种阳具的坠落同样存在于正常地、在原位完成的性高潮中。为了凸显阉割的一个维度，值得把注意力牢牢放在这一点上。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媾是怎样被体验的？恰恰这一点，使阉割功能得以在欲望史中占据位置。也就是说，在人的体验中，阳具的意义更多来自它的坠落、来自它成为坠落对象的可能性，而不是它的在场。

这一点必须凸显出来。因为我上次结束时，不正是对你们说：

- 只要欲望尚未得到结构性定位，尚未同享乐维度区分开；
- 只要问题还不是去弄清：对于每一个伴侣，欲望——特别是大他者的欲望——同享乐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关系，那么整件事就注定处于晦暗之中。

分界点……这个劈分平面，我们凭借 Freud 已经拥有。单是这一点就是奇迹。在 Freud 极早便捕捉到其根本性质的洞见中，我们获得了阉割功能。它同可脱落对象、同作为该对象根本特征的可脱落性紧密相连。只有从这个可脱落对象出发，我们才能看出所谓部分对象是什么意思。

相关知识卡 Ex-voto：器官供物、Agalma 与部分对象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事实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部分对象是神经症患者的发明，是一种幻想。正是神经症患者把它做成了一个部分的对象。

相关知识卡 Ex-voto：器官供物、Agalma 与部分对象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关于性高潮及其同我们所界定功能——主体最实在部分的坠落——之间的根本关系，在座拥有分析家经验的人难道不止一次听到过见证吗？你们有多少次听主体说，他的第一次——不一定非得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初几次中的一次——性高潮，发生在必须赶紧交上一份作文或图画、必须匆忙完成它的时刻；那时人们要收走什么？他的作品！

在那个时刻，人们从根本上期待他交出某物，某种必须从他身上扯下来的东西：收卷了。就在这时，他射精；当然，他在焦虑的顶峰射精。

当人们向我们谈起著名的焦虑色情化时，难道不应当先弄清，焦虑本来同 Eros 具有怎样的关系？

这种焦虑朝向享乐一侧与欲望一侧分别有哪些面向，这是我们下次将试着着手处理的东西。





Saint Agatha Saint Lucy

第14课 · 1963年3月13日

Страхи——惊惧

У страха глаза велики——恐惧会把对象放大

Я боюсъ утоб он не пришёл——我怕他会来

Небоъ боюсъ, уто он не придёт——可以肯定，我怕他不会来

好几位愿意补足我上次的抱怨：我当时仍没能知道，与那篇作品对应的俄文词是什么；我之所以知道这篇作品，要归功于 Kaufmann 先生，稍后我还会回到这里。今天把准确文本带给我的，恰恰是 Kaufmann 先生本人——尽管他不会俄语；我会请例如 Smirnoff 这样的俄语使用者，迅速为我们作些说明。

我的意思是……总之，我几乎不敢念出这些词，因为我不了解它们的音系。那么请您告诉大家，标题中的词是……

- Wladimir Smirnoff：Страхи。

Lacan：Страхи，它是……的复数。

- Wladimir Smirnoff：Страха。

Lacan

Страха。这个 Страха 同所有涉及畏惧、恐惧、焦虑、惊恐、痛苦的词一样，给我们的翻译造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

这有点像——我即兴想到这一点，就在此刻想到——颜色问题曾经引发的讨论；各种颜色的内涵在不同语言之间肯定并不重合。

我们很难在俄语中把握一个能与“焦虑”确切对应的词——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这个困难——而我们所有的忧虑又恰恰从这里出发；这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无论如何，如果我正确理解了这个词在在座的俄语使用者之间引发的讨论，那么看来我上次提出的无论怎样都是正确的：Chekhov 并不是要用它谈论焦虑。

说到这里，我回到希望归还给 Kaufmann 的东西，确切说来是这一点：上次我使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可以说从侧面照亮我希望在你们面前实行的翻转。为了引入问题，我说，归根到底，主张恐惧没有对象也同样正当。

而我当时正要宣布——其实此前已经宣布过——焦虑并非没有对象，所以这对我颇有用处。但很显然，这丝毫没有穷尽 Chekhov 例子所标示的这些恐惧、惊惧或痛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随你们怎样称呼。

由于 Kaufmann 先生希望恰恰围绕这些 Chekhov 式惊惧表述某种完全精确而集中的东西——我想这样说没有歪曲他的意思——我认为必须强调：我只是从侧面并以某种从属的方式使用了它；他本人以后还会在一项工作中另作运用。

在这里，我想开始之前再让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发现——同样来自不会俄语的 Kaufmann 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他找到了另一个词，也就是“我怕”最常用的说法，据说是“Боюсв”。

它就是你们在这两个句子中看到的第一个词。Kaufmann 由此饶有兴味地发现，如果我没有弄错，俄语同法语一样，也有所谓的赘词性否定……

……我曾如此强调它[注1]，因为在句子中，我从它那里看到的恰恰是我所谓言说主体的能指痕迹；这个主体有别于陈述主体……

……俄语的肯定句中同样有这种现象。我的意思是，当句子以肯定方式标示我所恐惧的对象时，我怕的并不是他“不来”，而是他“来”；可是我会说“怕他不来”。俄语因此印证了我的说法：不能只把这个赘词性的“不”称为“失谐性的”，也就是只用它标记我的恐惧中的失谐——因为我怕他来，所以我希望他不来。

> [注1]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2 年 1 月 17 日、4 月 11 日各次课程。

那么，俄语似乎使我们看到，必须赋予这个赘词性的“不”以更大的特殊性——这完全符合我给予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所代表的确实是言说主体本身，而不只是主体的感受。因为，如果我刚才像往常一样听得不错，俄语中的失谐已经由一个特别的细微差别标出：这里的 Чтоб 本身已经是一个“以免”，同时又带有另一层语气。

如果我正确听懂了 Smirnoff，那么，使这个 Чтоб 区别于第二句中单纯“那、即”的 Что 的字母 б，会开启、标示并赋予动词某种条件式的体貌。因此，这种失谐归根到底已经在你们看到的字母 б 这一层面得到标记。

但这并不妨碍：单纯从所指角度看，否定词“不”因此更加属于赘词，它在俄语中仍像在法语中一样发挥作用；这也就让其解释问题保持开放，而我刚才已经说过自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该怎样进入正题？今天早晨，我想着自己要在这里提出什么，忽然颇为鲜明地回想起一段时期：我最聪明的一位被分析者——总会有这种人——当时坚持不懈地问我：“究竟是什么驱使您如此大费周章，向他们讲这些？”

那是在那些枯燥的年代，当时语言学乃至概率计算在这里占据了一定位置。换句话说，我对自己说，为了引入分析家的欲望，提醒大家还存在教师的欲望这个问题，终究也不失为一个好角度。

我在这里不会向你们给出答案——理由显而易见！不过，当我在所谓“人类温情”层面感到一点初生的罪疚，当我偶尔想到自己侵扰了哪些“安宁”时，往往会提出一个借口——你们已经看见它出现过好几次——比如说，如果当初没有分裂，我就不会教学。

这不是真的！不过，我当然本来很愿意投身于范围更有限、甚至更间歇性的工作；但归根到底，这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总之，教师的欲望问题能够向某个人提出；我会说，用 La Palisse 先生的话，这就是该问题存在的标志。这也是存在一种教学的标志。

这最终把我们引向一个奇怪的观察：不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存在的是教授。只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已经写好——写在他的外表或行为中，写在某种可以归到分析所谓前意识层面的条件制约中——教授

就存在。也就是说，这答案可以被取出来，无论它来自机构，还是来自所谓“他的倾向”。

在这个层面上，看清教授被界定为“教授关于教学的东西的人”，并非无用。换句话说，他从各种教学中剪取材料。如果这条真理得到更好的认识——教授这一层面所涉及的，归根到底是某种类似拼贴的东西——他们就能在其中运用一种更精湛的技艺；而恰恰是因艺术作品而取得意义的拼贴，为我们指出了道路。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制作拼贴时少一点忧虑接缝、少一点调和，就有可能达到拼贴所瞄准的同一种效果：准确唤起那个构成具象作品全部价值的缺失——当然，是作品成功的时候。沿着这条道路，他们便能触及恰恰属于一种教学的效果。就是这样！

这些话是为了定位那些愿意费心以自己的在场来看这里教了什么的人，甚至是向他们致敬。不仅致敬，也感谢他们付出了这番辛苦。

说到这里，由于我有时也面对一些只间歇性前来的听众，我自己要暂时成为自己教学的教授。既然上次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些我认为颇有分量的要素，我就回顾一下上次所讲的主要要点。

我从焦虑与恐惧的区分出发，正如刚才才提醒过你们的，试图至少迈出第一步，把区分二者的最新阐发——如今人人都接受它——最终停留的那个对立翻转过来。

这个运动肯定不是从一者过渡到另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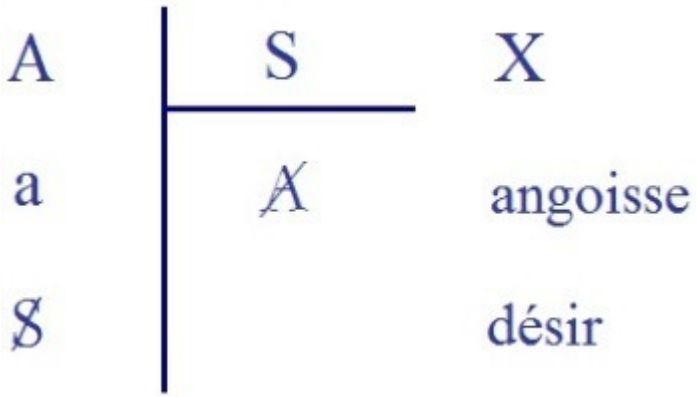
如果 Freud 那里还留有某种痕迹，人们只有错误地才会把“把一者归约为另一者”的想法归给他。这个错误建立在我已经提醒你们的东西上：Freud 那里恰恰出现了真正的位置翻转之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 objektlos［无对象的］一词可能在某些曲折句子中重新出现，他仍明确说，焦虑是 Angst vor etwas［面对某物的焦虑］。这当然不是要把焦虑归约为恐惧的另一种形式，因为他所强调的，正是引发二者之物在来源上的根本区别。

所以，我顺带谈及恐惧时说的东西，应当从拒绝任何如下强调的方向来把握：不要为了孤立恐惧而强调 entgegenstehen［迎面而立］、面前所立之物，也不要强调恐惧是恰恰迎向它的回应。

相反，必须首先记住我所说的：在焦虑中，主体被紧紧攫住、受到牵涉并卷入其中，而且是在他自身最内在之处。仅从现象学层面，我们已经在这里看到我随后试图精确表述之物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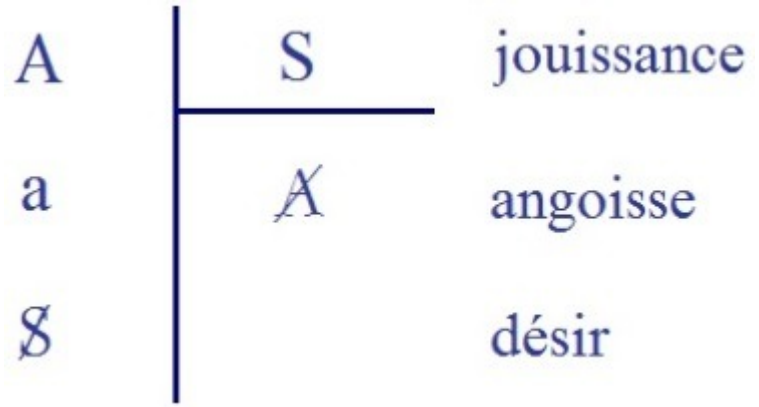
我由此提醒你们，焦虑同我们所谓“防御”的整个装置密切相关。沿着这条道路，我再次指出——因为此前已从各种方面表述并准备过——至少在第一步近似中，我们必须从实在一侧去寻找焦虑中不会欺骗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实在穷尽了焦虑所瞄准之物的概念。焦虑在实在中所瞄准的东西，也就是焦虑相对于它作为信号出现的东西；我曾在所谓“能指除法”的图表中，试着向你们展示它的位置。一个原初主体的 X 在那里走向自己的降临，也就是作为主体的降临。



我依据除法图形安排这个关系：主体 S 相对于大他者的 A；主体必须经由大他者这条道路实现自身。在除法的这些栏中处于第一个位置时，我没有给这个主体确定名称；其他项则依照我已经说明过的形式得到安置，我在这里写下：α、A、S。

我想，我上次论述的结尾已经使你们充分认出：在这次运算的整个游戏之前、在那个神话性层面，如果“主体”一词还有意义，它可以怎样命名。由于我们以后还会回到的那些理由，根本不能把它孤立为主体；不过今天，我们在神话层面把它称为“享乐主体”。因为你们知道，正如我上次写在这里的，这次运算三个时刻所对应的三个层级，分别是享乐、焦虑和欲望。



今天，我将沿着这个分层继续推进，以展示焦虑不是中介性的，而是处于中间的功能——它位于如下两者之间：

- 享乐；
- 和欲望。

我们还能怎样评论讲述中的这个重要时刻？只能这样说——请你们以每个词所能承载的最充分意义来把握它们：享乐只有通过这个余数 (a)，才能认识大他者 A。

-
- 既然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对这个余数 (a) 进行运算；
- 那么，在下一层出现的东西，也就是运算结束时的降临，便是 S 这个被划杠的主体；
- 是被卷入幻想的主体，因而是构成欲望支撑的项之一……

我只说“一项”，因为幻想就是 S 同 ((a)) 处在某种对置关系中［S◇a］。菱形符号的复合性质充分界定了这个关系的多价性和多重性：它既是析取［∨］，也是合取［∧］；既是大于［>］，也是小于［<］。

……作为这项除法式运算的一项，由于 (a) 不可还原，S 若以数学形式来形象化，只能提醒我们：如果除法继续进行，就会走得更远；在 S 中受到牵涉的，将是 (a) 同 S 的关系［a/S］。

这是什么意思？

若要初步翻译我这样标示的东西，可以提出：(a) 开始承担享乐主体之隐喻的某种功能。

但这只有在、也仅仅在 (a) 可以被等同于一个能指的限度内才成立。可恰恰是 (a) 这个东西抵抗着被如此等同于能指功能。正因如此，(a) 象征着某种在能指领域中始终作为丧失之物出现的东西，即在能指化过程中丧失的东西。

而恰恰是这块废料、这个坠落物、这项抵抗能指化的东西，构成了“欲望主体”本身的基础。它不再是“享乐主体”，而是一个在寻求道路上的主体；它所享有的，并不是对自身享乐的寻求，而是要让这种享乐进入作为能指场所的大他者场所的“意愿”。

主体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猛然向前，并作为能指预先抵达自己——瞧！我说错了！——是作为欲望者预先抵达自己。

如果这里存在突然前冲和预先抵达，并不是说这一步骤跳过或快于它自己的阶段，而是说：它在自身实现之前，就切近了欲望与享乐之间

的裂隙。焦虑就位于这里。这一点如此确凿，以至于焦虑的时刻并不缺席于欲望的构成——这些项的排列方式已经标出这一点。即使这个时刻在具体经验中被删去、无法定位，它仍然根本。

请你们记起《一个孩子挨打》[注2]的分析——这里有些人需要一项权威，才能相信我没有犯错……

> [注2] S. Freud：《一个孩子挨打》（1919），G.W. XII；收入《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巴黎：PUF，1999 年。

……在 Freud 对幻想所作的第一次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动力性的分析中……

……Freud 恰恰也谈到幻想构成中一个始终被删去的第二时刻；它被删去得如此彻底，就连分析也只能重构它。

这并不是说，焦虑的这个时刻总是同样无法通达；它在许多层面上都能在现象学上得到定位。我谈焦虑时说：

- 它是处于享乐与欲望之间的中间项；
- 欲望只有穿过焦虑、奠基在焦虑的时刻上，才得以构成。

而我接下来的论述，是为了说明如下事实：在……的核心……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它，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在分析家话语中获得完全不同价值的东西——阉割情结——究竟对应什么时，仍不知道怎样充分利用它……

……我说，在欲望经验的核心，存在欲望加上引号“得到满足”后所剩下的东西；可以说，是欲望终结时所剩下的东西。这个终结永远是虚假的终结，永远是一次误认的结果。

上次我已经围绕疲软作过充分表述，容我把它压缩到这里：处在萎软状态的阳具如何显现并代表这种余数功能。这个再平常不过、像卷心菜——甚至像 Petronius 所说的卷心菜梗——一样的共时性要素，在这里提醒我们：对象在主体同欲望的关系中，从主体身上根本地坠落。

对象处在这种坠落中；如果我们想再迈出今天我要带你们迈出的这一小步，就必须根本地强调这个维度。只要你们稍加注意，上次我的论述已经可以让它显现出来；当时，我试着展示作为欲望支撑的幻想之对象a 以何种形式得到化身。

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我从 Zurbarán、Lucy 和 Agatha 出发谈到“乳房”或“双眼”时，这些对象a 以一种可以说肯定的形式呈现？

我向你们展示的乳房和双眼，就摆在两位庄严圣女托着的盘中——甚至［原文如此］落在 Oedipus 脚步所踏过的苦涩地面上。它们在这里带着一个不同于阳具的符号。随后我向你们说明，阳具的特殊性来自如下事实：在动物秩序的某一层面，享乐同疲软同时发生；同时我也提醒你们，这里没有任何必然之处，也没有任何东西必然同 Goldstein 意义上的有机体 Wesenheit［本质性］相连。

在 (a) 层面，阳具——阳具在交媾中——

- 不仅是欲望的工具；
- 而且在动物的某一层面以某种方式［疲软］运作；正因如此，它以负号进入 (a) 的功能。

必须准确表述这一点，作出一项重要区分：

- 阉割焦虑；
- 同分析结束时在主体那里仍发挥作用的东西相区分；Freud 所谓的阉割威胁会在后者中继续存在。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使我们切实触及：这里是一个可以越过的点，主体并非绝对必然地停留在——

- 当他是男性时，悬置于阉割威胁；
- 当他属于另一性别时，悬置于 Penisneid［阴茎嫉羡］；那么，正是这个区分使我们触及这一点。

为了知道怎样越过这个界限点，我们必须弄清：为什么分析家沿着某个方向前进，会抵达这样一条死路——在人类交媾的生理运作中作标记的负性，在主体层面被提升为不可还原的缺失。

这是我们以后必须重新找到的东西，作为问题，也作为道路的方向；不过我认为，在这里把它标出来很重要。

上次会面中，我随后提出的是关于施虐与受虐的两个极其重要的表述点；这里我为你们概括其根本。只要牢牢维持并支撑这个至关重要的根本之处，你们就能把眼下围绕施虐与受虐所作的最精细论述理解到它们的全部意义。

在我当时的讲述中，首先必须保留的是受虐问题。你们会看到，作者们确实费尽辛苦，把事情推到了很远。最近我读到的一篇文章甚至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稍后我会说出那位作者的名字。他把问题带到了——我必须说，这令我既惊讶又欣喜——尽可能接近我今年准备从我们这里采取的角度，把你们带往的受虐问题之要点。

不过，这篇我稍后会告诉你们标题的文章，同其他所有文章一样，仍然完全无法理解；唯一原因是，有一个我马上要说出的东西，一开始就仿佛被删去、没有被看见——尽管它可以说就在明证的鼻子底下。

人们试着摆脱、而且终于摆脱了对最先冲撞我们目的论的东西之强调：痛苦功能的介入。

人们已经很好地理解，这并非根本。谢天谢地，在分析这样的经验中，人们也终于注意到：所瞄准的是大他者；在移情中，人们可以看到，受虐性操演位于一个并非同大他者毫无关系的层面。

自然，许多作者趁机停在这里，落入一种表面性一望即知的 insight［洞见］。即使某些案例只抵达这个层面便显得颇可操作，我们也不能说，有位作者——Ludwig Heidelberg——以不乏表述才华的方式强调的自恋功能，就足以令我们满意。

上次，我还完全没有让你们深入受虐运作的结构——我们以后会这样做。我只是想强调一件事，因为这束光会以完全不同的面貌照亮画面的细节：提醒你们某种乍看之下直接给出的东西——也正因它过于直接，所以没有被看见——也就是受虐狂的目标，以及通往该目标最平常的入口。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承认：受虐狂瞄准大他者的享乐？

上次我强调的另一项内容，是我要把一切导向何处，以便可以说识破这场操演：这个目标所遮蔽的是，他真正瞄准、真正想要的东西……

……当然，这只是我们研究可能抵达的终点；只有对各个时刻作出检验，证明它确实是最后一项，它才能得到充分证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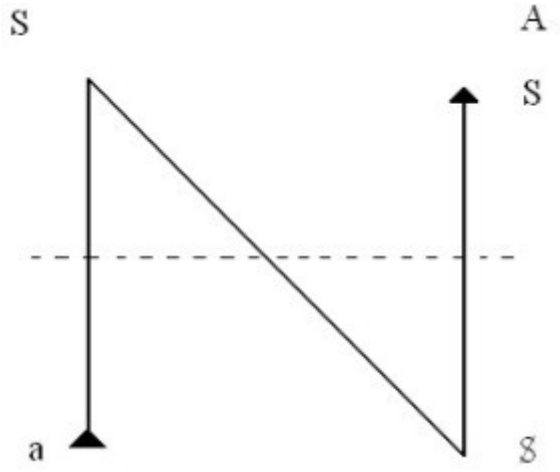
……最后一项是：他瞄准的是大他者的焦虑。

我还说了今天打算提醒你们的其他东西；以上就是其中不可还原、必须抓住的根本，至少在你们能够依据我还要围绕它安排的材料作出判断以前如此。

在施虐一侧，我们可以作一个完全类似的观察：第一项被删去了，尽管它同受虐一侧的东西一样显而易见。施虐以各种形式、在所有层面瞄准的东西，同样会提升大他者的功能；而在这里，所寻求的东西明明白白就是大他者的焦虑。

正如受虐中某种东西由此被遮蔽一样，施虐中被遮蔽的并不是凭借一个反向翻转而得到的“大他者的享乐”。施虐并非受虐的反面，理由很简单：这不是一对可逆关系，结构更为复杂。我坚持这一点，尽管今天我在两者中各自只分离出两项。

如果你们愿意，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会说：正如你们可以从我的许多根本图式中推定的，这些都是四项功能；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方形功能。从一者到另一者，要通过四分之一圈的旋转，而不是通过任何对称或倒转。［参见 1969—1970、1971—1972、1972—1973 年研讨班及《L'étourdit》。］



在我现在向你们标示的层面，这一点还没有显现。但我上次已经指出，在这种对大他者焦虑的寻求背后所隐藏的，在施虐中就是对对象a的寻求。我为此援引了 Sade 作品文本中取自 Sade 式幻想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用语[注3]；

> [注3] Sade：《Juliette 的故事》，前引书。

我现在不再向你们复述它。

所以，在施虐与受虐之间，我们面对如下情况：在这两种倾向各自目标的第二层面、被帷幕遮住和隐藏的层面，出现了一种交替，实际上是相互遮蔽：

- 第一种情形中的焦虑；
- 另一种情形中的对象a。

最后，我简短回顾一下刚才关于这个 (a)、这个对象所说的话：强调一个可以称为根本显著的特征——我们非常熟悉它，却没有看出其重要性。什么东西带有这个显著特征？正是某种解剖构造进入其中的方式；Freud 错在不加任何说明地说，解剖就是命运[注4]。

> [注4] S. Freud：《论爱情生活中最普遍的贬抑》（1912），收入《性生活》，巴黎：PUF，1999 年。

这里是一种特定解剖构造同某种确实属于命运之物的结合。上次，我在对象a 层面，借助我所谓可脱落物的存在来刻画这种解剖构造；它只存在于有机体的某一层级，即哺乳类层级。它同命运的结合，是同 ἀνάγκη［ananké，必然］的结合；凭借这项必然，享乐必须同能指正面相遇。

这就是欲望命运在人身上所受限制的动力：在某种功能中同对象相遇。这一功能把对象定位，使它骤然落到我所谓可脱落物及一切可充当这类可脱落物之物的存在层面。这个词还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我的意思是，希望穷尽地列出——可以预期焦虑出现的界限、边界和切断时刻，并确认焦虑确实从那里涌现。

最后再提醒你们：上次结尾，我通过一个最著名的临床例子，提醒了性高潮与焦虑的结合。我们还会回到它；这种结合远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偶然。二者可以一起由一种范例性情境来界定：我把它界定为对大他者某种期待的情境，而且不是随便哪一种期待。应试者必须在某一时刻交出一份无论空白与否的答卷；这个例子极为鲜明地展示了 (a) 如何在一瞬间对他显现。

作完这些回顾后，我们来试着再向前走一点。我会采取一条也许并不完全是我自己原本会决定采用的道路；我已经这样说过。稍后你们会看到，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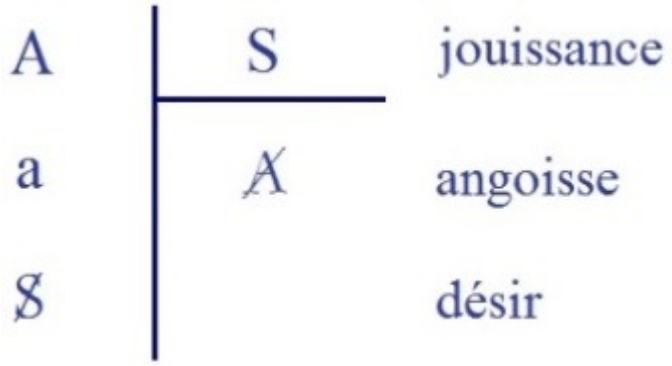
我曾就“反移情”让你们注意到一件事：女人似乎在其中移动得更加自如。

不要怀疑，如果她们在理论著述中移动得更加自如，我推定，她们在实践中同样移动得不坏；即使她们没有看见或没有表述其动力——终究，为什么不承认她们在这方面也许保留着一点内心保留——即使她们没有以完全明显、完全清楚的方式表述它。

这里显然要进攻的是某种属于欲望通向享乐的动力之物。首先请注意，参照这些研究，似乎女人非常非常清楚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确实必须从我借助这张图表停下来的地方重新把握事情；当时我告诉你们：焦虑是欲望通向享乐的媒介。



我在这里提出几个公式，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在其中找到位置。这些公式将是格言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在一个如此微妙、此刻始终悬在这里的主题——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上，把一切可能使一种必然的误解成为正当、为其持续存在提供理由的东西都表述出来，只会产生一种极其贬低的效果：让我的每一位听众确信这种“误解”是结构性的，从而把远远够不上我在这里所瞄准层面的个人困难淹没在这种确信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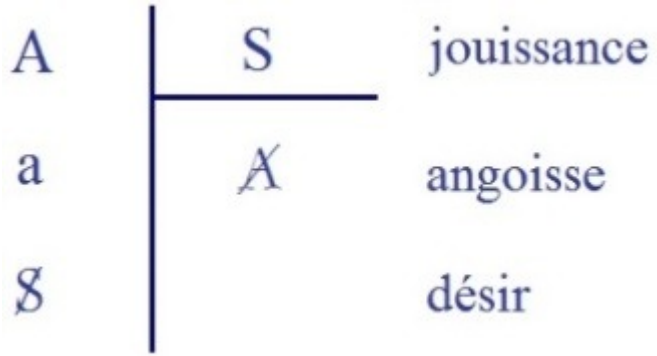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你们知道怎样听我，就会看到：这里谈“误解”，绝不等于谈“必然的失败”。既然实在总已蕴含在其中，就没有理由认为，最有效的享乐不能恰恰经由“误解”的道路抵达。

因此，我将从这些格言中挑选——我甚至会说，必然是挑选；格言同学说式展开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它放弃预先构想的秩序——并在这里提出几种形式。

例如这一条。它或许能以一种较少让你们打滚讥笑的方式向你们说话：“只有爱，才能让享乐屈尊就欲望。”

我们还会提出另外几条；它们可以从这张小图表推导出来。图表表明：只有 (a) 本身、而非任何别的东西，是通向大他者的入口——不是通向享乐的入口；从主体想要进入这个大他者的一刻起，所剩下的全部就是它。

我说这些，似乎最终可以驱散那个从 1927 年起便有毒地缠绕我们的幽灵式术语——奉献性（oblativité）。它由语法学家 Pichon 发明；天知道，我完全承认他在语法学上的功绩。然而令人再遗憾不过的是，一场可以说缺席的分析，使他在阐述精神分析理论时完全落入自己预先持有的观念之中；而那些观念无非是 Maurras 派的观念。



当 S 从通向大他者的这个入口中出来时，它就是无意识，也就是这个：A，被划杠的大他者。正如刚才所说，它只能把 a 做成某种东西；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它的隐喻功能，不如说是主体相对于这个 (a) 将处于的坠落关系。因此，欲望大他者，永远只是在欲望 (a)。

由于我的第一条格言从爱出发，那么，要处理爱，如同要处理升华一样，我们还必须记得，道德主义者们……

……他们早在 Freud 以前就存在。我说的是优秀传统中的道德主义者，特别是法国传统；这个传统经过我曾提醒你们、在《快乐之人》[注5][注]中呈现其节奏的东西……

……这些道德主义者早已充分表述出一项成果，而我们不应当把它看作已经过时："爱是欲望的升华。"

> [注5] 1959—1960 年研讨班《伦理学》，巴黎：Seuil，1986 年。

> [注] Plaisir 在本卷中译"快乐 / 快感"，不同于 jouissance"享乐"。L'homme du plaisir 延续第七研讨班的固定译法"快乐之人"；若译成"享乐之人"，会抹去 plaisir 与 jouissance 的概念区分。

由此可见，我们完全不能把爱当作最初或最终的项来使用。无论爱在我们的理论化中显得多么原初，它仍是一个文化事实。正如 La Rochefoucauld 极好地表述的[注6]，不只是："如果不曾听人谈起爱，有多少人永远不会爱。"而是："如果没有文化，就根本谈不上爱。"

> [注6] La Rochefoucauld：《作品集》，巴黎：LGF，2001 年。

这应当促使我们在别处架起自己关于……所要说之物的拱架……

……因为我们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主题；事情已经到 Freud 本人所说的那个点，他强调这条迂回本来也可能在别处发生，而我还会回来说明为什么现在这样做……

……所以，关于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这一主题，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架起拱架。

我继续沿着格言式道路走。如果我们必须参照欲望与享乐，我们会说：

把自己作为欲望者、作为 ἔρων［erōn，爱者］提出，就是把自己作为缺少 (a) 者提出。

我们的论述必须支撑的是：我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向我存在的享乐敞开大门。

我想，这个位置的僵局性质不可能不向你们显现，不可能逃过你们。不过，我们还要再走几步。

我甚至需要顺便强调它的僵局性质吗？我仍会回来谈它，因为我想你们已经领会——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你们——如果我位于 ἔρων［erōn，爱者］的层面，并由此向我存在的享乐敞开大门，那么这项事业最接近的衰退方式显然是：我被欣赏为 ἐρώμενος［erōmenos，被爱者］，也就是可爱的人——不必自负，这种事也难免发生——但这里已经可以读出，事情错失了某种东西。

这已经不是格言，而是评论。我认为自己应当作出这段评论，有两个理由：

- 首先，我刚才出现了一个双重否定式的小口误，它本应向我警示某种东西；
- 其次，我似乎看见“不理解”这个奇迹在几张脸上闪耀。［笑声］

我继续：“在这项事业的道路上，对 (a) 的任何要求——既然我采取了男性中心的视角，就说是与女人相遇的事业——只能触发大他者的焦虑；恰恰因为我不再把它做成任何别的东西，只把它做成 (a)。”可以说，我的欲望把它“a 化”（a-ise）。

在这里，我这圈小小的格言首尾相咬：正因如此，只有爱—升华才能让享乐——我重复一遍——屈尊就欲望。

多么高尚的言辞！你们看，我不怕可笑。它带着一点布道气息；每当人在这片地带前行时，显然都免不了冒这个险。

不过我觉得，为了好好发笑，你们还在等待时机。我只能为此感谢你们，然后继续。今天我只会再继续一小会儿。

但请让我再走几小步。沿着我刚才走过的这条、让你们听来颇有一点英雄主义调子的道路，我们也能向相反方向推进。奇怪的是，我们将再一次确认这些路径不可逆，并看见某种东西涌现；它在你们看来也许不那么具有征服者的口吻。

在这条屈尊就我欲望的道路上，大他者必然想要什么？即使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所想要的仍必然是我的焦虑。

因为不能只说女人——就这样称呼她——出于爱而克服了自己的焦虑。我们会回到这里：这仍有待考察。沿着我今天选择的道路，我暂且把伴侣双方最初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放到一边；这留待下次。

我们在其中移动的事物秩序，始终意味着必须如此：我们只能在途中、甚至有时在终点接手事情；我们无法从起点接手。无论如何，女人想要我的享乐，也就是想要享用我——这不可能有别的意思——

……所以女人会唤起我的焦虑。理由极其简单，而且很久以前就已铭写在我们的理论中：沿着我们为欲望定位的道路，凡能实现的欲望，都必然牵涉阉割。

正因为这里涉及享乐，也就是说，她瞄准的是我的存在，女人只有阉割我才能抵达它。

我是在对听众中的男性部分讲话；不要让这件事使你们对这条首要真理在所谓“婚姻生活”中的总是显而易见的效果听天由命——“婚姻生活”只是一个分类术语。

因为一项原初 ἀνάγκη［ananké，必然］的定义，同它的偶然影响毫无关系。不过，准确表述它仍会澄清许多事情。

然而，像我刚才那样表述——尽管它以最明显的方式覆盖经验——恰恰接近我已经数次指出的危险：人们会从中看到日常语言所谓“宿命”，也就是认为“这一切已经写好”。

不能因为是我说的，就认为它已经写好。况且，如果我要写下它，会赋予它更多形式；这些形式恰恰在于进入细节，也就是说出为什么。

假设——这显而易见——就构成欲望对象功能之关键的东西而言，女人并不缺少任何东西。

因为把 Penisneid［阴茎嫉羡］视为最后一项，会完全错误。我已经向你们宣布过：在这一点上，这正是我今年试图在你们面前推进之物的独创性。

她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要欲望的东西……

……而且我或许会试着从解剖学上极其精确地表述为什么。因为所谓阴蒂—阴茎类比远非绝对有根据；阴蒂并不只是一个更小的阴茎，而是阴茎的一部分，只同海绵体对应，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对应。据我所

知，除了尿道下裂的情形，阴茎并不局限于海绵体。以上只是一段插话……

……在通往享乐的道路上没有任何要欲望的东西，当然并没有为她解决欲望问题；恰恰因为 (a) 的功能对她如同对我们一样充分发挥作用。

不过，这确实大大简化了欲望问题——我是说，对她而言，不是对我们而言——尤其当她面对他们的欲望时。总之，对对象作为我们欲望的对象发生兴趣，给她们带来的麻烦要少得多。

时间已经很晚……我把事情留在自己能够带到的这个点。我想，这一点已经足够诱人，会使我的许多听众希望下次知道后续。

为了给你们一些前提，并预告我打算把事情带回女人的功能层面会意味着什么——因为她能使我们在分析经验的某个层面看得更远——我要说，如果可以给我下次将讲的东西拟一个标题，那大概是：

“作为精神分析家的女人同 Don Juan 位置的关系。”

第15课 · 1963年3月20日

今天，我们向前推进。我要试着表述：为了给你们定位焦虑，为什么我曾宣布必须回到那个中心领域——它在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中已经被勾勒为享乐的领域。

通过若干种切入，特别是我在那一年所作的切入，你们已经知道：必须把这种享乐构想为深深独立于欲望的表述，无论我们不得不把它的位置安置得多么神话性。这是因为欲望在把二者——享乐与欲望——彼此分开的区域之前构成；那个区域就是焦虑产生的裂口。

当然，我已经说得足够多，能让你们感受到：我并不是说，欲望就其地位而言不关乎那个卷入享乐的现实他者。我要说的是：欲望不关乎这个他者，反倒是规范性的；把欲望构成为欲望的法则不能在中心触及这个他者，只能偏心地、在一旁触及他：(a) 替代 A。

因此，Freud 指出并逐一标记的所有 Erniedrigungen［贬抑］、所有爱情生活的降格，都是某种不可还原的根本结构之效果。我们并不打算遮蔽这个裂隙；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在这里盛开的阉割情结和 Penisneid［阴茎嫉羡］本身，并不是标示它的最终项。

这个领域——享乐的领域——正是女人显示出优越之处：她同欲望之结的联系要松弛得多。对男人来说，阳具功能被这种缺失、这个负号所标记；这使他同对象的联结必须经过阳具的负化、经过阉割情结。作为男人欲望中心的 (-φ)，其地位正是这种必然；但对女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

这并不意味着她因此同大他者的欲望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她以某种方式直接面对、正面遭遇大他者的欲望本身。对她而言，阳具对象相对于这场遭遇只居于其次——只因它在大他者的欲望中发挥作用才出现；这大大简化了事情。

同大他者欲望之间这种经过简化的关系，使女人从事我们这项高贵职业时，能同该欲望保持一种显然自由得多的关系。每当她切入那个含混地被称作反移情的领域，这种自由都会显现出来。当然，这并不取消她在这种可以说根本的关系中可能呈现的每项特殊性。

正因为在她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她并不像男人那样根本性地依附于此，她才拥有更大的自由。在这里，“根本性地”、wesentlich 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就享乐而言，依其本性，她不像男人那样根本性地依附于此。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醒你们——沿着前几天我在 Oedipus 双眼坠落层面为你们赋形的同一条线——Tiresias 这位“先见者”、这位本应成为精神分析家守护神的人，是因至高女神、善妒的 Juno 复仇而失明的。Ovid 在《变形记》第三卷第 316—338 行把这件事解释得非常清楚。请你们查阅这段文本；T. S. Eliot 先生在《荒原》的一条注中，强调了他所谓这段文本“极大的民族学意义”[注1]。

> [注1] Thomas Stearns Eliot：《荒原》，巴黎：Seuil，2006 年，双语版。

相关知识卡 **提瑞西阿斯的性别变形与享乐裁决**

Tiresias 之所以冒犯 Juno，是因为有人半开玩笑地向他征询意见——众神并不总会衡量自己行动的后果。Jupiter 有一次同妻子相处得颇为轻松，便拿她打趣，说：“你们感受到的快感——这是 Jupiter 在说话——

肯定比男人感受到的更大。”接着他又说：“对了，我怎么没想到！Tiresias 曾做过七年女人。”

七年——“每过七年，面包女工就换一层皮”，Guillaume Apollinaire 曾这样歌唱[注2]——

> [注2] Guillaume Apollinaire：《Tiresias 的乳房》，Poésie Gallimard。

Tiresias 改变性别，并不是由于单纯的周期性，而是由于一次意外：他遇到两条正在交配的蛇，也就是我们在蛇杖上看见的那一对；他莽撞地打断了它们的交配。

我们暂且撇开这些蛇的意义；解开它们要冒同样巨大的危险。他再次作出同样的冒犯，才恢复最初的男人位置。无论如何，他做了七年女人。

正因如此，他才能在 Jupiter 和 Juno 面前作证：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必须为真理作证，并证实 Jupiter 的话——是女人在享乐。

相关知识卡 提瑞西阿斯的性别变形与享乐裁决

她们的享乐比男人多四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各版本说得更加精确，不过比例并不重要。因为归根到底，这个差额只依赖于男人同欲望的关系对他施加的限制，也就是我放在负数一栏、为他定位对象的东西。与绝对知识的先知教给男人的相反，(-φ) 并不是在实在中挖出一个洞——那在 Hegel 那里叫作否定性。这里涉及的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要追溯男人欲望地位的来源，那个洞至少是从他小腹底部开始的。

当然，正是在这里，一个后 Hegel 式的 Sartre 凭借我所谓他那令人赞叹的误导天才，塞进了你们非常熟悉的图像：一个小孩子——他自然

要把孩子设定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好让事情更刺激——把手指插进海滩沙中；这个动作在孩子自己眼中、也为我们而模仿了那个本应是根本行动的行动。

由此出发，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嘲讽自己赋予“人中小人”的新形式：如今，我们把这个小人化身为儿童，却没有注意到，儿童完全承受得起哲学家们曾对“小人”提出的一切反对。不过，Sartre 以这个形象把它呈现给我们时，它仍有力量。因为它在无意识中让什么发出回响？

哎呀，无非是让整个身体沉入大地母亲的怀抱这一欲望。Freud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一章的末尾，恰如其分地揭露其意义；他逐字说，返回母亲的怀抱，是阳痿者的幻想。

因此，Sartre 悉心孵育在这个男人身上的学生——他用自己的全部著作鼓励此人分享存在唯一的黏液——将任由自己成为这个阳具；这里的重音落在“成为”上。你们可以把它化身为一幅研究中触手可及的图像：藏在那些叫作“刀蛏”的小动物壳瓣之间的阳具。即使你们缺少这种经验，我仍希望你们偶尔见过：把收获的刀蛏放进汤盆里，它们会突然向你们吐出舌头。采刀蛏就像采芦笋，要用一把长折刀和一根伸进沙底钩住它的普通铁丝。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真的都见过刀蛏在角弓反张状态下吐出这些舌头[注3]。无论如何，如果还没见过，就该让自己看看这独一无二的景象。它

同 Sartre 在《恶心》[注4]中坚持的那个幻想之间，在我看来关系完全明显：

> [注3]“角弓反张”（opisthotonos，希腊语 opistho 意为向后，tonos 意为紧张）是一种以伸肌为主的全身性挛缩，使身体向后弓曲、四肢伸展。

> [注4] Jean-Paul Sartre：《恶心》，巴黎：Gallimard，1938 年。

看见这样的舌头突然从一堵墙或任何其他表面伸出来；这个主题意在把世界图像抛向一种深不可测的偶然事实性。好吧，人们可以问：“然后呢？”

归根到底，这里是要驱除宇宙：在神学的根本用语之后，破坏与之性质相同的宇宙论。我不认为，这种奇怪地运用舌头的方式是正确道路。

我更不愿相信这一点。就像刚才我用 wesentlich 加倍“根本性地”一样——我本想还能在许多别的词上让你们听见多种语言的回响——我发现自己处在某种巴别主义中；如果有人继续招惹我，它最终会成为我必须捍卫之物的一个关键点。

无论如何，这个参照向你们说明了我的经验：小时候在海滩上会看到什么。海滩，就是一个挖洞便会冒水的地方。好吧，我承认，看着螃蟹斜着走、随时准备借这种姿态掩饰夹你手指的意图时，我心中也会冒起恼怒。

螃蟹非常灵巧！你可以让它洗牌，这比打开一只贻贝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它每天都做的事。好吧，即使只有两张牌，它也总会试着把它们搅乱。

例如，人们说：“实在总是充满的。”这句话很有效果，带着一点这里的口音，仿佛是正宗的 Lacan 主义，因而使它显得可信。谁能这样谈实在？我吗？

我的麻烦在于，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实在布满孔洞，人甚至可以在其中制造真空。我所说的是：“它什么也不缺。”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还说过，即使做出一些全都一样的罐子，这些罐子当然仍然不同。古典思想居然仍以“个体化原则”之名为此大费周章，实在离谱。看看 Bertrand Russell 那里还停在什么地方[注5]：

> [注5] Bertrand Russell：《哲学逻辑文集》，巴黎：PUF，1989 年。

为了支撑个体之间的区分，必须调动整个时间和空间；承认吧，这真是一场笑话。

我的罐子进入下一个时刻：同一性——也就是罐子之间的可替代性——是罐子围绕它制成的那个空。

第三个时刻是：当这个空被划杠，以装入将造成旁边那个罐子之空的东西时，人的行动便开始了。换句话说，当一个罐子半满等于半空，也就是当它不再四处漏时，人的行动便开始。在所有文化中，只要最早的陶器出现，你们就可以确定，一整套文明已经形成。

我在乡下家中有一批非常非常漂亮的陶罐，有时会凝视它们。显然，在那个时代，这些器物是那些人的主要财产；许多其他文化也证明这一点。

即使我们无法读懂罐壁上精美而华丽的图画，无法把它们翻译成由仪式和神话组成的分节语言，我们仍能切实感到：这个罐子里有一切，它已经足够；人与对象、与欲望的整个关系都在那里可感地存活下来。

顺便倒回去说，这也使那个著名的“芥末罐”获得正当性。一年多来，它让我的同事们咬牙切齿；直到我这个总是很和善的人，最终把它收进胶水罐架上。可我从一开始就说，它只是我的例子。你们凭经验很清楚，这个芥末罐摆在桌上时总是空的；只有芥末气冲到你鼻子上时，才会出现芥末。

就是这样。说过这些后，既然最近我们遇到过一个属于这种秩序的问题，我还要说：在怎样使用这些罐子上，我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挑剔。

Piera Aulagnier——她的心智坚定，像女人常有的那样，而这甚至会反过来害她——非常清楚，把“红醋栗果酱”标签贴在装着大黄的罐子上完全可以。只须知道想用它让谁通便，然后等待从主体那里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当我在这里给你们带来一整组精心打磨的罐子时……

……不要以为我没有先把很多罐子扔进废品堆。在我的好年华里，我也写过整篇演讲，让行动、思想、言语围着圈跳舞，对称臭气熏天；好吧，那些都进了废纸篓……

……当我把：

- “阻碍”放在包含行动化那一栏的顶端；
- “窘迫”放在旁边包含付诸行动那一栏的顶端。

Piera，如果您想区分自己观察到、而且观察得很好的那个行动化案例，并把它称为“付诸行动的移情”，那当然是一个不同的、属于您的观念，值得讨论。但您仍然参照了我的图表，因为您在文本中援引主体当时陷入的“窘迫”；这个词在这里以外几乎不使用，所以您正是从这里记下的。

然而，观察中很明显，产科医生阻止患者目睹自己的后代从母体门户出来；而当同类的新阻碍再次威胁他时，他无力克服它，所引起的慌乱驱使他以书面方式声索父亲的“食童权”，把维护秩序的人投入焦虑。这个词用来明确表达此处所代表的 Saturn 吞噬子女图像；观察中写得很清楚，这位先生来到警察局，声称法律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吃掉刚刚死去的婴儿。

相反，警长——他可不是初出茅庐——在此情形下保持镇静；这使患者陷入明显的窘迫。他想引发的慌乱反过来冲击了自己，使他付诸行动，做出足以让自己被关起来的行为。

当您明明已经到达那里，却不承认这一点——我简直找不到比这更漂亮的观察来解释你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您确实到了，确实把手指按在了要点上——这多少是在背叛自己。当然，面对这些刚刚锻造出来的东西之操作，谁都可能如此，不能责怪任何人。

其中当然可以有一点浮动；不过，这仍让我有权提醒你们：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只有在得到恰当运用时才有意义。这不是针对您，Piera。所谓恰当运用，就是不要像人们已经养成的坏习惯那样，把这些概念当作教学中只为填充空间而打包收拢的一堆东西来使用。

我提醒这些，是为了说明你们为何多少有权照看我带来的东西，而我又如此仔细地挑选了你们。现在，我回到自己的论述。为了谈到女人，我也要借助自己的一个观察，让你们感受到我所谓她同享乐、同欲望的关系。

有一位女人，一天向我指出：她的丈夫——婚姻从一开始就少不了他的坚持要求，可以这样说——已经冷落她太久，久到她不可能没有注意。考虑到她一贯怎样接纳她在丈夫那里感受到的多少有些笨拙之举，这原本反倒会让她轻松。

不过，她接着这样说——我要抽出一句话，请你们不要马上品味一种根本不该归给我的讽刺：“他欲不欲望我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欲望别人。”我不会说这是一种常见或通常的立场。它只有在接下来由构成这段独白的联想所展开的星座中，才取得价值。

接着，她谈到自己的状态。这一次——一反常态——她谈得异常精确。勃胀并不是男人的特权；所以，这个性生活完全正常的女人若作出如下见证，我想自己不会惊讶。比如她开车时，某个对象突然引发警报，让她自言自语：“天哪，一辆车！”

她却会——而这一天恰恰使她感到惊讶——莫名其妙地注意到阴道的肿胀。在某些时期，她观察到，无论任何确定对象闯入她的场域，即使表面看来完全无关乎性意象或性空间，身体都会如此回应。

她说，这种状态并不令人不快，但更像是一种碍事的东西；它会自行消退。接着她说，我不太愿意把接下来要告诉您的事情连在这里，这两者当然毫无关系……

然后她告诉我，她的每一次主动之举都献给我——我想你们早就明白了——献给作为她分析家的我：

> “我不能说是奉献，因为那会意味着带着某个目的去做。不是。任何对象都会迫使我唤起您作为见证人，甚至不是为了让您认可我所看见的东西。不是，只是那道凝视。这样说，我甚至已经走得有点太远。就说这道凝视帮助我让每件事都取得自己的意义吧。”
>
> 接着，她讽刺地想起自己年少时遇见的那个主题，也就是 Steve Passeur 那出著名戏剧的标题——《我将经历一场伟大的爱情》[注6]。

[注6] Steve Passeur：《我将经历一场伟大的爱情》，Max Céalis，1936 年。

她在生命的其他时刻是否也有过这种对大他者的参照？这个问题让她回到婚姻生活之初，又继续上溯，谈到了那个不会被忘记的人：她真正的初恋。

那是一名学生；她很快便同他分开，却继续同他保持这个词全部意义上的通信。她说，自己写给他的所有东西，确实是“一整匹谎言织成的布”：

> “我一丝一线地创造出一个人物：我想在他眼中成为、实际上却根本不是的那个人。我怕这完全是一项小说式的事业，而我以最固执的方式继续下去，把自己——”她说，“裹进某种茧里。”

她很可爱地补充：“您知道，他费了很大劲才缓过来……”

接着，她回到自己为我而做的事情：

> “这同我当时所做的完全相反。我在这里努力成为的，是始终对您真实。同您在一起时，我不写小说；不和您在一起时，我才写。”

她再次谈到一丝一线的编织，把每一个动作都献给我；这个动作未必是为了取悦我，甚至未必同我一致。不能说她是在勉强施展才华。终究，她想要的与其说是我看她，不如说是让我的凝视替代她自己的凝视。“我召唤您本人的帮助。我的凝视不足以捕捉一切必须从外部吸收的东西。不是要您看着我做，而是要您替我做。”

总之，我到此为止；手里还有整整一大页，但只想摘出最后一页经过的一个品味不佳的词：“我被遥控了，”她说。请相信，这没有表达任何隐喻！她丝毫没有受影响感。

我之所以重新拿出这个公式，是为了提醒你们曾经在报纸上读到它：有个左翼人士先在一场针对自己的虚假袭击中打滚[注7]，

> [注7] 1959 年 10 月 15—16 日，François Mitterrand “导演”了一场针对自己的虚假袭击。

随后觉得有必要给我们留下这个不朽范例：在政治中，左翼事实上总被右翼遥控。两边也正是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严格对等的关系。

那么，这一切把我们带到哪里？罐子！女性的罐子是空的还是满的？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如我的病人所说，它只是愚蠢地自我消耗，它也自给自足。它什么都不缺；可以说，对象的在场是额外附加的。

为什么？因为这种在场并不同欲望之原因对象的缺失相连，不同男人那里与之相系的 (-φ) 相连。男人的焦虑同“可能不能”相连；由此产生一个把女人做成其一根肋骨之等价物的神话——这确实是一个很男性的神话。人们从他身上取走这根肋骨；我们不知道是哪根，而他其实一根也没少。不过很清楚：

- 在肋骨神话中，所涉及的恰恰是这个丧失的对象；
- 对男人来说，女人就是用这个东西制成的对象。

女人那里也存在焦虑。甚至 Kierkegaard——他身上大概有某种 Tiresias 的性质，可能比我更多；我很珍惜自己的双眼……

……Kierkegaard 说，女人对焦虑更加开放[注8]。

> [注8] Kierkegaard：《焦虑的概念》，前引书。

应当相信吗？说实话，对我们重要的是把握她同自身周围、自己场域中欲望的无限——可以说未确定——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她通过诱惑大他者而使自己受到诱惑；神话在这里也会帮助我们。

终究，任何东西都能用来诱惑大他者；刚才那个神话的补充——著名的苹果故事——已经说明这一点。任何对象都可以，哪怕对她而言是多余的：终究，她要这只苹果做什么？就像鱼也不需要它。但碰巧，有了这只苹果，她这条小鱼就足以钩住钓鱼人。她感兴趣的是大他者的欲望。

为了把重音落得更准，我会说，这取决于这个欲望在市场上的价格。因为欲望是商品；欲望有一个在文化中被抬高或压低的“行情”。每一时刻爱的方式与层次，都取决于市场为欲望给出的价格。

正如哲学家们说得很清楚，爱本身是一种“价值”，由欲望的理想化构成。我说“理想化”，因为刚才那位病人并不是作为患者来谈丈夫的欲望：

- 她重视他的欲望，这就是爱；
- 她不那么在意他是否显露欲望，这并非必然，但合乎事物的秩序。

在这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享乐中——它值得、而且也许确实会使伴侣把各种关照集中于此——伴侣的阳痿，严格说就是“技术性冒犯”，完全可以得到接纳。无论在偶然的失败中，还是在阳痿持久的关系中，这一点都会表现出来，Stendhal　很久以前就向我们指出过[注9]。在后一种关系中，如果女人有时过一段时间会为自己增添某种据说更有效的帮助，那似乎更多出于某种羞耻：免得人们说，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她被拒绝了这种东西。

> [注9] Stendhal：《论爱情》，巴黎：Flammarion，G.F. 文库，1993 年。

顺便提醒你们我上次关于受虐的公式。你们会看到，它们旨在重新赋予受虐——无论倒错者的受虐、道德受虐，还是“女性受虐”——一种否则无法把握的统一性。

你们还会看到，如果我们把握这种遮蔽关系：“大他者的享乐”表面上被提出，而这种大他者的享乐却遮蔽了一个无疑必须唤醒的焦虑；那么“女性受虐”会取得一种完全不同、颇具讽刺性的意义。

这赋予女性受虐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围；要把握它，必须先明确确立一项原则：它是男性幻想。

第二件事是：在这种幻想中，男人以代理方式、并借助被设想在女人身上的这个结构，使自己的享乐由某种其实是他自身焦虑的东西支撑起来；这层东西对男人遮盖了欲望的对象与条件。享乐依赖于这个问题。

而欲望本身只是在遮盖焦虑。所以你们看到，它还须走过多大距离，才能到达享乐。对女人而言，大他者的欲望是一个手段——为了什么？为了让她的享乐有一个可以说“合适的对象”！

她的焦虑只发生在大他者的欲望面前，因为归根到底，她并不清楚这个欲望遮盖着什么。

为了继续推进我的公式，我会说，由此：

- 在男人的领域中，始终存在某种冒充；
- 在女人的领域中，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记得 Joan Riviere 的文章[注10]——若有什么与之对应，那就是假面舞会；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 [注10] Joan Riviere：《作为假面舞会的女性气质》，收入《女性气质：假面舞会》，巴黎：Seuil，Champ Freudien 文库，1994 年。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总体上，女人要实在得多，也真实得多，因为她知道自己在欲望中面对的东西值几尺；她极其从容地经过那里，并且可以说，对自己的误

认抱有某种轻蔑。这是男人享受不起的奢侈：他无法轻蔑欲望的误认，因为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显露出来，正是他的男人资格。

当然，这有时令人焦虑。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任其显露……顺便请你们注意，任其显露这个维度同窥淫—暴露癖组合之间的区别：不只有展示和看，还有任其被看见。

对女人而言，危险至多来自假面舞会；她必须任其显露的是“所有之物”。当然，如果没有多少东西，这也会令人焦虑，但它总是“所有之物”。相反，对男人而言，任自己的欲望显露，本质上就是任“所无之物”显露。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因此，你们看，不要以为这个情境的论证即使显得相当复杂，它本身就应被视为绝望。它当然没有把男人通向享乐的入口呈现为简单之事；但你们难道能够无视这个入口吗？

不过，如果人只期待幸福，这一切仍非常容易操作。

这句结论性的评论说完后，我们进入一个例子。我有幸能让你们从中获益，而我们都要感谢 Granoff 把 Lucy Tower 引到这里。

我已经告诉你们，为了理解 Lucy Tower 对她手里那两个男性所作的叙述[注11]，我找不到比 Don Juan 形象更好的开场白。

> [注11] Lucy Tower：《反移情》，前引文。

近来，我为你们重新深入处理了这个问题。我无法带你们再次走遍其中的迷宫。去读 Rank 那本叫作 Die Don Juan Gestalt 的糟糕透顶的书

[注12]；那里面乱得连母猫也找不到自己的小猫。不过，只要抓住我将给你们的线索，它就会清楚得多。

> [注12] Otto Rank：《Don Juan 与替身》，巴黎：Payot，2001 年。

Don Juan 是一个女性梦想。

有时所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等同于自身的男人——就像女人相对于男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自诩如此——一个什么也不缺的男人。

这一点在某个我以后谈受虐总体结构时还会回来的用语中完全可感。向你们说 Don Juan 同未被阉割的父亲形象之间的关系，听来几乎像陈词滥调；这个父亲是一幅纯粹图像，而这是一幅女性图像。

只要在 Rank 的曲折迷宫中找到相关段落，这种关系就清楚可读。若能把 Don Juan 重新连到神话和仪式的某种状态，Don Juan 所代表的——Rank 这样告诉我们，而这里是他的嗅觉在引路——就是在过去的时代里能够给予灵魂、却不因此失去自己灵魂的人[注13]。

> [注13] Otto Rank，《Don Juan 与替身》，前引书，第 192—193 页。Rank 指出，Don Juan 面对另一个男人时，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将其排挤出去，而是通过诡计或偷取胜过他；这保留了古老灵魂信仰的一种晚期形式，即强健而意志坚定的男人有权且有义务使女人受孕，以延续自己的灵魂。真正诱惑 Don Juan 的并非同合法所有者争夺对象；他不想长久占有别人的女人，只想行使一次权利，使她受孕，也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予她。这原本是神一般的情人或英雄的角色；丈夫会把妻子暂时让给他，好把不朽灵魂保留在自己身上，而不让它随孩子传递出去。

著名的“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注14]据说就建立在这里。你们知道，第一夜由破处祭司行事这件事只具有神话性的存在，它就位于这个区域。不过，Don Juan 是一个运转良好、效果十足的精彩故事，甚至对那些不知道其全部可爱细节的人也是如此；这些细节在 Mozart 的

歌声中当然并不缺席，而且与其到《Don Giovanni》，不如到《Figaro 的婚礼》中寻找。

> [注14] 参见 S. Freud：《处女的禁忌》（1918）。

我关于 Don Juan 所说之物有一个可感痕迹：男人同其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那里被抹去了；代价却是接受他根本的冒充。Don Juan 的威望同接受这场冒充相连：

- 他总在那里，占据另一个人的位置；
- 可以说，他是绝对对象。

请注意，根本没有人说他激起欲望。他若溜进女人们的床，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不知道他怎样进去的。甚至可以说：

- 他自己也没有欲望；
- 他同某种自己对之履行特定功能的东西发生关系。把这东西叫作“odore di femmina［雌性气味］”吧，而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

欲望在此事中所占分量如此之少，以至于当 odore di femmina 飘过时，他甚至认不出刚刚穿过舞台的是 Doña Elvira——也就是那个已经令他享用到顶点的女人。必须说，对女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焦虑的人物[注15]。女人有时会真正感到自己是某个欲望中心的对象。好吧，相信我，她恰恰会在这时真正逃跑！

> [注15] 参见 Ferenczi：《桥的象征意义与 Don Juan 传说》（Die Brückensymbolik und die Don Juan Legend）。

现在，如果可以，我们进入 Lucy Tower 的故事。

她手里有两个男人——我是说在分析中。哎呀，正如她所说，她同他们的人际关系始终非常令人满意。不要让我说事情很简单，也不要让我说他们没有让她吃足苦头。两个人都是焦虑性神经症；至少在全面考察后，她停留于这个诊断。

这两个男人……

……照例，他们同母亲都有些困难，也同所谓 female siblings［女性同胞］有困难；这个说法指姐妹，但把她们安置在与兄弟等价的位置上……

……我们得知，这两个男人如今分别同一些女人结了关系；他们确实特意选择这些女人，以便施展若干攻击性及其他倾向，同时保护自己不去面对一种从分析上无可争辩的、朝向同性的倾向。

她告诉我们："对于这两个男人，我完全了解他们同妻子之间发生什么；尤其是，"她说，"他们过分顺从、过分敌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过分虔敬，而两个妻子……"

……她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她直接拿起望远镜，从这个视角作出评价……

"……两个妻子因为缺少一种足够的 'uninhibited masculine assertiveness' 而受到挫折，也就是缺少一种不受抑制地作为男人确立自己的方式。"

换句话说——我们立刻进入事情的核心，她对此已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装得还不够。

至于她本人，当然还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能使她中计；她觉得自己完全在“protective［保护性的］”位置上，甚至有点过度保护，不过两种情形不一样：

- 对第一个男人，她告诉我们，自己有点过度保护他的妻子；
- 对第二个男人，则有一点过度保护他本人。

说实话，令她安心的是：第二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要大得多。这一点——仍应当以事情本有的天真与新鲜来阅读——是因为第一个男人确实有一些不那么吸引人的“psychosexual problems［心理性问题］”。

第一个人的表现其实同另一个没有太大差别。两个人都确实用含混咕哝、话语停顿、circumstantiality［迂回赘述］——意思是说个没完——以及重复和琐碎的说话方式，把她累得够呛。

不过，她终究是分析家。她注意到：

- 第一个人有一种倾向，攻击她这个人的分析家能力；
- 另一个病人则有另一种倾向：与其说他要摧毁作为挫折施加者的她，不如说他要到她那里取走一个对象。

她当然由此作出评论：“好吧，终究，哎呀，也许第二个人更自恋。”

说实话，稍有知识的人都能注意到，这同我们关于自恋的其他参照并不吻合；这里所涉及的其实不太是自恋，而更多是所谓依附型侧面，她随后自己也会清楚看到。

此外，她告诉我们，同两个人分别走过的道路无论多么漫长、乏味，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显出移情分析的效力，其中仍存在某种根本上并不令人不快的东西。她感到属于自己的全部反移情回应，也绝没有越出一个合理界限；任何不加警惕的女性分析家面对如此有价值的人物，都可能在这个界限上迷失。

她很警惕，格外警惕。

她尤其注意那个自己也许监看得更加仔细的女人发生了什么：第一个病人的妻子。

她得知，这个妻子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身心性事故。她心想：“哎呀，这倒不错。我原先担心她会稍稍滑向精神病，现在焦虑被很好地固定住了。”

然后，她不再想这件事。不再想，而情境继续下去；无论怎样分析移情中发生的一切……

……包括这个病人——我说的是第一个——怎样在分析中利用自己同妻子的冲突，从分析家那里得到更多关注，并从她那里取得自己从未在母亲那里找到的补偿……

……事情仍毫无进展。

什么会触发并推动事情？她告诉我们，是她自己、这个分析家做的一个梦。梦里有什么？她发现，病人同妻子那边的情况也许并不真像原以为的那么糟。

首先，在梦中，这位妻子极其友好地接待她这个分析家，并以各种方式向她表明，自己完全无意破坏丈夫的分析——此前的事情一直以此为预设。于是，这个妻子完全准备同她保持一种我们为了翻译梦中气氛而称为“合作”的态度。

这使我们的分析家 Lucy Tower 心生警觉。她明白，必须彻底修订某种看法：这个男人其实真的在家庭中努力做正确的事，好让妻子更自在。

换句话说，这个男人自己的欲望根本没有那样漂流；小伙子终究认真对待自己，还有办法来处理他。再换句话说，他能够把自己当作事情所涉及的东西，而此前人们一直拒绝承认他具有这种尊严：他能把自己当作一个男人，能进入这场游戏。

作出这项发现、重新以病人的欲望为轴调整关系，并看出自己此前一直误认事情位于哪里以后，她才真正能够同病人一起修订此前在他们之间的诱饵中演出的一切。

移情中的声索本身就是一场冒充。她告诉我们，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但怎样变、朝什么方向变？必须读她的文章才能明白，正是在这一刻，分析变成一种格外难以承受的东西。因为从此以后，她说，一切都在抑郁运动与赤裸狂怒的风暴中展开；仿佛病人要在我的每一块“最小碎片”上考验我这个分析家。

她说，只要一瞬间疏忽，使这些“小碎片”中有一块听起来不真——只要有一块是假货——我就觉得病人会整个碎成片。她尽力作出界定；她没有看见全部，但准确命名了自己遇见的东西。她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种披着口腔语言的阳具施虐。

什么会让我们停留在这里？两件事。第一，原文所用的词本身确认了我向你们指出的施虐本性；病人那些不太吸引人的异常肯定属于这个秩序。施虐性寻求所寻找的，就是对象身上那块缺少的“小碎片”。

这是对象；一旦其欲望的真理得到承认，病人的行为方式所涉及的，就是对对象的寻求。这也向你们表明：把自己置于施虐对象之寻求所经过的线上，绝不等于成为受虐狂。

我们的 Lucy Tower 没有指控自己有这类倾向，我们也无须把它归给她。她只是招来一场风暴——而她格外勇敢地强调了这一点——风暴来自一个只有在其欲望令她发生兴趣时，她才真正与之建立关系的人物。她毫不掩饰，自己处在同病人故事中的人物形成第三方竞争的位置，而且显然，她自己的欲望并非事情的全部；她由此承担这个欲望的后果，甚至体验到分析家们统称并命名为 carry-over［延续、转移］的现象。它标示最明显地看出反移情效果之处：当你同另一个病人在一起时，还在继续想着前一个病人。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然而，她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在我几乎筋疲力尽时，竟然偶然地、amusingly［有趣地］消失了——确实以最有趣、最突然的方式消失。她在每年的一次休息期出去度假，随后发现，这件事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这件事完全不再令她感兴趣。她真正化身为那个神话性位置：最自由、最轻盈的 Don Juan 刚刚干完自己的好事，走出房间。

这次分离之后，她在这个案例中的效力、适切性，以及可以说她凝视中毫不留情的赤裸，才从根本上成为可能；因为有一种关系……

……这一次，它只是同欲望本身的关系。无论你们设想这种欲望本身多么复杂——她也指出，她同样有自己的问题……

……归根到底，它仍只是一种她能够同之保持距离的关系。

下次我会从这里继续。

第16课 · 1963年3月27日

那么，我们重新把事情接起来。对上次不在场的人来说，很抱歉我这样直接从核心处继续；不过我想，大多数人还是在场的。

话虽如此，我要就此向你们提出一个集体问题：凡因学校假期而认为自己无法出席下周三每周约会的人，请举手……很好！那么：

- 下周三不开研讨班；
- 接下来所谓“圣枝周”那周也不开；
- 再下一周所谓“复活节周”仍不开。我们将在所谓“卸白衣主日周”的星期三恢复，也就是 4 月 24 日星期三。［Quasimodo 一词取自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入祭咏开头两个拉丁词 quasi modo geniti infantes：“如同初生婴孩。”］

所以，我从 Lucy Tower 那里重新接起事情。我从某个角度把她当作一个例子，说明我所谓“女性位置的便利”；“便利”这个词相对于欲望具有歧义性的范围。

可以说，我所提出的是某种较少的卷入；正是它使处在精神分析位置的人，能够在那篇所谓“反移情文章”中对此加以推理——从我们的角度说，即使不是更健全，至少更加自由。

如果你们读这篇文本，就会清楚看到：正是通过我所谓她的“内部自我批评”，她凭借自己——这里称得相当健全——所谓反移情的效果，发

现自己忽视了某种可以称为对病人欲望的恰当评价或定轴。她没有严格告诉我们当时对他说了什么；她只说，自己再次回到这位病人的移情声索，但这一次把事情向他摆正了。

她这样做，只能让病人感到，她对自己刚刚发现的东西有所感受：归根到底，这位病人比她原先猜想的更关心妻子，也更受婚姻圈内部所发生之事牵动。

由此看来——这里我们只能信任她，因为她就是这样表述的——病人在当时只能用 Lucy Tower 自己的用语来翻译这次修正：

- 归根到底，他这个病人的欲望对自己的分析家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毫无抓力；
- 这位作为他分析家的女人，确实并非绝不可能被他在某种程度上做成某种东西、使她俯就——英语说 to stoop……

  She Stoops to Conquer［她俯就以征服］，是 Sheridan 一出喜剧的标题……

  ……使她俯就他的欲望。

至少 Lucy Tower 逐字这样告诉我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也向我们强调——这件事有哪怕一刻真的可能发生。在这方面，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她不是婴儿……再说，女人什么时候是婴儿？无论如何，她使用的词是 to ward off［防范］，她充分防范着。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凭借这次介入、这次在被分析者看来像是让步和敞开的修正，病人的欲望真正被放回了自己的位置。而整个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从来没有找到过这个位置。这就是他的焦虑性神经症。

她在这时遇到的，是我们上次所说病人身上的那场爆发……您上次不在，所以我稍稍回来讲一点也不错……而且您没读文本，这让我为难……您读过！那太好了……病人的这场爆发，正如她所表达的：

> “从这一刻起，我承受着一种压力：我被审视、被彻查，用英语说就是 scrutinized；这种方式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允许哪怕最轻微的偏差。如果我仿佛被‘一小块一小块’考验的东西中，有哪怕一瞬显示我无法作出回应，那么会碎成千片的，就是我的病人。”

她寻求了男人的欲望，而作为回应遇到的，并不是对她自己欲望的寻求，而是对 (a)、对对象、对真实对象的寻求。欲望所涉及的并非大他者 (A)，而是这个余数 (a)、这个真实对象。我今天要向你们论证的几件事中，钥匙和重音就在这里。

她支撑这场寻求；她自己把这称为“发现自己的受虐性比原以为的更多”。我告诉你们这一点，是因为她这样写了；但请听清，她错了。她根本不适合进入受虐式对话；她同另一个病人、另一个被她如此彻底错过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你们会看到——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她只是非常能撑，即使这使她精疲力尽，甚至像我上次说的，临近假期时已经无法再撑。幸好假期到了。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她以一种既令自己惊讶又觉得有趣——amusingly——的突然而然——suddenly——发现：终究，只要事情一停止，就不会持续太久。她抖抖身子，去想别的事。为什么？

因为终究她很清楚：他尽可以继续寻找；从来就没说过他会找到。事情恰恰在于让他看见：没有任何东西可找。没有任何东西可找……没有任何东西可找，因为在这个情形中，对男人、对男性欲望而言作为寻求对象的东西，可以说只关乎他自己。

这就是我今天这一课的对象。他寻找的是 (-φ)，也就是可以说“她所缺少的东西”。这是男性或男人的事情。

她非常清楚——让我说完，不要激动——她非常清楚：她什么也不缺。

或者更确切地说——稍后我们会回到这里——缺失在女性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应定位在这个层面，不应定位在男性欲望寻找它的地方；严格说来，这正是我首先强调的那种施虐性寻求：让本应位于伴侣身上、位于假定缺失之处的东西喷涌出来。

他必须为这件事完成哀悼。我说“这件事”，因为她在文本中表述得很清楚：他们共同完成的，正是这项哀悼工作。

一旦他为这场寻求完成哀悼，也就是不再试图在这个场合、在伴侣那里——她自己把自己作为女性伴侣提出，必须说，却并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找到他自己的缺失 (-φ)，不再试图在那里找到男人根本的原初阉割；我已经在其生物学根部、在动物谱系这一层面交配工具的特殊性上向你们标示它。一旦他完成哀悼——Lucy Tower 这样告诉我们——一切就会顺利运转。也就是说，同这个此前从未抵达该层面的男人一起，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容我偶尔所谓的“俄狄浦斯喜剧”。

换句话说，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发笑：“都是爸爸干的！”

因为归根到底，正如人们早已知道，事情就在这里。

请记起 Jones[注1] 和“moralisches Entgegenkommen”、即“对道德介入的顺从”：如果他遭到阉割，是法则造成的。我们要演“法则的喜剧”；在那里自在得多，这已经广为人知，也得到定位。

> [注1] Ernest Jones：《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前引书。

总之，我们这个男人的欲望从此走上早已铺好的道路。凭借什么？恰恰凭借法则，再一次证明欲望的规范与法则是同一件事。

我让你们听得够清楚了吗？还不够！

因为我还没有说出如下两者的差异：

- 此前存在的东西；
- 以及在这个层面凭借哀悼作为阶段而越过的东西。

此前存在的，严格说来就是过错；他独自背负着（-φ）的全部负担、全部重量。请记起我以前怎样使用 Saint Paul 的段落[注2]：他曾是一个过度的罪人。于是，我再迈一步：你们看到，女人在寻求男人欲望究竟如何时，确实毫无困难；而且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冒风险。

> [注2] 1959—1960 年研讨班《伦理学》，1959 年 12 月 23 日、1960 年 3 月 16 日各次课程；Saint Paul：《罗马书》7:7。

在这个场合，我不能不提醒你们那段归于 Solomon 的著名文本[注3]：

> [注3] Solomon，《箴言》30:18—19：“我所测不透的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鹰在空中的道，蛇在磐石上的道，船在海中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

> 拉丁文："Tria sunt difficilia mihi et quartum penitus ignoro. Via aquilae in cœlo, viam colubri super terram, viam navis in medio mari, viam viri in adolescentia."

早在这次研讨班以前，我就援引过它；这里我给你们读拉丁文，因为它在拉丁文中具有全部滋味：

"Tria sunt difficilia mihi——"智慧之王说，"et quartum penitus ignoro……"

"有四件事我无话可说，因为它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viam aquilæ in cœlo……"

"鹰在空中的轨迹、蛇在地上的轨迹、船在海中的轨迹"；

"……et viam viri in adolescentula。"

"以及男人的痕迹"——重音甚至落在"少女"上——没有任何痕迹！

这里涉及的是欲望，不是当对象本身走到前景时会发生什么。因此，这撇开了许多东西对　　adolescentula［少女］的效果，从暴露癖者开始，以及背后的原初场景。

但这里涉及的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该从哪里着手，才能构想女人那里我们同样怀疑存在的东西：她通向缺失的入口？

人们已经用　Penisneid［阴茎嫉羡］的故事把我们的耳朵磨出茧。正是在这里，我认为必须强调差异：当然，她们那里同样会构成欲望的对象a，因为碰巧女人也会说话。人们可以对此表示遗憾，但这是事实。

所以，她同样想要对象，甚至正是在自己没有它的意义上想要一个对象。

这正是 Freud 向我们解释的：对她而言，对阴茎的这种声索直到最后都根本性地同母亲关系、也就是同索求相连。女人的这个对象a 在对索求的依赖中构成。

她非常清楚——如果我敢这样说：她身上有某种东西知道——俄狄浦斯中所涉及的，不是变得比母亲更强、更值得欲望；归根到底，她很快就会注意到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所涉及的是拥有对象。

可以说，欲望结构中所涉及的根本不满足先于阉割。如果她碰巧对阉割 (-φ) 本身感兴趣：

- 那是因为她进入了男人的问题；
- 它是次要的，是 Jones 极其准确表述的第二阳具期的；
- 关于著名的女性阳具主义那场最终从未解开的争论，其全部晦暗都围绕这里旋转。

我会说，在这场争论中，由于不知道真正的分节点在哪里，所有作者都同样正确。

我并不声称你们现在立刻就能在心里持续、鲜活、可定位地维持这个分节点；但我打算通过足够多条道路，把你们带到它的四周，使你们最终知道它从哪里经过，也知道理论化时人们在哪里完成了跳跃。

对女人来说，最初正是她所没有的东西本身，将要成为、并从一开始构成她欲望的对象；

• 相反，对男人来说，最初是他所不是的东西；他恰恰在那里失效。

正因如此，我才让你们沿着 Don Juan 幻想这条道路前进。Don Juan 幻想之所以是女性幻想，是因为它体现女人的一个愿望：有这样一幅图像发挥其幻想功能——有一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有它。这相对于经验显然是对现实的误认；但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拥有它，不可能失去它。

Don Juan 在幻想中的位置恰恰意味着：没有任何女人能从他那里取走它。这才是根本。显然——正因如此我说它是女性幻想——他在这件事上同女人共有的，正是无法从她那里取走它，因为她没有它。

女人在男性欲望的致意中看见的是：这个对象——让我们这样说，但保持谨慎——成为她的所有物。这无非意味着我刚才所提出的：它不会丧失。Osiris 丧失的肢体，正是女人寻求并守护的对象。

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性辩证法的根本神话，已经由整个传统在这里得到充分强调；而女人的“心理学”经验——这里加上引号，取 Paul Bourget 著作中这个词的意义——不是也告诉我们：女人总认为男人会丧失自己、同另一个女人一起误入歧途吗？Don Juan 向她保证，确实有一个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丧失自己。

当然，女人还有其他具有特权的典型方式，来解决同 (a) 之关系这一困难问题；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有另一种幻想。不过说实话，它并非自然涌出，也不是她发明的；她找到的是一个 ready-made［现成品］。

当然，要对它发生兴趣，她必须可以说有某种胃口。在正常秩序中，我想到的是那种“强悍的作爱女人”，Saint Teresa of Ávila 给了我们最高贵的范例。另一种更具想象性的入口，是“爱上神父的女人”这一类型；再进一级，就是钟情妄想者。

可以说，她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男人的欲望在哪个层面同它以或多或少想象性方式代表的东西崩合，并完全混同于 (a)。我提到 Saint Teresa of Ávila，也可以提到受福的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她的好处在于，使我们能从圣心中认出 (a) 的形式本身。

对爱上神父的女人来说，我们当然不能赤裸、直白地说：只要制度化阉割就足以建立这种位置。不过，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推进，你们会看到：对象小a 本身被推到前景，得到完全孤立，并作为她欲望的特选对象被提出。

对钟情妄想者来说，无须事先准备这项工作，她自己完成。于是，我们又被带回前一个问题：关于男人的关系，我们能够表述什么？只有他、唯独他能给我们钥匙，让我们理解这些不同的 (a)——它们被提出、强加，或者可以或多或少被人支配——同阉割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欲望对象本身才得到辨别、界定和区分，也就是取得最终地位。

我要请你们暂时回到我的镜像阶段。

从前，人们放映过一部在 England 某处拍摄的影片。那是一所专门学校，努力把儿童观察所能给予的东西同精神分析发生学衔接起来。这份材料的价值更大，因为观察和拍摄确实没有丝毫预设观念。

由于拍摄覆盖了所有可观察的场域，其中包括男性和女性小婴儿面对镜子的情形；它也充分证实了我为镜像阶段给出的起始和终止日期。

我记得，这部影片是我们离开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以前，那里最后展示的东西之一。分离已经迫近，当时人们看得也许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我向你们保证，自己完全保持清醒。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小女孩面对镜子时那幅震撼图像。

如果有什么能够说明、物质化并具体体现我去年提出的“不可镜像化”参照，那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动作：面对自己所见之物，她仿佛经历一阵眩晕，手迅速掠过腹部同两条大腿交接处那个 gamma［γ］形区域。

小男孩这个可怜的傻瓜则盯着那只成问题的小水龙头；他隐约怀疑，这里有某种怪异之处。

- 他必须付出代价才学会：可以说，他在这里拥有的东西并不存在。我的意思是——

- 同爸爸的、哥哥们的东西相比，它并不存在；你们知道比较的整个最初辩证法。

后来他还会学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对任何命令都充耳不闻；更确切地说，它只按自己的心意行事。

总之，他只能在自己的个体经验中一步一步学会把它从自恋地图上划掉，恰恰为了让它开始能有一点用处。我并不是说事情如此简单；把这种说法归给我，实在荒谬。

当然，也很自然，可以说越把它压下去，它越会浮回表面；而最终这场游戏……

……我在这里只给你们一个提示；不过我想，它会相当贴近别人可能已经向你们指出的、那个被可笑地称作“倒错”之物的根本结构……

……这场游戏，正是同性依恋的原则。

同性依恋就是：我玩的是输家赢。在同性依恋中，每一时刻拿来下注的都是这个阉割；阉割使同性恋者确信，作为游戏对象的确实就是这个 (-φ)。他正是在丧失的限度内获胜。

现在，我来说明上次重提芥末罐时，令我惊讶地成为问题的东西。一位格外专注的听众对我说：

“这个‘芥末罐’原本讲得很好，至少我们有些人并不太受冒犯。可现在您又重新引入内容物的问题。您把它装到一半——用什么装？”

那就来吧！

(-φ) 就是罐子的空，也是界定 homo faber［制造者之人］的那个空。如果人们说，女人原初是织工，那么男人肯定就是陶工。甚至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在人类中实现那句反复歌谣的基础：“线之于针，正如女孩之于男孩。”这个参照自称“自然”，其实并没有那么自然！

女人当然以容器的外观呈现。显然，所涉及的 homo faber、这个陶工伴侣正是被这一点欺骗了；他想象这个容器可以盛放他欲望的对象。

不过请看清这把我们带到哪里：它已经铭写在我们的经验中，人们逐字逐步地拼出了它——正因如此，我所说的东西完全没有演绎或重构的外观。人们并未从前提的正确起点出发，却在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以前很久，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

阳具——我的意思是另一个男人的阳具——在这个容器底部的幻想性在场，是我们分析经验中的日常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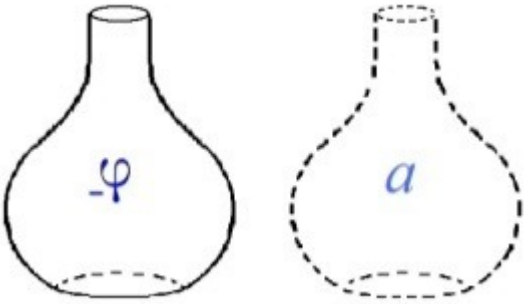
显然，我无须再次回到 Solomon，才能告诉你们这种在场完全是幻想性的。

当然，这个容器里确实有一些对欲望极有意思的东西，例如卵子。不过，卵子来自内部；它向我们证明，如果真有一个容器，就必须稍微把图式复杂化。

当然，卵子可以从根本误解所准备的相遇中获益；我的意思是，它在那里遇见精子并非无用。但终究，未来的孤雌生殖并非不可能；而在此以前，授精也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

可以说，真正有意思的容器——在这个场合就是子宫——其实位于后屋。它在客观上有意思，在心理上更具有最大兴趣。我的意思是，只要母性出现，它就完全足以吸纳女人的全部兴趣；而在怀孕期间，众所周知，所有关于男人欲望的故事都会显得略微多余。

既然必须这样做，现在让我们回到前几天的罐子，回到早期陶器中那个老实的小罐，并把它等同于 (-φ)。



为了演示，请让我暂时在旁边另放一个小罐，装入对男人而言可以构成欲望之对象a 的东西。这是一则寓言。

这则寓言旨在强调：对男人来说，欲望的对象a 只有在被倒进原初阉割的空中时，才具有意义。

所以，这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以这种形式发生：

- 它从次级自恋开始，才构成男性欲望同阉割的第一个结；
- 也就是在 (a) 从 i(a) 这个自恋图像上脱离并坠落之时。

这里存在一种我称为边缘之构成性现象。我今天先指出它，以后还会回来；况且我想你们记得，我没有在这里引入任何自己尚未强调过的东西。

正如去年在拓扑分析中对你们所说：在容器的形式中，没有什么比其边缘的形式、比使它作为容器得到孤立的切口更具结构作用。

很久以前，一种依据精神分析场域重建真正逻辑的可能性刚刚出现——它仍有待完成，尽管我已经向你们提供过不止一个开端。无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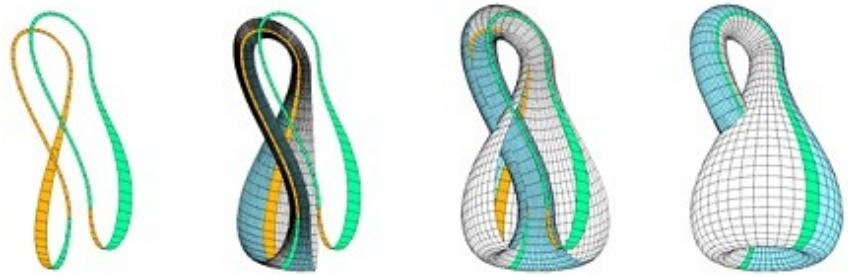
逻辑还是小逻辑，我说的是非辩证逻辑。当时，像 Imre Hermann[注4]这样的人……

> [注4] Imre Hermann：《精神分析与逻辑》，巴黎：Denoël，1978 年。

……已经开始投身其中。由于完全缺少辩证表述，他的做法当然极其混乱，但终究迈出了开端。他称为“Randbevorzugung”的现象，即分析现象场对边缘现象的选择和偏好，已经由这位作者作出表述；以后我还会在你们面前回到这里。

这个小罐、这个阉割之罐的边缘，可以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圆边，非常老实。它不带我借莫比乌斯带引你们进入的那些复杂精巧；而且正如我想你们记得，我曾在黑板上向你们展示的，这些精巧其实很容易用一个完全物质性的容器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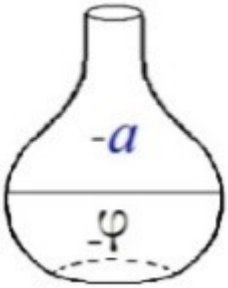
只须在途中翻转表面，使容器边缘上彼此相对的两点接合，让它们像莫比乌斯带一样连接起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容器：可以极其轻松地从内表面走到外表面，而从来无须越过边缘［Klein 瓶］。





这种事发生在其他小罐的层面；焦虑从那里开始。当然，这样一则隐喻不足以再现必须向你们解释的一切。不过，这个原初小罐同我们谈论的性能力、同它力量的间歇性喷涌具有最密切的关系；一系列很容易摆在你们眼前、属于性爱入门乃至严格说来性爱学的图像，已经使这一点完全容易理解。

大量以此为主题的图像——中国的、日本的以及其他的，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中也不难找到——都能为你们作证。令人焦虑的不是这个。



这里的倾倒使我们把握：当 (a) 进入 (-φ) 的罐子，它如何取得价值，如何在这里取得 (-a) 的价值；容器半空，同时也半满。上次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这一点。

显然，要使图像真正完整，我必须强调：根本的并不是倾倒现象，而是我刚才提到的容器变形，也就是这个容器本身变得令人焦虑。为什么？

因为半填入原初阉割所构成空洞的，是作为从别处而来的 (a)；它只有通过大他者的欲望才得到支撑和构成。正是在这里，我们重新遇见焦虑，也重新遇见这个边缘的歧义形式；它在另一个容器层面以这种方式构成，使我们无法区分内部与外部。

所以，焦虑相对于可以说最初时刻的空——阉割之空——在其彼岸构成并取得位置。正因如此，主体对这次原初阉割只有一个欲望：回到那里。

在我们即将经历的休课之后［3 月 28 日至 5 月 8 日］，我会详细谈论受虐；今天当然并不打算切入它。

如果你们想为听我谈这个问题作准备，我现在给出一篇文章——我没有更早这样做，是我的疏忽，因为此前已经开始向你们谈它。这是一篇极其宝贵的文章，充满最实质性的经验；作者是 Grunberger，而环境使我失去同他合作的机会，是最令我遗憾的事情之一。文章名为《受虐的心理动力学理论纲要》，刊于 1954 年 4—6 月《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XVIII 卷第 2 期，第 193 页。

据我所知，即使在其他地方，这篇文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这种遗忘是否因为它发表在精神分析研究所成立盛典的阴影下？

我不打算裁定。不过你们会在那里看到——这完全不是最终结论——一项在分析会谈观察的光天化日下得到记录的东西。我在这里援引它，只为立刻向你们展示可以从中取得的材料有多宝贵：诉诸阉割图像本身——“啊，我多么希望有人把它们给我割掉！”——怎样能够成为使受虐狂的焦虑得到安抚和解救的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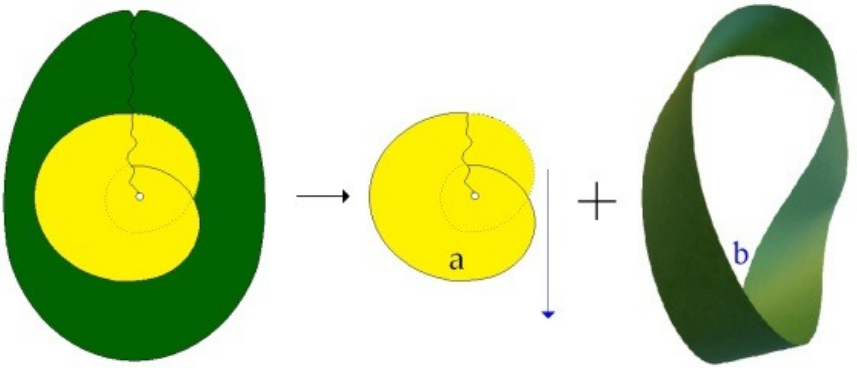
我要强调，这个现象并不是这一复杂结构的最终结论。不过，我已经充分开启自己的公式，使你们知道我在这里瞄准什么：关于焦虑同受虐的纽带，我瞄准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所谓“主体一时慌乱”内部之点的位置。

我只从中得到一个提示；但阉割的这个时刻……

- 主体回到它；
- 它成为主体目标的一个点……这使我们回到最近一次研讨班结尾已经强调的割礼问题。Stein，我不知道您对《图腾与禁忌》的评论已经做到哪里，也不知道这是否已经带您切入《摩西与一神教》？

我想，您一定会走到那里；而且到时必然会被这个问题遭到完全变戏法式删除所震惊，尽管它最具结构作用：如果要在 Moses 制度的层面找到某种反映奠基性文化情结的东西，就必须知道割礼制度在这里具有什么功能。

无论如何，你们必须看到：切除包皮中有某种东西，不能不让你们联想到我有一天让你们在手里传递并物质化的那个古怪、扭曲的小对象。我把它做成一小片纸板，让你们看到：对我在这里以 cross-cap［交叉帽］形式说明并赋形的东西作中心切割以后，结果如何构成：



这是为了向你们展示：把某种东西孤立出来——它被界定为一种使不可镜像化之物本身取得化身的形式——如何可能同 (a)、同欲望对象之自主性的构成有关。某种类似秩序的东西能够被带入原初阉割的这个洞、这个构成性失效；我认为，割礼正以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使它“取得肉身”。

受割礼者和割礼，凭借其全部坐标、全部仪式乃至神话构形，以及实施割礼时原初的入会入口，同欲望对象的规范化具有最明显的关系。

受割礼者被奉献；与其说被奉献给一条法则，不如说被奉献给同大他者、同大写 A 的某种关系。正因如此，这里涉及的是对象小a。

不过，我们已经来到我打算把 sunlight［阳光］照射过去的点：在历史构形中，我们能找到某种由一个有点在那里大写 A 支撑的东西——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上帝。

还有待考察割礼意味着什么。

极其令人惊讶的是，在精神分析这样一个犹太性如此浓厚的环境中，那些被反复阅读十万次的文本……

……从教父们一直到可以说宗教改革的诸父，也就是直到十八世纪；而我说的还是宗教改革那些富有成果的时期……

……这些文本竟然没有被重新质问。

《创世记》第 17 章告诉我们，割礼法则具有根本性质，因为它构成 Yahweh 在荆棘中给予之盟约的一部分；这条法则被追溯到 Abraham 时代——第 17 章的内容正在于此——把割礼制度的起源定在 Abraham。

不过，按释经批评的看法，这段无疑是后来的增补，是一段祭司文献增补；也就是说，它明显、极其明显地晚于 Yahwist 和 Elohist 传统，晚于构成律法书的两份原初文本。

然而，第 34 章还有一个著名而不乏幽默的事件。你们知道，它涉及 Simeon 与 Levi 的妹妹、Jacob 的女儿 Dinah 被劫走。

为了得到她——劫走她的 Shechem 男人要从她的兄弟那里得到她——Simeon 和 Levi 要求他（或他们）接受割礼：

“我们不能把妹妹嫁给一个未受割礼的人，那会使我们蒙羞。”

这里显然叠合了两份文本。我们不知道是只有一个男人，还是所有 Shechem 人同时接受割礼；因为在这个结盟提议中，盟约当然不可能只在两个家庭之间，而是在两个族群之间。无论是否所有 Shechem 人都接受了割礼，结果是他们三天内无法行动；其他人趁机前去把他们割喉。

这是那些无法进入 Voltaire 先生理解器官的迷人事件之一，使他对这本在揭示所谓能指本身方面堪称非凡的书说了如此多坏话。不过，这仍应使我们想到：割礼法则并不是从 Moses 才开始。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突出由此提出的问题。

当然，既然所涉及的是 Moses，而在我们的领域中，Moses 会被承认为埃及人，那么追问犹太割礼同埃及人割礼之间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完全无用。

为了不让我写在黑板上的东西白白浪费，这可以为我今天再延长五到七分钟的讲话开脱。

若干古代作者、尤其那位年老的 Herodotus，为我们提供了确证。他当然有时会絮叨，却经常极其宝贵；无论如何，他毫不怀疑：在他的时代——相对于犹太人而言已经非常晚——埃及人总体上实行割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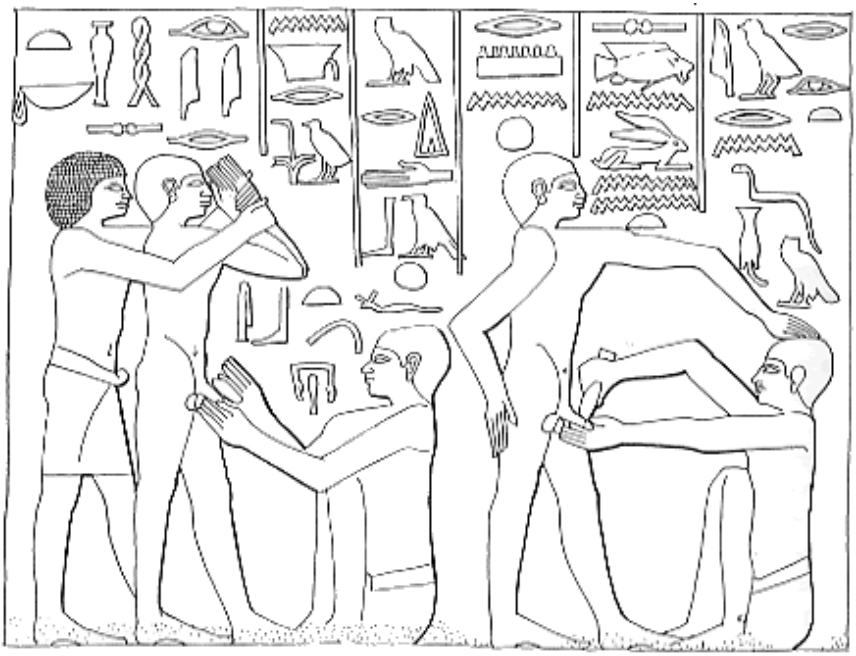
他甚至把它描述成一种如此普遍的状况，以至于断言 Syria 和 Palestine 的所有闪米特人都是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这种习俗的。人们对此大加议论，而我们终究也不必相信他。他奇怪地在谈论 Colchis 人时提出这一点，因为他声称他们是埃及殖民地。先放到一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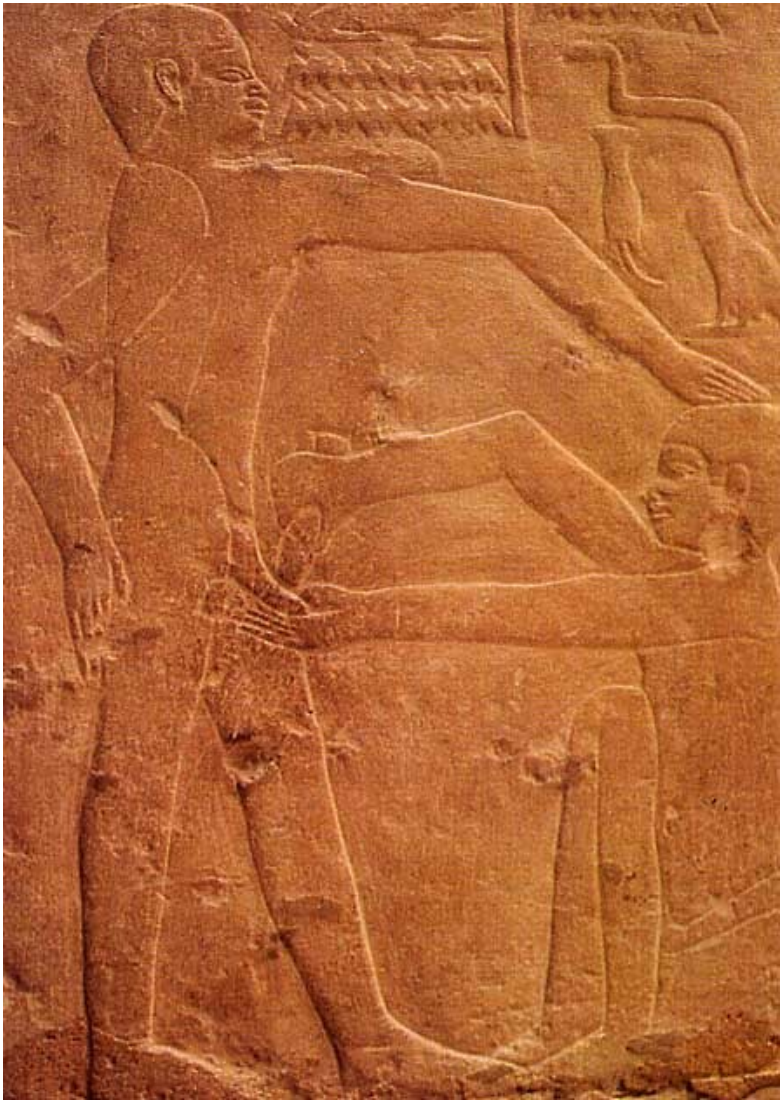
作为希腊人——而且在他的时代，他终究也很难从中看见别的东西——他只把割礼视为一项清洁措施。他向我们强调，埃及人始终更喜欢：

- 保持清洁：καθαροί［katharoï］；
- 而不是所谓“外观漂亮”。

作为希腊人，Herodotus 并不向我们隐瞒：在他看来，割礼终究总有点像毁坏外形。幸好，我们有关于埃及人割礼更加直接的见证与支撑。我们有两份我称为图像学的见证——你们会说，这不算多。

一份来自古王国，位于 Saqqara 医生 Ankhmahor 的墓中［公元前 2345—2181 年］。人们说他是医生，因为墓壁上满是各种手术图像。其中一面墙展示两幅割礼图；另一幅位于这幅右边，我给你们画的是左边这幅。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设法使这幅画可辨，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成功。我的画只想局限于原图线条，有时也许稍稍加以强调。

这里是接受割礼的男孩，这里是器官；另一个男孩站在他身后，抓住他的手，因为必须这样做。另一个人物是祭司——我今天不详谈他的资格——他一手、左手抓住器官，另一手握着这个长形对象，即一把石刀。

我们在另一篇至今仍完全费解的文本中再次遇到这把“石刀”。这段《圣经》文本说，在燃烧的荆棘事件之后，Moses 得知埃及已经没有人记得——更确切地说，所有记得他杀死一名埃及人之事的人都已消失——所以他可以回去。

他启程返回；途中，《圣经》文本告诉我们：“在他停留的路上”——旧译作“在一家客栈中”，但先撇开——Yahweh 攻击他，想杀死他。文本只说了这些。

他的妻子 Zipporah 随即给还是幼儿的儿子行割礼，并用包皮触碰未受割礼的 Moses。这个操作、这次接触神秘地使 Moses 免受 Yahweh 攻击；Yahweh 于是放开他、离开他、停止攻击。文本说，Zipporah 用一把“石刀”给儿子行割礼。

四十多年以后——因为中间还有强加给埃及人的全部神判和十灾事件——在进入 Canaan 土地之际，Joshua 接到命令：

“拿一把石刀，给所有来到这里、进入 Canaan 土地的人行割礼。”

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是在旷野岁月中出生的；旷野期间，他们没有接受割礼。Yahweh 又说：

“现在，我已使埃及人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落——”人们把它译作“解除、悬置”。

我提醒你们这些文本，并不是打算全部使用，而是至少要激起你们回去查阅它们的欲望和需要。眼下，我停留于“石刀”。无论如何，石刀表明这项仪式起源极其古老。



Elliot Smith 在 Luxor 附近——如果我没记错，很可能在 Naga Ed-Deir，而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理由会因割礼这个问题本身吸引我们的兴趣——发现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一些史前时期的尸体；这些尸体并没有依照能让人把它们定年于埃及历史的方式制成木乃伊，却带有割礼痕迹。单凭石刀，就足以为这项仪式标示一个日期、年代和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所谓新石器时代。

此外，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有三个埃及字母，就是这三个：





它们分别是 S、B、T——SeBeT——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涉及割礼。这里标出的符号是一个 hapax［孤例］，只在此处出现；它看来是阳具限定符的一种磨损、粗糙形式。

我们在其他铭文中也能找到这个符号；在那里，你们会看到它写得清楚得多。另一种表示割礼的方式位于这一行，读作 FaHeT：



F 是角蝰，送气的 H 是这里这个代表胎盘的符号，T 同你们在这里看到的一样。这里还有一个布料限定符。请你们今天把它记下来，因为以后我会回来；它不发音。





这里，另一个 F 表示“他”；这里的 TaM 意为包皮。FaHeT iM TaM 的意思是“同自己的包皮分离”。这一点也极其重要，因为不应当只把“割礼”理解成一种可以说总体性的操作或一个符号。

从这时起，“同某物分离”已经在一份埃及铭文中得到严格表述。我已经说过，之所以推进得这么远，是为了不让我今天写下的东西毫无用处。

请你们记住这里对包皮功能的强调。考虑到这些铭文中对哪怕最轻微一个词所赋予的分量，可以说，包皮同接受操作的人一样，被维持为操作的对象。我们还会在 Jeremiah 的文本中重新遇见它；那段文本同我刚才提到的 Zipporah 为儿子行割礼的文本一样费解，也同样至今未得到解释。所以，我以后还会回来。

我想，我已经充分开启了割礼的功能……

……我的意思不仅是它在节庆、入会和进入特殊奉献中的坐标，而且是其结构本身对阉割的参照；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根本有趣，因为它关乎同欲望对象之结构化的关系……

……我想，沿这个方向已经把事情开启得足够充分，到了我为你们定下下一次约会的那天，就能同你们更有效地继续深入。

第17课 · 1963年5月8日

上次，我停在一个质问割礼功能的论点上：它在欲望经济中、在分析把对象奠定为欲望对象这一意义的对象经济中具有什么功能。

那一课结在一段文本上，即《Jeremiah 书》第 9 章第 24、25 节。历代译者确实为它费过不少周折，因为希伯来文本——我今天有太多话要说，不能停留于原文字面——写的是：“我要惩罚每一个包皮中的受割礼者。”

这是一个悖谬的说法，译者们试图绕开；甚至最近、也最出色的译者之一 Paul Dhorme[注1]，也把它译成：“我要像惩罚未受割礼者那样，惩罚每一个受割礼者。”

> [注1] Paul Dhorme：《亚述—巴比伦宗教》，巴黎：Victor Lecoffre，1910 年；《约伯记》，同社，1926 年；《撒母耳记》，同社，1910 年。

我在这里重提这一点，只为向你们指出：这里涉及的正是同一个丧失对象本身的某种持久关系。只有在这个对象a 作为被切下之物的辩证法中——它如今支撑并呈现同这场分离本身的根本关系——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它并非《圣经》中孤立的一处，而是以极端悖论照亮如下问题的一点：每当《圣经》实际使用受割礼者或未受割礼者这些词时，所涉及的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它远不局限于作为仪式对象的那一小片肉。“嘴唇未受割礼”、“心未受割礼”这些说法，在许多文本中反复出现，几乎常见而普通；它们强调，所涉及的始终是同身体某个部分、某个附属物的根本

分离，是同某种在特定功能中成为主体与自身身体之关系象征的东西分离；这项关系从此既异化又根本。今天，我会从更宽、更高、更远处重新把握事情。

你们知道——有些人知道——我刚从一次旅行回来；它给我带来一些经验，至少带来这项根本经验：走近、看见、遇见某些作品。若没有这些作品，即使对文本、字面和学说——这个场合尤其是佛教——作最专注的研究，也只能保持干枯、不完整、没有生命。

我想，向你们报告一点这次走近是什么，并说明它怎样能为我本人——我想也为你们——嵌入我们今年的根本问题，嵌入焦虑辩证法正在移向的那个点，即欲望问题；这次走近中的某些东西，现在就能成为我们的贡献。

事实上，欲望构成这里所有以 Freud 信息之名得到命名和宣告之物的根本背景、目的、目标，也构成其实践。

如果某种绝对根本而新颖的东西通过这条信息传递，它所经过的正是这条道路……你们中谁会接住它？我希望总会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这条信息正经由这里传递。

走到现在，也就是在重新鼓起势头的每一个点上，我们都必须重新赋予如下问题以充分动机：

- 今年的这个场所，这个微妙的场所；
- 我们试图围限、界定并协调的这个场所；
- 迄今从未在其可称为超主体性辐射的东西中得到定位的这个场所；
- 可以说，欲望纯粹功能的这个中心场所。

今年，我们借助关于焦虑的论述在这个场所中又向前降临了一点；我正是在这个场所向你们展示（a）如何形成。(a) 是对象中的对象；我们的词汇为了它提升出“客体性”一词，使之同“客观性”相对。

为了用几个公式收拢这个对立——很抱歉，它们不得不如此迅速——我们会说：在西方科学分析思想的最终处，“客观性”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相关项；后者最终对我们可以被翻译、被概括并表述为一种逻辑形式主义。

“客体性”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们在大约最近五六年中一直跟随我的教学。

为了凸显它最鲜活的要点，我会提出一个同刚才公式形成“平衡”的表述：“客体性”是一种 pathos［情状］、一种切断之情状的相关项；正是通过它，同一个形式主义——Kant 意义上的逻辑形式主义——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触及自己遭到误认的效果。

这个效果解释了：即使在 Kant 那里——我甚至会说，尤其在 Kant 那里——这种形式主义仍由因果性揉制而成，仍悬置于对某项功能的辩护；迄今没有任何先验成功把它归约，尽管它对我们心智的全部切身运作都极其根本：原因的功能。

原因无处不在；即使它不可还原、几乎不受批评所把握，其功能仍显示为不可反驳。

这个功能是什么？面对所有归约它的尝试，我们怎样为它的持续存在辩护？这种尝试几乎构成西方哲学中整个批判进展的持续运动；当然，这场运动从未完成。

如果这个原因显示得如此不可还原，那是因为它同我今年在这里教你们操作和围限的东西相叠合，在功能上同一：正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我们血肉中必然被形式机器攫住并留在其中的这一部分。

若没有这一点，逻辑形式主义对我们就绝对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

- 它不只是要求我们；
- 它不只是为我们的思想、也为我们的先验感性论提供框架；
- 它还在某个部分攫住我们。我们为这个“某个部分”给予的，不只是材料，也不只是作为“思想存在”的化身，而是血肉的一块本身——从我们身上扯下的一块。

正是这一块在我们的工作从能指使用中释放出的逻辑形式主义里流通；正是我们自身被机器攫住、永远无法收回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在

身体经验的不同层面上随切断而成为丧失之物的这个对象，构成一切原因功能本身的支撑和真正基底。

所以，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这个身体部分，在本质和功能上都是部分的。当然，必须提醒，它是身体：我们只有作为身体才具有客体性——也就是成为欲望对象。

这是必须提醒的根本点，因为诉诸别的东西、诉诸某种替代物，正是否认的创造性场域之一。

然而，最终始终剩下的是对身体的欲望、对他者身体的欲望，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人们当然可以说："我要的是你的心，别无所求。"并以为自己借此说出了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你存在的本质"或者"你的爱"。可是，语言在这里像往常一样背叛并揭露真理。

只有不忘记隐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为语法书把本义同转义对置的通常做法辩护，这颗"心"才是隐喻。"心"可以意指许多不同东西，并依文化和语言隐喻化不同事物。例如，对闪米特人来说，心就是智力本身的器官。

但我不是要让你们看这些细微差别。公式"我要的是你的心"中的这颗心，如同任何其他器官隐喻，都必须按字面理解：它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可以说，是一块内脏。

终究，这些隐喻为什么能持续如此之久？我们知道一些我已经提到过、它们仍保持生命的地方，特别是"圣心"崇拜。自希伯来语和阿卡

德语的活语言文献时代以来，为什么如此？Édouard Dhorme 的小册子[注2]……

> [注2] Édouard Dhorme：《希伯来语与阿卡德语中身体部位名称的隐喻用法》，巴黎：P. Geuthner，1963 年。

……提醒我们，要理解这些古代文本中的任何一篇，身体部位名称的隐喻用法有多么根本。

不过有一个奇怪而显著的缺失：在这本我向你们推荐、可以买到且刚由 Geuthner 重印的书里，所有身体部位都以严格的隐喻功能出现；偏偏性器官、尤其男性性器官——尽管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割礼文本都在召唤它——以及包皮被显著而极其奇怪地遗漏，甚至没有列入目录。

这些身体部位仍有生命的隐喻用法，用来表达欲望在外观以外真正要求的东西。这种对我所谓"因果内脏"的萦绕，如果不是因为可以说原因早已寄居在内脏里、由缺失赋形，又该怎样解释？

同样，在关于因果性功能的神话性讨论中，无论参照从最古典的立场走到或多或少现代化的立场——例如 Maine de Biran[注3]试着从努力的意义，让我们感受被决定之物同自由之物的对立围绕其运转的微妙平衡——都能清楚感到，归根到底，我们始终参照一种身体经验。

> [注3] Maine de Biran：《未刊作品》，Naville 编，1859 年。

为了继续让你们感受原因秩序中涉及什么，我最终会举出什么？我的手臂。但当我孤立这条手臂，把它如其所是地视为意愿同动作之间的中介，并停留于其功能时，它就在一瞬间被孤立；我必须不惜一切代

价、通过某种途径重新收回它。我必须立刻说明：即使它是工具，却并不自由；可以说，我必须防范——

- 不是立刻防范它被截肢，而是防范它失去控制；
- 防范另一个人可能占有它，防范我成为另一个人的左膀或右臂；
- 或者只是防范自己把它像一把普通雨伞、或者据说几年前地铁里还经常遗落的束腰一样，忘在地铁里。

我们这些分析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癔症患者的经验对我们足够有意义；因此，这个让人隐约看到手臂会像一条机械臂一样被遗忘的比较，绝不是牵强的隐喻。

所以，我借决定论功能来确认这条手臂属于我。我非常在意：即使忘记它怎样运作，我也知道它以自动方式运作；较低层级会向我保证，无论紧张性还是意志性，各种反射和条件作用都会确保，即使我有一瞬间的疏忽，它也不会从我这里逃脱。

所以，原因总是同一个事实相关地涌现：在知识的考察中，有某种东西被遗漏。这个东西恰恰是赋予知识功能以动力的欲望。

每当人们在最传统的语域中援引原因，它都仿佛是知识功能本身那个盲点的影子和对应物。

当然，我们不必等到 Freud 才提出这一点。早在 Freud 以前——我需要提 Nietzsche 吗——还有更早的人，就已经质问认识功能之下存在什么欲望，追问：

- Plato[注4]想要什么，才使他相信“至善”具有中心、原初而创造性的功能；

> [注4] Plato：《理想国》第 VI、VII 卷。

- Aristotle[注5]想要什么，才使他相信那个奇特的第一推动者；它取代了 Anaxagoras 的 νοῦς［nous，理智］，而对 Aristotle 来说，这个推动者却只能对自己所支撑的整个宇宙既聋又盲。

> [注5] Aristotle：《形而上学》III.8、XI.6。

求知欲及其后果已经受到质问；而质问它，始终是为了质问知识认为自己必须恰恰锻造为最终原因的东西。

这类批评抵达什么？可以说，它对看起来最没有感情的东西——即经过阐发、在最终后果中得到纯化的知识——作出一种“感情化的”质问。

它会创造一个心理起源神话：抱负、本能、需要——再加上宗教性需要，只须再走一步——应为理性的全部迷失负责，也就是 Kant 所谓 Schwärmerei［狂热迷醉］及其一切通往狂热主义的隐含出口。

我们能够满足于这种批评吗？不能把所涉及之物推进得更远，以一种超越心理学、铭写于结构中的方式来表述吗？

几乎无须说，这恰恰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要求满足的感情，而是结构性必然：主体同能指的关系必然要求欲望在幻想中得到结构化；幻想的运作意味着 (a) 功能发生一次在时间上可界定的晕厥，使它在幻想运作的某个阶段必然淡出并消失。

(a) 的 aphanisis［隐没］，即对象在构成幻想某一层次时发生的消失，其反映正存在于原因的功能中。每当我们面对一种批评无法思考、却又无法凭同一种批评来还原的操作，每当我们面对原因这种最终运作，都必须在这个隐藏对象、在作为晕厥之物的这个对象中寻找其基础和根源。

对 Aristotle 第一推动者的信念，其动力就是一个隐藏对象；我刚才把这个推动者描述为对造成它的东西既聋又盲。

确定性……

- 这种多么可疑、总被交付给嘲笑的确定性；
- 这种附着于我所谓本质主义证明的确定性；
- 它不仅存在于 Canterbury 的 Saint Anselm[注6]那里，也同样能在 Descartes[注7]那里找到；

> [注6] Canterbury 的 Saint Anselm：《Proslogion》，巴黎：Flammarion，1993 年。

> [注7] René Descartes：《方法论》，收入《作品与书信》，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1953 年，第 125 页。

- 它试图在理念的客观完善性中奠定其存在……这种既脆弱又可笑的确定性，如果能顶住所有批评而维持，如果我们始终被迫从某个角度返回它，那是因为它只是另一个东西、另一种确定性的影子。

这项确定性，我已经在这里命名。你们可以认出它，因为我已经叫出了它的名字：它是同对象逼近相连的焦虑之确定性。我告诉过你们，必须把这种焦虑界定为不会欺骗的东西。唯一有基础、没有歧义的确定性，就是焦虑的确定性；恰恰因为一切对象都逃脱了焦虑。

诉诸第一原因所带来的确定性，是这个根本确定性的影子。它的影子性质赋予它根本的脆弱；只有始终刻画我所谓“本质主义论证”的那种肯定性表述，才真正越过这种脆弱。然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永远构成论证中无法说服人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这样在真正基础中寻找这项确定性，它就显出其所是：一种移位、一项次级确定性；这里发生移位的，正是焦虑的确定性。

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一场比西方哲学中以往任何表述都更根本的质疑：质疑知识功能本身。不过，正如我想让你们隐约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质疑没有在别处发生。

在我们这里，只有看清这个公式的意义，这种质疑才能以最根本的方式开始："幻想中已经存在知识。"

幻想中已经存在的这种知识具有什么性质？无非是我刚才重复的这一点：说话的人、主体一旦说话，就已经通过这番话以自己的身体卷入其中。知识的根源，就是其身体的这种投入。

但这肯定不是当代现象学以富有成果和启发的方式试图让我们投入的那种投入。它提醒我们，在一切知觉中，身体功能的总体——Goldstein 所谓有机体的结构[注8]……

> [注8] K. Goldstein：《有机体的结构》，前引书。

……Maurice Merleau-Ponty 所谓行为的结构[注9]……

> [注9] Maurice Merleau-Ponty：《行为的结构》，巴黎：PUF，2006 年。

……即身体在场的总体都被投入其中。

请观察沿这条道路发生了什么：某种在我们看来一向极其可欲的东西，即心灵与身体二元论的解决。

不过，现象学即使收获了丰富事实，把这个在功能层面把握的身体做成心灵全部功能的一种双重物、反面，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满意。这里终究存在某种变戏法式的删去。人人也知道，当代现象学在可以称为“唯物主义事业”的服务者那里激起了某些无疑具有哲学乃至信仰主义性质的反应；这些反应绝非没有动机！

在当代现象学开创的这类探索中，身体以这种方式得到表述，甚至被驱逐出经验；它成为完全不能还原为物质机制的东西。漫长世纪曾在灵魂中为我们制造“精神化的身体”；当代现象学的身体则是“身体化的灵魂”。

这个问题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必须把这里的辩证法——作为原因的辩证法——带回哪里：

- 关键不在于身体可以说以总体方式参与；
- 也不在于有人提醒我们，看不仅需要双眼；我们的反应还会因皮肤是否——正如 Goldstein 依据完全有效的实验指出的［第 224 页］——
- ……浸没在某种色彩氛围中而不同。这里提醒身体的功能时，涉及的不是这个，不是这类事实。

说话的人投入能指链，及其所有后果；还包括从此成为根本反响的那个特选点——我刚才称为超主体性辐射的点。总之，这种欲望的奠基在于……

……并不是身体在其运作中让我们能把一切归约、把一切解释为某种“Umwelt［周围世界］与 Innenwelt［内部世界］非二元论”的草图……

……而是身体中始终存在某种东西——正因为身体投入能指辩证法——被分离、被牺牲，并由此变得惰性；也就是说，存在“一磅肉”。

到了这个转折，我们只能再一次惊叹：我们称为 Shakespeare 的那个人受何等不可思议的天才引领，才把“一磅肉”这个主题固定在《威尼斯商人》[注10]的人物上；它提醒我们：

> [注10] William Shakespeare：《威尼斯商人》，巴黎：Flammarion，1999 年，双语戏剧版。

- 存在“债与赠予的法则”、存在 Marcel Mauss 后来所谓“总体社会事实”[注11]；当然，十七世纪初也不可能错失这个维度；

> [注11] Marcel Mauss：《礼物》，收入《社会学与人类学》，巴黎：PUF，2006 年，第 143 页。

- 这条“债的法则”并不从任何可被我们简单地视为第三项的要素那里取得分量——这里说的是外在第三项意义上的第三项：“女人的交换”或财物交换，正如 Lévi-Strauss 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提醒我们的[注12]。

> [注12] Claude Lévi-Strauss：《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EHESS，1967 年再版。

盟约的赌注不可能、也不是别的，只能是《商人》文本所谓的“一磅肉”：

“从紧挨心脏的地方割取。”

Shakespeare 用这个主题使自己最灼热的戏剧之一取得生命，随后受某种预见推动，把它赋予并安置在 Shylock 这个商人、这个犹太人身上；这绝非无缘无故。这种预见无非反映了某种总被擦过、却从未在最终深处遭到进攻的东西。

我想，没有任何历史、任何书写的历史、任何圣书——直说吧，没有任何《圣经》——比希伯来《圣经》更能让我们活出那个神圣区域；“真理时刻”在那里得到唤起。用宗教语言说，它就是同上帝关系中毫不留情的侧面，就是那种神圣恶意：我们始终必须以自己的血肉偿清债务。

这个我称为“只被擦过”的领域，必须叫出它的名字。恰恰因为这个标示为我们构成各种《圣经》文本的价值，它同许多分析家认为必须追问、而且有时不无成效地追问的问题根本相关：所谓“反犹情感”的来源。

这个神圣、我几乎要说被禁止的区域，在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有生命、得到更好表述；它不仅被表述，终究还活着，并始终承载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这个民族呈现自身、维持自身的方式，正是我谈到 (a) 时已经用一个名称表述的功能：“余数”功能。

有某种东西经受住了主体在场对大他者场域的除法；它就是：

- 在某段《圣经》文本中，被正式隐喻成树桩的图像：树干被砍断，新树干又从中长出；
- 这个功能活在 Isaiah 次子 Shear-Jashub 的名字中："余民将归回"；
- 以及我们在 Isaiah 某段经文中再次遇见的"Shearith"[注13]：余数功能、不可还原的功能，经受住同纯粹能指相遇的全部考验。

> [注13] 《Isaiah 书》7:3："Yahweh 对 Isaiah 说：你和你的儿子 Shear-Jashub 出去迎接 Ahaz，到上池水沟的尽头、漂布地大路上。"10:21—22："余民将归回，Jacob 的余民将归向大能的上帝。Israel 啊，你的百姓虽如海沙，只有其中的余民归回；毁灭已经决定，公义将要泛滥。"《耶路撒冷圣经》，Cerf 版。

我上次讲演结束时评论 Jeremiah 关于割礼的段落，已经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我也已经向你们指出这里的解决方式——甚至可以说基督教式缓解：对于同切断对象的这种不可还原关系，基督教解决中附着于根本受虐出口的全部幻象。基督徒通过救赎辩证法，学会在理想上认同那个曾一度同对象本身等同的人，即同神圣复仇留下的废料等同。

正因为这种解决方式得到生活、配器、装饰和诗化，我才能就在四十八小时前，再一次如此滑稽地遇见"从东方回来的西方人"；他认为"那里的人缺少心"："他们狡猾、虚伪、讨价还价，甚至是骗子。天哪，他们搞各种小花样。"

同我说话的这个西方人，是一位名声完全可以说中等的人物——尽管他自己也许认为自己是一颗稍亮一点的明星。他觉得自己在 Japan 受

到良好接待，是因为那些家庭可以通过表明自己同一位差点拿到 Goncourt 奖的人有来往而获利。

“这样的事，”他对我说，“当然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的……”

这里我隐去他的省份名称。就说一个在这种语境中绝无可能被想到的省份吧……

“……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的故乡　Camargue。人人都知道，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把心捧在手上；我们坦率得多，从不搞这种拐弯抹角的操作！”

这就是总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心的基督徒之幻觉。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确实已经让你们看见受虐的根本和底层，事情无疑会更加清楚：试图引发大他者的焦虑——这里干脆就是上帝的焦虑——已经真正成为基督徒的第二天性。至于这种虚伪……

……人人都知道，在每一种倒错位置中，我们都能从经验感到某种始终存在的游戏性和歧义性……

……至于这种虚伪比他感到的“东方虚伪”更好还是更坏，仍是问题。

当然，他正确地感到两者不同，至少只要这个东方人尚未基督教化。我们现在确实要试着深入其中。

我不打算在这里扮演　Keyserling，也不打算向你们解释“东方心理学”；首先，因为根本不存在“东方心理学”。

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经北极直飞 Japan。这样有一个好处：让我们感到完全可以把 Japan 看作欧洲的一个半岛或一座岛屿。

它确实如此，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会看到——我预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日本的 Robert Musil。他会向我们展示自己走到了哪里，也会展示基督徒同“心”的这种关系究竟仍然活着，还是已经化石化。

不过，我今天不打算把你们带到那里。我想采取一个侧面：利用一项经验，把我刚才已经向你们指出的一次相遇风格化；确实要靠近佛教实践、尤其禅宗实践中仍可能活着的某种东西。

你们当然明白，在如此短促的一次突袭旅行中，我无法为你们带回任何东西。也许走完接下来这段路以后，我会只告诉你们一句话；它来自 Kamakura 一座寺院的住持。有人替我安排了见面；我向你们保证，他没有受到我任何诱导，却给我一句话。在我们试图界定的主体同能指的关系中，它看来并非不合时宜。不过，这更属于应当为未来保留的场域。

我刚才谈的相遇更加朴素、更容易抵达，也更能嵌入我们这种生活方式迫使人进行的闪电旅行：也就是同艺术作品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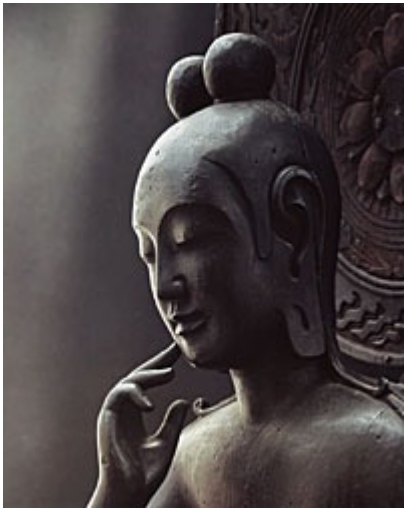
所涉及的是雕像，而且是原则上并非为了表现艺术作品而制作的宗教功能雕像；我却谈起艺术作品，也许会让你们惊讶。不过，它们无论在意图还是起源上，都无可争辩地是艺术作品。

无论其宗教功能如何，它们一直被如此接纳和感受。因此，我们自己采取这条进入道路，从中接收某种会引领我们的东西，也并非完全离题。我不说它会把我们带到作品的信息，而是带到它们恰恰能代表的东西；这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人类主体同欲望的某种关系。

我匆忙做了一个小蒙太奇，把同一尊雕像的三张照片拼在一起——为了保护我所珍视的完整性，在把它们传给你们时再提醒一句。这尊雕像是那片并不缺少美丽雕像的地区中，我认为所能见到的最美雕像之一。我会告诉你们它的定性、名称，并让你们初步看见其功能。它位于 Nara 的女性寺院、尼僧寺院，也就是中宫寺 Chūgū-ji。







我想，我无须向你们解释 Nara 是什么；公元十世纪以前的数个世纪里，那里曾是皇权行使之地。

在那里，你们常会看到木雕，可以追溯到十世纪。

我现在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雕像中最美的一尊，位于这座女寺。稍后我会告诉你们，它承担什么功能。请小心传递；我希望稍后能收回这三张照片。其实有两张重复，是同一张照片，一张比另一张放大。

我们进入佛教。我想，你们已经知道得足够多，明白其教义诉求及相应苦行实践的目标和原则，可以——而且确实已经——概括为一个同我们这里必须表述之物最切身相关的公式："欲望是幻觉。"

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幻觉"只能是对真理语域的参照；所涉及的真理只能是一项最终真理。

在这个场合，“是幻觉”这句言说应当朝一个仍须澄清的方向来把握：存在功能可能是什么，也可能不是什么。

说“欲望是幻觉”，就是说它没有支撑、没有出口，甚至不以任何东西为目标。

我想，你们听说过涅槃这个参照，哪怕只是在 Freud 那里。你们应该也曾在这里那里听人以某种方式谈论它，足以使你们无法把它等同于纯粹归于虚无。

禅宗等传统中常见的否定用法，以及诉诸这里表示否定的“无”字，都不能欺骗我们。这里的“无”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否定，即“没有”。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警示我们。至少在通向涅槃之关系的中间阶段，所涉及的东西在全部佛教真理表述中都得到极其普遍的说明：它始终朝非二元论的方向表述。

“如果存在你的欲望对象，它无非就是你自己。”

我要强调，这里给出的并不是佛教的原创特征。तत् त्वम् असि [Tat tvam asi]，即“那就是你”——你在他者那里认出自己——早已铭写在 Vedānta 中。

我在这里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要为你们讲佛教史或作佛教批评——我根本无法这样做——而只是要沿最短道路逼近这项经验中对我们可用的东西。这项经验非常特殊；我把它定位在这里，正因为它具有特征性：也就是我亲自经历的、同这尊雕像发生关系的经验。

佛教经验通过不同阶段和进展，试图为经历它、投入其道路的人完成某种东西——况且像别处一样，以严格苦行方式投入的人仍很少。它预设：在我们同对象的关系中，镜子功能具有首要参照地位。

事实上，镜喻在那里十分常见。很久以前，我根据当时已经能知道的东西，在一篇文本中提到过那面没有镜面的镜子，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得到映现[注14]。

> [注14] J. Lacan：《文集》〈论心理因果性〉，第 188 页：“当寻求思想之空的人走入想象空间无影的微光，甚至不再等待其中会涌现什么时，一面无光的镜子向他展示一个没有任何东西映现其上的表面。”

我当时为特定目标而参照的终点、阶段或时期，就是这个；那是在一篇关于心理因果性的文章中。

请在这里注意：同对象的这种镜像关系，对任何认识论都极其常见。这个参照的绝对常见性，使我们如此容易接近投射概念的任何参照，

也如此容易被它引入错误。我们知道，外部的事物多么容易染上我们灵魂的色彩乃至形式，并以一个替身的形式朝我们走来。

但如果我们在这种同欲望的关系中，把对象α 作为根本项引入，二元论与非二元论的问题便会取得完全不同的轮廓。

如果外部中最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在那里，不是因为我把它投射出去，而是因为它被从我身上切下；那么，我是否同它重新接合，以及为收回它会采取什么道路，就会获得另一些可能性和潜在变化。

正是在这里，为了赋予镜子功能一种不属于戏法、变戏法式删去或魔术秩序的意义——我说的是在这场辩证法中，认出我们通过欲望带到世界上的东西——必须作出若干评论。

第一项评论是——请你们注意，这并不是走理想主义道路——

- 眼睛已经是一面镜子；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我甚至会说，眼睛把世界组织成空间；
- 它映照镜中作为映像的东西；然而，即使最锐利的眼睛，在镜中看见的那只眼睛上，仍可看到它自身承载的世界映像；
- 总之，无须让两面镜子彼此相对，幻景宫殿的无限反射就已经产生。

只要一只眼睛同一面镜子出现，彼此反射的图像就会无限展开。提出这个观察，并不只是为了它的机巧——况且也不太看得出这种机巧会

导向哪里——而是要把我们带回起源处的特权点；它同算术最初困难系结之点相同：1 与 0 的基础。

两者中的一个——图像，即形成在眼睛中、你们能在瞳孔里看见的图像——在这项发生的一开始，就要求一个本身不是图像的相关项。

如果镜子的表面不在那里支撑世界：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我们不应由此得出“没有任何东西映照世界”的结论；
- 并不是说，随着主体缺席，世界也消失了；
- 而恰恰是我在第一个公式里说的：“没有任何东西得到映现。”

这意味着，在“空间”之前，有一个“一”：

- 它包含作为这种多的多重性；
- 它先于空间本身的展开；
- 而空间从来只是一个被选择的空间，只要还有位置，其中就只能容纳彼此并置的事物。这个位置是不定的，甚至是无限的，都丝毫不改变问题。

不过，为了让你们明白我所说的这个“一”——它不是 πᾶν [pan]，而是 πολύ [poly]，即复数的“全体”——我只需给你们看看，在同一个镰仓市

Kamakura [注15]，由一位姓名十分确切可考的雕刻家亲手制作的东西。镰仓时代恰在十二世纪末期；这就是佛陀。

> [注15] 拉康口误。这里说的是京都的三十三间堂（Sanjūsangen-dō）。

佛陀得到再现——我说的是物质上的再现——一方面是一尊三米高的雕像，另一方面又是一千尊雕像。

这会造成某种震撼，尤其因为人们是在一条归根到底相当狭窄的走廊里从它们面前依次走过，而一千尊雕像很占地方，何况它们全都与真人等高、制作精良并各有个体特征。据说这项工作耗费了那位雕刻家——我想主要是这个意思——及其流派一百年的时间。

你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近乎中央的位置上，从正面观看时它是什么样子；而这里则是斜向透视图，显示你们沿走廊前进时所见的景象。





这使你们具体看到，一神论与多神论的对立，也许并不像你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清楚。因为那里的千零一尊雕像，全都确切而同一地是同一个佛陀。

此外，从权利上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佛陀。我说“从权利上说”，是因为，出于某些特殊原因，你们可能带着几处跛蹇被抛入世间，从而给这条通达之路造成多少不可克服的障碍。

尽管如此，主体之“一”在其无限的多重性和可变性中，同一个最终的“一”仍是同一的；后者已经完成通向非二元论的道路，抵达一切情态变化的彼岸，抵达世界与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彼岸。与其把这件事当作现象来关注，不如关注它让我们接近的那些关系：它通过在人类思想中历史地、结构地产生的后果，把这些关系展示出来。

严格说来，我刚才说，在千零一个载体上呈现的是同一个存在。其实，由于你们能看到的那些增殖效果——它们的多臂、手中所持的标

志物，以及环绕中央头颅的若干头颅——这千零一个载体还必须再作乘法，因此这里实际上有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个彼此同一的存在。这不过是个细节。

我对你们说这是佛陀。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佛陀，而是一位菩萨，也就是说——请允许我说得快些，暂且充当导游——是一个“几乎成佛者”。倘若他已经完全成佛，恰恰就不会在这里；可是他既然在这里，而且以这种成倍增殖、显然费尽苦功的形式在这里，那么这不过是他为了在这里所费苦功的形象。

他为你们而在这里。这是一位尚未成功地置身事外的佛陀——无疑是由于我方才提到的某种障碍——尚未成功地对人类的救度漠不关心。

正因如此，如果你们是佛教徒，就会在这座华美的集会前顶礼膜拜。因为我想，你们确实应当感激这个“一”：它不辞劳苦地化身为如此众多的形象，以便留在你们身边、随时救助你们。人们也说——图像学对此逐一列举——它们会在哪些情形中救助你们。

这里所说的菩萨，其梵文名是——我希望你们已经听说过他，因为这个名字极为流行，尤其在今天；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世俗人士含混地称作“瑜伽”的领域旋转——Avalokiteśvara अवलोकितेश्वर，即“从上方观照之主”。

第一幅图，也就是我传给你们看的那尊雕像，是这位 Avalokiteśvara 的一个历史化身。幸好，在对日语产生兴趣以前，我走过了正确的途径：机缘使我在精神分析尚留给我较多闲暇的那些年里，同我的好老

师 Demiéville 一起讲解过一本书。这本书叫作《妙法白莲经》[注16]，是 Kumārajīva कुमारजीव [注17] 为翻译一部梵文文本而用中文写成的。

> [注16] 参见 André Chedel：《妙法白莲经》（Le Sûtra du lotus blanc de la loi merveilleuse），Dervy，1998 年。

> [注17] Kumārajīva（334—417），中国佛教僧人，传统汉字写作“鳩摩羅什”（Jiūmóluóshí）。

这部文本差不多就是发生那次我请你们记住的独特化身与变形的历史转折点：这位菩萨 Avalokiteśvara——“听见世间哭声者”——从 Kumārajīva 的时代起转变成一位女性神祇；在我看来，Kumārajīva 对此多少负有责任。我想，你们对这位女性神祇也多少有所了解、能够与之共鸣；她叫作 Kwan yin，也叫 Kwan ze yin，两者含义相同，也就是 Kumārajīva 所赋予的含义：“观照者、趋向者、与之相应者”。

这是 Kwan：



这是我方才谈到的世间［“听见世间哭声者”］：



而这是它的哀叹或哭声：



Kwan ze yin。

“ze”有时可以省略。Kwan　yin　是一位女性神祇；在中国这点毫无歧义，Kwan yin 总是以女性形态出现。

我请你们在这次转变、这次转变上稍作停留。在日本，这几个字根据是否插入表示世间的字，读作 Kan non 或 Kan ze non。日本的 Kan

non 并非全都呈女性形态；我甚至要说，大多数 Kan non 都不是女性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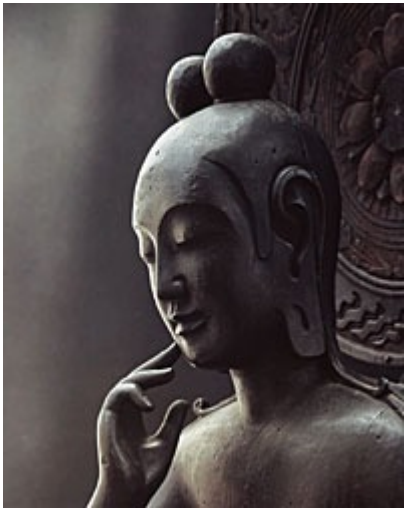


既然你们眼前已有三十三间堂（Sanjūsangen-dō）这些雕像的图像——同一份神圣性、神性，这个词在这里暂且悬置，是以这种多重形式呈现给你们的——你们就能注意到，这些人物都有小小的髭须和依稀勾勒的短胡须。

因此，它们以男性形态出现；这确实符合这些雕像所体现的规范结构，即这里所涉及的手臂与头颅数目。然而，它们同我最先传给你们看的那尊雕像——我在这里传阅了它的图像——所表现的完全是同一个存在。







这一形态这次甚至得到特别指明：它是一位 Nyo i rin Kan ze non，或 Kwan non。在这个场合，Nyo i rin 应当放回这里的开头：

如意



Nyo i rin

有一个字会被稍微遮住，不过也不至于太严重——“Nyo i rin”意为“如欲望之轮”。它的梵文对应词也恰好具有这个含义。

于是，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很容易以最有凭据的方式，再次认出前佛教神祇被吸纳进这个等级体系的不同层级；这些层级从此被组织成通往菩提之最终实现的层次、阶段和进路形式，也就是通达对一切欲望之根本幻象性质的最终认识。

然而，在这种可以说趋向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就其本质而言无处可在——的多重性内部，你们看到某种东西重新出现、重新涌现，而且我几乎要说，是以最具肉身的方式出现：那就是在最初同神圣世界的关系中，最有生命、最真实、最鲜活、最人性、最富情态的东西；这项关系本质上由欲望的种种变化滋养，并仿佛由它们加以标点。

可以说，这个在通往菩提的道路上几乎最居核心位置的神性，或者大写的“神圣性”，竟然化身为一位女性神祇；人们甚至曾追溯其源头，把它认作不多不少正是印度 Shakti 的再现，也就是某种与世界的女性原则、世界灵魂同一的东西。这一点应当让我们停下来片刻。

总之，我不知道我传给你们的这尊雕像的照片，是否成功地让你们感受到这种振动、这种沟通；但我向你们保证，身在它面前，人是能够对其有所感应的。

能够感应到它的，并不只有我。机缘使然，我当时有一位导游陪同；他属于那类对 Maupassant、Mérimée 以及我们文学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日本人……

Valéry 就不谈了，因为说到 Valéry，仿佛在第一座火车站买张 Valéry 的票就行；全世界听来听去总是 Valéry，这个“暴发户的 Mallarmé”所取得的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不过，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走进——让我们恢复平静——安放这尊雕像的小堂，看见一个跪着的男人，大约三十至三十五岁，像一个最低级的小职员，也许是手艺人，已经明显被生活磨损得厉害。

他跪在雕像前，显然正在祈祷。毕竟，这并不是我们容易参与进去的事情；可是祈祷之后，他走到雕像近前——没有什么禁止人走近并触摸它——先从右边，再从左边，而后从下方，就这样凝视了它很久，我不想计算究竟多久；说实话，我没有看见他的凝视何时结束，因为它同我自己凝视的时间重叠在了一起。

这显然是一种充满感情流溢的凝视；它的性质格外惊人，因为那个人不是我会称作的“普通人”——能有这种举动的人不可能是普通人——可是，从他肩头显然背负着的劳作重担看来，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会进入这种艺术性的交融。

我想从另一面把这份领会的另一个侧面交给你们。你们已经看过这尊雕像，看过它的面容，看过那种绝对惊人的神情：你不可能说清楚，它是全然朝向你，还是全然内收。

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位 Nyo i rin、一位 Kwan ze non，不过我早已听说过 Kwan yin。关于这些雕像——也包括其他雕像——我问了当时充任翻译的交谈者：

“说到底，这是男人还是女人？”

围绕这个问题反复权衡时发生的争论与迂回，我就略过不谈了。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在日本有其充分意义，因为并非所有 Kan non 都毫无歧义地是女性。

正是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所收集到的材料多少带有一点调查性质——总之，近似 Kinsey 报告的层次。我由此确信：对这位有教养、精通 Mérimée 和 Maupassant 的年轻人，以及我询问过的许多同伴来说，面对这类雕像时，它究竟是雄性还是雌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们心中出现过。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具有另一种决定性的事实，可供我们处理相对于客体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关于这个客体，我刚才叙述了自己最初如何接近它；我想，这一切已充分向你们表明，它在何种程度上是欲望的一个客体。如果你们还需要更多细节，可以注意到，这尊雕像的眼睛并没有开口。

可是，佛教雕像总是有眼睛；那双眼睛甚至不能说是闭着或半闭着。这是一种只有经由练习才能做到的眼部姿态：上眼睑垂下，只露出一线眼白和瞳孔的边缘。所有佛像都是这样塑造的。

你们已经看到，这尊雕像完全不是这样。它只在眼睛的位置有一道尖锐的棱脊；木料的反光使人总觉得下面仿佛有一只眼睛在活动，可是木头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与此相应——我向你们保证，我曾走到近处仔细检查。

我也就此作过询问。得到的解释来自一位极其专业、极其严肃的人士——具体说就是我们的朋友 Hando 教授——尽管我自己无法判定应当对它赋予多少信任。按照这个解释，这尊雕像眼部的缝隙之所以在数百年间消失，是因为寺院的尼姑们大概几乎每天都在那里摩挲；这尊雕像是她们最珍贵的宝物，而她们以为自己是在替这个最卓越的神圣救助形象擦拭泪水。

此外，整尊雕像都同眼缘一样，经过女修行者双手的摩挲。它那光滑的表面，那种照片在这里至多只能给你们一个模糊反映的难以置信之物，可以说，在其身上呈现出一份漫长欲望的反向辉光：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隐居的女性一直把这份欲望投注到一位在心理上无法确定其性别的神祇身上，这一点不可能被误认。

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就不在这里把论述继续推进；而以上这些将使我们能够照亮我们现在抵达的这个过渡。

- 在口腔阶段，索求同母亲被遮蔽的欲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 在肛门阶段，母亲的索求开始介入欲望。
- 在阳具阉割阶段，负阳具 −φ，即相对于欲望工具的否定性开始介入；此时，性欲望本身在他者的场域中涌现。但对我们而言，必须重新找到作为分离之物的 (a) 的结构，其界限并不止于这三个阶段。我今天对你们谈镜子并非毫无缘由；我说的不是镜像阶段的镜子，不是身体整体图像的自恋经验，而是作为大他者场域的镜子。在这个场域中，即便首次以遮蔽形式出现的还不是 (a)，至少也必须出现它的位置；简言之，这就是促成下列过渡的根本动力：
- 从阉割层次
- 到欲望客体的幻景。

有一种客体之所以最能打动人，是因为它既是我们的形象，又是别的东西；然而，在某种语境、某种文化中，它竟能在这一层次上显现为同任何性别都无关。在这个奇特事实中，阉割具有什么功能？

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意在带领你们抵达的那个具有特征性的事实。

第18课 · 1963年5月15日

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客体功能出发——口腔客体、肛门客体、阳具客体；而你们知道，我怀疑“生殖器客体”是否同这一系列具有同质性——那么，无论我过去的教学，还是尤其今年已经展开的一切，都向你们表明：这个客体凭借它作为 (a) 的位置、作为主体与大他者辩证法之余数而获得其功能定义，而这份客体清单必须得到补充。

对象a 作为这场辩证法的余数发挥作用；我们当然必须在欲望场域的其他层次上界定它。我已经作过足够多的提示，使你们大致感觉到：那是在眼睛场域中发生的某种切割，依附于图像的欲望正是它的函数。

再往前还有另一种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在那里，我们会重新找到传统哲学早已标示、并由 Kant 以意识形式加以表述的那种根本确定性。正是从对象a 这一角度切入，才会使我们能够把迄今以某种所谓绝对命令形式出现的谜团安放到它的位置上。

我们所走的道路，以我们自己的切入点——即欲望——重新激活了整场辩证法。我今年选择的这条道路就是焦虑，因为唯有它能使我们就客体相对于欲望的功能引入一种新的澄明。

某个完整的人类经验场域——把自身呈现为某种形式、某种救度的佛教经验——怎么能够把“欲望是幻象”确立为自身原则？我上一次课正是想把这个问题预先呈现在你们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容易嘲笑“一切皆空无”这种断言的草率。不过我也告诉过你们，佛教所谈的并不是这个。

但是，如果对我们的经验而言，“欲望不过是幻象”这个断言也可能有意义，那么问题就在于：这种意义能从何处引入；说到底，诱饵在哪里？

我教你们辨认欲望，把它系于切割的功能，并将它置于同余数功能的某种关系中。这个余数支撑并激活欲望；我们正学习在部分客体的分析功能中辨认它。

然而，满足所系于的缺失却是另一回事：

- 缺失之位置同欲望之间存在一段距离；欲望由幻想结构起来，也就是由主体在其同部分客体的关系中的摇摆结构起来；
- 这里所说的缺失，同可以说正在运作的欲望功能并不重合；正是这种不重合造成焦虑，并且只有焦虑瞄准这一缺失的真相。

因此，在欲望结构化的每一层次、每一阶段，如果我们想理解欲望这项功能所涉及的东西，就必须辨认我所称的“焦虑点”。

这会让我们回到先前，而且这种回返运动受我们的全部经验支配：仿佛弗洛伊德的经验走到一处死胡同便撞上了障碍——这条死胡同在我看来只是表面的，却迄今从未被跨越，也就是阉割情结；仿佛剩下要解释的正是这个障碍。也许这将使我今天能够就弗洛伊德在阉割情结上遇阻究竟意味着什么，得出某项断言。

眼下，让我们回忆它在分析理论中的后果：某种回流、某种回返，使理论最终又回到口腔层次，寻找驱力最为根本的运作。

分析最初的洞见，明明是在全部欲望形成中发现了真正性之物的枢纽功能；然而在其历史演进中，它却日益被引向某个时间上原初的东西——口腔驱力——以此寻找欲望结构化层次中一切意外、异常与裂隙的根源，这实在奇特。仅仅说口腔驱力在时间上原初还不够，还必须论证它在结构上也原初；因为到头来，我们必须把所处理的一切绊脚处的根源与病因都归回那里。

因此，我已经开始处理我认为必须为我们重新开启的问题：为何要把一切还原到口腔驱力。我展示了口腔驱力如今发挥作用的方式，即把它当作一种处理阳具客体层次所发生之事的隐喻模式。

这种隐喻使人能够绕开一个事实所造成的死胡同：弗洛伊德最终始终没有解决——

- 阉割情结如何运作；
- 什么仿佛遮蔽了它；
- 什么使人可以谈论它而不碰到那条死胡同。

但如果这个隐喻是准确的，我们就应当在它自身的层次上看到问题的开端，看到那个使它在这里仅仅是隐喻的东西。

所以，我曾经试图在这个口腔驱力层次上，重新把握下列功能之间的相对关系：

- 切割；
- 客体；
- 满足的位置和焦虑的位置；以便迈出如今摆在我们面前、也是我上次带领你们抵达的一步，即下列两者之间的接合点：
- 作为 (−φ) 发挥作用的 (a)，也就是阉割情结；
- 以及我们根据考察侧面而称作“视觉”或“空间”的层次；严格说来，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最能看见“欲望的诱饵”是什么意思。

为了让这个过渡运作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我们必须暂时回到从前，重新分析口腔驱力，以便询问并准确说明：在这一层次上，切割的功能究竟在哪里。

婴儿与乳房——分析戏剧的全部云团都围绕着它们汇聚起来：最初攻击驱力的起源、这些驱力的反射乃至反击，以及主体力比多发展中最根本的跛蹇之源。

因此，让我们重新处理这个主题。不要忘记，它奠基于一个对哺乳类秩序中主体的生物生存至关重要的原初动作：吮吸。

吮吸中有什么？什么在其中运作？

表面看来是嘴唇。在嘴唇那里，我们重新找到某个在性感带结构中显得至关重要的运作：边缘的功能。

嘴唇以某种堪称边缘本身、切割本身之形象的面貌呈现。我去年曾试图用由对象a 所界定的拓扑学向你们把它形象化；此后，这一点应当足以向我们表明，我们正处在一片可靠的地带上。

同样清楚的是，嘴唇本身可以说就是切割的化身。它尤其令我们想起，在完全不同的层次——能指衔接的层次、最根本音素的层次——同切割联系最紧密的东西：音素的辅音成分。它们是一次切割的悬停；在其最基础的库存中，主要正是在嘴唇层次上得到调制。

如果有时间，我也许会回到自己曾多次提示的问题：基本词语及其表面特殊性，也就是“mama”与“papa”。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唇音构音，尽管某些情况可能使人怀疑它们那种看似特殊、看似普遍乃至世界通行的分布。

另一方面，嘴唇又是一个能够以仪式形式在象征上重演切割功能的地方；在成年礼中，它可以被刺穿、撑开，并以千百种方式揉捏。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标志：我们确实处于一片鲜活、并且早已在人类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场域。

这就是全部吗？

嘴唇后面还有 Homer 所称的“牙齿围栏”，以及咬噬。我们正是围绕这里，在处理口腔驱力辩证法时，让它的攻击性主题发挥作用：把乳房末端、乳头在幻想中孤立出来；所谓“乳齿”的存在所蕴含的潜在咬

噬。我们围绕这些东西构想了乳房末端作为被孤立之物的幻想可能性；这个某物已经显现为不只是部分的，而且是被切断的“客体”。

由此，在那些使我们能够把碎裂功能设想为开端的最初幻想中，这项功能得到引入。说实话，迄今我们一直满足于此。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这个立场？

你们知道答案，因为我在一次研讨课上——如果没记错，是 3 月 6 日那次——已经强调过：必须依据我们的经验本身重新处理所谓“断奶”与分离的整套辩证法。经验使我们能够拓宽它，并让我们看到它自然的共鸣与回响，即断奶和最原初的分离，也就是出生。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出生，并加入更多生理学，它正好能够给我们启明。

我对你们说过，切割发生在我们通常安置它的地方之外。它并不以对母体的攻击为条件。

切割向我们揭示的是——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经验有充分理由承认口腔断奶与出生时的断离之间存在类比——切割就发生在出生时所呈现的原初个体统一体内

部；它把即将成为被抛入外部世界的个体，同他的“包膜”分开。这些包膜——

- 是他自身的部分；
- 作为卵的组成成分，同卵细胞发育所产生的东西具有同质性；
- 是他的外胚层和内胚层的直接延伸；
- 是他自身的部分。也就是说，分离发生在卵这一统一体内部。

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所谓“哺乳类”组织在有机体结构中的特殊性。

对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而言，卵的发育都由胎盘的存在所规定，而且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胎盘：

- 所谓绒毛膜尿囊胎盘；
- 借助它，在发育的整个一个侧面上，位于子宫内的卵同母体有机体形成半寄生关系。

在研究整个哺乳类组织时，有一件事对我们颇具启发和指示意义。它位于这种有机体结构出现的某个层次，具体说，是全部哺乳动物中被称为最原始的两个目：单孔目[注1]与有袋目。

> [注1] 单孔目（Monotremata）是一类兼具卵生与哺乳特征的动物。雌性会产卵，并像鸭嘴兽那样孵卵，或像针鼹那样把卵保护在特殊育儿袋中。

我们知道，有袋类拥有另一种胎盘，并非绒毛膜尿囊胎盘，而是绒毛膜卵黄囊胎盘。我们不在这个细微差别上停留。至于单孔目，我想你

们从童年起至少就有它们的图像：在《小拉鲁斯词典》里，这些动物成群挤作一团，仿佛拥向一艘新诺亚方舟的入口；也就是说，每个物种有两幅，有时甚至只有一幅图——

- 你们见过鸭嘴兽的图像；
- 也见过所谓针鼹型动物的图像。









这些都是哺乳动物。在这些哺乳动物那里，卵虽然寄居子宫，却同母体有机体没有任何胎盘关系。然而乳腺已经存在；乳腺作为界定幼仔与母亲之关系的根本环节，已经存在于单孔目的鸭嘴兽身上，并在这个层次上更清楚地显出其原初功能。

为了立刻阐明我的意思，我要说，乳腺显现为某种中间之物；我们必须把切割设想为位于乳腺与母体有机体之间。

胎盘向我们表明：在生命有机体的某一层次上，营养关系延续到卵的功能之外。卵本身携带使其得以发育的全部装备；若无这种延续，它只会在共同觅食的经验中让孩子同生育者重新会合。在胎盘出现以前，我们已经有了我所谓寄生性的关系功能，也就是这个双向承接器官介入其中的暧昧功能。

换句话说，孩子同乳腺的关系，同下述结构具有同源性——而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这种关系比胎盘的出现更为原始——即存在着：

- 一边是孩子与乳腺；
- 而乳腺则仿佛贴附、植入母亲身上。正是这一点使乳腺能够在 (a) 的层次上发挥结构功能：因为 (a) 是某种孩子与之分离的东西，而这种分离可以说发生在孩子自身存在的范围内部，所以它确确实实就是 (a)。

你们将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口腔驱力同这个双向承接客体建立联系。

什么构成口腔驱力的客体？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部分客体，即母亲的乳房。

在这一层次上，我方才所谓的焦虑点在哪里？它恰好在这个范围之外，因为焦虑点位于母亲的层次上。

儿童对于母亲缺失的焦虑，就是乳房枯竭的焦虑。

焦虑点并不同欲望客体关系的位置混为一谈。

这些动物格外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点。我刚才以单孔目代表的面貌让它们出场，对你们来说无疑出乎意料。

实际上，仿佛某位有先见之明的创造者特意制造了这种生物组织形象，以便向我们显出口腔驱力在哺育层次上同乳腺这个特权客体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管你们知不知道，鸭嘴兽幼仔出生以后，会先在泄殖腔外、母亲腹部一处叫作 incubatorium 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

此时它仍包裹在某种硬壳卵的包膜中，随后从中钻出。它借助一枚所谓“破壳齿”完成这件事；为了准确起见，还要补充一个位于上唇、称作“肉阜”的结构。

这些器官并非它所特有，早在哺乳动物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使胎儿能够从卵中出来的器官，在蛇类那里已经存在并发生专门化；如果我记得没错，蛇只有所谓“破壳齿”，而其他种类——更准确说，蛇以外的爬行动物，尤其龟类和鳄类——则只有“肉阜”。

重要的是：鸭嘴兽母亲的乳腺似乎需要幼仔吻端那根带武装的尖突刺激，才能启动其组织与功能。看起来，在大约八天里，鸭嘴兽幼仔必须努力触发这个过程；后者与其说主要依赖母体有机体，不如说更多悬系于幼仔的在场和活动。

此外，它还奇特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同乳房隆起恰好相反的关系形象，因为鸭嘴兽的这些乳腺可以说是凹陷的乳腺，幼仔的喙就嵌入其中。

腺体成分、分泌乳汁的小叶大致就在这里。幼仔那已有尖突武装的吻部——此时尚未像后来那样硬化成喙——便安置在这里。

因此，在哺乳动物的组织中存在并彼此区别着两个原初点：

- 同乳腺本身的关系；它对于生存、对于欲望关系的支撑始终具有结构作用，并使乳腺维持为一个后来会成为幻想客体的客体；

- 另一方面，焦虑点位于别处，位于大他者、母亲的层次上，仿佛并不重合而发生了偏移；主体在那里同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同自身的缺失、同它所悬系于的母体有机体之存在发生关系。仅仅考虑这项生理学，我们就能把它组织得更为清楚；生理学向我们显示：

- (a) 是一个已经同孩子的有机体分离的客体；

- 在这一层次上，同母亲的关系无疑至关重要；但是，相对于那个让 (a) 得以分离、孤立出来的有机体整体而言——而且它作为从该有机体孤立出来的东西，还受到了误认——同母亲的关系，即缺失关系，位于部分客体作为欲望关系中的功能得到划分的场所之外。

当然，这项关系还要更加复杂。在吮吸功能中，嘴唇旁边还存在一个早已被辨认为谜一般的器官——请回想 Aesop 的寓言[注2]——

> [注2] Aesop：《寓言》，巴黎，Belles Lettres，2002 年，第 60、64、77、280、350 则。

……这就是舌头。它也让我们能在这一层次引入某种东西；在我们分析的底层，它滋养着同阳具功能及其独特不对称性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马上就会回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舌头同时发挥两种作用：

- 在吮吸中，它通过可以称作吸引、维持一个空隙的方式发挥根本作用；正是这个空隙的召唤力量，使吮吸功能能够实现；

- 另一方面，它又能向我们呈现最内在之物、这个吮吸秘密外翻而出的形象；它以最初形式向我们呈现某种东西，而我已经指出，在我们围绕阳具功能所能组织的一切的根底，这将始终处于幻想状态：即手套的翻转，最深藏于内部秘密之物向外翻出的可能性。

焦虑点处于下列位置之外：

- 功能发挥作用的位置；

- 幻想在同部分客体的根本关系中得到保证的位置。这一点显现在幻想的一项延伸中；这项延伸形成图像，并总是多少潜藏在我们对某种口腔关系模式的信任之下，即以所谓“吸血鬼功能的图像”表达出来的模式。

的确，如果孩子在同母亲关系的某种模式中是一个小吸血鬼，如果他的有机体一度以寄生位置悬系在那里，他却仍然并不就是那个“吸血鬼”：在任何时刻，他都不会用牙齿、也不会直接到源头，从母亲身上汲取那份鲜活温热的营养之源。

尽管如此，吸血鬼的图像无论多么神话化，仍以环绕它的焦虑光晕向我们揭示了那种“之外关系”的真相；这项关系隐现在哺育关系中，赋予后者最深的重音：超出焦虑所包藏的潜在恐惧——乳房枯竭——它又添加了缺失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维度。

使母亲的功能本身受到牵涉的那项关系，因为隐现在吸血鬼图像中，便被区分为一种令人焦虑的关系。

因此，我要特别强调有机体运作的现实同在它之外勾勒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正是这一点——

- 使我们能够把焦虑点同欲望点区分开；
- 并向我们显示，在口腔驱力层次上，焦虑点位于大他者的层次，我们也正是在那里体验到它。

Freud 告诉我们："解剖即命运。"你们知道，我曾经在某些时候对这个公式提出异议，因为它可能并不完整。

你们看，如果我们赋予"解剖"一词严格的、可以说词源学的意义，这个公式就会成为真的：突出 ana-tomie[注3]，也就是切割的功能；我们对解剖学的一切认识都凭借它同切开身体联系起来。正因为能够设想这种碎裂、这种对自身身体的切割——而这种切割正是某些被选定的运作时刻所在之处——命运，也就是人同那项叫作欲望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才获得全部活力。

> [注3] Anatomia 是意为"解剖"的希腊词，源自动词"切割"，即"切成碎块"。

根本的"内部分离"——不是向外分离，而是内部的划分——从一开始、从口腔驱力层次起，就已经铭刻在日后欲望结构化的东西中。

因此，我们在这一层次上寻找某种更易接近的图像，也就不足为奇。它对应着对我们而言迄今始终是悖论的东西——为什么？——即在阳具运作中，在同交媾相连的运作中，发挥作用的也是一幅切割、分离

的图像；我们并不恰当地称之为“阉割”，因为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幅男性器官被割除的图像。

我们到更早的幻想中寻找依据，来说明自己在阳具阶段不太知道如何说明的东西；这无疑不是偶然，也并非不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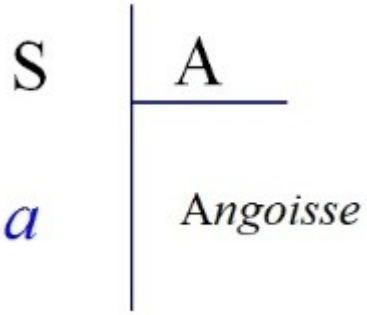
不过必须指出，在这一层次上已经发生了某种事情，它将使我们能够在此后的整场辩证法中辨明方向。

事实上，按照我刚才的陈述，我教你们区分的下列两项，在拓扑层次上是如何分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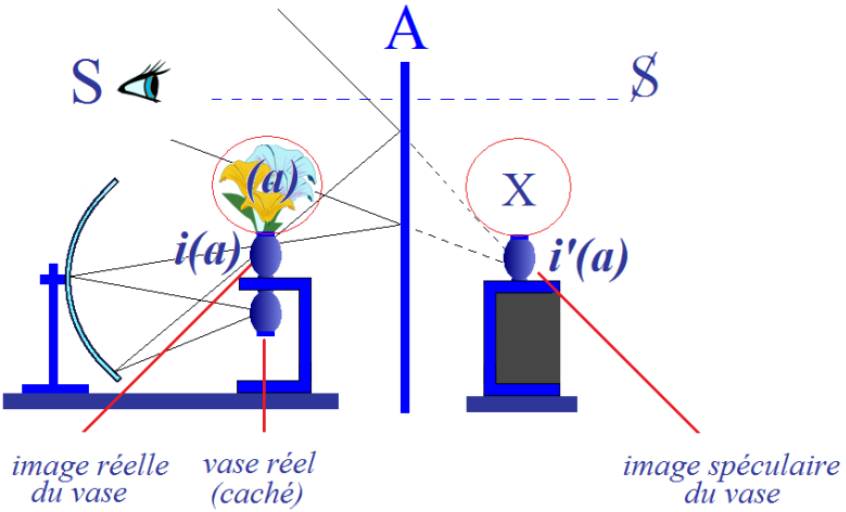
- 欲望及其功能；
- 以及焦虑？

焦虑点位于大他者的层次，位于母亲身体的层次。

欲望的运作，也就是幻想的运作，是把主体同 (a) 紧密联结起来的摇摆；主体借此在本质上悬系于这个 (a)，并同作为“余数”的 (a) 相认同。这个“余数”总被省略、总被隐藏，我们必须探测出它，因为它潜藏在主体同任何客体的一切关系之下。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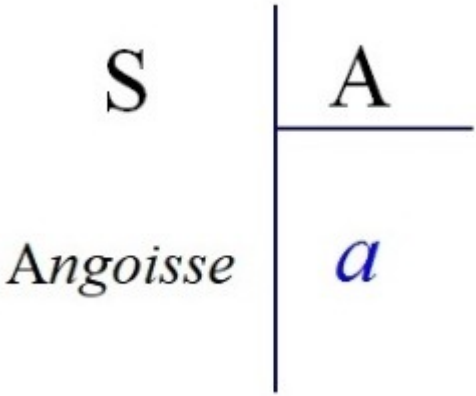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在这里任意地用 S 表示主体层次——在我的图式中，也就是在大他者之镜里映现的花瓶图式中，它位于这面镜子之前——那么在口腔驱力层次上，各项关系就位于这里。



我对你们说过，切割位于主体场域内部。

欲望在一个世界内部运作——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 Freud 的自身性欲概念。这个世界虽然已经爆裂，却仍带着最初闭合的痕迹；它位于卵的包膜中那份始终是想象性、潜在性的东西内部。

在阉割情结产生的层次上，情况又会怎样？在那里，我们看到欲望点与焦虑位置发生真正的翻转：



从 Freud 的发现之初起，它就在结构中揭示了某种关系；虽说这种揭示方式无疑仍不完善，却带着逐步艰难征服而来的全部鲜明性。它所推到前景的，就是阉割同阳具关系中的客体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项联系把器官的剥夺隐含在自身之中。

如果没有大他者——至于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大他者叫作“施行阉割的母亲”还是“原初禁令之父”，并不重要——就不会有阉割。

阉割从此同全部交媾运作之间具有根本关系；这一点已经促使我们尝试——

毕竟，Freud 自己已经提示我们：在这一层次上，我们触及的是某块生物学磐石，尽管他根本没有为此提供论证——促使我们把它表述为：在某一生物学层次上，它就潜伏在交媾器官功能的一项特殊性之中。

我曾提醒你们：在其他层次、其他目、其他动物分支中，交媾器官是一枚钩子、一种固定器官；要把它称作雄性器官，只能依靠最粗略的类比。

这已经足以向我们表明，应当把所谓高等动物组织中交媾器官的特殊运作区分出来：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把它的各种变化——尤其是勃起与消退机制——同某种本身对性高潮必不可少的东西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可以说称作“经验的局限”的东西。

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会尝试设想另一种结构的交媾关系中，性高潮可能是什么样。自然界令人震撼的景象已经足够多：你们只需傍晚沿池塘散步，就会看到两只紧密系在一起的蜻蜓飞过。仅这一幕，就足以让你们设想何谓“长—性高潮”——请允许我在这里用连字符造这个词。

同样，我刚才唤起吸血鬼这个幻想图像并非无缘无故。人类想象对它的梦想和构想，正是一种在生命源头发生的最初融合或抽取模式；攻击性主体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享乐的源泉。

诚然，在那些同人类有机体最为相似的有机体交媾中，消退机制本身的存在，已经足以标明性高潮同某种东西的联系：它确确实实显现为我们所谓切割、分离、衰退、ἀφάνιζις [aphanisis]、消失的最初图像与雏形，即器官功能在某一时刻的消失。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处理事情，就会认出：在这种情况下，焦虑点的同源项——它所处的位置同口腔驱力层次上的位置严格相反——正是作为主体经验的性高潮本身。

这也使我们能够论证临床经常显示的东西，即性高潮同至少某些形式的焦虑之间存在某种根本等价：

- 在焦虑情境的顶峰产生性高潮的可能性；
- 人们从各处告诉我们的焦虑情境可能发生的情色化——人甚至会专门追求这种情境；反过来，这又提供了一种方式，去阐明究竟是什么使得——

如果我们相信一再得到更新的普遍人类见证；毕竟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人，而且是 Freud 这样层次的人，敢于把它写下来——使这个事实得到证明：说到底，对人类而言，没有什么比性高潮本身更能代表最大的满足。

既然能够如此表述，这种满足无疑超出了人所能体验到的一切：它不只是与后者相权衡，而且相对于后者被赋予首要与优先的地位。

如果性高潮的功能能够达到这样的卓越位置：

- 难道不是因为在已经实现的性高潮深处，存在某种我所谓同焦虑相系的确定性吗？
- 难道不是因为性高潮恰好实现了焦虑作为标示、作为朝向确定性所在之处的方向所指明的东西吗？在所有焦虑当中，性高潮难道不是唯一一种真正抵达终点的吗？

也正因如此，性高潮并不是如此普遍便能达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指出，它可能在那个阳具现实恰恰只以阴影形式存在的性别中发挥功能，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性别中，性高潮对我们而言最为神秘、最为封闭；也许直到今天，它的最终本质都从未得到真正定位。

在下列两者的关系中确立的平行、对称与反转，向我们表明什么？

- 焦虑点；
- 以及欲望点。它所表明的无非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两者都不重合。

无疑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 Freud 经验留给我们的谜团之源。

欲望的处境潜在地蕴含在我们的经验中，并且可以说编织着全部经验；但是，由于它在 Freud 那里并未得到真正表述，分析的终点便撞上了某种东西。它使人把阳具关系所蕴含的符号形式——作为（−φ）在结构上发挥功能的 φ——视为满足的根本相关项。

如果到了 Freud 式分析的终点，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患者都向我们索要我们欠他的阳具，那是因为存在某种不足：欲望同客体之间的根本关系，并未在每一层次上同这里作为满足之构成性缺失的东西区别开来。

欲望是幻象！为什么？因为它总是指向别处，指向一个余数；这个余数由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构成，并前来取代那里。然而，这仍让我们称作确定性的东西可能被找到的位置保持敞开。

任何永久在场的阳具、任何全能的阳具，都无法用某种具有安抚秩序的东西，来封闭主体同大他者以及同实在界的关系辩证法。

这是否意味着，一旦触及诱饵的结构功能，我们就必须止步于此、承认自己的无能："我们的界限，就是有限分析与无限分析的区分破裂之点"？

我认为并非如此。

正是在这里，介入了长久以来我以镜像阶段的形式向你们提出之物最隐秘的神经中所藏的东西。它迫使我们尝试在同一关系中排列欲望、客体与焦虑点：也就是这个新的对象a 介入时所涉及的东西。我的上一课引入并启动了它，即眼睛。

当然，这个部分客体在分析中并不新鲜。在这里，我只需提到分析界最经典、最普遍得到接受的作者 M. Fenichel[注4] 那篇讨论窥视癖功能同认同之关系的文章，以及他从这项功能同口腔关系之间发现的种种同源性。

> [注4] Otto Fenichel：《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巴黎，PUF，2007 年。

尽管如此，关于这个主题说过的一切都有充分理由显得不足。眼睛并不只是把我们带回哺乳动物、脊椎动物，甚至脊索动物的起源。

眼睛以高度分化的方式出现在动物阶梯中；在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机体那里，它的全部解剖外观在本质上就同我们拥有的眼睛相似。

我已经多次谈过，并曾在这里试图使一些图像发挥作用，所以无须提醒你们：眼睛存在于螳螂的层次，也同样存在于章鱼的层次。

我所说的眼睛具有一项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指出的特殊性：它总是一组成对的器官，而且通常依赖某种交叉来运作；也就是说，它系于一处交错的结，联结着我们所谓身体“对称的”两个部分。

眼睛同一种至少是表面的对称性——因为没有任何有机体是完全对称的——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高度计入考虑的东西。

请回想我上一次的思考，其中有一项东西——

也就是从眼睛最初的运作起便已包含其中的根本幻景功能；眼睛本身已经是一面镜子，并且可以说在自己的结构中，已经蕴含了一个构成性空间的先验美学基础——必须让位于以下事实：当我们谈到空间的这种先验结构，把它当作对世界某个场域进行感性领会时不可还原的给定，这个结构只排除了一件东西，即眼睛自身的功能、眼睛是什么。

问题在于找到这项被排除功能的痕迹；它已经充分向我们显示，它同视觉现象学本身中 (a) 的功能具有同源性。

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标点、提示和评论来推进。

诚然，早已有人——尤其是神秘主义者——

执着于我可以称作欲望的实在论；对他们而言，一切抵达本质的尝试，都意味着克服外观中那种黏滞之物，而外观始终只被构想为视觉外观。这些人已经把我们引向了某种也由各类自然现象作证的东西；在这样的范围之外，它始终令人费解——也就是动物阶梯中所谓“拟态”的外观，恰好就在眼睛出现的同一层次、同一点上显现。

在昆虫层次上，我们或许会惊讶——为什么不呢？——一双眼睛竟同我们的眼睛构造相似；而在同一层次，又出现了成对斑点。生理学家们——无论是否进化论者——都为此绞尽脑汁地追问：

“究竟是什么制约着这样一种东西？无论如何，它对另一方——无论是不是捕食者——所发挥的作用都是迷惑。”

一双眼睛——或者你们愿意的话，凝视——同某种本身成谜的迷惑成分相连；在那个中间点上，一切主体性的存续仿佛都消失、被吸收并退出世界。凝视功能中的“迷惑”，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可以说，这就是那个辐射点；它使我们能够以更恰当的方式，质询视觉场域在欲望功能中向我们揭示的东西。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凡是试图领会、推理并逻辑化眼睛之谜的人——所有执着于这种对人类欲望进行重大捕获形式的人——那里都显现出第三只眼的幻想。

我无须告诉你们，在我上次提到的佛陀图像上，第三只眼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标示。

我是否需要提醒你们：这只在最古老的巫术—宗教传统中得到宣告、提升和表述的“第三只眼”，一直回响到 Descartes[注5] 那里？奇怪的是，他只在一个退化的残余器官——松果体——中找到它的基底。也许可以说，在动物阶梯的某一点上，曾经出现并实现过某种带有古老

涌现痕迹的东西；但归根到底，这只是遐想。我们没有任何化石或其他证据，证明所谓“第三只眼”装置曾经涌现。

> [注5] René Descartes：《论人》，载《著作与书信》，Gallimard，Pléiade 丛书，第 807 页。

当我们以眼睛这个部分客体的功能来切入，在这一新场域及其同欲望的关系中，显现为对象小a——幻想客体的功能——之相关项的，是某种我们可以称作零点的东西。它在全部视觉场域中的展布，给这个场域带来某种安抚之源；长久以来、甚至从来都由“观照”一词来表达，即欲望撕裂的悬停。这种悬停当然脆弱，像一道随时会重新折叠、从而揭开其所藏秘密的帷幕一样脆弱。

佛教图像仿佛把我们带向这个零点；它垂下的眼睑在指明凝视的迷惑之际，又使我们免受这种迷惑——

- 这个形象在可见之物中全然转向不可见之物，却又让我们免于后者；

- 总之，这个形象把整个焦虑点都承担在自己身上。它表面上悬置并取消阉割之谜，也并非无缘无故。我上次借助自己的评论，以及围绕这些形象表面上的心理性暧昧所作的小调查，正想向你们指明这一点。

这是否意味着，人有可能信赖并安顿在某种被称作“阿波罗式”的场域——也可以把它看作理智的、观照的场域——之中？在那里，欲望能够依靠对其中心点的某种点状取消、依靠把 (a) 同双眼之间这个零点认同起来而得到支撑；当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空间性世界时，那里就是我们同世界的关系中唯一剩下的不安之处。

当然不能！因为恰恰还剩下这个零点，使我们无法在“欲望—幻象”的公式中找到经验的最终项。在这里，欲望点与焦虑点彼此重合，却并不混同。不仅没有混同，它们还为我们敞开了一个“然而”；我们领会世界的辩证法永远从这个“然而”重新弹起。我们也总能看到它在患者那里重新涌现。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然而……”请你们查一查“然而”在希伯来语中怎么说，会很有趣。然而[注6]，这个在此被归结为使其中心客体归零的欲望，并非没有焦虑所召唤的另一个客体：它并非没有客体。

> [注6] 参见 Issa 的著名俳句：“露の世は 露の世ながら さりながら / tsuyu no yo wa tsuyu no yo nagara sari nagara”，意为：“这是露水的世界，一个露水的世界，然而……然而！”

我借这个“并非没有”向你们给出了欲望认同的公式与根本衔接，这并非无缘无故。正是在“它并非没有客体”之外，我们才要提出：能够在哪里跨越阉割情结的死胡同？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处理的问题。

第19课 · 1963年5月22日

粗略地说，为了给偶然从这场论述中途加入的人提供一个大致方向，我要说：正如我向你们陈述的那样，我们必须补全所谓“客体关系的音阶”。今年围绕焦虑经验展开的图式，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口腔客体、肛门客体和阳具客体之外——每一种客体恰好都生成并关联着一种焦虑类型——再增加客体的两个层级，从而使今年供我们辨明方向的客体层级达到五个。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我想，你们已经充分听出，最近两次会面我一直围绕眼睛的层级展开。今天我也不会离开它，而要以此为坐标，把你们带到今天必须处理的层级：耳朵的层级。

当然，我告诉过你们，我今天开口第一个词就是“粗略地”；在随后一句话里，我又说了“大致地”。

如果相信事情当真就是如此，那就完全荒谬；这种讲法不过是一种粗浅的外传方式，并且会遮暗问题。在所有这些层次上，问题都在于：

- 辨认欲望的功能。任何一个层次都不能同它在其他各层产生的回响割裂，也不能同把它们联结起来的内在连带割裂；这项连带表现为主体经由能指而在大他者中的奠基；

- 这项辨认功能最终完成于一个余数的降临；欲望的全部戏剧都围绕它旋转。若不是焦虑使我们能够揭示其意义，这场戏剧对我们仍会晦暗不明。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表面看来，这常常把我们带入某些可以说博学的岔路；有人或许从中看到我的教学某种受到赞赏或非议的魅力。

请相信，我迈入这些岔路并非毫无顾虑。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研究我在这里授课时采用的方法——当然不该由我在此向你们逐字说明它的严密性。当人们试图从尚能留存、传递，并使我在此讲授的东西仍然被听见的文本中寻找时，就会发现：这项方法在本质上同它所处理的客体没有区别。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这项方法源于一项必然性：精神分析的真理至少有一部分只能通过精神分析家的经验来接近。

公开教学这一原则本身，出发点就是认为它仍能在别处得到传达。但确立这一点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精神分析经验本身必须获得定向，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一旦它把自己片面化，就会误入歧途；从这项教学开始以来，我们从未停止在分析运动的不同节点上指出这一点。

尤其是在某种做法中——

- 它远非沿着 Freud 后期学说关于自我之动力与地位的指示，作出深化和补充；

- 它远非延续 Freud 的提示与工作；我们看到真正发生的，是对经验场域的偏离、还原和真正的畸变。当然，这也受分析探索最初场域中发生的某种可以称作“增厚”的东西支配。对我们来说，那个最初场域的特征，是一种启明的风格、一种始终附着于 Freud 教学传播最初几十年以及第一代研究形式的光辉。今天我会引入其中一位——我想他还健在——Theodor Reik[注1]，具体说，是他在大量宏伟的技术与临床工作中，一项被很不恰当地称作“应用精神分析”的研究：关于仪式的研究。

> [注1] Theodor Reik：《仪式：精神分析研究》（Das Ritual, Psychoanalitische Studien），Imago，1928 年，Bucher/XI；法译《仪式：宗教礼仪的精神分析》，巴黎，Denoël，1974 年。

我们在那里看到——这里具体说的是发表于 Imago 的文章，我记得大约在该刊第八年，差不多如此；我忘了把文本带来——其主题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以希伯来字母写出的名字：שופר，Shofar。

这项研究具有一种闪耀、光辉与丰饶；可以说，它所属时代的风格、承诺和特征却突然熄灭了。此后没有任何同这一时期所产生之物相当的东西延续下来，因此必须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中断？

因为只要你们阅读这篇文章，就会看到——尽管我赞扬它的洞察力与高度意义——混乱之源和支撑上的深刻缺陷在那里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其最鲜明、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我所谓对符号的纯粹类比式使用。

首先，我想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 Shofar 是什么，因为我不能确定在座每个人都知道它指什么。我今天带来这个对象——它确实是一个对象——因为它将作为枢轴和范例，在你们面前具体化并实体化我所说的对象小a 的功能；准确说，是在最后这个层级上的客体。它的运作使我能够揭示在最终纽结中把欲望同焦虑联系起来的支撑功能。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你们会明白，我为什么不立刻命名在这一层次上发挥功能的对象小a——它超出了同眼睛相连的欲望对焦虑的遮蔽——而是通过对一个仪式对象的操持来切入，也就是这个 Shofar。说到底，它是什么？一只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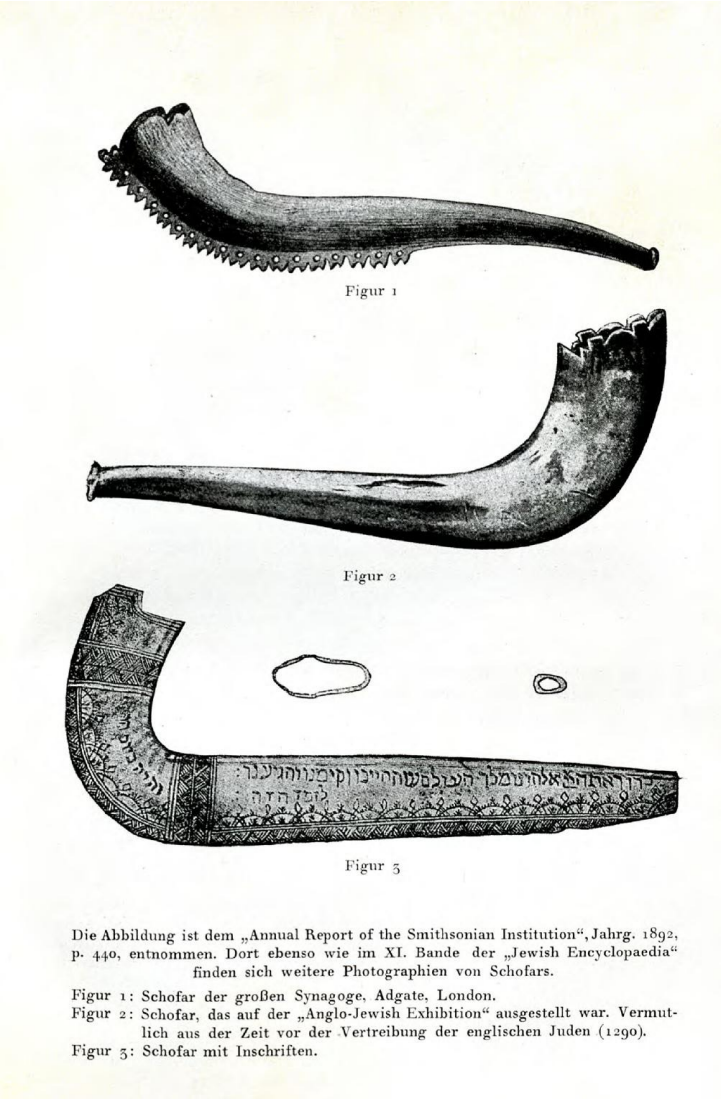
人们向角中吹气，它便发出声音。对于在座没有听过的人，我只能说，请在犹太节期的仪式中亲自去听——这些节期接续新年，被称作 Rosh Hashanah，并在赎罪日 Yom Kippur 达到终点——请到犹太会堂去听三度重复的 Shofar 声。

这种角在德语中叫作 Widderhorn，即公羊角；希伯来文本的评注与解释也称之为公羊角 Queren ha yebel。但它并不总是公羊角。

Reik 的文章复制了三只 Shofar，它们无疑格外珍贵而著名；如果我没记错，分别属于 London 和 Amsterdam 的犹太会堂。它们的整体轮廓大致像这样，更让人联想到其实际材料。犹太作者中也有研究并编目

这种对象各种形态的经典人物；他们指出，有一种 Shofar 呈角状，是用野山羊角制成的。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Figur 1

Figur 2

Figur 3

Die Abbildung ist dem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ahrg. 1892, p. 440, entnommen. Dort ebenso wie im XI. Bande der „Jewish Encyclopaedia" finden sich weitere Photographien von Schofars.

Figur 1: Schofar der großen Synagoge, Adgate, London.
Figur 2: Schofar, das auf der „Anglo-Jewish Exhibition" ausgestellt war. Vermutlich aus der Zeit vor der Vertreibung der englischen Juden (1290).
Figur 3: Schofar mit Inschriften.

具有这种外观的对象，无疑更可能来自对一只角的加工、改造与削减——谁知道呢？它相当长，比我在黑板上给你们画出的还大；所以它也许确实是由山羊角器具化而成。

那些已经或将要亲身经历它的人，我想都会像通常那样证明：为了不说得太抒情，那声音深深地打动并撼动人，引发一种情绪。不管它出现时的氛围是肃穆、信仰还是悔罪，这份情绪的回响都会沿着听觉情感的神秘路径传来；凡处在这些声音所及之处的人，都不可能不以真正异常、非同寻常的程度受到触动。

当 Reik 围绕 Shofar 的功能展开追问时，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在我看来，这正是该研究所属时代的特征——这项研究遍布着中肯、精微而深刻的思考，令人震撼。

这些思考不只是散落其中，研究本身仿佛围绕某个难以言说的直觉与嗅觉中心，不断生成它们。在它发表的那个时代——此后，我们无疑由于不知何种反复念叨、惯例和方法磨损，对最初工作中发生并涌现之物的共鸣逐渐变得麻木——

在当时，我可以向你们作证，同所有可能完成的博学研究相比——而且请相信我——

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带给你们的一切，常常都由一些表面看来几乎调查到多余边界的研究所滋养。请相信我，在询问圣经文本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幅度差异；那些文本在 Israel 所领受启示的重大情境中，把 Shofar 当作相关项加以命名。人不可能不震惊于 Reik——

至少原则上拒绝一切传统依附，甚至采取几乎彻底批判、若非怀疑主义的立场——却比一切表面上更尊重、更虔敬、更关切保存某项讯息之根本内容的评注者，更直接、更深入地抵达我刚才提到、由这些圣经段落所聚焦和讲述的历史降临之真相。我还会回到这里！

然而，如果你们回到这篇文章，同样会震惊地看到，它最后多么彻底地滑入——

无疑由于缺少一切能让某种研究方式自行确立其界限的理论支撑——一种无法解开的混乱。

仅仅把 Shofar 及其承载的声音呈现为阳具功能的类比并不够——为什么不可以？但如何类比、在哪一层次类比，问题从这里才开始，研究却也停在这里。同样，仅仅指出这种对符号的直觉式、类比式操持在某个界限上使解释者失去一切标准，也不足以说明：Theodor Reik 在最后一章最终抵达的一切，如何相互冲撞，如何滑入一种严格说来无可名状的混合与混乱。

为了让你们略知其貌，我只指出几个节点。正是一步一步通过公羊角，研究向我们提示了某个显而易见的事实：Israel 的全部历史冒险，都浸没在一整套图腾社会实在和结构之中；它们构成其底层——更准确说，与之相关，为什么不也说与之冲突？

究竟怎样、通过什么路径，Reik 的分析中竟没有任何屏障阻止他最终把 Yahweh 同金牛犊认同起来？

Moses 从 Sinai 山下来，闪耀着父爱崇高性的光辉；他已经杀死了父亲。Reik 说，证据就是他变成真正暴怒的存在，要摧毁金牛犊，碾成

粉末给所有希伯来人吃。当然，你们会从中认出图腾餐的维度。更奇怪的是，为了完成论证，必须把 Yahweh 认同的不是一只小牛，而是一头公牛；所以这里的小牛必然代表与父神并列的子神。人们只向我们谈小牛，正是为了混淆踪迹，让我们不知道那里还有一头公牛。

因此，既然 Moses 在这里是杀父的儿子，那么经过这一连串移置——其追踪方式显然让我们感到缺少一切标志和能够定向的罗盘——Moses 在小牛身上摧毁的，最终就是他自己的徽记。

一切都耗尽在某种自我毁灭中。我只是向你们指出若干节点，展示某种分析形式过度发展时能够抵达何种极端。接下来的讲座还会有其他例子。

至于我们，则要看看这里有哪些东西值得保留。为此，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知道什么属于我方才引入、并构成我们研究必然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要放弃某篇文本所规定的东西。这篇文本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学会——我的学会，也正因这个学会，我才在这里向你们授课——的奠基文本。支配教学本身之必要性的原则是：如果首要任务是正确安置精神分析在诸科学中的位置，那么唯有审查其技术“在真理中预设并实行什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毕竟，我完全有权记得自己必须捍卫并强行确立这篇文本，即使那些随之而来的人也许只在其中看到空话［原文如此］。在我看来，它至关重要，因为这项技术“在真理中预设并实行什么”，正是我们的支点；我们必须让自己有待展开之物的一切安排——哪怕是结构性的安排——都围绕它旋转。

如果我们误认了自己的技术所涉及的，是对欲望的操持、干预，乃至在极限处对欲望的矫正——但它让欲望概念本身完全敞开并悬置，而且要求不断重新质询它——那么我们必定只能：

- 一方面迷失在能指的无限网络中；
- 或者为了重新站稳，又跌回传统心理学最寻常的道路。

Reik 在这项研究中发现的东西，也是他在当时由于不知道该把发现结果塞到哪里而无法利用的东西：通过分析圣经文本——我不逐一列举，但其中自称涉及启示事件的历史文本，位于《出埃及记》第 XIX 与 XX 章，分别是第 XIX 章 16—19 节与第 XX 章 18 节——他发现，在 Moses 与主之间雷霆般的对话中，在一场极其神秘、仿佛巨大喧嚣、真正声音风暴般持续的对话中，文本提到了 Shofar 的声音。

这些经文中一段谜一般的文字还指出：严禁任何人、甚至任何生物靠近那场对话发生的、被雷电环绕的范围；可是当民众听见 Shofar 的声音时，他们就可以上山。

这一点如此矛盾而神秘，以至译文改变了原意，说只有某些人可以上山——究竟是哪些人？事情仍然晦暗不明。

此后对话的描述又明确提到 Shofar；聚集在这场重大事件周围的民众所感知的一切中，再次出现了 Shofar 的声音。

Reik 为了刻画并论证自己的分析，只能说：分析性的探索就在于从细节中寻找真理。这项特征当然并非错误或偏题；但我们不能不看到，

它多少是一个外在标准，只保证了一种风格，本身却并不包含那项批判成分：辨别究竟应当保留哪个细节。

诚然，我们向来知道，为我们引路的细节，正是看似逃离作者意图、相对于其宣讲意图仿佛始终晦暗封闭的细节。但是，难道不仍有必要在这些细节之间找到一项标准——即便不是等级标准，至少也是次序与优先性标准吗？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我不得不跳过他论证的若干步骤——他确实触及了某种准确的东西。

这体现在他排列、组织那些提及 Shofar 功能的原初奠基文本时；它们包括：

- 我刚才指出的《出埃及记》文本；
- 《撒母耳记下》第 VI 章的文本；
- 《历代志上》第 XIII 章的文本。这些文本每次提及 Shofar 功能，都是在——
- 以某个新的开端——无论是周期性的还是历史性的——重新奠定、更新同上帝的盟约时。

把这些文本同这种乐器在其他偶然场合的用法作比较：首先是延续在年度节庆中的用法，因为这些节庆本身指向对盟约的重复和严格意义上的追忆；还有一个例外场合，即所谓“绝罚”仪式中 Shofar 的功能。你们知道，1656 年 7 月 27 日，Spinoza 正是在这项仪式下，以最完备的形式“被逐出希伯来社群”［原文如此］；其中明确包括大祭司宣读

诅咒公式，以及 Shofar 的回响。Reik 告诉我们：通过把 Shofar 得到记载并实际发挥作用的各种场合作一番相互阐明，它确确实实就是、而且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上帝之声、Yahweh 之声，也就是上帝本人的声音。

粗读之下，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可供我们利用之处；但在我这里训练你们进入的视角中，它获得了意义。引入某项辨认得或好或坏的标准是一回事；这些标准凭借自身的新颖性和效力，构成所谓训练——也就是重塑心智的切入能力——则是另一回事。

对我们而言，这种公式不能不让人停留，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某种东西：它补全了主体同能指的关系，补全于一种可以按照最初的挪用称作能指“付诸行动”的东西之中。

在会场最左边，有一位必定会对这个参照感兴趣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Conrad Stein。借此机会我要说，看到他对《图腾与禁忌》以及其中可供我们保留之物的分析，把他带到某种必然性，我感到非常满意：他谈论的东西一方面叫作“原初能指”，另一方面又不能同他所谓“行动”分离，也就是——

- 当能指不只是得到衔接时所发生的东西；单纯的衔接只预设它同其他能指的联结以及链条中的连贯；
- 而是当它严格说来被发出并被声化时所发生的东西。

至于我，我会对不加任何评注便引入“行动”一词作出若干——甚至全部——保留。我眼下只想保留这一点：它让我们面对的不是行动，而是对象a 的某种形式，正如我们已经学会辨认的那样。它由某种必须同

音素化本身区分开的东西承载。语言学已经让我们习惯于看见：音素化无非是一套对立系统，以及它所引入的替代和移置、隐喻和转喻的可能性；任何能够组织成这些从一项到其余所有项的区别性对立的材料，都能支撑它。

但是，真正声音性维度的存在——这一系统中的某种东西转入每次都显得孤立的一次发出——本身就是一个维度；当我们注意到这种发出维度的可能性在身体上扎入何处时，它就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没有猜到，就会明白我为何用一个范例来引入这项对象。我这次选了 Shofar——你们当然知道，它不是我唯一可以采用的对象——因为：

- 它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
- 如果它确实如人所说，它就位于属于我们传统的源头与涌现点上；
- 因为我们在分析言说中的一位先辈已经研究并突出了它。

可是大号呢？小号呢？其他乐器呢？

因为，它未必必须是管乐器——尽管不可能随便哪种乐器都行；在 Abyssinia 传统中，它就是鼓。

如果从日本回来后，我继续向你们讲述旅行见闻，就会提到某种击打在日本戏剧最具特征的形式——能剧——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相对于我们可以称作兴趣骤然凝聚或打结的东西，它的风格与形式确实发挥着加速和系结的功能。

我也可以像 Reik 本人那样，转向民族志领域，提醒你们所谓“bullroarer”的功能。这件乐器虽然制作方式完全不同，却很像陀螺；在某些澳大利亚部落的仪式中，它会产生某种呼啸。正如名称所示，乐器名把这种声音比作牛的哞叫。在 Reik 的研究中，它确实值得同 Shofar 的功能并置，因为 Shofar 也被等同于圣经其他段落所谓上帝的哞叫或咆哮。



这个对象的意义在于向我们显示声音的位置——

至于这是什么声音，我们会通过把它定位于同大他者关系的地形学中而看到其意义；不要走得太快——不过，这个声音以这样一种范例形式被呈现给我们，在那里它——

- 以某种方式处于潜能状态；
- 并以分离的形式存在。它至少将使我们能够提出若干很少被提出的问题。

Shofar 的功能在某些周期性时刻启动；乍看之下，这些时刻是为了更新——更新什么？——盟约。

Shofar 并不表述这项盟约的原则、基础和诫命。然而，围绕它的教义表述乃至它介入时刻的通行名称本身，都明确把它呈现为具有追忆功能："לזכור"[zêxére]，即"记住"；支撑这里适用的记忆功能的是一个三辅音词根。

在 Rosh Hashanah 斋戒日结束时，三次庄严吹响 Shofar 的中间一次叫作 Zichronot。这里涉及的是 Zikkron teru ah；teru ah 准确指某种吹奏 Shofar 特有的颤音——也就是 Shofar 的声音——而 zichronot 则是同这声音相系的追忆。

这份追忆无疑是在追忆某件事，追忆人们在此前时刻默想的 aqedah。Aqedah 就是 Abraham 献祭的时刻，准确说，是上帝制止他那已经同意落下的手，并以你们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的公羊取代祭品 Isaac 的时刻。

相关知识卡 《创世记》22章的亚伯拉罕献祭与公羊

但这是否意味着，盟约的这个时刻完全包含在 Shofar 声中？“对 Shofar 声的记忆”，还是“作为记忆之支撑的 Shofar 声”：难道不应追问究竟是谁必须记住？为何认为是信众，既然他们刚刚花了一段时间围绕这份记忆静思？

相关知识卡 《创世记》22章的亚伯拉罕献祭与公羊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严格地把我们带到 Freud 心中以最耀眼形式勾勒出重复功能的领域：

- 重复功能是否只是自动的，是否只同能指组必然的回返与搬运相连？

- 还是说，它具有另一个维度？如果我们的经验有意义，我认为就不可避免地会在那里遇见这个维度。它赋予这样一种询问以意义：通过界定大他者的位置来提出询问，正是我试图在你们面前维持的做法，也是我试图让你们的思维方式逐渐适应的东西。

说到底，这次需要唤醒其记忆的那一位——我说的是使他、使他本人记起——难道不正是上帝本人吗？

这就是这件乐器把我们带到的节点。我不会说它非常简单，因为说实话，面对这种装置的存在与功能，每个人至少都会深感窘迫。

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分离客体，它插入哪里、属于哪个领域？问题不应放在内部—外部对立中——你们清楚感觉到这个对立在此多么不足——而应以大他者为参照，置于主体之大他者这个谜之场域逐步建立并涌现的各个阶段中。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这种客体在何时能以其最终揭开的可分离形式介入？我们现在已经熟知它的名字：声音。

我们熟知它——或者说，我们自以为熟知，因为我们只知道它的废料与枯叶：精神病中迷失的“众声音”，以及超我那中断的命令以寄生形式表现出来的性质。

正是在这里，为了辨明方向、定位这个新客体真正的位置与差异——

无论恰当与否，出于讲述需要，我认为今天首先应当以某种可操持、若非典范的形式把它呈现给你们——我们现在必须辨明，它同此前表述的层级相比有何差异、引入什么新东西。此前层级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范例形式[注2]处理欲望结构——你们不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差异。这个新维度所揭示的一切，起初仿佛都只能在、也必定在另一个层级中受到遮蔽。我们必须暂时回到那里，才能更鲜明地凸显对象a 以声音形式出现的层次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 [注2] 指眼睛、凝视、图像、镜子、i(a) 与 i′ (a) 等形式；Lacan 在 1965—1966 年研讨班《客体》中，会围绕《宫娥》与 Girard Desargues 的射影几何重新详细讨论它。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让我们回到眼睛层次，也就是空间层次；不是回到我们曾以固定的先验感性论范畴形式加以追问的空间——

尽管 Kant 在这个领域所作的贡献，即便谈不上非常有用，至少也十分方便——而是回到空间在同欲望的关系中向我们呈现的特征。

欲望功能本身的起源、基础与结构——其风格和形式每次都必须明确——就是中央对象a。它不仅被分离，而且受到省略；总在欲望支撑它的位置以外，却又同欲望具有深刻关系。这种省略性质在眼睛功能的层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因如此，欲望功能最令人满意的支撑——幻想，总同它通常赖以运作、并可以说为我们的欲望生活定调的视觉模型具有亲缘关系。

然而，在空间中——这项评论的全部分量都落在这个"然而"上——表面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被分离：空间是同质的。

当我们以空间为思考方式时，就连功能从中涌现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也必须被悬置起来。这不是理想主义；空间不是心灵功能，也不能由此为任何 Berkeley 主义辩护。空间不是一个理念；它同某种东西具有关系，不是心灵，而是眼睛。一旦我们思考空间，就必须通过把身体定位其中，以某种方式将它中性化。

只须想想物理学家如何在黑板上谈论一个身体在空间中的功能：身体可以是任何东西，也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点，但仍必须通过某种外在于空间维度的东西定位在那里，否则就会产生个体化问题那些无解的疑问。我想，你们不止一次听过我如何嘲讽它们[注3]。

> [注3] 参见上文 3 月 20 日课次注 99：Bertrand Russell，《哲学逻辑文集》，PUF，1989 年。

空间中的身体，至少就是某种显现为不可穿透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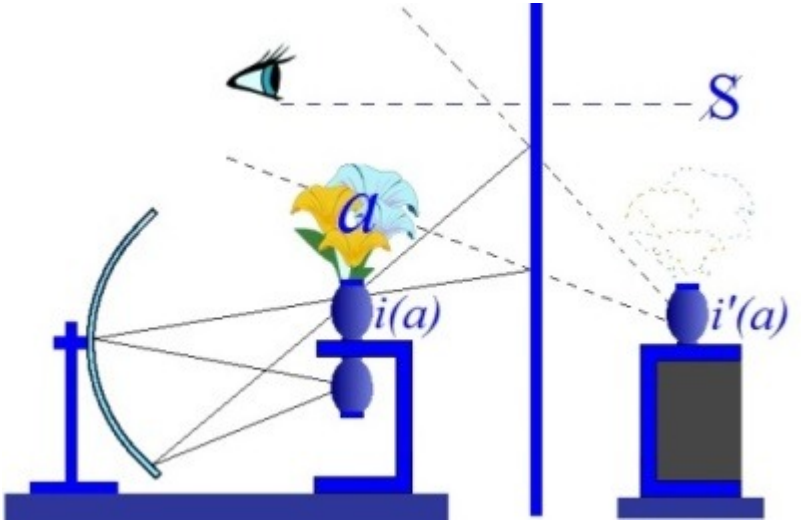
空间存在某种完全无法维持——你们知道其理由，我不会在这里重新讲述它的二律背反——却又必不可少的实在论。

对空间功能的使用本身，就暗示了某种既必不可少又无法维持的不可分单位——无论你们假定它多么呈点状——也就是所谓“原子”。当然，它完全不可能同物理学中使用这个名称的东西等同；你们知道，物理学的原子毫无原子性可言，也就是说，它并非不可分割。

空间之所以有意义，只因为预设了对切分的这种最终抵抗；因为空间只有在不连续时才具有真正用途，也就是说，在其中起作用的单位不能同时处于两个点上。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空间单位——点——只能被承认为不可让渡之物；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对象小 a。

我正在告诉你们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赶紧让你们重新落入“已经听过”的网中。



这意味着，通过 i(a) 这种形式，我的图像、我在大他者中的在场不留下任何余数。我看不见自己在那里失去了什么。这就是镜像阶段的意义，也是我为你们打造的这个图式的意义；如今你们准确看到了它的位置——因为这个图式旨在奠定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的功能。当镜面关系——在这个场合称作“大他者之镜”——占据主导时，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正是以这种方式运作。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这个图像 (a) 以 i(a) 的形式、以镜面图像的形式，成为镜像阶段的特征性客体，具有不止一种诱惑力。它不仅同每个主体的结构相关，也同认识功能相关：它是封闭的，我是说闭合的；它具有格式塔性质，也就是以“良好形式”的主导为标志。它还应警告我们，格式塔功能——由于它奠基于恰好为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良好形式”经验——包含着多少陷阱。

为了揭示作为这种“形式”、乃至作为植根于视觉 εἶδος [eidos] 的“理念”所带来的满足性质中有什么只是外观，为了撕开其中的幻象，只需在上面添一处斑点，就能看到欲望的尖端真正附着在哪里。

只需一处斑点，就能发挥“美人痣”的功能——请允许我借助这个日常用语的双关来承载我要你们听见的东西。

如果允许我继续这个双关，美的痣点与副产物[注4]显示了 (a) [余数、废料] 的位置；它在这里被还原成我上次提到其功能的那个零点。

> [注4] 法语 issues 可指谷物磨粉过程中除面粉以外的产品，如麸皮、次粉等；也可指所谓“第五胴体”部分，包括内脏及不可食用的角、皮革、脂油等。

比起它玷污的形式，真正凝视我的是美人痣。正因为它凝视我，才如此反常地吸引我；有时甚至比伴侣的目光更吸引我，而且更有理由，因为伴侣的目光归根到底映照我；只要它映照我，就不过是我的映像，一层想象的雾气。

并不需要晶状体因白内障而增厚，视觉就会失明。至少，它会对以下事实失明：当欲望投射到图像中时，阉割在欲望层次上受到省略；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盲人眼睛的眼白；
- 或者，再换一个图像，就是那个时刻——

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尽管这是另一个学年的回声——《甜蜜的生活》[注5]中那些纵情享乐的人，在影片最后几个幽灵般的时刻，从松树林里现身，仿佛从一片阴影跳向另一片阴影，最后走上沙滩；他们看见渔民正从水里拖出的海洋生物那只呆滞的眼睛：我们最受凝视的，正是这个东西。

> [注5] 《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Federico Fellini 执导的意大利电影，1960 年。

而纹身的效力则向我们显示：焦虑如何在视觉中、在它所支配的欲望位置上涌现。

我无须提醒你们 Lévi-Strauss 那段精彩文字[注6]：

> [注6] C. 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巴黎，Plon，1958 年，第 279 页；或 Pocket 第 7 号，1985 年，第 296 页：“Caduveo 艺术把这种错位同时推得更远、也更不远。……正因为这种绘画不是再现一张变形面孔的图像，而是实际改变一张真实面孔，所以错位比此前描述的更加彻底。除了装饰价值，其中还混有一种

> 细微的施虐成分；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 Caduveo 女性的情色吸引力——由绘画表达，也通过绘画得到转译——从前会把逃犯和冒险者吸引到 Paraguay 河岸。好几位如今已经年老、同当地人结婚定居的人，都曾颤抖着向我描述那些全裸少女的身体：全身覆盖着具有反常精微性的交织线条和蔓藤纹。”

他向我们唤起那些饥渴殖民者汹涌而出的欲望：当他们进入 Paraná 地区时，等候在那里的是这些全身覆盖着闪烁图案的 Caduveo 女性；图案把最丰富多样的形式与色彩交织在一起。

在另一端，我要指出：就涌现的参照而言——你们知道，对我来说，各种形式的涌现带有比进化论更多的创世论风格——视觉装置本身在双壳类动物的外套膜边缘出现，是从色素斑点开始的：这是一个朝向某种严格来说已经属于视觉的感受性而分化的器官首次出现。

当然，没有什么比斑点更盲目！继刚才的“美人贴”[注7]之后，我是否还要加上“飞蚊”——人在五十岁前后遇到器质性危险时，它会发出最初警告？

> [注7] 法语 mouche：一小片黑色塔夫绸或天鹅绒，或用特制铅笔画出的圆点，模仿美人痣；女性过去有时出于修饰，或为了衬托肤色洁白，把它贴在脸上或低领处。

对象小a 的零点，正是视觉欲望借以遮蔽焦虑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遮蔽欲望从根本上所缺失的东西所引起的焦虑；
- 如果我们停留在视觉场域，它最终迫使我们只能、也永远只能把每个生命存在把握为它在纯粹视觉信号场域中的样子：也就是动物行为学所谓的 dummy，一个假体、一个外观。

对象小a——那个缺失之物——不具镜面性：它无法在图像中被把握。

我曾向你们指出盲人发白的眼睛，把它当作窥视癖欲望既得到揭示又无可挽回地被遮蔽的图像。窥视者自己的眼睛向另一方显现其本来面目：无能。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正因如此，我们的文明才能把它以各种形式所支撑的东西装进盒子里；这些形式同它所支配的股息和银行储备完全同质。

欲望同焦虑这种相互关系采取彻底遮蔽的形式，而且正因如此，同欲望结构最具欺骗性的功能与维度相连。这就是我们已经明确界定的层级。现在必须同它对置的，是我今天借助 Shofar 这个并非偶然的配件而引入的另一个功能，看看它为此开启了怎样的出口。

为了结束今天的论述，我是否需要预先说出下次会逐步表述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传统——Freud 最初几步的传统——如何命令我们区分这个另一维度。它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里，我还要向我们的朋友 Stein 致意，因为他在自己的论述中把这一点表达得非常好：

“如果欲望——

他这样说；我赞同这个公式，因为我认为它不只是精彩——“如果欲望是原初的，如果是母亲的欲望支配原初罪行开始运作，我们就会置身于通俗闹剧的领域。”

Freud 以最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起源——

一旦忘记它，整条链就会解体；正因为没有重新确保链条的这个起点，分析——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仿佛都在经历某种离散，以至有时人们会问，还有什么能够保存它的连贯性——正是“杀父”及其所支配的一切仍在回响。如果必须从 Reik 嘴里那个我们敢于希望只是隐喻的东西听出声音，那么在 Shofar 声中仍然回响的，就是他的“被击昏公牛的吼叫”。

更简单地说，起点是一个原初事实；它铭刻在谋杀神话中，作为某种东西的开端，而我们从此必须把握它在欲望经济中的功能。原初欲望最根本的形式正是从这里——作为禁令、作为不可能逾越之物——构成的。

它是次生的：

- 相对于我们必须在这里处理的一个维度；
- 相对于在那里发挥对象小a 功能的根本客体，即声音的这项功能；
- 以及它给欲望同焦虑的关系带来的新维度；
- 正是通过这条迂回，欲望、客体、焦虑的功能将在每个层级上重新获得其价值，一直到起源层级。

为了既提前回应你们的问题，也告诉也许已经提出问题的人，我并没有忘记这个场域以及为了完整处理它而必须犁出的沟槽：你们或许注意到，至少自我们恢复会面以来，我既没有谈到肛门客体，也没有谈到肛门阶段。

因为，严格说来，除非从这个虽在这里最后表述、却最为原初的点出发，整体重新把握欲望的功能，否则肛门客体与阶段就是不可思议的。下一次，我会围绕声音客体重新处理这个点。

第20课 · 1963年5月29日

最近阅读几部新出版的语言与思维关系著作时，我不得不让某个问题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毕竟，我随时都可以再次质询它——即我在这里试图切入某种东西时，所采取路径的位置与性质。无论如何，这种东西只能是你们理解的一项强制而必要的界限；否则，我还有什么可对你们说的？

从客观原则看，这并没有任何特殊困难，因为一门科学的每次进展，对其概念阶段性重整的依赖，并不亚于甚至超过其掌握范围的扩张。

但在这里——我是说精神分析场域——可能形成一种值得特别思考的障碍。它不像从一套概念系统过渡到另一套系统那样容易化解，例如从哥白尼体系过渡到Einstein 体系；毕竟可以假定，对充分发展了的心智而言，这不会长久构成困难。

对数学足够开放的心智，不用多久就会承认 Einstein 方程：

- 本身成立；
- 包含此前的方程；
- 把它们安置为特殊情形；
- 从而彻底解决它们。

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抵抗时刻——经验与历史已经证明会有——但这种时刻很短。

然而，只要我们作为分析家——也就是只要我们或多或少卷入其中；对分析感兴趣就已经是略有卷入——只要我们卷入分析技术，我们在概念建构中就必定会遇到那个已经得到指认和承认、并构成分析经验界限的同一障碍，即阉割焦虑。

一切仿佛——

从距离我的声音远近不一的地方传来的东西，不一定总是在回应我所说的话，但在某个区域里肯定是回应——一切仿佛在某些时刻，某些技术立场会变得僵硬；它们在这一问题上同我可以称作“理解的限制”严格相关。

一切也仿佛我为了克服这些界限，选择了一条由某个教育学流派在学龄层次上明确界定的道路。这个流派以某种方式提出下列两者的关系问题：

- 学校教学；
- 与儿童思维的成熟。

一切仿佛我赞同这种教育程序——仔细考察这场教育学争论，我确实赞同它；请相信，这种程序远非——

你们可以亲自确认：在座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接近、也更有必要关心这些教育程序——你们会看到，各个流派远未就我现在要表述和界定的程序达成一致。

对一个流派来说——你们愿意把它放在哪里都行，眼下姑且放在我左边，这不含更多意义——一切都由智力的自主成熟支配；人们只是跟随它。我说的是学龄阶段。

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存在一道裂缝、一个裂口。前一个流派可以用 Stern 的理论来代表；我没有立刻说出名字，因为我想你们中很大一部分从未翻开过这位举世公认的心理学家的著作。至于另一个流派——就是 Piaget——儿童思维能够形成的东西同科学路径能够带给他的东西之间，存在一个裂口、一道裂缝。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就会清楚看到：这两种情况都把教学本身的效力降到了零。

但教学确实存在。科学领域——领域，a.i.r.e.——中的许多心智之所以会误认它，是因为一旦进入科学场域，严格属于我马上要说明的那种教学秩序的东西，确实可以被视为能够省略。

也就是说，一旦跨过数学理解的某个阶段，完成就是完成了：不再需要回头寻找抵达它的路径。

可以说，只要属于从一开始就有人以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化方式教授这些东西的一代，人就能毫不费力地进入那里。

某些极其复杂——更准确地说，在数学的前一阶段会显得极其复杂——的概念，年轻心智可以立刻把握，不需要任何中介。

但在学龄阶段，情况肯定并非如此。学校教育学的全部意义，在于抓住并确认那个鲜活点：用仅仅略微超出所谓“儿童心智能力”的问题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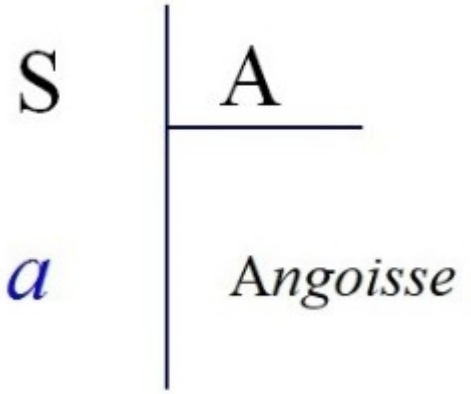
在儿童前面，并帮助他——我说的只是在这些问题上帮助他前进——这不仅会产生使心智成熟提前、加速的效果；在某些可以、也已经被称作敏感期的时期，还会产生真正的解放效果，使某些领域的把握活动得以开启，并产生十分特殊的丰饶效果。对此略有所知的人会看出我指哪里。我继续，因为重要的是我的论述，不是我的参照。

在我们共同推进的这个领域里，我认为恰好可以取得这样的效果；而由于该场域的特殊性，这里始终涉及某种有朝一日应由教育家辨认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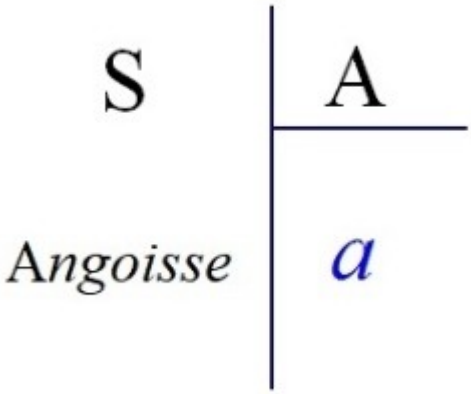
一些作者的工作已经提供了开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正因如此，他们的证言更值得保留。

某位教育家能够断言，真正进入概念只有到青春期才可能——我说的是既不了解也不愿承认分析的实验者——这一点值得我们投去目光、凑近察看。我们应当抓住，在我向你们谈到的这个位置，有千百条可感的痕迹表明：严格说来，正是依据青春期对象小a 本身——也就是我所界定的对象a——的成熟可能形成的一项联系，我们才能以完全不同于这些作者的方式，重新定位他们所谓概念真正发挥作用的“临界时刻”；在那里运作的不再是他们借一个纯属偶然与我们使用的“情结”一词同音的词，称作并非“概念性”而是“复合性”的语言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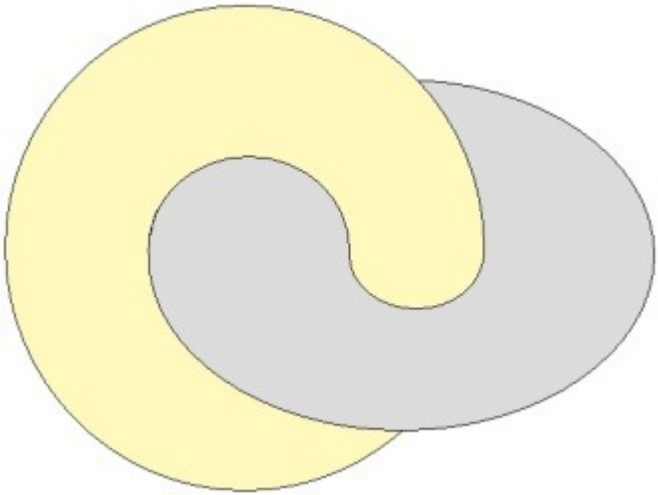
对象小a 在通过我以（−φ）公式象征的东西时所处的位置，正是我们今年阐释的目标之一。 [从 (S − a) → (S ◊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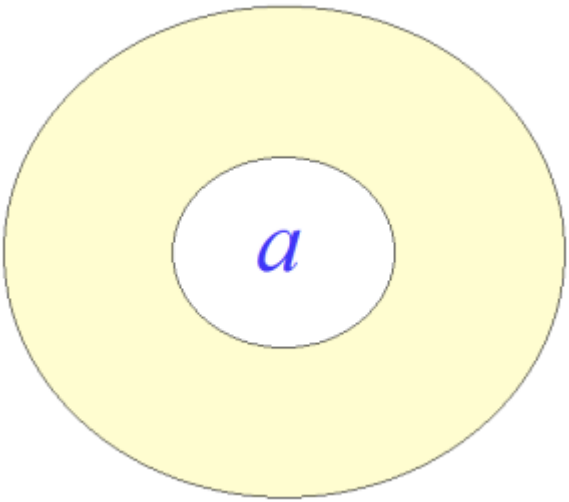
→



：S ◊ a



→



这正是我们今年阐释的目标之一。

只有通过某种切入，它才能在你们耳中取得价值并得到承担，才能被有效传递；而这里的切入只能绕道那个以（−φ）概念为特征的时刻，也就是、而且只能是阉割焦虑。

这种焦虑本身在这里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直接呈现，只能通过某种同心圆式路径来辨认；你们看到，这条路径使我来回摆动于——

- 口腔阶段；
- 以及我上次借助以分离形式、在一个声音客体——Shofar——中得到物质化的唤起而支撑起来的东西。请允许我今天暂时把它放在一旁；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谈阉割时唤起的中心点：焦虑同阉割真正具有怎样的关系？

仅仅知道它在分析某个所谓终结或非终结阶段作为阉割焦虑而被体验，并不足以让我们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为了立刻把事情表述到下一步，我要说：作为想象之物的阳具功能无处不在，在我通过主体同对象小a 的某种关系［S ◊ a］所界定的上下所有层次都运作；阳具无处不运作，偏偏不在我们期待它的地方——即它应发挥中介功能的阳具阶段。

正是阳具本身的这项缺失——它在其他各处都在场、可辨，有时甚至令我们大为惊讶——正是阳具功能本身在期待它运作的层次上消隐，构成阉割焦虑的原则。

所以我们用 (−φ) 标记这种可以说“肯定性的”缺失。

由于这一点从未以这种形式得到表述，人们也就没有机会从中推导后果。

为了使你们感受到这个公式的真相，我会沿着不同道路，采用我方才所谓“绕着它转”的方式。

上一次，我向你们重提“视觉场域特有的结构”，涉及我同时称作这个场域对对象a 的“支撑”和“遮蔽”的东西。因此，当阳具在场首次以我们知道具有创伤性的方式，恰好出现在这个场域中——也就是所谓“原初场景”——我不能不回到这里。

人人都知道，尽管阳具以阴茎运作的形式在那里在场并且可见，在唤起“原初场景”的幻想形式之现实性时，最引人注目的始终是围绕这种在场的某种暧昧。

有多少次可以说，人恰恰没有在它的位置上看见它；有时甚至，场景创伤效果的根本，恰恰在于它借以消失、被变没的那些形式。

因此，我只须以范例形式唤起它的一种显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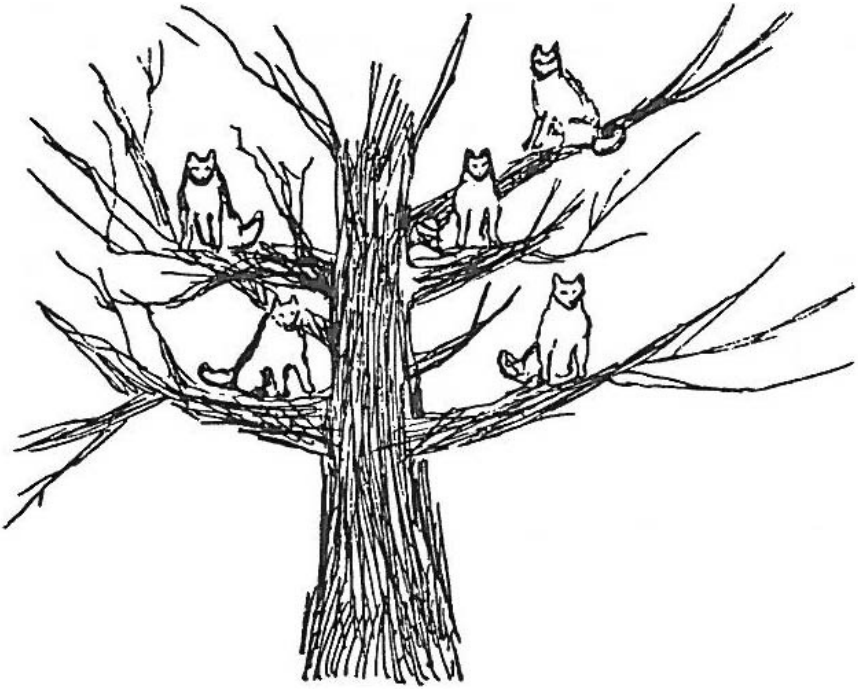
至少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这里不可能认错：伴随它的焦虑充分向我们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确实走在所寻找的道路上——也就是“原初场景”在《狼人》[注1]故事中的显现方式。

> [注1] S. Freud：《五个精神分析案例》，〈一个儿童神经症病史的节录（狼人）〉，第 325 页，同前。

我们听说，有人似乎觉得我们不断回到这里——我想不至于每次与你们见面都如此——回到 Freud 发现的这些原始范例，多少有些强迫性！

这些范例不只是支撑，甚至不只是隐喻；它们让我们亲手触到自己所处理之物的实体本身。

在《狼人》面前通过一道裂口显现的东西——这道裂口仿佛预示了我后来确立为功能的敞开窗户——出现在窗框中，并在形式上等同于幻想本身的功能，而且采取最令人焦虑的模式。显而易见，其中关键不在于知道阳具在哪里；可以说，它无处不在，同我可以称作图像“紧张症”的东西完全相同。



这棵树、栖在树上的狼——请在这里重新听出我上次阐述的回声——都直直凝视主体。没有必要在五只动物尾部五次重复的毛皮上寻找问题所在。我已经说过，问题就在图像所承载的映现本身，在一种紧张

症中；它无非是主体自己的紧张症，是惊呆的儿童、被所见之物迷惑并因这种迷惑而瘫住的儿童。场景中凝视他的东西，因为无处不在而仿佛不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构想成一个图像——这里无非是他的停滞状态、他自己的身体转置成这棵树。为了呼应一个著名书名，我们会称它为“披满狼的树”[注2]。

> [注2] 呼应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的书名《披满女人的男人》（L'homme couvert de femmes），Gallimard，1994 年。

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同我们界定为享乐的那个体验之极发生呼应，在我看来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享乐，近似 Freud 在别处谈《鼠人》时所谓“对未知享乐的恐怖”。一种超出主体一切可能定位的享乐，以这种竖起的形式呈现。主体不再是什么别的，只是在这种把他变成阳具的捕获中成为一次勃起；它使他“树—恐化”（arb-horrifie），把他整个冻住。

还发生了某件事情；Freud 告诉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它只经由重构而来。它对场景效果的症状发展如此关键，以至如果不承认这个始终是主体直到最后唯一未能整合的成分，Freud 的分析就一刻也无法推进；它在这里呈现了 Freud 后来表述的“重构”本身：主体以一次排便回应创伤场景。

这是第一次，或几乎第一次，至少是 Freud 第一次有必要明确陈述排泄物客体在关键时刻出现的功能。请你们回到文本观察：他以千百种方式把它表述为一种功能，而我们只能用后来认为必须作为生殖器阶段特征来表述的名称称呼它，即“奉献功能”。况且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件礼物。”

人人都知道，Freud　从一开始就强调，所有这些场合都具有“礼物”性质……

如果你们记得我的定位，请允许我顺便且不加评注地把这些场合称作“付诸行动的场合”；　……在这些场合，小孩不合时宜地放出一点肠道内容物。

可是在《狼人》文本中，事情走得更远，并赋予奉献性真正的意义，而我们曾用含混的道德化承担淹没这个意义。Freud　在这里谈的是献祭。你们会承认，既然　Freud“读过不少书”——例如我们知道他读过 Robertson Smith[注3]——

> [注3] William Robertson Smith：《闪米特人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Semites），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 年。

那么他谈献祭时，所谈的就不是凭空之物，不是某种含混的道德类比。Freud 在谈这个排泄物客体进入场域时说的是献祭，这终究必定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在这里从所谓正常行动的层次重新处理问题，也就是有理由或无理由被称作成熟的行动。记得没错的话，我在倒数第二次研讨课［1963 年 5 月 15 日］曾经把性高潮表述为焦虑的等价物，并把它安置在主体内部的场域中，同时暂时只以这个标记来表示阉割。

显然，不能把大他者本身介入的符号同它分开；从一开始，阉割始终被赋予这项特征：是大他者发出阉割威胁。

我就此指出，把性高潮本身同焦虑相等同，是采取一个同我此前关于焦虑的说法相接的立场：

- 焦虑是一项标示；
- 是唯一不会欺骗的关系之信号；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性高潮中令人满足之处的理由。

正是在某个目标指向中，焦虑并非没有客体得到确认；由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理解性高潮的功能，尤其是我所谓它所带来的“满足”。

我当时以为无须多说就能得到理解。然而，仍有一些至少可以称作困惑的回声传到我这里。据说，这些话恰好是在我认为受过特别良好训练的两个人之间交换的。正因如此，他们竟会追问我所谓的“满足”是什么意思，更令人惊讶。

他们彼此问道：“这里说的难道是享乐吗？难道这是以某种方式回到一些人试图安放在所谓生殖器融合中的那个可笑绝对吗？而且……

既然问题在于看清这个焦虑点——你们愿意让这个“点”承载多少歧义都行；如果性高潮覆盖焦虑，那里就不再有焦虑——同欲望点之间的关系，而欲望点又以（−φ）形式下对象a 的缺席为标志，那么，”他们问，“这项关系在女人那里又是怎样？”

回答：我没有说，性高潮的满足等同于我在《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中界定的享乐位置。

回答：甚至有些讽刺的是，性高潮带来的“少量满足”即使已经足够，为什么会同交媾——即使成功——向女人提供的另一个“少量”相同，并位于同一点？

这里应当得到最准确的表述。含混地说性高潮的满足可比于我在别处口腔层次上所谓“需求的满足对索求的压扁”[注4]，并不足够。在口腔层次上，容易维持需求与索求的区分；不过，这并非不给我们提出驱力究竟位于何处的问题。

> [注4] J. Lacan：《文集》〈治疗的方向……〉，第 585 页，或第二卷第 62 页；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1957 年 11 月 27 日和 12 月 4 日课次。

在口腔层次上，也许可以借某种技巧，就索求在我们分析家所谓“驱力”中的原初奠基玩弄歧义；但在生殖器层次上，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权这样做。

恰恰是在我们仿佛面对最原始本能——性本能——的地方，我们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不能不诉诸驱力结构；它由公式 S ◊ D 支撑，即主体同索求的欲望关系。

在生殖器层次上，索求的是什么？向谁索求？有一项如此普遍而根本的经验，最后由于过于明显，人们像往常一样不再注意它的凸显：人类交媾相对于个体存在具有超越性。我们必须绕道一门已经略有发展的生物学，才注意到双性生殖的出现同个体死亡功能的涌现之间存在严格相关性。

不过，人从来都曾预感到：在这个使我们必须称作物种延续的东西紧密系结起来的行动中，还结合着某种东西；只要词语有意义，它就必然关涉我们最终在理论上辨认为“死亡驱力”的东西。

毕竟，我们为什么拒绝看到某些完全熟悉的事实中直接可感、并由最日常语言用法表达的东西？我们提出索求；我还没有说向谁，但既然总得向某个人索求某物，这个人恰好就是我们的伴侣。真的确定是向他吗？要在第二步再看。

但我们索求的究竟是什么？是满足一项同死亡具有某种关系的索求。

我们的索求并没有走得太远；我们索求的是“小死亡”。不过显然，我们确实在索求它，驱力同这项索求功能紧密混合。我们索求“做爱”，或者说“做—爱死”；就是索求死亡，甚至是笑死！我强调爱如何参与我所谓喜剧性情感，并非无缘无故。

无论如何，如果得到满足的是这项索求，那么性高潮后的安宁必定就居于此。天哪，这项索求以很低的代价就得到满足。人逃过一劫！

这种构想的优点，是能显示并解释在某些取得性高潮的方式中，焦虑为何会出现。

只要性高潮脱离向大他者提出索求的场域——Freud 在性交中断中最初正是这样把握它——焦虑就会出现在这片意义丧失的边缘；但焦虑本身仍继续指明同大他者的某种关系所瞄准的东西。

我恰恰不是在说，阉割焦虑是一种死亡焦虑：

- 它关涉的场域，是死亡同生命更新紧密系结之处；
- 如果我们把它定位在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也同样可以依照 Freud 最后构想赋予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即作为对受到防卫的“我”之地位所受威胁的信号。

阉割焦虑关涉受到防卫的这个“我”的彼岸，关涉某种超越我们界限的享乐之召唤点；因为在这里，大他者严格说来是在实在界的这个范围中得到唤起，某种类型、某种生命形式正是借此得到传递与维系。

你们愿意把它叫作“上帝”还是“物种的精灵”都可以；我想自己的论述已经充分暗示，这丝毫不会把我们引向任何形而上学高处。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实在。它维持着 Freud 在“涅槃原则”层次所表述的东西：生命具有这样一种属性——为了抵达死亡，它必须重新经过那些再现旧有形式的形式；正是两枚性细胞结合所形成的旧有形式，曾给予个体形式以出现的机会。

这意味着什么？对客体层次所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无非意味着，我所谓“以如此低廉代价取得的结果”，之所以能在某个有待界定的自动循环过程中如此令人满意地实现，恰恰是因为器官从来无法在享乐召唤的道路上坚持很远。

相对于享乐这个终点、相对于抵达大他者召唤那本会是悲剧性的终项，这个双向承接器官可以说“总是过早退让”。

在它可以成为献祭客体的时刻，可以说在通常情况下，它早已从场景中消失。它只剩下一小片软布，只作为温情的一份见证、一段留给伴侣的记忆留在那里。

阉割情结所涉及的正是这个。换句话说，只有当欲望受到质询，并被朝某个完全信赖生殖器完成的方向推近时，它才成为一场戏剧。

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生殖器完成”的理想，看清它在结构上何其幸运地具有诱骗性，那么同阉割相连的焦虑就没有理由不向我们显现为：

- 同其象征客体之间更为灵活的相关关系；
- 从而向其他层次的客体产生完全不同的开放。Freud 理论的前提从来就已蕴含这一点：就欲望的结构化而言，它把欲望同自然伴侣置于一种完全不同于纯粹自然关系的关系中。

为了让你们更好地感受这里所涉及的东西，我还是要回顾一下，可以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初的野性关系是怎样的。

毕竟，一个不知道自己面对何人的女人，正如我向你们提出的焦虑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那样，在男人面前不会不带着某种不安：这条欲望道路会把他带到多远？

天哪，当男人像所有人一样做完爱并且已经解除武装，如果女人——你们知道，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可以说可感的收益，那么至少她仍有所收获：从此，她对伴侣的意图完全放心了。

在 T. S. Eliot《荒原》中我曾于某天提到的同一章节[注5]——

> [注5] 参见上文 3 月 20 日课次。T. S. Eliot：《荒原》，Points Seuil，第 79 页。

那天，我认为应当用我们的经验来对照女人在享乐层面占优的古老理论；在 T. S. Eliot 让 Tiresias 开口的地方，我们读到几行诗。它的反讽总让我觉得，有朝一日应当在我们的论述中占有一席：“当那个满脸粉刺的年轻花花公子、房地产代理行的小文书……同那位打字员——诗中一路描画了她周围的一切——做完他那点小事……”

T. S. Eliot 这样写道："When lovely woman stoops to folly and Paces about her room again, alone, / she smoothes her hair with automatic hand, and puts the record on the gramophone."［第 253—256 行］

它的意思是："When lovely woman stoops to folly"无法直译，这是《Wakefield 的牧师》[注6]中的一首歌："当一个漂亮女人委身于愚行"——stoops 甚至不只是"委身"，而是"屈尊于愚行"——"最后独自一人，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只手机械地抚平头发，并给留声机换上唱片。"

[注6] Oliver Goldsmith：《Wakefield 的牧师》，José Corti，2001 年。

这就是对我两位学生彼此追问的"女人的欲望"问题的回答：女人的欲望也受关于她自身享乐的问题支配。

- 她不仅比男人更接近享乐，而且受到双重支配；分析理论始终这样告诉我们。

- 这种享乐的位置同她性高潮那神秘而无法定位的性质相连。我们的分析已经推进得足够远，使我们能够说：这个位置位于一个十分古老的点，甚至早于泄殖腔目前的分隔。在某些分析视角中，一位分析家[注7]已经就女性性别非常准确地辨认了它。

[注7] Joan Riviere：〈作为假面舞会的女性气质〉。

- 对女人而言，欲望——它并不是享乐——自然位于它按照自然本应位于之处，也就是"输卵管中"；所谓癔症女人的欲望对此指示得再清楚不过。

我们必须把这些主体归为“癔症”这一事实，并不改变如此定位的欲望处于真相中、处于有机体真相中的事实。正因为男人永远无法把自身欲望的尖端带到那里，我们才能说男人与女人的享乐在有机体上并不接合。

正是由于男人欲望的失败，女人可以说才被正常地引向拥有男人器官的想法，因为那个器官本应是一个真正的双向承接器；这就是所谓阳具。正因为阳具除了在消隐中以外，无法实现欲望相遇，它才成为焦虑的公共场所。

在依照 Freud 进行的分析终点，女人向我们分析家索求的无疑是阴茎、阴茎嫉妒，但她是为了做得比男人更好。有某些东西，有许多东西，有千百种东西能够证实这一切。

如果我们假定阴茎嫉妒始终潜在，那么不经过分析，女人以什么方式克服它？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方式；它就是两性之间最寻常的诱惑模式：

- 向男人的欲望提供阳具诉求所涉及的那个客体，即支撑其欲望的不消退客体；
- 把自己的女性属性变成男人全能的符号。

这正是——请你们参看我早先的研讨班——我继 Joan Riviere 之后，通过强调她所谓“女性假面舞会”的特有功能而认为必须突出的东西。只不过，她必须在其中廉价处理自己的享乐。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只要我们可以说让她停留在这条道路上，就等于签署判令，让这项阳具诉求不断更新。它成为的并不是补偿，而仿佛是对她所受索求的抵押物；说到底，就是把大他者的失败承担下来。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如果把生殖器层面、把生殖器实现视作终项［目的］，那么我们可以称作“欲望的死胡同”的东西，就沿着这些道路出现；若不是焦虑开启了出口，事情便会如此。

我们将从我今天带领你们抵达的点重新出发，看看全部分析经验如何向我们显示：正因为阳具在一个陷入死胡同的结合中被召作赎罪客体，它才显现为缺失，并构成阉割本身，使之成为主体同大他者关系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点；但就其焦虑功能而言，这又是一个已经解决的点。

第21课 · 1963年6月5日

我上次对你们说的话，最后结束于对我言论作出回应的一片沉默；我想这很有意味。看来，没有人还保持足够镇静，哪怕以一点轻微掌声为我加冕。

要么是我弄错了，要么毕竟把它看作我开讲时明确预告之事的结果并不过分：不可能正面处理阉割焦虑而不引起某种回响。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过分自负，因为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总的来说并不十分鼓舞人心：它涉及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这个问题始终在场，也一向理所当然地属于精神分析家的关切；我希望它如今仍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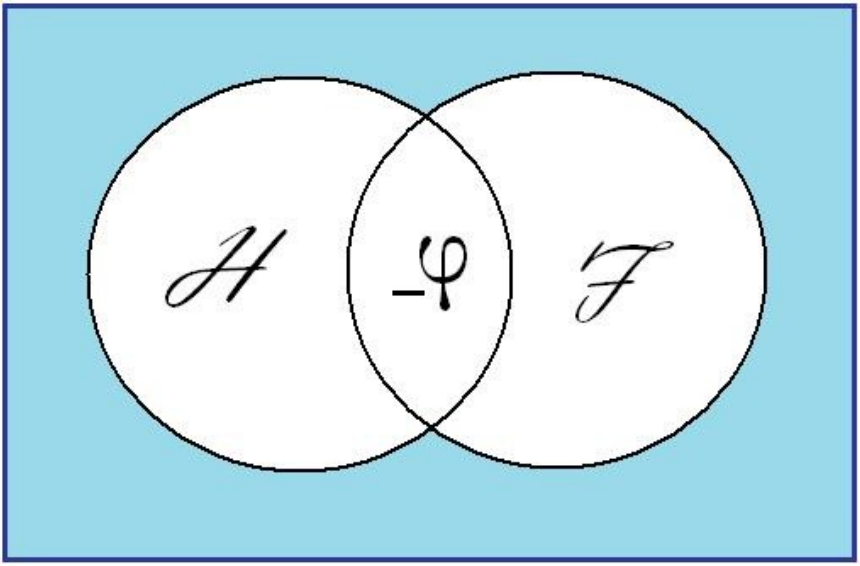
Jones 长久围绕这个问题盘旋。它在阳具中心主义视角所预设的原初无知中得到物质化与肉身化：不仅男人，甚至女人自己，也不知道结合的位置——阴道。

Jones 沿这条道路走过的所有迂回，虽未完成，却部分富有成效；他援引那句著名而又如此暧昧的“他造男造女”，清楚显出这些迂回的目标——我当时已向你们提过。毕竟可以说，Jones 并未依据希伯来文本默想《创世记》第一章第 27 节。

בְּצֶלֶם אֱלֹהִים בָּרָא אֹתוֹ זָכָר וּנְקֵבָה בָּרָא אֹתָם וַיִּבְרָא אֱלֹהִים אֶת־הָאָדָם בְּצַלְמ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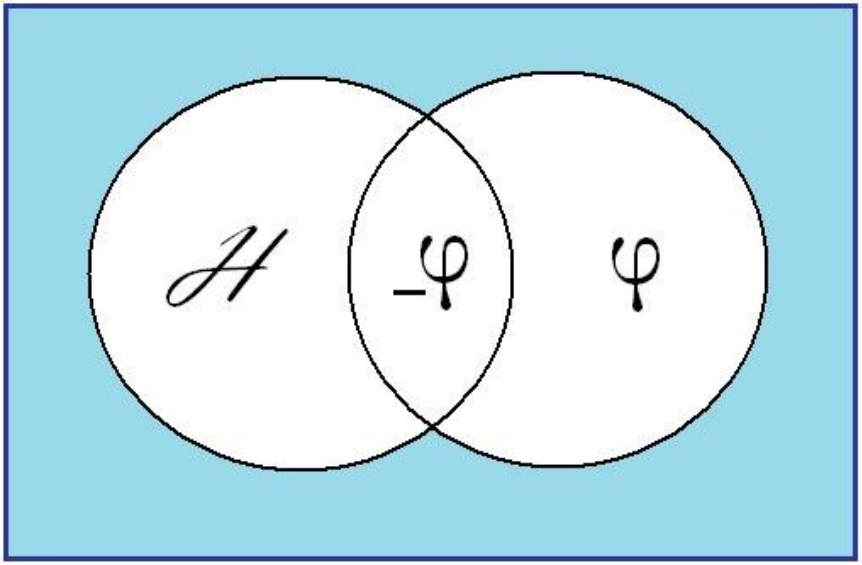
［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他创造男人和女人。］

无论如何，为了用一幅依据 Euler 圆用法制作的小图式，来支撑我上次的说法，可以这样表示：



男人与女人各自开启的场域，在可以按圣经意义称作彼此“认识”的事情中，只有在一点上相交：他们本可真正重叠、欲望把他们引向彼此以便相遇的区域，由那个本应成为中介之物的缺失——阳具的缺失——所规定。对每个人来说，当阳具被达到时，恰恰又使他同另一方异化。

对处于阳具全能欲望中的男人而言，女人当然可以成为这个全能的象征，但恰恰以她不再是女人为条件。



至于女人，我们围绕所谓“阴茎嫉妒”发现的一切已经清楚表明，她只能把阳具当作它所不是的东西，也就是：

- 要么是对象小a、客体；
- 要么是她自己那过小的 φ；它只能让她近似地享有她想象中的大他者享乐。她无疑可以借某种心灵幻想分享这种享乐，但代价是抵押自己的享乐。

换句话说，她之所以能享有 φ，只因为它不在自身的位置上，不在她的享乐能够实现的享乐位置上。

我要给你们一个有些火辣、虽然十分旁逸却很切合当下的小例证。在这样的听众中，我们分析家多少次遇见——多到它已成为实践中的常量——女人想像丈夫一样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常常找同一位分析家。

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她们渴望分享丈夫那被设想为“加冕”的欲望：－(－φ)，也就是她们设想会在精神分析场域中发生的 φ 重新肯定化；她们渴望进入的正是这里。

阳具不在受期待、受要求的地方，也就是不在生殖器中介层面；这解释了为何焦虑是性欲的真相，也就是每当潮水退去、沙地显露时出现的东西。阉割是这项结构的代价；它取代这个真相。

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幻象游戏：并不存在阉割，因为在阉割本应发生的位置，没有可供阉割的客体。为此，阳具本应在那里；可是它在那里，只是为了不让焦虑出现。阳具在作为性之物而受到期待的地方，只会以缺失形式出现；这就是它同焦虑的联系。

这一切意味着，阳具被召唤来充当力量的工具。但我们含混地谈力量时，总会指向“全能”，而这里涉及的并非全能：全能已经是相对于一切力量都失效之点的一次滑移与逃逸。

我们不要求力量无处不在，而要求它在自己在场的地方发挥作用。恰恰因为它在受期待之处失效，我们才开始炮制“全能”。换句话说，阳具确实在场；凡是它不处于情境中的地方，它都在场。

正是这个侧面使我们能够刺穿由阉割产生的诉求幻象；这项诉求遮盖着每次享乐现实化所呈现的焦虑：也就是把享乐同力量工具混为一谈。

随着制度进步，人类的无能不只胜过其根本悲惨状态，还构成一种职业 / 宣称；我所说的“profession”取这个词的全部含义：

- 从“信仰宣称”的意义；
- 一直到我们在“职业理想”中找到的终项与目标。

隐藏在一切“职业”尊严背后的，始终是构成无能的中央缺失。可以说，无能最一般的公式，就是它注定让人只能享有自己同 +φ 之支撑的关系，也就是享有一种欺骗性的力量。

我重提这套仅仅接续上次表述的结构，是为了把你们带向一个检验它的显著事实：我们 Freud 式的学说与理论把著名的“同性恋”一词安置为社会黏合剂的原则。请注意，Freud 始终指出并从未怀疑，它是男性的特权。这种社会联结的力比多黏合剂只在“男性共同体”中产生，同由于阉割而特别分配给男性的性失败侧面相连。

相反，女性同性恋也许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却不具有任何社会功能价值，因为它投向性竞争的特有场域；表面看来，它在那里最不可能成功，可偏偏在这个场域中占优势的，正是没有阳具的人。也就是说，“全能”、最鲜活的欲望发生在所谓“天界之爱”的层次；我想我曾在适当位置标明，它同所谓“女性同性恋”具有最根本的亲缘：一种理想主义之爱，把作为 −φ 的阳具之根本中介呈现出来。

因此，对两个性别而言，这个 φ 都是我所欲望、却只能作为 −φ 才能拥有的东西。在性结合场域中，正是这个“负号”成为普遍中介；亲爱的 Reboul，这就是那个“我”——不是 Hegel 式的相互性之我，而是作为缺失在大他者场域中构成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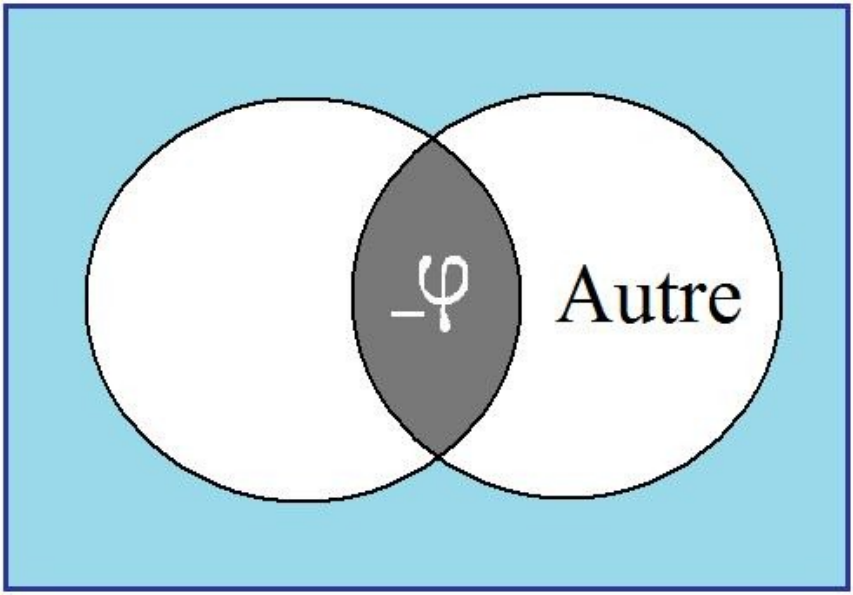
只有走这条道路、依附于下述事实，我才能进入那里：这场游戏使“我”消失；我只在 Hegel 当然曾看到、却省去了这个间隔而赋予动机的东西中重新找到“我”，即在一个普遍化的 (a) 中，在无处不在——也就是不再处于任何地方——的“我”之理念中。

欲望的支撑不是为性结合而造，因为一旦得到普遍化，它就不再把我规定为男人或女人中的某一方，而是规定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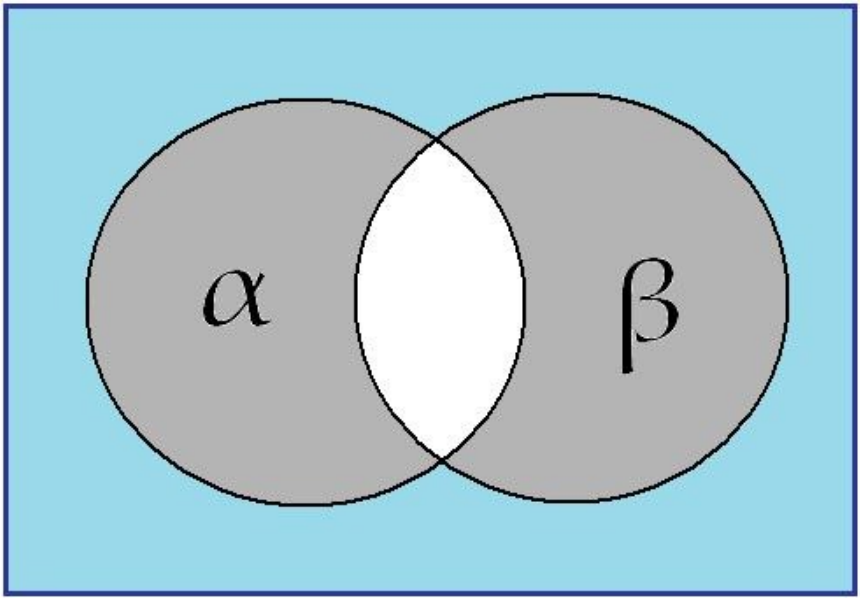
> [注] 原文刻意把 homme ou femme（男人或女人）的 ou（或）与 l'un et l'autre（二者兼具）的 et（且）画线对置：普遍化之后，它不再按“二者择一”规定性别位置，而把“或”改写为“且 / 又”。

这里描述为性结合场域的功能，向两个性别中的每一个提出一种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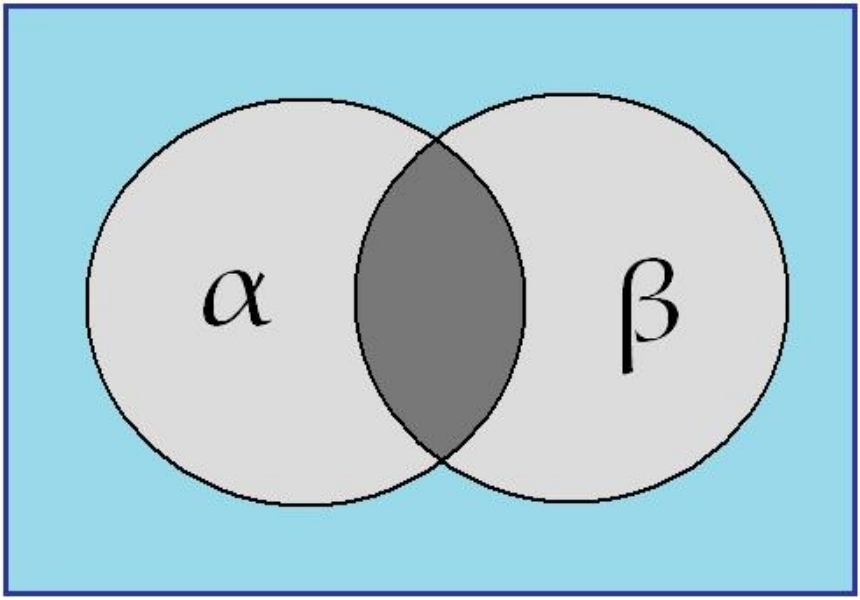
- 另一方或者是大他者；
- 或者是阳具；这里的“或者”取排斥意义。



这个场域［(−φ)］是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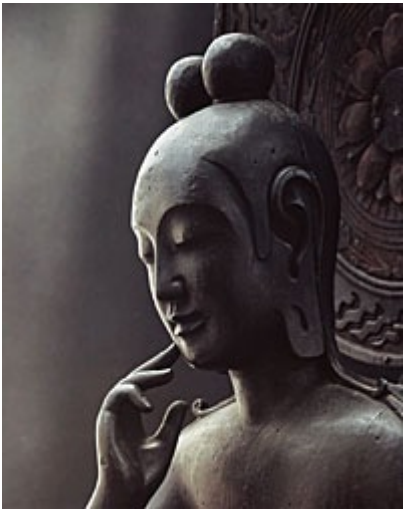


但如果我把这个场域［(−φ)］肯定化，“或者”就获得另一种意义，即两者随时可以彼此替代。



因此，我通过参照某些“图像—存在”——某种救度历程，尤其是佛教历程，就在同它们的相遇中展开——引入隐藏在整个空间宇宙背后的“隐秘之眼”场域，并非偶然。我曾向你们指出 Kwan yin，即 Avalokiteśvara，呈现其完整的性别暧昧。





Avalokiteśvara 越是作为男性得到呈现，就越带有女性面貌。哪天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会给你们看看西藏雕像或绘画的图像；它们数量繁多，我所指出的特征在其中昭然若揭。

今天的问题，是把握欲望与享乐的这个选择如何能够找到通路。辩证思维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差异，在于我们不相信综合：如果在二律背反闭合之处存在一条通路，那是因为它在二律背反构成以前就已经在那里。

对象小a 体现着欲望通向物时遇到的死胡同；要让它交出通路，就必须回到它的开端。

如果在欲望被镜面空间捕获以前，没有任何东西为这条“通路”作准备，就不存在出口。不要忘记，这条死胡同本身的可能性，同一个预先并制约日后标记为男性性失败之物的时刻相连。

镜面张力的启动如此早熟而深刻地情色化了洞见场域。自 Köhler[注1] 与 Yerkes[注2] 以来，我们已经知道，类人猿身上初步显现出这个场域的引导性特征：

> [注1] Wolfgang Köhler：《类人猿的智力》，Cepl，1972 年；《格式塔心理学》，Gallimard，Folio，2000 年。

> [注2] Robert M. Yerkes、Ada W. Yerkes：《大猿：红毛猩猩》，Albin Michel，1951 年。

它并非没有智力，因为它能做许多事，条件是它能看见必须达到的东西。

我昨晚曾暗示：一切都在这里！问题并不是灵长类比我们更不会说话，而是它无法把自己的言语带入这个操作场域。

但这并非唯一差异。动物没有镜像阶段标明了另一项差异：某种以“自恋”之名发生的事情，即力比多无处不在地被抽取，并注入这个由镜面化视觉赋予形式的洞见场域。

但这个形式遮蔽了现象本身，也就是眼睛的隐没；从此，这只眼睛本应在“看”的普遍性下，从四面八方凝视我们所是的这个人。

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可能发生；这就是所谓 unheimlich，但它需要十分特殊的情境。通常，镜面形式令人满足之处，恰好在于遮蔽这种显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眼睛建立起可欲之物的根本关系，因为它总试图让人在同另一方的关系中误认：可欲之物下面还有一个欲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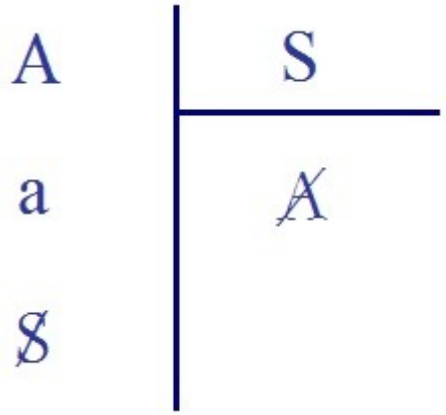
请思考这个公式的分量；我认为它最一般地说明了 unheimlich 的涌现是什么。想想你们面对最令人安宁的可欲之物、面对它最安抚的形式：一尊就是神圣雕像的神像。

还有什么比看见它活起来——也就是显出自己能够欲望——更 unheimlich？我们为对象小a 的发生所设立的结构性假设正是：它在别处、在这一切以前，在那场遮蔽它的捕获以前诞生。

这不只是一个假设；当然，它本身奠基于我们的实践，我正由此引入它。要么我们的实践有错——我是说相对于自身有错——要么它预设：我们这个欲望场域由 S 同 A 的关系生成；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找到它，就必须再现这项关系的各个项。

要么我们的实践相对于自身有错，要么它预设了这一点。

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的实践生成的就是这个宇宙；它最终由近来一直为我们引路的著名除法所象征：尚且未知的主体 S 必须通过三个时刻在大他者中构成，而对象小a 作为这项运算的余数出现。



我顺便请你们注意，下列选择：

- 要么我们的实践有错；
- 要么它预设这一点；并不是一个“排斥性”选择。

我们的实践可以容许自身相对于自身部分有错，而且仍有一项残余，因为得到预见的恰好就是这项残余。

这是很大的自信，不过投入这种显得如此必要的形式化，我们几乎不冒什么风险。然而，S 同 A 的关系虽如此简单而具有开创性，在复杂性上却远远超出给我们留下能指定义的人认为自己必须放在所组织游戏之原则上的东西，即“沟通”概念。

沟通本身不是这里的原初之物，因为在起源处，S 没有任何东西可沟通：一切沟通工具都在另一边、在大他者场域中，他必须从大他者那里接收。正如我一向所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原则上他总是从大他者那里收到自己的讯息。

铭刻在这张表中的第一次涌现，只是一个无意识的“我是谁？”——无意识，因为无法表述——而在问题表述出来以前，回应它的是一句“你是……”。也就是说，正如我很久以前所说，他最先以倒置形式收到自己的讯息。

今天我要补充，如果你们听明白了：他最先以中断形式收到它。他先听见一句没有谓词的“你是……”。

然而，这条讯息无论多么中断并因此多么不足，都绝非没有形式；因为语言存在于实在界，正在运行和流通，而且围绕那个在其被假定的原初询问中的 S，语言中的许多事情已经预先得到规定。

现在，为了接续我方才的句子——

这并不只是依据一个假设，一个我奠基于我们实践本身、并使之同这项实践乃至其界限相认同的假设——为了接续这句话，我要说：一个可观察的事实——它为何如此缺乏观察？这是经验呈给我们的重大问题——向我们显示了言语的自主游戏，恰如这张被假定的图式所示。

我想在座有足够多听力正常的母亲知道：一个很小的孩子——此时镜像阶段还远未完成其工作——只要已经掌握几个词，就会在入睡前独语。

时间使我今天无法给你们朗读其中很长一页。我保证在下一次或再下一次给你们一点满足；我肯定不会漏掉。幸运的是，我的朋友 Roman Jakobson 曾用十年时间恳求自己所有“怀孕的”女学生在“育儿室”放一台录音机；直到大约两三年前终于有人这样做，我们才总算得到一篇这类原初独语的出版文本。

我再说一遍，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满足。我让你们稍等，是因为说实话，它适合显示的东西远不止我今天要勾勒的内容。

为了勾勒今天的内容，我甚至必须唤起一些相隔较远的参照；而我只能这样做，却不太知道你们的知识中有什么能够回应它们。这显示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在一个无论人们怎么想、无论花费多少课程和讲座，你们的教育都远未得到保证［原文如此］的场域中移动。

无论如何，如果在座有人记得 Piaget[注3] 所谓“自我中心语言”——我不知道今年能否再回到那里——我想你们知道它是什么。这个名称也许可以辩护，却肯定容易引起各种误解。

> [注3] Jean Piaget：《儿童的语言与思维》，Delachaux et Niestlé，1997 年。

例如，“自我中心语言”有这样一个特征：当一个孩子同几个伙伴一起执行共同任务时，会大声说出某种独语；它显然是转向自身的独语，却恰好只能在这个特定共同体中发生。

如果准确说明“自我中心”的意义，这并不是反对这种定性。无论如何，就自我中心主义而言，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作为陈述的主体在其中如此频繁地受到省略。

我重提这个参照，也许只是为了促使你们重新从 Piaget 的文本中接触并认识这个现象，以备将来需要；但也是为了提醒你们，至少有一个定位问题：同这个你们知道属于远为后期阶段的表现相比，这种完全原始的睡醒期独语[注4]究竟是什么？

> [注4] Hypnopompique：与睡眠之后尚未完全清醒的状态有关。

我现在就向你们指出，关于这些显然属于发生与发展的问题——

那张多年来如此折磨你们的著名图式[注5]，将重新获得价值。

> [注5] 指“欲望图”。

无论如何，我所说的幼儿独语在另一个人在场时绝不会发生；只要房间里有一个弟弟或另一个婴儿，就足以阻止它出现。

还有许多特征表明，这一层次上发生的事情——你们会看到，它格外惊人地揭示了那些在无意识中被称作“原初”的张力何其早熟——完全类似于梦的功能，这一点不容怀疑。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舞台”上，取我赋予这个词的重音。

我通过一道小门——它从来只是一处糟糕入口——把你们引入问题；它本身难道不应在这里为我们引路吗？这里的问题是对象小a、余数的构成。无论如何，如果这一现象的条件确实如我所说，我们只在余数状态下拥有它，也就是只在录音机磁带上拥有它。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否则，我们至多只有遥远的低语，而且总会在我们出现时中断。这难道没有引导我们考虑：有一条路向我们敞开，使我们得以把握——对

正在构成的主体而言，我们也必须到同其载体分离的声音一侧寻找这个余数？

请格外注意，在这里不能走得太快。

日常经验是：主体经由语言从大他者那里接收的一切，都采取声音形式。但我们通过并非极为罕见的经验——尽管人们总举 Helen Keller 这样的显例——非常清楚地知道，除了声音以外还有其他途径接收语言；语言并不就是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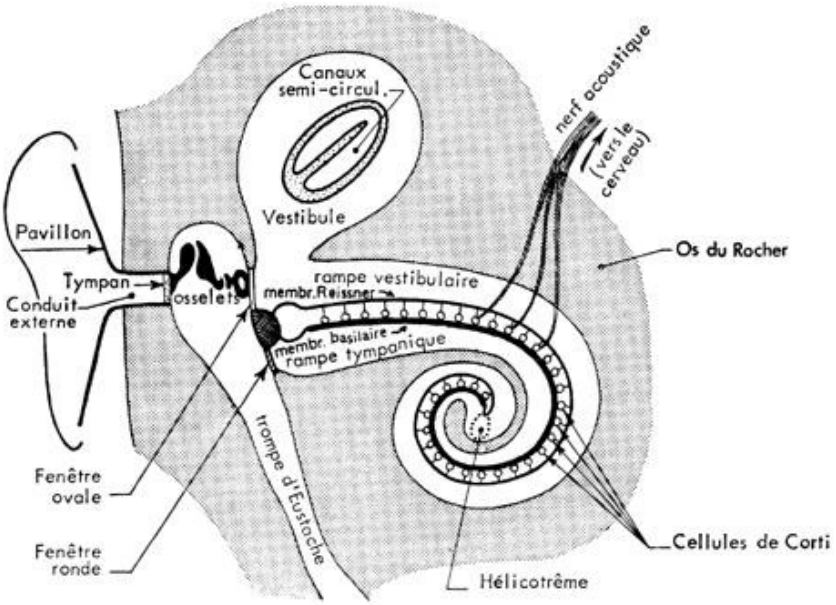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沿着这样的方向推进：语言同声音性之间不只是偶然关系。如果试着把事情准确表述，例如把这种声音性称作工具性的，我们甚至也许会相信自己走在正确道路上。

有一个事实是，生理学在这里为我们开路。我们并非知道耳朵运作的一切，但至少知道“耳蜗”是一个共鸣器，一个复杂或你们愿意的话“复合”共鸣器；而任何复合共鸣器仍可分解为基本共鸣器的组合。

这把我们引向一点：共鸣的特性在于装置占主导，是装置本身在共鸣。它不会对随便什么东西产生共鸣；为了不把事情说复杂，你们愿意的话，它只对自己的音、自己的固有频率共鸣。

这又让我们注意到，这里具体处理的感觉器官——我们的耳朵——组织成哪一种共鸣器：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管式共鸣器。



振动抵达圆窗后，从鼓阶转入前庭阶并作某种回返；这里涉及的路径长度，明显同它在封闭管道中经过的空间长度相关。因而，这个管道可以说像任何管子——长笛或管风琴——一样运作。当然，事情很复杂，因为这套装置不像任何其他乐器。

可以说，它是一根带键的管子：某个细胞处于弦的位置，却并不像弦那样运作；波在某点回返时牵动这个细胞，由它标记相应的共鸣。

我尤其要为这段迂回致歉，因为十分肯定，我们不会沿这个方向找到事情的最终答案。

不过，这番回顾旨在使一点变得切近：在形式、有机形式中，有某种东西仿佛同那些原初的、拓扑的、跨空间的给定具有亲缘；正是这些

给定使我们特别关注一种最基本的构造形式，它既由空隙创造又创造空隙，我们曾借“罐子的故事”寓言式地把它体现给你们。

罐子也是一根能够共鸣的管子。

我们曾说：十个完全相同的罐子仍会迫使人把它们视为彼此不同的个体；但可以追问，当一个罐子取代另一个时，先后位于每个罐子核心的空隙，是否始终是同一个。

声学管道核心的空隙，向一切可能前来其中共鸣的东西发出命令；我们下一步将走向由此开启的现实，但它并不容易界定，即所谓气息。无论可能吹入怎样的气息，只要在某个孔位刺激一支长笛，它都会强加同一种振动。

如果这不是规律，那么它仍向我们指示了某种东西：这里所说的对象小a 发挥着真正的中介功能。

不过，不要屈从于这个幻象。这一切只具有隐喻意义。

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声音具有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它在某个空间空隙中共鸣，而是因为最简单的发出形式——语言学所谓寒暄功能[注6]中的发出——

> [注6] 寒暄功能：语言的一项功能，不传达讯息，只建立或延续说话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沟通。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人们以为它只是简单的建立接触，其实远不止如此——是在一个空隙中共鸣；这个空隙就是大他者本身的空隙，严格说来的 ex nihilo，从无中来。

声音回应所说之物，却不能为它负责。换句话说，要使声音回应，我们就必须把声音作为所说之物的他异性纳入身体。

正因如此，而不是由于别的，当我们的声音同自身分离时，听起来才会如此陌生。大他者的结构就在于构成某种空隙：它缺乏保证的空隙。

真理随能指进入世界；在一切核验以前，真理只能得到体验，只能通过它在实在界中的回声返回自身。而声音正是在这个空隙中共鸣——声音不同于各种声音性，不是经过调制、而是得到衔接的声音。

这里所说的声音，是这样的声音：

- 它具有命令性；
- 它要求服从或确信；
- 它不是相对于音乐，而是相对于言语得到定位。

围绕人们熟知的对录音中自己声音的误认，可以考察歌手与演说家经验之间存在多大距离；这会很有趣。

我提议，愿意自告奋勇调查的人去做这项工作；我自己没有时间。

不过，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亲手触到了这种不同的认同形式；去年我没能处理它。声音认同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初模型，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谈的不是其他情况中的同一种认同，而是“Einverleibung”、纳入身体。

优秀一代的精神分析家已经注意到它。一位 Isakower 先生[注7]曾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二十卷发表一篇很出色的文章；在我看来，它的意义恰好只在于，一种必要性迫使他为这种认同类型的独特之处提供真正震撼的图像。

> [注7] Otto Isakower：〈听觉领域的特殊地位〉（On the Exceptional Position of the Auditory Spher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39 年，第 XX 卷，第 340—348 页。

你们马上会看到，他到某种东西中寻找这个图像；你们会发现，它同该现象的关系，竟远远不如我正在带领你们通过的所见之物那样接近。

他对一种小动物感兴趣；如果我记得没错——我没有时间重新核实记忆——它大概叫作“水蚤”。它完全不是虾，但你们可以想象它看起来颇为相似。

无论如何，这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动物有个奇怪习惯：在某次变态过程中，用我们的话说，它会给自己的小眼睛塞入细小沙粒，把沙粒放入它那简化的所谓“静位—听觉”器官，换言之放进椭圆囊——它没有我们那惊人的“耳蜗”。它必须从外部把这些沙粒放进去，因为绝不会自行产生；随后椭圆囊闭合，它的内部便有了维持平衡所需的小铃铛。

它把这些东西从外部带入。请承认，这同超我的构成关系相当遥远；但让我感兴趣的是，Isakower 先生竟认为找不到比这项操作更好的比喻。

不过，我希望你们已经听见某些生理学回声在自己心里苏醒。你们知道，有些调皮的实验者用铁屑代替这些沙粒，随后拿一块磁铁逗弄水蚤。

因此，声音不是被同化，而是被纳入身体；正是这使它获得塑造我们空隙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前些天的乐器——犹太会堂的 Shofar。它一度能够完全具有音乐性——那种基本的五度、它特有的五度音程，甚至算音乐吗？——能够成为言语的替代物，强有力地把我们的耳朵从一切习惯和声中撕开；这种可能性由此获得意义。

它塑造我们焦虑的位置；但请注意，只有在大他者的欲望取得命令形式以后才会如此。所以，它才能发挥卓越功能，给予焦虑一个叫作罪疚或宽恕的解决；这恰恰是另一种秩序的引入。

欲望在这里是缺失，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会说，这是它原则性的“过失 / 缺失”，其中“faute”取有所缺失之义[注]。改变这项“过失”的意义，为它赋予一项内容——至于是什么的表述，姑且悬置——这就解释了罪疚的诞生及其同焦虑的关系。

> [注] 原文连续使用 manque（缺失）、faute（过失 / 缺失）和 faire défaut（有所缺失）。Faute 既可指“错误、过失”，也可指“缺少”；中文无法用同一个词保留这层重叠，因而并列“过失 / 缺失”。拉康随后正是把无内容的“缺失”与被赋予内容的“过失”区分开来，由此说明罪疚如何产生。

为了知道能如何处理它，我必须把你们带进一个不属于今年主题的场域，但我们在这里必须稍稍触及它。

我说过，我不知道在可以称作罪疚呐喊的 Shofar 中，大他者表述了什么来遮盖焦虑。如果我们的公式准确，大他者的欲望之类的东西就必定牵涉其中。

相关知识卡 声音作为对象a：分离、纳入身体与 Shofar

我再给自己三分钟，引入一项为道路作准备的东西；下一次我们就能迈出下一步。这里最有利于彼此阐明的，正是献祭概念。

除我以外，还有许多人尝试处理献祭中利害攸关的东西。

时间紧迫，我简要告诉你们：献祭旨在——

- 根本不是献上或赠礼；它们在完全不同的维度中展开；
- 而是把大他者本身捕获到欲望之网中。

事情在伦理层面上对我们来说已经可以觉察，也就是它最终归结为何物。共同经验是：无论是谁，我们都不会不生活在这样的方式中——不断向某个不知名的神祇，献上我们在自己的欲望场域中施加的某种小小残损，无论它是否有价值。

这项操作的底层并非全部可读。它涉及对象小a 这个我们欲望的极点，毫无疑问。

但下一次，我必须向你们表明还需要更多东西；具体说——我希望到时会有大批强迫症者“与会”——这个对象小a 已经是某种受祝圣之物。只有以献祭所涉及之物的原初形式重新处理它，这一点才可设想。

我们无疑已在文明的大集市中失去自己的神；但所有民族起源处一段足够漫长的时期都表明，人们把诸神当作实在界中的人物来应付。它们不是“全能”的神，而是在其所在之处有力量的神。全部问题就在于知道，这些神是否欲望某种东西。

献祭就是假装它们像我们一样欲望；而如果它们像我们一样欲望，对象小a 就具有同一种结构。这不意味着它们会吞掉祭品，甚至不意味着祭品对它们有什么用；重要的是它们欲望它，而且我要进一步说：这不会使它们焦虑。

因为有一件事，我想迄今没有任何人令人满意地解决：祭牲永远必须没有瑕疵。

请回想我围绕镜面场域中的斑点说过什么。随着斑点出现，一种可能性便显现并得到准备：在欲望场域中，被遮蔽在背后的东西可能重新涌现；这里就是那只“眼睛”。它同这个场域的关系必须受到省略，欲望才能以那种无处不在、甚至游荡的可能性留在那里；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使欲望得以躲开焦虑。

关键在于把诸神驯入欲望的陷阱，同时不唤醒焦虑。

时间迫使我在这里结束。你们会看到，这最后一段岔路无论显得多么抒情，都将引导我们走进经验中远为日常的现实。

第22课 · 1963年6月12日

焦虑就位于这样一种根本关系中：主体处在我迄今所谓大写 A 的大他者的欲望中。分析一向拥有、始终拥有并继续拥有的对象，是发现一个欲望。

你们会承认，出于某些结构性理由，今年我不得不把下述东西分离出来，让它本身发挥功能，并对它加以限定和表述：

- 一方面通过可以说代数式的定义，通过一种衔接；在那里，这项功能显现为能指功能本身的某种裂口、gap、残余；
- 另一方面，我也借助范例一点一点来做；这是我今天要采取的道路。

每当这个对象小a 本身向前推进并降临时，焦虑恰好依据它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而出现。

但它同主体欲望的关系是什么？可以用我当时提出的公式来定位：对象小a 不是欲望的“客体”，不是我们试图在分析中揭示的那个对象，而是欲望的“原因”[注1]。

> [注1] 参见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2 年 6 月 27 日课次。

相关知识卡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这个特征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焦虑标明主体的一切构成都依赖大他者，那么主体的欲望便通过对象小a 那在先的原初构成，悬系于这项关系。我之所以要提醒你们对象小a 作为欲望原因的在场如何初露端倪，

意义就在这里。从分析研究最初的材料起，它恰恰就在“原因的功能”中，以多少受到遮蔽的方式显露出来。

这项功能可以在我们场域最初的材料——研究由此展开的症状场域——中得到辨认。

在一切我们以“症状”之名加以关注的东西中，我今天要试着在你们面前启动的这个维度都会显现。

为了让你们感受到它，我会从一个症状出发；事后你们会看到，它具有范例功能并非偶然。这就是强迫症者的症状。

但我要立刻指出：我之所以提出它，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着手定位对象小a 的功能；从症状的最初材料开始，对象小a 就显露为在原因维度中发挥作用。

在可以说强迫症者立场的疾病特征性形式下，他向我们呈现什么？是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无论它是否在内部语言中被表述成某种动机：“去做这件或那件事，去检查门关没关、水龙头关没关……”也许待会儿我们还会讲到。

他以最具范例性的形式承受这个症状；它意味着，可以说一旦不继续沿着自己的“路线”走下去，焦虑就会被唤醒。

因此，我要说，症状在自身现象中就向我们“指示”：我们正处于最有利于把对象小a 的位置同时系于焦虑关系与欲望关系的层次：

- 焦虑确实会出现；
- 至于欲望，在历史上 Freud 的研究以前、在我们的实践中进入分析以前，它一开始就隐藏着；我们知道，要揭开它何其费力——如果我们真能揭开的话！

不过，我们经验中的一项材料值得突出；它从 Freud 最初的观察起便已出现。我甚至要说，尽管从未被这样辨认，它也许构成理解强迫性神经症时最关键的一步。

Freud 和我们每天都已经认出、也能够认出这个事实：分析进程并不从我刚才描述的症状陈述出发，也就是不从早已得到经典界定的形式——强迫行为及其伴随的焦虑斗争——出发，而是从承认“它就是这样运作的”出发。

这种承认并不是脱离症状运作的效果；主体必须注意到“它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并非一个伴随现象。

只有当主体注意到症状时，症状才构成。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强迫行为形式，在那里主体——

- 不只是没有认出自己的强迫；
- 而且根本没有把它们构成为强迫。因此，在这种分析中的第一步——Freud 关于这一点的段落[注2]很著名——就是让症状以其经典形式构成。

> [注2] S. Freud：《五个精神分析案例 · 鼠人》，同前，第 244 页："……当我们得知患者并不了解自己强迫观念的内容时。"

若非如此，就无法从中脱身；

- 不只是因为无法谈论它；
- 而是因为无法抓住它的"耳朵"。

这里所说的耳朵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称作症状中未被主体同化之物的某种东西。

要使症状脱离一个尚未得到表述的谜团状态，关键一步不在于它被表述出来，而在于主体身上勾勒出某种具有以下特征的东西：向他暗示"这件事有一个原因"。

这个维度在这里以现象形式被把握；它才是原初之处，而我会向你们显示它还能在何处重新找到。唯有在"这件事有一个原因"的维度中，主体在自身行为中的牵连才会断裂。这项断裂是症状对我们成为可处理之物所必需的补充。

我意在告诉并显示你们：这个征兆并不是朝向我所谓理解处境迈出的一步，而是更多的东西；这一步之所以在强迫症者的治疗中至关重要，是有理由的。

如果不以完全根本的方式显明下列关系，就不可能表述这一点：

- 作为欲望原因的 (a) 之功能；
- 同原因本身这个心智维度的关系。

可以说，我已经在论述的旁白中提示过这一点，也曾在某处写下；你们可以在发表于四月号《Critique》的〈Kant 与 Sade〉[注3]一文中找到。今天论述的主体正要围绕它启动。

> [注3] J. Lacan：〈Kant 与 Sade〉，《文集》第 765 页，或第二卷第 243 页。

你们现在已经看见其意义：标明并使人相信，唯有原因维度指示了对象小a 在强迫症分析最初材料中的涌现与呈现。为了不被迫在一个圆圈里旋转，全部移情分析都必须围绕这个对象小a 展开——这正是我眼下解释之物的前景。

圆圈当然不是毫无内容：人走完了一段回路。但显然存在——不是我提出的——“分析终结”问题，其表述是：“移情神经症的不可还原性。”

这项移情神经症同一开始能够探测到的神经症究竟是否相同？它的区别无疑在于全部在场；有时它以死胡同形式向我们出现，也就是被分析者同分析家的关系完全停滞。它同分析开始时可能产生的一切类似现象相比，唯一差别总的来说就是被整个聚拢起来。

人从一道谜一般的门进入分析，因为移情神经症在每个人那里都已存在，甚至 Alcibiades 也不例外：他爱的是 Agathon。即使对 Alcibiades 这样自由的人，这仍是显而易见的移情，尽管这种爱被称作“真实的爱”。

我们太常称作“侧向移情”的东西，恰恰就是移情。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所有这些作为实在运作的移情都在牵制我们，人仍然进入分析。

分析回路真正令人惊讶的问题是：人既然不顾移情神经症而进入分析，怎么会在出口处又得到移情神经症本身？这无疑是因为移情分析中存在某种误解。

若非如此，就不会有人显出我有时听到表达的那种满足：已经赋予这项移情神经症以形式，“它也许不再完美，但毕竟是个结果”。没错，“毕竟是个结果”，只是这个结果本身颇令人困惑。

如果我说，道路通过对象小a——唯一应当向分析家、向移情分析提出的客体——这并不意味着不会留下另一个敞开的问题；你们会看到。

恰恰在这项减除中，可能出现一个根本维度：一个归根到底始终得到提出、却肯定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每次提出时，回答之不足都真正可感、明显并昭然若揭：这就是“分析家的欲望”问题。

这番简短回顾是为了向你们显示当下赌注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回到对象小a。

对象小a 是原因，是欲望的原因。我曾向你们指出，回到原因范畴的运作向我们提出的谜团，并不是理解它的坏方法。

因为说到底，无论我们对它施加何种批判、何种现象学或非现象学的还原努力，这个范畴仍在运作，而且不只是作为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古老阶段。

我在这里把对象小a 作为欲望原因的原初功能同原因范畴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把因果性范畴的问题转移：

- 从我会同 Kant 一起称作“先验感性论”的东西；
- 转到——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名称——我所谓“先验伦理学”。

在这里，我不得不进入一片只能用探照灯扫过两侧、甚至无法停留的领域。

可以说，哲学家应当完成自己的工作，例如注意到并敢于表述某种东西，使我们能够真正把我所指的操作安置到其位置上；这项操作就是把“原因的功能”从 Kant 的先验感性论[注4]场域中抽取出来。

> [注4] I. Kant：《纯粹理性批判》（A. Renaut 译），巴黎，Flammarion，2007年。

还应由别人向你们指出，这不过是一种完全教育性的抽取，因为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应从这套先验感性论中抽取出来。

在这里，我至少必须以提示形式，做上次谈欲望的窥视场域时用戏法成功回避的事情；如今无法躲开。当我向前走得更远时，还是必须说明并指出自己先前话语中蕴含的东西：空间根本不是感性直观的“先天”范畴。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科学已经进展到今天的程度时，竟还没有人直接处理一切都在促使我们表述的东西：空间不是我们的主体构成的一项特征，并非越过它以后，“自在之物”才可以说得到自由场域。

也就是说，空间属于实在界。我去年曾在你们眼前用整套拓扑学陈述、表述并画出一些东西；幸运的是，有些人已经听出其重音。这个“拓扑”维度以象征操持超越空间，因此使许多人——不只某些人——联想到胚胎发育图式向我们呈现的许多形式。

这些形式具有共同而独特的格式塔；它把我们带得远离格式塔通常被推进的方向，也就是“良好形式”的方向。相反，它们向我们显示某种四处重现的东西；用印象式记法，我会说，它可以在一种“扭转”中感受到，而生命组织为了安置在实在空间中，仿佛不得不经历这种扭转。

这个东西遍布我去年以及今年向你们解释的一切，因为“断裂点”恰恰也发生在这些“扭转点”上。我正试图以同我们自身拓扑学相连的方式，在不止一种情况下向你们显示其分量；这套拓扑包括：

- 大写 S；
- 大写 A；
- 以及对象小a。它对各项功能游戏的把握，比 Freud 学说中一切定位方式更有效、更真实、更符合。Freud 自己在诸种区分中出现的摇摆，已经指示了我正在做的事情之必要性；这种摇摆同他那里若干关系的暧昧相连，例如“自我—非我”“内容—容器”“自我—外部世界”。

这些划分显然彼此不重合。为什么？必须把握拓扑学所涉及的东西，并找到其他标志，也就是我们正在探索的这套主体拓扑学。

我用最后一点结束这个提示；我知道，在听我讲到这里后，至少有些人很清楚它的分量。要界定我最近几课试图以窥视层级功能来阐明的层次上，欲望的在场尤其作为幻想所取得的形式，就必须把握空间的现实性，也就是三维空间的现实性。

我曾试图在幻想结构中界定的框架——也就是窗户——功能不是隐喻：框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空间是实在的。

至于原因，让我们试着从留在你们心里的“寻常灌木丛”本身加以把握；这片灌木丛来自：

- 某种“哲学讨论的嘈杂声”留给你们的知识；
- 以及你们经过一门叫作“哲学”的课程。历史非常清楚地给了我们关于“原因功能”起源的一个线索：人们越批判这项功能、越试图注意到它无法把握，就越看出这个“propter hoc（因为如此）”[注5]至少必定总是一个“post hoc（在此之后）”。但它还必须是什么，才能等同于这个不可理解的 propter hoc？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开始表述任何事情。

> [注5] “Post hoc non est propter hoc”：把“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此之后，所以由此引起）”当作真理，是一种谬误；“在此之后”并不意味着“因为如此”，两个事件先后发生并不表示前者导致后者。

当然，这项批判具有丰饶性，历史已经显示：原因越受批判，可以称作决定论的要求就越强加于思想；原因越无法把握，一切就越显得“有原因”，直至所谓“历史意义”这个最终项。

我所说的无非是“一切都有原因”。不过，其中发生的一切始终以一句“原因够多了”为起点；以它之名，历史中会重新发生一个我不敢称作绝对、却肯定出人意料的开端。这照例使那些事后先知大伤脑筋，也给所谓先知——“历史意义的职业解释者”——提供每日口粮。

那么，这项“原因功能”究竟如何看待？这里暂不多加解释；我们把它视为无处不在于自己对原因的思考中的功能。

为了让你们听明白，我会先说它是投下的阴影；但更准确、更恰当地说，是那个原初原因的隐喻——它构成“原因功能”的实体——而这个原初原因恰好就是先于全部现象学的对象小a。

我们把对象小a 界定为主体在大他者位置构成时留下的余数；在那里，他必须构成为被划杠的主体［S］。

如果症状确如我们所说，能够整个纳入主体必须在大他者位置完成的构成过程，那么我方才界定的原因在症状降临中的牵连，就是这项降临的合法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牵涉于症状问题中的原因，你们愿意的话，严格说就是一个问题；但症状不是它的效应，而是它的结果。效应是欲望。

不过，这是一种独一无二而十分奇特的效应，因为正是它将向我们解释、或至少让我们听明白，把心智自发接受的“从原因到效应”这一通常关系联结起来，为何会遇到一切困难。

因为在欲望层次上，这个原因——对象小a——的原初效应，即名为欲望的效应之所以具有我所谓的奇特性质，是因为——请注意，既然它恰恰是欲望——这个效应没有任何已经“实现”的东西。

从这个视角看，欲望在本质上定位为效应的缺失。因此，原因正因为效应从一开始就在其中缺失，才构成为某种预设效应的东西。

你们会在它的全部现象学中重新找到这一点。原因与效应之间的 gap 越得到填补——在某种视角中，所谓科学进步正是如此——“原因功能”就在得到填补之处越趋消隐。

同样，对任何事情的解释越接近完成，就越只留下能指之间的联结，并蒸发掉一开始为它赋予活力、促使人展开解释的东西，也就是那个无法理解之物、真正的裂口。心智中没有任何作为原因而构成的原因，不蕴含这个裂口。

这一切可能让你们觉得多余。然而，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把握某些心理学研究——尤其 Piaget 的研究——中我所谓的“天真”。

你们已经看出，今年我引领你们走的道路，会经过对 Piaget 所谓“自我中心语言”的某种唤起。

Piaget　自己承认——这是他写下的话，我在这里没有解释——他关于某种儿童话语“自我中心主义”的想法，出自这样一项假设：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孩子彼此无法理解，他们只对自己说话。

这个说法下面的假设世界，我不会说深不可测；我们可以准确指出其中最主要的一项：那是一种极其普遍的假设，即言语是为了沟通而造。并非如此！

如果 Piaget 无法把握这里又一种由他自己很好地指出的 gap——阅读其著作真正的意义就在此——那么我恳请你们，在我回不回到这里以前，拿起《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精彩的书。

它每时每刻都说明，Piaget　沿着原则上偏误的进路所收集的事实，证明的是完全不同于他所想的东西。当然，他远非愚人，所以有时自己的评论也会走向这条道路。例如，他提出：为什么主体的这种语言——主要是对自己说的——从不在群体中产生？

这里缺少的东西——我请你们阅读这些页面，因为无法同你们逐一梳理——是：你们每时每刻都会看见，思想如何滑向并黏附于恰好遮蔽那个在别处非常清楚显现的现象的问题位置。关键差异在于，说言语的主要效应是沟通是一回事；

- 而言语的效应、能指的效应，主要是在主体中使“所指”的维度涌现，则是另一回事。

如有必要，我还会再回到这里一次。

人们以语言社会化之名，把同大他者的关系描述为从“自我中心语言”转向功能完备语言的关键；但这个转折点不是一个实际效应或实际冲击点，它可以命名为“沟通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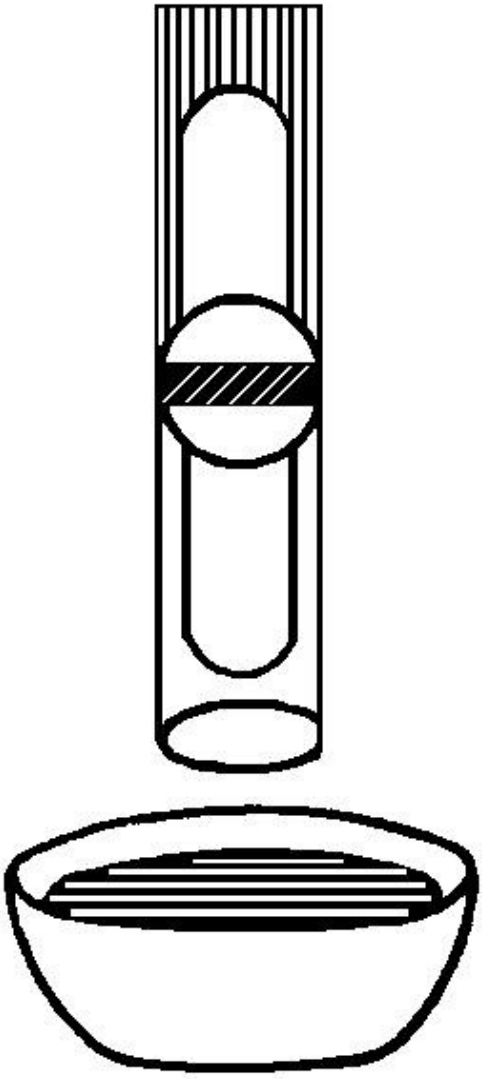
况且，恰恰因为 Piaget 的这种欲望受挫——这一点可感——他的全部教育学装置与幽灵才在这里竖立起来。孩子仿佛只理解他一半，这令他颇为不悦，于是又补充说：“他们甚至彼此也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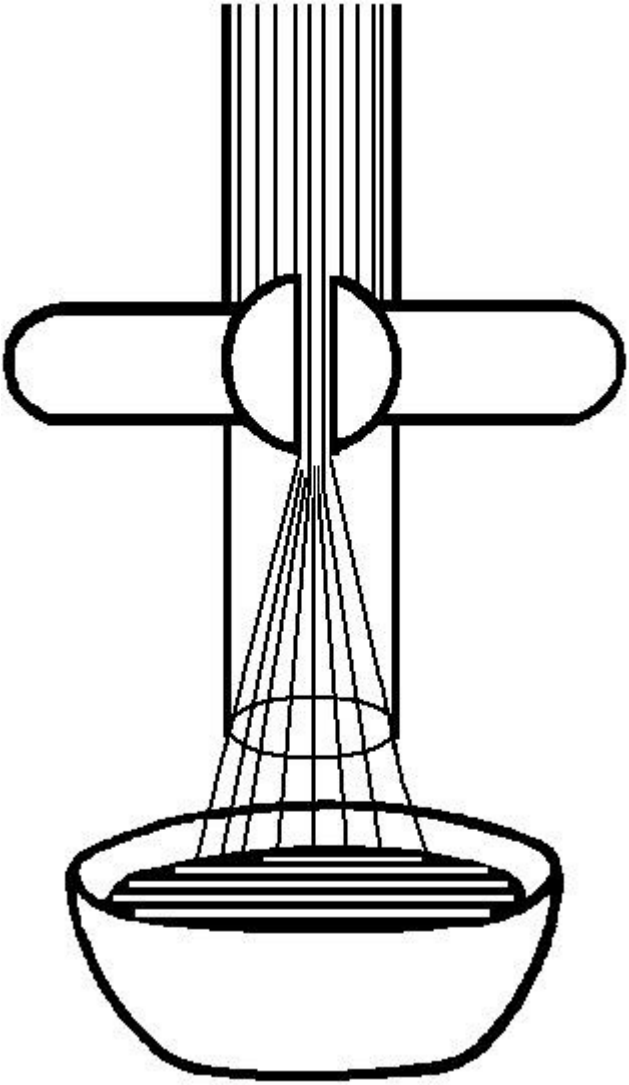
但问题真在这里吗？从他的文本可以清楚看出，问题并不在那里；看看他如何表述所谓“儿童间的理解”就知道了。

你们知道，他是这样做的：先取下列图式为例。它会以图像呈现，作为解释的支撑，即水龙头图式。大致会画成这样；这些是水龙头的分支。人们会按照需要分成若干点，告诉孩子：

> “你看，这里的小管子——也会叫作门，还有许多别的叫法——堵住了，所以这里的水无法流过它，再到这里流入某个也会以某种方式叫作出口的地方，等等……”

他正在解释！如果你们想核对，图式如下：





我顺便指出，他还认为自己必须加入橡胶水盆；可在他用来解释的六个、九个或七个要点中，这个水盆完全不会介入。

他会对一件事大感震惊：孩子能够很好地复述 Piaget 给出的解释中的所有词项。Piaget 会让这个孩子充当另一个孩子的解释者，却奇怪地把后一个孩子叫作“复现者”！

第一步：他多少有些惊讶地注意到，孩子刚才复述得那么好——对他而言，这当然意味着孩子已经理解；我不是说他错，而是说 Piaget 甚至没有提出问题——可这个孩子在旨在察看他理解了什么的测试中向 Piaget 复述的内容，同他接下来向另一个孩子解释的内容完全不同。

对此，Piaget 作出一个十分准确的评论：孩子在解释中省略的，恰好是他已经理解的东西；却没有注意到，这项解释会意味着，如果孩子真像 Piaget 所说已经完全理解，他自己就什么也没解释。

当然，他并没有完全理解；你们马上会看到——也没有任何人完全理解。

解释者向复现者给出的解释十分不足；让 Piaget 惊讶的是，在这类范例的场域——即他所谓“解释”的场域——中发生的情况。因为时间不足，我先略去他所谓故事的场域。

故事的运作方式不同。但 Piaget 把什么叫作故事？我向你们保证，他转写 Niobe 故事的方式，纯粹是一桩丑闻。

因为他似乎没有想到，谈 Niobe 时谈的是神话；也许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神话维度，它绝对黏附于 Niobe 这个专名所推进的唯一词项。把它改写成某种稀薄软化的汤水——请你们去看那篇简直不可思议的文本——也许交给孩子的不只是超出其能力的东西，而只是某种显示实验者 Piaget 自己在语言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东西。

既然要给出神话，就让它成为神话！不要给出这种含混的小故事：

> “从前有一位叫 Niobe 的夫人，她有十二个儿子和十二个女儿。她遇到一位只有一儿一女的仙女；于是夫人嘲笑仙女只有一个儿子。仙女生了气，把夫人绑到一块岩石上。夫人哭了十年，最后变成一条小溪；她的眼泪汇成一条至今仍在流淌的小溪。”

真正能同它相提并论的，只有 Piaget 提出的另外两个故事：

- 一个小黑人去程时弄碎自己的蛋糕，回程时又让黄油块融化的故事；

- 还有一个更糟的故事：孩子们被变成天鹅，受魔法诅咒终生同父母分离；回来时不仅发现父母已经死去，而且在恢复原来形态时——神话维度中并没有这样说——尽管恢复原来形态，自己却已经衰老。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神话让衰老在变形期间照常进行！说到底，Piaget 发明的这些故事同 Binet 的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反映了一切教育立场的深刻恶意［笑声］。请原谅我被这段插话带偏。让我们回到解释……

至少你们由此获得了 Piaget 自己标明的维度：由于解释在言语上的必然性，理解必定逐渐退化，发生某种可以说耗散或熵增。Piaget 惊讶地发现，在这种解释性主题中［R.i.v. 与 D.e.v.］之间的情况，同“故事”中发生的情况形成巨大反差。我再次把“故事”放在引号里，因为这些“故事”之所以证实他关于理解熵增的理论，很可能恰恰因为它们不是故事；如果真是故事、真正的神话，就很可能没有这种耗散。

无论如何，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征兆：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复述 Niobe 的故事时，在 Piaget 说夫人被绑到岩石上的地方——

Niobe 神话从未以任何形式表达过这样的时刻。当然，人们会说，这很容易，只是利用了听错和双关——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双关？——孩子使“一块有斑点的岩石”这个维度涌现，从而恢复了我上次研讨班让你们看到祭牲所必需的维度：祭牲不得带有这种斑点。暂且不谈。当然，这不是证明，只是提示。

我回到解释以及 Piaget 的评论：尽管解释有所欠缺——我的意思是解释者解释得不好——听取解释的人所理解的，远远超过解释者通过自身解释之不足所显示的理解程度。

当然，解释在这里总会重新涌现；听者会自己重做这项工作。因为 Piaget 如何定义儿童之间的理解率？

复现者所理解的内容 / 解释者所理解的内容

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那里有一件事从来没有得到讨论：Piaget 自己理解了什么！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孩子留在自发语言中，也就是去看其中一人替另一人做某件事时，他们理解了什么。显然，Piaget 仿佛没有看见的是：从任何人、任何其他第三者的角度看，他自己的解释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我方才告诉你们，如果这里堵住的小管子由于 Piaget 极为看重的“手指转动水龙头、使水能够流出的操作”而被放开，这就意味着水确实会流吗？

Piaget 没有对此作出丝毫说明。当然，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压力，即使转动水龙头也不会出水，却认为自己可以省略，因为他把自己放到了所谓“儿童心智”的层次。请让我继续……这一切看起来蠢透了，但你们会看到，整场冒险的意义如何涌现并喷薄而出；

它并非来自我的思辨，而是来自经验。你们会看到。

不过，我向你们作的这项评论至少表明——我并不声称自己已经穷尽理解——有一点十分肯定：如果问题是作为原因的水龙头，那么说操作它有时会打开、有时会关闭，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水龙头。

水龙头就是为了关闭而造。只须有一次由于罢工而不知道压力会在何时恢复，你们就会明白：如果任由它开着，会带来各种麻烦；所以即使没有水压，也应把它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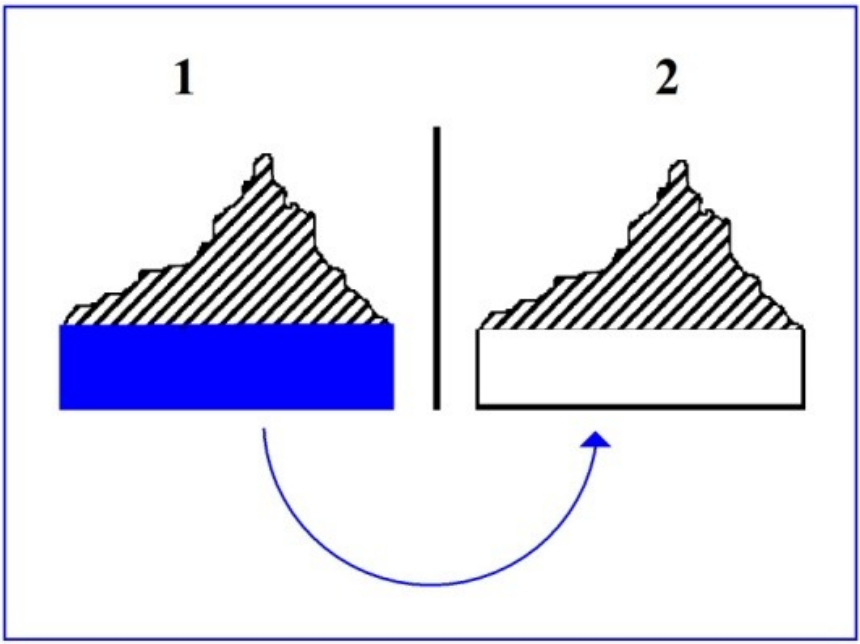
那么，从解释者到复现者的传递中发生的事情标志着什么？Piaget 对此感到惋惜：所谓复现者儿童不再关心两条分支、手指操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然而，他指出，另一个孩子毕竟向他传达了其中一部分。理解的耗散在 Piaget 看来极其巨大；但我向你们保证，如果阅读那位小小第三者、小小复现者、相关文本中的小“R.i.v.”所作的解释，你们会发现，他恰好强调两点：

- 水龙头的作用，是某种能够关闭的东西；
- 以及结果：借助水龙头，可以把水盆装满而不让它溢出。

水龙头作为原因的维度本身由此喷涌而出。Piaget　为何如此彻底地错过这个现象？无非因为他完全误认了，对孩子而言，作为原因的水龙头之所以有趣，在于它在孩子身上引起的种种欲望。

例如，它让孩子想要小便；又或者，每当面对水时，相对于这片水，人就是连通器。我以主体同其镜面图像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为喻，向你们谈力比多，并非无缘无故：



如果人稍有忘记自己面对水时就像连通器的倾向，大多数人的童年里都有灌肠罐来提醒他。

Piaget　所指年龄的孩子面对水龙头时，实际发生的就是这种不可抗拒的行动化：做某件极有可能把水龙头拆掉的事。

这样一来，水龙头再度处于原因的位置，也就是处于阳具关系的层次；这必然引入一点："小水龙头"是某种可能同水管工发生关系的东西，也就是可以拧下、拆开、替换：(−φ)。［参见"小 Hans"］

我强调的不是省略这些经验成分——况且 Piaget 对分析事务颇为了解，并非不知道——而是他没有看见我们所谓"情结性"关系，同他自称正在询问的原因功能之全部原初构成之间的联系。

我们还会回到这种儿童语言。我已经指出，新的证言和一些令人惊讶为何直到今天才有人完成的原创研究，如今使我们能够在两岁左右的极幼儿童那些睡醒期独语中，真正以 in statu nascendi、正在诞生的状态把握能指最初的游戏；并以令人着迷的形式，把握已经得到表述的 Oedipus 情结本身——到时我会给你们朗读这些文本。这为我一向向你们提出的观念提供了实验证明：无意识在本质上是能指的效应。

围绕这个问题，我最后谈一下心理学家的立场，因为我提到的著作有一篇心理学家序言。乍看之下，他颇为可亲，因为他承认心理学家从未真正关注幼儿的这些［运动？］功能；他告诉我们——这是心理学家的坦白——其出发点是假定：就语言开始在主体身上运作而言，除了教育层次外，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有趣事情。的确，语言是学会的。但在学习场域之外，语言做了什么？

必须有语言学家的建议，才有人开始对此感兴趣；我们本以为心理学家在这里缴械了，因为他肯定是幽默地指出心理学研究迄今的这项亏空。完全不是！

序言结尾的两点评论，表明心理学家的习惯何其根深蒂固。第一点：为了收集一个幼儿一个月的独语、编成完整的时间顺序清单，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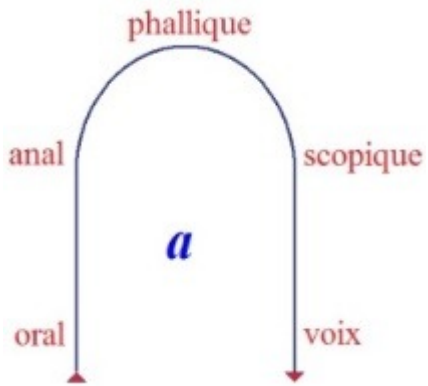
已有大约三百页，拿起来沉甸甸；若照这个速度做下去，我们的调查得花费多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更厉害："记录他表述了什么很有趣，但在我看来，"这位名叫 George Miller 的心理学家说，"唯一真正有趣的是知道：'What of that he knows?'——孩子对自己告诉你们的东西知道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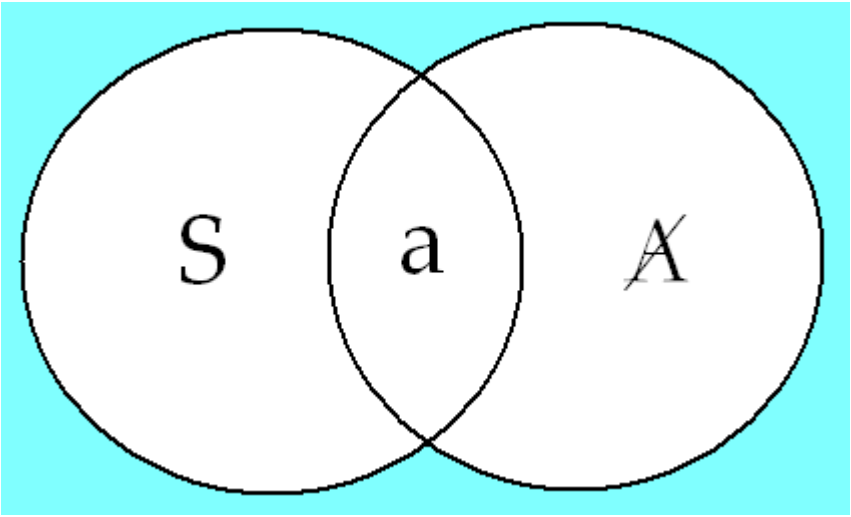
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么注意到他仍然说出了那些日后可能知道、也可能仍不知道的东西——即Oedipus 情结的各项成分——才格外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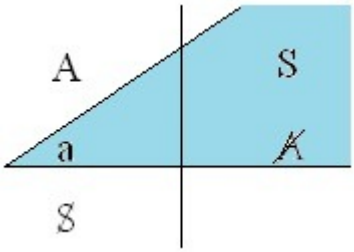
已经两点十分了……我还是想给你们画出今天围绕强迫症者所推进之物的小图式。用五分钟看看问题如何呈现。

如果这五个层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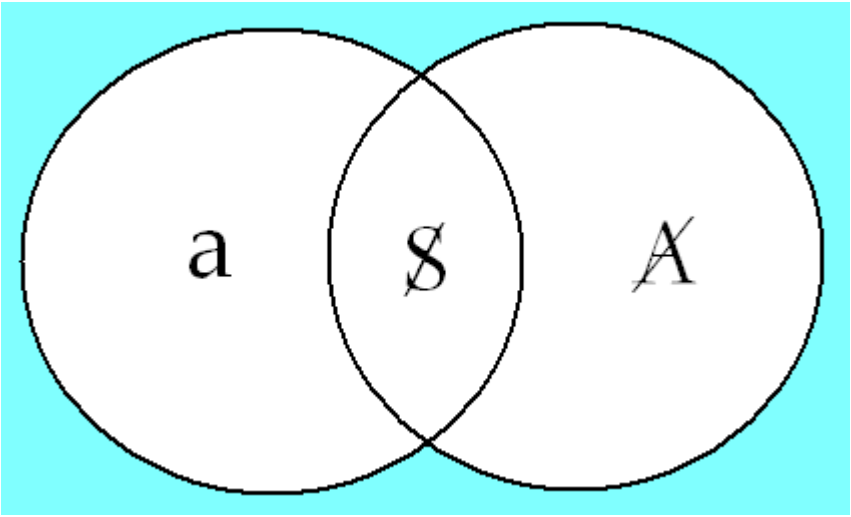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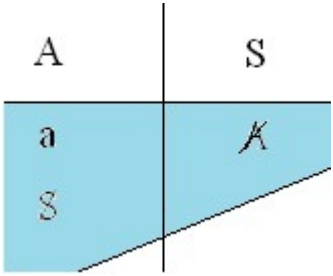
可以这样说——是 (a) 在 S 同 A 的这项关系中构成的五个层级；你们在这里看到第一次运算：





第二个时刻在这里：





根据我已经补充的划分，你们并非完全无法理解它：当 S 从第一幅图的左侧部分走到第二幅图的中央部分时，问题远不只是 S 向被划杠主体 S 的转变；

当然，还必须准确画出 Euler 圆。

那么，如果 (a) 的这五个构成层级可以按我现在要说的方式来界定——我想，这已由我在前几课逐步推进之物的概括充分确立——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在同口腔客体的关系层次上，为了今天说清楚，我们不要说“对大他者的需求”——这种歧义十分丰富，我们当然不拒绝使用——而要说大他者层次上的“大他者中的需求”。

相关知识卡 口腔要求、肛门礼物与回溯性

正是依据对母亲存在的依赖，主体同 (a) 发生分离的功能才产生。这个 (a) 就是乳房；只有如我已经充分指出的那样，看出乳房属于主体的内部世界而非母亲的身体，你们才能注意到它的真正分量。这里略过。

第二层级是肛门客体：你们看到“大他者中的索求”，即最典型的教育性索求，因为它关涉肛门客体。除非把这个肛门客体集中定位为大他者索求中的余数——为了让你们听明白，我在这里称作“大他者中的索求”——否则不可能把握它的真正功能。

相关知识卡 口腔要求、肛门礼物与回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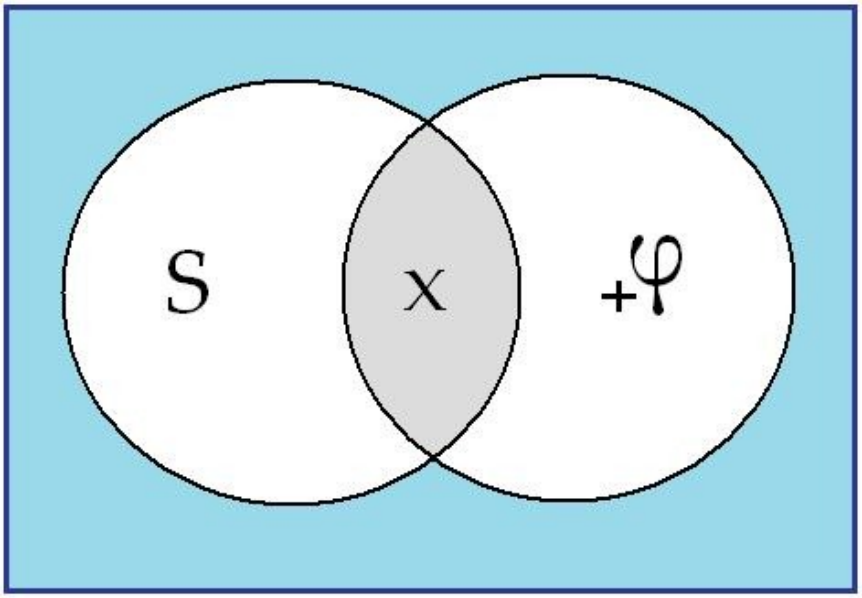
我教你们在（−φ）功能中辨认的整场辩证法，相对于对象小a 的其他一切功能具有独一性质，因为它由一项缺失、一个客体的缺失界定。这一缺失在这里确实居于中心的关系中本身显现；它论证了分析以性欲为轴的全部安排。我们在这里把它叫作“大他者中的享乐”。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大他者中的这项享乐本身，同（−φ）所指的那件缺失的工具之一切引入之间，具有内部关系。这就是我最近两课表述的东西，也是对我们所谓阉割焦虑作出一切足够有效定位的牢固基础。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在严格属于幻想的窥视层级，我们在（a）层次上处理的是“大他者中的力量”。



这项大他者中的力量是人类欲望的幻景；它使人注定在对他而言占主导、最主要的全部占有形式——观照式占有——中误认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一种力量幻景。你们看，我讲得很快；待会儿你们自己补全［笑声］。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层级：在大写 A 的层次上有什么？我们暂且说，某种当然在所有层级——包括我所谓较低层级——都在场的东西，应当在那里以纯粹形式涌现，即“大他者中的欲望”。我强调，这只是暂定的表述。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从我们的出发范例——强迫症者——来看，证实或至少向我们标明这一点的，是焦虑在其现象学中表面占据的主导。

有一个结构事实，直到分析的某个时刻只有我们会注意到：无论强迫症者做什么，无论其幻想与实践建构得多么精微，他所把握的——请检验这个公式的分量——始终是“大他者中的欲望”。正是大他者中的这个欲望回返的程度——它在强迫症者那里从根本上受到压抑——支配其症状学的一切，尤其支配那些把原因维度隐约看作 Angst 的症状。

我们也从现象中知道解决办法：为了遮盖大他者的欲望，强迫症者有一条路，就是求助于自己的索求。

请观察强迫症者的生平行为，观察我方才所谓他在欲望方面的“通过尝试”。这些尝试即便极为大胆，也始终带着一种无法抵达目标的原初判决。无论其通过尝试多么精微、复杂、繁茂而反常，他总得让大他者授权；必须是大他者向他提出这样的索求。

这就是每场强迫症分析在某个转折处所发生事情的动力。只要分析支撑一个类似维度——索求维度——强迫症者这种逃避模式就会一直存续到十分后期的某点：它甚至可以被跨越吗？

现在看看后果。强迫症者的回避，就是以大他者中的索求遮盖大他者中的欲望；因此，作为原因客体的 (a) 便定位于索求占主导之处，也就是肛门阶段。在那里，(a) 不只是如此这般的排泄物本身，而是作为受到索求之物的排泄物。

人们从未在这些真正的坐标中分析过同肛门客体的关系。

要理解强迫症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所谓“肛门焦虑”之源——前提是分析推进到了那里，而这种情况几乎从不发生——要理解焦虑在这个本应显现为终点的点上出现时所具有的真正主导、不可还原核心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掌控的性质，我们只能等到下一次；为此必须表述：

- 肛门客体作为欲望原因的关系所产生的一切；
- 同要求这个客体的索求之间的关系；这项索求同由这个原因所决定的欲望模式毫不相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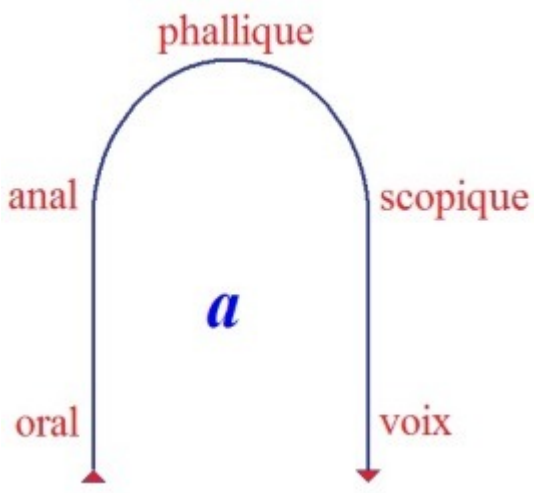
第23课 · 1963年6月19日

正如有人在我上次论述后提醒我的，今年我在你们面前持续给出的对象a 功能定义，倾向于对置：

相关知识卡 口腔要求、肛门礼物与回溯性 ·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 一方面，这个客体同各阶段的联结，以及你们愿意的话，关于其变异的 Abraham 式构想——我说的是那位精神分析家；
- 另一方面，可以说它的圆环式构成：在每个层次上，它作为对象a 都同自身相连；无论以何种不同形式显现，问题始终是同一种功能，即 (a) 如何同主体在大他者位置的构成相连并代表主体。

相关知识卡 口腔要求、肛门礼物与回溯性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确实，在阳具阶段层次上，它的中央功能——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在那里，(ɑ) 的功能主要由一项缺失，即阳具的缺位来代表；它构成了联结欲望同享乐的分离。这正是我在这里重提、并按约定称作我们所描述各客体阶段之第三层次的东西——确实，我要说，这个阶段处于可以称作极端的位置；如果你们愿意，第四与第五阶段则处于回返位置，使它们分别同第一与第二阶段相关。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人人都知道——这张小图式只为提醒这一点——口腔阶段及其客体同超我的最初表现之间存在联系。我已经指出这种联系，提醒你们它同作为对象ɑ 之形式的声音具有明显关联；我也已经重申，任何有效的超我分析构想都不能忘记：就其最深侧面而言，超我是对象ɑ 的一种形式。

这两个符号——(ɑn) 肛门和 (scop) 窥视或窥视癖——提醒你们，人们早已指出肛门阶段同窥视癖的联系。

尽管第一—第二、第四—第五这些阶段形式两两相接，整个集合仍依照先上升后下降的箭头定向。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正因如此：

- 在一切重构受压抑欲望材料的分析阶段中，退行都具有进展的一面；
- 在一切通向这里由铭文本身规定为较高阶段的进展性进入中，都具有退行的一面。

这些就是我想提醒你们的指示；请在今天接下来的全部论述中，让它们始终留在心里。

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问题在于例示并解释某种客体的功能——你们愿意的话，直呼其名，就是屎——如何参与肛门欲望的构成。

你们知道，归根到底，精神分析在“思想史”中的特权，就是让这个令人不快的客体在欲望经济中的决定性功能涌现出来。

我上次提醒你们，相对于欲望，对象a 总以“原因功能”呈现；如果你们听懂并跟上我，它甚至可能成为主体身上原因功能本身得到建构的根点。

如果这就是原初形式——一个欲望的原因——我已经向你们强调：它在这里标明一种必然性，即原因要在心智功能中存续，就始终需要自身同效应之间存在裂口。

这个裂口对我们继续思考“原因”如此必要，以至当它可能被填满时，我们必须让一层帷幕继续覆盖严密决定论，覆盖原因借以发挥作用的各种联结。

我上次用水龙头范例说明了这一点：只有那个忽略——如人们有时所说，因为没有理解——以剖面图、水龙头图式形式向他展示的严密机制的孩子，只有那个免除或没有达到 Piaget 所谓“理解”层次的孩子，才会发现水龙头作为原因的功能本质，也就是水龙头概念。

原因必须存续的这项必然性，源于一点：在其最初形式中，它是欲望的原因，也就是某种从根本上未被实现的东西之原因。

因此，为了同这项构想保持一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肛门欲望，同母亲们以及宣泄拥护者在这个场合会称作“效应”的东西混为一谈：“它起效了吗？”排泄物并不充当我们定位为肛门欲望之物的“效应”，而是它的原因。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要在这个奇特客体上停留，既是——

- 因为它的功能不断迫使我们注意其重要性；

尤其，你们知道，是在强迫症者的分析中；

- 也是因为它再次向我们说明——

为了让对象a 的各种模式对我们继续存续，应当如何构想它们。

乍看之下，在其他模式中，它确实多少自成一类：

- 哺乳动物的构成；
- 交媾器官的阳具运作；
- 人类喉头接受音素印刻的可塑性；
- 镜面图像相对于新生儿神经系统早熟不足所具有的预期价值。最近我逐一重提这些解剖事实，以显示它们如何同 (a) 的功能接合。单看这份清单，你们就能看到它们在有机体决定因素之树上的位置何其分散；但正如 Freud 所说，它们在人那里只有通过占据一张棋盘的关键格子，才取得命运价值。这张棋盘的方格由主体化构成所结构，而主体化构成来自“说话的主体”对“理解的主体”、对洞见主体的主导；我们从黑猩猩身上知道后者的界限。

无论人们假定人的能力比黑猩猩优越多少，人之所以走得更远，显然同我刚才谈到的这项主导——“说话的主体”的主导——有关。它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是人类确实走得更远。

这样做时，他相信自己抵达了概念，也就是相信自己能用一个按照实在自身的内在因果作用支配它的能指，把握实在。

我们分析家在主体间关系场域遇到的困难——对心理学家而言它似乎不太成问题，对我们而言问题多一些——这些困难——

只要我们试图说明能指功能最初如何介入这项主体间关系——就会把我们带向一场新的“理性批判”。如果把它看作所谓理性之征服运动的任何倒退，那就是典型的学院式愚蠢。

事实上，这项批判只定位“理性”如何已经编织在主体最晦暗的动力层次上；在那里，主体体验为需求的东西在所谓“欲望”那些总是多少带有悖论的形式中发生改变——我说它们相对于被假定的自然性而言“悖谬”。

因此，这项批判在我向你们显示的东西中，显出是欲望的原因。为了这项揭示，还必须接纳原因概念由此显露自身起源，代价是否太高？如果把它还原成对某些事实的求助或发展，当然会落入心理主义，并对理性的合法性产生一切荒谬后果。

但我们做的恰恰不是这个，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主体化既非心理的，也非发展的。它显示了同发展中的各种偶发事件——总的来说，就是我刚才先行列举的那些人类解剖特殊性——接合的东西：一个能指的效应；相对于所谓发展，这个能指的超越性由此昭然若揭。

超越性……那又如何？没有什么值得你们害怕！在这一层次上，这项超越性同实在界的任何其他影响相比，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的标记；在生物学中，人们有时把这个实在叫作“Umwelt”，以便驯服它。

可是，动物身上焦虑的存在，恰好彻底驳回了任何可能围绕我在此赋予能指的超越性处境而向我提出的唯灵论归因。

因为动物焦虑在每个场合所涉及的，正是感知所谓“Umwelt”以外之物。某种东西动摇了这个 Umwelt 直至根基；当动物面对地震或其他气象事故而惊慌时，它显出自己已经受到警告。

“焦虑是不会欺骗的东西”这个公式的真相再次显露。证据是，在可能发生这类事故的地区，如果你们看见动物这样躁动，最好认真对待。

它们在我们自己收到警告以前，就向我们发出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之事的信号。对它们和对我们一样，这是大他者某个位置的显现，是某种他异之物本身在这里显现。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说——当然不会——在我上次提醒的实在空间之外，另有某处可供大他者的位置安顿。

现在，我们将进入这个特殊案例：由于主体必须首先在能指中构成自己，排泄物便能在由这项必然性决定的点上发挥功能。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以说这里也许比别处更笼罩着一层独特的混乱阴影。仿佛我们更接近物质——这个词在这里恰如其分——或具体之物，因为我们懂得把生命最令人不快的侧面也计入考虑；恰恰是在这里，而不是最高天[注1]，我们寻找原因的领域。

> [注1] 最高天：最高的天球。

在 Jones[注2] 最初的引言中，把握这一点非常有趣；

> [注2] Ernest Jones：〈处女由耳受孕〉，载《精神分析、民俗、宗教》，巴黎，Payot，1973 年，第 227 页；德文版〈Die Empfängnis der Jungfrau Maria durch das Ohr〉，Jahrbuch der Psychoanalyse，第 VI 卷（1914），第 135 页。

这篇文章极其值得推荐，因为它抵得上一千篇文章。在他的《论文选》中，它叫作〈Madonna's Conception Through Ears〉，即"圣母的受孕""处女经由耳朵的童贞受孕"。

这就是这位 Wales 人在 1914 年一篇文章中处理的主题——必须说，他那份 Protestant 式的恶作剧不可能完全从他乐于讨论它的背景中排除。当时，他刚从自己最初的领会中涌现出来；那些领会对他真正具有启明作用，即肛门功能在最初几位落到他手上的重要强迫症者身上占据主导——这比 Freud 的强迫症案例只晚几年。

这些观察——我曾到原文中找回它们，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两期的 Jahrbuch 中——显然是轰动性的病例，尽管此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病例。

Jones 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当然，“使人受孕的气息”很美；在神话、传说和诗歌中，它随处留有痕迹。还有什么比存在随 Ruach、永恒者的气息经过而苏醒更美？

Jones 知道得更多一些——虽然他的知识还很新鲜，但他对此热情洋溢——他要向我们显示究竟是哪一种风：肛门之风。

他告诉我们，经验清楚证明了主体对自己排泄物、对自己产生的屎所表现的兴趣——这里有一项假定，即兴趣是鲜活的兴趣、生物学兴趣——远远比主体对另一件本来有许多理由关心的事，即自身呼吸，表现得更为在场、突出、明显和占主导；Jones 说，呼吸几乎不召唤他，唯一理由当然是呼吸属于习惯。

这个论证很弱。对一个无法不注意、而且后来确实注意到窒息与呼吸困难在焦虑功能最初建立中何其重要的场域和学科而言，这个论证很弱。

有生命的主体——即使是人——在这个位置竟没有警告提示该功能的重要性，这令人惊讶。我说它作为 Jones 的最初引言论证很令人惊讶；尤其当时已经有某种东西足以突出呼吸功能同问题所涉之物——性关系富有成果的时刻——之间可能的关系。

因为父亲或母亲喘息形式下的呼吸，确实属于创伤场景的最初现象学，甚至完全有理由进入儿童可能由此产生的性理论范围。所以，无

论 Jones 此后展开之物价值如何，都不能简单驳回；因为他所走的道路在众多人类学领域找到如此多的相关项，以至不能说其研究毫无指示。

我甚至还没谈他如何在神话文献中轻易找到关于这种“下方气息”功能的各类参照，一直追溯到《Upanishad》；其中据称，在 Apana 这一术语下，Brahma 是以自己身后的这股风专门生成人类这一物种的。

还有千百个其他相关项，在这个场合提醒我们：在这样的文本中重提这些事情是恰当的。说实话，就这个特定主题而言，如果你们参看文章，就会发现它的扩张本身一路延伸到弥散，已经充分表明它最终远非绝对有说服力。

不过，这只是对我们更进一步的刺激，促使我们追问：为什么排泄物功能能在我们界定为肛门欲望的这种主体构成模式中发挥特权作用？我认为，重新处理问题就会看到：只有按照我们研究的精神，以更有次序、更结构化的方式引入它为何能够占据这个位置，问题才能得到裁决。

显而易见，先验地说，排泄物的这项功能——

同我方才唤起的各类偶发因素相比——从乳腺的解剖位置，到人类喉头的可塑性，其间还有同动物阶梯较高层次上交媾器官特殊构造相连的阉割镜面图像——排泄物从一开始就已存在，甚至早于口和肛门的分化：我们看到它已经在原口层次发挥作用。

不过，如果我们对生命同环境的关系形成某种生物学观念——这始终是不充分的——那么排泄物毕竟以排斥物为特征；因此，它更属于有生命者本身倾向于不再关心之物的方向、符号、水流与流量：

- 它关心的是进入的东西；
- 至于出去的东西，结构仿佛意味着它并不倾向于挽留。

所以，恰好从生物学考虑出发，可以指出并值得追问：在人类层次上，它究竟凭什么取得这种重要性、这种主体化的重要性？

当然，排泄物很可能、也确实会在所谓生命经济层次继续具有重要性。它会进入环境，并在某些条件下使环境饱和；有时饱和到不再适合生命，有时则以至少能为其他有机体提供外部环境支撑的方式使之饱和。

排泄物功能当然具有一整套经济，包括生命体内部以及生命体之间的经济。

这在人类场域中也并未缺席。我曾徒劳地在书房里寻找一本同我的朋友 Aldous Huxley 其他许多书一样精彩的小书，以便在这里给你们看、把你们引上这条线索——我会找回来；它像排泄物一样弄丢了——书名叫《Adonis 与字母表》[注3]。

> [注3] A. Huxley：《Adonis 与字母表》，巴黎，Plon，1957 年。

在这个前景诱人的内容中，你们会读到一篇精彩文章，讨论美国西部某城市如何以工厂方式在城市层面回收排泄物。

这只是一个范例；类似事情并非只发生在工业化美国。你们肯定想象不到，单凭一大群人的排泄物能够重新构成多少财富！

况且，在这里重提某种人际关系进步——上次大战以来如此流行的“human relations”——如何在那场大战期间，把整群人还原为排泄物功能，也并非不合时宜。

一个民族——恰好从其他民族中被选作选民——的许多个体，经由焚尸炉转化成某种据说最终以小块肥皂形式散布于中欧的东西；这也向我们显示，在人与人的经济回路中，把人视作可以还原为排泄物的目标并未缺席。

但我们分析家只限于主体化问题。排泄物通过什么道路进入主体化？

分析参照中的答案十分清楚，至少乍看似乎如此：通过大他者的索求，这里由母亲来代表。

找到这一点，我们便很满意，觉得已经重新接上观察材料：问题在于所谓如厕训练。它命令孩子保留排泄物——至于为什么必须保留那么久，绝非不言而喻——并由此开始把它引入身体某部分的所属领域；至少有一段时间，必须把这部分视为不得让渡，随后仍依照索求把它放出。

我们熟悉这些日常场景；必须说，它们很根本，也是通行做法！既无须批判或压制，尤其——老天！——也不要附加那么多教育建议。父母教育始终列在日程上，却已经在所有这些领域造成太多破坏。

总之，索求在这里也成为所涉放出动作的决定性部分，显然是为了让这件东西增值；它一度得到承认，从此提升为身体部分的功能，而主体对失去这部分多少有所畏惧。

这部分至少通过满足大他者的索求而增值；而且它伴随着我们熟悉的全部照料。大他者不仅关注它，还增添各种无须我逐一唤起的额外维度——这是我们领域中有趣的物理学：闻气味、赞许，乃至擦屁股；人人都知道，这些活动的性感带效果无可置疑。

这种效果在某些情形中更加明显——你们知道，这并不少见——一位母亲一直替已经长大的儿子擦屁股到十二岁；这种事每天都看得到。

所以，我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我们清楚看见“便便”多么容易取得我所谓 ἄγαλμα [agalma] 的功能。归根到底，这个 ἄγαλμα 进入恶臭范围，似乎只应被记录为它所属训练本身的效果。

然而，这显然绝不足以使我们以满意方式确认，母亲同孩子排泄物之间这种特殊“珍宝式”关系所附带的效果何其广泛。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按照分析理解提供的事实，把它同对象小a 的其他形式联系起来；ἄγαλμα　本身无法脱离它同阳具、同阳具的缺席以及同阳具焦虑本身的关系来构想。

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正是由于象征阉割，排泄物 (a) 才进入我们的注意范围。

我要断言并补充：除非我们同时以远比通常更内在、更有根据、更有规律的方式，把握排泄物不仅同阳具的　(−φ)，而且同我这里所谓阶段

分类中唤起的对象小a 其他形式之间的联系，否则就无法理解对我们全部思考至关重要的强迫现象学。

让我们以退行方式重拾问题，但须保留我一开始作出的限定：这种退行必然具有进展的一面。

在口腔阶段层次，问题根底在于：在口腔阶段的对象a——乳房、乳头，随你们怎么说——中，主体在起源处构成自己，并在声音命令中完成自身：

- 主体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是”以乳腺形式贴附于母亲胸前的这个存在；此前，他也曾是以胎盘形式把绒毛扎入子宫黏膜的寄生物。

- 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a)、乳房、胎盘，就是他相对于大写 A 的大他者的现实。

- 他以为 (a) 就是大他者，以为自己同 (a) 打交道时，就是同大他者、同母亲打交道。

因此，相对于这个阶段，在肛门层次上，他第一次有机会在某种东西中认出自己——但不要走得太快——在某个围绕母亲的索求旋转的客体中认出自己，因为这个索求确实在旋转：“留住它，给出它。”如果我给出，它会到哪里？

在座只要略有分析经验的人都无须我提醒——

至于其他人，天哪，他们只须打开我在别处所谓“Psychoanalytical dunghill”——分析文献——就行；“dunghill”就是“小屎堆”——我无须提醒你们这两个时刻有多重要。

对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里所说的小堆——这次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堆（tas）”——这“小屎堆”是应索求取得的，并受到赞赏：“多漂亮的便便！”

但这个索求同时也意味着，可以说它要被否认，因为人们仍会教孩子，不要同这“漂亮便便”维持太多关系；除非通过分析同样辨认出的著名途径——升华性满足。

如果要涂抹，人人当然都知道这就是所用的东西；但人们仍宁可教孩子，最好改用别的，例如儿童分析家提供的小塑形材料，或气味没那么难闻的优质颜料。

所以，这里确实存在一种承认。在同大他者索求的最初关系中，那里的东西既是他，又不应当是他；或者至少，更进一步说，它并非出自他。

好，我们取得了进展，满足开始勾勒出来。我们很可能会在这里看到强迫症式矛盾情感的全部起源；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把某种东西写

入一个结构为我们所熟悉的公式［a ◊ S］：(a) 在这里是这种矛盾情感、这种“既是又不是”的原因：

- 它出自我：症状；
- 然而它又不出自我。“我对您——分析家——怀有的恶念，当然会告诉您；可比如说，我把您视作一坨屎，这终究并不是真的。”［笑声］

总之，我们看到某种因果秩序在此勾勒，但还不能立刻确认它就是欲望的因果。不过，它毕竟是一个结果；正如我上次泛论症状时所说，在这个层次上，一种结构开始显现，仿佛会直接赋予我们症状本身的结构——恰恰是症状作为结果的功能。

我要指出，它仍把我们所关心的东西排除在自身回路之外；如果我向你们展示的理论准确，这个东西就是同严格意义上的欲望的联系。

这里存在主体作为分裂、矛盾之主体，在同大他者索求的关系中构成自身的某种关系。我们完全看不出，为什么随着某个对它完全外在而陌生的维度——欲望关系、尤其性欲望关系——的引入，这一切不会彻底退居其次并一扫而空。

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为何性欲望远未扫除它：这个客体恰恰通过自身的双重性，至少在某个时刻极好地象征了阳具阶段降临时所涉及并有待象征的东西，即阳具的消失、它的 ἀφάνισις [aphanisis]——采用 Jones 的术语；Jones 把这个词用于欲望，其实它只适用于阳具。阳具的消隐就是人类两性关系的中介。

这里开始发挥作用的东西是否还需要论证？受命令而排空肛门功能的结果，会在阳具层次取得全部分量，成为阳具丧失的图像。

当然，这一切只有放在我必须再次作出的提醒中才成立——只要想到有人可能缺席、没有听见我此前的说法，就必须重提这个时刻的根本：居于整张图式中央的 (−φ)。请记住这些公式：朝向大他者享乐而提前的时刻，把阉割构成为这场相遇的抵押。

1	声音	a	大他者的欲望
2	图像		大他者的力量
3	欲望	焦虑 (−φ)	大他者的享乐
4	痕迹		大他者的索求
5	焦虑	a	大他者的欲望 (x)

男性欲望在进入女性伴侣的享乐以前，先遭遇自身的坠落；同样可以说，女人的享乐被压扁——借用乳房与婴儿现象学中的词——被压扁在阳具怀恋中，从而必然、我几乎会说注定，只能在一个超出也使她作为欲望而停下之物的点上，去爱男性另一方。

男性大他者在爱中受到瞄准的这个彼岸，准确说是一个：

- 要么被阉割刺穿的彼岸；
- 要么以力量术语得到变容的彼岸。它并不是那个本应与之结合的另一方。女人的享乐在她自身之中，并不会把她同大他者接合起来。

我这样重提器官衰败性可以说具有的中央功能——可以叫它障碍，但它不是障碍，而是焦虑的位置——因为它以男女两边不同的方式，说明了所谓欲望永不满足的性质。只有通过这番提醒，我们才会看见由此显现的各种象征化何以必要。

无论是癔症侧面还是强迫症侧面，我们今天处于后者。这个第二侧面提醒我们：正由于上述结构，男人只能通过委派自身的在场，以这个衰败器官的形式处于女人之中；在性关系中并且通过性关系，他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这个器官、受到阉割。

这意味着，这里的“赠礼”隐喻只是隐喻；太过明显的是，他什么也没给。女人也没有给。

然而，赠礼的符号对同大他者的关系至关重要；人们称它为“最高社会行动”，甚至“总体社会行动”［Marcel Mauss］。

我们的经验从来就使我们亲手触到：赠礼的隐喻借自肛门领域。人们早已在孩子身上注意到，粪便——先说得文雅一些——是最典型的礼物、爱的赠礼。

人们在那里还注意到许多别的事情，甚至包括某种违法行为中，窃贼离开后所谓的“签名”。所有警察和法医学书籍都很熟悉一个奇怪、却最终引起注意的事实：刚刚在你家操弄“撬棍”、拉开抽屉的家伙，此时总会腹泻。

这当然会让我们迅速回到我方才所谓哺乳动物的制约条件。至少按照动物行为学的现有知识，正是在哺乳动物层次上，我们辨认出粪便痕

迹的功能，更准确说，辨认出粪便作为痕迹的功能。这个痕迹在这里也无疑深深系于有机体主体同时为自己确保的位置之根本：

- 在世界中占有的位置：领地；
- 以及性结合的安全。

你们已经在如今广为传播的资料中见过这种现象的描述：主体——无论河马，甚至越出哺乳动物范围的知更鸟——在领地界内感到不可战胜；可突然到了一个恰好是转折点、界限的地方，它却奇怪地只剩下胆怯。

在哺乳动物那里，这条界限同粪便痕迹的关系早已得到辨认。我们再次有理由从中看见某种预示并准备主体之代表功能的东西；它在生物学背景中扎根，即作为肛门果实的对象a。

我们还要满足于此吗？围绕 (a) 在同强迫症者这种特定欲望类型之关系中的功能发问，我们能取得的就只有这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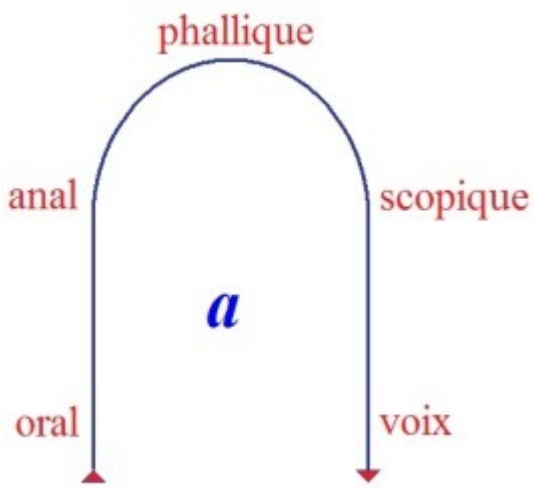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里，我们迈出下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迄今得到说明的，无非是主体是否安置在自己的界限中，并且在界限内多少发生分裂。

甚至由于主体在人的性结合层次上发现自己如此独特地被这些界限压抑，他所取得的象征功能，也仍未告诉我们目前正要求说明的东西：这整个过程如何促成欲望功能？经验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痕迹：迄今没有任何东西解释强迫症者同自己欲望的那些特殊关系。

恰恰因为到这个层次为止一切都已象征化——分裂主体与不可能的结合——有一件事仍未象征化才显得格外醒目：欲望本身。

正是在主体必须完成自己作为欲望的位置的这项努力与必然性中，他会在力量范畴中完成它，也就是在第四层级。

1	声音	a	大他者的欲望
2	图像		大他者的力量
3	欲望	焦虑 (−φ)	大他者的享乐
4	痕迹		大他者的索求
5	焦虑	a	大他者的欲望 (x)



自我掌控之自恋支撑的镜面反射，同大他者的场域和位置之间的关系，就是这里的联结。你们已经熟知它，再讲只会让你们重走一条踏平的路。

所以，我想在这里标明我们询问的独创性、事实向我们揭示之物的独创性；否则，它绝不会进入我们的认识。

为了从事情最鲜活处和你们熟悉的事实出发，我不会再久谈自己已经重提过千百次、方才所谓强迫症主体同其欲望的关系。正如上次告诉你们的，无论其幻想多么奢华，通常都从不实行；不过有时他也会在各种多少无限推迟付诸行动的条件下，最终做到。

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情况：别人替他跨过障碍空间。一个很早就发展成出色强迫症者的主体，可能生活在一群放纵之人的家庭中。

我方才提到的《Jahrbuch》第 V 卷中的病例二——Jones 正是依据它来讨论强迫症者肛门功能的现象学；我还可以从文献中举出千百个其他例子——就属于这种情况。

所有姐妹——数量很多——再加上母亲、姑姨、母亲的不同情人，甚至我想还有——愿上帝原谅我——祖母，全都在这个小孩五岁左右时压过他的肚子。

但他仍然是一个强迫症者、一个已经构成的强迫症者；他的欲望只能以力量范围内的唯一模式构成：不可能的欲望。因为无论他为实现它们做什么，他都不在那里；在这个范围中，强迫症者永远无法抵达寻求满足的终点。

那么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在这个观察中同许多其他观察一样鲜活而喧闹。我方才把它称作“鲜活而喧闹”；一条小鱼的图像由此被唤起，可以说就在我的手下，而且事出有因：这个 ιχθύς [ichthus]——

只要强迫症者属于我们的文化区域——我们也不知道别的区域——你们就会在强迫症场域中到处看到这个 ιχθύς；这个 ιχθύς 就是 Jesus Christ[注4] 本人。

> [注4] ιχθύς：ΙΧΘΥΣ，由 ΙΗΣΟΥΣ（Iêsous，“Jesus”）、ΧΡΙΣΤΟΣ（Khristos，“Christ”）、ΘΕΟΥ（Theou，“上帝的”）、ΥΙΟΣ（Huios，“儿子”）、ΣΩΤΗΡ（Sôtêr，“救主”）五词首字母组成。

人们可以围绕“这是什么样的亵渎必然性？”作许多思辨。必须说，迄今从未有人恰当地论证它。为什么这样一个主体同许多其他强迫症者一样，在投身性探索中的某种多少非典型行动时，总会立刻幻想 Christ 作为同伙？

尽管这个事实早已摆在眼前，我认为人们仍未就此给出最终答案。

首先十分清楚的是，这个场合中的 Christ——正因如此才构成亵渎——是一位神。对许多人而言，他确实是神；甚至对如此多人而言，尽管历史批判和心理主义进行了各种操作，说实话仍很难把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来。

但他终究不是随便哪一位神！请允许我怀疑，Theophrastus——《品格》的作者——时代的强迫症者，会不会以让 Apollo 在心中参与自己的卑劣行为为乐。

正是在这里，我过去曾认为应顺便提出的一处小标记、解释开端[注5]取得意义：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哪怕我们同神——或诸神，因为它们

是“众神”而不是“一神”——不再有任何关系，神仍是实在界的一项成分；所以，如果它们还在那里，显然会隐姓埋名地四处游走。

> [注5] 参见 1960—1961 年研讨班《移情……》，1960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21 日课次。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神同欲望客体的关系不同于我们的关系。我方才谈到 Apollo；Apollo 在此前此后都未被阉割。此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是另一件事：据说变成树的是 Daphne。

这里有某种东西被隐藏起来。但这种隐藏十分奇怪，因为它根本没有被隐藏：变形之后的月桂树不是 Daphne，而是 Apollo。

神的特性是，一旦得到满足，就变成自己的欲望客体，即使因此必须石化其中。换句话说，如果一位神是实在的，它就在这里显出自己力量的图像：它的力量就在它所在之处。这对所有神都成立，甚至 Elohim，甚至作为其中一位、尽管位置很特殊的 Yahweh。

但某种来自另一源头的东西介入了。姑且并且由于这在历史上准确，我们把它叫作 Plato——尽管这项历史真相无疑还应走得更远一些。

他告诉我们的无非是一些像你们已经看到的、在享乐伦理内部仍很好操持的东西，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画出美相对于至善所构成的进入边界与屏障。但这些东西同初生基督教混合，便产生了某种人们以为从来就存在、而且从来就在《圣经》里的东西。我们将来无疑还须回到这里——如果明年大家还都在的话……

我要说的事情可以争论：即“全能”上帝的幻想，也就是“同时在任何地方都有力量”并且“对一切事情都同时有力量”的上帝。因为人们必定会

走到这里：如果世界这样运行，显然上帝的力量同时朝所有方向施展。

这个“全能”同某种可以说“全视”的东西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足以向我们标明这里涉及什么。它涉及在力量幻景彼岸场域勾勒出来的东西：主体投射到理想场域，并在那里分成两重：

- 镜面另我：理想自我；
- 以及彼岸的某种东西：自我理想。

当这一层次上有待遮盖的是焦虑时，自我理想就取得“全能者”的形式。

强迫症者无处不在的幻想，也是支撑其纷繁欲望来回移动、跳跃并不断被推得更远的支架；他正是在那里寻找并找到把自身构成为欲望所需的补充。

由此会产生一些推论——我这里只举几个小的。一个问题曾在我可以称作“分析的热圈”中提出，也就是最初灵感运动仍然活着的地方：分析家是否必须是无神论者？主体在分析终点如果仍然相信上帝，能否认为自己的分析已经结束？我今天不会处理、更不会裁决这个问题。

但在走向这种问题的道路上，我要提醒你们：无论一个强迫症者在言谈中向你们证明什么，只要尚未从强迫结构中拔出，请确信，作为强迫症者，他始终相信上帝。

我的意思是，他相信我们文化区域中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所拥护的神，也就是人人不信而信的神：那只注视我们一切行动的普遍之眼。这个维度像我前几天谈到的幻想窗户一样牢固地安置在框架中。

不过，他的必然性也要求他不相信它——即使最虔诚的信徒也如此。首先，因为如果他们相信，事情就会显出来。如果真如此虔信，人们会看见这种信仰的后果；可这些后果在事实中严格不可见。真正的无神论维度，正是成功消除全能者幻想。

有一位名叫 Voltaire 的先生——在反宗教抨击方面毕竟颇有本领——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自然神论，也就是执着于全能者的存在；他认为 Diderot 疯了，因为 Diderot 否认这个存在。

他认为 Diderot 疯了，因为觉得后者不连贯。Diderot 确实可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在我看来，他的作品颇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在两部重要对话《Rameau 的侄子》和《宿命论者 Jacques》中，他让主体间之物在大他者层次发挥作用。不过，他只能在嘲弄的符号下这样做。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只能在一项禁欲实践的极限上得到构想；在我们看来，这只能是一项精神分析式禁欲实践。我所说的是被构想为否定世界根底处“全能”在场这个维度的无神论。

这并不意味着无神论的终项和无神论者的存在没有历史对应项；但它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它的断言恰好朝向作为实在的诸神之存在：既不否认，也不肯定，而是朝向那里。

悲剧《无神论者》[注6]中的无神论者——我指 Elizabethan 悲剧——作为战士、作为革命者的无神论者，并不是否认上帝全能功能的人，而

是宣称自己不侍奉任何神的人。这就是其根本戏剧价值，也是自古以来赋予无神论问题以激情的东西。请原谅这段小岔路；你们当然明白，它只是在作准备。

> [注6] Cyril Tourneur：《无神论者的悲剧》（1611），Avant Scène，1992 年 1 月 1 日。

你们看，今天的回路把我们带到了哪里：带到两个阶段的根本联结；它们围住了那项根本不可能性，即在性层次上分开欲望与享乐的不可能性。

强迫症者为自己的欲望提供的迂回、围困和不可能立足方式，使我们在今天的分析中看到某种东西勾勒出来：同一个最令人厌恶类型的失落客体的联结，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同最高层次理想主义产物的必然联系。

不过，这个回路还没有完成。我们已经清楚看到欲望如何悬系于这项客体结构；仍须指出——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表述的——我希望你们都已抄下的中间表格向你们指出的下一片场域：

- 被确立为强迫症者欲望结构的强迫幻想，同——
- 决定这项结构的焦虑之间的关系。

第24课 · 1963年6月26日

为了今天推进我们的论题，我会重新处理强迫症者欲望的构成及其同焦虑的关系。为此，我会回到今年研讨班最初几课给你们的一种表格、矩阵、一张双入口表；这里以白线框住、粉红色标出的形式重新呈现。



当时，这张表旨在标明 Freud 最终抵达并写进文章标题《抑制、症状与焦虑》的三个词项所代表的错位、层级偏移。

围绕这三个词项，某种东西得到标点；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若干时刻。这些时刻可以用表中写下的词来界定；每个词项都同时参照上方的列标题和左侧的行标题。

其中存在一种可以经受询问和检验的相关性，其结构功能可以被否证或证实。

不过，当时这些词项以某种不完整状态交给你们，因而留下若干谜团悬而未决。特别是，例如情绪与慌乱的区分，尽管我当时作过词源参照，对你们来说仍可能是一个无法完全凭自己手段解决的问题。

我今天带来的东西肯定会对此作出更精确的说明；我毫不怀疑，对大多数人、若非所有人而言，这些说明都会是新的，甚至出乎意料。

尤其让我们从慌乱开始。它的词源同情绪截然不同，不是“向外运动”：不是脱离已经组织、适应的运动行动场域的 motion、运动——尽管情绪在词源上确实指向这里；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它。要理解慌乱，必须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寻找。正如我当时提示的，词源中的 esmaier，其 maier 关联一个极为原始的日耳曼词根 mögen, magan；这提示某种把力量原则置于“之外”的东西——置于什么之外？

所以，谜团围绕着某种并非同力量无关的东西。我甚至会说，根据它在法语中取得的形式，也许必须把心智引向“在……之外”“在我之外、在自身之外”这一类型的东西，才能清楚看见、至少瞥见我们今天要走的方向。这种切入虽近乎双关，却并不因此失去重要性。

让我们立刻直入核心：由于强迫症者的现象学以直接而十分可感的方式说明了它，在我们走到的这个点上，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这里所说的慌乱无非就是——

至少在我们今天试图探索、澄清并更紧密系结的相关关系——即欲望同焦虑的关系——中，慌乱无非就是对象小a 本身。

焦虑的情势具有一种奇特暧昧；今年的全部论述都教你们更紧密地把握它。经过这番建构，我们可以表述其现象学中最突出的、作者们往

往滑移并犯错、而我们据以引入区分的性质：它没有原因，却并非没有客体。

我通过定位焦虑的努力，一直把你们引向这项区分。它不仅“并非没有客体”，而且很可能指明了可以说最深处的客体、最终客体、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教你们说：焦虑是不会欺骗的东西。相反，在其现象中如此明显的“没有原因”，通过我试图向你们定位“原因”概念从何处开始的方式，变得更加清楚。［原因 / 物，cause/chose］

由此，对慌乱的参照使我们看到：焦虑虽然同它相连，却不依赖它，反倒决定这项慌乱。焦虑悬置在同原因关系的可以说“在先”形式——将要表述为原因的“怎么回事？”、即窘迫——同某种原因无法掌握的东西之间；因为在最初，恰恰是焦虑严格地产生这个原因。

某种东西发生了。我在解释强迫症者的开端所安置的东西，以卑污而因此更加震撼的方式说明了它：在《狼人》面对自己重大的重复梦、焦虑地面对某种仿佛展示其最终现实之物时，某个从未进入他意识、却只能作为此后全部决定作用之一环而得到重构的东西发生了。直呼其名，就是“肛门慌乱”及其产物。

在强迫症者层次上，这就是对象小a 涌现时介入的最初形式；此后一切以效应模式展开之物，都从这里起源。

正因为对象小a 在这里的一个原初时刻得到给出，并发挥某种功能——

现在我们要在这项功能上停留，准确说明它的价值、影响、分量和最初坐标，也就是在其他坐标加入以前的坐标——正因为对象小a 在其原

初产生中就是这个，此后才能在强迫症者特有的欲望辩证法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这项慌乱出现的时刻，在焦虑显出自己确实是“不会欺骗的东西”的创伤性揭蔽中，也就是大他者场域可以说“裂开并向自身根底敞开”的时刻，其坐标是：

- 这个对象小a 是什么？
- 它相对于主体具有什么功能？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以某种纯粹方式把握它，恰恰因为在这场根本而创伤性的对峙中，主体向情境“让出”自身。但在这个层次、这个时刻，“让出”意味着什么？应当如何理解？你们清楚知道，这既不是摇摆，也不是屈服。

请回想《狼人》梦中主体在敞向“披满狼的树”的窗前着迷的姿态。那种冻结把情境原初不可表述的性质悬停在我们眼前，主体却从此永远留下印记。那里发生的事情赋予主体“让出”以真正意义：严格说，是一次让渡。

可让渡客体的性质，是对象小a 的一项特征；它如此重要，以至我请你们跟随我简短回顾，看看它如何标记我们列举过的对象小a 的一切形式。

这里向我们显现，力比多的固着点总是围绕自然向这种可能的主体让渡结构提供的某些时刻形成。

分析经验逐渐接近的第一个焦虑时刻，可以说位于“出生创伤”的层次和周围。通过这项评论，我们能够赋予它比最初以挫折形式粗略处理的东西更准确、更可表述的重音。

只要开始询问，我们就会注意到：这里所说的焦虑——断奶焦虑——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与其说是乳房有时无法满足婴儿需求，不如说是这个幼儿让出乳房；当他悬挂于其上时，那乳房确实仿佛自身的一部分。

永远不要忘记我曾向你们呈现的东西——并非只有我注意到它，这里我特别参照 Bergler[注1]——

> [注1] E. Bergler：《性心理病理学》，Payot，1969 年。

乳房属于正在受哺育的个体；正如我曾用形象说法告诉你们，它只是“贴附”在母亲身上。

婴儿仿佛可以取得或放开这个乳房；最原初的惊讶时刻就在这里发生，有时甚至能真切地从新生儿表情中捕捉：那里第一次闪过某种同放弃这个器官有关的反映。与其说它已是一个客体，不如说它更是主体本身；它为另一范围中围绕主体被感知并称作被遗弃的东西提供支撑与根基。

不过，对我们而言——也像对象小a 的所有其他形式——难道没有更明显的检验，可以证明我对自然客体之可替代性的强调吗？所谓用机械

客体替代自然客体，首先是用天哪随处可遇见的任何其他客体替代它：

- 另一个伴侣，即乳母；它曾给自然教育最初的拥护者、给 Rousseau 式母乳喂养主题提出如此多问题；

- 再往后，是某种天哪并非始终存在——至少人们这样想象——而由文化进步制造并构成的东西：奶瓶。也就是可以说把这个 (a)“储备起来”、存货并投入商业流通，还可以隔离在无菌管中的可能性。因此，客体的让渡性质表现为人类制造功能在链条中的出现，表现为能够充当其等价物的可让渡客体出现。

这番回顾在这里并非离题，因为我想从这个角度直接把它联结到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强调的功能：借用它的发现者 Winnicott[注2] 给出的——无论是否准确、如今已约定俗成——名称，就是过渡客体。

> [注2] D. W. Winnicott：《游戏与现实》，Gallimard，2002 年。

他称作“过渡性”的这个客体，在这一层次上清楚显出，究竟是什么使它构成我所谓“可让渡客体”的功能：它是从某件东西、往往是一块尿布上撕下的小碎片。主体在这个客体中找到支撑时的关系很清楚：他并不消融其中，而在其中得到安慰；他在其中安慰自己那完全原初的主体功能，也就是相对于能指对峙可以说处于“坠落”的位置。

这里并非对 (a) 的投注，而是可以说一场授职。它在那里作为主体的代理，而且处于某种先于主体的位置。

它是——

- 1. 同某物的这项关系：(a) / 某物；它在那场消失之后次生地重新出现；

- 那个起初被设定为必须在同大他者的对峙中构成自己的原初神话主体，我们却从未把握——理由很明显！——因为 (a) 已经先于它；主体本身可以说带有这次原初替代的标记，必须在彼岸重新涌现。

“可让渡客体的功能”是一块可分离碎片，并以某种方式从最初就携带着身体认同的某种东西；就主体构成而言，它先于身体本身。

既然我谈到人类生产史中的表现可以对我们具有某种证实、揭示价值，就不能不立刻唤起这项历史演进——更准确说，这项历史表现——最极端处的情形：器官移植事实将向我们提出一些一直深入到所谓“主体本质”最根本处的问题。它已经展开、很可能规模巨大，远超过普通意识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实践者所意识到的程度。这些事实的面貌既令人惊讶，也足以让心智悬停于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意到何种程度？将会同意到何种程度？

已经开启的事实会走到多远？我所谓这类惊人可能性的“矿脉”、资源与主体来源，也许很快就会来自对某些主体的人工维持：我们将无法、也不知道再说这种状态究竟是生命还是死亡。你们知道，Angström 装置[注3]能够让组织和主体维持活体状态，即使所有迹象都显示其中央神经系统不可能恢复：脑电波平直、瞳孔散大、反射永久消失。

> [注3] 一种插管式医用呼吸器。

这里涉及什么？当我们从这种状态的主体身上取用一个器官时，正在做什么？

你们难道感觉不到，某种东西正在实在界中涌现，足以用全新的术语唤醒人格的本质性及其所系为何的问题？它会召唤那些有时可能提供法学材料的教义权威，让人看到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究竟能走多远：主体是灵魂还是身体？

今天我不会沿这条道路走得更远。况且，这些教义权威仿佛已经提出颇为奇特的回答，但必须极为细致地研究，才能看出它们同一些早已采取的立场是否连贯。例如，在把人格认同于某种叫作“灵魂”的不朽之物这个关系层面上，有一种学说同 Plato 传统最彻底相异：它在原则中表述，不可能有身体复活以外的其他复活。

况且，这里唤起的领域并非如此依赖勤勉技术向各种奇特可能性的推进，以至很久以前，具有远见的虚构就已唤起它。

在这里，我只须再次让你们回到 Copelius 要操弄的眼睛之 unheimlich 功能；Hoffmann 体现了这个人物，Freud 又把他放在〈Unheimlich〉一文的中心。这个挖取眼窝、一直到根部寻找某种作为关键、根本客体之物的人，所寻找的，就是欲望最令人焦虑的彼岸，而这个欲望又构成它：眼睛本身。

我也顺便充分谈过声音的同一功能。随着技术不断完善，它似乎、无疑也会日益能够属于这些可让渡客体：以唱片或磁带形式排列在图书馆书架上的客体。无须在这里唤起某个新旧事件，也能知道它同某些情势下焦虑涌现可能具有怎样的独特关系。

只须再加上另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例子：在这种可能性首次涌现的文化区域，图像——我是说镜面图像、身体图像——也能以分离、可让渡状态，以照片乃至绘画形式出现；而它以既可无限复制又可散布到任何地方的形式突然出现时，会给看到的人之感受性造成冲击与厌恶。

在某些没有理由称作“原始”的文化区域，这种使图像涌现的可能性会激起厌恶乃至恐怖，并使人拒绝让别人“拍下”这幅图像；“上帝才知道”——这个说法在这里恰如其分——它随后会去往哪里。

肛门客体正是以这项可让渡客体功能介入欲望功能；它总的来说最为自然，而其自然性并不足以解释它如何取得这项功能。

我们必须在那里把握并检验它如何介入，同时不要忘记公式给出的向导：这个客体不是欲望的“终点”或“目标”，而是它的原因。

它是欲望的原因，因为欲望本身是某种未实现之物；这种效应奠基并构成于缺失功能。只有在严格说来唯一安置原因概念的地方，也就是在能指链的层次上，它才作为效应显现；欲望赋予能指链一种连贯性，使主体主要作为转喻而构成。

但是，在主体构成层次上，当我们从欲望对主体构成的影响中把握它时，应如何界定这个欲望？

并不是如厕训练这个偶然事实赋予欲望保留功能，进而赋予肛门欲望以根本结构；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更一般的形式，我们必须在这个保留欲望中把握它。

在同焦虑的两极关系中，欲望应当定位于我在这张旧矩阵中让它对应的位置：抑制层次。正因如此，我们知道欲望可以取得所谓防御功能。但让我们逐步看看这有时如何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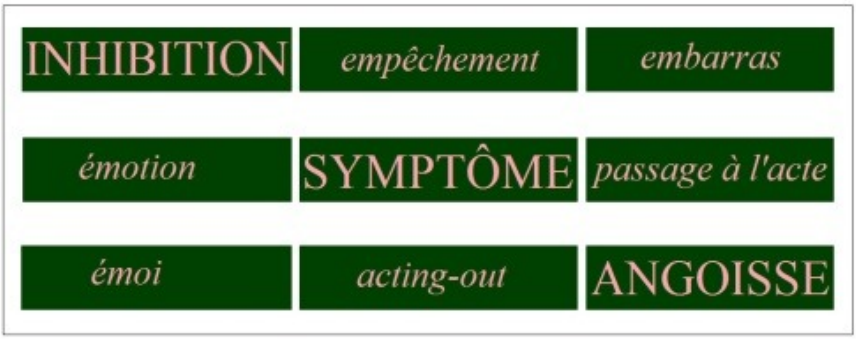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经验中，抑制是什么？仅仅拥有这项经验并把它当作经验加以操持，并不表示已经正确表述其功能；这就是我们要尝试做的事情。

抑制是什么？无非是向某项功能——可以是任何功能；Freud 在文章中例如以运动功能为支撑——引入某种东西。引入什么？引入另一个欲望，而不是该功能自然满足的欲望。

我们毕竟知道这一点，我也不声称在这里发现新东西；但我认为，这样表述它引入了一个新公式。若无这个公式，我们就无法把握由此产生的推论。

在抑制的位置，我们从这张矩阵所指的相关关系中——我要强调——学会辨认严格说来欲望发挥作用的位置；并在那里把握分析所谓 Urverdrängung 的一个根源，即欲望在抑制背后可以说结构性地受到遮蔽。正因为如此，我们通常会说，某某先生患“书写痉挛”是因为他情色化了手的功能——我想在座人人都知道。这促使我们让三个词项在同一位置参与并得到衡量；前两个我已经说出：抑制、欲望，第三个是行动。

因为当我们要界定何谓行动——焦虑位置唯一可能的两极相关项——只能把它安置在矩阵中实际所在之处，也就是抑制的位置。



对我们或任何人而言，行动都不能被界定为某种只在实在界场域发生的事情——仿佛它只由运动性、所谓运动效应界定。相反，它是在这个场域中发生的东西；有时采取运动形式，但不只如此，尽管其中总会残留运动效应的某种参与。它在实在界——运动回应发挥作用的场域——中转译出来，却以这样的方式转译：另一个场域也在其中得到转译；

- 它不只是感觉刺激的场域，例如只考虑“反射弧”时的表述；
- 也不能表述为“主体的实现”。

后者是人格主义神话的构想；它恰恰在主体实现场域中，省略了对象小a 的优先性。对象小a 开启这个场域，并从此保有其特权。主体本身只在一系列客体中实现；这些客体同对象小a 的功能属于同一系列、同一位置——按这张矩阵来说——并且始终是可让渡客体。人们很久以前就把它们称作“作品 / 功业”；这个词一直到道德神学领域都具有完整含义。

那么，我所说的另一个场域中，究竟有什么进入行动？它在实在界中的影响、诉求和坚持，把某个举动标记为行动。我们如何界定它？难道只是这种两极关系，以及可以说其中发生的对焦虑的克服？

我们只能用近似公式来说明行动是什么：当一个举动具有能指显现的性质，使所谓“欲望的偏差”铭刻其中时，我们就谈行动。行动就是这样一种举动：本来会抑制它的欲望本身在其中显现。

关于行动功能同抑制关系的这个概念基础，只有在这里才能论证，为何一些原则上看起来同“行动”一词完整伦理意义关系甚微的事情会被称作行动：一方面是性行动，另一方面是立遗嘱行动。

正是在 (a) 同某个欲望构成的这项关系中，在它向我们揭示欲望同自然功能之关系的地方，强迫症者对我们具有最典型的价值。

在强迫症者那里，我们不断亲手触到一种性质；只有习惯才会为我们抹去其谜一般的面貌：他的欲望总在这样一个维度中显现，我方才甚至略微提前把它称作“防御功能”。

怎样才能构想，欲望对抑制的这种影响凭什么值得称作“防御”？我告诉过你们，只有在作为抑制标志的这项欲望效应，能够引入一个已经被另一欲望诱发的举动之下时，我才能提前把“防御”称作欲望影响的根本功能。对我们而言，这也是日常经验事实。

毕竟，我们一直处理这个秩序的东西。先不谈这点，只要不离开强迫症者，就可以注意到：由保留欲望界定、围绕一个将从中获得价值的原初客体而集中的肛门欲望，已经处于这个位置。这个被定位为“肛门

的”欲望，只有在力比多经济中、也就是在它同性欲望的联结中，才对我们有意义。

这里应当重提 St. Augustine 的“inter urinas et fæces nascimur”。至少对我们分析家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我们在尿液与粪便之间出生”，不如说我们正是在尿液与粪便之间做爱。我们先小便、后排便，或反过来。

这又是一项相关性；对于我们毕竟让它自行进入分析的现象学，我们关注得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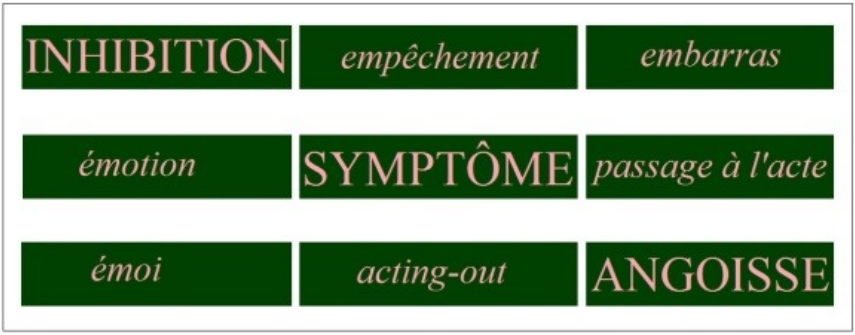
所以必须竖起耳朵，在这种材料出现的案例中，辨认性行动同某种酝酿之间的联系；当然，它也会像《狼人》故事中也许根本没被唤起的那份原初小礼物一样未被注意。

性行动中通常会酝酿某种看似不太重要、却因为指示我所说的关系而取得重要性的东西：一小坨屎的酝酿。随后把它排出，对每个主体无疑不具有同样意义；例如，强迫症侧面与其他侧面就不相同。

现在，让我们从我留下的地方重新上路：关于欲望在另一欲望之下的底层关系，我现在要把你们引向何处？在这条道路中，如何构想那个把我们引向澄清其意义的东西——我说的“引向”不只指事实，而且指必然性？

在把欲望—防御解释为防御另一欲望时，我们是否会设想，自己只是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被强迫症者的道路引领？他在欲望过程中作重复回返运动；这种运动由症状中已经蕴含的主体化努力生成，他因拥有症状而试图重新把握其中各个阶段。

而矩阵中写下的同受阻、同情绪的相关性又是什么意思？



我在其重复结构中写下、并于下方解释的标题，正向你们指明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受阻是什么？有某种东西介入了——受阻：impedicare，陷入陷阱——它不是抑制的重复。毕竟必须选择一个词。

主体确实无法坚持自己的保留欲望；在强迫症者那里，这正表现为强迫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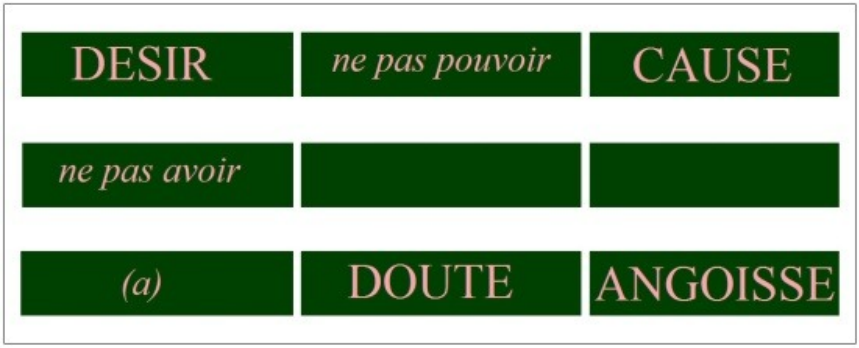
这里的情绪维度借自一种不属于我们的心理学——适应性心理学、灾难反应——但其介入意义也同这个经典惯常定义完全不同。

这里所说的情绪，正是那些以面对任务为基础的实验所突出者：主体不知道如何回应，正是在这里同我们的“不知道”相接：“他不知道原来是这个。”

所以，在他无法阻止自己的点上，他让某些东西通过；那是能指的种种来回运动，交替确立并擦除，全部走在一条它们同样不知道的、重新找到原初痕迹的道路上。

强迫症主体在我方才所谓——你们现在看到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词——“他在欲望过程中的回返”中所寻找的，确实是重新找到整个过程的真实原因。

正因为这个原因无非是那个卑污可笑的最终客体，他才在寻找中悬而未决；在行动化层次，总会显出一些东西，为这场客体寻找制造悬停时刻、错误道路、错误线索和侧向岔路，使它无限旋转。这些东西又表现为怀疑这个根本症状；它使强迫症者的一切替代客体都受到价值质疑。



这里的“不能”是不能做什么？不能阻止自己。

强迫——这里是怀疑——恰恰涉及这些可疑客体；强迫症者借它们延迟进入最终客体的时刻，而这个客体本会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终点。

也就是主体在一条始终敞开、可以通过窘迫之路进入的道路上丧失。原因问题本身把他带进这种窘迫，而他正是借此进入移情。

在这里，什么应当使我们停留？

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另一个欲望相对于我刚才走过道路的这个欲望，会以防御形式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否已经看到、抓紧，甚至接近了？显然没有！

我已经画出回到最初客体以及相应焦虑的道路，因为如果强迫症分析只沿这条路越推向终点，焦虑日益涌现的动机就在这里。

因此，仍然敞开的问题不是我想说什么——我想你们已经瞥见——而是作为防御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这种防御无疑发挥作用，而且作用得很远，以推迟我刚才勾勒的最后期限；它作为另一欲望的防御。

这怎么可能？

我们只有把中心位置赋予……　这正是我刚才已经做过的　……性欲望——我指人们所谓“生殖器的”欲望，指自然欲望，就其在人这里，恰恰由于欲望自身围绕一个客体的中介而形成结构，它把焦虑置于自身核心，并把欲望同享乐分隔开来——才能设想这一点。

对象 (a) 的这项功能，在生殖器欲望层次以类比方式被象征出来……它类比于 (a) 在欲望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与显著作用 ……在生殖器欲望层次，它由（−φ）来象征；（−φ）在这里显现为交媾层次的主体性余留。

换句话说，这向我们表明：系联无处不在，但它恰恰要在本应真正交媾之处有所缺失，才会形成联结。

正是这个中心孔洞…… 它赋予阉割焦虑以特权价值， 也就是说，焦虑只在这一层次产生：就在客体缺失的位置…… 正是由于这一点，另一种欲望才特别在强迫症者那里开始发挥作用。

可以说，这另一种欲望为我们所谓“偏心位置”提供了基座；我刚才试图向你们描述的，正是强迫症者的欲望相对于生殖器欲望所占据的位置。

因为，无论就其作用实例还是机制而言，强迫症者的欲望都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可设想：它作为一种替补，替补那在别处——也就是说，在它自身的位置——不可能得到替补的东西。

总而言之，强迫症者同所有神经症者一样，已经抵达阳具阶段；正是相对于在这一阶段无法获得满足，他自己的客体——排泄物性的 (a)，那个作为保留欲望之原因的 (a)……

如果我真想把它的功能同我谈过的、关于它与抑制之关系的一切接合起来，

我倒更愿意称它为“塞子” ……正是相对于这一点，这个客体将取得那些我可以称作“展开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我们穿透到我所谓奉献性之分析幻想的起源。我已经反复说过：这是强迫症者的幻想，因为所有人当然都希望生殖器结合是一份礼物：

“我把自己给出去，你把自己给出去，我们彼此给予。”

遗憾的是，无论你们把一场生殖器交媾行动想象得多么成功，其中都没有丝毫礼物的踪迹。礼物恰恰只在我们向来都确凿而完整地辨认出它的地方存在：肛门层次。在那里，有某种东西勾勒出来、竖立起来；它在这个层次恰恰注定要满足主体，使主体停在裂隙、中心孔洞的实现面前；在生殖器层次，正是这个孔洞阻止我们把握任何能够作为礼物之客体发挥作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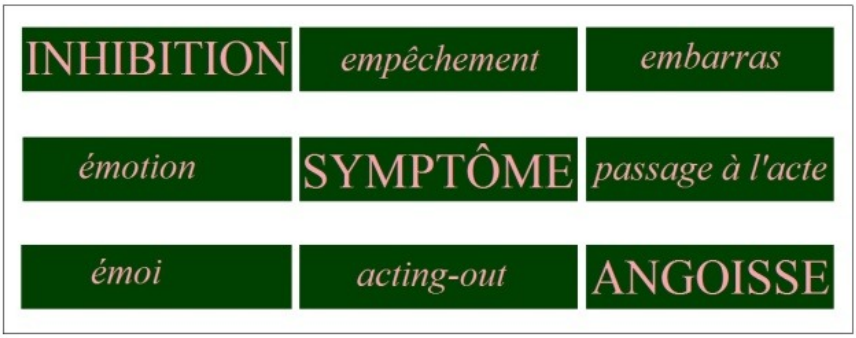
既然——因为我谈到了“塞子”……

你们可以从中认出，这是我所说之物最原始的形式，

也就是前几天讨论原因的功能时，我向你们引入并称作“水龙头”的那个示范性客体；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图示……

相对于“塞子”或“水龙头”这一客体的功能所决定的东西，

连同它的后果——关上的欲望， ……我们矩阵中的不同要素可以怎样得到安置?





同原因的关系——这究竟是什么？

“可以拿水龙头做什么？”这句话恰恰标出了最初的出发点：在观察中，在儿童经验里，我们看到他对某种宣告自己代表这一基本客体类型的东西表现出吸引……这不同于任何其他幼小动物。

“不能”拿它做什么与“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在彼此区别之中，已经在这里得到充分指明。

症状是什么？就是水龙头漏水。付诸行动就是把它打开，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付诸行动的特征：某种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个原因借助同这个原因毫无关系的手段得到释放。因为，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水龙头之所以发挥原因的功能，只在于凡是能够从中流出的东西，都来自别处。

正因为存在生殖器层次的召唤，中心又有它的阳具孔洞，一切能够在肛门层次发生的东西才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它由此取得意义。

至于行动化，如果我们要相对于水龙头的隐喻来安置它，它并不是像儿童那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把水龙头打开，而只是“喷流”是否在场。

行动化就是“喷流”，也就是某个事实所产生的东西；这个事实总是来自我们刚刚作用其上的原因之外。

这是我们的经验向我们指明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干预…… 比方说，肛门层次的解释 ……是错误的，它才引发行动化；而是因为在干预所抵达的地方，它给来自别处的某种东西留下了位置。换言之，不应轻率地折腾欲望的原因。

于是，这里引入了一项功能得以发生的可能性。它萦绕着强迫症者欲望之命运——其症状与升华——上演的场域；某种东西将因“绕过”阳具欲望的中心裂隙而取得意义。那就是在窥视层次发生的事情：镜像开始发挥一种类似功能，因为相对于阳具阶段，它处在与之相关联的位置。

我们刚才谈到的一切…… 即（a）作为类比性礼物客体的功能，旨在把主体留在阉割孔洞的边缘 ……都可以转置到图像上。

此时，所有观察都强调过的、强迫症主体身上爱之功能的歧义便介入进来。我们所遇到的这种理想化的爱究竟是什么？

- 它既见于鼠人，也见于狼人；
- 还见于每一份稍有深入的强迫症者观察。

赋予大他者——在这里就是女人——以一个受到抬高的客体这一功能，其中的谜是什么？人们当然没有等到我们……　既没有等你们和我，也没有等这里给出的教学　……才知道它暗中代表着对强迫症者自身欲望的否定。无论如何，女人们不会在这一点上受骗。

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强迫症者在爱中投入了自身的什么，这种爱同被爱妄想式的爱又有什么区别？

你们以为强迫症者……

如果他的分析沿着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某条回返道路，最终能够揭示的最后客体确实如此——也就是排泄物，　……他会在这里［在排泄物客体中］找到一处占卜式源泉，让自己发现自身是一个可爱的客体吗？

请你们试着用手电筒［原文如此］照一照，看看强迫症者在这方面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这里占上风的并不是怀疑，而是他宁愿连看都不看。你们总会发现这种谨慎。然而，爱之所以在他那里采取一种受到抬高的联结形式，是因为他想让人爱的，是他自身的某种图像。他把这幅图像给予他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他想象，如果这幅图像缺席，他者便再也不知道

该抓住什么。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我在别处所谓这种神话之爱的利他维度；这种爱建立在一种神话式的奉献性之上。

然而，维持这幅图像，会使他同自身保持整段距离，并把他系在这段距离上；恰恰是这段距离最难缩减，也正是它使某位作者［Bouvet］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当然对这些主体很有经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装置，

其原因仍有待深入探究 ……于是他以这种方式表述问题，把如此之多的重音放在“距离”这个观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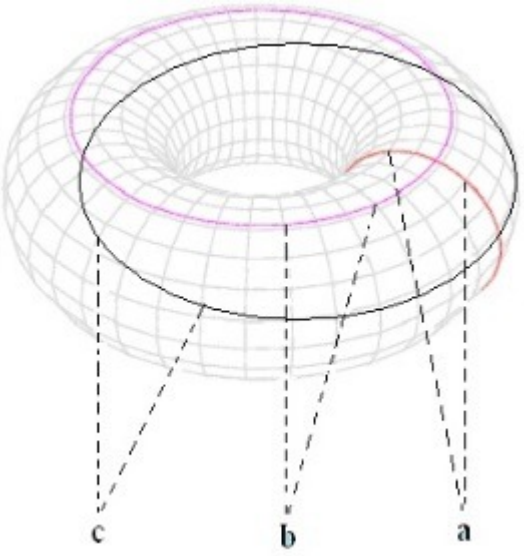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距离”，是主体同自身的距离。相对于这段距离，他所做的一切，到了最后…… 如果没有分析，任由他孤身一人 ……在他那里都不过是一场游戏；他感觉到，归根到底，这些事情只让刚才所说的那个他者得利，也就是让那幅图像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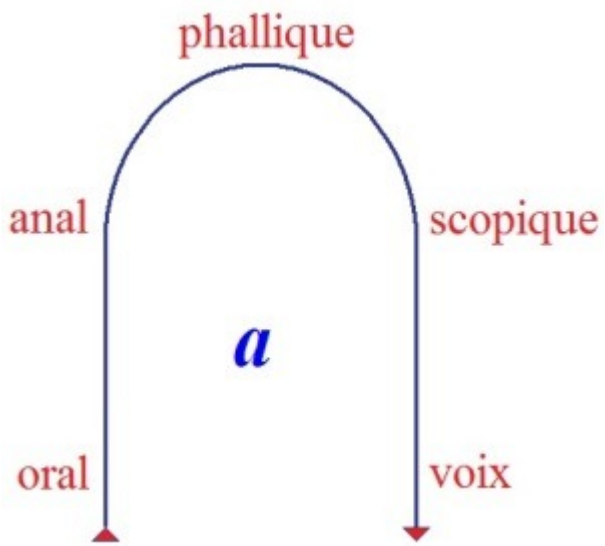
人们通常强调的正是这种关系，也就是自恋维度。强迫症者身上一切并非核心的、也就是说并非症状性的东西，而是你们可以称作行为性的或体验性的东西，都在这个维度中展开。它为这些东西提供真正的基座；借此，对他来说，问题至少在于实现那个在他那里从不被准许的东西的第一个时刻——那个从不被准许在行动中显现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欲望。

可以说，这份欲望如何维持自身？它通过绕遍阳具层次与生殖器层次上的不可能所规定的一切可能性来维持。当我说强迫症者把自己的欲望维持为不可能时，我的意思是：他在欲望的种种不可能性这一层次维持自己的欲望。这里所涉及的孔洞图像……

请你们找到它的参照——我当时已经向你们谈过，

正因如此，我才如此长久地坚持——那就是环面的拓扑学参照。 ……强迫症者的圆恰恰是这些圆［a、b、c］之一；由于它的拓扑位置，它永远不可能缩减成一个点。





这是因为：

- 从口腔层次到肛门层次，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 从肛门层次到阳具层次，
- 从阳具层次到窥视层次，
- 再从窥视层次到呼喊层次，它永远不会回到自身，除非重新经过它的出发点。

相关知识卡 对象a 的五个层级：口腔、肛门、阳具、凝视与声音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下次，我将围绕这些结构，为这个例子所要说明的东西给出结论性表述……

这个例子经过阐发，已经具有足够的论证力，而且可以根据这些材料同样转置到别的结构——特别是癔症结构——之中；　……我们最终能够依据这个例子，安置焦虑的位置与功能。

第25课 · 1963年7月3日

今天，我将结束今年打算向你们讲述的焦虑问题。我会标出它的界限与功能，并由此指出：我认为接下来必须沿哪些立场继续推进；唯有这些立场，才能使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完成对分析家角色的界定。

Freud 在其著作终点把焦虑界定为信号。

他把它界定为信号…… 有别于创伤情境的效应 ……一个同他所谓“危险”相接合的信号。

对他来说，“危险”这个词同“生命危险”的功能与观念相连；必须承认，这个观念尚未得到阐明。

今年我为你们作出的原创性阐述，在于精确说明这种危险是什么。依照 Freud 的提示、但以更精确的方式接合起来，这种危险所关联的，是构成对象小a 的时刻所具有的让渡性质——法文 cession，拼作 c、e、两个 s、i、o、n。

那么，在我们阐发到这里的此刻，焦虑应当被视为什么的信号？在这一点上，我们仍会以不同于 Freud 的方式来接合这个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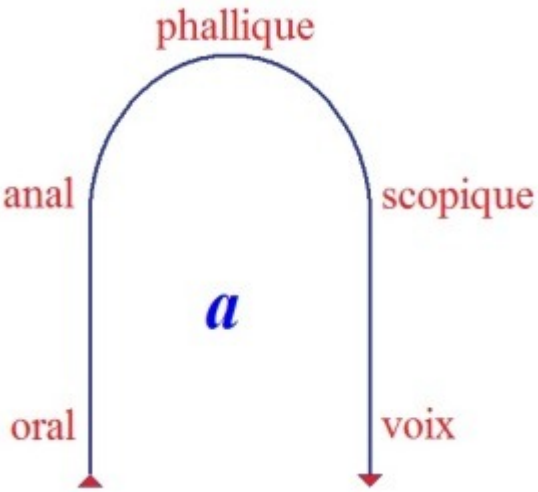
焦虑发挥功能的这个时刻，先于客体的让渡。因为经验不允许我们不去…… 正如其接合本身的必要性也迫使 Freud 那样 ……把某种比危险情境的接合更原初的东西——只要我们像刚才那样界定危险——安置在客体让渡以前的一个层次、一个时刻。

关于焦虑…… 我一开始便向你们宣告过，早在两年前的研讨班中也是如此[注1]：

> [注1] 1960—1961 年研讨班《移情》，1961 年 6 月 14 日课次。

……从第一眼看去，焦虑便明显表现为以一种复杂方式关联大他者的欲望。就在这最初的切入点上，我指出：大他者欲望的致焦虑功能同下面这件事相连——我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份欲望而言是哪一个对象小 a。

今天我要强调：这一点只有在我称作、并在黑板上以符号标出的那个层次，才能得到充分接合并取得示范性形式……



……也就是第四层次。它可以被界定为：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中，主体构成这项功能所具有的特征；而我们能够把这项构成接合为围绕焦虑的功能而居中。只有在那里，人类欲望作为大他者欲望之函数的特有充盈才会出现；只有在这个层次，这个形式才得到填充。

我已经告诉你们，焦虑在这里同下面这件事相连：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大他者的欲望而言是哪一个对象小a。

但归根到底，这一点只在我能够给出那个示范性寓言的层次才成立：大他者在那里会是一个彻底的大他者，是拥有贪婪欲望的那只“螳螂”，而我同它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因素。恰恰相反，我同人类的大他者之间有所联结，因为我具有作为其同类的性质。致焦虑的“我不知道”所余留下来的，根本上是一种误认；在这个十分特殊的层次，它是对下述东西的误认：在我作为人的欲望经济中，对象小a 究竟是什么。

因此，悖论地说，正是在所谓第四层次、在窥视欲望层次，欲望结构虽然以其根本异化在我们面前得到最充分展开，对象小a 却也在那里受到最深遮蔽；随之，主体在焦虑方面也最有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到这个层次之外，寻找对象小a 在其构成时刻留下的踪迹。

事实上，如果大他者依其本质始终以其完整现实性在那里，那么，每当这份现实性取得主体性的临场，它总能通过自身的某条棱边显现出来。不过很清楚，发展并不使人以同等方式通达大他者的这份现实性。在第一层次，正如婴儿最初的无能为力清楚显示的，大他者的现实性由需要使之临场。

只有到了第二个时刻，随着大他者的索求，某种东西才真正脱落出来；这使我们能够相对于大他者作为能指链场所的功能——我指大写A 的大他者之功能——完整地接合对象小a 的构成。

不过，今天离开这第一层次以前，我要明确指出：焦虑似乎先于大他者的索求本身的一切接合而出现。尤其是……

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的悖论上：第一个让渡效应——焦虑——的出发点，同最终将成为其到达点的东西在此接合；　……焦虑的这次显现，同那个将成为主体者本身涌现于世的时刻重合，它就是叫喊。

很久以前，我便把叫喊的功能安置为同某种东西的关系；这不是原初关系，而是终末关系。那种东西必须被视为这个大他者的核心本身，因为到了某个时刻，它对我们而言最终成为我们的“近人”[注2]。

> [注2] 参见研讨班《弗洛伊德技术论文》，4 月 7 日课次；《客体关系》，2 月 27 日课次；《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1 月 25 日课次；《认同》，5 月 2 日课次。

这声从婴儿那里逸出的叫喊，他无法拿它做任何事情。如果他在那里让渡了某种东西，也没有什么再把他同那东西连接起来。但是，这种焦虑、这种原初焦虑——难道我是第一个指出它的人吗？难道所有作者不都强调过它的性质，并把它置于某种戏剧性关系中吗？这里所说的关系，是有机体——在本例中是人类有机体——涌现到它将生活于其中的某个世界。

在这些纷繁而混乱的提示中，我们难道看不出某些相互矛盾的特征吗？我们能否认为 Ferenczi 的提示有效：就个体发生本身而言，这里是从某个我也说不清的原始水生环境中涌现出来，而这个环境据说同海洋环境同源对应？

羊水同这种水有什么关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动物，能够在这种水里通过鳃完成由内向外的交换；可是，人类胚胎的鳃曾在任何时刻真正发挥过功能吗？

我倒要请你们记住……

因为在精神分析那种常常混乱的思辨中向我们指出的一切，都不应被我们视为毫无意义；它始终走在提示某种东西的路上，

它时而跳跃，时而拖行，有时也会照亮问题；　……既然这里援引了种系发生，那么请你们……

从一种生物体图式化的交换观点出发；

这种生物体以一道界限为边界，并在这道界限上具有若干选定的交换点；……请你们注意，下面这件事实际上多么不可思议……

如果生命最基本的交换图式，确实由这道壁、这条界限以及这种渗透作用的功能组成，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还必须具有某个共同因素；　……那么，我们就应当看到这次跃迁何其陌异：生物离开原初环境，进入空气，并带着一个器官……　关于这一点，请你们查阅胚胎学著作；　……这个器官在发育中具有一种可以说任意的新生构造性质，它不能不令人震惊。

这个装置闯入有机体内部，同样具有如此陌异的性质……　神经系统的整个适应过程必须花费很长时间去迁就它，它才能真正像一台良好的泵那样运作；　……这个器官的出现所构成的跃迁同样如此陌异，以至可以说，它不亚于人类历史某一时刻出现的情形：有人在铁肺中呼吸；又或者，人们进入那个被不当地称作“宇宙”的地方，身边包裹着一种在生命功能上同我这里所说的空气储备并无本质差别的东西。

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 Freud 在这里向我们提示的——被选作某种东西的信号。难道我们不应在如此异于生物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进入大气——的彻底闯入中，认出焦虑的本质特征吗?

这就是本质特征：涌现到这个必须在其中呼吸的世界时，人类生物首先受到它的窒息，字面意义上喘不过气；这就是人们所谓“创伤”——没有别的创伤——即“出生创伤”。它并不是同母亲分离，而是把这个根本异质的环境吸入自身。

当然，这个时刻同我们可以称作分离与断奶之物的联系并不清楚；不过，我要向你们提问，请你们汇集自身经验中的各项要素：

- 作为分析家、作为儿童观察者的经验；
- 还有对一切必须重构之物的经验：如果我们想赋予断奶这个术语以意义，那么一切对我们显得必要的东西都必须重构。由此你们会看到，断奶同这第一个时刻的关系并不简单，并非两种彼此重合的现象之间的关系，而更像一种同时代关系。

儿童并不主要是被断奶；他使自己断奶：他离开乳房，他游戏……

在这场最初经验以后，它已经得到主体化的性质，以一种同样可感的方式显现在他的脸上——那里才刚刚勾勒出惊讶表情的最初征兆；……他以离开乳房、再把它取回为游戏。

如果其中没有某种已经足够主动的东西，使我们可以沿着断奶欲望的方向来接合它，我们又怎能理解那些在出现及时间定位上都极其早期、极其原初的事实：

- 拒绝乳房；
- 厌食的最初形式；而我们的经验教导我们，必须立刻在大他者层次寻找它们的相关项。

我们称作“乳房”的这个最初客体，要想真正作为［客体］发挥功能，还缺少某种东西……

要想成为经典理论赋予它的那个东西，

也就是同大他者的联结之断裂，　……它［乳房］还缺少同大他者的完整联结。

因此，我曾强烈强调：对新生儿这个最初的小主体来说，乳房的联结更接近下面这种情形：

- 它［乳房］并不属于大他者；
- 它不是必须同大他者断开的那道联结；
- 它至多是这道联结的第一个征兆。

正因如此，它同焦虑有关；但也正因如此，它从一开始便总的说来是第一种形式，是使过渡客体的功能成为可能的形式。不过，在这个层次，它并不是唯一能够承担这项功能的客体。

而如果后来另一个客体……　也就是我上次、再上一次都曾长久坚持讨论的客体　……肛门客体，在大他者自身以索求形式阐发其功能的时刻，以更清楚的方式承担了这项功能，那么，我们便能看出那些历来守候人类动物降生的人——“助产士”——的智慧：从儿童一出现，她们总会在这个同样微小而独特的客体——胎粪——面前停下来、被它吸引住。

关于这个客体——肛门客体——如何使我们能以远为特征性的方式接合对象a 的功能，我今天不再重述，因为已经谈过。这里说的是对象a作为主体化在同大他者关系中的最初支撑；也就是说，主体最初如何或借何种东西受到大他者要求而显现出来：

- 显现为主体，而且是完全有权利的主体；
- 显现为一个在这里已经必须给出自己所是的主体；因为相对于强加给他的象征印记，他所是之物进入世界的这场通行，只能作为余留、作为不可还原之物而发生。

他在那里所是的，首先就是他必须给出的东西［肛门客体］。正是在这个［肛门］客体上，作为系于原因客体之物，悬系着最初将他认同于保留欲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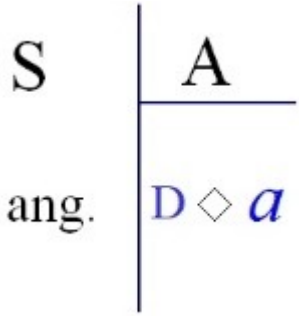
- 欲望在发展中的第一种形式［第二层次：肛门层次］，本身便同抑制的秩序相近［“保留欲望”］。当欲望第一次得到形成并出现时，它反对的正是那个使欲望的独创性得以引入的行动。［在第二层次，即肛门层次，“保留欲望”反对同乳房分离的游戏，即第一层次。］
- 在上一阶段已经很清楚：当我们把欲望的第一种形式阐发为分离欲望时，它确实悬系于客体。［第一层次：欲望只是“正在形成”，因为乳房并不属于大他者。］

在第二种形式中，我赋予客体的原因功能清楚显现在这里：欲望的形式反过来反对那个把对象a 本身引入的功能。［“保留欲望”所针对的，是大他者之索求中的可让渡客体。］

当然必须看到，正如我刚才提醒过的，这个客体已经在那里得到给出、已经产生，而且是原初产生的。索求的引入所规定的功能，可以支配这个客体；但这项索求以前已有某种东西，因为客体早已在那里，作为焦虑的产物。

因此，这里既不是客体本身，也不是某个会获得自主的主体…… 人们从一种含混而模糊的总体性优先地位出发，往往这样想象问题 ……而是从一开始、在最初便有一个经过选择的客体：它由于特别可以让渡、由于原初就是一个被放出的客体而得到选择。

你们看到，这里的问题是注意到：在欲望这个原初的嵌入点，在对象小a 同索求的大写 D 被放进同一括号［D ◊ a］的结合处，一边存在这个［D ◊ a］，另一边则存在焦虑［...◊］：



正是在这些位置的相互交换之中：

- 一边是焦虑；
- 另一边是主体必须在自身功能中构成的东西；这个功能直到终点仍具有一种本质，即由 (a) 来代表——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我们能

够、也必须维持并支撑自身的层次，只要我们想真正考察自己的技术功能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们早已知道，这里的焦虑在那种被我们称作强迫症者的矛盾关系中受到排除与遮蔽。只要把这项关系限制为攻击性关系，我们就简化、缩略并回避了这项关系本身。

这个他忍不住要保留的客体：

- 一方面，它是使他具有价值的“善”；
- 另一方面，它又只是他身上的弃物、排泄物；这就是规定主体本身的两个面向：
- 一面是强迫；
- 另一面是怀疑。

主体能否暂时而可能地经过这个零点，就取决于这两个极端点之间的摆动；在零点上，主体归根到底完全任凭他者摆布——这里是在二元意义上，指小他者。

正因如此，早在我的第二课中[注3]，我便向你们指出……

> [注3] 参见前文，11 月 21 日课次。

我把欲望同大他者欲望之关系的结构——也就是我向你们讲授的结构——同它在 Hegel 辩证法中得到接合、界定和代数化的结构相对照；

……我曾告诉你们，两者相互覆盖的点只是一个局部点…… 正是这个点，使我们能够把这项关系界定为攻击性关系； ……它由下面的公式

界定：我们在这一点把这份欲望的“力矩”——我取其物理学意义——置为零；也就是把我写在这里的“d(a)”置为零：

d(a)：0 > d(0)

换言之，这是由第一个具有典型可让渡性质的客体所规定的欲望。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说，主体面对的是 Hegel《精神现象学》中所谓“自我意识无法共存”的情形；而这无非就是：在欲望层次，主体不可能在作为主体的自己之中找到自身的原因。

在这里，你们已经应当看见，这项“原因功能”开始同“这则幻想”形成连贯关系…… 这则幻想是一种可以说为人类思辨所强行催生的思想特征……也就是 causa sui［自身原因］这个观念[注4]。这种思想借助下述存在而让自己得到安慰：据说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其原因并不外在于自身的存在者。

> [注4] Spinoza 用这个表达式对实体、也就是上帝作“几何学式”的界定：它是一种客观实在，因为“在自身之中并为了自身”而存在，必然是自身的“第一原因”。在它之中，原因与结果在同一点重合，它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否则，它便会是某个先于自身之原因的结果……

这是一种补偿、一则幻想，是对我们下述处境的任意克服：人首先只能看见自身欲望的原因产生在一种他并不知道的危险之中。

《圣经》核心始终回响着一种至高而庄严的语调；尽管所谓《传道书》被认为带有“亵渎”面向，这种语调仍使它必须被保留下来。

赋予它这种语调、这种重音的，不正是下面这句话吗：הֶבֶל הַכֹּל ［hébal hèbel］——一切都是虚空：［הֶבֶל הֲבָלִים אָמַר קֹהֶלֶת, הֲבֶל הֲבָלִים הַכֹּל הָבֶל］。

我们把它译作虚空。在希伯来文中，它是 הֶבֶל [hèbel] ；我为你们写出这个词的三个词根字母，它的意思是：风、气息，或者你们也可以说：云雾、消逝之物。这又把我们带回一种歧义；关于这股气息最卑污的一面，我认为在这里唤起这项歧义，要比 Jones 围绕“圣母由耳受孕”所作的全部阐发更加正当。

正是这种虚空主题，为 Hegel 的如下界定赋予了始终在场的重音、分量和回响：《精神现象学》由一场斗争、一场原初而富有生产力的斗争出发；用他的话说，就是“纯粹为了声望而进行的生死斗争”。这句话听起来确实就像在说“为虚无而斗争”。

让强迫症治疗围绕攻击性旋转，也就是……　以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公开承认”的方式——即便这并非有意为之　……在其原则中引入：使主体的欲望隶属于分析家的欲望。分析家的欲望同一切欲望一样，只要在自身对 (a) 的内在参照之外得到接合，就会认同于某种“理想”；患者的欲望也必然被迫屈从于这个理想，因为这个“理想”就是分析家面对现实所获得、或自以为获得的位置。

然而，这里所说的、以这种方式被标记为欲望原因的　(a)、对象小a，既不是这份虚空，也不是这种撕裂。如果它在自身功能中确实就是我所接合的东西——一个被界定为余留的“客体”，即在大他者场所中无法化约为象征化的东西……　它当然依赖于［大他者］，否则这份余留又如何构成？　……那么，对象小a 就是存在的独一之物，因为存在正是借它显示自身；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显示在存在的事实性之中。因为所谓事实性本身，只能相对于某种假定而神话式的智性必然性来定位；人们又把这种必然性本身设定为首要参照。

欲望扎根于这份余留，并多少会在存在中抵达顶点；这份余留里没有任何事实性。对它作出多么严厉的还原——也就是对使它不可还原之物作出多么严厉的还原——恰好界定了每个人能够辨认自己在大他者场所提升到哪个确切层次。这是在一座舞台上展开的对话中得到界定的：作为这份欲望的原则，(a) 登上舞台以后，必须穿过主体将在悲剧关系、但更常在喜剧关系中留在台上的东西所构成的考验，再从那里坠落下来。

它当然会作为一个角色在舞台上表演，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角色……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凭经验和内在确信而知道 ……重要的是越过这个角色以后余留下来的东西。这份余留无疑岌岌可危、听任处置，因为我永远都是可让渡客体；正如如今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是交换客体。这个客体正是使我欲望、使我因某种缺失而成为欲望者的原则[注]；这一缺失并不是主体的缺失，而是发生在大他者层次的享乐缺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小a 的全部功能都只参照这道中心裂隙：在性层次，它把欲望同享乐场所分开，并使我们注定服从下面这种必然性：

> [注] 原文 désirant d'un manque 中的 de 同时允许"欲望着一项缺失"和"由一项缺失而成为欲望者"两层读法。由于上文把对象小a 规定为欲望的原因，正文取后一读法；译注保留前一层可能性。

- 对我们来说，享乐并非"天然地"许诺给欲望；
- 欲望所能做的，只有前去迎接享乐；
- 而为了同享乐相遇，欲望不仅必须理解支撑并建构自身的幻想，还必须穿越这则幻想本身。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处止挡，并称它为阉割焦虑；可我们为什么不说阉割欲望？因为在那道把欲望同享乐分离的中心缺失上，也悬着一份欲望；它对每个人构成的威胁，无非来自这份欲望在大他者欲望中得到承认。

在极限处，无论幻想中的大他者是谁，它都显得是实施阉割者、阉割的施动者。当然，这里的位置各不相同；可以说，对女人而言，这个位置较为舒适：事情已经完成了，而这恰恰造成她同大他者欲望远为特殊的联结。也正因如此，Kierkegaard[注5] 才能说出这句独特而准确的话：

[注5] S. Kierkegaard：《焦虑的概念》。

“我在内心深处相信，女人比男人更焦虑。”

如果焦虑在这个中心层次不是恰恰由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构成，这句话又怎么可能成立？

欲望作为“欲望的欲望”，也就是说作为诱惑，正是在其核心把我们带回这项具有最原初功能的焦虑。在阉割层次，焦虑代表大他者；而装置屈折处的相遇，则在这里以一种缺损形式把客体交给我们。

我还需要提醒你们，分析传统中的什么在这里证实我正在接合的东西吗？最初向我们提供阉割受到吸引、得到承担并作为阉割本身而被欲望之例子的，除了 Oedipus 还能是谁？Oedipus 首先并不是父亲；很久以来，我正是想说明这一点，所以才讽刺地指出，Oedipus 不可能有 Oedipus 情结。

Oedipus 是：

- 那个想以真正的、也以神话式的方式进入第四层次的人；我必须借他这条示范性道路来讨论这个层次；
- 那个想要违反禁令，把对象小a——在这里是 −φ——同焦虑结合起来的人；
- 那个想要“看见”成功满足其欲望以后还有什么的人。

Oedipus 的罪是 cupido sciendi［求知欲］：他想知道。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曾描述的恐怖：他最终看见的，是自己那双作为 (a) 的眼睛被扔在地上。

这是否意味着，这就是第四层次的结构，某个地方总有一种血腥的刺瞎双眼仪式在场？不！它并非必要；而这恰恰使人类戏剧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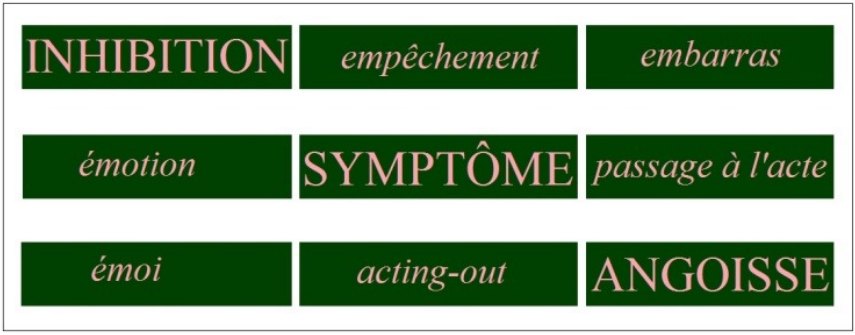
“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他们不必把眼睛挖出来！

仅仅通过对镜像 i(a) 的捕获，焦虑就已经受到充分排斥与误认。对对象小a 所能抱有的最好愿望，是让它映照在大他者眼中。但这甚至也没有必要，因为还有镜子。

按照我上次向你们描述的参照表——第四层次的《抑制、症状与焦虑》——我大致会这样来接合它：

I	不看的欲望	无能（无法维持不看的欲望）	焦虑的概念

S	误认（不知道）	全能幻想	自杀幻想
A	自我理想	哀悼的功能	受到遮蔽的焦虑



- 在抑制层次，这种“不看”的欲望——鉴于诸现象的布置——几乎不需要得到维持。
- 在第二行，存在着满足那种在“不知道”层次作为结构而存在的误认的一切。
- 到了第三行，作为慌乱的是理想、自我理想，也就是大他者身上——如人们所说——最便于内摄的东西。

当然，内摄这个术语在这里得到引入，并不是没有理由；但请你们有所保留地使用它。因为内摄与投射之间仍然存在的歧义已经充分向我们表明：要赋予内摄一词以完整意义，还必须引入另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的中心症状核心…… 它尤其体现于强迫症者层次 ……我已经标出的，是“全能”幻想；它同无法维持这份“不看”欲望的根本无能相关联。

在这里，我们要安置在行动化层次的，是哀悼的功能；因为我马上要请你们从中认出：过去某一年里，我曾教你们在它之中看见的，是欲望构成的一项根本结构[注6]。

> [注6] 1958—1959 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3 月 18 日、4 月 22 日与 4 月 29 日课次。

- 在付诸行动层次，则是一则自杀幻想；必须从这场辩证过程内部，对它的性质与真实性作根本追问。

- 在这里，是始终受到遮蔽的焦虑。

- 在这里，在窘迫层次，是我们可以正当地称作焦虑概念的东西。

-
- 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充分意识到 Kierkegaard 谈论“焦虑的概念”时具有怎样的大胆。这句话还能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断言：

- 要么存在 Hegel 意义上的概念功能，也就是说，在某个地方、在象征层面，对实在存在一种真正的把握；

- 要么我们唯一拥有的把握——这里必须二者择一——就是焦虑给予我们的把握；焦虑是对一切现实的最终把握，而且唯有它才是如此。因此，“焦虑的概念”本身只会在极限处涌现，而且来自一场沉思；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表明，这场沉思不会很快遇上自身的止挡。

不过，对我们重要的是在这里再次找到对若干真理的证实；我们已经从别的路径接近过这些真理。Freud 在其焦虑思辨的终点接合的，不正是下面这件事吗？

“在我刚才向你们说过并提出的、关于焦虑同客体丧失之关系的一切以后，”他说，“究竟还有什么能把焦虑同哀悼区分开来？”

他那篇文章的整则附记、整份附录——你们可以回去查阅——所标明的，无非是最极端的窘迫：如何理解这两项由他赋予同一参照的功能竟有如此不同的显现？

我请你们在这里同我暂时停留，听我提醒一件我认为有必要重提的事情：我们先前的追问曾把我们带到哪里。当时所涉及的是把 Hamlet[注7] 作为杰出的戏剧人物来谈，作为主体同自身欲望之关系在现代伦理门槛上的涌现来谈。

> [注7] 1958—1959 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3 月 4 日至 4 月 29 日以及 5 月 27 日课次。

我指出的是：一方面，正是哀悼的缺席…… 严格说来，仅仅是他母亲那里哀悼的缺席 ……使这个人的欲望在最为彻底而可能的冲力上消隐、消散并崩塌。在其他方面，他被相当充分地呈现给我们；我想，这足以使这个或那个读者把他认出、甚至认同于文艺复兴英雄的风格本身——例如 Salvador de Madariaga，我还需要提醒你们吗？这个人物至少可以说不会在多少事情面前退缩，而且无所畏惧。他唯一做不到的，恰恰就是他生来要做的行动，因为欲望缺席了；而欲望之所以缺席，是因为理想崩塌了。

Hamlet 的话语中，还有什么比下面这种关系更值得怀疑？他以一种近乎偶像崇拜的方式，勾勒父亲对那个存在者的敬爱；面对她，我们惊讶于这位至高君王——老 Hamlet、死去的 Hamlet——竟真的向她俯身致敬，仿佛铺开一张自己爱之效忠的地毯。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正是某种过于勉强、过于抬高的东西所留下的征兆吗？它只能属于一种独一之爱、一种神话之爱，同我所谓“宫廷之爱”的风格相近。宫廷之爱……　撇开其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和仪式参照——这些参照清楚表明，它指向的并非只是贵妇人　……反而是某种欠缺的征兆，是面对通达真正爱情所代表的艰难道路时，某种我也说不清的托辞。

母亲 Gertrude 从这整场辩证过程中动物般逃离；这同 Hamlet 回忆中呈现的、对其父亲态度的过度估值明显彼此对应。

结果是：当这个理想受到反驳并崩塌时，我们可以确认，在 Hamlet 那里消失的就是欲望的力量。正如我曾向你们表明的，这份力量只有从外部看见一场哀悼、一场真正的哀悼以后才会恢复；他开始同这场哀悼竞争——那就是 Laërte 对妹妹的哀悼。她正是 Hamlet 所爱的客体，而欲望的欠缺曾使他突然同她分离。

这一点难道没有为我们打开一道门、交给我们一把钥匙，使我们能沿着 Freud 自己的追问路线，比他更好地接合哀悼意味着什么吗？

Freud 向我们指出，哀悼主体面对一项任务：以某种方式，把心爱客体因命运事故而造成的丧失再完成一次。

这是什么意思？

“哀悼工作”难道没有在一种既相同又相反的光线下，向我们显现为这样一项工作：它旨在维持并支撑所有这些细部联结？

天知道，Freud 多么正确地坚持哀悼回忆那种细密而详尽的一面；它涉及同心爱客体的联结中经历过的一切。

问题在于恢复同根本客体、受到遮蔽的客体、对象小a 的这道联结。它是这项关系的真正客体；后来可以给它一个替代物，而这个替代物归根到底并不比最初占据其位置的东西更具分量。

正如我们中一位颇具幽默感的人在一次“外省研讨日”上所说的，历史在电影中向我们表明：任何一个“不可替代的德国人”……　他指的是电影《广岛之恋》[注8]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都可以在街角遇见的第一个日本人身上，找到一个立刻可用而且完全有效的替代者。

> [注8]　《广岛之恋》，Alain Resnais 执导、Marguerite Duras 编剧的法日合拍电影（1959）。

哀悼的问题，是在什么层次维持什么？维持那些悬系欲望的联结；在第四层次，欲望所悬系的并不是对象小a，

而是　i(a)；由于爱这个术语包含我所说的理想化维度，一切爱都借助 i(a) 获得自恋式结构。

这也构成它同忧郁和躁狂中所发生之事的差别。如果我们不区分对象小a 与 i(a)，就无法设想 Freud 在同一篇附记中、以及在著名文章《哀悼与忧郁》中所重新提出并有力接合的东西：忧郁与哀悼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我还需要翻阅笔记，向你们提醒那段话吗？在那里，Freud 已经采用一种观念：据说客体性的力比多会返回、会缩减到主体自己的自我上；

随后他承认，在忧郁中，这个过程显然没有完成——这是他亲口说的：客体压倒了它的方向；获胜的是客体。

正因为这里所说的不同于哀悼中的力比多返回，整个过程、整场辩证运动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建构起来。

也就是说，Freud 告诉我们，主体此时必须同这个对象小a 解决问题…… “为什么？”——在本次讨论中，我暂且把它放在一边 ……不过，由于这个对象小a 通常遮蔽在自恋的 i(a) 背后，由于自恋的 i(a) 正是为了使对象小a 在第四层次受到遮蔽、在其本质上遭到误认，忧郁者才不得不可以说“穿过自己的图像”，先攻击这幅图像，以便在那个超越他的对象小a 中，抵达其支配逃脱了自己的东西。这个客体的坠落会把他拖入急坠、拖入自杀；忧郁者的自杀正带着你们熟知的那种自动性、那套机制、那种必然与根本异化的性质而发生，而且不会在随便哪个框架中发生。

如果它如此频繁地发生在窗边、甚至“穿过窗户”发生，这并非偶然；它诉诸的结构，正是我强调为幻想结构的那个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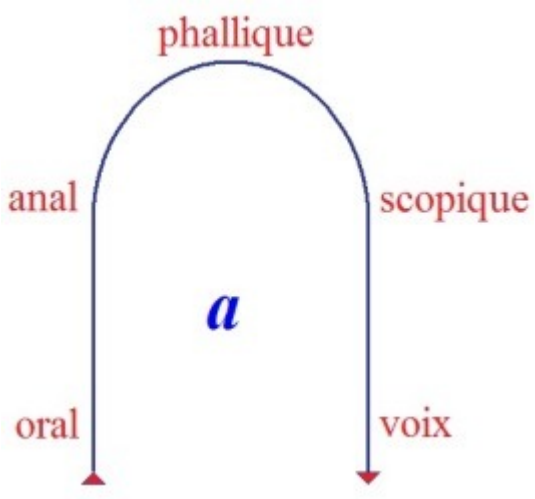
这项同 (a) 的关系，使下面两者得到区分：

- 一边是属于躁狂—忧郁循环的一切；
- 另一边是属于理想循环、属于哀悼或欲望之参照的一切。只有强调下述功能差异，我们才能把握这项区分：
- 对象小a 相对于 i(a) 的功能差异；
- 也就是相对于下面这种东西的差异：它使对对象小a 的参照成为根本而彻底的参照，比任何其他关系都更能使主体扎根，却也在自恋关系中受到根本误认与异化。

顺便立刻指出：在躁狂中，问题所涉及的是对象小a 的失效，而不再只是对它的误认。正是由于某种东西使主体没有任何对象小a 作为压舱物，主体才可以说在毫无自由可能的情况下，被交付给能指链那种无限、游戏般而纯粹的转喻。

以上这些…… 我在这里无疑省略了许多东西 ……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年准备同你们告别的层次作出结论。

如果说，欲望本身在其最受异化、最根本地属于幻想的性质中，构成第四层次的特征，那么你们可以注意到：我已经开始勾勒第五层次的结构，也已经充分指出，(a) 在这个层次得到重新裁切…… 这一次，它公开处于异化之中 ……作为大他者欲望的支撑；而大他者的欲望这一次取得了名称。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告诉你们：为什么今年要在这里停下。



事实上，在这个第五层次发生的一切，其整场辩证运动，

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它同刚才称作内摄的东西作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为细致的接合。内摄本身包含——我刚才只是略作提示——听觉维度，也包含父亲功能。

如果明年情况允许我按照预定道路继续研讨班，

那么，我邀请你们届时相会的主题将不仅是父之名，而是诸父之名。

在 Freud 的神话中，父亲以最显然的神话方式介入，成为那个其欲望淹没、压垮并强加给所有其他人的人；这并非没有道理。

但这同经验明确给出的事实之间，难道没有显然矛盾吗？因为通过父亲的道路发生的，恰恰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欲望在法则的道路中得到正常化。

可事情只有这些吗？

这项必要性本身……

在这里由经验描画、呈现并变得可感的东西旁边，

甚至在那些我们反复衡量过的父亲功能欠缺的事实旁边；……维持这则神话的必要性，难道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引向别的东西？没有引向接合、支撑并维持这样一项功能的必要性吗？这项功能就是：父亲在自身欲望的显现中，知道这份欲望参照哪一个 (a)。

父亲并不是宗教神话意义上的“causa sui［自身原因］”，而是一个主体：他在自身欲望的实现中走得足够远，从而能把欲望重新纳入它的原因——无论这原因是什么——，纳入 (a) 的这项功能中不可还原的东西。请你们把握，这使我们能够在研究的原则本身处、不作任何回避地接合：没有任何人类主体不必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客体，一个有限客体；有限欲望就悬系在它上面。这些欲望之所以显得无限化，只是因为它们彼此逃逸、离自身中心越来越远，也由此把主体带得离一切真正的实现越来越远。

然而，这项关系、对 (a) 的这份误认，让一道门保持敞开……

我们历来都知道这一点，甚至不需要分析来向我们表明；

因为我曾认为，自己可以在 Plato 的一篇对话《会饮》中向你们展示它；……作为最终项——无疑永远不会完成的最终项——的对象a，是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它是欲望能够向我们交付下述东西的唯一道路：我们必须在其中认出自己。这个对象a 本身必须安置在大他者的场域中。

它不仅必须被安置在那里，而且每个人、所有人都把它安置在那里；这就是人们所谓移情的可能性。我们给出的解释，始终涉及不同欲望彼此依赖的程度。

但这并不是同焦虑正面交锋：只有当大他者取得名称时，焦虑才能被克服。爱只从一个名字而来，正如每个人都从经验中知道的那样。当我们所爱之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名字被说出时，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门槛。

这只是一道踪迹；它标示着从 (a) 的存在到它进入历史的那种东西。

使一场精神分析成为独一历险的，是在大他者场域中寻找 ἄγαλμα［agalma，珍宝］。我曾多次向你们追问：分析家的欲望应当是什么样，才能使我们试图把事情推过焦虑界限时，分析工作仍然可能？

当然，分析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已经能够——哪怕只有一点点，无论借哪条路径、哪个边缘——充分地使自己的欲望重新进入这个不可还原的 (a)，从而为“焦虑的概念”这个问题提供一份实在的保证。

［研讨班结束］

课次表